漢語集成（二）

三編

漢語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一冊目錄

總類

各類叢著

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下)……清 黃 奭編校……漢學堂 〇〇三 〇〇一

群經總義

伊川經說八卷（又名：河南程氏經說）……宋 程 頤撰

附：二程粹言二卷……宋 楊 時訂定 張 栻編次……二 程 〇〇三 四二九

九經疑難四卷……宋 張文伯撰……委宛選 〇〇三 五二一

疑辯錄三卷……明 周洪謨撰……經 學 台 〇〇三 六四三

群經補義五卷……清 江 永撰……經 學 台 大 〇〇三 七一七

知足齋叢書
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頃見臺臣請定會計歲內稱每年所入三千二百萬所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增造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豪平之會皆以之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開倉不行糶糴給無枝官官府無妄費無益之費不至也通此則刻嗇吝嗇矣唐宋之盛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備科有破分即明證慮以預在通亦止以八九分爲率三者居正當國乃以十分

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開收有盈餘國課實征實徵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通此則爲積年累歲至然歟今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講一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窮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荷明　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補涓埃抱愧實深謹疏上聞

之時暨一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已十不及五而且備給于官而不已扃于五百里之內而不及出剩將來上之算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講也臣竊以滿洲開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插通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順棕等俱會請開墾屯田以資養贍果有實效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神宗慮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祿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逢而居分併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

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陞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海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單丁之人養贍蒙古徒資糜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輯滿洲閑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諭旨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實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

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俾其舉家產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此一項經費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亦不至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奉管各旗陸續改補緣旗提鎮將弁此皆一勞永逸之舉也往者康熙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

年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遑上司於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與爲蒙蔽勒索則與爲游揚染指則與交通說致貪風未泯弊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算費悉歸而潤之是爲大利然司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過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實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監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縣亭之出納悉

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丁之修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與局費之零費此外無絲毫公費實非容易于是有據止一項經費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行之事康熙之役指已實收者方矣不問其實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亦不至大絀其利除弊也州縣止有錢糧才具兼優矣不

國家養教養也臣不敢引前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臣民真大于堤防真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

5

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餘糧夫　國家之經費有
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衆雖堯舜
猶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風普徧欲
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
廑　宸衷而旺座至今未定臺以內地已乏閒田
而邊外廣袤猶一視其間足墾者固有甚難者之前
代增之上京中京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
其地極寒甚多遠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
廑念以為滿洲八旗立恒產惟有此處屯
[illegible]

七

田一法皆起天命[illegible]
田奏請有十二利其大略[illegible]
[illegible]
令遊兵[illegible]作[illegible]
積貯之外益有屯兵之實其初墾闢皆疲之後竟獲
其效此往事之[illegible]
已有成效而安西一[illegible]

親相度如果有可以經畫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
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
法開墾冀其陞科且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來
西北軍營不惟可省騰涅抑害兵於慶遠防拙調
亦甚便也如以邊西為遠則遼東邊外原我　國
家發祥之地興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墾種
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寧古塔黑
龍江幅員不下四五千里其閒地畝或僅設為牧
廠餘且曠廢為閒田亦甚可惜此全盛之日正宜

八

[illegible]
不惜一時之勞以維億萬年之國[illegible]
如何善後之處統[illegible]部及八旗[illegible]詳
[illegible]
[illegible]
梁詩正曰臣每年[illegible]出入之數[illegible]
二摺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
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一二百萬所入
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臣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
者每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
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

兒不敢而設有額外費用即不免左支右絀也夫
經制有常固無可藏之處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
之形臣管窺之見有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爲
我 皇上陳之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
百里處其屯種外餘并隨旗居住養京師以示
居重馭輕之勢而百年休養戶口衆多無農工商
賈之業可執艱食於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
豈其責生之不繼特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
額養贍育之恩兒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

且爲分置公產畧令認買變給地畝勸諭下屯凡
可墾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而旗人之窮
乏自若者不便之自爲變而常欲以官養之此勢
實不能者也臣竊年以來再四爲旗人思久遠之
計變通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塞尚有可耕之
土與歷二京實爲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
方實腴未墾閒閒數百里獨見之
明計爲世之利念滿人生齒日繁而國帑不足以
給也試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墾

種俾得自爲生業襄理十二三年間查辦已有
定議未及舉行我 皇上御極勿來延臣亦屢有
以此條奏者誠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旗
人生長輦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爲不便即中
外臣工見事體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
幷格而不行也夫人爲一身一家之謀蔵蔵自
謂不存蓋慮 皇上統一宇宙視臣猶赤子生自貧全
屬窮黎豈能及百年豈得爲因循苟且之計且 國
家根本之地孰非 國家之有此實屬廣之謀
利之條亦望 皇上俯賜採納施行不及時早爲之所
可加國用無可減縮即邊度支之所入以養邊
百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田而邊塞尚有可耕之
窮之生計望墾取給於無窮之內則兵弁之閒支
不足供閒散之坐食旗人生計日蹙而民賦斷不
而終苦不敢不且上下交困平且不暇此也待養
養眾國家經費以給之分戶者餘即京師亦無從

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故
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
赫泰曰臣近接閣部抄見大學士伯張楚玉等議
覆御史樂潤生奏請開墾奉天等處屯田一摺內
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臣孫嘉淦稱獨石
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
城及張家口外與和城地勢可耕之田甚多約
計可駐減兵一萬餘名特簡王公大臣前往使慮
詳勘安議興墾稱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

早所種大半青倭瓜係廳秦豬秦耕種五穀者少即使
盡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熟且每年所藉可否足供
兵食之處亦不能預知其開墾駐兵之處應請停
止在案臣查從前孫嘉淦所奏惟獨石口一處氣
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
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爲紅城子墻垣猶在濛
山帶河平曠沃衍再百餘里爲開平即元之上都
●其閒可耕之田不下數百頃又西南曰外察集多人恐甚衆古
北楊諸處左右皆各處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今墾
爲田恐展入各廠又查天寒霜早恐其難
於收穫山少林木恐甚艱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
臣皆遍歷詳細詢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

大堤凡堤內之閒皆已墾民墾種現在征錢糧此
諸城之地遍近大堤皆係蒙人牧廠與蒙古無涉
旗廠之外乃太僕寺遊牧之地應禁之外乃察哈

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爲內扎薩克地方彼此
隔遠無由滋擾八旗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
以併省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劃其一隅即可免
給五六萬新增未嘗缺乏且墾田內諸山多有產煤
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在獨石口
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
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隰畝猶存硬根若非種
植何以若此臣知敬謹於開平其爲可以耕種
無疑也等語是採薪漁樵前所奏開平與和等處

可耕之地乃伊巡閱邊關親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一一籌畫詳盡而且將日用之木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厥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皆無不悉心區別而籌畫明矣而原任大學士伯鄂爾泰等議謂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穫請停止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耗費殊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生無窮

國家之帑金有數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與

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爲田若慮其不能見功何不即商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另爲籌畫惟孫嘉淦從前所奏料理區別公田民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曰與和開平等處地畝令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遠者畫爲公田其餘皆爲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爲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給錢糧則旗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益旗人原不善於墾田欲開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

之中取二頃爲民人世業一頃爲旗人公田不但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朦混不一二十年之間民典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益錢糧乃

國家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合計之斷無隨無限滋生之人數屢屢增添之理有此二不可行則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帶領善於稼穡之民於興和開平諸城墳內每處分撥十人量給屯地令其墾種一二年後察看收成何如倘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彼處但凡可墾之地悉令墾種之地果一望寬遠毫無阻礙再行招募內附近居民有願往彼處耕種者合其年丁撥給上地五十畝中地四十畝下地四十畝撥給每一丁作爲一廂每十廂作爲一甲甲編名冊造冊編次第令其相度土厥相宜之穀粟紓種即與東作與之分撥如一年得收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

之明年又復得放三年更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
推而遠之其利無窮所得之糧運至關內平糶於
直省歉收之地所得米價抵充牛具籽種之公項
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糶於
關內而量積於關外其糶出糧價亦存貯彼地穀
之數年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即動此項銀兩在彼
地整造房屋量撥旗人之後即動此項銀兩在彼
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內無恒產之人陸續報往
屯防即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
實屬此皆平定經理 皇上特諭京營動旅及調

[illegible]

驍其自便其不能種稼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糧
食租以資養贍如此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
一帶可耕之處亦照此陸續開闢撥兵居住使其
三時力田歲成講武散則為農聚則為兵不但八
旗可圖久遠生計而民人賴以資養者亦不可勝
數

張若靄曰編查八旗為根本之地我 國家景運
興隆生齒繁衍現在丁冊不下數十萬年以數
口計之是現有數百萬也待食於官餉豈能盡

給則生計拮据理勢之所必至近年以來我 皇
上籌及安頓之方所以教之養之者法良意美無
微不到然生育之數日繁況過此以往數百年以
至二千萬年將何以策之臣愚昧所見竊今日情形
察以為似可廣駐防之制酌變通而規其久遠
伏查我 朝兵額較歷代本不為多皆緣提鎮所
轄之兵零星派撥分防增添其留在本標多有不
及千名者而綠營積習惟事虛詐懦怯無能難收
實用此皆平定經理 皇上特諭京營動旅及調

東各處官兵聲勢所加數百裏外聞風震懾納款乞降則八
旗兵丁之遵勝於綠營不待智者而知矣竊查天
下相通計有四路自直隸山東江南浙江以至福
建為一路又由江南江西以至廣東為一路自河
南湖廣貴州以至雲南為一路自山西陝西以至
四川為一路其中扼要處方除已有駐防駐劄者
無庸置議此外尚有形勢緊要或為門戶攸繫或
屬數省相聯者應請 旨敕下各督撫各就該省
情形通盤籌畫如有應行添設駐防者酌量奏明

將八旗閒散揀往充補并仿照山東青州之制另
建土城居住俾令習氣不染操練弭精又查各省
營伍相度地勢於各營參錯中設有城守營若省
此項官兵專守會城或邊疆有備緩急堅壁援合計約
可敷調若俱屬零星散處設名城守若復分開相距
往往艱於救護此內除兵額甚少及設在州縣一隅者
均不必議外倘無駐扎有在省會及有將軍駐劄
處所分派此等城守營並令各督撫悉心籌酌設
入基額制一遇近京緊要防守緩急之例並將應
行設設及改歸各事宜詳議具奏以次第實
遵近漸次舉理

英和曰旗人告假開散與兵丁官員定例原有區
別不應一概議奏也查兵部覓分則例載八有
事吉假前往隨一大府所屬方兵丁由參領呈明
部統存案給與參領圖記佐領告知參領
往領給與圖記查兵丁與閒散本有區別也知
外省官部給與路引因旗人不應遠離外省也
以由部給引並非不准外省地但三年

事並未如官員之指明省分年限期
但云去來並未如官員之指明動限也如告假往
外省承辦官不報部請引例止罰俸三月處分甚
輕可見並無關繫也又旗人私自出境該管官分
別知情失察定有處分閒散輕於官兵取債拆賣
輕於拐詐被害可見並未滋事其有故意去者總
歸更輕也又各省駐防止有官兵私自出境之例
並無閒散私自出境之例又議單逃走俱係分而私
自例止罰俸兵丁閒散逃走並無屬分私自出境
與逃走無異何以兵丁閒散逃走俱係分而私
自出境屬分又重例文係屬子屬臣等查官員兵
丁告假三月不回革其任官員告假外出自應勤
慎居其私出者屬分次重至閒散並無差
使本身謀生計重有關係兵丁例緩之理該旗承
領之員因不諳例意但見私自出境流事例有處
分遂予去咨部等於旗人告假無論官
員閒散一律予銷勿庸咨部給與路引因旗人不應遠離外省也其告假但三年

有數十人　國家給費有常額可減田園原任
大學士伯爵有令近京五百里讓生之意察不知
鐵路創舉原未嘗禁其外出但欲告知佐領給與
圖記耳臣等伏思開設兵丁不同既係為護衛安
能禁其自食其力況我　國家百八十餘年旗民
久已聯為一體凡滿漢人游學游幕外出經
商並無限制旗民各照例辦理外所有關散告假無論
前往何處但令照例報明佐領告知參領註冊由
佐領給與圖記即准外省營生該參領隨呈明都
統存案年終會各戶兵一部倘該參佐領有勒措

其不能久留難以家屬但戶應交地租亦往往遷
延藉詞以致旗人無產業不能得租及經告理
又不能久待仍屬紙費今若寬其例禁不限回京
日期則收租者固以從容坐索退者靠個抗租得
以收回自種則惡佃刁奴無可挾制旗人有地者
得資養利又旗民安戚案件例由理事廳審理軍
流徒以折枷管束其餘責罰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施
理田間事非地方官亦難知其多寡也屬原在旗民人同
其於外出經於約束是以茲事常見

已不在京城所有笞杖徒流軍
一體辦理如此則地方官易於管束與蔣攸銛前
奏革除屯領催守壁名目因交
之例相符並使旗人絕其所恃則滋事者必少名
為嚴辦實乃保全應請嗣後除官員兵丁告假及
私自出境均照舊例辦理外所有關散告假無論
前往何處但令照例報明佐領告知參領註冊由
佐領給與圖記即准外省營生該參領隨呈明都
統存案年終會各戶兵一部倘該參佐領有勒措

情事或經控告或經查出即行參處其同京不必
勒定限期如在外有事逗留准其聲明地方官行
文該旗同京之日仍准挑差備出京已逾一年並
無地方官展限文書到京即行銷除該檔或在外
滋事即照民人例問擬或報往聲旗任所自恃學
長或詐需索准外任各官呈明上司究辦或在外
年久願改民籍者照漢軍例呈明該處地方官准
其與人民編其私自出境者即照逃走例所有分
別表詐懇管取保結該管官知情失察各處分

要次

不肖逐漸汰除此在乾隆年間爲因時變通而在
今日則爲遵循舊例無如後來諸臣往往以姑息
爲慈祥自嘉慶二三年間利郎將逃走發遣之例
改爲投回免罪仍准挑差開後諸例遂相沿成弊
竊者則作百枷十一切例應刺字者俱爲之曲法
開豁以致旗人毒熾願民受害無窮或報往
無故擾害或教誘宗室爲匪種種不法皆由水懦
遊玩紀律廢弛衆甚至託吉謀生廉恥盡喪登善
懲戒十餘條言爲優恤下賤之役接受貨賄等

安即頭上玷祖父下辱子孫實係旗人敗類有傷
體制雖於嘉慶十一年一經查辦發遣而其事祇
將本身銷檔乎孫仍在旗食糧此等人家子弟耳
濡目染少成若性安能亢宗幹蠱改務正業近年
沾染惡習者更復不少臣等以爲積奏不除嘉禾
不生異其姑容以長浇風何如漸次以安良善應
請嗣後旗人犯竊即行銷除旗檔如罪止笞杖姑
念初犯免其刺字仍許復爲良民若改入民籍之
後再犯及罪止徒流以上者再行刺字逃走初犯

嚟由部迅仍准投同挑差如逾限一月後無論
[illegible]多寡乃一次準走者均即行銷檔若官員有
[illegible]走一次即行革職銷檔旗人登臺賣藝廢
[illegible]者兒其父兄治罪兼連子孫一併銷檔該管參
[illegible]佐領二月內無實報出所有以前失察處分概
[illegible]八旗滿洲蒙古兵丁俱准挑充何妨先予小
[illegible]民之民事減單本有考職捐職之例行之百有
[illegible]餘年並無格礙官小易說出京謀食者多於生計大有
[illegible]裨益滿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過十之二三永
[illegible]佐雜有理事旗俾合計向及四分之一五州縣不及
[illegible]十分之一今滿洲蒙古準貢生監中不乏品學端
[illegible]練之士應請即照漢軍之例一體准其考職捐職
其現入仕途之滿洲蒙古舉人貢生監中不乏品學端
正者應請即於捐班應選班內相間
輪用即此則於別項班次並無妨礙而滿洲蒙古
[illegible]登進之途漸廣逐加磨練實成有用之材佐雜中
[illegible]得正途出身之旗人漸按捐班書吏之積習於吏
[illegible]治民生均有裨益此則舊例之必應變一而再庸
[illegible]別立章程者也覆城堡屯田經始維艱宜推廣以
[illegible]竟成功也奏摺奉硃批軍務駐京旗自將軍官俟條奏
[illegible]到日再行核辦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公同
[illegible]千餘缺不計外尚有三千八百餘缺工均關緊要而集一滿洲蒙古人員推原其故實
[illegible]年八旗人少即文職州縣祿薄武職亦係漸次增
[illegible]添今八旗人多即兵步甲尚准挑充何妨先予小
[illegible]民之民事減單本有考職捐職之例行之百有
[illegible]餘年並無格礙官小易說出京謀食者多於生計大有
[illegible]裨益滿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過十之二三永
[illegible]佐雜有理事旗俾合計向及四分之一五州縣不及
[illegible]十分之一今滿洲蒙古準貢生監中不乏品學端
[illegible]練之士應請即照漢軍之例一體准其考職捐職
其現入仕途之滿洲蒙古舉人貢生監中不乏品學端
正者應請即於捐班應選班內相間
輪用即此則於別項班次並無妨礙而滿洲蒙古
[illegible]登進之途漸廣逐加磨練實成有用之材佐雜中
[illegible]得正途出身之旗人漸按捐班書吏之積習於吏
[illegible]治民生均有裨益此則舊例之必應變一而再庸
[illegible]別立章程者也覆城堡屯田經始維艱宜推廣以
[illegible]竟成功也奏摺奉硃批軍務駐京旗自將軍官俟條奏
[illegible]到日再行核辦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公同
[illegible]

經理數年庶招數十萬兩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
駐二百戶查上年移駐五十三戶本年移駐七十
六戶總未及一百戶誠恐此後願往者少又不便
勸返虛費以前經始之力致善政無成功實屬可
惜況伯都訥等處亦參可墾之地如能源源而往
則京師貧苦旗人既可得有產業資生而該處以
實邊之區皆成富庶亦法良意美查谷旗滿洲
舊俗有屯居之例在數百里外居住百餘年數
十年者道光元年臣等議覆原任大學士伯麟等

例之必應推廣而節省者也　伏思治國不可
言利而聖人不諱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
常捐銀數行之已久未便議加而大捐屢開之後
再議開捐有名無實均出一時萬萬之計未爲長策
臣等會議意見亦未必盡合若稍涉依違心同
緘默皆我　聖慮所及臣等敢不盡言惟有敬陳所知仰祈
宸鑒者謹將現在軍需善後並河工撫
卹各事宜共需銀若干兩約計需銀二千萬現在內庫存
銀一千二百四十七萬若少籌支用加以各處應
又請停　巡幸各處工程并暫停
南苑行圍節省銀百萬兩一時足敷辦理惟應於此時
預籌數年經久之策務使入浮於出歲有所餘則
國用常足不僅爲一時苟且之謀辦集一事即
爲集一事之基不過數十萬而不能得一千萬之數即得
一千萬之數所現在軍需河工撫卹各事辦集而
發入歲出　國家大計未應預爲籌畫臣愚昧之
見開捐不如節用開捐則暫時取給節用則歲有
所餘　皇上至聖至明之舉萬萬無多統計之則

民力特陳　論旨今歲暫停謂　陵中外臣民無
不同深感戴臣伏讀　聖慮宋孝宗論以天子之孝
孝不同庶人　聖慮大萬世定論蓋天子之孝
在愛民保國若爲不豫之災不比士庶墳園容建
必藉春秋霜露之感孝思應請開後　皇上謂
陵之典武三年而五年始一舉行則民力益得
舒至木蘭秋獮本武習勞聯屬分營後並河工撫
卹各事宜共需銀若干兩約計需銀二千萬現在內庫存
銀一千二百四十七萬若少籌支用加以各處應
法祭臣愚經建明春蒙古時形單非昔比昔之
蒙古馬隊最多兼於從事今則馬匹不能如

前每歲行圍不無暗累恭查　世宗皇帝時即
未舉行秋獮嗣後秋獮亦應請酌定年限間歲一
行於肅武經籌大典仍不致有騷擾每歲前
往如此則　國家經費所省若干歲不過數十萬而
於直隸民力衆古生計所全實大裕國之道先求
裕民十年計之休養生息日加富庶矣各處工程
業經奉　皇上於節用之項撥出數十萬百餘萬不等
我　皇上於節用之項撥出數十萬百餘萬不等
名之實不一而足分計之則爲數無多統計之則

所謂我民惟在承轉之人實心實力為國為民苟
於國體無傷即不得遽請更改之名任其濫費創弊
或致武官名色侵奪其地向有金礦銀礦
安堵武官不得干預其時總讓皆因原
額充足事務減撤名額在徵時原係墾
實無理但自家事之後未必能善天下武官不
得侵奪民間變賣田產百餘兩則由兵部
題參天下一項數目多此一項數目以表總
額原自無妨以表總額因地設缺無存裁缺之例用地丁正項
國家豈曾有常因一時臨藏充盈不思久遠之計
[illegible]

[illegible]
遵行添設一年百餘兩三十餘年計之即三千餘
兩臣因其時兩廣即有恐數十年後經費不支之
事奈何急成議開闢即事苟期久遠恩詔 皇上部
臣詳查一切正項錢糧之外應革出各款斟酌
緩重可裁則裁可減則減務使歲入之數浮於歲
出一時不見有餘積久行之 國計日臻充裕矣
節流之道既應商求開源之計不得以事涉言利
畏行斥駁 天語下益土爾之言利若取天地自然
之利公之天下且可籌餉等語民取 朝廷尚有之

多人即當以謀生之難即施政事之心
難其注事不合謀生未免困難應令即參
詩 故伊堂寺驛直省許查奏 開辦理仍
須 設驛不得長官又查戶部入官地畝一項近
人侵占從上下左右又查戶部入官地畝一項近
畿官地之侵占尤甚不具論即以神機營長安門家
同輸入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此項地畝至今莫
未能盡入住戶部侍郎奧誠亦屢請清查井田經司
員行文各處飭知直隸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約此
項地租歷年盡侵隱蔽有以致積弊
諸臣作速區畫科條令總匯從優議敘于 國用亦
有裨益以上二事一則天地自然之利一則 朝
廷應得之租皆非加賦病民之有厚薄之分貧富
之有不均其數不能預定或
多或少一端

此 皇帝御極 恩詔甲受銀若干
 皇考時乃增為十二萬甲 皇
甲之年 本年十萬百丁 皇比於是一

果有此理財疏

果今且未敢言民滿洲也請言 國我 朝之八旗
皆屬之六部與之羽林唐之府兵事閒宿衛固不
可虛歇也缺之不可逆之亦不必則今之措置旗
人者宜真若於漢軍之內稽其祖籍以二人承占
或以材或以藝行其餘子弟則散之出旗軍者軍
之漢者漢之單有甲糧可以自給餘歸四民任其
所之使謀其生則相維相養庶幾無窮民所
聚於 京師大計者非治兵日見漢唐宋明詐矣且
久遠之後即宗室之貧者亦散處於四民

不能盡爲班祿況救荒之策乎由此言之則
所以安措滿洲之道亦必有道其不可以官爵爲
周給耕貧爲長策已在　皇明國朝之中無庸贅
及者也
新舊曰量地方一里有田五百四十畝地方十里
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畝地方百里爲方
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附載山陵林藪
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

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外本實有田二百七十萬
疏果蓏荷藥飼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
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季秋禾
計之至薄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
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
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
色實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
準科折銀四錢而布帛菽粟之利不與焉通數十

四會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蒸以步弓徑直量之
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
千里者九每畝糧賦亦應有增二千四百二十萬
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田賦古額今事徵
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或得之荒墾或得之屬
設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工營修築記而已養兵餉
官役俸工營修築記而已養兵餉工食則練以備口
騰官無修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養德
廢效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壞國家之元氣脈以及
國家之元氣脈以及

里需爲葬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脈以及
修城郭宮室與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者
然臣約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備兵而有
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
亦或稱爲加增并一切里甲雜費通計之
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
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
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何不
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數臣前科之數

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可農之仰屋矣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幅而計地畝則甚多挨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莫明以前久同其弊藏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僅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偷也三曰生者衆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

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爲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爲首務農事爲先資義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强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惜其不通行之一隅一時天下後世不得坐衆其利耳今我國衆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飢拍索類多平原曠野間目擊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不待奇旱大澇雨暘稍不時若即便失收以致國賦日絀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舜舜取民

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幅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莫明以前久同其弊藏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僅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偷也三曰生者衆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

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爲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爲首務農事爲先資義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强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惜其不通行之一隅一時天下後世不得坐衆其利耳今我國衆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飢拍索類多平原曠野間目擊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不待奇旱大澇雨暘稍不時若即便失收以致國賦日絀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舜舜取民

道尚未復三代之古睢鼂荒闊土之分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命督河奔走平原曠野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荒多而未墾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不麻莪麥亦不樹藝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

大抵每地一畝其實所產多者可得千餘斛
稍者可得四五百斛如算其半畝可得二
五十六斛內去一半實收一半可得一二
四百斛若運至城市值銀二錢內去運價一半實
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征銀一二分不等
在小民有地一畝不事耕耘每獻止納
分時之額稅實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
無田農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
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穀除供天
下之食用外尚有餘粟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此
食人人中食七人中大食七人下農夫食五人蓋
受地有肥磽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
一夫收獲動受地肥者其所養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
人而受地磽者其所種之粟不過養九
之農經歷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
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
一種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
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酌
今原額上中下而合算之每

下之食用外尚有餘粟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此
在於養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壞敗流離若使天
下之農盡業有餘而四年不田孰謂爲鬼撓
耕先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
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
更有僧道之流與夫遊民乞丐悉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以坐耗民之財蠹近世又增道士往往多途第
無告貧窮不務本之蠹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
徒貫入其中亦設經設法或令免其升科或令

經或遠方托鉢千百成羣以救此愚夫愚婦求所
開悟在梵修倘守其教者百不一二固有損無益
矣至於乞匄一途昔之仰屬可憫而其勢不可廢
百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給
雖前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
之意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
以給士工商而士工商亦須止食其三分倘可餘
半分以給鰥寡孤獨自幼老之說衆不得不於農民
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士工賈三民以農民七人
所養

異端游情與爲異端工商者之二人舉起而爭拿
平無怪乘歲之不登因年之死亡相枕藉
地此生靈塗炭之機關天監三載有聞
其民安圖計登圖之策不直爲單國圖之
之策實在修明水利修明水利修復運
什一之舊舜土作貢則賦不難而民不病將一
舉數得之民殷行禁絕不許官民兼倂令改爲
買賣者每畝不過數十人版圖實之自食其力而
須論之事十年圖不出十年農夫終歲發舒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墾荒試之而利其志遂決乃先置屯舍定疆界給
牛種耕具以招徠流移歸者如市嘗昔汗下之瀋
田行見北成沃壤矣及開土漸廣而豪強佔利私
墾亦多司事者從而滴歷之怨詬乃起故布流言
阻撓中輟臣思善繼之因得詳陳墾荒之法京畿
各省墾以及各處災餘河工海塘歷年各處用
兵凡當弃荒生民計者所費又何啻萬萬在 皇
上圖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動支帑費可比夫
經常額加不啻其多歲支開墾難從前開拓新
疆二萬餘里每年所費即以陝甘兵額餉糧裁減
添補於國用並未加增茲奉
諭旨令各省督臣實心籌畫西安增設滿兵二千
五百名京營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馬步糧餉合之
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兩運 目開銷正項約算
歲支已有百餘萬兩若又將武職名糧改給養廉
其所扣兵餉抵補實額核計歲需又約二百萬兩
以每年額增二百萬經費而論統計二十餘年即
可三七千萬兩兵餉所得名糧開墾由來已久

曾員本不至拮据今　諭旨改照文員之例一體
識給養廉因屬核實辦理而其所扣兵餉似毋需
查行抵補實額伏思滇黔等處控制邊陲兵力不
宜單弱川省於平定兩金川後內遞兵丁移駐新
疆未免不敷守禦其餘隨廣海疆亦屬緊要均宜
查明增添兵額以資應壓其隊甘肅省業已添設
兵一萬五千餘名併此外省分俱係順地所扣
名糧均可毋庸抵補實額再近年來滿漢兵制漸
添移改者甚多倘需經費是否與從前相仿伏乞
是否尚有餘存其各省兵額是否無須一律挑補
之處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并詳悉妥議
孫嘉淦曰竊惟　國家太平日久四海戶口殷繁
而八旗人丁尤盛我　皇上隆恩茂育爲旗人籌
畫生養之計備極周詳而竊謂以君養人施雖博
而難繼不如使人自爲養利彌普而可久是以前
在貴隸總督任內奏請八旗人等下鄉種田以爲
根本之計經部覆准行在案近讀　諭旨有云八
旗人等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則本人既可省
兩處之食用該佐領驍騎之人又得資差支領錢
糧以養養贍家口爲兩全之道屆俟外任差員子弟
年至十八歲以上者查明仍令回京當差等語在內著
旨明諭統俟養贍任其不願者亦毋庸勉之大善
聖謨合天理順人情從此外任旗員父兄見
之處子弟受養養之益旗房省錢糧又可均
之兩益以資養處一言而利賴無窮　聖
有請爲數年以來臣每見外任旗員罷官而歸旗
者必購以置買田宅爲子孫長久之計而據稱一
入京城親友人等之借貸佐領人等之需索加以
袖手坐食無計營生若唯其在外置買田產庶可
務農兼商以成家業臣伏思滿洲在外久住或有
難行之處至漢軍則與滿洲不同毋等原係漢人
一切農工商賈之業習爲之而不以爲難在外守
令之官皆足以約束之而不至於生事伊恩　聖
恩嗣後漢軍人等外任者罷官之日如情願在外

成家許其無論五百里內外皆聽買田宅居住報明該地方官一體編審差如有生事犯法地方官即行究治另立漢軍籍貫毋當編審之年將漢軍戍丁人口一併報明戶兵二部及該旗存案將來需其換甲則技藝可精如不需用則令其在外居住自食其力如此則與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實有相合而數千年後漢軍之在外成家者必多皆有世業以長子孫所餘錢糧以及棄存田土又可均之八旗開散之人以資養贍

管仲曰天下之財萬此數人不在國下不在鄙此豈資而後州不開其實者何異今日生計日蹙者多般其實於官吏而豪右於大商此國與民所以貧困也雖然是固然矣而豪右未嘗無以為奇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人高其家貲數百萬孫其家人婦子甘食褕衣終歲十年不可壞誠而鄰又有人焉作為奇巧之物以誑耀華吾君子弟安其物因日以財易之治其入則吾之衣使得平物之無巧無用者而吾之貲入於鄰今中國之通西洋居也凡洋貨

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貴者亦場屋而從時尚夫洋之貨明為而至於吾誠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使中國之人被服紈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罰蓋塞其人心而財勢偏積也今中國之人奏其土宜不以為貴而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變我

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衣也洋有玻璃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器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吾所有也雖然是固然矣而豪右未嘗無以為奇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人高其家貲數百萬孫其家人婦子甘食褕衣終歲十年不可壞誠而鄰又有人焉作為奇巧之物以誑耀華吾君子弟安其物因日以財易之治其入則吾之衣使得平物之無巧無用者而吾之貲入於鄰今中國之通西洋居也凡洋貨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貴者亦場屋而從時尚夫洋之貨明為而至於吾誠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使中國之人被服紈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罰蓋塞其人心而財勢偏積也今中國之人奏其土宜不以為貴而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變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衣也洋有玻璃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器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吾所有也雖然是固然矣而豪右未嘗無以為奇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人高其家貲數百萬孫其家人婦子甘食褕衣終歲十年不可壞誠而鄰又有人焉作為奇巧之物以誑耀華吾君子弟安其物因日以財易之治其入則吾之衣使得平物之無巧無用者而吾之貲入於鄰今中國之通西洋居也凡洋貨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貴者亦場屋而從時尚夫洋之貨明為而至於吾誠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使中國之人被服紈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罰蓋塞其人心而財勢偏積也今中國之人奏其土宜不以為貴而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變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衣也洋有玻璃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器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吾所有也雖然是固然矣而豪右未嘗無以為奇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人高其家貲數百萬孫其家人婦子甘食褕衣終歲十年不可壞誠而鄰又有人焉作為奇巧之物以誑耀華吾君子弟安其物因日以財易之治其入則吾之衣使得平物之無巧無用者而吾之貲入於鄰今中國之通西洋居也凡洋貨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貴者亦場屋而從時尚夫洋之貨明為而至於吾誠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使中國之人被服紈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罰蓋塞其人心而財勢偏積也今中國之人奏其土宜不以為貴而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變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衣也洋有玻璃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為器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吾所有也雖然是固然矣而豪右未嘗無以為奇也僕器衣食彼所製誠盡吾而為人高其家貲數百萬孫其家人婦子甘食褕衣終歲十年不可壞誠而鄰又有人焉作為奇巧之物以誑耀華吾君子弟安其物因日以財易之治其入則吾之衣使得平物之無巧無用者而吾之貲入於鄰今中國之通西洋居也凡洋貨

貧其爲傷民費而病中華也又奚以異今也獨棄
粟而餘皆無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昔漢
之時匈奴愛漢繒絮食物有中行說者教以得漢
繒絮以驅制其中衣裳皆裂壞以示不如旃裘之
完善也得漢食物皆以示不如酪漿之便美之以示不如
鄙是匈奴盡天下以爲農民夫欲降人服以用德民便莫
明之物以區其貧富之財故表信立而互市之事
古之人豈敢輕棄其粟哉其深情布未可
窮民食不生產中國之田窮矣由於此則安可不
爲之深慮也或宜或有司嚴加厲禁洋貨吾寧貿
皆不可復棄其貧之在吾中國者一切皆焚毀不
用運者罪之如是數年而中國之財力必舒矣
蔡襄乘曰漢沿秦山密鑄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
仰給於協濟煩司農之籌畫累驛站之轉輸而遠
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有未濟兵心皇皇故籌
漢臣先於籌備也今制兵歲需七十餘萬緡以
駐紮大兵歲又需銅二百餘萬　國家鼓鑄之餘
正在度支告罄方必分數省之財力歷數千里之

除遠以供此一隅亦幾乎其難矣是以田漲之
利養滇之兵斯誠運不下而緩急足恃臣周諮博
訪進晁議而抚衷之務體時地之宜蓋經久之法
則可因利於滇而以佐協濟之不及者有四焉一
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出非如制官採辦屢
缺人保以用鑄爲便業準四萬緡矣今省鼓
爐十座歲自局設爐十六座三座大
座下爐局設爐七座鼓鑄甚
出息數多歲約得無四萬
十五座再請於
一時鼓
各局
至二十座
各府佐二官
一萬兩以
工本照例匠役
凡銅
許州

照辦解苦累小民至已應納係銀零以銀七錢三忽則銷營兵銷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乏用日廣錢之患未有不日屬者也自局開此兵逸自局開此兵逸宿出國幣事發交阯以易交係銀兩蒙自逾南二百里設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蒙自局因以為順定邊之首先議原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外查呈貢之黃土坡足陽之子母營雞矣之花箐等處老鼠石屏之飛角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錫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鼠山曲之白塔關之紅路口普洱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木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洱河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等處之戈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玉龍雪山麗江之金沙江等處俱有銀廠易門之南北衙金

豬之邪尤見一道同風壽設警報巡檢一員領貯彙局創發護衛入赴官平貿易許民間私通貿易致啟釁爭或請 敕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兩值若干豫行報部準令一年二次委官赴營領運到關發回既備順乎夷情又杜奸民偷越到關發回既備順乎夷情又杜奸民偷越仍無傷於 國體於以通錢法柔遠人兩得之矣

一廣商宜開也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 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開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題試採之後官收稅課十之二三聽民自行發賣人力若令

沙江則有金銀一廠或封閉有年或既開發旋已今
固米絲薪桂用力為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棄
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浑海永昌三道各按
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阪不可開報
部存案一面曉示招徠或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
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監臨
官監收務使顧外奸民侵隱之弊凡有司招
商開礦倘稅一萬者量其資產開礦能民上稅
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戴使知鼓勵之殷
看來必如是明之分則衛所軍士荒田按實有

禁開開官開厳禁野豪鑛民硝斯商民業於耕
事鑛成效遠矣蓋官開則必浸取民財自開則
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能深入礦硐往往尖
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
先見其害也若演夫多係游手無籍有膂力而無
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
趨赴如市者礦夫既集礦稅目繁且予此輩以逐
利之途而塞其為非之念是以理財而兼弭盜
之一法也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節民

一以飾備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
兵防禦道方無分身耿設之衛耳惟是滇居天下
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
之窘艱不啻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為之
備其勢不可以久且屯之為言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
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監臨官
監收務使顧外奸民侵隱之弊凡有司招
商開礦倘稅一萬者量其資產開礦能民上稅
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戴使知鼓勵之殷
看來必如是明之分則衛所軍士荒田按實有

戈無事則秉耒地著民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
十常五六請照附近名數給十畝或二十畝臣
父兄子弟備丁之丘舍毋名數給十畝或二十畝臣
會同藩提臣查照軍屯舊例分給牛種聽其
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永為世業仍免其三年
在伍者量備仰之憂有田國之戀斯兵心固而邊
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
充月餉臣當歲終計所省餉銀給月糧計所省餉實
多而於撫臣征防仍無所損也屯田之法一以防民
之一法也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節民
一以飾備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
兵防禦道方無分身耿設之衛耳惟是滇居天下
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
之窘艱不啻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為之
備其勢不可以久且屯之為言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
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監臨官
監收務使顧外奸民侵隱之弊凡有司招
商開礦倘稅一萬者量其資產開礦能民上稅
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戴使知鼓勵之殷
看來必如是明之分則衛所軍士荒田按實有

戈無事則秉耒地著民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
十常五六請照附近名數給十畝或二十畝臣
父兄子弟備丁之丘舍毋名數給十畝或二十畝臣
會同藩提臣查照軍屯舊例分給牛種聽其
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永為世業仍免其三年
在伍者量備仰之憂有田國之戀斯兵心固而邊
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
充月餉臣當歲終計所省餉銀給月糧計所省餉實
多而於撫臣征防仍無所損也屯田之法一以防民

即撥其同伍之隙實者頂補庶種莊無使拋荒事廢
國用既充民間生業既廣前項所墾田賦悉蠲
有司或逕奏墾作營田或增租奪佃或指以與人
我朝革去一切弊政聽民墾闢永爲己業抵額外均有稽查至於
老不墾不墾之閒宜令有司量給荒田給令墾種
墾業經畢之後編入里甲承辦糧差將見墾田畝
逐一開報兩稅等高者
則墾之厚不能墾之薄不能墾之瘠不能墾之遠不能墾之勞
折銀八萬四千有奇年約進銀八十七萬三千有
奇出則文職廉俸武典廩餼工食驛站堡夫該銀
二十八萬有奇武職養廉兵餉該銀八十二萬兩
有奇不足者部撥鄰省協濟藏之至十萬或三十萬
不等以十四府三廳四直隸州二十七散州三
十九縣之地而所入不敷所出其故何哉蓋由于
宣元且由于兵多然一郡所轄幾他省之半深山

密箐滇隴長莫及則官之不得不冗者勢也三
面鄰邊而各州縣中往往漢夷錯處則兵之不得
不多者亦勢也而爲官者眷屬不能無幕友不能
無隨從不能無或由永昌調昭通抑由麗江調開
化遠者二千餘里近亦二千里夫馬之費極省亦
須數百金其難一履任及三載必委運京銅收兌
之苦灘河之險船腳之刁詐竊盜之窺伺至撥批
回滇已若重生其難三而兵亦有二難焉所謂月
餉除扣剋外食物漸貴二、身尚欠湯飽遑計室家

即少負才技者拔至千總守備三年送省六年送
部往來盤費債累盈身嗚呼去此四難是在綜理
者之善求撙節而熟爲調劑矣
王啟祚曰　皇上軫念國用民艱允臣同官王命
岳琥請，特遣御史二員前往山東河南二省清
理荒熟田畝以期生不病國下不病民眞朝野皆
慶臣民同悅之舉矣然命岳止知臣鄉有荒地熟
地之不清而不知臣鄉更有隱地民地之不同也
止知臣鄉荒地之不可墾于熟熟地之不可墾乎

荒之當察而不知臣鄉民地之不可溷于竈竈地之不可溷于民之當察也臣鄉係古青州海濱廣斥厥饒鹽綵煮鹽之區也竈戶于海濱原有分就竈地每畝止納銀六七釐不等民地則上中下下四等不同即下下地亦納銀三分有零竈地民地重輕不同原有定例自明未以來典籍不存經界不正則有本一地也在運司則征竈鹽在有司則征民糧甚至運司代竈民而與州縣爭州縣代百姓而與運司爭是一地而納二糧也則病民而

蓋竈戶祖征竈地竈戶則鹽其地而國家征民州縣征竈民戶又說其地竈地產竈于竈奸民並不納一糧地則民又必買民地于民並不納一糧下撥撥事或撥竈戶或撥民戶不可典賣不可伏訴 敕詳核具繪說開分老在運司不得以鹽地考成而與州縣爭民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與運使爭竈地審其何者為竈地即定之為竈何者為民地即定之為民詳明撫按題報再行各省有產鹽地方亦令該撫照山東一例委官行查庶

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熟徹此亦無怪其然
今將此條筆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
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豈可比可悉心籌畫各抒所
見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
封疆諒已籌畫有案並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
期無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無微不至求言無遠不周臣職任封
疆再三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解
歸公其法實不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

過粟米布縷之徵而無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
役之徵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也嗣
後變貨幣爲銀而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爲僱值
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羨不得不需耗
羨也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故未嘗明定
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
任意私徵而爲上司考轉因以爲利甚且公行而
無隱不能徵收無定而胶前日深一有地方公事

其已飽囊橐者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
斂之弊皆由於此今欲清其源必先節其流
世宗憲皇帝洞燭

公有長明燈永不滅之法當及其算之年成一而救之昔
歸田古門通正年間近臣等以為荒
廢歲公於成正五項發策勸農之外又增耗費
崇德皇帝即位以五項錢糧上合督撫將收支之
數年終奏聞不為奏部查核自不致成一正項羣臣
會議於乙丑歲起定五正四年河南通撫四文鐘
會同巡撫臣鄂爾泰臣田文鏡會題屯田工程
歸公本省文武官員及營伍中應分公養
歸公本省文武之中有公養歸公
[illegible]

君天下無不算之法當及其算之年成一而救之昔
世宗憲皇帝立法之始延臣近思等以為荒
廢歲公於成正五項發策勸農之外又增耗費　臣
崇德皇帝即位以五項錢糧上合督撫將收支之
數年終奏聞不為奏部查核自不致成一正項羣臣
會議於乙丑歲起定五正四年河南通撫四文鐘
會同巡撫臣鄂爾泰臣田文鏡會題屯田工程
歸公本省文武官員及營伍中應分公養
歸公本省文武之中有公養歸公
[illegible]
用有定不容[illegible]
不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來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
部不准則不敢擅動矣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合
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辦地方公事原有後
不可以爲例而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開銷而
動事必不容已者誠有此項銀兩通融接濟則官
不敢動若竟不支於民今隨同地丁錢糧報銷則
名正從不動於民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
而又不得動者必皆動正項造冊報部之後
而動之矣此動之其間則又有不得不動之
故因公動支之項無非爲上司臨時取辦於屬員
加耗之數則百姓長受耗羨矣公之弊而不滋其
害

例禁侵蝕錢糧於前詳駁於後以杜耗成正項耗外
沿之至今正不必舉其名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
十餘年民人樂業上下相安乃當日所爲耗羨者
官吏不以顯白于朝廷而朝廷亦不以苛核官吏
第不令貪夫分外誅求即民情帖然允協間有一
介不苟之士矯矯獨行并此不取此康熙年間無耗

我有清官之說所由來但利之所在其弊滋多蔽
如 聖明洞鑒所云上司苛索京官勒助田而借
名集議捏款科派者往往而有我 世宗憲皇帝
悉知其弊禁革抵換一項量其額而歸之今俸有司
不得匿取以病民上官不得苛求以病吏養廉有
貯公費有貯俸分養析光明正大固補救之權宜
實張之善道也我 皇上恐或不便于官民是
用聽咨博採期折衷于至當所以殷殷致詢者必
有不欲於安于貽公者也耗羨不歸公則歸之民

與歸之官二者而已為歸民少從者于養廉見於
利官商而於時則有所兼顧則有所駕行莫
國家之養廉豈特為官謀安給臣職 皇
上諭奉旨議覆之後臣等之議實成
於于目前也為給官以公辦公使上之人
人多比一人皆有所藉以私養廉使官吏自為之還
誠此未足論 聖上之聰矣給臣不知其所還誠
有將仍有續言奏少
如改也與公何上

加賦乎其不可一也屬且派其額以斂收之
縣令乎派其額而不為加賦而斂之州縣其果以
何為食以何為廉將必有肆無厭之求以剝吾民
者其不可二也且歸之州縣即為州縣之私養養
有萬方公務必且按畝科派封疆大吏亦心知其
不合而從屬之下相蒙莫能究詰其不可
三也且養歸州縣則必藉復上司之趨謁復上司
之宴請一取一與回為逢迎養廉之義復安在
以司道者更無論矣其不可四也臣查耗羨正

我 皇考差今使各州縣私其耗羨則正額多者併
佛有仁正額少者且展轉維艱同一牧民而相懸
不啻倍蓰極不平莫甚于此其不可五也然則
歸民間裕于養廉歸官則有不可者五故臣愚以
為照舊歸公便如以辦公不足至動正帑斷以損
益之義臣固知 我 皇上之必不少為靳惜也近
者江省建議變原控故公項微有不足臣計歐
後必獲 皇恩正供充盈耗羨隨裕核算落歸果有

嘉慶南山宋元正省量免正稅

錢糧遇項則上諭部臣通于民生至
至官吏養廉在節慎臣通于若懷誠有不敷請
仿漢制動金以勵循良則歲發其息氣而且優國
其私計此所謂衆多益寡一分之勞
曾迺外此而創動論之議立論家之優誠實臣等
籌籌民意非不善正恐歎而一旦
與　朝命同其變將益以勤其招還之心諸多未
盡之
旨妥凡有解部錢糧每千兩隨解餘平銀二

十三兩飯銀七兩俱於耗羨內動支起解至雍正
八年奉　旨減去一半每千兩止隨解半餘平
銀十二兩五錢飯銀七兩雍正十二年復奉准部
咨凡有解部錢糧將減半餘平並飯食照例動支
起解其協撥外省兵餉及本省傾銷銀兩亦自十
二年爲始將餘平飯食銀兩在於耗羨項內照數
扣貯年底分晰造報部量提解等因每年按照通
省正項銀一兩扣餘平銀六釐二毫五絲遞年扣
貯司庫至乾隆三年復奉　上諭平餘即係耗羨

並非別有加徵解交部庫與存貯藩庫均爲國家
公事之需從前雖三年爲始將減半平餘銀兩一
概停其解部即存貯本省司庫遇有賑恤及辦理
民生之務碾運賑卹動用者即將此項養廉動用
欽此欽遵查耗羨內扣貯減半餘平銀兩遇奉在
案開於雍正五年十月奉　上諭官員養廉原
部通行各省將減半餘平是否歸入耗羨及有無
存貯之處查明各部核辦等因經部查明仍遵前
例辦理

王命令各直省督撫將一切雜項錢糧除
奉　旨之外凡有可以減免之處悉心籌畫
具奏請旨欽此欽遵查直隸一省　旨減者
臣原題減免之事不過一二端而已
等因部咨下來其至三十餘萬非
皆可減免之項實係各州縣
員役所藉手所謂各役
臣不得已天下之
部亦盡在此矣

東南各州縣每解錢糧到府到司自解批出門之日解役即日歸衣梁輿包攬納受做戲延賓儼然
奉對家舉止目視官錢如敵致家珍其弊不過二端
而已一則招攬解批如解二萬兩者即扣二字改
作一字趁底起司投文及得批迴仍扣一字改作
二字趁本官銷算一則歷管侵前解如該縣差役或
怠緩言開便不獲批迴俟後次再解萬兩始值前
解批回詭稱上司稽延下官何敢仰即二者皆由
解役奚弊政司書辦通同瓜分也有此二弊是生

三窮掛欠分數日多照兒奉
役巧避查核欠數仍攤里戶而百姓窮前官貽累
後官後官又累後官至有南登天部之殷拿已掛
司農之白簡而人才窮臣愚以為及今不立法清
查雖照依分數參罰不過去此數十人之功名於
國家財賦毫無一補也臣按東南如華亭上海
諸邑官未抵任錢糧先欠數十萬以之不獨烏
程等縣為然也合無請
敕各省撫按察各州縣

該

估

悉宜查參具奏衆各懼手前官至本任與催解胥
役對質如異官有侵冒官追賠在官役有侵冒實追
在役庶幾民不為官累官不為役累後官不為前
官累而　國課亦可以徐集此清楚已往之法也伏
乞　申飭州縣以後解銀解糧或親解或輸委佐
貳代解有仍差役解者以不職論
及各府以後州縣解銀解糧到春立發批回有違
至一二日者徵撫按訪出參罰亦以不職論試至於
前官離任毋論陸路水路必俟後官徹底交盤如
有虛冒在官者在後者實立認狀估抵家產
方許身離地方後官交盤後官亦然此戒嗇將來
之法也即此則前欠庶有可追而後徵漸無侵冒
乎臣尤有請者各省財賦責在藩司凡有解無批
有批未獲該司安得辭其責臣愚以謂亦宜令去
任該司到各省與各縣對質徹底清查方許還職
庶幾今各省藩司其人收銀原封不拆某人收銀
即責火耗某人案無留牘某人墨封山積乞　敕

彭祖新曰奉到密諭各屬有輸納者即飭該首府另櫃登收登註所造冊櫃名下俟弟還蘇商奪此大誤矣我聖祖　命經理清查江南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又雍正五六兩年積欠錢糧千餘萬兩惟應悉心查察一一得實俾官侵不混入吏蝕不混入官侵吏蝕不貽不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蝕不貽貧歉庶滯望之至意然清查不混諒何容易一有所聞則清查之實罪一有所雜則清查之舉弛而事必極三年期限業已過半略涉紆折紛紜不但自致逾違抑且事蹈欺罔殊可悚懼夫清查所務者查也非務及輸納也

上諭脫犖許自首免罪惟期根柢明晰未嘗偶及輸納我輩莅事後暁示城鄉徼飭司道府州縣惟以首欠注欠挨查核查務須確實反復丁寧亦並未隻字及於輸納各屬遵行年餘漸次廓清誰倡此說致名實乖離煽惑遠近非巧於用間敗清查垂成之局而何其核實查法面議數四始定章程晝一始飭遵守前據官吏民遞次輸誠吐首又

盡催兩俱無當紕繆極已況爲侵爲蝕爲欠數各有定而輸納之或多或少或遲或速或無或有事難預期數月來覆查覆核面對互證草冊定始造清冊前功可忽忽以輸納攝之輸納者絡繹則現成之冊不時改更輸納者寂寥則緒冊之胥還延停待非淆即誤勢所必至且紙筆飯飡之費日增日延甲之於官究必巧取於民而且清冊頻更吏易舞弊強脅之末磨對爲難以不可信之冊累無可訴之民民未受清查之益先受清查之擾仁人

許

奚忍出此至於徵收之例從無並集一時去帶徵之項猶必分年兩稅之徵尚有定限　朝廷所以紓民力也秋杪地下漕白均追正糧戶供輸拮据之時而欲並徵十五六年之積欠應者其誰卽或見歷查弊根盡露慮於澄清勉強輸納少許冀破減其累萬盈千之欠數非眞好義樂輸者也其餘卽心欲輸納而力難勉強東南有司利於徵輸多項既喜可實私囊兼以曲迎憲意肯役慫恿追呼四出猾書莠民乘機恐嚇酥疊核明確之首項增

告許延案之訟端冊底復改改冊復造造改相尋何時竣局又況畸零小戶耳目易欺賺收包納私票廣票等弊因此復熾沉痼之疾甫除腹心之疾續起後卽三令五申不足示信於下弊滋勢梗居然可知矣故惟宜鎮之以靜持之以約導之以不欺卽之以不煩寶官侵吏從民欠核查載冊者無一游移清冊報竣其有自願輸納者聽赴各州縣印官交收另櫃仍用連三串給與執照另編一冊冊尾後結一完仍總數呈則查自遵查納白遵兩相關而不兩相混清晰簡要限期可副辦理無清庶可仰慰　聖哀不然者混無定見猝爲更張各弊循生三年之限固不免於遷遷兩可之行更莫辭夫欺罔清查不查以致不清糟理之臣共何以自逭於皇天哉夫流水不盪盤而盪於澄水秋毫可數而迷於飛蠓者動靜之勢異也清查之道實與相類檄飭未久猶可及止身在事中不敢不盡言

李鴻賓曰竊惟安省歷年虧缺爲數甚鉅現在攢理清查之法大要有三先於已查者而覆查之必詳核其疏漏次於未查者而確查之在截清其界限又令已查未查而皆顯揭其冊檔之據使之修分錢時前後各任不得互相推諉庶幾循其序則無庶案亂扼其要則不致紛更也臣查安省攢理清查前此已有五次自嘉慶五年初次清查開於十四十六十九等年復有二次四次五次清查自五年起截至十九年十月

初六日止節次共原報虧抵銀五百五十一萬四
千七百四十三兩零除已陸續追完銀二百六萬
五千三百二十九兩零尚未完銀三百四十四萬
九千四百一十三兩零凡報出之正雜捐攤款目
已定案入奏者俱已敘明冊檔原可無事更張惟
前辦清查皆據在任人員自行開報其本身虧缺
隱匿未開者在所難免即就已開者而論其中挪
墊之項前因核其款數膠輳飭令自行清理謂之
提歸另冊此等提歸另冊之項即係未入清查之

數可見五次清查題有不實不盡若非復加考核
則其源先已未清恐此後仍多牽搜必須將清查
舊案內隱報漏開移東補西各款和盤託出方得
實在虧數此已查者必再加覆查也至於十九年
以後至今又閱五年有餘續虧諒復不少茲欽奉
諭旨詳查自應一律查明通盤計議應自十九
年十月初七日起截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底止爲
未經清查之款於此劃清界限按年確查俾道光
元年以前之虧數徹底算清斯道光元年以後之

隱藏

錢糧無從牽混此未查者宜即確查也此辦理清
查之次序也若夫合已查未查而查之悉歸於有
據則必以各項冊卷爲憑益清查之弊現任州縣
往往隱匿本身所虧以多報少若後任開報前任
虧空則不免浮開虧數以少報多種種糾纏弊端
百出今欲杜其弊而得其眞惟有飭州縣歷任
交代原開底冊及監交議單票據等項逐一稽查
方爲核實緣後任接收前任交代絲毫不肯受虧
凡有前任應交不應抵各項無不從頭至尾逐款

載明並有監交之員從中會算爲立議單票據以
爲確憑此等議單票據原係州縣自行收執所開
俱屬眞情非如詳報上司之文意存掩飾者可比
是以歷來以交代爲盤查總以此等單據爲準今
即用此法飭查一經提取底冊單據等項逐加考
核纖悉畢露斷不能稍有隱匿計自十九年十月
以至於今州縣更換者十之八九凡十九年以前
未清之款俱在十九年以後交代之中以交代所
欠之款較核清查開報之數則從前之有無隱混

並現在開報之是否實係現在有無虛捏有無侵蝕隱匿本身房價銀應飭令該管道府州將該州縣
本任經徵正雜錢糧之紅簿串票及解兌之批迴
庫收等項逐年吊核並查其存解銀數是否符合
督令據實開報倘有侵蝕或與解數不符即將該州
縣撤任另行委員接管查明虛實參處其不水落石
出如此辦理十九年以前虛懸之數可稍出十
九年以後續屬之項亦可查明此合已查未查而

統歸於查之一法也此清查虛實之法也其各
屬倉貯穀米麥豆等項飭令各道府州親往盤丈
將實貯數目開報不得僅以倉收爲據而倉貯虛
數亦可不致朦蔽臣督同藩司悉心商酌業經派
員設局並飭刑刻條款及分年分款分任簡明冊
式分發各州縣遵照填開俾無舛錯

陶澍曰一追補人員限期應量爲區別也查此次
虧缺銀數尚不甚多追限分四年亦稍寬展原以
追補須有實審期寬底得從容弭補免蹈挪移積

弊此內有升任道府以上者亦有候補試用丁憂
有捐餘如十九年以後並無交代之處悉仍原故
撤隱匿本身房價飭令該管道府州將該州縣
本任經徵正雜錢糧之紅簿串票及解兌之批迴
庫收等項逐年吊核並查其存解銀數是否符合
督令據實開報倘有侵蝕或與解數不符即將該州
縣撤任另行委員接管查明虛實參處其不水落石
出如此辦理十九年以前虛懸之數可稍出十
九年以後續屬之項亦可查明此合已查未查而

旨日起限升調候補者以院省咨會到日起限
追繳銀兩即解藩庫歸款一交抵物件應趕緊勒
變歸款也查州縣交代本不應將房屋什物作抵
乃節次清查均有以物作抵者如果可抵何難自
行售變是其高張價值以少抵多顧而易見此次
查出抵款應照上次定限著落現任之員趕緊變
繳限千兩以下半年千兩以上一年三千兩以上
二年捕數歸款變不足數著原抵之員與承變之
員各半分賠如有意延宕致房屋什物年久不能

又繳即著承變之員獨賠其承變限內過有交卸
各照在任月日計算分賠勒限一年完繳逾限無

完及完不足數照例參革抵缺銀款仍著該管道
府州賠補　一書役借欠應分別追賠也各州縣
書役案辦案件緝匪解犯一切緊要差使逾支工
食以為盤纏紙飯之用在彼時原擬按季扣還及
至案件繁多借欠日重一經革故逃亡遂成無著
之此五次清查會議革除此次查出仍有此項抵
缺銀款即嚴參著賠亦告所應得惟其中多有歷
次清查屬未查出之款但究係因公墊給情非得
例如概令官賠豈原欠書役於不問轉使奸胥猾

吏得計將來更難整飭仍照五次清查原辦分
別勒追賠補無
役名下嚴比追完逾限無完及完不足數照例治
罪一面抄產變抵抵不足數著落原借之員名下
賠十分之六惰追各員名下賠十分之四如接追
限內逾有交卸各照在任月日按數分賠追不足
數之欠項直隸州在於該管道員名下州縣在於
該管府州名下著賠歸補後地方遇有公事應
由州縣自行辦理各結各任不許抵交至差役墊

完奉申易致侵蝕尤應嚴禁以除積弊　一倉項
宜核實買補也查倉儲原以備緩急之用如有動
缺自應隨時歸還不容延緩但從前採買係按照
州縣缺穀之多寡發價買補內中派買較多之處
即遇價平之年加以轉運求腳就每石六錢之例
價僅數市價之半設穀價昂貴賠貼更多州縣力
能支往往挪動正雜款項補於倉而缺於庫此
亦實在致虧情形臣思與其多買而不能交有名
無實莫若稍寬時日分作數次買補遇豐稔之年

就各屬情形核定數目發價購買年豐則穀價自
平買少則挽運亦易即有賠貼在州縣亦易於為
力庶倉項漸以充實而庫項亦不致虧挪矣　一
流攤宜禁革也查各州縣流攤如墊修衙署倉廒
監獄驛號橋道歲科修理考棚桌櫈綵牌捻匪搜
徒設卡巡防及例價不敷各項往往稟求本管府
州批准分年流攤或交代之際憑監盤說合立議
分攤或以抵款不敷將交項剔出敷條歸入攤款
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以為延宕之計迨收接

之後又視爲攤款無關緊要並不交出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爲攤款實即正項誠致虧之一大端流攤一日不止積弊一日不除臣自致任以來即經剴切通飭應請嗣後不准再有流攤名目違者前後任一併嚴參究追如該管府州批准流攤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查出一併參處一捐款應嚴提也查捐款名目不一皆係攤公不可少之件從前各州縣捐款爲數甚鉅又有彌補節省津貼等項名目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各州縣養廉欠節恐考核不嚴仍蹈虧空故轍故飭查從前州

廉幾何安得而不虧缺臣自致任以來首將此項捐款分別應裁應減核數在養廉三成以內詳經前撫臣奏奉　諭旨遵行在案州縣去此大累如釋重負實已無前攤公而止本無餘剩若提解不前攤公又必掣肘且係奏定之款未便稍任懸宕計各州縣每年捐數僅在二百兩內外零星批解亦於州縣非宜是以臣經通飭各屬於批解上忙錢糧時隨同解司僅應如有未清即於耗羨內劃扣庶得年清年款公私兩益至酌提羨餘一項溯從二次清查彌補無著每年各州縣提濶十五萬兩院省虧空之愈積愈多實起於此上年經臣遞減爲一萬兩詳請奏明辦理專以津貼衙途最苦之潛山鳳陽靈璧三縣亦係斷不可少之數應按四季提解以免拖欠一歲存扉款目以屆交代也查嘉慶二十五年以前各州縣欠解一切正雜捐款現俱報入清查已可接冊而稽至道光元年以後各清各款無許統累廉欠節恐考核不嚴仍蹈虧故轍故飭查從前州

縣交代冊內每將前任短交之款列作存庫造報彼此商同將無作有積欠愈多遂成虛帳是前任之得以支飾後任之敢與遵飭皆存庫二字爲取巧藏拙之方也臣前在藩司任內即通飭各屬凡前後任交代務將現存銀兩悉數批解冊內不准開列存庫故如績溪縣虧缺元年錢糧立即顯露業經照例參奏但必須明定章程以垂久遠應請嗣後州縣交代冊內不准開列存庫如已報入清查者或虧或抵均於冊內逐一載明倘有應領領銀

款作抵交項者亦於冊內明晰登註俾得核實稽
考即時查辦至如紙張飯食一切無關正雜額捐
之款不得列入交代冊內以免紊雜一交代之
議單欠票應嚴行禁革也查州縣交代如果款目
清楚何須議立單據倉庫無所用其欠票
此等名目原係州縣通融交接之弊此次清查前
據臣李鴻章因各州縣開報款冊易致朦混或將
本任虧缺捏報前任是以奉請調查議單欠票原
以鉤稽舊虧之是否確實並非交代案內應有此
欠者計口授田一夫百畝其實事之分不過地

名目也今清查已竣自宜明定章程俾知遵守應
請嗣後州縣交代責成接任之員據實盤收倘再
私立議單欠票徇情接受一經發覺即將前後任
嚴參治罪該管道府州及監盤各官一併查參懲
辦庶通融之弊既除而續虧自可杜絕矣

錢維城曰北方之田一夫耕數十畝犁而種之不
蘊不培無桑麻布絮之事婦女嘻嘻而坐食南方
則不然耕織之業男女同力其勤如此安慮其不
給然而衣食不完與北方等其故何哉蓋後世之

有肥磽人力有強弱勤惰美惡無大相懸絕者也今
則不然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錐農夫受
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
賤賣貴子母相權或入或數萬金放史遷貨殖傳
富者不過萬金小者千金今富者或以數百萬數
十萬計夫布帛菽粟產於地產於地者有恒數積
於此必歉於彼今以一家而有數千百家之產則
以一家而致失業者數千百家也金錢制於人制
於人者無恒數積之既久則其勢愈重而其歸之

也愈大是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也此二者
後世與三代異者也勢與三代異則務本節用之
說適足以長富民而重困貧耳且後世之患尤在
於貧者好自修飾而富者多節嗇余幼時有爲
大吏者禁民婚娶不得用綵緞鼓樂而民之業其
事同戶不得食者數百家有勝地禁民不得遊伐
其花木而薪之而民之恃其地而食者萬人皆悵
悵無所適此不知通變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爲冠
婚喪祭與歲時伏臘令民皆得燕飲歡樂交接往

來者豈徒曰將以行禮也哉蓋以順其情而致其
用而有無相通之道亦存乎其間也周禮荒政十
有二而曰蕃樂多昏爲鬼神三者皆繁費之事先
王以爲荒儉貧民必無力於此其能致力於此者
必其有餘者也因其有餘而導之行禮以通其用
而貧民亦因其事而得食此後世以工代賑之法
所從來也故多其節目使富民皆得以自暢其情
而樂於行禮則貧民之得食者必衆矣節用之道
不可概而行之若夫積重之勢不可驟返則以漸

除之而先去其太甚金錢之用不可去也去之失
其富者不獨商賈而在國家要使布帛菽粟稍得
其用民間貿易尺布斗粟皆許相通惟價極大者
及行旅者乃得用金錢則農夫紅女非官租稅無
所用之而金錢之勢輕占田多者不能蓄聚而歸
之官立年而限之自某年始田已至若干者不得
增置不五十年亦漸均矣此與世推移之說也
惲敬曰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猶
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

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
而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
給之而民愀然搖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
然未既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
一家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
縣數百人是九民也徭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

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人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儈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儀非儀墓非墓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袖翳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貧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因于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物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歸乎田太公之辜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於行皆二氏也有遠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顯役存門子弟則已有庸貴之游閒者矣其餘農工商

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月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

所謂閉民情民是也然則有天下之責者其亦三
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魏源聖武記何謂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於國利
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仰莫如漕鹽
行之二百歲百費千萬萱夜腹飽苟有人焉曰江
楚昌改小糧歲乎江浙昌改行海運乎則和者百
譁者亦百譁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水手持之在
北則通倉胥史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鹽昌變行
票鹽乎省改捆省岸費省私耗省牛俵省加派省

緩納昌爲不行則緊者百撓者萬撓者即緊者之
人曰岸鹽恐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
吏捆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田
租普免逋負自古曉蕩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
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赦矣三年
一郊賚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
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
普恩與郊賚郊赦何異生齒日蕃機變滋矣有恃
無恐且格是也竊謂禁

民官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
民海寇攻城不及鄉里而偏免四鄰之賦則利於
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　國家正供有歲
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遁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
計愈匱潦旱偏災何以蠲賑則遍厚於無事之民
吾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
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額
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
之兵即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

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
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并三兵之費以養二
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
使一兵當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忠猶
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
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
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
有重典而不爲酷者懲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
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是也竊謂禁

烟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則紙稿混飽之烟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撫御史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憭可按期而盡制有紙稿混飽之家恥黥長逸者許以

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爲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黥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許告發告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人繡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禁民爲非實帝王理財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言財者甯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積貿源莫如采金與更

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錢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著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爲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則實安息條支濱海諸國皆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面或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幕者錢背唐西域記龜茲國覩貨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

上古卽以銀幣先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嶺以南用金銀自巴以外交易用鹽布朱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舶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一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竇遷黠吏

受賕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彫瘵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爲虛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舶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舶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衆則銀之

入中國者亦必衆故若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

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孛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賈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應是

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

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帛錢皆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爲貢不爲幣蘇轍元祐會計錄及元史成宗紀歲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

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爲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鄙於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

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源之利
問子言節用而不及黃河豈今日治河之費盡同
于　國初而宗祿民欠名糧三端外更無耗費甚
于乾隆者耶曰　國家之耗費孰大于黃河黃河
之耗費孰甚于近日不知　國朝以來無一歲不
治河不知乾隆四十七年以後之河費既數倍于
　國初而嘉慶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載姑以歲增二
百五十計之共浮舊額已及萬萬兄意外大工之
費自乾隆四五十年至今更不可貲量乎使當日

數決襄之河久載修復用帑不過數百萬康熙中
堵合昜橋大工中牟縣境不過三十六萬由其時力役
之征沿河協貼實用實銷故工大而費省乾隆元
年雖　詔豁各省海塘河隄派民之工十餘萬而
例價不敷者仍難徵歸至四十七年蘭陽青龍
岡三壩堵閉工程浩大除動帑千餘萬外尚有六
料加價銀千有一百萬應分年攤徵內有九十餘
工餘　其時帑藏充溢故破格豁免而自後遂沿爲
例年遇決口則沿河商民亘預國柴暈或倍昜錢

但豁免大工之派夫而不浮增歲修之料價則此
三十八載中尚可省帑萬萬可免卞餘次之開捐
畢竟夫料價增而河隄之潰決益甚省亦決不省
亦決何如歲省數百萬之得計乎然而前篇不言
者治河當治其本不徒事其末治本在深通河槽
使無潰決之大工而後可稽核河費以省歲修之
工料不治河槽而但釐河費無論額增不可復減
習重不可驟回即使挽回節省亦無救于歲歲之
潰決十載前尚可藉苴今則中滿倒灌病益深錮

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大禹不能爲治至世俗之論尙謂乾隆後新疆歲增經費三百萬者尤影響全無　難者曰貨源之爲急標開礦之爲濬源則聞命矣若夫聚衆則難散邊夷則易擾稅課將滋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欵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徵礦稅乎　大淸會典正供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十兩有奇貴州思

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錫二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衆不徵稅而他省獨患衆患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八寶山之金礦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爲兩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爲駐防之利歸廣東瓊州之銀礦挖砂百觔煎銀六

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礦苗衰王礦王人衆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爲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其治平其爭以七長治場

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斂曰厨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爐長鑪長碉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外爲桂家銀場爲緬夷所覬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爲猓夷所覬及桂家場之官裏雁爲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尙賢獻場於朝反爲官所捕治於是兩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鼐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猓

夷斬馘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謂音爲厰今並改正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衆者　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閽宦行以苛暴者奏隋隳武亡國後世不聞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廣總督鄂彌達議覆提督張天駿礦山開采恐滋聚衆之奏據稱銅礦鼓鑄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

則爲工散則耕作并無易聚難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頓地方豈可圖便偷安置國計於不問張天駿藉安靖之名爲卸責自全之地其交部議處四年六月廣督馬爾泰英德縣長岡嶺銅坑近有鍊出銀礦請給商人工費惟該縣洪碌礦出銀過多及河源縣銅礦偪近銅山均請封閉　諭曰銀礦議閉之說豈因開銀獲利者多則開銅者少乎不然銀亦天地開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詳議以聞四十二年二月　詔曰劉秉恬奏促

浸攪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開礦采金是以呼爲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刺麻寺有金項則產金自屬不妄若所產金沙果王不如官爲勘驗試采爲兩金川設鎭安營之費嘉慶元年六月　諭曰據伍彌泰奏昨委侍衛巡查塔爾巴哈台所屬之達爾達木圖烏蘭托羅輝等處禁山適有偷挖金兩之衆獻出金沙六十兩因復派兵拏辦等語向例嚴察新疆產金之地特恐匪徒聚衆生事今既畏懼獻出金沙尙屬遵法何得派兵拏辦倘有

一二流離貧民偷挖金兩斷不可若此辦理也此皆　聖祖　高宗聖訓未嘗不許開礦之證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世宗不有愼重開采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歎天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可不行於雍正斷

不可不行於今日趙翼簷曝雜記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容以採銀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徼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恃外番爲來源如滇粵則資緬甸安南之銀礦粵閩則資南海番舶之銀錢是也滇邊外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烹煉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新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將軍明瑞會過其地老廠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資回內地當緬酋攻廠時各廠丁會馳稟滇督請只須遣官兵二三千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疆釁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宗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貿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鐲貫

於手以便攜帶故鎮郎多鐲銀而其大數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之事誰衆且强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者則又來奪據之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州余訊以所得幾何而遣走徼外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晝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徼直六百金始聽採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徼之則其利可知也　外藩王公舍稜云乾隆四十九年有內地民劉通等集衆千餘赴瑚圖斯拉山私開金礦且賂舍稜屬爾齊斯雅拉拜等給駝馬爲助烏魯木齊即統海祿聞之以兵往檄所部助戈礦民悉就擒以瑚圖斯拉山逼舍稜牧封禁禾爲令瑚圖斯拉山東南接古城界烏魯木齊所屬也　唐順之曰出礦地方杭州府桐廬富陽縣界五寶山每百斤用生鐵五斤煎得銀七八兩銅三十斤紹興府會稽縣銀山礦面沙泥每百斤銀二兩五錢礦未開目今盜泥日可

得銀三四百兩甯波府觀海衛的山每百斤銀七八兩金華府義烏縣八寶山每百斤低者出銀二十兩極好者出銀六七百兩日可出千石江南第二礦也衢州府西安縣桐山源鐵煎每百斤銀七八兩至二十兩止日可出銀千餘兩開化縣大尖塢鉛煎每百斤銀三兩至八兩止可出三百兩江家塢每百斤銀三兩鉛四五十斤日可出一二百兩苦竹坑泥礦每百斤出銀一兩日可得銀千兩嚴州府淳安遂安界梓樹塢每百斤三兩起至二十兩止老山每百斤出銀二兩日可出二百兩杭州府於潛縣天目山每百斤銀三兩湖州府孝豐縣等每百斤銀三兩至二十兩止江西廣信府常山玉山界每百斤出銀三十兩日可得三百石永楊坑礦色如沂州礦而礦味香甜每百斤出銀三十兩至七八百兩止江南第一礦也此數處者皆嘉靖以來或礦徒私開大獲利而官阻之亦有胡軍門宗憲督浙時開以助餉而地方鄉官阻之亦或官開不久即閉要皆確有礦苗可驗其池州府

陵縣之鐵石礦未詳　擇礦法上頂紫色者或黑色者嚐之如醯其味如蜜每一兩煎得銀五錢者謂之金水平分此爲絕好其中或煎銀五錢以上者亦好大一等乃雜糞礦形形如麥芽碎塊黑白相兼每一兩煎銀八錢上下者又一等乃黃沙礦其形黃色碎如米粒每一兩煎得銀六七錢者外有常號每一兩煎得銀二三錢以上四種需用之物不拘數目取來多多益善大約以二十斤爲率可多不可少先取得礦石用木洞之以本地之木調和拌勻入磁餅內好封固毋令泄氣爲妙外有眞出山一炁鉛取五六十斤內有銀三五錢者取來作用開法以地方大戶主收煎以油糧戶主採取假如礦一百斤值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賣與大戶使二人均利入已均稅納官官以廉能者董其役監取三日三夜通融計之什分取一取大戶并油戶甘結造清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稅如有利則開者必不自止如無利則開者自息矣

問近世銀幣日寬銀價

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定推行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鎏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賞之孳無成色之好醜煩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僞盜賊之窺伺銅錢變而盡鑄爲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宏羊所不爲蔡京改行鈔幣以盜

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爲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爲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貨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其意一主於便民而不在於罔利猶是周官質劑之遺譬如以票券錢非即以票爲錢以爲引中鹽非即以爲鹽皆有所附麗而行之至蔡京改行鈔法則無復官錢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是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不熄覆舊而以居奇宜乎奸僞競起影射朋生

不旋踵而皆廢金元明代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人情之不願如欲復行竊恐造之勞用之滯敝之速僞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壅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之興廢而後效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 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民廢不用

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價而遂不行況以楮代幣視白鹿皮薦直四十萬其籠利又甚倍蓰其不可行二也宋太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換給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詣務入錢者即日給券又勅諸州商人齎券至者當日付錢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成都守臣寇瑊以蜀人苦鐵錢之重私券貿易富戶主之及富人貲衰不能償爭訟數起請官置交子務禁民私造詔歲造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其

用意便民如此及大觀中蔡京更鈔法則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封樁舊積絕口不言盡失交會之本意紹興中年始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商請茶鹽香礬等減千萬貫不獨特見錢以為本然鈔引止憑以取茶鹽香貨而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以一失而運萬緡於我里之遠齎輕用重流落民間即同廢紙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其罪究歸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忍出此不可行二也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舟楫不通簽重難致詔造見錢關子赴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三十年又詔淮浙河北京西不通水路處上供等錢許用會子解發是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故大觀中蔡京鈔法惟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舟運錢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北之票強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三也王氏鈔幣匊洪武永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其時罰禁愈嚴鈔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民間市易多用見錢自是錢貨不通錢會不及工墨之費請權禁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富家內囤藏錢之限外弊交鈔屢變若乏化商舟皆運錢貿易於淮南錢多入宋藏者謂其棄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鈔不過盡歐文銀於西洋其不可行四也王氏又謂前代鈔幣不行由

楮印潦草製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矣元世祖中統元年刱造絲鈔曰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矣不但無楮印之潦草且舊鈔昏爛者又委官以新鈔倒換矣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旧賤幾於不用元代則鼓鑄不給新舊滋弊與銀鈔皆廢其不可行五也洪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十石計金五換三十年詔以折收逋賦重則困民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計金五換

永樂十一年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當銀七兩五錢又
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二十引當銀十兩其時
米鹽斷無如此之賤特朝廷欲損上益下故爲此
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四石之米金
一兩而買民三十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行楮幣
者爲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亦不待
時銀八兩直錢千既過賤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
兩直錢百貫旋變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
兩直錢百貫旋變承安寶貨其後銀鈔不
每兩折錢二貫其價又過貴行蓋由於此明洪武

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
黃金四兩則銀賤之價前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
一然某氏談往錄又言明初銀每兩允錢六百是
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行之價及崇禎十六
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
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　國朝順治初而銀
價復以兩兌千其時非有鴉片之患而屢貴屢賤
未有知其由者顧氏炎武言萬歷中赤金止七八
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三兌亦非由鴉片之故

五分着第六

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而錢一當內地銅錢之
一騰格形稍首銳中無方孔　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者每九圓
易銀一兩重五分者每十八圓易銀一兩自乾隆
平安折疆西藏後　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
鼓鑄普爾錢文曰乾隆通寶皆鐫地名用國書回
字矣又　命駐藏大臣監造大小銀錢面文乾隆
寶藏漢字背用唐古特字并於邊廓鑄造年分如
廓爾哈之式矣是皆以　天朝貨幣而仿外夷之
式今洋錢銷融淨銀僅及六錢六分而值紋銀八

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錢以利民用仿
番制以抑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幣以金以
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 錢權用銀始於金
以後各視其時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
川陰陽所爐鞴決非易僞之物所能刓鼂而
勢迫書曰貝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
我百朋制詳五等 貨志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
成貝凡五貝而貝爲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一
朋直三十小貝一朋直十不成貝者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
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
盈寸二分者不得爲貝 玉則古爲上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
廢於秦世我 朝臣服和闐葉爾羌玉山玉河歲
時上進充庭溢關乾隆時回部官山有禁嘉慶中
始聽民開采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 官
府之藏外權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布物華
天寶民珍國瑞無假鉛冶鑄之煩無朽腐僞造之
苦此幣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濬銀之源更幣
以佐銀之窮皆因天地自然之珍爲 國家不竭
之府苟舍貝玉舍銀錢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

鈔於陽世陳明器於窆筵之爲愈也不若施畫餅
於賑荒易告身以一醉之爲愈也悖謬斯之酷不
能行桑孔之計有不屑也 貨源既闢食源尤不
可不皇卑食莫大於市鑄市錢莫急於八旗生計
以君臺人不如使人自養雖乘時獲奇貨至三百萬代償八旗貧每
家獲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廢衣食一二載蕩然
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立時費盡
雍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
逾旬而罄豈獨八旗之不善節嗇抑其食指浩繁
矣哉 世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若干兩
米若干石 聖祖時增爲十一萬甲 雍兵十萬養
育兵二萬
一甲之丁積久而爲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
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
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
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
京師而莫爲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

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服遠
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
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之地豐沛晉陽鳳泗之
民而世世贍養之者　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
故圍近京五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以固根本
而滋生聚自乾隆中葉已有人滿之患於是諸臣
條奏舒赫德則言盛京甯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
里僅爲牧場閒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
以實陪都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矣孫嘉淦
則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再百里之開平
即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不下數萬
頃張家口外七十餘之與和城又西百餘里之新
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
初置衞旋棄歸蒙古我　朝平察哈爾復置爲牧
場致東路之熱河八達溝即大甯衞舊境西路之歸化綏
達二城即澄州東勝衞舊境聲勢中隔應請於開平與和
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二千共
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爲經營五年規模可定矣
又請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八旗公產及贖回
旗產每人一二百畝給其自種不受佃奴之拘制
矣又請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
買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矣張若靖則請廣駐
防之制謂各省有城守營之處綠旗兵不下數萬
應請將省會及道員駐札之處其城守營皆改爲
八旗駐防矣沈起元則謂漢軍本係漢人莫若於
漢軍之內每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輩或以材武
食其祖糧其餘閒散則聽之出旗歸入四民矣諸

臣條畫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
漢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東三省滿州舊地也宜
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平與和　國初平察哈爾
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蒙古之餘丁至外省
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漢人之俗也
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還其俗或曰
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城堡之屯田矣每
人願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費與其
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

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乎曰懷土重遷民氣固
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詔丞相爲朕先就國以
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史郡
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師
以行之然　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數
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
里東西異向而八旗閒命就道所至如歸從未聞
有難色者何哉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爲兵則萬里
不辭語以爲農則故鄉裏足今宜仍以駐防爲名

並擇宗室覺羅中奉恩將軍之練達者使每八率
一佐領或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
屯種各從其願兼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旗人無
不皆然矣漢唐中葉以後宗室苗裔散處郡縣列
爲四民今設擇京師閒散宗室得率一乙一牛呆還
舊都有土有民世食其利尤厚于古矣開平興化
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
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初年不習於農數載後農
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籍矣滿州蒙

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何至每歲徙二百
戶而不能至漢單外任留籍特未允行允之必無
不願既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樂土以長其
子孫又安有不慊者哉若夫興京東之水利滿旗
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州蒙古漢軍
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屬本固基尤厚國

近京五百里內圈給八旗而別撥他州縣之閒田
以爲民地計近畿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將軍之莊
園共萬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凡勳戚世爵
職官軍士莊田十有四萬二十八頃有奇其內
府莊田以待　皇子分封公主贍嫁者不在此數
而　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膄腴日闢八旗滋生

閒散丁通力合作添屋回子流民將所收糧公貯分給貧乏請照松筠章程分給八旗閒散自行管業不準招佃耕種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奏於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以駐屯丁教之樹畜農隙習武以收屯兵之效此新疆駐防旗屯之成效可推行於緑輔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記乾隆三十年自　盛京移錫伯部官兵千駐伊犁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渠東西長二百餘里渠北地皆虛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嘉慶初有部人圖默特創議於察布察爾山口引水自崖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部人嗟怨圖默特卒排衆議數年乃成既溉新渠闢田千頃遂大豐殖雄視諸部鄰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東北有積水潭廣數里環潭皆回民田將軍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畝畀錫伯屯之界遂東移兩渠相去十餘里新渠高於舊渠六七丈新渠之南並南山下皆回民田此

楊椿曰余既作周禮考定復爲之書其後曰國家之病莫深於好貨怨言之興災害之至未有不自貨始者是書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矣而死馬之買尚納於校人屠者之皮角筋骨亦入於玉府官府都鄙之失財用物名者誅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雖鹿臺鉅橋未聞至是而大司徒載師之任土孟子所云任土地也遂人之頒萊孟子所云閭莫

成五服欲其各迪有功耳豈爲貨財計也周語五服蓋與之同而是書忽爲九服忽爲九畿又忽爲六服前後之間彼此互異及觀其制所詳者諸服之貢蕃國之寶費而已夫此果周公所爲則穆王之征太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乃其成憲荒服者胡爲自是不至而太保之作旅獒亦未免多事矣分土惟三周室頒祿等也是書乃列爲五地又較多祿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有庶人在官是書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四之一食者何人所餘又爲何人之食耶註謂半者半入於天子三之一者一亦入於天子疏謂天子所食者諸侯市美物以貢天子審爾諸侯雖有錫土之名其實天子食之求金求車之使春秋何可不書景王之責奠器於籍談又焉足怪且匪特此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非耕者九一矣闔市之賦非譏而不征矣園廛二十而稅一非廛而不稅矣廛布入於泉府非無失里之布矣山林川澤有厲禁非澤梁無禁矣

寡周宣王之料民唐明皇之括客戶也夫布之征漢之斂算也民之貧者以國服爲之息孟嘗君之收責也卄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明之礦監也司市分地而經市宋之場務明之稅監也懷方氏掌致遠物山師川師掌致珍異之物漢之市珍寶於益州交趾南漢之媚都川也盜賊之物入於司兵漢之如責臧唐之倍贓也訟獄入束矢鈞金漢之繫囚入纁也財物犯禁貨之不出於閭舉之漢之治緡錢唐之白著也質人成人民之質劑南朝買奴

婢之輸估也以璽節出入貨賄漢均輸之兆端陳肆辨物而平市量度成賈而征價漢平準之先聲也九府之藏羨餘進奉也內宰佐后立市漢以閹人爲中準令唐以宦者爲宮市使宋以內侍參主雜買也其他聚斂之事不可枚數蓋舉文考治岐之仁政是書無不反之後世暴官汚吏所爲是書無不有之且并後世所未爲亦有見於是書者而謂萬民惟正之供乎作書者亦知黷貨已極後之必將有患也故爲設勸導之官遣偵伺之使若掌

交匡人擅人之屬是已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王者事也若知王好惡而辟行諧臣媚子所爲可責之諸侯萬民乎且王所好非足用長財善物者乎王所惡非失財用物辟名者乎掌交乃以節與幣巡諸侯及萬民之所聚者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以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夫以節是威之也以幣是貨之也焉有諸侯萬民而可以王之好惡威之使和貨之使說者乎周人謗厲王以榮夷公專利王說之以肆虐耳故分衛巫監

之匡人擅人或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或巡天下而誦王志使萬民和說亦監謗意也夫曰慝曰反側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匡人止中士四人爲道而能使無反側乎人耳觀之者何術匡之者何道而能使無反側乎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擅人亦止中士四人耳欲往巡之日亦不足矣且民無疾怨巡之何爲民果疾怨即日巡而日語之曷益乎而謂周公畜憸人以讒歛又用此爲勸相之吉士乎

顧炎武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

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亭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亭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剔悉收緊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

於忠臣之列矣

李紱曰臣查廣西地僻民淳向來從無虧空自捐納開而錢糧耗於穀自鹽政壞而錢糧復耗於鹽今且合鹽穀與銀混而爲一而虧空愈不可稽矣從前捐穀每石收銀一兩二錢及發交州縣每石止算三錢轉相交盤近年奉旨積穀並須本色歷任撫臣漸次買補之六七然交價不敷買價勢必賠累而錢糧耗於穀矣鹽法陋規過多商不能支州縣始私那庫帑運鹽自賣以應引課然

官不能親臨各埠勢必假手於人奸商代官行鹽奢侈花費鹽課未足而錢糧又耗於鹽矣現在各州縣願多虧空各自支吾問其庫帑則曰借出運鹽問其鹽包則曰現發民買穀於是銀與鹽穀混而爲一而錢糧愈難稽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亭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朱之可以亡自經總制錢之興始於亭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雠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

鄂爾泰曰查勘省地方地瘠民貧故分毫出入必須較量輕戥潮銀所在通行若換制錢必先加戥折色甚以爲苦況凶苗雜錯見財即殺人往來行客尤未便帶錢故鼓鑄之議不果行至於黔省產銅原不止威寧一府即不須運雲南銅亦可以供鑄但開採礦廠動聚千萬人油米等項定須預籌若少不接濟則商無多息民累貴食一旦封閉而衆聚所歸則結夥爲盜入寨爲姦誠不可不愼也

據臣愚見必先開墾田畝多積稻糧則油米價賤開採不難而銅課既多錢本不重然後開局鼓鑄官私通行則錢可當銀民自樂利

大抵辦賑之弊凡有十端委員下鄉未知道路或不諳土語多藉隨行書役每多與鄉保勾結互滋朦混其弊一也委員夫騎及隨行書役所得飯食不敷或責之鄉保鄉保承應雖支或更雇人幫辦則又添食用不免暗地取資其弊二也各處村莊人稠勢豪委員一到往往趨增口數或縱令婦女喧嚷要挾甚至飄舟圍攝故作鬧混貪戀難加理論莫過其弊三也或空屋無人村鄰代領外出或鰥寧婦子自

稱遠道歸來紛紛求票即恐係別保之人攙入難以猝辨其弊四也查賑之期不過半月兼旬其間有村莊遠隔或雨雪阻滯鄉保知其不能久稽故意引向遠處難處以促其期疲其力迫時日迫促則未到之處仍祇憑鄉保所開給票其弊五也鄉保戶口偶錯地方刁棍因挾其短而訛索稍不遂意糾黨連控承辦者畏其拖累遂預留地步以浮冒爲彌縫之具其弊六也鄉保固多狡猾亦有愚民不諳例應賑否概求賤票鄉保敢斥換俾賞罰分明自不致有勾結欺罔之事其一

讎本境土棍開報者其弊七也或災本輕微鄉保土棍斂錢雇催窮老劣衿連名求賑不准則奔控求勘及甚至飄舟圍攝故作鬧混貪戀難加理論莫過其弊八也放賑時不於酌中之地設廠散給以致道途遥遠老病婦女不能赴領或赴領而口數較少僅敷往返食用或不能赴領而口人兼領被其侵扣其弊九也地方爲富不仁之家乘災民窘迫先給賤值買其賑票一俟放賑即持賑票雇人包領是暗削脂膏而災民不能言委員不及知其弊十也

有此十弊是以辦賑甚難然所以除弊之法有四其一查賑之限宜寬寬則挨查之力舒而不致草率放賑之日宜分分則領賑之人少而不至擁擠其委員又宜假之以權一有阻撓滋擾解赴印官即行懲處俾知嚴憚自不攻訐玩以滋事其一委員攜帶書役及跟查之鄉保必須寬給工食使之有力當差如查竣之莊毫無弊混並應量加犒賞稍有弊竇立即重懲斥換俾賞罰分明自不致有勾結欺罔之事其二委員戶必親到口必親點點驗既確然後入冊給票

每查竣一莊即將一莊內所有極次貧花名戶口及
應領銀數開寫榜示粘貼莊前如有詭戶及舛錯之
處許於數日內首告更正則共見共聞自無所施其
揑冒之技其一多設賑廠各就四鄉災民之便老弱
不難赴領雨雪不虞阻止自不致爲代領者侵扣亦
不甘以賤值而賣其賑票有是四端可除十弊然總
以得人爲第一要義印委各員得人雖諸弊叢積不
難掃除否則或先存染指或畏葸無能本員已不可
信遑論其他

方觀承曰司賑者先視田畝被災輕重復審其居
處器用牛具之有無存棄以別極貧次貧其不因
災而貧者則非農也傭工之農耬鋤鞂而飢餓隨
之極貧者爲多此與傭食於主家者有別也孟子
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農民之待賑
爲切而急賑加賑之澤爲甚厚也不因災而貧者
亦賑誤以賑爲博施之舉也不必皆貧而衰老者
亦賑誤以賑爲養老之典也乞丐得飽於凶年將
無啟其樂禍之心乎傭人安坐而得食將無墮其

四體之勤乎夫農飢則四民皆飢穀貴則百物皆
貴蓋首重救農其餘乏食之民不過爲區別斯可
矣未可與農民並論也

汪志伊曰有如汲長孺之發粟施之後世則爲擅
而謁者之令有所不行范希文之增價行之薄俗
則爲舛而求糴之民必且生謗他如伐蛟之說於
宜欵之地爲宜與河朔之民言之弗信也捕蝗諸
具爲兗豫梁宋之地所必備執閻廣吳越之民謀
之必笑且走矣然則執一者不化而泥古者鮮通

豈惟荒政然哉觀朱子社倉諸記及各規約法可
謂備矣然變通亦在其人隨其時地之宜而用之
按黃震通判廣德軍時社倉大弊衆以始自文公
不敢他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通變安有先儒
爲法遂不得救其弊哉即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
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此可謂善
於法朱子者矣　宋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浙
旱飢穀價方踊每斗一百二十文公增至一百八
十文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及糶價

所增之數於是商賈爭先惟恐其後米既騰貴價
亦隨減按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極其善後世法
令不可造次須要揆時度勢假如杭州米貴增價
之榜文必須預先差人於產米地方張掛約其已
到之後我處方增其價不然彼處米商未知而我
先增其價貧民何堪久食貴米但增價告示切不
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價而後糶則民愈苦矣
保甲之法平日爲弭盜而行則官畏煩難而民
亦樂其擾累此時爲賑荒而行則官甚便宜而民

亦樂於從事而此後盜賊奸宄無所容更不待言
矣是一舉而無善不備
揚雄曰周官不著省災之文然鄉師司救巡國
及野司稼巡野遂師巡稼穡無不周知其數是以
均人有豐年中年無年凶札之別當必幾經審察
而後行司徒之荒政也於夏災秋災輕重不齊非
親至田畝無由定其分數其勘報輕重之間不惟
核賑以此爲根蒂創鑿增減之等差所由判焉
息耗之不早辨也康熙二十三年河南災閣臣議

遣官往勘內閣學士湯文正公斌曰無益也使者
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耕以待勘是
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具便即使者不苛擾亦
多增一供億之煩是以盛世偶一行之原爲慎
重災傷起見而不可著爲例也大抵勘災之弊半
由于書吏需索舞混往往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
輕爲重以重爲輕賑畱徵納條漕辦理蠲緩舞弊
國利之地富者出錢買荒貧免輸納貧者無錢註
荒轉受比追而江蘇所屬州縣辦糧有不歸板圖

而名顧莊者田在中圖糧在乙圖每遇災荒被災
之圖與辦糧之圖紛紜繆轕檢核爲難滋弊尤甚
此又在清其源以去其弊者也夫災有所隱害在
民生災有所飾虧在國計　凡資給之費動用存
留公項造冊送部八年凡外出窮民有應冬月留
養者　諭令動用常平倉穀大口日給一升小口
五合按日動支乾隆初議準嗣後送流民路費每
大口日給制錢二十文小口減半老病者照例給
腳力三分水程照大小口應給之數減半給與船

價奉　旨依議速行與前此定爲每口每程給銀六分之例迴殊蓋前例以程計一程約計百里流民徒步一日豈能走及一程若以所過州縣爲程相去或六七十里四五十里流民過一州縣卽給銀六分又不分大口小口一日所得不特倍蓰於賑給之數且較民間營趁爲生者更裕愚頑將藉以流移爲利不思復業是故改以日計並分別大小口較爲盡善也應資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閭閻滋擾無業愚民惰游倖澤望家結隊仰給在官或

甫送歸籍仍復重來

齊彥槐曰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援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捐者多今也定爲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圖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

足令圖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卽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於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圖飢口若干捐銀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二紙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遲疑不捐者無所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恤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矣

張海珊曰今之議救者首曰平價我謂不然夫執米價低昂之權者商與牙也彼其人大都市井狙獪乘時規利一聞平價之令則閉而不出客米一絕而居民之徵貴賤爲積著者亦將深居觀變爲官府者固不能擊其管鑰而攘之也無實惠以予民而從播虛聲以拒商價愈平而愈昂猶之病勢且亟而且復塞其咽搤其胸立見其氣絕矣且是令行將吏胥盡得行禍福於商牙而商牙之尤猾者又得關通吏胥而任胸臆爲貴賤而於是搶奪之事起我故曰必視其人也今之議救者又曰請

賑我亦謂不然夫請賑必待得　旨又必待踏勘計自請賑至得　旨需月餘自踏勘以至放賑又無慮月餘及來至而蘇松之民骨朽久矣或又曰勸捐如何曰法無不可行也然我竊慮米有盡而田不可保計目下及秦年麥稔時甚遙而待賑之人愈集愈多即得米萬石且立盡既盡之後而此數萬之人心志既驕手足又懶復不能自爲生計而日耽視大戶之旁睨逐官府之側則患且不測且此時集人力固圩岸築夜車昇晚稻猶及種豌豆芋瓜蔴之屬與一切旦夕苟且營生事皆可爲而俾之棄絕百事曰待此升合之粟於上曾南豐所謂以餓孚之養養之而已豈所以爲斯民長久計哉我故曰必賑其時也然則救之將奈何曰是誠無出於議者數端特所以行之不同耳請賑勸捐患在事或格事苟不格患難繼尤患救荒民不能兼顧荒田今有一法焉亦古人之所行而因乎時與地所宜而兼以得人之用則興工代賑也吳松之墾久矣水之留而不遽去者未必不因是今莫若大浚吳松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食刻日興事凡各圩地即着其地之耆紳士大夫視圩岸孰宜修港渠孰宜浚亦即勸募銀米糾人修治公私兼舉而第令事集之後以其簿上之官州縣勿與問至於向來常平義莊所存貯則官自置場平價出糶而更以所入銀加撥公帑出內帑米增價以來商而平價以惠民以銀米遞消息至錢盡而止凡書籍會計延邑之耆紳爲衆欽服者爲之凡胥吏罷勿役以浚吳松任郊邑之民以修圩浚渠任各鄉民而以置場平糶協濟其後此法行不大傷公帑利一救田於萬一利二置場以出納客米則米易消而後者蠲益至利三方苞曰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議有司皆自其家篋金糴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

"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
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
王懿曰且臣見事例之開於外省者包攬奸徒居
爲壟斷經手官役視爲利藪究之利歸私囊而於
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其究不過朦混報曰收銀幾
十萬兩買米幾十萬石又報曰散給幾十萬口其
間以無作有以多爲少欺上罔下其弊尤不忍言盖
周燾曰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即
不得不張皇撲捕於是差衙役糾保甲撥煙戶設

厥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膜視矣然有業之民
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惟懼拋荒農務往往
囑託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爲賣夫
免一村爲賣莊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
復如故若無業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
價爲己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
生延衍流毒待應差撲捕之時蹂躪田疇搶食禾
穗害更甚於蝗蝻
曹秀先曰舊時州縣捕蝗多係捐辦今奉 恩旨

許令動公該州縣更不得藉口無力但一法立即
一弊生州縣意必報多上司欲其報少駁詰往返
愈繁案牘請嗣後捕蝗時雇募夫役用支錢糧須
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發一面即發書名
押開報上司查核至奏銷時准爲定據并嚴飭不
得假手家人書吏致滋冒混
陸世儀曰古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
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
則其產穫其產穫則重流散 予向讀區田法而

異之以爲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
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疑不決及讀
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
民卒不應又特遣前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嘗
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也王楨曰古人
區種之法本爲濟旱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
、牛犁但鉏鑺墾劚便于貧家大率一家五口可種
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
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

近陵城坂之地必不可種矣又閩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晨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畎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　予聞東鄉有撒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撒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一則易酣不能耐風潮也蓋撒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時秧狀撒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

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耘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長大上實下虛故易酣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鋤之艱漸尋壅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蔕固無酣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撒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

經三四宿而後始蒔蒔之時拋撒堆垛畧不少惜高仰而土性受水每晨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畎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　予聞東鄉有撒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撒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一則易酣不能耐風潮也蓋撒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鍬鑱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扈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于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刨刨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刨間爲壠壠廣一尺積刨中之土于壠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刨壠三十道刨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刨壠分則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扈便矣刨廣于壠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

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壘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隨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張士元曰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畊易耨之功歲收益薄而不足之處又不種桑而種柳棗其民不出于農故

則業于商販其尤無籍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歲以上十四五以下使貼履鳴弦伺候客館而優笑滋多矣此無他北方久無溝洫之制其田專仰雨水命懸于天田者少利則放而之末作耳以一方觀之則天下地力民力之未盡可知也近聞湖南辰州府設碉卡八百餘座募勇丁駐守使居民均出田畝十分之七與勇丁耕種自食麻陽民不願耕之民而無可耕之至於赴京陳訴是其地有能耕之民而無可耕之田也又壬戌春見京師水災新退流民散處城內

外者以萬億計其飢且病而死者所在多有！朝廷設粥煮餅以食之又出倉米賤其價以糶之爲惠甚厚然使舍業而待朝夕之給所謂以餓俘之養養之也何如與之開田設法安置而使之耕乎夫田少之處至奪田以耕田多之處或棄田不耕而飢民且置其手足于無所用則大計可決矣

尹會一曰今豫省日旌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播者有時宜耘耔而始耘種者既失天時遂追物性臣查無霜之節務在白露如天氣尚

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後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益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濶農民惟圖廣

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爲率糞則以加倍爲準鉏則以四次爲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

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

張履祥曰近見富家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疇面不識佃戶一任紀綱僕所爲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侵沒租入將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與刁點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索虛糧積累以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橫陵虐窮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逼其錢財妻子寘之獄訟出爾反爾可畏哉

王心敬曰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濶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

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鉏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鉏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眞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鉏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濶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

工省而法捷[illegible]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
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
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
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
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
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
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
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
宏且厚耶

陳宏謀曰陝省山嶺槲葉最盛宜養山蠶康熙年
間寧羌牧劉公從山東僱人來州放養山蠶織成
繭細甚爲勻細到處落行名曰劉公紬劉公陞任
漸次衰微乾隆九年三月奉 旨勅行山東將山
東養蠶成法纂刊送陝本部院初莅陝省即已發
司刊刻分發通省仿效學習隨有鄜縣知縣紀虛
中募得善於養蠶之魏振声立爲蠶長教人放養
已得春繭四十餘萬合之秋繭可得八九十餘萬
統計可織紬一千餘丈民間已有販賣鄜繭者就

陝省情形而論雖不能處處可以養放山蠶而山
蠶所食之槲樹隨處有之可以放養山蠶之處亦
正不少若得地方官設法勸導接續行之鼓舞推
廣自可漸覩成效況偏山槲樹可作蠶場不比家
蠶之必須種桑也繭紬麤細皆宜又耐久穿亦不
比絲紬之貴而難賣也滿山槲樹向時作爲柴薪
葉爲無用者將來皆百姓資生之物

槲樹 葉多稜、邊結子上圓下尖狀如葉樹小者爲小葉槲蘿子名曰橡子橡子落地以土掩之即可發芽成樹

青杠樹 類槲而小結子與槲樹同

柞樹 樹大者爲大葉槲皮白者名白柞葉皆青色似柳葉而較寬經霜不落結子與青杠同而較大以上餧養山蠶

椿樹 即臭椿嫩芽時紅色成葉後青色似香椿而微臭子結瓣中如目之有珠名鳳眼草餧養椿蠶全賴此種

李拔曰桑之種類不一一名壓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長二三尺許橫壓土中上掩肥土約厚二寸半月後萌芽漸長三四月後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翦開移於他處二三年即成拱葉可飼蠶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種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糞灰和土種入地寸許一月發芽三四月可長二尺許

再過年種種四五年始成樹仍結子雖薪薄然任砍伐枝可爲薪取葉又甚易養蠶者利之而吳越之間每取歷桑條移接子桑其葉更美一名花桑亦由種子而成其葉與歷桑相似但有花無實與子桑異不可多得湖州所種皆小桑蜀中多大桑此種桑之異法也蠶初生至成絲時僅四十日獲利最速其葉可飼豕冰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皆貴之

周禮曰史記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未見有桑陰十畝者夫桑以飼蠶無桑則無蠶矣農之于耕場終歲之勞一熟再熟所入可計而有水旱之慮蠶則數月之工婦女之事無水旱之虞利與蔴稻等且農按畝計稅有什一之征而桑無征爾裹民何憚而不爲也栽桑之地不妨稼牆角畦陲道旁場圃閒隙之地皆可栽一家栽十五桑計得葉若干飼蠶若干獲繭若干以絲以帛以供一家之需餘可以易財再可以蠶桑之實可以酒桑之木可以爲薪桑之皮

可以爲紙鄉近荆豫皆有桑爾裹民亦何慮而不爲也或者曰裹有木棉之利與蠶桑匹按木棉古吉貝樹高丈餘今之所藝者草本木棉羣芳譜所謂斑枝花也況藝木棉以畝計侵稼穡之地有芟柞之工水濱之慮桑則樹之牆角畦陲道旁場圃閒隙之地較木棉爲尤便

王沛惆曰吾鄉山中多不落樹以其葉經霜雪不墮落得名一名澀葉大如掌其長而尖者名柞總而名之曰不落皆山桑類山蠶之所食也蠶作繭

視家蠶較大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顏師古註檿山桑也作牧言可畜牧以爲生也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爲冠堅韌異常雖樸質無文然穿著多歷歲時故南北人通服之仇食其力習爲業其勤苦殆有倍於力田者初春買蛾下子出蠶蠶形如蟻採柞枝之嫩葉初放不及麥大者置蠶其上捆枝成把植淺水中不益不過方不爲蠶患看守不問昏曉謂之養蛾保護如法蠶長指許納筐筥中眉負土山計樹置蠶場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

則二十餘千或十餘千不等狐狸狼鼠鷺鴞烏雀蛙螻蟲蟻無巨細皆嗜豐防禦疎則飽無厭之腹以故晝則持竿張網夜則執火鳴金號呼聲殷殷盈山谷極其力以與異類爭如此者兩閱月鳥獸昆蟲之所餘者十纔四五鷹又有人力不得而爭者旱則蟨枯澇則蟨減蟨動而妻暗兒號不已矣嗇四民莫苦於蟨而蟨夫則又加甚

嘗讀易大象言刑獄者凡六旅則愼而不留賁則明而不折豐則致之以刑噬嗑則物之以法其用之而不敢遽用與不忍終用者唯見之中字與解中字離曰議獄緩死解之離曰赦過宥罪大約刑獄以離明爲主而震以動威民以止姦兌以議之巽以繩之震兌巽離以赦宥之此中字與解所爲作也雖然議而緩之試觀論報其詳其愼自不失矣郵之意若夫嚴行惡宥則王法中弛而猾賊亂人且公然幷命以儆傍人

一蟨之不死蟨人用憊以佐法之窮後方至死而蟨蟨實於蟨用衆節奔老贏之蟨蟨之蟨蟨之也詩曰蟨蟨之蟨蟨蟨蟨之蟨蟨蟨蟨而求蟨蟨蟨共蟨蟨大蟨故無小蟨蟨蟨蟨

已大赦天下八白漢以來或即位建儲改元立后皆有
賞賚爲常制大赦者不論罪之大小皆赦如遇高帝
登極沛縣泣留大赦天下之類是也其改某
年大赦某郡以下謂之曲赦後
有軍興罪非謀叛大逆曲赦則恩及天下此大
赦之前不言及于大赦即漢承兵革之後寇賊姦宄
逋逃未悉歸命之以大赦與天下更新亦非爲承平
之世蠲除賦役計也後世習之不革權宜設救次
第施行至于今日賊民之首者首天於赦赦

經文之意謂凡犯罪以公明罪當情實而決不當
赦者巨夫赦者湯滌瑕垢之稱也將使天下寘已布
新滌心更始而不知其屢天討底國與縱有罪賊巨
巳莫此爲甚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
故我自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吳漢疾篤光武親臨
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恒無赦而已古之
君臣所以相爲者戒者不出於無赦之一言則赦之
爲害可知也蜀漢五先賢贊諸曰赦者福枯之物非
救世所宜有衰弊窮極必不得已權而行之今無旦

夕之急奈何以惠養姦宄初有言丞相亮惜赦者亮
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救亂以刑猛猶宜調良
若劉景叔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觀之赦不
之賢知雖有所不及開赦之無救於國又可知也是
故唐虞三代所爲赦宥時于過誤之小刑罰之疑者
刑之前不言及于大赦即漢承兵革之後寇賊姦宄
逋逃未悉歸命之以大赦與天下更新亦非爲承平
之世蠲除賦役計也後世習之不革權宜設救次
第施行至于今日賊民之首者首天於赦赦

贓令惡人高會而誦詛老幼服飾而過門孝子見讐
而不得討遺盜者賂物而不可取故子以爲當省刑
於未刑之先慎刑於用刑之日而決不可赦刑於刑
定之後議者曰上天好生赦所以應天之心不知天
不能有雨露而無害惡人主不能有勸賞而無刑殺
以刑殺人而又赦之是使以雷擊人而又生之也雷
擊人不能復生則刑殺人必不能復赦議者又曰帝
王以水旱故降德音而宥過開獄牢以放囚所以感
天心救災害也不知異變之異有德則消靡凰之來

非由赦召假如二人爭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赦則
有罪者喜而無罪者冤失赦而至於冤乃所以致災
非所以弭災也識者又曰以人謀赦則私以主行赦
則公私讐鬬之間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其長男以
黃金千鎰託莊生焉春王將赦長男竟金以去莊生入見
王曰閒朱公子多財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
是楚國之貴不出之庶生而出之庶生莊生得金則
貴失金則殺貴以金殺亦以金贖之公子又

聞之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為河南尹捉收捕既而逢赦獲免膺愈憤竟案殺
之成通宦官誣膺等交結部黨天子震怒下都國逮
繫囚天下之大惡不必以殺人而望赦直可以因
赦而殺人然則赦非所以生人而教天下以殺人之
具也且東漢之赦赦殺人之子而不赦無罪之黨人
赦邪不赦正而猶得謂之公乎公而守法則天下有
不敢監之刑私而行赦則天下無不可逃之罪聖人
治天下奈何不刑天下以公而必赦天下以私也管

子不云乎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不赦者痤疽之砭石也人主不砭石天下而必自委
其轡勒至於人死而馬驟壁在中智以下當知其不
可也

姚文然曰律有宜仍舊者蓋律與例並存例行而
律停可也以例為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竊盜至
一百二十兩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為眞絞
刪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有兩人共竊盜一主
之贓一百二十兩其為首者自依律擬絞矣為從

者應減一等今若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竊盜
律內無此一條若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
減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衙地名■軍餘舍
人指揮及行都司之類自宜詳酌更正以昭一代
之典章　臣思安民必先弭盜今盜之日熾由於
官之諱盜也官諱盜之處分至於革職而報盜承
緝之處分止於住俸停陞過限不獲止於降調人
情之於處分莫不避重擇輕獨至於盜案則必不
肯就其處分之輕者而甘心犯其最重者是豈無

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諱盜非得已也蓋以盜
案一報勒限全獲之法有以迫之也何也盜之必
不能每案全獲每名全獲者舉之無計可施者也
各盜本非一地之人聚集踪行劃則隨時合夥刼罷
分贓則四路逃散既散之後或有異病死者溺
死者凶處行刼而殺死者不可復生案盜何
從全獲即如知名大盜已拿獲之子七究竟或
逃或死總未拿獲況其餘乎小盜平故案盜欲拔名
全獲勢必不能而見行事例限十盜獲九一名不

獲仍住俸停陞矣限期一滿則降級調用矣人情
誰不願惜功名誰甘陞轉不幸地方失盜未報之
先預畏全獲之難為行險僥倖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
不報者諱強為報者捏報次殺為奸殺讎殺者既
報之後必結全獲之局以銷住俸停陞之案於是
有減報盜數目者捏拏良民湔雪真盜詐報全獲等弊又
以充盜數者案盜未全獲請溺死殺死以報全
獲者此等盜案既諱而未報及未獲而詐報全獲
之後甚案內物證無從再次行村市捕役不敢詰

官而嚴於盜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復舊例者也例
也文武承緝各官知開俸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
諱盜以冒革職之險而從前諱報捏報等弊自息
矣又一案之盜未全獲者不妨實報未獲照案緝
拏而從前減報盜數拷良為盜詐報全獲等弊又
自息矣盜一日不獲其照案緝拏之案一日不銷
開後訪得可以續拏拏得可以續報雖有未獲餘
盜亦人人在縣緝之中年年皆思緝之時而非前
承緝各官不敢拏洞網之盜等弊又自息矣此復

一律而三善備者也臣查康熙六年奉旨臣楊熙曾引律具疏奉有詳議具奏之　旨但楊熙疏中引律文此款言之不詳而部覆此款亦與律不符至今舊例未經此臣所以冒昧再請者也既曰官不作監則官吏犯贓不加意繼緝是縱一半之盜也此說似是而實非也何也律例不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實盜也即不能全獲而報半獲者亦實數也見行事例令全獲者虛名也半獲實事不啻一半之實倘全獲之不止

縱其半也若云每案員全獲天下當已無盜而盜之日熾又何故耶總之盜案以民間被刦者爲易原與盜刦城池倉庫等項事迹昭著不能隱諱者不同若立法太嚴而難行則官避法避法則諱盜者多盜不畏緝而愈熾法雖寬而易遵則官守法守法則諱盜者少盜畏緝而漸息

張朝珍曰律稱說事過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新例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贓一兩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

常人而與衙役過贓一兩便擬流徙過贓一百二十兩即置之死地是說事過錢之罪反重于詐欺取財之罪矣以懲儆衙蠹之峻法而並及過錢之常人致與受財人同罪此新例有未當者也

初彭齡曰一官員失察處分自應查出詳辦應請量予寬免也查地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書差皆有稽查之責一年及衙門一切厮養役卒凡有索詐贓私誣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輕則罰俸降留重則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束庶若

庶仁凡遇因公星諜並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遵
聖慈覓其既往子以自新此等失察處分稍從
末減與吏治無甚關係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懲
不致被害之家含冤屈遏足以彰 國家法令
嚴明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可否 勅諭吏兵二
部另行定議嗣後遇有書役兵丁人等犯贓竊命
案件如該管官果有授意故縱別情仍當照例查
參究治倘若僅失察能自行查出據實詳揰
案犯全獲者即予免議仍本任未滿查出雖後任

詳辦者查明僅止失察亦予減等議處庶各該員
自知失察處分不至於降革無關處於犯法之徒
得以隨案懲治庶若輩失悛亦必各知斂迹矣
一律文計贓科罪各條應請詳細添註也查律載
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 以上至十兩杖七
十二十兩杖八十所稱二十兩者必係 以止
至二十兩爲止凡十一兩至十九兩皆是其不言
以上者緣上條已有一兩以上至一十兩字
樣下條一氣 可以意會也惟名例內有稱加

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贓至一百
十九兩九錢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兩律擬二千
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又擬絞監候則
是流三千里必須恰滿一百二十兩之數不多一
分不少一分方爲脗合以去死一間之畢而銀數
界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況此條贓數本係
十兩一等今除中間皆係十兩一等外惟杖七十
係十九兩九錢九分爲一等其流三千里則係一
分爲一等實爲輕重失倫應請 勅下部臣於酌

賊科罪各條律內逐一添註如竊盜賊二十兩杖八十條添註十兩以上至二十兩字樣自二十一兩至一百二十兩及此外監守常人枉法等贓均照此遞條添註幾兩以上至幾十兩字樣庶援引不至失當至名例小註本發明律意間有引用處應改

錢糧重改

錢糧城日亂必自盜賊始故治之嚴治之嚴故民皆得自救而盜賊時有可死之道懼於民而不敢逞周禮朝士職曰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緊

罪軍猶軍其南門之軍言攻也攻一家一人與聚一鄉一邑同殺之皆無罪鄭康成曰即今故入人家及上舟車牽引人欲爲非者殺之無罪是也唐律加夜字分登時拘執始失古義而其弊民殺賊則同夫保有身家安分樂業此謂良民國家所當保護者也衣食不足流離遷徙此謂窮民國家所當矜恤者也若既不能保守身家又不能忍受窮餓小即鼠竊狗偷大則明火執杖此謂亂民國家所當繩治者也一鄉之盜賊不治則患將在一邑一邑不治將在一郡故律文自鼠竊狗偷明火執杖以至叛逆皆謂之賊盜賊盜之不可姑息也明矣賊盜之獄大而治之必有等差自杖六十以至於死此在官之法也若其事在倉猝則聚民自爲之雖擅殺止於徒其義有二其一謂良民能自殺賊不煩官司雖使天下無盜賊可也今治賊亦甚嚴矣以積猾之爲害鬼爲之鈴柳爲之鐵鎖無濟也不得已而徙煙瘴遠徙猶曰生還其罪不至死而治之之法已窮則知善民殺

賊之自有深意也其二則良民者上所深愛今以盜竊之故而不得安居富者或有餘資貧者止此升斗財與命相連忿激一時邂逅致死至杖徒而害已深不忍遽徙良民之身家以償盜賊之命也況以良民之命償盜賊哉捕亡律者乃官司勾攝人犯之律也其律有曰罪人拒捕殴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死者斬又曰罪人不拒捕而殺之者絞而竊盜律亦用之曰竊盜臨財逃走事主追逐如有執持金刃戕傷事主者照罪人拒捕絞盜竊

盜既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棄財與臨時有間故從寬至折傷以上絞此本以原竊賊於死中求生也而事主殺賊遂有用罪人不拒捕擅殺論抵者原其故一因竊盜拒捕既以罪人拒捕斷事主殺賊即以捕人殺罪人斷事若相當故類推之一因夜無故入人家條例分黑夜白日而不言登時者故以竊亡律補之而其中有大不可者總考律例紀事主殺賊比照罪人不拒捕之文立法如此治罪彼何以曉示愚民且因用捕亡律遂以原盜賊者悉移之以苛事主於是分棄財不棄財棄財與否竊盜皆知之耳不能責事主以先檢家財而後捕賊也且財固有在於掌握而不能知者乎又分拒捕不拒捕事主殺賊至拘執始科罪此律文也天下無已就拘執而能拒捕者則拒捕與否事在拘執前何得復論又分持杖不持杖盜賊多兇強事主多良善事主之他物或不如盜賊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殿令不拒捕何以服事主此類推之非也律文夜無故入人家本一義例文分而爲二黑夜偷竊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而非夜者於律文各得其半故不論登時與拘執而殺皆杖徒本非徒義然猶止於杖徒者事主殿賊折傷以下皆勿論故雖至死止杖徒加一等即失盜加之義及不拒捕殺者絞則杖徒今以登時殺有絞徒拘大凡異者因共殿律存餘人而殿賊亦有餘人於是殿賊一杖言民百雖重倒置此竊其倒者之非也設若特刪官司捕人何反不如事主捕賊不知

官司捕人雖在門外不聽不知事主捕賊雖未服拘執於家殺之以拒捕論官司捕人之罪是官司原不得比事主非輕官司乃嚴捕役也或者又謂人命重恐開擅殺之端不知竊盜固命重民亦命也其情罪已死之命何如惜百民未死之命且事主殺賊雖告官司而僕僕於竊者城市且然何論

村野即無之而歷其農時荒其執業民且不堪又況事起倥傯計不旋踵乎或者又謂事多在黑夜易起詐僞不知案疑則治案不宜移律以就疑果情涉游移即當窮究根源分別謀故鬬毆又不得僅以罪人不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者也若賊人偷竊固無論矣不至死而輕殺之彼特過於貪耳夫不能使民各安其生不得已而為盜賊此固在上者之責不特盜賊可憫盜亦可憫而不可以此責之民且敎民者既已不能使民無盜賊矣又以盜賊之

故鬬毆兵是在上之責也夫盜賊所藉以殺之有勿論者矣而盜賊之有得捕殺之人無不得捕殺之人相友守望相助古人懼事主之力或不足以治盜而責之於鄰里若併事主而禁之毋乃長盜賊之勢而奪民敎乎敢之於古稽之當今之律殺賊擬抵罪人拒捕以為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年少一體得熟議以為簡展然一二不心知其慘者亦且置為之辭可恨也夫

刑臣議商而唐成添等四衆其誤出於偶然是以
刑臣從臣之說易曾守仁等三案則全省成案援
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
雖抑臣謹查夜黑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
正防盜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
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論不同者罪人已
爲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
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互見參考不得牽引其
說者明矣若以鬬殺相商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
禁暴之徵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入於
強也世重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
拒捕不持仗逐詗之關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賊
衆所已惡去盜刑部議准商嘉年條奏內開賊犯
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鄰右俱照律勿
論外即有脫賊逃走而鄰右人等直前追捕倉卒
致斃抑或賊勢猖橫不能力縛送官以致酸打殺
命者照鬬毆律問擬等語夫既曰照鬬毆律問擬
年等語夫既曰照鬬毆律問擬不啻明言其殺
持仗者也在事之人豈
滅等杖徒則事主既打死
乃各省辦理案件
恐問刑衙門參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覈難一
高廟諭旨曰臣于康熙七年五月間奉
民衙門一應事務俱令死者不即行完結致查取
逃犯分別例案多任意遲延甚以致屬員及鋪舖式
與會典衆役作弊之事同知通判者有此類者即指名
參奏治罪示懲欲此例見我
皇上清理庶務之

至意臣愚以爲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錢穀或因
獄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以求清楚至
于刑名則不然臣在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
之疏其功令有凡遇欵案大獄應不詳愼參訪層
層駁審務期情罪確當而後成招具題欵式書一疑竇
兩層都臣之駁查也固有都以一二未協而駁之
者自未見原則之至者因都駁而原同之
原者因都駁而駁仍如故使一經部駁而遂得將犯
下後審不異況監中重囚經上司親提審訊之多
獄終毫不異況監中重囚經上司親提審訊之多
[illegible]

[illegible]
兩於本犯之一經部駁而遂得將犯人暫寄公所
近不等有限四五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
衆多往返拘提難遽時日牽連拖累無辜瘐獄者
愚以爲嗣後各府州縣除監獄外其一切私禁之
有之及主管官吏到官之日查明禁止以後有違之審欵既詳
非所以重人命也臣前自今以後有違之審欵既詳
部臣止核其有無舛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

舞者即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題改正停其
駁查
則滿獄皆白一倉鋪之浩繁宜求革除也凡內外問
刑衙門設有監獄原以羈禁重囚其衆內輕重人
犯情罪稍輕者准取的保不得一概濫禁定例無
復可議矣第各府州縣於監獄之外更設有倉
有鋪有所有櫃有店各處地方名目不同其名雖
將犯人暫寄公所實則高牆密禁視監獄絲毫不異況監中重囚經上司親提審訊之多
獄終毫不異況監中重囚經上司親提審訊之多
定期惟此羈禁倉鋪者操縱全在本官索詐任於
胥役至有淹繫數年死而後已者不肖官員凡遇
般實可啖之戶及地方宿仇或勢豪囑託皆一切
填入以爲恐嚇報復之地倘遇廉明上司偶爾稽
察則說以暫寄公所爲辭遷例虐民莫此爲甚臣
愚以爲嗣後各府州縣除監獄外其一切私禁之
處似應飭令盡行拆毀庶貪酷之徒無所施其陷
阱矣一代刑之惡習宜嚴懲儆也江浙財賦之
區有司專以錢糧爲重其有事催科者往往以敲

扑從事遂有一種無賴之徒專一受僱代責凡遇比較日期輒呼朋引類或頂冒催差或代稱花戶或機乘官長昏倦則易服重來或暫委佐貳同徵則分頭受責在有司以嚴比爲得計而此輩反以多責作生涯且民力有限國課雜費杖錢之費愈多則正供之完愈少至有奸胥玩役恣意私收惟恃僱人應比延挨倖赦者轟國害民莫此爲甚臣愚以爲此等惡習似宜嚴行禁止第伊等代杖之人若仍子扑責非其所懼伏請飭部定議與田銀

僱倩之人一併嚴行治罪非其有司不行覺察者

酌定處分

奏綏紹曰湖南新寧縣民傅映龍市一案伏讀

聖諭以該署府既不親審又不委員仍發交本縣辦理將原告禁押致成事端仰見 睿照如神無微不燭惟外省積習大抵皆然臣每聞府道以上收准呈詞多批本州縣自行審詳即別委他員亦令原問官會審如本年二月間山東高唐州民高

上忠所控之知州馬而良各款蒙 欽差前往審結而據原呈所稱則一控於東昌府仍批本州查報兩控於巡撫批行司道仍皆委員就本州會訊以致有不審被告獨囚原告等詞其明證也夫小民如果受屈必由州縣偏向徇私執意難同不得已而上訴今反令覆審則其忿怒摧折固不待言若既委他員仍復會同審訊在原問官勢必自護前非且差役皆其牙爪氣燄刑求小民恐不能畢其詞委員又何從證其枉扶同騙徇亦遂不得不然非 抑莫伸更增一誣告之罪及上司依詳

批結而立案已不 矣更使情眞罪當而屬折於原質之庭重科於會鞫之 足以服其心又況健訟者流藉口本官不肯自翻已案捏 濟屢訐不休則訟端更無由平刁風因之益熾甚至脇衆 抗官玩法種種事端皆緣此起殊非所以仰體 皇上 民讞明聽庶獄之至意也伏思督撫等官統制全省若因所 恕即據

專委別員隔訊以免寃縱臣請　飭下直省督撫
以下凡收准民詞與本州縣有干涉者卽委該管
道府覆審其道府收准民詞卽行取卷案提集人
證親行訊究至案內如遇有檢驗查勘應差委等
事令其遴選賢員不得仍會同原官
李之芳曰竊惟近來盜賊日多皆由諱盜諱盜日
多皆由民間不敢報盜何者民間報强盜官必曰
竊盜民間報强盜殺人官必曰鬬殺姦殺以强
盜殺人則官有緝賊處分竊盜與鬬殺姦殺則官

無緝賊處分故也於是民報盜而官不緝盜反行
拷民至有拐逼失主幼女勒供其兄自殺父如夏
縣署印官張岂等事者奇寃異慘控告無門此其
不敢報盜者一也卽地方官差捕緝賊矣而積捕
不肯除跡盜賊反以抑勒失主先索酒食次講差
規不歷不休以至上下比較往來解審杖錢路費
一切取辦於失主小民身家能有幾何强盜搜括
於前兵捕剝削於後資財產業倍加凋零如武邑
縣失主李進才被解役劉自玉等逼要盤費情急

毆斃二命甘心抵償則是被盜時幸而不死報盜
後反不樂生此其不敢報盜者二也强盜大案勢
必三推六問失主處處隨審業抛家一日盜案
未結一日不得釋放且解到之處問官又未必卽
審累月經年奔馳守候累死途中者有之淹斃旅
店者有之則是强盜未正典刑失主先登鬼籙此
其不敢報盜者三也竊念民間被盜已爲極苦乃
地方官不能爲民靖盜反詈民以被盜累官雖明
知其苦毫無體恤以致各處地方失主紛紜有一

起盜案在審緝之際卽有一起失主在湯火之中
臣乞　勅部確議通行直省督撫嚴加禁飭以後
民間被盜止許據報緝賊不許事外生情故勘失
主捕役承緝止許躡訪眞賊不許需索貧擾害
失主卽獲盜究審亦止須失主本地認贓不許逐
處隨審拖累無休違者該督撫立加參處以爲庇
盜殃民之戒
李光地曰伏查刑名中最重大者乃命案盜案而
命案又與盜案不同蓋盜案內或有渠魁未獲等

候提挈或有贓證未明須待質對更有官役人等
挾仇擧証賄買銷案指良爲盜等項必須反覆研
審眞情原非可以速結之事至人命一項雖有謀
故仇鬪之分然斃命告官之日原被證佐多係同
邑同里之人承問官立可勾擧質審如眞兇果有
脫逃未獲又例不扣限非如盜案未經獲賊先行
勒限緝擧者可比所以命案從前原與盜案俱扣
限一年後因人命易結改限半年在案今各州縣
於人命事件告官通詳後或已犯證提訊情事直

實而乃壓積二三年不行招解且有翻異還府元
故翻駁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懸每難審結
衆公察審斷無難結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
之事或爲權勢所壓或以利欲熏心故爲遲延運
緩以圖出入開脫之法且又事情重大耳目難欺
一則牽於財勢一則牲於公論遂延歲月意在
監斃原告以滅口完案者更有聽吏役借端苛索
無故牽連鄰里株連無辜名爲研審眞僞實爲借
命居奇種種弊竇難以枚擧以上諸種不過以遲延

題參而承審有司罪止罰俸未有嚴定上下處分
以致任意稽延歷年積歲事久則要挾營求者愈
多獄淹則疾病死亡者益衆而且波累良民甿閭
千里驚留一二年不得耕商生理者一案之中動
以十數誠不可不嚴立限期以求速結而清弊端
也臣請將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專責巡道嚴
催府州縣速行完結如初次違限不結指參仍照
常例議處外自參遲延後又有四月之限儘可審
解如再有不結復行揭參遲延者必將巡道府州

縣上下承問各官亦照臣題定承審虧空事例以
易結不結嚴行參處如有畏訟不平鍛鍊失實等
項另行嚴查究劾

李漁曰檢屍之弊多端蠹更僕數其顯而易見者
備載洗冤等錄人所共知另有一種奇弊謂之買
屍造傷不惟傷假併屍亦假令人莫可測識有等
奸民貪益新墓中骸骨以早瘞五棓蘇木等物造
出淺淡青紅等傷賣與誣告人命者頭通仵作以
此陷害舉家或貢出仵作一人之手取獲重利檢

官不能覺察曾有誣成大獄者所以檢屍一事最
緊不但傷之眞假宜辨併屍之眞假亦不可不辨
也　檢屍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
驗所不告之傷也屍主告檢詞內言用某器打傷
其處即於所告之處驗之觀所告與所驗對與不
對故曰驗傷猶之百姓告荒而官府踏勘止勘所
告之處驗其言之信否至於不告之處則雖有災
荒亦過而不問又如百姓被盜而遺失單至獲盜
之日所開何物止追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

其固有皆可置而不論同一理也檢屍之官倘不
顧名思義舍所告之處不驗而驗他處或遍驗通
身則無論打傷之情確與不確總無不抵命之人
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負重
觸堅或游戲被擊血不流行聚於一處則彼處骨
節之上未有不帶傷痕者輕則日久漸消重則終
身不散如其不信試將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驗
之若果全身俱是白骨絕無一點血痕則檢驗之
傷眞足憑矣如其不然則此種物理尙須討論常

有問官不解此意譬如屍主所告原稱當頭一擊
致死及向渾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申
報上司以傷痕不對駁令復審問官不肯認錯隨
增遍毆情節以實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種物
理書籍不載人所未聞見有傷痕即疑爭毆所致
有所憑而定罪不爲冤殺無辜故始終信之而不
悔也　律法事事從重獨於姦情一節竊訝其過
輕何也淫爲萬惡之首而和姦止於一杖又必獲
於姦所始以姦論然則牀以下房以外皆他人酣

睡之地乎捉姦必以親夫然則翁姑伯叔兄弟子
姪之遇此皆當袖手旁觀而莫之問乎由此論之
則親夫遠出捉姦無人與夫在而善爲隄防不致
獲於姦所者皆得快其淫亂之心矣要知造律雖
出於蕭何而參酌必由於僚案秪以同時同事有
盜嫂受金之輩故以恕己者恕人而爲天下姦夫
淫婦開此方便法門後世相因遂爲成律耳猶幸
有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一語稍寒其膽不則
王法等於弁髦而閭閻中毒之間無牆不生茨矣

小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時猶正都邑紛呶受其累者不過一二今令諸公而已近來健訟之民皆以府縣法輕不足威攝同輩必欲置之憲綱又慮我控於縣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竟走極大衙門自處於莫可誰何之地即曰雖雄難卜且徼倖於未審之先作得一日上司原告可免一日下司拘提混又先據勝場隱然有負嵎之勢於是聚戟森嚴之地變爲鼠牙雀角之場矣督撫司道諸公欲不准

理無奈滿紙冤情令人可悲可涕又係極大之題非關軍國錢糧即繫身家性命安有不爲所動者及至准批下屬所告之狀與所爭之事絕不相蒙如何審理則爲訟師者因舊例必於原詞之外別進一紙名曰投狀巧飾一二附會之語依傍原詞其餘盡述所爭之事讞者得此翻然大悟始知徑前盡屬虛文此際纔歸正傳噫謬矣何其厚待郡邑而故欺之以其方薄待上司而必罔之耶非其道哉承問官若據原詞審理則終年不得其實不得不開自便之門亦即據其投狀而爲判斷是小民欺罔之情反爲官府藏拙之地有是理乎竊謂好訟之民敢於張大其詞以聳憲聽不慮審斷之無稽者以恃有投狀一著爲退步耳原詞雖虛投狀近實以片語之眞情蓋彌天之大妄不患問官不爲我用彼所恃以健訟者在此我所恃以弭訟者亦即在此請督撫嚴下一令永禁投詞凡民間一切詞訟止許一告一訴此外不得再收片紙另增一名上司批發此狀即照此狀審理實則竟爲

剖斷虛則竟坐反誣無許代爲說詞強加附會若是則止有初著並無後著即欲自蓋其欺而不得矣尚敢以身家性命爲孤注而強試於不測之淵哉若是則所告之詞即不能字字皆眞亦必虛實相半狀詞至有一半眞情則當准與不當准判如黑白但須執法不移永著爲令始有成效可覩稍示游移則撓法梗令者至矣蓋此法最便於廉吏更便於良民獨不便於奸胥猶吏及承票之卓壯耳何也原告所告不過寥寥數人常例有限所恃

爲蔓引株連以飽其貪慾者惟投狀所添之
人數耳片紙不收隻字不准則是可欵者盡在壺
中豈復有不醉無歸之樂哉惡其害已而令此法
不行於世者必此輩也夫 罪有重輕則監有深
淺非死罪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此定法也
下此則欽犯訪鬻慮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
茲以往則非其人矣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濫
禁隄防獄卒勿使殘虐罪囚潔淨圜扉無致釀成
瘟疫此郡邑諸公之恒事亦守巡各憲之常規也

獨提駭關一事一爲生死所繫一爲名節所關胥
心民瘼者請諦聽之罪人之死於牢獄天年者少
非命者多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
賄買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
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坑貧取利因而拷
逼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直待
垂死而遞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莫苦
種種不一雖因吏卒之逞凶實由官長之不察我
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得以瘐斃二字草

草申詳遂畏典守監倉之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
後不若申飭於生前時時稽察獄中勿令此輩魚
肉囚犯囚犯有疾責令早具病呈一見病呈即取
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者取屍親告領結狀一
併粘連以爲申報上司之地囚犯無親屬者以里
甲鄰右代之盜賊無鄉貫者以刑房書吏代之愼
密若此非但奸弊不叢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
自立於無過之地常有要緊囚犯瘐斃是眞上司
不信疑府州縣官匿取贓私慮其攻訐自討病呈

以滅口者爲人卽以自爲
汪輝祖曰安良必先治盜而治盜必先治窩主窩
盜而起凡誣扳窩賊猶可留心訪察至窩買贓之
物之虛實爲輿論之所不著不惟黠賊易於挾嫌
嫁禍且有捕役牢頭搏殷教猱因而爲利者卽官
爲審釋良民已受累不堪矣浙中舊習獲賊到官
率供無主之案混認多贓指某某寄頓某某價買
承行之吏據供申贓僉差四出追贓無著落終以
游供完結而役蠹於糜吏分其肥愚民被獲賊之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詢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

害境內不受治盜之益余居鄉時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盜性嚴究有主之賊而不起無主之賊

曰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
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
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爲僞學
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
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
者往往旋易衣冠强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
輩附會迎合首啟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
從而和之可嘆也已癸辛雜識嘗問吳興老儒沈仲
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邊幸者則目爲鑒

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湛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即此頗有嘻其甚矣之嘆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憤憤冬烘敝衣菲食高巾破屐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圃之言不爲過蓋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列

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
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
中嗚呼尙忍言之哉 羅椅宇子遠號礪谷廬陵產
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袞客
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肚
借徑勇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于
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
名家于是尊饒雙峯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
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
爲饒氏高弟其宴欲蓋陶荷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
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倩心薄之時在江
陵值庚甲逶遲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日起
遂青鞋破褲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衙
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
維揚月山仍參閫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
教導蓋盧陵羅氏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
先廉知爲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
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拙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

山芒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
十倍於吾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其慚子遠
知踪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
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
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疊疊可聽諸生乃竊語及等
頗之信豐登緻爲提轄權貨務賈師憲既知其平生
素詭詐不然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于入臨于
是臺評論罷而去儀雙峯者番陽人自說爲黃勉齋
門人于晦菴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
巖皆爲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
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
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臨之旅主人
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
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
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
知何人東發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于郡廨設位三
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京發聘董爲臨
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

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董敬菴淦之泽
溥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謠爲魏公之裔僻居部
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
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
功名說學問以此往
往爲後生輩所譏云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
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
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
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姚瑩東溟文集朱子于紹興十三年二月喪父葦
齋先生明年葬于建甯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

奉葦齋先生之遺命也是時朱子年十四歲乾道
五年九月喪母祝儒人明年正月葬于建甯縣後
山天湖之陽朱子年四十二歲矣世之好毀朱子
者以爲惑于風水不使二親合葬痛加詆訕友人
方植之爲朱子申辨謂周以前本無合葬之事周
公制禮後始行合葬朱子不台葬葢遵唐虞夏商
之制且謂體魄無知非如生前夫婦當謹男女之
別而以合葬者爲不必爾余曰三代之禮至成周
而大備品節極繁或降或殺不免矯過乎質故孔

子曰郁郁乎文哉又曰後進于禮樂小人也然孔
子既曰吾從周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說不
同何也吾從周者遵王之制爲下不倍之道也吾
從先進者繼周損益斟酌百王之事也不曰先王
後王而曰先進後進有所嫌耳然此皆指繁文縟
節之事其大者重者豈得有所變革哉夫喪葬祭
祀大事亦重事也禮始于謹夫婦共牢而食合卺
而飲夫婦之始也合葬于墓共尸同几而祭夫婦
之終也爲子孫者烏得以父母已死遂謂體魄無

知絕其夫婦之道哉合葬之文見于檀弓禰孔子
合葬父母于防又稱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
有改詩經亦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然則此禮制
自周公孔子從之三代而下言禮者本諸周公折
衷孔子不易之理也奈何以朱子之不合葬遂謂
合葬爲不必爾耶既有中古聖人之制作則上古
之事必不可反今使喪親者舍其衣衾棺槨而委
之壑中以從上古可乎既有合葬之禮則不合葬
者爲變禮矣譬之孔子葬伯魚有棺無槨後人遂

此雖不貧者亦皆無柳然安能并棺而去之乎孔子合葬于防既可信何又于孔子善魯人合祔之言而疑之乎朱子不合葬自有其不得已之故但詳考而申明之可也若必以合葬爲不必然則未免理曲而辭費矣

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威福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以上皆

紀昀曰隋王通中說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

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咸必以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偵之甚矣據其僞迹炳然原不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尊擬聖人之語言自楊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僭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

呂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關道儒林之議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　宋劉炎邇言無迂

濶難行之說亦無刻核過高之論如曰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爲治矣又曰或問衛之士加之何而棄錮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豈必登龍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還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立祠的者也人豈能關之哉又曰或問學聖賢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圖之眞公學而至之烏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門人不能無偏能溯其源

劉

於

歸於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愈遠是足爲學二程而不至者之戒也如此之類皆他儒者心知其然而斷不出之于口或病筆之于書可謂光明磊落無纖毫門戶之私矣　自漢以來弟子錄其師說者始于鄭記鄭志是即後世之語錄其衷諸儒之言以成一書者則古無是例近思錄其權輿矣

宋景定端平間周程張朱諸儒皆蒙褒贈眞德秀亦以講學有名得參大政天下趨朝廷風尙纂述日多王孝友作性理要訓熊節作性理羣書句解大全書與四書五經大全同以永樂十三年九月告成所採宋儒之說凡百廿家後來刻性理汗牛充棟其源皆出于是書　明崔銑士瞻云談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講學至宋人而切然而即空又云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考又云去序而言詩齊左氏而言春秋必元謬矣晝道可以智術事必以實著況于載之下乎其言皆講學家之所深諱而侃侃

袁

墨鑿頂扞無隱可謂皎然不自誣其心矣　明袁
袁世緯臣僞一篇講學者尤深嫉之然袁之言曰
今之僞者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
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
黨同而伐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
弊有激言之覩于明季蓋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
得惡其害已指爲排抑道學乎　陸世儀思辨錄
張伯行輯要其言曰天下豪講學之人此世道之
袁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袁嘉隆之間書院

遍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
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又曰今所
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
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
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雷
鋐讀書偶記云古人心最平如孟子謂夷惠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而又謂其爲百世之師是也後世
如陸子靜王陽明陳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謂其
非孔孟程朱之正派也然其砥節礪行以之鍼砭

荀

卑俗夫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特平案八儒三
子非十二子是儒術搆爭之始矣至宋而門戶大
判譬隙相尋學者各尊所聞格鬬而不休者遂甚
四五百載中間遞興遞減不知凡幾其最著者新
安金谿兩宗而已明河東一派沿宋之波姚江一
派噓陸之燄其餘千變萬化總出入于二者之間
然儒者之患莫大于門戶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
而已各尊一繼禰之小宗而置大
宗于不問是惡識學問之本原哉　獻章游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初與王守
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
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求之於
外若水亦謂守仁格致之說不可信者四學者遂

分王湛之學若水得力于獻章每教人靜坐其學
灑然獨得故于宋儒中獨推尊明道所謂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也　明魏時亮大儒學粹大旨謂
孔子之道顏以敏悟會以魯得濂溪明道象山白
沙陽明則顏子之入道可幾焉伊川橫渠晦菴敬
軒則曾子之入道可幾焉蓋主謂停之說者本傳
稱其官兵科給事中時論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
並從祀文廟猶是志也　顧憲成里居與弟允成
修宋楊時東林書院借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敬

教史孟麟于孔兼畫講學其中朝士慕其風者多
遥相應和聲氣既廣標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
徒爭相趨赴均自目爲清流門戶角爭遞相勝敗
黨禍因之而大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
雖憲成等主持清議本無貽禍天下之心而既已
聚徒則黨類衆而流品混既已講學則議論多而
是非生其始不過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極
遂禍延宗社春秋責備賢者憲成等不能辭其咎
也　國朝張烈王學質疑攻擊姚江之學凡分五
篇一辨性卽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之說一辨知
行合一之說一爲雜論一爲總論其附錄則首爲
朱陸異同論次爲史法質疑通論史體次爲讀史
質疑五篇一論明孝宗時閹宦之勢一論李東陽
之巧宦一論宋史以外不當濫立道學傳亦爲王
學而發一論王守仁宜入功臣傳而以明之亂亡
全歸罪于守仁一論萬歷時爭東宮梃擊諸臣之
非也　國朝劉源淥誣劉安世爲邪人謂其害甚
於章惇邢恕以其與伊川不協也然宋史具在安
世盡言集亦具在果章惇邢恕之不若乎不問其

人品之醇疵但以附合道學者爲正稍相齟齬者
爲邪則蔡京之薦楊時當爲北宋第一正人矣佛
家以敬信三寶與否定人之罪福儒者不當如是
也　朱陸之徒自宋代卽如水火厥後各尊所聞
轉相詆厲于是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
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引朱以合陸
案程敏政作道一編欲援朱子以附陸氏論者譏
其舞文張烈作王學質疑熊賜履作閑道錄又詆
斥陸王幾不使居子人類論者亦譏其好勝雖各
以衛道爲名而本意所在天下得而窺之也張夏
雒閩源流錄以程朱之派爲主而于陸氏之派亦
節取所長以示不存門戶之見其凡例稱人品自

人品學術自學術如趙南星楊漣繆昌期李應昇
諸人可謂之忠臣不可列之于儒林豈程朱之傳
惟教人作　至萬歷中東莞陳建作學部通辨又尊
語錄乎
朱以攻陸程曈朱子之鄉人也因作閑闢錄以申
朱子之說李紱陸氏之鄉人也乃又作朱子晚年
全論以尊陸氏之學大旨謂陳建之書與朱子之
論援據未全且語錄出門人所紀不足爲據乃取
朱子正續別三集所載自五十歲至七十一歲與
人答問及講義題詞之類排比編次逐條各附
證訹辨于下以成是書其說甚辨孫承澤考正晚
評定論辨亟守

仁所作不言晚年始于何年但取偶然謙抑之詞
或隨問而荅之語及早年與人之筆錄之特欲借
朱子之言以攻朱子不足爲據乃取朱子年譜行
狀文集語類等書詳爲考正以宋孝宗淳熙甲午
爲始朱子是時年四十有五其後乃始與陸九淵
兄弟相會以次逐年編輯實無一言合于陸氏亦
無一字涉于自悔考晚年定論初出之時羅洪先
致書守仁所辨何叔京黃直卿二書已極爲明晰
案韓愈送王秀才序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學焉
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子貢之敏悟曾子之篤實
皆得聞一貫之旨而當時未嘗相非後之儒者各
明一義理亦如斯惟其私見不除人人欲希孔庭
之俎豆于是始于爭名終于分黨遂尋仇報復而

不已甚非聖賢立教之本旨卽以近代而論陸隴
其力尊程朱之學湯斌遠紹陸王之緒而蓋棺論
定均號名臣蓋各有所得卽各足自立亦何必強
而同之使之各失故步乎紱皆以朱子悔悟爲言
又舉凡朱子所稱切實近理用功者一概歸之心
學夫回也屢空焦竑以心無罣礙空諸所有解之
矣顏子其果受之乎仍各尊所聞而已矣
朱子伊雒淵源錄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門弟
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

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爲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援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爲水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譏米於臨安新門之草稿後有教之以于當路者書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以下勦入當事姓名送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論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是直

以伊雒爲市矣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所記末派諸人之變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書之意則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儒以詩禮發冢非詩禮之罪也或因是併議此書是又以噎而廢食矣　宋代忠邪雜進黨禍相仍國論喧吸已一見于元祐之籍迨南渡後和議已成外憂暫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處堂諸儒不鑒前車又尋覆轍求名既急持論彌高聲氣交通賢姦混糅浮薄詭激之徒相率攀援釀成門戶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興黨獄以中之蘭艾同焚國勢駸至于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七之罪獨誅諸諱侃胄也且光寧授受之際趙汝愚等謀及宵人復處之不得其道致激成禍變于謀國尤疎滄州樵叟慶元黨禁所錄僞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實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頗難解蓋萬里之薦朱子實出至公與依草附木攀援門戶者迥異故講學之家終不引之爲氣類觀所作誠齋易傳陳櫟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

學之派知此書之削除萬里意亦如斯未可遽執爲定論也至如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姦皇甫斌猥瑣梯榮僨軍辱國侃胄既敗之後又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遣貶謫陰陽反復不可端倪而其姓名亦並見此書中豈非趨附者繁皇鶩並集之一證哉總之儒者明體達用當務潛修致遠通方當求實濟徒博衛道之名聚徒講學未有不水火交爭流毒及于宗社者東漢一不鑒前車國之橫議南北部分而東漢亡北宋不鑒東漢之

黨錮洛蜀黨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鑒元祐之敗道學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鑒慶元之失東林勢盛而明又亡皆務彼虛名受其實禍決裂潰裂之後執門戶之見者猶從而巧爲之辭非公論也張端貴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黨伊川見道之明不能免焉淳熙則曰僞學慶元則曰道學慶元之非國家之福斯言諒矣案徐鼒讀書雜志上自東漢黨錮次及魏之嵇爽晉之賈充唐之王伾王叔文牛僧孺李德裕宋之洛蜀朋三黨元祐黨籍慶元僞學以及明之東林魏黨靡不詳載　宋儒好附門牆于淵源最悉明儒喜爭

同異于宋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棗不啻汗牛充棟惟元儒篤實不甚近名故講學之書傳世者絕少亦無滙合諸家勒爲一帙以著相傳之系者明馮從吾元儒考畧掇拾殘剩以畧見一代儒林之梗概　黃宗羲搜採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錄辨別宗派輯爲明儒學案凡河東學案列薛瑄以下十五人三原學案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學案列吳與弼以下十人白沙學案列陳獻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學案列王守仁一人附錄二人浙中

相傳學案列徐愛以下十八人江右相傳學案列鄒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錄六人南中相傳學案列黃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學案列蔣信等二人北方相傳學案列穆孔暉以下七人閩越相傳學案列薛侃二人止修學案列李材一人泰州學案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諸儒學案上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中列羅欽順以下十人下列李中以下十八人東林學案列顧憲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學案列劉宗周

一人而以師說一首冠之卷端所列自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爲河東陸之傳流爲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于二派之間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于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一家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黨立恩讐輾轉毀譽紛紜正嘉以還賢者不免此書猶勝國門戶之餘風非專爲講學

設也　陳黑東林列傳明萬歷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聲氣蔓延超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門戶流品亦遂糅雜迨魏忠賢亂政之初諸人力與搆扯未始非謀國之忠而同類之中賢姦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于是黨禍大興一時詆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至崇禎初權閹既殛公論始明而餘孽尚存競思翻案議論益糾紛不定其間姦黨之徒見東林復盛竟假借以張其鋒水火交爭

彼此報復君子博虛名以釀實禍小人託公論以快私讐卒至國是日非迄明亡而後已是編所載百二十餘人蓋即東林黨人榜及沈潅溫體仁等雷平蠅蚋諸錄所著名者也以節義炳著者棄載于前餘亦分載並列臚敘事蹟頗詳其中碩士端人固所不乏而依草附木者實繁有徒厥後樹幟分朋干撓時政禍息卒隱中于國家足知聚徒講學其流弊無所不至　國朝沈佳明儒言行錄始于葉儀迄于金鉉凡七十五人附見者七十四人

續錄始于宋濂迄于黃淳耀凡五十九人附見者九人佳之學出于湯斌然斌參酌于朱陸之間佳則一宗朱子故是編大旨以薛瑄爲明儒之宗于陳獻章則頗致不滿雖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弟子則剛汰甚嚴王畿王艮感不預焉案王守仁傳王艮傳徐楚楓傳顧鈞傳羅汝芳傳汝芳傳楊起元及周汝登見明史儒林傳王畿傳　其持論頗爲淳謹初黃宗羲作明儒學案採摭頗詳顧其學出于姚江雖于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擊而于王門末流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頗爲回護門戶之見未免尚存此錄蓋陰以補救其偏萬斯大宗羲之弟子也平生篤信師說而爲作是序亦但微以過嚴爲說而不能攻擊其失蓋亦心許之也學者以兩家之書互相參證庶乎有明一代之學派可以得其平允矣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宋儒講學盛于二程其門人游楊呂謝號爲高足而楊時一派由羅從彥李侗而及朱子輾轉授受多在閩中故所述斷自楊時而分別支流下迄明末凡某派傳幾人某人又分爲某派其例于敗名

禦節貽玷門牆者則削除不載間有純駁互見者則棄短錄長加廖剛傳中刪其初附和議一事胡寅傳中但敘不持生母服爲右正言章屢所劾而不詳載其由是則門戶之見自伊雒淵源錄出宋史遂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非惟文章之士記誦之才不得列之于儒而卽自漢以來傳先聖之遺經者亦幾幾乎不得列于儒之爲斯同儒林宗派蹟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綱常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爲平允惟其附錄一門旁及老莊申韓之流未免牽枉過正又唐啖助之學傳之趙匡陸淳宋孫復之學傳于石介皆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說經實溢簡于二子乃列之散儒之中不入宗派亦有所未安至于朱陸二派在元則金吳分承在明則薛王異尙四百年中出此入彼淵源有自派絡不誣亦未可以朝代不同不爲明其宗系　明以來傳名儒者大抵宗宋而祧漢唐而宋又踰自濂洛以下朱賦名儒傳上起田何伏生申公諸人不沒其傳經之功中及董仲舒韓愈諸人不沒其明道之力于宋則胡瑗孫復石介劉敞陳襄雖軼軼稍殊亦並見甄錄可謂得聖賢之大公其以遲就列祿削楊雄馬融以祖尙元虛創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匡衡王安石亦特爲平允惟胡寅修怨于生母王柏披猖恣肆至剛改孔子之聖經咸損斯列似爲少濫據王崇時之盧詞爲薛收作贊亦未免失之不考耳　王心敬關學編初馮從吾原編始于孔門弟子秦祖終于明代王之士心敬所續輯者于秦祖之前增伏羲秦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六人于漢增董仲舒楊震二人明代則增

從吾至單允昌凡六人又附以周傳謂黨還醇白希彩劉波王侃諸人　國朝惟李容一人則心敬之師也明世關西諸學其初皆本于薛瑄王恕又別立一宗學者稱爲三原支派大抵墨守主敬窮理之說而崇尙氣節不爲空談黃宗羲所謂風土之厚而加之以學問者心敬推本義皇以下諸帝王未免溯源太遠又蓋仲舒本廣川人心敬以其卒葬皆在關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都縣志書牽合附會之習也　江藩宋學淵源記如湯文正斌魏果毅貴介李文貞光地熊文端賜履張清恪伯行朱文端軾楊文定名時孫文定嘉績蔡文勤世遠雷副憲鋐陳文恭宏謀王文端心敬關學編初馮從吾原編始于孔門弟子秦祖終于明代王之士心敬所續輯者于秦祖之前增伏羲秦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六人于漢增董仲舒楊震二人明代則增

記玆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 一
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
習尙浮誇好騰口說其弊流于
佛蔽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
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于自
窮卽二曲雖提唱良知然不專
譚言不爲譚行也刁王諸子亦
者 劉汋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
吳而盛于洛閩自蕺山闡發始
甚至 本朝其風衰矣爰考歷初
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
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卽以洛學而論
同時廣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
也朱陸之主敬主靜猶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
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主靜大學定而後
未嘗離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其及論尊德
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
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辨

珠奇逢以下諸君
義身體力行南人
王龍溪 龍溪遺集 卷首
學以百泉二曲
朱子深爲歎服謂切中學者
朱元晦類
二曲雖入蕺
二子之言可見其厚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
王學者遂謂朱子爲晚年定論又斥陸王爲
吳澄而攻擊者并文成之事功亦舉之
梁章鉅曰
王陽明
之不動孫北海輯陽明學
貞卿陽明與學徒論論其夫人慾開出掀其几案
拋其書帙曰諸君毋信此老厚誣因枚舉其平居
奸私事門人竊窺陽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
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前論若無
事者以爲非人情李文貞曰恐飾
此已足以論定澡矣北海爲失笑
周子無極之說陸九淵爭之于前朱子格物之說
王守仁亂之于後諸儒聚訟數百年而未休大抵
尊朱者則全斥陸王爲非尊陸王者則全斥朱子
爲謬迄無持是非之平者 國朝王宏撰正學隅
見述以爲格物之說當以朱子所注爲是無極之
說當以陸九淵所辨爲是持論頗爲平允其中雖

歷引諸說以相詰難而詞氣皆極和平凡崇朱氏學者稱先朝之亂由于學術不正其首禍爲王陽明朱陸氏學者稱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爲周子具藏實犯之類皆指爲太過其言曰予素信朱子惟于無極太極之說小異謹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徒隨衆論同以明于自欺欺人之爲其亦異于好爲異論者矣　太極一圖經先儒剛發已無剩義而西銘定論復作說鬼論不休殊爲支蔓夫人孝通天道遵日月五星有形可見儒者所論自謂物理說論聖人言易有太極未嘗言無不能離于太極之上復加無極二字疑此圖授自陳摶非周濂溪作朱陸互相辨析朱子不得已只作無形有理以解之而無極二字終混入二氏之說又謂其言天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術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于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

徵推老氏實測驗之其不合者固多矣況隨度詆天地之先乎是則不免于習氣耳　王嗣槐太極圖說論聖人言易有太極未嘗言無不能離于太極之上復加無極二字疑此圖授自陳摶非周濂溪作朱陸互相辨析朱子不得已只作無形有理以解之而無極二字終混入二氏之說又謂其言天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術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于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

異于儒猶之日月麗天萬方並覩不能謂彼教所見日月非我日月也苟其說不悖于理何必定究其所從出奇齡此論不論所言之是非而但于圖繪字句辨其原出于道家所謂舍本而爭末者也案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閒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術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于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

知死生二語乃老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無生之極極亦力申陸九淵之說者也　毛奇齡太極圖遵周子本易有太極一語特以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爲周子具藏實犯之類皆指爲太過其言曰予素信朱子惟于無極太極之說小異謹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徒隨衆論同以明于自欺欺人之爲其亦異于好爲異論者矣　太極一圖經先儒剛發已無剩義而西銘定論復作說鬼論不休殊爲支蔓夫人孝通天道遵日月五星有形可見儒者所論自謂物理說論聖人言易有太極未嘗言無不能離于太極之上復加無極二字疑此圖授自陳摶非周濂溪作朱陸互相辨析朱子不得已只作無形有理以解之而無極二字終混入二氏之說又謂其言天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術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于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

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于此二字乎曁家之論三焦也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竅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有名而有形輕輭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適類于是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漢儒言易多主象數至宋而象數之中復岐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學出於种放放出於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異其學盛行於仁宗時黃黎獻作畧例隱諱其說至朱咸則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覯復有刪定易圖論至蔡元定則以爲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從之著易學啟蒙自是以後若胡一桂董楷吳澄之書皆宗朱蔡牧之圖幾於不傳通志堂刊本何焯以爲自道藏錄出今考道藏曰錄實在洞真部鐘圖類雲字號中是卽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一證　宋朱震漢上易集傳所敘圖書授受謂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傳吳秘秘傳趙商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

牛大象小邊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
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即其圖反覆觀
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起蓍不出九數以明羲文
之易仍與三聖同道孔子之說以補成之未備
所謂特之有故而羲之成理者也史子雲謂因
是重倍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
其數皆九而震其數九能乘坤六坤陰不能役乾
陽之說開六之中有一二五則九震數能乘六坤
震之一畫長太元都若宇宙中萬事萬物莫不由
震以出震齊巽以出震齊巽以相見以陰陽之氣
推數二者可以相通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
書又引朱子之說謂圖有造作且欲舉出方圖
在圓圖之外又謂朱子易本義於先天後天卦位
必歸其說於邵子似象錄有所主不足是以不載其
隱而有所述云云其說歸他家今近理然猶錄陳
摶以來相傳之圖若言之其實河圖洛書見經
傳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圖其爲古之圖

云　元儀象方周易圖說其說謂河圖爲作易之
本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聖人即理
推數二者可以相通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
書又引朱子之說謂圖有造作且欲舉出方圖
在圓圖之外又謂朱子易本義於先天後天卦位
必歸其說於邵子似象錄有所主不足是以不載其
隱而有所述云云其說歸他家今近理然猶錄陳
摶以來相傳之圖若言之其實河圖洛書見經
傳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圖其爲古之圖

書與否則經傳自起訖謹識左傳有二墳而謂即毛漸之書按周原有堯山疑應而謂即劉炫之書考古者其說之矣且要辨言洛書不言即九疇洪範言九疇不言即洛書雖辨注大義畧記始云明堂九室法緯文其說定於後周阮逸偽作謂明易緯因而繫之於是洛書之文始傳為四十五點而九疇本起於易象知九疇之非易而不知洛書本非九疇其謂自漢以來筆筆本易緯諸侯議於議兌各主一方錢

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為有圖之始寥寥千載至陳摶始本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為橫圖大小四圖傳穆李以及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為後天圖圖內大橫圖之卦為否泰反類方圖則於因易而作圖非因圖而作易本末源流業然明白不似他家務神其說而以為古聖之制作可謂惑矣　國朝黃宗羲周易象辭其論四聖相傳不廢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為不傳之祕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摶而始出謂陳摶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說與元陳應潤之說合見應洞所作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雜交變義疆所作謂朱震得之穆修修得之陳摶非也其說亦與朱震同震言九疇不言即洛書雖注大義疆記始云明堂九室法緯文其說定於後周阮逸偽作謂明易以仙眞說圖以易道亦與朱震同震言九疇不言即洛書雖注大義疆記始云明堂九室法緯文其說定於後周阮逸偽作謂明易同震言說見經義考二百八十三至謂朱子從而奇齡說見所作太極圖說遺議至謂朱子從而字析之更流於繁則不免有意探文存晚江朱陸之門戶矣　國朝胡渭易圖明辨初陳摶進圖易理衍為諸圖其圖本羣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移諸其說羲圖於伏羲謂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諸其說又眞以為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實出於北宋之初夫測中星而堯舜以驗中星集不合然不可謂中星生於堯舜也測交食而作算經以驗交食無不合然不可謂交食生於算經也由邵子以及朱

于未但原其義之巧合固宋儒說經之一病然其太古以來從
事於書洪範之文以明理非以明數其事絶不相謀
後人以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指爲洛書案史記
傳所載占日七家太乙家居其一漢書載太乙諸
術亦列於五行家明爲方技之說事不出於經義
矣　盧辯註大戴禮記明堂篇始附合於龜文案盧
齊人其說最爲晚出朱子引此註以證龜書指爲
鄭康成撰未子博極羣書豈不知康成未註大戴
禮記特欲申龜文之說別無古
證是不得不移之鄭康成耳　至宋而圖書之說
大興遂以爲洪範確屬洛書洛書確屬龜文龜文
確爲戴九履一等九數而聖人敘彝倫之書變爲

術家談奇耦之書矣沈括是書附會圖讖以河圖洛
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疇相爲經緯之說借書之文
以擬易之象以九九演爲八十一疇仿易卦八八
變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節氣分配八十一疇陰
用孟喜卦氣值日之術也其操著以三爲綱
積數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蓍用焦贛六十四卦各
變六十四爻之法也大意以太元元包揲蓍虛設既已
疑易不足以見新奇故變幻其說歸之洪範實則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儱徑而已矣此在術數

之家已爲直僅之直僅本不足道以自此以後又
闕演範之一疵 朝鮮洪範正詒洛書本文即五
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二十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
字乃爲禹所加與箕疇綱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
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目亦非龜文所有龜之
有文如木有之文理有可推尋又如鴛夫人公子
友有文在手之類朱儒創爲畫白之說方員之體
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以至三九算十數劉牧蔡季

通尊信更定提要

梁章鉅退庵隨筆易上謂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
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
老子康伯之意蓋即以无釋太極其義已備而明
乃周子忽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
康伯之意而又過一層其義紛而愈不知无極
二字亦起周子創出遂開晉人莫如
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
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
無極也故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
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又曰衷備衷答書辭庶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
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學
不講然夫道若大路然無所謂統也後儒必泝泝
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
公私之間忽狹之陋矣昔者秦焚詩
書而儒生抱殘守缺之徒負經而藏

則經誰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
朱生朱仲輯諸儒說經都有成法方能參己見成
集解安得一切埽撥而謂程
孔子覩天下才如登泰山衆邱
陵耳然於子產
晉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
甚於孟子之不與孔子也孟子
夾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
完人且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
樂卿伯温作論駁之康節忍曰
能與殷樂乎此箱量之不如
文武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
與傳道也如但務異煉棄之說以
易傳道而後惟有呂願危
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爲異端亦
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
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
者之樂山圖不論句者之樂
本爲異端而異端也顏回問

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把
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
端爲理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
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
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敬於行曰
之語豫皆言也所駁辨皆爭
生朱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
一家攻一家今有起長安者或
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
其主遂至駁手還書及問其路
也今之排陸王
者亦此類也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鬻仙形解兵昇之說方士假丹藥形之術附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何有昔黃帝有言曰故其皮毛唯朱文既無身何有昔黃帝有言曰故其皮毛唯朱文子云子惡卒子知死之非惑耶子路卒子知死之非惑耶封人之子也善圉之能得之也善御之能得之也善御之能得之也善圉之能得之也善御之能得之也善圉之能得之也善御之能得之也善圉

諺羞律者所以禁其所不得爲令者所以令其所
當爲如律令者謂如律令不得違也道家符咒正
是效官府文書爲之謂如程氏說歐大慶復以袁
紹曹公之事而責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舊
錬師南逢旱鼓請溺施錬師嘗自是衡山道士亘取
錬形之意故道家有雲鬟五錬經按後魏李順興
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
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謂錬至其家號爲李錬師後有

張錬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
類願亦呼爲張錬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錬
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
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錬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
空表聖亦有送張錬師還義眉山詩皇甫冉亦有
少室山韋錬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錬
師仙居詩按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
之錬師乃知錬師之名其來甚久但練字從糸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潾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
天下之福自黃帝堯舜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
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聞方士聚相汲引其數浸繁借
令天下眞有神僊長生之道人知凡候侯
得之門以大言自衒晉侯獲而不貴莒子
人豈可信其聖而尊事之哉秦始皇漢武帝
寶之物況金石鉛汞燒鍊之藥以求長
所能勝也古者君之大德臣有善之之令人以

喜甚取以浸酒初服甚有效洎辛卯成都王君參定邊副將軍幕來則臘鼻及手足心俱發惡瘡矣昔之服食者冀得長生而乃速死今之服食者冀得長生而乃速死今之徐應秋曰自外道盛行世俗沉溺魔境惟所蠱惑即斬聽崩舜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歲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張道陵爲蟒蛇所食尋屍無所而世有正月七日昇天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明州新戚信遇老翁精以爲蘇仙天門山道人以驂鸞爲飛昇

猴氏仙鶴觀每九月三日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昇猴氏令勇士覘之乃爲黑虎啣去遂于虎穴中得金簡玉篆甚多唐蘇湛以駐顏爲聖光卒爲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童降簡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劉甲女晴霜閣法華屋有奇光設寶懺說法遠近敬禮乃貫爲龍魅所悉沂陽令念誦悉至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云發心宏大當得正果不知爲天狐所迷甫中選佛場每年中元

不通良久乃蘇讀文與詩皇甫謐服寒食散壓冬裸裎服冰悲慙急欲自殺避暑陳子真得大蝙蝠如鴉食之大瀉而死志怪居正服丹砂過毒吐氣如烟水至已不能飲宋史王俑試服金丹而卒火自柩出延燎十數家陳德公見鵝洞巨松遠望火毬飛走因餌其脂狂躁不自禁裹身水中水亦如湯疽發於背而殞但齊筆記昌黎公以雄黃末調敷雞男不交者號火靈庫始亦見功終致絕命清異此類錄

儲華谷秘疑說曰世以黃白之術自說者名爲燒
客又曰燔火小則□爐金銀以爲養銅大則結成
丹砂養曰□□□

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絕慾惟當助以温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爲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袁枚隨園隨筆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爲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肯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

石見李虛中諸人墓誌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閱人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見他人得効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遵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眞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慙欲自殺此豈可不愼哉王子敬有帖

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諡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强壯自誇有醫周公藎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秘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祺州艮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于腦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頂頷與會脊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棉漬所潰濃血灌之水中澄其中略有丹砂蓋積于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間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方必求之服惟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邱楊

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

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中伺官陸長源孟叔
度邱穎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切乃乞丹於
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宋邢凱坦齋通編秦皇漢武求長生之藥卒無所
得可以監矣而唐之憲穆復爲方士所誤李抱眞
鶡弁不足多責韓退之大儒亦以丹自賊何也惟
裴璘諫憲宗曰藥劑所以御疾非常進之餌張皇
諫穆宗曰神慮澄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疢作藥
以攻疾無疾不用藥眞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
服藥求長年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

素

祈報之祭達於王公士庶京國都邑而無乎不徧者
在古唯社稷而後世則有城隍且其義其秩頗與社
稷類而威靈赫濯奔走巫祝爲民物之保障官吏之
所倚庇者則更甚於社稷在易泰之上六曰城復於
隍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隍
通庸城也詩大雅曰崇墉言言墉與庸同說者謂即
古祭城隍之始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
能禦災捍患則祀之況有一物之神近而

居室飲食如門井戶竈中霤倘皆有祀矧夫高城深
溝爲一方之屏翰者哉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而不勝是天時不如地利又曰築斯城也
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城隍直與地
方民物相依爲命誠不殊於社稷矣民爲貴社稷次
之其祀顧不重與但社稷所以養人而城隍所以衛
人且滀隍爲城亦土之功用則社宜足以該之然而
古人必別有水庸之祭而後世且盛於社稷者竊意
三代時封建法行分茅胙土首重社稷卽降而鄉大

夫莫不有采地下而農夫亦有井田衣租食力專以
土穀爲重故自天子諸侯而外大夫以下成羣置社
祈焉報焉如是而已雖城與隍不過秩諸百神之列
而索饗之亦其宜也後世易封建爲郡縣而兵戈盜
賊攻防守之事起遂專以城池爲固守土之臣齋
肅戰栗而嚴事之平時則水旱疾疫於以祈禳有事
則衛民衛敵於焉請禱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故自
兩漢以後廟事見於乘志者則有吳赤烏之年號而
北齊書慕容儼傳載儼守邳城爲城隍神護祐事唐

諸州長史刺史如張設張九齡杜牧輩皆有祭文傳
於世逮後唐清泰中遂封以王爵宋建隆後其祀徧
天下明初京都郡縣並爲壇以祭加封爵府曰公州
曰侯縣曰伯洪武三年去封號一十年改建廟宇俱
如公廨設座判事如長史狀迄於今牧守縣令朔望
展謁文廟外則唯城隍偶有水旱禱祀拜叩呼號祈
請賽唯城隍迎神賽會百姓庶指恐後亦唯城隍

牒訴辨訟曲直疫癘死亡幽冥證詰罹法論罪亦
莫不奔走歸命於城隍至廟親之衣裘章服之鮮華
血食品饌之豐繁歲時伏臘陰晴朝暮春史巫紛若殆
無虛日較之社稷之春祈秋報制樂緦用牲伐鼓
種什百矣夫明有慤樂幽有鬼神苟可以庇民利民
者撰之聖人神道設教之意列之祀典固所不廢難
古今專祠其誼一也

全祖望曰今世直祉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
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其多歟全
子曰是未攷古之社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
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

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
州縣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
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
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爲城隍
又岐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
一鄙皆有境神是卽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
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
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禩
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鄉子所謂沒而

可祭於社者也此卽今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爲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並列則分之中又分焉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人且舉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

視壇壝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爲愚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欲正祀典惟正祀社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爲然也夫

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十百年卽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

卽精神至强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矣至偃息之候而强其如旦晝時之作爲蓋不能也卽或强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卽精神至强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惙怛化者矣至惙怛化之候卽强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强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仙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

美哉何況官室死囿乎何況妻子社宦一切所繫縻者乎又稱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世人多作山居之因年命之長復遷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遷如是異記之張光始洞徹志之幾老人體氣調勻長不石應永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

夫人之天壽乘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壽也何關食氣之事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差等矣據此兩言之人有壽不壽學富貴者之勤怠者不能學富貴者之勤怠而可以長生者亦能學長生之術而可以長生之方者其實難之壽至數千歲之人何況官室死囿乎何況妻子社宦一切所繫縻者乎又稱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世人多作山居之因年命之長復遷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遷如是異記之張光始洞徹志之幾老人體氣調勻長不石應永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

夫人之天壽乘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壽也何關食氣之事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差等矣據此兩言之人有壽不壽學富貴者之勤怠者不能學富貴者之勤怠而可以長生者亦能學長生之術而可以長生之方者其實難之

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宜死卽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卽可以緩則蜉蝣不宜三日死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

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宜死卽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卽可以緩則蜉蝣不宜三日死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覩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據之論也吾故之命有短長由其時已不存保嗇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啟期抱犢子榮啟期抱犢于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閨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聲騁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生其所秉故不惜其生其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也是則人之天壽由于所秉之強加以保攝焉卽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先後猶人之所秉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秉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蟲蟻觀之有深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蟄蟲蟻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矣花葉不能有生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寂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飛仙而在于清虛寂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靈食而不飲二日而化蟬飲而不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
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
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
王趙先之殺晉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祟楚昊
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
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
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祠祭而祟人以
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異鬼神三代以下不

聞有眞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
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
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
祟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祟其管內
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
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
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
之也可乎不可乎釋氏輪迴之說報應之言實出道
家緒餘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莊子庚桑楚
篇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

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之類是矣余頗不喜人持
輪回之說以爲即有此理亦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而
已近時士大夫集之可傳者無過錢少詹大昕然尚
怡其多論同說一篇蓋輪同之說始于六朝盛于初
唐宏明集廣宏明集等可見豈有爲漢儒之學者斤
斤焉與唐人辨六道之終始十八獄之升降乎惜哉
不作可也否則辯之可也　人死後以四十九日爲
七七見北史外戚胡國珍傳蓬容屠法也儒林傳李
靈輦爲南陽王傳七日百日設講并列

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椅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地者輪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爰旦匹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誕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諸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剎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

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酔象踢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酔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阮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達摩佛陁如本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

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理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　且好仁惡殺獨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爾時毘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

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莊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謂死輪同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尊伶無方運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邊也音乇狄反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土物琛麗人性淫虐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論道以制制人則制猛之性何所憑何所拘忌也

蔡文忠公官某地時夜夢為虎所捉伏一僧踞其背而去及旦問通此僧踞曰夜來當未定乎公曰是也僧曰見公之定識定力矣紀文達亦言乾隆十七年奏調烏魯木齊時見一喇嘛趺坐榻上相別七十二年矣相貌不一舉手舉袂舍所異皆衆多因悉其前後二圖其一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羅斯冰海東盡日本朝鮮西兼葱嶺以西是為中國阿細亞洲一作亞細亞作阿西阿其西北之歐羅巴洲西南之利未亞洲則皆以地中海為界地中海以北為歐羅巴洲南抵地中海北賈冰海廣萬有千二百五十里長二萬三千里地中海以南為

放龍猶見於史冊不知所在者也故特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喀巴為文殊室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昭寺則以覺釋迦末尼為唐公主從嫁皆是鄙失實又譯倍述空則曰釋典微妙豈圖紅黃不知何白則殷王尚赤則周王不圖微妙也哂哉昔昔盧來啓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魏源海國圖志梵典分大地為四大洲西洋圖說得其二焉而強割為五為四者萬歷中利馬竇所繪萬國地圖及　國朝南懷仁之坤輿圖說與天啟中艾儒畧之職方外紀圖皆以地為圓體故分前後二圖其一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羅斯冰海東盡日本朝鮮西兼葱嶺以西是為中國阿細亞洲一作亞細亞作阿西阿其西北之歐羅巴洲西南之利未亞洲則皆以地中海為界地中海以北為歐羅巴洲南抵地中海北賈冰海廣萬有千二百五十里長二萬三千里地中海以南為

利未亞洲北起地中海南至大浪山海廣十度東西長七十八度　南洲之西皆盡西洋大海兩洲之東則皆與阿細亞洲相連利未亞之東則以西紅海與阿細亞洲爲界歐羅巴洲之東則以阿破河及北高海與阿細亞洲爲界此第一圖也又有南墨利加洲北墨利加洲（墨利加今譯爲米利堅）二洲一峽相連中分南北其地東南相距百有八十度南洲南北四十二度北洲如之此第二圖也圖中諸國風俗物產疆域氣候瓜區豆剖指掌畫沙質諸閩粵互市之番舶重譯獻琛之

貢使事多徵實語非鑿空似可以盡富媪之形勢窮四洲之方位然以說徵圖實止二洲無所謂四五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其誼蓋起於洪水以前及降邱宅土以後因而不改後世偏旁加水爲洲故鄒衍談天則裨海所環曰神州釋典論地則鹹海所畫爲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未可以陸地所通區爲渚嘼之國今歐羅巴利未亞之山皆發脈葱嶺邐迤而盡於西海是即以葱嶺東西畫爲二洲尚不可況於葱嶺逈西之地强指一河一

泊爲界而職方外紀之阿細亞與歐羅巴二圖一則界以大乃河一則界以阿破河此二河者一在裏海之西一在葱嶺之東相去二十餘度計五千餘里循前圖大乃河則西侵歐羅巴之界依後圖阿破河則東侵阿細亞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餘里之地屬彼洲乎屬此洲乎譬之剖中原爲南北圖南朝者則以黃河爲界圖北朝者則以江淮爲界畢竟此江北河南數千里屬南乎屬北乎地中海本非西海特以亘二域之中豪將萬里濶二三千里與西海相灌輸即後漢書大秦與條支國所隔之西海是古書所言西海皆即地中海今既知有大西海環其外而反指地中海南北爲二洲不啻漢人故轍乎至墨利加四面環海地數萬里洵別爲一大洲惟不得以其中央地狹而判之爲二與前圖同弊西人既尋得墨利加之後復念地爲圖體更西應亦可至東因更航海西尋數年復得南極下墨瓦蠟之地因并南北墨利加爲一洲而以新得之地爲第五洲然未嘗測其南極高

距之度數江河入海之津口衣冠人物之形狀以
告天下後世第言平原沛澤螢火星芒何未晤
一人雖至其地與未至等故佛經所說大洲者
西人止得其二而餘未之聞焉或曰此二洲者於
釋典四洲當爲何洲曰阿細亞歐羅巴利未亞其
爲南贍部洲也南北墨利加則爲西牛貨洲也梵
典言贍部洲中有四主東人主卽震旦南象主卽
印度北馬主卽蒙古哈薩克西寶主卽大小西洋
是歐羅巴利未亞皆屬贍部洲之明證至北具盧

洲則隔於北冰海故海舶無遠北海而歸之事東
神勝州則阻於南冰海故西舶雖能至南極左右
覩其地而不能遇其人南懷仁坤輿圖說顧鬧釋
典四洲之誼謂南洲當在赤道溫帶以下不當以
贍部爲南洲是蓋泥南極北極爲南北不知釋氏
以北極南極分上下而以前後左右爲四方與儒
家六合之謂相符其謂天頂爲北者乃中土人一
方斜睨之見其實天頂辰極豈偏于北又安得以
南極爲南乎馬其昶又名四洲曰南閻浮提西瞿

尼州東弗婆提州北鬱單越州故起世經言南閻
浮提日正中時東弗婆提日則始沒西瞿耶尼日
當夜半鬱單越正中易地亦然又閻浮提州所謂
州以爲東方瞿尼州所謂西方鬱單越州以爲東
方鬱單越州所謂西方弗婆提州以爲東方弗婆
提州所謂西方閻浮提州以爲東方南北亦然樓
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日
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爲晝夜爲與西大洲之
誼如是釋典四方之誼如是請以告西洋之分二

大洲爲四爲五者并以告西洋之泥南北二極爲
南北者　問釋典言佛降生必于大地之中故印
度據南洋小西洋之間釋氏皆以印度爲中國他
方爲邊地西印度爲天主所生之如德亞及回教
主所生之天方國皆居阿細亞州之西利未亞州
之東南海地中海相夾之際故天主教以如德亞
爲中國而回教以天方國爲中國其尊西印度與
佛教尊中印度等是二洲適中之地自古異人所
挺生然謂居二洲東西之中可也其地皆偏瀕南

海島得爲全洲之中曰釋典不言居贍部之中而言居大地之中則是據南北二極言之二極之中爲赤道近二極皆爲冷帶稍離極爲温帶正當赤道下爲熱帶南洋各國正當赤道下距南北極度數皆均等其地終年恒煖是則正當地球南北之中又正當贍部洲東西之中故彼自命爲中國也使專據贍部洲言之則正中莫如葱嶺而環葱嶺左右古今但爲游牧部落不聞產一英傑何耶故曰東海有聖人出焉西海有聖人出焉聖人之出必在海濱扶輿旁薄之氣必至平原近海如雍冀青兗而後開教始建極是印度正當熱帶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爲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專其地形之正中也西洋温帶之地則爲地中海所占而歐羅巴亦偏于冷帶利未亞亦偏于熱帶故僞僞同教天主教皆生兩細亞洲天文算法奇器亦皆創自兩細亞而後流被於歐羅巴洲全利未亞洲之復地厚產金銀天下稱首百物皆貴惟銀五倍於歐羅巴洲山環之不與他國往

來故畢以麥西國亞毘心域國之聖名文物亦不通中國而西洋古初所至則僅其邊陲黑奴烏鬼之區而已是則又以瀕海高稽柏廈內爲精英地不盡者人不保信哉小西洋未利亞洲瀕海之地多產黑人國羅巴商舟過之多買爲奴僕役使駕史謂之烏鬼今沿其稱呼西洋爲鬼子依白鬼與黑鬼各產各地相去數萬里豈惟非一國并非一洲今謂黑奴爲烏鬼可也并謂白鬼爲白鬼則大不可　至南北墨利加洲是歐羅巴與贍部洲同其大明代始與贍部相通西自歐以前其洲中數千載不過草木蕃殖游牧射獵竟無創教治世之聖人及各國開教者生浮提州其三州皆無佛乃竟立天主天方之教而無之則贍部洲爲四洲之冠何以稱焉歐羅巴利未亞皆奉天主天方之教而天主天方并產西印度爲教則應中印度而應羅巴未國產一教主則應部洲內又以何緣而獨有一洲何疑焉　墨利加洲自爲舉其之西半實自開闢以來未與贍部洲通惟歐羅巴人航海而後流被於歐羅巴洲全利加西歐國地

十

抗稅者凡二萬六千人國王許取其一七日約得謀三
萬兩有奇日墨利加新金山之墨西可國有金
銀礦國王每年抽稅三十分今銀礦出日已有十餘處進口
之銀歲千一二百萬兩墨利加洲之伯路國即初之
全屬山最著者為西班牙專據歲出銀數百萬至
千萬員不等近日國人收復自治開礦日旺又云
當明嘉靖時西洋此金山銀礦之名于是西班
牙商船牙國以兵事被其道所發無算金銀萬萬
每歲兵谷及二萬步兵谷萬為護國兵費谷分

十二

數萬國其後年年所出之銀金七百餘萬國製千
有百餘萬員有奇金銀白銅之後所出共計萬萬
五千萬圓皆就西班牙國鑄造番餅貨布天下
至今二百年開墾無窮無盡後因西班牙國兵暴
虐學人不服起義驅逐自立國王招徠商賈于
是英吉利荷蘭之商歲運銀回國約五六百萬圓
銀價漸賤貨價漸昂始停止運銀進口候他日銀
價起時再運之以平價然則天下貿易之商莫盛
於墨巴全盛之產莫盛於墨利加一為西方實

十一

主一為西半貨洲何墨墨墨

未有由是觀之固莫方之宜人信矣觀臺利加洲
南北數萬里開埠已各國爭往開之各國草
泰立城帝意都巨古無人之荒島近即同郡之西
四最晉國同盡者猶數萬區中國有之乎至北方
馬主不論歐方所謂克布脊特爲然即再北而俄
羅斯其東北際海之處亦屬名區以游牧爲生驗
射爲俗見異域錄及本志則馬主之武亦信矣國
其所言衡之則西土中亦自以人主爲上　閻氏

洋舟舶所至止有二洲不獨耶蘇言之也即
以西人所製地球觀之兩洲實止全居地之半自
中國日本以東更無大國其海路越赤道南北周
八萬餘里且多在溫帶寒暑均平之區尚勝地球
北極下冷帶有人之地豈冷帶有人而溫帶反無
人乎未道以南空虛亦屬七萬餘里其地在南極
冷帶者半在溫帶者亦半溫帶以下亦必有國土
居民西人遊迹偏至名之曰墨瓦蠟泥加而不能
詳其度數形勢豈既有其地而竟無其人乎然則

東形勝洲北具體州之地即接地球所餘之空度
亦整整當有二洲又何疑焉惟耶穌與所云南北東
西四洲實不以二極分南北故自暹部以外未可
指其數爲東州執爲北州　利瑪竇曰舊氏謂中
國在南瞻部洲並誤須彌山出入地數其謬可知
地實西法以北極爲北南極爲南此天之南北非
地之南北地球具則以北極爲高地頂而東西南
北四面垂之與南極北極無涉蓋北
極爲上南極爲下是上下非四方也　行海以指
南鍼取向地球以經緯辨方五印度地當輿圖西
南以中國偏東形勢格之爲丙午丁未方以地平

二十四整分之則在巽巳云巽以西
意國建王開道監近運而歷代取經求法之僧足
與目睹圖書指掌至宋天聖中訪西夏鈔掠始改
大食等國貢道由海達廣州自後習於航海之便
於是自古西域西南近海之國概稱西南洋古時
國名十七其六元有天下吞并西域分封駙馬子
弟爲王悉屬名以蒙古語而古今沿革十亡其
九明一統志稱自後魏至隋唐原居安南一區地
界相混豈知大食與天竺印度各國

尤混之混甚至宋史謂天竺以東之注輦國距廣州四十一萬里天竺以東當與今滿剌加接壤在緬甸邏羅之南距廣州不及萬里元史征川哇謂以五千卒渡海二十五萬里征從古未至之國史翰考其方域距閩粵皆里不及萬至馬八爾國在天方之西境較注輦瓜哇稍遠亦計里不過萬餘而元史謂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皆無稽之說地周九萬里自歐羅巴大西洋至中國幾于繞地半周爲里亦不過五六萬里烏有阿細亞洲之南洋近接西藏緬甸動稱數十萬里

者乎又甚者以元太祖至鐵門見角端之地爲東印度不知尚未入北印度地也以西藏吐番之地爲古佛國中印度反以中印度之痕都斯坦爲嗣賓西域圖志而不知印度河印度海至今尚存西南洋也以意嶺東西同部自昔皆同教無佛教不知自古皆佛教無同教也案法顯惠生西遊並出于闐獨元奘之行良爲可惑既至龜茲即可循天山而西巡疏勒上山北出烏孫編游昭武九姓諸國而後南至罽賓何爲耶夫凌山即冰嶺也大清地即今伊犁西南之特穆圖泊也康曹何石史安米等九姓即古之康居大宛月氏今之哈薩克敖罕布哈爾也並並非天竺經由之道何爲紆數千里之程烏呼吾知之

典裝師忘身求法初以佛教橫被海西安知徹北迢隔不有曇猷賢哲周咨博訪訣涉奚辭既知突厥各器徵畧集舉乃始登意南駈三載印度五竺遂不復北指徑同班勒置趣于闐

印度之地惟南印度斗出大海形如箕舌似中國之登萊而補落迦山則猶登州之成山其錫蘭島之楞伽山則猶海中之瓊州臺灣也普陀之在西藏在浙江定海者曾後出傳會惟此近翔實以非西夷市舶所集故無述焉錫蘭島偪近印度史稱地廣富庶亞于瓜哇南懷仁艾儒畧均圖述之何以亦闕然于英夷兼印度之後即海錄及海

國聞見錄亦不一書及耶蓋南洋斗出瀕海之岸爲大西洋各國市埠環峙有英吉利埠有荷蘭埠有葡萄埠有佛蘭西埠有彌利堅埠有葡萄埠岸市盛故島夷微矣見庫書目日西使記元劉郁撰郁員定人是書記常德西使皇弟錫里庫軍軍中返道途之所見王惲嘗載入玉堂雜記中此蓋別行之本也元史憲宗紀癸丑秋遣錫喇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輔二年壬子秋遣錫喇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喇龔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錫里庫及烏蘭哈達帥師征西域法勒瑪巴哈台等國八年戊午錫里庫討同同法瑪巴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考世系表睿宗十一子憨剌斡立孫酬遜謹一子班次六曰錫里庫而諸王中別無錫喇郭佩傳保護王子從錫里庫西行與此記所云壬子歲皇弟錫喇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者相合然則錫喇即

錫里庫因元史爲明代所修故譯音訛舛一以爲錫喇一以爲錫里庫誤分二人而憲宗紀二年書錫喇莫三年里書錫里庫征西遂相承誤載也此記言常德西使在已未正月蓋錫里庫獻捷之明年所記雖但據見聞不能考證古蹟然亦時有異聞郭侃傳所載與此畧同惟譯語時偶有譌異耳我 朝敬定西域昆侖月氏盡入版圖計常德所經皆在今屯田列障之內具詳西域圖志劉郁所記本不足道姑錄以備考耳案此記所載同國則直窮印度皆喻葱嶺而抵西海直造天方佛國則直窮印度皆喻葱嶺而抵西海今新疆版圖僅有葱嶺以東安能在屯田列障之內謂 高宗御製五天竺說則我 朝不勤遠畧無屑與元代爭疆武亦不必以吳詞誣往代也 高宗御製文集五天竺

說昆侖居大地之中天下萬國環之昆侖以東我 大清國最大昆侖以西南五天竺國最大昆侖以

西郭羅斯國最大今回疆與痕都斯坦相接其國即印度故境以中國之力欲通五天竺國何難但出于招致非彼之慕德嚮化而來故不爲耳 御製詩集題大西天草書普吉祥玉印序曰痕都去衛藏甚遠道里莫得而詳即古五印度也相傳彼處有佛蹟而今彼處佛教乃式微外道轉盛俗稱爲大西天若同人之振都斯坦蓋印度之一耳茲得五印二方體近天竺因令侍衛巴忠持詢章嘉胡土克圖據稱是大西天草書一曰藍爾瓦漢

語普也一曰弄噶拉穆漢語吉祥也皆歲得此實爲朱庶徵編纂之役案西域圖志以西藏痕都斯坦爲一以痕都斯坦爲一以西藏實且謂痕都斯坦即印度愈非北印度愈非愈遠皆與 御製五天竺說不合謂愛烏罕爲月支則近是 御製實即北印度而痕都斯坦則中印度不當 御製實即北印度混爲一也葱都一作溫斯 昆侖即葱嶺葱嶺即河源之阿耨達池非葱水條支西海之洲記 非金城編羌之石室漢書地里志金城即臨羌羌與西北有王母石室及弱水昆侖山嗣臨羌在今西寧府漢志特言置祭其此耳未嘗言昆侖山在其地非青海之大積石 元都實說非吐番之閼摩黎山唐人劉元鼎使吐番亦非後藏阿里之岡底斯山也 康熙中理藩院主事勝住皆嗣麻繪西藏青海地圖與此葱前之一說由誤混昆侖於葱嶺不知葱嶺實即葱前之一說由誤混昆侖於葱嶺不知葱嶺實即阿耨達山在西藏今不暇言葱水條支之荒誕詳後與金城積石閼摩黎之淺近請先辨岡底斯山康熙時回疆未入版圖奉使剌麻惟知自佟番地由誤執青海及吐番河爲河源最後一說由誤指山水遂以後藏阿里之高山當昆侖當阿耨達謂天下三條四列之山皆祖諸此故番語岡底斯譯言衆山水之根又以其山所出支河譯以馬口牛口象口孔雀口附會於阿耨達四水請先徵其不

合一 同書曰崑崙山在大地之中今
闐河出其山下 又曰崑崙山在西海之近 西海非今甲
一 同書曰崑崙山在西流注大杆又曰
河源二千八百里第十 禹貢第十二 同
河源三三 水經第四 大禹今闐底斯山東出
葱嶺河水南流為注 禹貢大宛傳使西
者惟一 漢書西域傳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之復從南道逾葱嶺三 水經第二 大禹今闐河入南海其
禹貢注大 禹貢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今人皆謂河源出于闐 禹貢注 禹貢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崑崙山中有三大源則此復入恒河三支亦非
發源流西則此復入恒河 禹貢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山之大祖必為衆水之天 禹貢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今闐底斯山東面二
潮在葱茈頂且不竭四 禹貢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支能為高水之源
然則昆侖果安在 禹貢大宛在大月氏西南 第十 敘之偏錯一 敘之毋其二
敘之西洋圖說一 敘之本朝紀載而知泉山之祖
乃葱嶺一帶山所謂河源出阿耨達者乃
葱嶺者上之大龍池 闐國語謂之哈剌滩果為四
大源所出之昆侖也 山海經西山經曰昆侖之丘

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即禹記所謂昆侖又言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出岐沙谷東流徑無雷依耐蒲犁疏勒皮山莎車諸國爲河源一西徑循休難兜爵月氏各國至臺息而注雷翥海葱嶺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編髙國之要道無不由其城南是昆侖確爲河源確居地中分注東西各海證二也爾雅河出昆侖虛色白所紫井千七百一川色黃今星宿海證三也出葱嶺者其正源出程國者其旁源葱嶺河經喀什噶爾東會葉爾羌

侖之虛惟葱嶺河源銀漢繰浪西域水道記曰登上海一片而其所井千七百渠者即同部所受阿幅山隨望大磧千百支幹之水皆在未至蒲昌海是宿海以前是爾雅色白指葱嶺之源色黃指扜宿海之源知河源爲昆侖證三也山海經華山七千七百六十七里曰不周之山東望洲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馬今葱嶺產美玉見元劉郁西使記瑗葱嶺之葉爾羌和闐溫都斯坦皆出美玉詎青海所有詎爾底斯山所有證四也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源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按蒲昌海卽今回疆之羅布淖爾受和闐河及葱嶺南北河是爲二源葱嶺南河出葉爾羌山中葱嶺北河則出喀什噶爾西千餘里之大龍池是爲黃河最遠之正源故史記引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里其上有瑤池卽大黑龍池也出葱嶺者其正源出程國者其旁源葱嶺河經喀什噶爾東會葉爾羌河又東始會于闐河源流廣大視和闐河數倍和闐兩岸沙磧水多渾濁而葱嶺源數千里或分或合不滲於沙不隔於嶺自古數河源必於此則推昆侖者必於此雖于闐之旁源尚不敢並兄他說乎證五也山海經華山七千七百六十七里曰不周之山東望洲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本經注釋鹽澤之水洞流電轉爲隱淪之脈卽渾泡之謂郭注洲澤卽鹽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不周葱嶺左幹爲天山右幹爲南山包回疆西南北三面惟缺東面形如

斗規而廻其中河源蒲昌海出焉是則葱嶺即昆
侖閒不周之山故淮南子稱不周之山爲天柱而
七千七百餘里正葱嶺距華山之里數證六也又省
謂河源考曰西域大勢四隆中窪而羅布淖爾蔥
嶺其窪處凡葱嶺之東皆於開之西天山之陽南
山之陰綿亙數千里一泒一滴於是滙瀦惟以東
南方一隅爲尾閭隧泄水之局國隧河沙間隔千里而水
不流行于地面必竇竅于河底隧流海滙曰易言
無窮起之讀可決其滔發之源　魏海滙曰易言
天與水違行今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則易之原
及葱嶺以東耳說文工巫也象人兩袖舞形又
地人居工南故從北中亦之居在昆侖東南是則
工之高也從北從一一象
工之爲昆侖名故說文以工屬昆侖若岡底
斯山則在中國之西南而中國在其東北與說文
中邦在昆侖工南不合矣證七也昆侖衆山之祖
祖故十洲記云昆侖有四角大山爲其支輔岡底
斯山乃其南幹之大宗但可謂由葱嶺南轉而爲
岡底斯豈反由岡底而發葱嶺何者田之所趨水
亦從之如果山脈自後藏趨北轉西至回部而爲
葱嶺則其水皆應從山脈北流何故後藏之瀾滄
江之瀘江之龍川江之大金沙江皆由雲南經過

旬安閒以入南海無一北流之水乎是知岡底斯
山特葱嶺南幹之主峯而葱嶺距華山之里數證六也又省
朝鮮濊貊與邛疊斯分界南幹則包烏斯藏專
屬於痲何滙爲五印度分界故漢書西域三十
六國悉在葱嶺東者皆屬都護而葱嶺以西無之
我　朝疆域亦以葱嶺爲斷惟元代初年盡
吞葱嶺以西分藩建封卒皆尾大難長不及
登則豈獨兵力不逮亦天地大氣之自爲界限歟
羅九也元史郭侯玉傳太祖征西域入鐵山屯大
雪山前谷中窪深二丈乃爲山川神封昆侖爲元
極王大興源爲惠濟王劉郁西使記遍別石蘭源
忽章河土人言黃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
昆侖是元人亦明知葱嶺河源爲昆侖證十也更
徵釋典言昆侖卽阿耨達山者始于康泰扶南傳
及佛圖調傳并見水經注阿耨達亦名無熱正言阿耨
大水注四大海者見於長阿含經云雪山頂上
廣五十由旬池東有恒伽河從牛口入東南海池南有新頭河從師子口
入西南海池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
西北海池北有斯陀河從象口出從五百河入東

北海及唐僧元奘西域記記曰瞻部洲之中地者阿
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西出縛芻河
入西北海南出葱嶺東南海北出徙多河西多河潛流地下出積石山
東南海北出徙多河西多河潛流地下出積石山
為中國河源阿那婆答即阿耨達之轉音新頭河
新度河皆印
度河之轉者而華嚴音義述之曰香山頂上有阿
耨達池四面各流出一河東面者斯陀河出金剛
師子口南面者恒伽河出銀象口西面者信度河
出金牛口北面縛芻河出琉璃馬口而阿耨達池
所在則西域記敘之曰自商羯羅國境東北踰山七
百餘里至波密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

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雨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
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慈嶺內當贍
部洲中其地最高也其水澄清甘美池東派一大
水東流東北至疏勒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漢
勒國唐之法沙國今喀什噶爾也徙多河已見前　西北一大流與縛芻河
合而西至達摩諦悉國按徙多河即斯陀河縛芻河
即博乂河新頭河即信
度河一名印度河恒河正源也即度河恒河考
分流為東西兩恒河同注南海別詳印度恒河
縛芻河正支其達摩悉諦國即今葱嶺西
之什克南部也惟入北海之阿耨池雖出葱嶺北
幹而不出龍池故推南子有黃水三周復所之說
蓋重源潛發猶羅布淖爾之發為星宿海唐人不

知此義故惑以縛芻河為北注而
以印度河為西注辨見桓河考　此乃直指葱嶺
脊上之大龍池為阿耨達池即唐元奘取經歸途
溺象之地元奘還至于闐國上表云今已越葱嶺
波謎羅川還達于闐為大象溺死經
卷衆多未
有載乘　亦即僧惠生至葱嶺頂盤陀國見脊水
西流之地洛陽伽藍記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四日
至頂約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葱
嶺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　亦即唐書西域傳所指
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也
熱海之地唐書葱嶺水南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
流者經胡地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
由勃達嶺北行踰于闐得縞葉川東自熱
海地寒不東川長千里自此亦即元史
太祖軍至雪山禱祠封祭之地見前元
史餘下亦即乾隆

日淖澤以水色青黑得名黑龍池之稱阿耨達與
稱哈喇淖爾蒙古翻切皆同阿耨達即哈喇之譯
若同底斯之音義略隔且西番語謂雪爲阿梵語
雪爲底斯合番梵皆謂雪山無謂山水根之誼番
言雖殊其實一也從來亦名雪山亦名香山而四
域記則稱在香山之南雪山之北二山之幹爲香山故稱迦氏譯引
北者蓋據西北出之說其東出二幹一爲
阿悉達山有慈悲西域香山之說其東出二幹一爲
阿耨達山之南北二山之間有大池周二千餘里又稱天子傳天子自昆侖山入千宗周
皆可溯雪水西域記有慈悲水源西北流入大海之說合與穆天子
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佛國說有高八十里之黑山
傳故山在香山以西即葱嶺之語蓋
皆御香 郡衍以後與西域記及河圖
山矣

玉版等書混昆侖於須彌以海水遠之爲弱水環
之昆侖既不若是之大後世若唐楊筠松以須彌
爲四大幹山之祖則又混須彌於昆侖須彌又不
若是之小 西域聞見錄疑祖都斯坦迤西大
澤中高山即毓日之峯尤爲陋謬豈知
釋典起世經言須彌爲四洲地之中心昆侖爲閻
浮提之中心是梵書言須彌者地頂也地心上值
天頂正北極下半年爲晝夜之地故言日月繞須
彌其外大鐵海環之於海中有四大洲而昆侖特
南贍部洲中之高山乃須彌南面之一 隅烏得以

當全地之須彌哉且是經與以昆侖爲南贍部洲之
中央即阿耨達山與河圖括地象所稱地中央曰
昆侖其東西萬五千里曰神州之說合與穆天子
傳昆侖去宗周道里萬有一千里之數亦合山海
經崑崙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自積石
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臨西郡至洛陽地志可
五千餘里又稱天子傳天子自昆侖山入于宗周
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還本以西至于河宗之邦
勝紂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勝紂西至于河首四千
里合七千四百里又昆侖瑤池去宗周萬一千一
百里此并以穆傳昆侖故里數信而有徵非同
他書五萬里七萬里十萬里四十六萬里之妄說
鄭通元願不信而信東方朔淮南子等書幻等蜃
市距疑邊亹豈能傳書所不合抑釋典所不屑道
西洋諸人所不屑譚何者南懷仁坤輿圖說內名
凡九自西洋高十三里之山起愈東則愈高有高
二三十里者有高四十餘里者有高八十餘里者
其末最高之山名曰高架所山在阿細亞洲境內

高百有三十里詳見本志總論　夫中華在葱嶺之東則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高至葱嶺而止西洋在葱嶺西則中脈自東往愈東愈高亦高自葱嶺而始山居東西正中雖譯名不同而宇內高山實推亞細亞洲爲歐羅巴洲各山所不及謂非葱嶺而何以萬山之祖當萬國之中謂非昆侖而何更徵以本朝掌故乾隆四十七年遣使窮河源歸詔曰史記漢書皆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今同部諸水皆發源青海而始出巴顏喀喇山正積雪之所融結流分四派繞山東北流一派西北流一派東南流一派西南流一派其實皆發源一山而分流各異也然則同部所謂昆侖者亦當爲橫嶺而不當爲葱嶺如元都實奉青海之昆侖山爲同部之昆侖山至矣哉　聖智周六合　睿藻炳萬古如卷曦之

皆朝踰昆崙伏地千里至青海而始出巴顏喀喇山之三伏三見則昆侖當在同都之西距此萬里康熙中錫拉穆河源歸奏言貴德堡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蒙古謂橫爲昆都倫實有二嶺水入於河也然則同部所謂昆侖山者亦當爲橫嶺而不當爲葱嶺如元都實奉青海之昆侖山爲同部之昆侖山至矣哉　聖智周六合　睿藻炳萬古如卷曦之則爲同部極西之葱嶺在喀什噶爾葉爾羌西千餘里蒙古謂天山冰嶺皆名曰昆都侖急呼則曰昆侖云雖語焉不詳要之昆侖當爲葱嶺非青海菲吐番後藏固已折衷　大聖誕告中外使康熙世同部早悉書則　聖祖是論固嘗先　高宗而發之昔之有天下者疆域偏狹多不能有昆侖能有昆侖能知昆侖爲河源者皆自我　大清高宗純皇帝始而拘墟者儒猶或泥於康熙朝論定未有知葱嶺河源之後說者豈以前說廢阿耨達池之後說乎釋典言四大部洲天地又以閻　國家統有西域主名山川列正祀

疆索者十有六不當反遺昆侖太祖非所以毋元氣綱萬靈符古者祭海先河之誼　問曰昆侖之爲葱嶺龍池之爲阿耨達信已顧釋典言四水分注四海而今考元裝西域記與徐氏西域水道記圖則龍池所出實止三水東爲中國河源南爲恒河印度河同源西爲縛芻河源唐人欽合佛經四

水故以印度河當西注以縛芻河當北注今于謂印度河即西恒河與東恒河同源分注南海無西注之歧然則縛芻一河將分注西北南海耶又佛書阿耨達池一匝從五巨河入于大海舊人證其說謂河源搖昆侖西北及南而後東流者實誤之謂昆侖大山秀出崐崘北河安得逆其西北東三面而折東以行耶曰雪經雪山南面銀牛口出四大河代語信然特恒河以當東西二面縛芻北注當南面耳縛芻之水果何歸宿耶夫縛芻河一源重出之河是縛芻河爲西注正幹而唐僧之強分三道入鹽阿的湖以達地中海者當爲裏海潛發矣然則阿耨達池無北注之水乎曰葱嶺北幹回烏拉嶺橫抵北海故葱嶺以西之水爲烏拉嶺所包皆不北注而西南入裏海其北注者惟葱嶺東北之阿被河潛源重發一發于烏拉嶺一發于宰桑泊皆滙歸厄爾齊斯河即阿被阿也是說也惟淮南子得之曰昆侖有疏圃之池河水出其東北

經不合試問縛芻河之水果何歸宿耶夫縛芻河爲龍池西出之正流即水經注所謂有嶋水潛發葱嶺西逕循休難兜巖賓國北月氏安息國南與睒羅蚊禘水同注雷翥海者也即元史之阿母河亦作暗布河亦作阿梅河元設行中書省以控制西域者也亦即南懷仁坤輿圖入裏海之阿書河其上游曰亞被亞河曰亞母湖者也（阿母阿書即縛芻之音轉）其水右並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逕石國康國米國圖何國史國等地（見大唐西域記一作素葉川）即今

納林河逕敖罕西哈薩克入裏海者左受烏滸河逕吐賀羅月支國（見後漢書新唐書一作馬滸河）即水經注之蚗羅蚊禘水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糺尸羅國四大塔犍陀衛國至安息注雷翥海者雷翥海即裏海一名鹹海一名北高海一名加士比海一名咸海騰吉思海一名格鷹里海一名達里岡阿泊凡葱嶺東之水皆瀦蒲昌海（即羅布淖爾）葱嶺以西之水皆瀦裏海蒲昌海之水伏流潛發于星宿海爲黃河以入東溟則裏海之浩蕩淵渟斷無永瀦而不發之理故嘗謂裏海以東之大乃河長二千四百里分三道入鹽阿的湖以達地中海者當爲裏海潛發矣然則阿耨達池無北注之水乎曰葱嶺北幹回烏拉嶺橫抵北海故葱嶺以西之水爲烏拉嶺所包皆不北注而西南入裏海其北注者惟葱嶺東北之阿被河潛源重發一發于烏拉嶺一發于宰桑泊皆滙歸厄爾齊斯河即阿被阿也是說也惟淮南子得之曰昆侖有疏圃之池河水出其東北

洋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黃水三周復其源凡此四水帝之神靈以潤萬物是明言昆侖之水下游會佛爾格河一作窩爾加其水不北流而南注入騰吉斯海土爾扈特游牧其地稱之曰厄濟爾河異域錄又賽馬爾罕之納林河亦自東南來會之是則葱嶺以西更無北注之水其北注者惟烏拉嶺東之厄爾齊斯河爲北流第一大幹故壎仁圖說列阿被河于阿細亞洲不列于歐羅巴洲也蓋緛芻河出池以後始滙于雷翥海而後再出潛源阿被河則不出池即伏流地下發于烏拉嶺爲烏拉河嶺西

出阿耨達池而疑之又或不知厄爾齊斯河有兩
源但知其出宰桑泊即基臺湖而不知其出烏拉
嶺者即大布里山即葱嶺北幹又或泥南懷仁圖
繪賽馬爾罕于基臺湖之上則益疑之此西圖之大誤也實
馬爾罕在葱嶺西其下遊豈有注北海之水乎夫古者九能之士山川能
說其非徒說形勢分合之謂其必察地理脈水性
并其卓詭之狀隱潛之路而瞭知之昆侖阿耨達
之三周遠匝使不一一證諸淮南子再證諸水經注
之清昌海三證諸烏拉嶺之隘處流泉沮洳泥淖

其不供下士大笑者幾希濟水絕河而南三伏三
見使不出中國而傳自外夷其不斥爲誕罔者幾
希或曰黃水之周復其源此語非淮南所能創
何據依曰穆天子傳天子昇于昆侖觀黃帝之
宮釋氏西域記阿耨大山其上有天淵水宮殿樓
觀甚大甚是昆侖有黃帝遺蹟自非乘龍御天之
大聖孰能智周六合若此者乎又西域記葱嶺南
接雪山北至熱池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
面雪山三乘平陸即今伊犁河所西滙之巴勒喀
什泊也葱嶺得名以西域記山嶺葱翠之說爲正
顏師古謂產野葱陋不足辯玉南懷仁等皆謂真
海之水浩蕩甚鹹不通外海獨海國聞見錄言裏
海之水流出包祉不知何據豈誤以
印度河出自裏海乎置之不論可矣

問自晉魏

唐以來歷代高僧使西域皆自葱嶺　印度河南

行以達中國二印度從無有沿恒河者豈恒河不
源葱嶺而偏處東隅乎佛經說法動喻恒河從無一語
匿王及諸大弟子往返之跡皆在恒河彼斯
及印度河豈佛終身僻處東南一印度而不至中
西二印度乎葱嶺大龍池即阿耨達池出四大水
分注四海而印度河恒河皆注南海何以唐人皆
指印度所注爲西海乎曰恒河同源而異委其出
于葱嶺大龍池者即恒河之正源至印度而分二
一由西印度入海是爲西恒河一由東印度入海

是爲東恒河佛生中印度之舍衛國一生轉法輪
多在西恒河左右其東恒河則偶至不常至後世
方俗專稱東印度之河爲恒河而譌稱西恒河爲
印度河于是并以上游出葱嶺之源統稱印度河
凡言信度河新頭河者皆印度之轉音也始于晉法顯而魏惠生唐元
奘並因之二千載來潰潰瀰瀰無從問其脈絡惟
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
淵池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昆侖山也其山出六
大水山西有水名新頭河西南有二水名遙奴一

名薩罕一名恒伽同出一山俱入恒水恒水一出大秦名犁軒一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南海所納自爲東西也又唐玄奘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出極西北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出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濾江西行歷大秦也此乃並指印度河爲西恒河印度河源當恒源法顯傳上游雖沿俗稱印度河而下游言恒水又東到多摩犁軒即是海口犁軒乃餘支瀕西海之地是亦以印度河即恒水若專指東印度之水之分必在中印度以下不在中印度以上何者取經諸僧皆未道及此亦臆度之詞而吾則斷爾

水爲恒水則豈能橫貫印度河而西北至犁軒又貫印度河而東南至榜葛剌耶源同委異星漢明白安得忽奪其一又并誣其源致佛經無一可通乎至阿耨達注西海之水以印度河當之尤元奘記之謬夫東恒西恒同注南海非地中海也烏得以印度河之海口爲西海又安得分一恒河之水東受大金沙江水而浩瀚始極故歷代西使之記皆踰印度河即爲北印度無更渡一水者至其受後藏岡噶江之水而其流始大又至東印度之包社之地印度河循大雪山而西直至包社始轉而南故知上游斷無分流別擘之地及至中西兩印度之間平原曠野受水益多始分一支東行迨北印度之北界以大雪山綿亘二千里直抵裏海

斯山南馬品木達賴池及耶噶池自池西流出岡噶江以後則一統志述之曰岡噶江源出岡底斯山西南馬品木達賴池及耶噶池自池西流出分注而不詳上游何地分支考西域諸記西洋諸圖皆無分流岐出之證　皇清通考四裔門曰巴

名狠楚河西流二百餘里折而北繞古格札什魯木布則城西仍轉南又西流千有五百餘里至阿里西鄙桑納蘇木多之地拉楚河自僧格喀巴布山發源西流千有六百餘里轉南流二百五十餘里經畢底域之里來會之又轉南流二百五十餘里經畢底域之西二百餘里折東流千七百餘里至那克拉蘇多北鄙又有麻楚河來會之三水合一始名岡薩江蘭東南經馬木巴柱木郎部落至喀訥特克郭入南海案諸阿國即中印度也其下游至東

印度又受大金沙江則英夷地圖繪之兩噶江與大金沙江合流始名安日河亦名安市治河入南海故坤輿職方諸圖皆無大金沙江蓋統于安日河之海口也然則東印度當在恒河以西乎抑在恒河以東乎曰恒河兩岸地皆有之上游則岡噶江以東如古里鎖里坎巴諸國下游則安日河以東如大小葛蘭柯枝諸國以西如榜葛剌國皆東印度境也大金沙江自緬甸逆流而西則其南岸之地如柯枝等國亦皆橫行自東而西轉入印度

境內故元奘記往東印度皆涉大河而往柯枝葛蘭今名烏土國榜葛剌一名孟加臘其近後藏之功德阿難國等當即廓爾喀國不濱大海其古里鎖里殆即海錄之徹第岡等地歟明史言水程幾晝夜者海艘沿恒河下游非必皆大洋之道里問曰漢書往罽賓有懸度之險晉法顯亦曾經其地述之曰崖岸險絕石壁千仞下有水名新頭河鑿石通路躡懸絙過沙河兩岸相去八十步渡河到烏萇國即北天竺是蓋度新頭河往印度必由之險而元邱長春劉郁之西行及乾隆中官兵之追霍集占皆往反此河會無躡絙緣笮之事豈陵谷遷變歟曰水經注言縣度在烏秅之西烏秅今巴達克山也官軍追賊僅至巴達克山東北交界安能即至其西境之懸度乎漢書罽賓傳歷三磐石坂臨峭嶸不測之深步騎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是其地距龍池甚遠故法顯傳踰葱嶺後又西南行十五日始至懸度焉我軍追賊至葱嶺之阿爾楚山又三日即追賦于雅西庫洱河其

兩岸即和什珠克噶近在大龍池之西巴達克山之東北距法顯所渡尙隔十餘程故　皇清四裔考曰葱嶺西有河北流經巴達克山博羅爾兩部之間北入伊西洱泊其北鄙之城曰瓦漢將軍富德移檄索其獻俘而進軍瓦漢以待之益駐軍其國北境未抵其國都也至邱長春初從鐵門踰阿母河至印度北雪山行在不言過印度河及歸從他道過石峽有石梁橫其上下流甚急賦詩有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更堪驚之句則明指阿

母河以南之印度河矣其後次再赴行在舟濟阿母河後夜過班里城又東行數十里復過一水馬僅能度則又涉印度河矣長春兩踰印度河而一由石梁一則馬涉是皆印度河上源其水尙淺又何曾至烏弋以西下游之懸度乎不但此也卽唐元奘使西域記亦未經懸度蓋元奘由鐵門過縛芻河南度大雪山卽邱長春所經之路法顯則順河北岸西行故未經鐵門亦未踰大雪山其程途有上下游之別非往北印度者必經懸度之險也以地望推之鐵門在縛芻河北納林河南迫近賽馬爾罕當在今敖罕南境懸度則在今巴達克山西境愛烏罕東境恒河蓋貫二部而南經克什彌爾之西以入痕都斯坦其通舟當在懸度下游以後漢唐時往厠賓者憚大雪山之阻故繞其下游唐以後多踰大雪山至北印度故不繞懸度也故知印度河之分流斷在懸度以後不在懸度以上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詞賦家沿用久矣朝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袤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船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漈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或時得遠亦不過二百里耳豈非純構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放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葱嶺或曰葱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葱嶺之水入之雙流既合亦莫辨其誰主誰賓然葱嶺和闐皆在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卽深崖窮谷亦通耕牧不論兩山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概乎未見概乎未聞然則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今拔達克山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相合尙有石室六百餘間卽所謂大雷音寺同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捕波羅泥都霍集占嘗至其地不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

相傳同部祖國以銅爲城近西之同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同部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洲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案蓬萊方丈始自秦漢方士史書之以見其妄未有信之爲實者何勞考辯惟梁書言毘騫國王在南海中去扶南八千餘里其國王自古至今長生不死能作天竺書三千餘言與扶南王相報說其宿命所載正史確鑿可徵乃自明以來西洋商舶無島不通遠窮南極曾有此島嶼乎止當辨毘騫不當辨十洲三島也昆侖之爲葱嶺無疑其地產玉又上有龍池故王山瑤池之說尙非無因至靈鷲山在中印度爲今之狼都斯坦其北之克什彌爾始爲北印度又北始爲拔達克山則並非北印度境距中印度境則數千里乃謂諸佛菩薩骨塔具存殆同兒戲至大雷音寺出梵游演義並非羅與何得同疆眞有其寺耶同部等地在西印度西紅海之國丹默德那丹默德那丹默德那

惟以拂林爲大秦是爲巨繆其餘則據元裝之記
與王元策攻取印度之章疏故于南天竺瀕海北
天竺國貢雪山東天竺接扶南林邑西天竺接罽
賓波斯而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周三萬餘里
無不聚米畫沙紀綱條貫故葱嶺西南又至唐書
而大明　自生民以來禹迹所及中國九州之地
則偏東海其西南北三海則雖列代好勤遠略之
君發譯使賫金帛尚莫睹其涯際騶八駿步軼亥
尚未徹其里域其能北至于北海西至于西海南
至于南海者亘古一遍奇溫氏而已其始有西北
海之欽察國阿羅思國阿速國東北海之鐵勒部
愛斯國骨利幹國高麗國者太祖其并有葱嶺以
西南至海之印度天方者憲宗其并有南海之占
城爪哇遠通利未亞洲之馬八兒俱藍者世祖此
皆漢唐聲教所不訖而元皆銓捷有之藩封樹之
駕遠御長甫田驅桀易世而後韁長尾大于是印
度諸國恃阻雪山不受戎索惟建阿毋河行省治
葱嶺以西嶺北行省治和林杭海山以北阿力麻

里元帥府治天山以北別失八里元帥府治
以南遼陽行省治遼河以東火州曲先元帥府治
土魯番至陽關以東然世祖末年阿毋河行省亦
廢則葱嶺以西據于賽馬爾罕葱嶺以北阿羅思
欽察據于月祖伯大王其勢已同羈縻且海都篤
哇叛于嶺北薛靖叛于和闐則二地亦不屬朝廷
惟治天山南北東三帥府及和林遼陽二路與內
地各行省之地而已然則元中葉後疆域始僅埒
漢唐而國疆域則視漢唐極盛時且再倍過之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集曰葱嶺葢自
之中昆侖以東莫大于中國以北莫大于俄羅斯
以西南莫大五天竺國元初則兼此三大國疆域
而有之爾不振古鴻烈哉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從
雅部請令會同館蕃夷使至稽其道里山川風俗
物產爲職貢圖明初又盡得燕京圖籍使修元史
諸臣稍加覈討何難部畫州居成葢地之圖補禹
貢之缺擴萬古之胷修王會之盛乃舉一代數萬
里之版章損諸荒外等諸烏有其地里志未僅附

錄西北地名二百餘頁畢竟孰西孰北尙未能辨也列傳則動言西北諸王兵起畢竟西方之王歟北方之王歟皆不能明也自十一行省而外一則曰西北之地難以里計再則曰邊外驅除之州莫知其際更何詰其部落之本末山川之界畫

顧炎武曰知錄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閽寺詩之騶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

皆此也崔杼使圉人鴦寺人御而出　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　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　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注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伏寺門吳志凌統傳亦云過本縣入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獨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户不啟因畫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即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宋程大昌攷古編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里併數之尙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爲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案波斯在五天竺西則波斯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蓋過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爲宏則波斯之人

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奘以正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同其間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屆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耶里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元奘釋子也既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畧加釋語之誕無疑也丙申十一月晦讀元奘記書之以見外國地里難考者類如此

洪亮吉曰鄭衍以九州外有大九州其說已不經

矣釋氏更推爲荒誕無稽之說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爲小千世界千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千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是更於衍之積餘而不知其理之必不可通矣吾固謂西方之設實吾儒之未能盡信然獨是地下人足相抵果實則是地下人足皆履地不知海水在於何處謂地下之人首上戴海可乎及觀釋氏所言則天上地下仍有定分蓋自在地之下日月環繞地之表西非我儒地之上下其日月經行之道則更在海外人以所立之地斜睨之則若日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其實非也此說於理乃足西人之言固未審矣周髀算經亦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其實非也此說於理乃足西人之言固未審矣周髀算經亦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然則中國之有此說久矣樓炭經安知非誤經之人依倣算經而爲之乎理足之言可謂善於依倣矣　魏黃深曰隋書經籍志佛說滅度以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

吾儒實勝又不足一哂矣

姚皇康熙紀行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佛婆毘提日則始沒西瞿耶尼日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易地皆然又閻浮提洲所謂西方瞿耶尼洲所謂東方瞿耶尼洲所謂西方鬱單越洲以爲東方弗婆提洲所謂西方弗婆提洲以爲東方

三千年考耶蘇生漢哀帝元壽間上距周莊王十
年恒星不見佛生閒八十歲涅槃當周匡王六年
凡六百有二歲而天主耶蘇生力距佛教此正法
五百年之應洪漢元壽下距明皇十四年回教穆哈
默德降世之歲共五百九十四年內除其生世數
十載正五百餘年應佛經西北諸印度爲回
教此像法千年之應是則自周至漢至隋佛教東
流而天主與天方法緣印度代興持世人主咀教
各乘氣數皆驗記於千載之前而符合乎千載以

下天時人事有開必先不遠五帝送王文質遷尚
焉而近日參縣俞正燮作釋迦文佛生日論獨謂
佛生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丑歲星四面下
至地之日與耶蘇生同時至隋世回教興始爲正
法五百之歲由其說則佛生距漢明永平三年感
夢之時僅七十二歲是佛與明帝同時據已名問
漢廷光武帝夢而白馬馱經之使竟當親覩金容
面聆口授乎至像法千年則俞氏以佛授記旃檀
像於佛滅度千年後像往震旦當之見釋氏稽古錄元碑卽使

果如所議而旃檀佛像以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
至揚都見法苑珠林距周匡王六年佛滅度時千有百
載亦正合千年之讖若佛滅於漢章帝時則至梁
天監僅四百餘年耳佛滅四百載旃檀佛像已離
西域適中土安得謂西方像法垂千年乎俞氏於
漢永平之夢則欲減佛壽爲六十七歲以就之於
像法千年又有旃檀像至宋太平興國初都東都
當之不以其離西土之歲而以其在中土遲夢之
歲則此像至今尚存瑞京旃檀寺不將謂像法二
千年耶考證猶勤將謂遠天方豈天主豈不
開佛乃以正教之春獨歸之回教乎計道光二十
有二年距周匡王五載佛滅度之歲凡二千有四
百四十四年距漢元壽初天主耶蘇降生之歲千
有八百四十二年距隋開皇十四載回教興焉世
日千有一百五十年今列中國西洋年表而以回
教佛教年歲較其後云瑩謂家語孔子言黃帝之
德三百年日服其教者百年畏其神者百年蓋在
崩後然天下被其德者萬世豈止三百年而已矣

氏正法五百年象法千年之說佐佛其意固實有
事蹟未可詳以爲荒誕地特中土未得異域之書
是未出乎屬國耳釋門諸師不及聞譯之故倚舊
說謂末法平孔子行其教於西以先
聖之多聞尚不之知特不欲以蠻夷人義曰紫隙
行經後世有述焉不曰後世有作則固明有所指
矣列子乃有西方聖人之稱託其說於孔子此豈
孔子之言哉予今日見天竺力
[illegible]之言已益天竺力

大凡傳世知其教既無祖
[illegible]也　余前以禹貢三
危即察木多及前後藏地蓋本一統志噶得和桑
隆西藏賦自注云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
多爲康布達拉爲衛札什倫布爲藏合三地爲三
危又名三藏賦三苗於三危故其地皆苗種此猶
可據也又引括地志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五
天竺之國按唐一十一在崑崙山南謂康衛藏在
天竺之東即東天竺舊傳此分觀此益可見諸佛國自南而
往本尚隔海則五天竺俱不得在今藏地斷斷然
矣今之藏地或即括地志所云五天竺隸屬之國

月餘至宗里口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由白
木戎西去望拉此言西去則十餘日不知
以上皆南行可知
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
即至大西天矣據此言之去後藏之界回地方兩
月餘且皆涉海乃至大西天西天者
之名[illegible]佛出處以大西天名之
小西天不[illegible]赤[illegible]在後藏之西回[illegible]并則後
[illegible]小西天[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天竺國[illegible]天竺國[illegible]人當
[illegible]之[illegible]月之[illegible]

爲小西天乎自唐時正元貞[illegible]
吐蕃贊普已以[illegible]娶川爲國都前後藏皆吐蕃地
既稱天竺必非藏地明甚何得混藏地爲天竺乎
佛經所言山水地名今前後藏[illegible]之前其去天
竺遠矣樓居經云惡叉以東名[illegible]日[illegible]耕中
國之名也初龍[illegible]即西[illegible]天法衆遂泛
[illegible]於南海傳法觀此分[illegible]
在崑崙山南謂康衛藏在
天竺東即東天竺舊傳此分觀此益可見諸佛國自南而
矣今之藏地或即括地志所云五天竺隸屬之國

耳指地志明言五天竺在岷嶓之南若前後職則
在岷嶓之東矣豈可退耶　唐史言天竺去京師
九千六百里指長安而言也今陝西西安府至成
都二千一百餘里成都至後藏七千四百餘里合
之正萬九千六百餘里然則天竺者其今後藏外
之西里以萬平阿里在後藏西地千餘里其東
[illegible]北與和[illegible]善[illegible]山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議言四里[illegible]淡之民見官長不除帽以右手指
額念嘛呢吽者三是其爲天竺之教無疑第未審
其爲天竺何境大約近北中二天竺之間也深曰
阿耨達池出四大水東流爲黃河西南流爲但河
爲縛芻河今黃河源距岡底山數千里如何可通
不以蕃人之說爲然　宋程大昌考古編曰五天竺皆釋氏
地五天竺與波斯接五天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
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
及中州地理併數之尙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
傳謂爲幅圓二萬里前已參矣僧元奘西域記乃

魏默深

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元奘
[illegible]三年往至十九年[illegible]其間凡年計自當得
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層止詞訟之
日則其在行者不過十年之力何以能
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理又未在數此可見
其家甚明也魏默深云唐書編員三萬里者圓員
之數圓三徑一計之義萬里耳乾隆中開闢新疆
二萬餘里參天山南北路縱橫皆不過六千里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西洋人言俄羅斯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得新藩地東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歐羅巴洲內部落南界中國蒙古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又言阿丹國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千五百里幅員百十六萬六千方里者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載乃舜受命以後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括地象曰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堅按舜改九州爲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載乃舜受命以後事堯猶在也大禹治水書不言始於何年竣功告成又不言何歲失約治水亦在虞舜受命禹作司空之後及治水告成乃更還定爲九州皆有虞一代之事也自堯典至甘誓文尚書皆謂之虞夏書故禹舜大禹三聖人事皆通紀之以揖讓相承故通紀之曰受命至商周以征誅改易稱之曰革命然則舜之十二州猶堯命之禹之九州猶舜命之

失九千六百里則是五印度之境東西約六千里西藏波斯皆非天竺也其南北雖不可知要亦不過數千里耳元奘所云周九萬里當亦以開方計之特少一方字遂爲詬病但開方法方千里者爲方一里者百萬五印度地姑以方五千里計之當二千五百萬方里元奘所云周九萬里者以方里言之猶多未盡蓋昔人以遐方異域不復深求即元奘未必了然無論宋人矣 皇清文獻通考言四裔曰俄羅斯以千步爲里後改五百步爲里然則較中國里數其狹甚矣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

中國類之耶楊升庵經說解肇十有二州曰春秋之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堅按舜改九州爲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載乃舜受命以後事堯猶在也大禹治水書不言始於何年竣功告成又不言何歲失約治水亦在虞舜受命禹作司空之後及治水告成乃更還定爲九州皆有虞一代之事也自堯典至甘誓文尚書皆謂之虞夏書故禹舜大禹三聖人事皆通紀之以揖讓相承故通紀之曰受命至商周以征誅改易稱之曰革命然則舜之十二州猶堯命之禹之九州猶舜命之

云爾非易姓改制之謂也人皇氏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即大九州也大九州之分始此蓋天皇地皇人皇之世其德盛神遠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其所治混沌淳悶人事未開其所動作神靈有不可思議者矣人皇之世土宇漸廣人物漸繁勢須分理故兄弟九人分地而治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圃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似即括地象所云也括地象又云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由此言之伏羲神農女媧之世治猶及遠黃帝之世乃專治神州然八州之地猶有治所及者自此以後則治不及矣治既不及紀載無稽故尚書斷自唐虞惟治所及者詳之而已括地象言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蓋中州也鄭注尚書引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較括地象少一萬里鄭解之曰此禹弼成五服之殘數也鄭意似亦少之未知鄭所據

地記何書康成好用讖識括地象乃河圖緯書之一不應舍之別取今天下輿圖崑崙東南實萬五千里所云地記書豈即括地象命歷序等乎以非一書故總稱地記耳日月出入太地外乃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緯書侈言可笑　鄒衍云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史記及河圖括地象皆同其說隋代郡天管以其名人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淮南子諸書云九州東南神州曰旦土一作晨仕正南竦州曰深土邛一作戎州曰沿仕正西弇州曰升作迎深一作抃西南戎州曰滔仕正東陽州曰倍土眞大九州之土一作詣弁一作拾升一作舁正中冀州曰白仕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元州曰戚土元一作營東北咸州曰戚仕一作急正東陽州曰倍土眞大九州之說出於鄒衍時周太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楚史倚相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也三墳有指者似可信然三云者外有五岳之中焉上有

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雞白鵠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碧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氣元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閒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樂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閶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地翠水金井玉梁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此道經所言海外五岳則無箱之談因大九州之言而衍之不足信矣即如崑崙一山今已入版圖矣何嘗有如所云者哉

土　土　土　大

土　卬　土

貶蕭瑀手詔

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檝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眞除澆反樸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沙門傾帑藏以給僧祇

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定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

乎朕猶隱忍至今瑪尙全無悛改宜卽去茲朝闕出
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紀昀曰宋胡寅崇正辨專爲闢佛而作每條先引
釋氏之說于前而辨正于後然佛之患在于以心
性微妙之詞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
經典荒誕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
與辨者必一一載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以自
載成帙顏元存人編前二卷一名喚迷塗皆以
通俗之詞勸諭僧尼道士歸俗及戒儒者談禪愚
民尊奉邪教三卷明太祖釋迦佛贊解四卷張鼐
奏毀念佛堂議 吳肅公廣祀典議力闢二氏及
諸注
祀

梁章鉅曰生財之道不外開其源與節其流今日
財源之竭甚矣雲南之銅年年缺產何況金銀則

惟有節其流而已而今日之耗金銀且愈甚卽如
豪家器皿無不用銀者矣然猶有銀存也乃至以
中國之銀易外洋之物而一去不復返矣然猶有
物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錢而暗中之
耗不可問矣其銀價乃至以中國二倍
之銀易外洋之鴉片而耗中之毒愈不可問矣且
不但銀也婦人之首飾無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
金存也乃至佛像之塗飾寺觀之裝修日費一日
矣甚至店面之招牌用之門樓用之人家之門匾
用之廳聯用之吉事之屏幛用之凶事之聯軸又
甩之畫家之設色用之書家之牋絹聯箑又用之
一銀器也有帖金又有鍍金一漆器也有描金又
有堆金一蟬袍也有鏤金又有織金蓋今日民間
之耗金較之耗銀爲尤甚也昔宋太宗問學士杜
錡曰兩漢賜子黃金不若後代遂爲難得之
貨何也對曰當事未興故金價甚賤耳日知
錄歷考古來用金如吳志劉繇傳管融大起
浮屠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何姬傳注

瀕而輕金一爲箔卽不可以復爲金泥由箔而成
無箔則泥無所出考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
銀爲箔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亦曾申明此
禁仁宗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
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犯銷金法
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
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絲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
宗紀至大四年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此皆載
在史冊倘仿而行之則亦節流
之一端且未必無裨於風化也

袁枚隨園隨筆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接正字通
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竇利房聘秦始皇因
之房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甘泉
禮拜皆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哀帝元壽元年

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爲佛入中
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
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三國志孛融爲廣陵都督
起浮圖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疑爲佛像
之始然華陽國志文翁守蜀造講堂作石室安帝
時列火爲災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復造周公
禮殿全蜀藝文志云二八博有石像石室中有孔
子坐像其坐斂時同後屈膝當前少十二弟子侍
于兩旁此後世廟像之始也隸續載孔子見老聃
畫像弟子侍者一八車上一人又金鄉山司隸校
尉魯君家有石祠四壁青石隱起皆刻古忠臣孝
子烈女之像載水經注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
後跋云揖素爲之霍去病得休屠祭天金人以歸
則是外國所爲非中國也

去復活見阿羅王問一比丘是靈鷲寺寶明自云
出家之前嘗作雕西太守造靈鷲寺成棄官入道
阿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刼奪民財假
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
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
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
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
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虛
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
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
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請曰卿至湘宮寺未此
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
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
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古之聖人所以教
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
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
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

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慰乎世人之裏繆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六于涅槃則楊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自由清淨起至此其

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宣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細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民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璪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桓譚傳傳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讀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

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唐書李叔明爲劒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八下等五

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儒夫一生仕宦按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

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頡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孤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孫星衍三教論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衛元嵩撰齊三教論七卷乃以釋氏比于儒道隋李士謙荅客問三教至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孟子云诵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前人之闢浮屠止謂其無君臣父子與禍福不驗而未究其傳述之本不足以祛世俗之惑考儒書有伏羲易象堯舜典謨及周禮繫辭皆先聖所自著道家內經本草或後人增益至道德經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言惟釋氏後出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又非中土名士

縱佛行高深亦未必能得其旨要世人妄尊其學比于儒家道家之言亦已過矣後漢書襄楷稱老子爲浮屠則佛卽道家支流魏收釋老志稱劉歆著七畧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又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爲周莊王十年此則魏收之誤至內典以春秋經恒星不見附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已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則前無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卽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張守節謂金人卽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以此知佛像自漢武時始入中國而無其教後漢書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其道者以此知釋

敎至後漢時始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君子不死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浮屠斷欲去愛之敎興焉五行之道仁可過也而義不可過是以孔子欲居九夷而釋敎則爲風氣之偏王化之所不到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宜其出在叔季之世春秋已前無其法也佛者于文爲彿从弗从人義哀宏漢紀云覺也如來者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云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是佛本無姓名又內典所

云菩薩者卽菩薩字玉篇以菩爲香草音蒲又以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臺中出黃卽蒲黃薛者卽槀省文尙書云顚木有由槀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謂之菩提釋典依聲解謂普濟非也釋迦者迦俗字文當爲茄又有迦葉佛言如莖葉之輔菌舊據所見彼國植物而言又曰牟尼曰比丘則竊儒家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是莊子寓言司馬相如烏有先生亡是公之類而世俗顧信奉之大以爲神其愚甚矣昔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佛

果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敎而范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佛出既在春秋之世佉盧何人所紀何事乃與倉頡同生委巷之談不足置辨今釋氏書方抶倉頡以傳佉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則有四十二章經漢攝摩騰所譯魏收釋老志稱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了

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經緘于蘭臺石室括地志稱王舍國小姑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尙存神僧傳稱移都寇亂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後漢書襄楷有二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天神道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其語皆出此經知其書是漢人傳本其第一章云凡人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最神也今俗本或削其語當由羅氏惡其義近儒書而去之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至唐尤尚釋典通篇累牘有廑之推屋下架屋之譏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附會其事其道以布施取利以地獄怖民及一切生天成佛之念大與般若經所惡貪嗔癡者相背是其書并不得比于道家吐納之術黃白之方猶傳古法其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今儒家

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爲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若以攝摩騰所譯之經擬之康成箋注或有微言大義其餘釋典僅比于唐宋人之注儒書而世人顯以素食誦經猥云佛法在是何異執應舉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乎　國家近征烏斯藏即唐西吐蕃或得番衆帖門夷符以示子文即梵書譯其咒了無意義至其地者亦言風土穢惡無復清淨佛國亦無高行沙門信乎

佛之教中國好事者增飾成之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之書與佐盧之字可不必以釋氏之學爲祕妙矣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媿恥求精進修智慧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成其布施非貪乎

金剛脅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也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盩厔茶有老聃墓云

姚瑩曰堯舜以前至三皇之世則又有包羲女媧神農以至黃帝顓頊高辛諸聖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開闢吾不知其幾千萬年也然最初有盤古氏之名矣若無懷葛天諸君未嘗不尚存于傳記也彼毘婆尸以前豈獨無天地世數乎則何必無

準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談荒遠故孔子刪書自堯舜始非謂堯舜以前無聖人也若庖犧神農黃帝則見于繫辭矣釋氏既不厭爲荒渺之談且有傳記與否吾不得而知固不可以吾儒之不傳謂彼不當傳也儒者推世運之數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開闢至魯哀公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命歷敘云二百六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易乾鑿度云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帝王世紀云自天地開闢人皇以來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積二百七十六萬七百四千五年所說不同大約不甚相遠也世儒以其緯書私記而不信若漢律歷志云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則見于正史矣而邵子皇極經世斷以天地之始終正十二萬八千年則出于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著即彼教之所云劫耳彼所云成住壞空轟轟增減者亦依然有死有生有少有老過去者猶吾之謂既往耳現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聽之也惟吾不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感矣雖然有說焉失亂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西方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强凌弱衆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摧滅魔怪于是西方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于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

依然有死有生有少有老過去者猶吾之謂既往耳現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聽之也惟吾不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感矣雖然有說焉失亂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西方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强凌弱衆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摧滅魔怪于是西方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于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

非聰明睿知不足以知之不能貫諸愚夫婦也去古逾遠風俗人心日壞傲狠頑淫爭奪鬬殺中國之去蠻夷幾何矣又溷之以巧詐深文博學强辯三綱五常之說皆習聞而厭聽之于此有人焉獨以其地獄因果之說進言之鑿鑿怵目洞心使兇淫殘狠之人皆回心而聽命當斯時也爲吾儒者方深憂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說而爭驅逐之乎世有好醫者黃帝岐伯之書神農本草之經少而研習究古方不遺餘力已而室中人病

投以劑不效有弼奇方者過室人就試之一服而愈人皆在慶之此醫獨大怒以爲非古方不自已出也亦可謂迂矣佛世之攻三氏者何以異此然則二氏不可攻乎曰昌爲其不可攻也彼黃冠羽衣燒鍊鉛汞以求飛昇金闕瓊樓妄撰奇異以眩耳目禹步咒水造作符籙以爲妖邪者老氏之罪人也造塔建寺刺臂寫經糜費金帛妄希福利口語機鋒高座說法誑惑士女陰爲姦利遺棄骨肉蔑

人也錢大昕曰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敗天誣神誣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即我之身即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

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即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薄以爲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亡而神在自衆庶拇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絕天倫一切言空之不行實事若此者亦釋氏之罪

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墮輪迴之苦聽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形與神旣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與祖父氣相嬗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

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偪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誉誉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一校其遷失覩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穆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覩所爲兼愛者彼其兼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已之不入輪迴是視已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己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誕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已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窕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眞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鴽爵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旦

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僨于禽獸者哉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并父母而遺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即晉人依託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

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都

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詔于道一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坦之傳　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忘行仁義嘗于閑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仲堪傳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弼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

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王羲之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郗超傳　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產傳當時士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寄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闍闍闍闍遮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顧炎武曰知錄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二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始用其言併省天下寺觀而有明淇武中亦稍行其法

臣奕言臣聞犧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祖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道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父母有痾則終身以侍側豈非會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曼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竹捐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笹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吾光假征胡而叛君跨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上半雜華摺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教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蕭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裹之鴻鐘集蕃僧之僞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

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不寢金

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几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庶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犧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上

按益國利民事十一條其文已佚惟釋氏書存梗概謹裒集於後一曰衆僧剃髮父母哀而泣之曰吾子棄忠孝者夫父母之體不可毀也今衛胖之僧施變之尼失禮不婚伉匹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

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丁則兵强費勸尋老子至聖時謁帝王孔某聖人猶跪宰相況道大無取德義未陛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于朝典者二曰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桓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八心寧可不預備之哉三曰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實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綺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今猶毛躁人而獸心道人土梟獍梟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佛是妖魅之氣寺是淫邪之祀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戍一旅

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士梁湛之等是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玄生民有道蠶績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以世無佛故也秦起秦帝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漢明之時佛法始來有之爲損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簒逆佛法

案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高祖踐位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

俞正燮道笑論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爲傷蠹道法即于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今僧徒私寶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曰門天帝見老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

造吳書云閻澤對吳主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做天帝豈非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懼心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臣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

依辨正論出道謬僞篇引較詳

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堪撫掌大集經有兩處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鹽根出見就之生子覩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纏須彌山七帀又云佛化人與淫女妙意行于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疽蟲戶在陰道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欐戾經叨利天品云兜率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以泄氣爲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

泄氣與淫女合即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日昏劉晝傳奕人俱通雅抉僧隱私言僧尼不昏天胎殺子道譬狼餐穢乃鼠竊食慕嘆螫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金女也案佘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道家笑曰循 後漢佛書初入中國即有彌勒爲女身經轉女尸 菩薩經後漢失譯唐智深開元釋教錄猶載其目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蕭吉五行大義云男立命

于寅女立命于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爲夫則是專論女人年命古用六字以太歲言五色取間箕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四嫁而豈得非女又曰生于東是爲陽宗月生于西是爲陰宗盛德在木春冬爲陽盛德在金秋西爲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鸞不明理使陰陽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佛書南無是爲梵語道言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子南化天竺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曩謨

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指僧徒本意強取南無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尚桑門亦是番名苾芻苾芻者亦僧徒妄謬之證本有正音今則比邱比丘尼忽翻華文上比孔聖自是志高還譏語佛殆將不曉不喜不夏名號無稽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贊陀利爲釋迦弗又尹喜等爲佛使嗣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遣三弟子儒童菩薩爲孔子光淨菩薩爲顏淵摩訶迦葉爲老子空寂

所聞經辨正論云迦葉爲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論云應聲大士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佛生年有限不聞上及伏羲女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家宏旨感見不定則道遣五佛卽是禪會鶖頓出識等醯雞又老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虛又爲女身經轉女身經後漢不譯治諱憬陀利事魏書于闐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成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甄鸞不達乃復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謗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笑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限三十三天不及道家八十一天是爲道妄道家笑曰天通九重位分九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遙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譭言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週六千里直週二率不應道家笑曰起世經因云日月天子

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云有一聖人名大威德語驢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日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其數有八五星日月爲星既昧日生之義至于羅候更不光明曾此不知又何爲教樸炭經積函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百步瑜伽論牲函云大星十八拘盧舍一拘盧舍五里中星十拘盧舍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空字函云大星一由旬三十里小星

三乃二誤積晝偶加鶩持作笑及覽僧譯如昔談
天忽大忽小日破瓔珞星伙親眷良可笑也笑道
論曰道士威儀俱襲僧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
家笑曰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會釋家自論
博义月也不合中憲日月乃言七月十五目連面然
別生典故瞰施小利便背佛憲後又傳譌婆那作
盆倒懸爲盎見一切經音義襲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盆
混婆那豈非宰如懸磬瓫卻不瓫釋將非釋良可
笑也老子化胡經十卷實晉宋間撰與裴松之同
時松之注三國志用其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書
萬歲通天時僧惠澄請毀之而秋官侍郎劉汝璿
證經非僞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罵詈言
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懟當莫發實中其弊乃
僧徒葉外歸內廣宏明集梁武帝集正破邪甄正原人諸論
十門辨惑佛道論衡法苑珠林辨僞錄嘖妒忿戾
無復道心就鴈笑稍討北對使道伸眉爾又僧徒僞造劉
向文考宏明集宋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劉
向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在于佛經又云佛爲
黃面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時劉義慶世說
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
四人已在佛經故
無得七十可以爲多聞博識者退覽焉梁僧佑宏
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
佛經一若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家訓書證篇
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
所羼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破邪論
引列仙傳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辨正論內
九箴篇引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于中夏百五
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錄云惠王
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
太史藏書撰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于今定校實
錄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
又引劉向傳云吾徧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法苑
珠林亦引劉向傳云向博覽史牒往往見有佛經
案所引向言俱似辨證向時尚無人知有
佛者向何用辨是知作僞者之非賢矣
又彭祖長年論彭祖之年其見故書雅記者蓋歷
年八百有餘而說或多歧楚辭天問受壽永多夫
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
而唾遠莊子逍遙遊彭祖稱文引楚辭注作七百
枕高作杖晚又引季云堯臣歷虞夏至商年七百
歲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
歲崔云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七百年大宗師彭
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爲仙去不死呂氏
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也亦自爲兩說呂氏情欲
篇雖有彭祖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
蓋壽七百歲執一篇彭祖以壽注云壽七百餘歲淮南子說
欲篇其視彭祖也注云蓋壽七百歲不早歸故以
林訓彭祖爲夭注云彭祖壽八百歲稱七百悠悠
爲夭朱書樂志魏文帝西山歌云彭祖引彭祖自
悠安可原其不同若此抱樸子對俗篇引彭祖
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衆故
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釋滯篇云彭祖
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極言篇云彭祖逃
殷時七八百餘非爲死也又引黃石公記云彭祖
去後七百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

神仙傳云彭祖顓頊之元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殷王聞之以爲大夫藝文類聚引云已七百餘歲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云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之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抱朴言爲大夫八百年仙傳又言爲大夫時還獨行或數百日或數十日則爲大夫甚久史記正義以爲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言之其年已足神仙傳止言至商而上溯少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而仙傳分之楚辭補注引神仙傳有及周非其本文列仙傳云彭祖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傳注文選孫子荊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作年七百則怪其長年斟酌減之非達識也分言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彭殷賢大夫戴禮虞戴德云彭祖陸終氏之中子名籛事夏孔甲爲豕韋氏竹書紀年云夏帝孔甲二十一年彭祖氏來賓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末興而滅之撰彭祖國案鄭語云彭祖姓彭祖則商滅之質言滅彭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嗣時彭祖爲大夫以外諸侯入爲朝臣世本言爲守藏史是其兼官如後世之領職不害其爲之尊也商滅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虺時言之非謂紂時也國語注有經師緒言後世失道者謂是盤庚時神官教伎教之失言殷復興滅之者謂末世政教仙傳言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柩日社兒六十人皆東死僧徒又詆其祖師言彭祖非壽終也謂其設出司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以鄭女爲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且餘年其事見大戴國語漢志顯然盡在入周則爲

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陽彭亡聚注引益州記云下有彭祖祠蓋彭祖入蜀示終途人爲之冢其國亦爲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峯下嘉靖臨安志彭祖壽八百故號其山爲八百山昔錢鏐禦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即此地也俗飾典故知死非其實不足據門人又遇之流沙之西單言彭祖之事核其年已八百餘莊子大宗師云夫道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之兩說論語述而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祖即鄭注會子問老聃云成釋文引鄭云老聃彭祖也鄭注又詆其祖師言彭祖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殷時經師亦云老即生殷時及殷末老即佛生敗其左右脅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徒極惡老子化胡之談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宣感通記

國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質言滅彭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嗣時彭祖爲大夫以外諸侯入爲朝臣世本言爲守藏史是其兼官如後世之領職不害其爲之尊也商滅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虺時言之非謂紂時也國語注有經師緒言後世失道者謂是盤庚時神官教伎教之失言殷復興滅之者謂末世政教仙傳言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柩日社兒六十人皆東死僧徒又詆其祖師言彭祖非壽終也謂其設出司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以鄭女爲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且餘年其事見大戴國語漢志顯然盡在入周則爲

老子爲伯陽父爲杜下史隨東遷閱五霸下至敬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遡流沙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論語稱老彭述而不作神時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云舜記敘彭祖彭祖墳典不載不知太史公意云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繫及鄭語莊子列子荀子鶡冠子呂氏楚辭世本皆言彭祖不仍司馬貞何處得見墳典知其不載其兼譯與妄者則路史及注路史云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勳壽妄者則路史及注路史云彭祖傳言三百歲已證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六十七正出彭祖傳乃爲殷大夫年也今截此一語屬之堯時下又無文深可怪歎注言三百已謬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誤子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爲妄案南史梁宗室傳下云映見鍾陵老人願思遠問之百十有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當四十九妻路史以父子雜集一書遇事評斷謂古人皆妄元盛如梓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觀僅可潮壁其語甚失忠厚之意然其評甚當也梁章鉅曰列仙傳載彭鏗之言曰上士別林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按俗以素女術出於鏗可據此語以闕其妄鏗以存眞葆衡爲先務所謂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者特形容八百歲之久耳非紀實之言也

又曰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靜之不足聲聽而以丹方符籙炫其神怪則名爲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爲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牴牾處爲尤著所不屑道而歷代史志皆著

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霽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應也紀文達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爲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爲進故申子韓子流爲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爲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李文貞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佛教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爲表章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卻失了他本來面目矣

歐陽公刪定黃庭經序自稱爲無仙子曰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俯生詎能安此亦闕仙之詩但歐公直以爲無朱子猶以爲有耳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動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天由於自

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白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襲足

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尙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饑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佗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議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譖于佗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

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宋祁唐書列傳傅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奚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癸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卽位拜太史丞會合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宦薦奕自代奕還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奕遠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玫周弗襲湯禮易稱己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慈沸羹者炊冷聾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

梵惑是傳

正誣錄 請除釋教疏 二

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顧抽脅饗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滕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奕獨是之爲衆沮誠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誣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魅愚欺庸追既往之罪類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擾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勉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裘姒嬌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

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嬌陽讒陰誘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籍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蕃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俘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此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僧位止初九年太白踵秦分奕奏奏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默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嬈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歘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酔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

正誣錄 請除釋教疏 三

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倮葬奕瞥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奕云阮元浮屠說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爲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爲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于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其狀長丈六項有日光即遣使天竺問其道法遂圖畫形像焉楚王英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人宋時始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爲宋人宋時西方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

正誣錄 請除釋教疏 四

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藏于蘭臺石室桓帝時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爲淨覺也何字爲淨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蔡謨詆毀窮謂單稱浮屠爲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當在姚秦之際故石勒時尚稱澄爲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爲佛陀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梁章鉅退庵隨筆紀文達曰嘗閱五臺僧明玉之言云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爲愚夫婦言之

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倘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栲膮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衒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衛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鬧耳　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要當煜煜是吾儒之主敬徧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爲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揀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爲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負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卻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即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爲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即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即循環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即是冬閒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爲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爲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爲禽獸矣輪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　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妄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輿駟坐象乎何有焉道言戒殺而烹麟炮鳳殺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人壽六萬歲時毘舍浮佛出世人壽五萬歲時拘留孫佛出世人壽四萬歲時拘那含牟尼佛出世人壽三萬歲時迦葉佛出世人壽二萬歲時釋迦牟尼佛出世人壽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曆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
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
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臣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

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業失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

臣不勝恐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袁枚佛者九流之一家論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贏僕有惰游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夾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于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

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傷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姓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薪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聚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元惡大慈立可識矣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乘其虛匈其餘哀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閭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自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議之下矣

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慈立可識矣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乘其虛匈其餘哀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閭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自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議之下矣

俞正燮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釋迦文佛之生也以中土二月既望爲角宿直日數至鬼宿直日當中土三月八日卽佛生日也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並云取鬼宿日然後入於母胎摩耶夫人受八禁迦葉三兄弟品云爾時優婆頻螺仰瞻星還言此沙門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爲餘星所逼共龍鬪決勝此旁出之言可爲確徵佛國月日與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眞佛日

也若樹下誕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生
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
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其佛遷安國
翊泥國或以爲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
以中夏論月日哉佛說灌佛經四月八日以期灌
佛摩訶漆頭經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
月八日夜半時生爲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發
生毒氣未形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以今爲佛生日
又漢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論佛四月八日生孟夏
初杭城每歲三月八日迎佛或新至番僧猶有所
受唐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迎毘羅伐窣堵國云菩
薩以咀咀羅額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
五月十五日佛國云菩薩誕靈以吠舍佉月後半
八日藍摩國剃髮窣堵波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
八日出家摩揭陀國菩提樹東北人云佛以吠舍
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拘尸那揭羅國云佛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
菩薩誕靈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則一以爲三月
八日一以爲三月十五日一切有部則云佛以迦
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晉
法顯傳云舍衛城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于
闐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行像西域記又云屈支
以秋分行像是西土記佛事及作佛事月日無有
言佛以巳月八日生者長阿含經阿闍世王言二
月八日沸星出時佛生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出家
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道八月八日沸星出時取
般涅槃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辨經音義云依諸經
言佛以鬼宿日生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
合時依日藏分經用二月九日曙以夜分屬九日
故遼史禮志云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金史
海陵紀云正隆元年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
佛其致誤有由案李綽尚書故實云佛教上屬鬼
宿蓋鬼神之事鬼宿暗則佛教衰此占不足憑然
以佛鬼宿生日相直故有此說其云後半八日者

佛國以中國望後一日至中國次月望爲彼土一月開元占經有五通仙人九執法瞿曇悉達唐時僧與釋迦文佛同名治唐書以明曆二年二月一日起算云開元二年誤其本術則云白博夂二月春分朔于是曜躔婁以起算然則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當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日合白黑博夂言月自望至半月則鬼直爲後半八日謂黑博夂之第八日節氣中氣不能齊則當以朔望範之取一歲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日起角直數之則

西域記所稱佛國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生者于諸說中爲獨合佛本行經佛苦行六年二月十六日善生村主二女作乳糜至二月二十三日供佛言第二十三日乃譯經生諱改所未盡者十五日爲一半則二十三日是後半八日也分別應辨音義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後半當屬西土之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開元占經而始知之然則佛以何時生也曰生于漢也成帝之末哀帝之初也漢書西域傳絕無佛法後漢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班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是都護所知將士所見譯使商賈所說後漢時有釋迦文佛事在不疑賢愚姻緣經波婆梨緣品云波羅門波婆利思惟必當有佛我書所記沸星下見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是也波羅門種當在漢時刹利之王又在其後天主教言耶蘇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蘇生死不相能則佛生亦當西漢之末魏書疏勒傳云高宗時送

佛袈裟一長二丈前後一丈又梁時天竺達摩至中國有迦葉傳衣乃西域屈眴布木棉花心織成者大唐西域記云那揭羅曷國有佛損壞細氈袈裟其色黃赤是其時去佛未久故衣不腐敗又輟耕錄元時旃檀佛瑞像殿碑云佛爲授記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據法苑珠林則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像至揚都承聖時迎入荊都唐時在荊之大明寺鐵圍山叢談則天監十六年始自扶安送至瓦棺閣一作瓦官宋太平興國中移于東部始

在中原由太平興國上溯千年當漢孝成時以滅
度之後計之于援記之年尙細後漢書西域傳云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帝時佛必滅度始
魂遠感應憍徒以爲感夢在永平三年庚申以推
佛生六七十年當在西漢成帝元延時與耶蘇生
于元壽時者相去不遠漢書元延元年四月丁酉
實有沸星四面下至地之事隋書經籍志云佛說
滅度之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
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
並起周建子爲正則四月爲今中法之二月佛法

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中阿含經林品瞿曇
彌經云瞿曇瞿曇彌求出家佛三止之阿難爲請乃制
八尊師法後又求請少年比邱禮敬年老比邱尼
佛乃說滅正法年數事時佛教廣行西域住於于
闐隋開皇時同同讓罕墨特自立教逐衆僧自後
漢建初丙子至隋開皇己未五百二十四年中有
立同同教除佛教之漸正法所住正合五百年元
奘大唐西域記云諸部異議言佛沒至龍朔三年
經一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

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以今計之實止六百耳徵
之班勇元奘之記證之沸星之說袈裟瑞像之傳
旁質之以耶蘇讓罕墨特之事而五百千年之數
可得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佛母泥洹經而知之
佛國之文紀年月日均與中國不同僧徒以愚濟
愚遂忘其初今爲正告之曰春分後二十三日者
佛生日也三月八日者以中法範之也漢成帝哀
帝間者佛生年也明帝時佛滅度年也然而異說
並起周建子爲正則四月爲今中法之二月佛法

正二月八日路史等妄辨之適爲僧徒所笑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周莊王十五年今止取六年入紀佛生莊王十年匡王四年入涅槃春秋魯莊七年恒星不見即是如來誕生王宮之時也唐法琳破邪論云後漢郗志晉魏等書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記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佗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漢末牟子博理惑論

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宮謂四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八日生不合鬼直謂四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三日佛生不合鬼直而妄爲置算辭多枝葉又取災異之事則其意必有所爲案公羊春秋魯莊公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衆星者萬民之類列宿不見諸侯微衆星隕墜失其所夜中者爲中國也齊桓起而救存之微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歆以爲書爲中國夜爲夷狄夜明者中國微也晉宋之間化胡經盛行僧徒深念以爲齊桓功不出恒星分野外又夜中占爲中國夜明則中國微佛生其時明非老化又可冀絕中國道教不悟天文志云庚辛主華山以西庚主秦辛主西夷辛日之夜星墜西夷大營而僧徒爲佛承之徒欲中國聖道衰微兼絕道家即以佛爲不

祥亦不暇念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僧之罪也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公羊春秋而始知之然而愚僧不知也愚僧不知其祖師欲絕中國之意以爲莊王時生○去老子未遠且不足爲古則作僞弔詭推而前之曰桓王時生○釋道安二教論云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言如來桓王五年乙丑生二十三年癸未出家莊王十年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宋史律歷志云至道二年屯田郎中呂奉天上言唐兵部尚書王起撰

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
常星不見語亦哥謬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
之曰平王時生○賈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言
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詔問像
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
而前之曰孝王元年入涅槃○通歷云佛以孝王元
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
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傅毅異記云周昭王
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

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僧智深續集古
今佛道論衡明藏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
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託陰于摩耶夫人以甲
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
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
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
又引魏曇謨最云案孔子天地人三備卜經佛之
文言出在中備則孔子言出在昭世但遠出春秋
前非孔子所及記尋破邪論及辨正論九箴注並

傳論

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
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氾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
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入貫
太微光氣徧于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問于太史
蘇由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昭王乃命錢
石埋于南郊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光氣乃西會
塗山以厭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
暴風地動午後黑西方白虹十二連夜不沒穆王
懼以問太史扈多扈多對曰此西方大聖人滅度

之祥辨正論佛道先後論引姚長謙記云佛是周
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
歲佛始滅度言與周書異記法王丙傳法王本紀
闕澤曇謨最等所說不差法苑珠林云詔問姚長
謙記歷佛是周昭甲寅生劉向列仙傳序古舊二
錄準阿含經皆同所謂劉向書者宏明集宋宗炳
明佛論引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僞
造劉文實始宋世以與晉王浮化胡論辨不知劉
向之時佛書未到中國即佛家法顯之言可以自

證無緣豫稱爲經而世說注顏氏家訓素稱博雅
亦引列仙出于轉販趙宋以後俗儒販引晁氏都
齋讀書志云佛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
瑞像記亦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聖西域五
十二年壬申入滅又或謂集佛道論衡爲王充論
衡如皇王大紀及通鑑綱目前編言昭王時釋氏
生不依魏書而用周書誤異記爲記異又誤爲二
十二年庚戌俱出此書也趙宋王質正法世譜程
燁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畧錄亦云準周書異記周

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
昭王以問太史蘇由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
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或猶以爲不古且見竹書
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夏恒星不見十九年
王陟無所謂二十七年丁巳二十四年甲寅二十
二年庚戌者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九年生宋僧
契嵩傳法正宗記云佛生當周昭王九年甲寅歲
舊譜云然或者頗不以爲是大率意必遷迂語必

日

王

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殷末生依晉法顯佛國記計
之佛泥洹以來至義熙十二年爲一千四百九十
七年其殁當周成王時則佛之生當殷世武乙二
十六年甲午記言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
年經律始到新頭河當平王時新頭河者張騫甘
英皆不至也葱河烏萇國卽北天竺其意以釋化
胡之說且釋漢書所以不言佛而道士知之卽謂
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元妙之胎眞爲
無涯淚或猶以爲不古又不足以啟陽甲庚申之

說則又推而前之曰夏時生唐僧道宣感通記云
天人言弟子夏桀時生已共見佛感見隨機前後
何定案釋迦文前有六佛又古然錠佛古自有佛
今正問釋迦文佛生年而牽引古佛以亂其辭誣
天人以禪宗虛滑之派矣乃道家則從抑而後之
曰周敬王時生謂孔子景王時見老聃後也老子
開天經云周敬元年西入化胡南史顧歡傳引
道經元妙內篇云雒衡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
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其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

時剖左腋而生則敬王二年也而僧徒有不智者
亦從推而後之曰周貞定王時生歷代三寶記云
梁大同元年處山得衆聖默記言周貞定王二年
甲戌佛生喜也其言雜出若此俱爲護法俱欲立
之則又無可奈何而曰佛生前後不定梁沈約荅
隱居難均聖云佛生不當莊王育王造塔不當敬
王釋迦之興不容近在周世感通記云天人言佛
有三身化身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
魯莊不足數也兼化身隨感其義似通古佛今佛
應隨之者豈得無定感通記又言邠州藏本作邠州謂什方
生殁有父有母則修短應物生滅隨時物時有定
石像秦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即周穆王所
造寺也法苑珠林云釋道安朱士行等經目錄言
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來化被囚
禁金剛破獄出之其言妖妄但欲證佛入中國在
明帝前而造事悖亂爲委巷所不道又史記漢書
匈奴傳均言霍去病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謂

不可言一況言是二若指名釋迦文佛明具年月

祭天爲主是也而崔浩以爲浮屠金人張宴亦言
佛徒祠金人魏書釋老志以爲不祭祀但燒香禮
拜爲佛教流通之漸不悟匈奴祭金人乃是拜天
殺牲飲福與燒香不相涉且魏書釋老志太平眞
君七年三月詔云雖言胡神人胡人共言無有
可知佛非匈奴種也後漢安帝末班勇列西域奉
浮屠是爲創獲並檢張騫所記止言地多暑溼法
顯記亦言新頭河有經律張騫所不到漢書亦不
言佛是班固法顯范蔚宗所見張騫遺說中無浮
屠而魏書釋老志言騫自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
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佛徒及事佛者所
言若此豈復有一可信者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
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魏志注引魏略云臨兒國浮
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
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魏書于闐傳云于闐西
五里有比摩寺言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故址猶存
而道士所撰化胡經語多詆斥云胡王不信老子
老子神力服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稱老子大悉儜

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誘約皆令頭陀乞食制免
頑之心赭服偏衣挫強梁之性剖毀形貌示爲駭
剿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又僞遣一魏朗
帝序辨正論據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實作此書
齊張融三破論又申之云浮屠言屠割也僧曰喪
門言無生也僧徒不忍其詬乃移佛于老前指稱
恒星不見以冀符中國艮絕之占而元妙內篇又
即其四月八日之說而移其年于老後法顯遂決
棄恒星不見之義謂佛是殷時生其守恒星不見

之義者鄴中記言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
象宋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
志俱在化胡經後吳志劉繇傳言廣陵浴佛設酒
飯不言其日蓋初學外域行佛後人引之于四月
八日不知化胡之事止是漸教釋迦文佛未出世
之先西域行老子化于釋迦文佛何害故東漢時
佛國自承之迨化胡經出同于惡詈僧徒亦僞造
周書異記莊王別傳三備卜經法王本紀法本內
傳列仙傳序古錄舊錄傳毅異記又僞造郊祀表

吳書及張纁王遵閻澤之言孫陋鄙儒亦因言周
書記異列仙傳序論衡奇書怪簡以誕相勝以妄
爲常道詐而悍僧拙而很則致費有由而作僞有
迹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化胡經遺說而始知之
又佛徒莠書論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元嘉時
慧琳著均善論曰周孔爲教積善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于榮辱誅責推于窮殺視聽之外冥然不知廣宏明集梁武帝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敕云老子周公孔子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唐法琳破邪論云傳奕奏曰但聞郊祀上帝琳彈之曰員壇南郊不免殺生之咎豈如佛戒不殺爲先太平廣記崇經像引傳神錄云會昌六年正月有人至周穆王陵聞神人言錄西海君當與李某同日錄李某坐毀聖教滅一紀算此皆中國人言也謂天有咎周孔冥然跡邪爲唐武宗民直斥其君之名而云鬼卒錄之學佛之人豈宜作此言乎有學佛者逆天背親惡奉行者也佛法之衰正由妄言之過魏書以崔浩滅族爲滅佛及投經厠中之報況德符野獲編以夏言羅大陸無後爲撤大善殿焚佛骨佛牙之報其說陰慘無理廣異記云鉗耳含光妻陸四娘許寫金光明經病亟忘遺屬地府受罪與二十八婦人各解髻兩結投釜中兒楚之聲聞乎數里法苑珠林引洛陽寺記云宋南陽侯慶有尺許銅像疑賣牛爲金色遇急事賣牛用之夢像云汝負我金色今取卿兒魂多以充金色酬多遂死慶年五十餘惟此一子悲哀之聲感于行路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里之內咸聞香氣文見洛陽伽藍記開善寺中乃魏事也地獄之苦恣鍋像之無一至于此世亦何苦而須此正教哉無恥

又桃荊桃符義周官戎右職云盟贊桃荊禮記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昭四年左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及云桃之爲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爲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施門戶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藝文類聚引莊子云插桃枝于戶遲厥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童子也今莊子無此文淮南子詮言訓云羿死于桃梧注云梧大杖也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事不關羿藝文類聚引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主殺百鬼荊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引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木仙也蓋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甄異傳夏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又唐開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東引桃枝蓋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索山而還寃記張稗爲

鬼乃手執桃杖而罵搜神記韋英之鬼乃桃人所化世俗不察如闖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鍵其棺遂謂無患豈不哀哉度索桃樹下神荼鬱壘續漢志大儺注文選東京賦注荊楚歲時記並引風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于門以禦凶也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黃帝書論衡訂鬼篇則云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荼鬱壘主領閱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亂龍篇亦載其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集解續漢禮儀志大儺注藝文類聚文選陸士衡挽歌注歲華紀麗桃板署門注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注山海經曰鼠璞戰國策孟嘗君入秦

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晉代舊說引荊楚歲時記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曰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曰蟠桃蔡邕獨斷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二神李善注蜀都賦洪桃屈蟠及陸機擬歌俱云水經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山桃樹百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樓子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積成東南枝向日之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艮巽四維云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門僅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間石旁題曰鬼門聖人立鬼冥門于艮時用

貴登天門綱塞鬼戶皆有所據桃枝取東南兼用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于游辭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金牲五十三參象記佛廟像設有所謂五十三參者乃善財童子參學成道因緣始於文殊終於普賢詳見華嚴經者也昔文殊童子承佛神力南行教化經歷人間至福城東則有善財童子與五百童子共來頂禮文殊聞善財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欲親近諸善知識問菩薩行修菩薩道於普賢行速得圓滿知其已得根本智未得差

別知解雖圓而行未圓因指示南行隨方參學凡
經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其各種善知
識自比邱比邱尼優婆塞優婆夷居士長者外道婆羅門
人法王女釋女童男童女童子童子師船師賣香
者市肆人以至仙人天神天女地神林神夜神大
士菩薩佛母道俗兼該人天畢到雖咸自遜謝迭
相稱舉然已各就所能知能說指示化現愈推愈
廣愈進愈深佛法微妙眞實義固已隨在旁通卽
至四民生業百工技藝無不究悉恒沙算數梵音
字母咸得秘傳善財守文殊戒精進勤求誓不退
轉其間亦有見異生疑而梵天四衆皆護持啟告
俾得因疑得悟如于勝熱婆羅門所則從投火聚
而得清涼于阿羅王所則知借王難以消罪業于
須婆密多女所則悟由慾犯而離貪慾久慰歲時
不憚勞苦歷劫過去諸佛皆因稱述現前沙界無
量道場皆獲分身騰空見不可思議功德悟不可
思議神變遂得無量一切法門一切解脫門一切
總持門一切三昧門一切般若波羅蜜門得至一

切處菩薩行得菩薩大悲幢行得普門速疾行既
見彌勒得入華嚴樓閣定中瞻覩諸佛已彌勒乃
指明先所見善知識皆是文殊神力加持仍應迴
向瞻禮於是重詣文殊遵受告戒乃志心皈命求
見普賢遂得於金剛藏菩提場毘盧遮那如來座
前參禮普賢詳示行願善財卽次第得普賢行願
海然後解行俱圓遂得與普賢等與諸佛等蓋其
參學之勤成道之大如此此固學佛者所當歡喜
頂禮慚愧奮迅以期仰跂其萬一者也至其終以
童子稱者蓋佛嘗娶妻生子而後出家故不稱童
子不則概稱童子卽文殊亦稱童子人

梁竟鉅書李龍眠白描羅漢卷前人壽羅漢者如
張僧繇盧稜迦賈休皆十六像東坡集有十六羅
漢畫贊又有十八大阿羅漢贊爲蜀金水張氏所
畫攷之梵志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
十六阿羅漢令其護持清波雜志亦載蘇扶攜古
畫羅漢十有六求山谷題名號歸宗禪師一見笑
曰夜來夢十六僧來挂塔則十六羅漢於古有徵
其云十八者不見西域書不知何自起也此卷跋
稱十四而像止十三更不知其何本緣敘情狀亦
與坡贊異同大抵佛之爲教神通顯示圓滿充實
千百億身祇是一身則是十六以至十八爲而爲
五百爲八百爲千二百五十爲五千
億其義一也江西通志載賈休於雲堂院畫羅漢
已畢十五從禪定起寫本身以足之則何必不可

十四何必不可十三后栝集載跋王右丞畫渡海羅漢云此軸應有十六僧今存後三僧則以十三爲十四又何必不作是觀無生滅故無名相有名相卽有生滅可以證禪可以論畫矣

又曰吾觀多淫祀凡人家疾病災殃四出祈禱率多荒誕不經惟本里社神及城隍廟神尙爲近理宋宣和間始允給事中路允迪所請官爲致祭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張說之祭文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禮記大蜡之水庸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於四鄽宋災用馬於四鄽庸古字通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軾傳軾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日至廣西經略使蘇緘傳緘

說明莆田朱氏澍天馬山房集中已先及之考左氏昭九年傳火水妃也孔疏云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火畏水故丁爲壬妃荂火以妃水而非爲水主火主水祀則陽制於陰失妃之本義矣且如詩月離于畢疏言箕好風畢好雨引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荂箕爲東方宿屬木畢爲西方宿屬金風雨爲木金之妃不得轉以木金爲妃今以傳之火爲水妃者改而謂水爲火妃之稱水火相配語猶之趙氏而曰神有妃稱似文義不順倒乎全氏以海上之應祀者祝融祝融爲火海爲水水火相配故海之瀕於南者其神有妃之稱水火相配固如此趙氏因之亦以天妃爲海神之本號按韓昌黎南海神廟碑號曰祝融絕無妃稱全氏之言殊爲臆造不知天妃者乃因林氏女之靈異而著此號非海神本有是號而後舉林氏女以實之也趙氏明言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復以爲本號自相矛盾乎至全氏又立三怪之論亦皆不然其云自有天地即有海即有神林氏女未生

生以前誰爲司之學稽諸古海與江河並列望祀神矣豈前此獨無神乎女子之爲水神者湖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曰湘妃離騷有湘君湘夫人其稱妃者猶曰因舜妃而得名若司馬相如上林賦劉向九歎俱稱虞妃之水精虞妃不必定帝王之妃亦豪妃號此皆漢以前相傳非起近代湘水與伊洛之水何嘗不自昔有之而湘妃處妃可爲之神即郭璞江賦中江妃與水夷並舉知江妃亦江神也何獨於天妃之爲海神而疑之其云天之配爲地宜以富媲爲伉儷即趙氏地媲配天之說夫天天地至尊容可以尋常男女之匹偶論哉伉儷之稱瀆越尤甚荂自天地合祭始於王莽徒傅會父天母地以爲天地合祭等於夫婦宜同席而坐芸牢而食此乃莽以之蠱元后而武曌借之以竊唐鼎者通儒皆斥爲邪說異地祇之祭女后俏食同屬不經全氏號博雅豈獨昧此不應肆口詆諆而自忘其言之鄙也其

曰林氏生前固處子世有深居重閫媒妁之流突呼之曰妃曰夫人則避之恐不遠而林氏受之不以爲素并云婦人之德言不出閫於海上樓船之夷險而忽出位謀之論似持正然天妃天后之稱與大雅稱天姊相似特尊之詞後人爲此崇奉非生前而受之也其所謂深閨閫匿者亦自其生前爲女子時則然固不可概之於神神也者有升降飛揚之氣者也既曰神矣而猶欲使其如女子生前之趨隱屏而議酒食乎湘妃處妃亦婦人也即非處子豈遂獨異若盡以越位爲瀆則必凡爲神者悉冥頑不靈而後可也況全氏既云巾幗之奇煩寃以死魂魄不可卒化世人因而祀之以厲風化是三禮之精意獨不思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祭法之文乎天后靈爽顯赫護國庇民見諸史策者彰彰如是垂之祀典亦奚不宜德莫過於天神之德亂之故曰妃南郊之祭古帝王皆配天豈亦有位僭之疑哉女之尊莫過於后故曰后爾雅釋詁后君也古天子皆稱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藏於至幽達於至賾而動欲以恒理繩之則聖人所謂體物不遺者將盡成虛妄歟

其於(與)
其於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嗚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嗚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

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
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
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
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
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
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
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

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
其怠勧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
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
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
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
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

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
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
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
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

楊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餘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李宗傳重訂近思錄發明辨異端明道先生曰楊

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爲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　釋氏本怖生死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于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語錄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燭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外書　橫渠先生曰浮圖明鬼謂有

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氣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道彼所謂道彼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穫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

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詭是非計得失哉　晦庵先生曰凡僞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圓

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耽于僞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于書首其後無以繼矣然後佛之本眞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

五輪之類以至于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元極妙之指益水火之不相入矣至于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于晉宋淸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頓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雙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亦可見當時所尙者止于如此也　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于其間而自覺其陋于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譌其怪幻

鄙俚之談于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誕譎之情險巧僞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于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眞僞可知　佛書本皆梵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于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書

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繆而强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書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顚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常倚靠

害更有甚於老佛者蓋佛釋之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眞今之惑人猶立於吾中以眞非而滅是然而禪門統會一大宗指不過無善無惡一語即陽儒陰釋之徒自立宗指亦不過止於至善而釋氏必曰無善豈非與吾儒大相反哉統而言之吾儒只是說有釋氏只是說虛而陽儒陰釋之害更有甚於釋氏只是說實釋氏只是說無吾儒只是說實甚於釋氏者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

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

兄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小學

江藩宋學淵源記儒生闢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闢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闢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澠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尚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閒師諸先生是已間嘗考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

愈白行官自南還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忡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某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人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譬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一日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猶愈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梁韋鍔曰唐德宗朝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淸虛寡慾者也今述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臣請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餘還爲民德宗善之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所費不貲臣請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及女冠輸絹二疋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二教不耕不織且絕繼嗣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

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二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者許正寺觀餘悉遣為編民敢寺觀以為廬舍議上皆不行壬辰庵曰此三議俱可行定寺觀之等則與造之制則僧尼有所畏酌年齒之敢不得行立征輸之制則僧尼有所畏酌年齒之敢則少壯無所容逭是為之僧道不出十年將漸夜矣舍此不為至會昌時乃欲一槩剗除之封刀闢上亦不敢而殺耶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言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皆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罪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請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觀之不厚豈有罪豈望浮屠所能免甚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者則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 王韓門曰佛教與天竺尚書書音 四

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千至七則剋地支至七則畜以其衝剋為之義解其事蓋始元魏時魏書外國珍奇記自始亮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百日設萬人齊北齊書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恒為請僧設齋傳經行道按路史發揮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追為後世飯僧之資第耳今吾鄉相沿已久但當七七設祭而不齋僧即無可議近有於計書中注明不用釋教七七期以為通儒家法如此亦可謂少見多怪者也

大毀佛寺詔 周世宗

釋氏眞宗至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頒系規繩近覩諸州奏罔繼有細徒犯法蓋緣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剗脩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滑隆教法須辨否羣宜舉舊章用革前弊諸道州府縣鎮村坊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勒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並勒併于合留寺院僧尼各留一

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勅額寺院處于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今後並不得剏造寺院繭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今後不得奏請剏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

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
七十紙或讀得經六〔三〕百紙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
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剃頭問須留髮髻
如有私剃頭者卻勒還俗其師主決重杖勒還俗仍
配役三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
受戒時兩京委尚書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
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
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
頭受戒人等逐處官司委保候勒下委尚書部給付憑由方

得剃頭受戒應男女有父母在別無兄息侍
養不願出家會有罪犯遣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
母逃亡奴婢妻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
徒貨罪潛匿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容
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隣房同住僧並
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
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鉛掛燈諸般毀壞身體討丟道
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
類皆是聚衆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
仰所在嚴加遮捉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
格律處分每年造僧帳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
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
數目申州州司據實三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僧尼
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檢行腳出入往來一
切取便舊五代史　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五月六
日勅條流僧尼晝一如後一諸道州府鎮村
坊應有勅額者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仰停廢所
有功德神像及僧尼與限一月騰併於逐處州軍廢
鎮合留寺院內安置所有殿堂屋宇仰封鎮收管所
有貲財衣鉢斛斗等妻什物並仰分付本主一天下
諸縣城郭內若無勅額寺院只於停廢寺院內選功
德屋宇最多者兵寺或於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處

只留僧寺院一所其在軍鎮及偏遠坊郭戶及二百
戶以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遠州郡無勅額寺
院處其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一兩京諸道州
府除見留寺院外今後不限城郭村坊山林勝境古
蹟之地並不得創造寺院蘭若如有僧尼俗士蓋造
勅命者其主首及同勾當人並徒三年仍配役其僧
尼勅還本州府鎮專參軍本判官本縣令佐並除
名配流境分兩鎮縣長所由當並嚴斷長吏奏請遷
止一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上今後不得奏請勅造
寺院及請閑置戒壇如違仰御史臺彈奏　又敕兩
京諸州府每年造僧帳兩本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勅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
目申州司據帳委錄事參軍本判官點檢至五月終
已前文帳到京如出限不到及漏署僧尼寺舍申奏
官吏本判官及錄事參軍州縣官並等第科斷
今後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如有身死還俗
遠亡者於申報逐處州縣次年帳內開脫其餘還禮
行牒出入一切取便其年諸州供到僧帳見存寺院

二千六百九十四所齎寺院凡三萬三十六見在僧
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又勅條流僧尼盡一如後一令後僧尼不得私剃頭
聽有人志願出家者並許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
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得出家其師主須得本
人家長聽許文字得容受男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
百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方得經本州陳狀乞剃
頭例科罪如引試經業不精甄與剃頭受戒者本試
官當行朝典一應合剃頭受戒人等仰逐處于天言
節一月前具姓名鄉貫寺院年幾及所習經業申奏

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不得非時
度行起今後如有僧尼剃頭受戒無祠部憑由者所
由並還俗一應男子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兄侍養
不聽出家如違其本師主重行科斷一應曾有犯遭
官司決責之人及棄背祖父母逃亡如奴婢盜
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
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
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隣房同住僧仰收捉禁勘申奏
取裁其地方巡司官吏不能覺察者仰檢申奏一白
前多有逃避軍人投寺院出家在所僧徒不畏官方
便與剃削起今後有向在軍門面帶瘢痕逐處寺院
輒敢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都房同住僧
等仰密切收捉禁勘申奏地方官所由不能覺察重
行科斷一應有僧尼衷私類置院舍私與人剃頭受
戒及容賊盜惡逆徒黨委細背軍之人輒披剃者其
僧俗中有能告官及地方分所由節級自收捉到者

毀壞肢體戲弄符篆左道妖惑之類今後一切止絕
如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遣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
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所有居停寺院知事僧尼地方
廂鎮職員所由公然容縱者重行科斷一應有懷才
抱器或武或文寄跡空門莫遂展志其中有願出仕
官者仰逐處長吏發遣赴闕少壯驍勇之人願在軍
門者亦仰申奏必當量材錄用若僧尼中有情願還
俗者一切聽許所在不得攔擾 新五代史記卽位
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
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
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尙在苟利於世
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
言 括異志周世宗毀銅像豈有所惜甚由是羣臣皆不敢
有利於衆生尙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鎭州大
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
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爲報應云 隨手雜錄柴世
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眞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
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碾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

元李翀日聞錄三代後惟佛爲盛爲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
爲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
不足信也爲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
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爲禍
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爲哉
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
出家而稱佛佛之言覺也覺人世之事皆非也爲

佛而惟求寂滅曰滅死即已矣無復餘事也安得既死之後尚爲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說能爲人禍福也爲禍福於昭昭使人皆期頤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爲禍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萬人求佛脫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造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賕節不暇一不得竟舉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爲幽冥教主乎

冥中受賕行私不願是非曲直強弱勢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爲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爲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知矣世俗傳說鬼面不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隔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譌僞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如足本於老子其餐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

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穆王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雜寫言女妓九子遂生九子毋因鄒衍以禹九州演爲九九復演爲九之又九遂增展爲十萬億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隱避以爲光明蓋推廣而爲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是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爲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爲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爲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循猶中國之意隋爲之其後雖稱唐僧取西域經律論譯成三寶感通錄二十四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詔武后爲彌勒下生

譯大雲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梵嚴經本只咒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譯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未不從惠嶺來司馬公又謂佛書獨般若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爲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爲蓋皆文人綺語蠹而貶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爲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寇謙之服餌仙經宋英明亦嘗爲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讖語則有博文經兄譯經者使閒

文有官其制近宋尚存太平興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蓋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經故亦例名其書爲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二僧於鴻臚寺故亦號名其屋爲寺不知寺之言特也鴻臚寺舍近瑞禁者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

王大臣正與佛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食爲齋故亦飾名其敝蹄就食爲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饞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爲功德今乃梵唄歌聲花鼓鼓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名三寶所謂言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

名三寶十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置二席空地以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二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梁大其寢室與佛設相睥睨亦名方丈衆生二字本出梁法供養二字本出左傳布施二字本出論列於意云何本後漢語何以故本盲人語精舍本曾操語庵本王元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寶本古人同官之稱前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襲用之考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三

於自爲門戶九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爲三曰律曰
教曰禪律一也又分爲二曰賓待律曰南山律教
一也亦分爲三曰天台教曰賢首教曰華嚴教禪
一也復分爲五曰雲門宗曰法眼宗曰潙仰宗曰
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爲佛
之眞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
文不經譯難於爲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
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
乘青牛出西關老子亦人也而云剖母左腋而生

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誇雞犬
亦仙葉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尙侈天師靈迹難於
爲欺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
屬經翻譯易於爲欺莫此爲甚其欺又將何所不
至乎佛書言十萬億國之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
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界有無量壽
佛猶道之言三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彼皆知
人情貪生而惡死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
侈窮極人欲指空畫無切中其心髓以深入之佛

遊

書則高於道家之說而其設彌巧道言三神山近
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士往往臨斬伏辜佛書
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可究詰者矣道言安
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書謂託生西方在
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諸於茫昧而不問矣夫佛
亦人耳亦稟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之血氣亦衣
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子而出家
靜官居服食而行丐絕類離羣獨深其身前乎此
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爲異聞者無以爲異增飾誇大
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爲異增飾誇大
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爲偶書耳以生日
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即爲佛矣何爲
娶妻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
臣皆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爲既
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
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
東無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
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所隔不過葱嶺可眞西夜德

若像衣安息大康僧國自洛陽東至大海僅踰千
里即與大海中日本國爲界日本以東有去無返
人舟不可復同方言謂之鴻書傳謂之毘間殆即
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幾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
國可乎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
自中國而往行四萬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過
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窮無盡者乎蓋嘗訝
其荒誕遂勝以輕動愚俗而不服計其理之所無
說之易窮也此其爲書以誇佛者其數已如此若
其假佛以說者其數又豈爲少哉佛書莫重於金

日重莫閉柔者也倘變而爲金之剛重與骨剛者
也何反不併變爲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爲
弄羊角一叩而碎其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
出家晚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
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
爲剎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
甚長也余曰佛若自騐劫以來即便說法則縮長
爲短無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没
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

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爲苦海人事爲火宅唯
恐去之不遠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
返安樂清淨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
嚎啕涕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爲
苦耶死爲苦耶人世爲樂耶佛國爲樂耶又驚怛
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譏佛之書務佛之神故
肆其誕妄以聳動愚俗而不服計其理之所無
說之易窮也此其爲書以誇佛者其數已如此若
其假佛以說者其數又豈爲少哉佛書莫重於金

剛般若其說主於澒空若曰如來說佛即非是佛
是名是佛大要不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
事物曰即非某是非某以至涉爲千百無非此一
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演爲一卷
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代窮盡正指此類今
乃謂金剛經亦入中國向千卷一語已演一卷更
演千卷乎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爲大乘乃高自
稱譽謂若持此經當獲其福若此書正非此經而
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華正經其果何在

其言天堂謂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有光明
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
有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
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
比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爲無間地獄無數罪人獄
滿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雞子黃充實雞
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
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
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

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司地獄者亦
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既說無常又言常
住既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既說不許親近
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託國王大臣既說不可以
色求我以聲音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既
說佛以多劫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隨念即得
往生既說大阿羅漢屢劫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
鼻世王弑君弑父當入無間地獄一求事佛即得
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爲佛之眞耶甚至如

如居士語錄稱捨田一畝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
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
宿於何有寺而令人捨田佛既不曾有寺於何設
浴而禁人費湯此等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
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太濫費湯之罰何如此
之太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爲心乃不量本情不問
輕重貪恐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僞至此
益彰彰明甚而僞爲佛書者之謀衣食窮迫一至
於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

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
知合而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
北景陰山之地夏雪何爲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
幾四夷之外皆冥漠何爲周匝皆
水不見高山巨林大第層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
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見者其說且妄況其
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
是灼然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億
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

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眞以爲有而惑之則大可憐
爾錢熙祚曰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
固視爲俗緣諱學家細辨儒佛源流不惟愚蒙
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不若卽彼所以惑世誣民
者反脣相稽使之無從置喙所謂以子之矛陷子
之盾也康熙中遂甯張文端公奉　使俄羅斯道
次拏拉克喀叟卽必拉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人
求活佛於中國偏普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
聞達賴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聞外國金丹頌
喀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
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佛國中人反求佛於
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篇合出草
堂集所辨參之嶠嶠者宜自厓而返矣

元謝應芳辨惑編劉忠清公作尊天敬神文曰蓋
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于神而疑衆者

王制必誅敢說愚誠少稗明見自有太極已兆一
元既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其
無易定爲二百六旬寒暑雜爲縣更大爲七十二
侯一言以蔽大傳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侵或
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
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薰蒸
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
之初澄清厥念擇善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
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

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
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澡濯灑掃不異平居心
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愈常度如此則眞氣遍而何
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千乃不反之中第求諸
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
有廟貌或肖虎兒或象蚖蝎或手足妄加或眉目
倒置天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于倫豈天地造化
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早吏有不取之
賕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堙亂鈞播而乃

蓋緣聖學不明固其昏昧人可自畏至于用醫藥以救
衰壽亦須託环救以決從違救取短捨長當汗反
下去生已遠之死固所擯枯師朽根何異長梃
利刃其次曰齋醮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
雜實魂之直附而爲鬼鬼固不靈腥臊之亟降而
爲祟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紿昏愚姓十餘不供
一夕之需香歎奠儀充一轟之用其他誘取貲取
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媿歟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
算豈實有益哉眞實而一繼無餘或假貸而倍蓰

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于
盜又有喜欲瘳而棄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
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聽以敢業不恤體之
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
刑書合坐故殺甚至憂欲逼而杜其來往之親戚
言不驗而委其罪崇于先亡使利順之俗變爲乖
戾孝思之心更爲怨詈則誣蔑天理釁亂人倫其
惡之盈非敎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焉先
聖之道以正人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傷能量往

者感會不以入廢言庶尚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
敢瘝民瘼同底于壽富康寧文集 朱子曰古人祭
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
不至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所以反致亂人
心僥幸非望無所不至語錄 謝上蔡嘗言祖考精
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誠敬則已之
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于祖
宗正合著實處都卻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不
知鬼神與己無干涉雖極其美設敬備其牲牢若是

正神則不歆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
之理 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
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于是
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
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又安用事通鑑 晦
菴先生曰紙錢起于元宗時王璵葢古人用玉幣
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惑于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
無許多錢來理得故璵作紙錢易之語錄 論道家
三清云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說名挾戶了老

子既是人鬼乃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元武避聖祖諱改元爲眞元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元武七宿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其狀如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如鳥故曰朱雀今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于下已無義理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

南軒張先生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隅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

況自有城隍在固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赤賽耳然載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又曰今州縣祭社卻是要之祀嶽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　北溪陳先生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益由厥紿不相關之故後世祭祀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慰人祭天有甚關繫如釋迦亦是此類與我輩又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

夫排于

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個人以星君目之如太山曰天齊仁聖二字在唐封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則上帝而已安有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當封內惟當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干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于講明之故字義　亳州有浮屠詭言水可飲

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輒血人率多死李德裕嚴勒津遣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塡塞以絕其妄源上從之

唐書　蔡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士大夫多稱神尼歐陽文忠公自少力排佛氏故獨以爲妖尼嘗有名公于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宜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藥誤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

一坐聞之皆歎其負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
牛前世尙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記前世姓名又能
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爲萬物之靈其尤者爲聰明
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謫之牛乃能
自知乎坐人皆服明善 謹按汝南鮦陽有男子
錄
得麤者其主來往信宿道商章十餘乘經澤中望見
此麤著繩因持去久余其不辜而得持一餽爲置其
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麤反見餽爲澤中非人
道路往之以爲誠告語怡悅其家多有效驗

因爲立廟衆巫數十雌雄鏗鼓方數百里皆來禱
祀號餽魚神其後數年餽魚主來曰此我魚也當
有何神上堂取之廟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
神言人共成之耳 風俗通 西門豹爲鄴令問民
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
吾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
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
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
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不能

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
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
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
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
異姝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
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
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
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爲此
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

爨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
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
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
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
十王者邪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
少悟矣文集 朱子知漳州諭其民曰遭喪之家及
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菆寄寺院其有日前停
寄柩柩寄回並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
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杖

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
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明善
眞文忠公曰程子家治喪不浮屠在洛亦有
化之者司馬氏則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我之
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
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
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
浮屠使居喪者倀倀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漢明帝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
爲宗其教貴慈悲不殺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
形生前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
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
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獨楚王英最
先好之後英有逆謀廢徙自殺通鑑 唐世孫樵上
言於宣宗云百姓男耕女織不能温飽而羣僧安
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
其然髮十七萬僧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

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與之於已
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明
猶或觀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
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
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
力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
殄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
猶膺嚴之況華屋稻飯以養惰游乎此聖帝明王

之所必除豈繫武宗與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庶
乎其有感矣 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
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
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或者又曰夫在
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昇
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弗不孝也將以
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敎卑尼之逃父
而爲之者也逃父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
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

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應流沙化俗成佛各相軋
以求勝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於
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
薩號女媧儒童菩薩號孔子月明儒童往爲顏回
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
唐景福二年易縣水縣南孔子廟爲孔子寺以孔
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意孔子眞佛派
也吁不能証其謬過矣又從而濛之焉豈不甚哉
古今論衡著周書紀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緘
占爲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之異也又安有前
唐虞商豫託生爲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
恒星不見在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
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語也陳大建五年
恒星不見史占爲主不嚴法度天子失政諸侯暴
黃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瞎正 東坡蘇集
先生曰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
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

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世之學者
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世之學者
耻不言性命此豈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
爲聖人聾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
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
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心安於放而樂於誕耳
便天下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
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

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
哉奏議 佛氏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
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淨經卻有偷佛家言
語佛經所謂色即是空案原本此下有處把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
也而十六字蓋因下文誤衍今刪去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謂皆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卻說無無亦無
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卻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之意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卻偷得
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道

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應芳伏覩本
學重建地靈祠於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
有之是豈不知廉耻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
楚楚乎冕钗之飾盈盈乎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
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耻乎禮曰男
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
近世禮俗之薄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如閭閻細
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爲祠妻頭
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媟士大夫

邁豆之薦反不若閭氓婦乎吁幽明雖殊理則
一致決無是理明矣此閻先生有見於此止欲設
地壇一像今乃不然豈先生以此爲細微之故不
欲鋪世俗陋習耶抑先生之心固然矣但
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爲衆所矜式愚恐
四方來觀將謂廣土或宜然轉相倣效而卒莫知其
非也又恐廣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
之明卽後其後從衆之意卽此愚所以不避
謹詞僭俾尺牘以聞等其爲爲之誠惟先生以義裁

之勇爲撤去非惟雪神羞明釐教不淪胥於習俗
之經押亦可見先生不以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
焉夫地之靈者莫靈於賢者也若吳季子墓文靖
胡文恭鄒忠公諸賢皆勗陵土產之英靈學有舊
祠庫隘弗稱卽以此祠奉之豈不勝夫無名氏之
鬼乎程子曰除神祠而民爲善夫如是而有褒戾
於鬼神者其爲殃咎宜加於慶芳之身無悔 敬
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禫有日將欲命羽士設醮
以助先君子冥福之資果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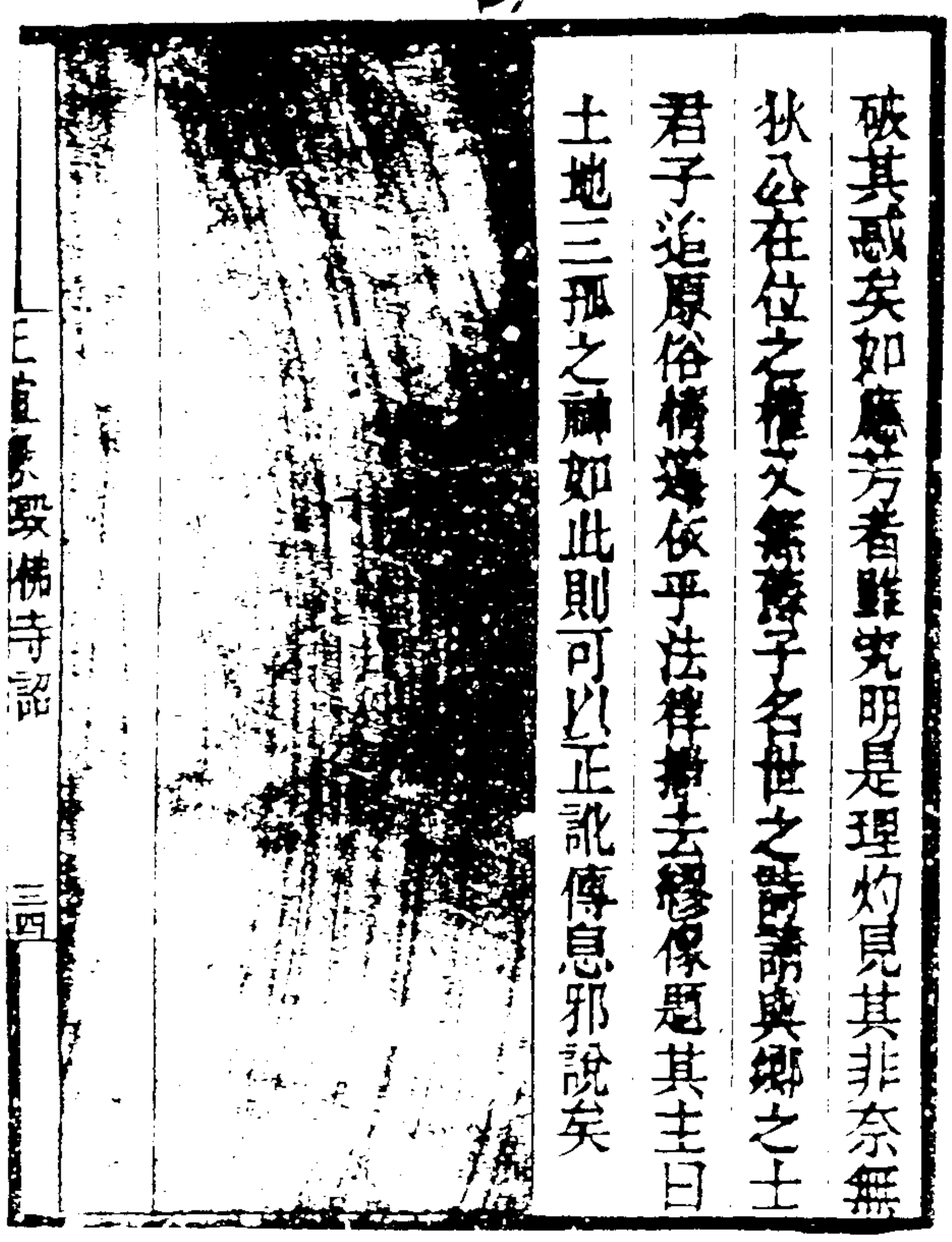
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如此然冥福之資果何
有哉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費賑二殘人戶之
飢當此凶年使鄉之貧者免爲溝中之瘠其歡
欣贊頌奚止百倍黃冠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
盍設一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今人於親歿之後
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卽老氏之醮二端之
外餘無用情肇祭祀亦苟焉而已此蓋汩於習俗
不自知其非也愚請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
爲諸友詳言之佛氏以釋迦爲師其書無齋設之

說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命僧流爲之厥後亡
滅宗國饑死臺城因果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爲
師書亦未嘗有設醮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
命羽流爲之未幾倾危宗社流落金國呶求之禍
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爲緇黃衣
食之計焉耳前代名賢當今耆儒卓然有見而不
惑者固嘗有之惟閭閻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
效也諸友皆明達之士平居高談闊論出人表豈至
是亦淪胥陋俗而不能踐其言乎僕與先君子心

交幾二十年忠告之語多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
但從而行之其必合笑冥冥中矣餘懷未盡日夕
面言諸親或有以俗論泥之者請以吾言折之
正十有五年時方擾攘齋醮有禁
親戚尚多非議之者書去乃從吾
錫遒州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詭
異旗旄鼓吹衛從而昇之子嘗訝而問焉人曰此
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作厲鬼故世稱公爲
忠義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
邪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廈之諸兵盡力

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
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爲疫癘之鬼
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謂厲鬼者乃汎言剛厲
之鬼若韓文驅瘍鬼之瘍相似非疫癘之瘍也誣
誑前賢罔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辭哉
第恨老無能爲不能爲州人驅除淫祠一洗習俗
之陋區區奢言用告來者庸俗陋蠻相煽惑遇
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
故僞風敗俗莫甚于斯者皆憫焉而絕交
梁公盡毀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徼福諂

夫江南淫祠在唐爲狄



破其惑矣如應芳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奈無
狄公在位之權又無藉子名世之時詩書與鄉之士
君子追原俗情遵依乎法律去繆像題其主曰
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正訛傳息邪說矣

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
露足以乞食自資癃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槃之苦
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
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
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
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
生而死死復生同復償報故鑿其間爲或然以賤近

貴遠爲意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
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
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矜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
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
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糞穢寇戎大作盂蘭
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
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
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
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與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

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虔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蔚字茂林係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讖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宜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弟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

情以沈檀塗棁鏤龍鳳蔽藥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褰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冨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刹檀爲楹注陛城塗黃金每一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刹珠玉爲帳孔鸞周飾之刹數百人舉之香與前後係道綴珠瑟瑟播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帛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爨聚皆裒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妝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綵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真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

明徐應秋曰佛國記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阿[redacted]國一牙在天上一牙在海龍王宮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或放光[redacted]香花數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又云那竭國有佛頂骨精舍七寶金薄莊飾城中又有佛齒塔與異記則天時西國獻毗糞博義天王下頷骨及[redacted]佛舌額大如胡牀舌青色大如牛舌伽藍記[redacted]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元奘傳醯羅城

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佛髑髏如荷葉盤　又陳太建二年建鼇剎高十有五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藏諸寶篋光飛五色欻起一尋又佛有舍利云室舍利一云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光明經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舍利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擊即碎如試舍利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縱髮上也　高僧傳劉薩訶師卒于肅州形骨小細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聯續元亡錄

延州有婦人頗白皙孤行城市年少之子與之遊一無所却及卒有胡僧向墓敬禮曰此鏁子骨菩薩也不信可啟視之開墓視之偏身骨鉤結皆如鎖狀按釋典佛身有舍利骨菩薩身則有鏁子骨南城縣壺公巖洞中有石函貯七星劍及五色鏁子骨遂寧縣有幽巖師眞身塔會昌中寺廢地陷成池太守王公見有僧立公庭逐之入池而沒因掘地得異骨如金色鉤鏁相連謂之菩薩骨乃復興塔寺有五色圓光現谷中人以爲觀音化身又

敗時有仙女昌容隔窗見骨沙門衛道安爲天長寺僧精修苦行坐化之夕毫光五采茶毗之日有庵室利迦訶阿六字梵書人始知其爲文殊之化以寶瓶盛其靈骨化爲清水

唐失名杜陽雜編上敬天竺敎十二年冬製二高座陽新安國寺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爲講座一曰梵筵座各高一丈研沉檀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偏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階立金額伽高三丈廢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襜

碎精巧奇絕冠於一時即設萬人齋勅大德僧撒首爲講論上剏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間華飾祕遂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于宮中結彩爲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敎數百人作四方菩薩鑾隊午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于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氈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偏以金銀覆之舁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舁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馬腦眞珠琵琶綴爲幡幢計用珍寶不啻百斛其剪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卽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眞體者悉賜銀椀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

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
福時有軍卒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
血流灑地至于肘行膝步舍指截髮不可算數又
有倡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卽捽其首
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
哭卧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見者無不大
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卽設金花帳溫清床龍
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
年阿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

甸于路傍壘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迫八九尺悉
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
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
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彩爲樓閣臺殿或
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侈徒廣設佛像吹
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腳呵唱
于其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綉爲小車輿以載歌舞
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繇華之最是
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爲物極爲妖公主薨而上崩同

昌之號明矣又憲宗皇帝卽位詔歸佛骨于法門
其道從咸儀十無其一其體而已然京城耆耋士
女爭爲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眞身不
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于前嗚咽流涕所在香
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唐失名北夢瑣言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
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
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
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仙跡

招提弃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
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
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
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
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
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
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
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
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

稱嘆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宴駕
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宋趙令畤侯鯖錄唐武宗卽位罷朝奮怒曰窮吾
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
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
十人東京二寺節度觀察問華汝三十四治所得
留一寺僧住西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
御史裏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於
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

六萬五百其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
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
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于有司寺枋州縣得以恣
新其公宇傳舍後二年宣宗卽位詔曰佛尙不殺
而仁且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率興二寺
用齒妻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
五焉著爲定令以狥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李朝景志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
千寺陳襄述古判詞都曰說云川江都幾雜詩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
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
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
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
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
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
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
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
而貧道之言廢矣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
冠之目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
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
爾既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
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
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
倘訛況于語乎
宋王楙野客叢書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
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
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
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又

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
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
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
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
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
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
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
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
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于武帝

宋馬永卿懶眞子本朝宰相衛瓘譯經潤文使益
本于唐也顯慶元年正月元奘法師在大慈恩寺
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符
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
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時
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元
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瑀
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沙門元

奘所翻經論既新傳講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
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
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
藏經三藏法師傳一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
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
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
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
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
玉海錄唐書藝文志補傳贊 十二
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
謂之額沙荼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
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
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卽翼
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
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遲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
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
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
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吒月乃印度

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謏錄出之

王士正古夫于亭雜錄普曜經言太子薩婆悉達手七弓一發透七鐵鼓又一手執大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又發一矢穿過大鐵圍山諦妄不經極矣且如來爲人天師詎與孟賁烏獲角力耶何其鄙而無識耶　釋氏書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爲起三時殿擇取五百伎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寶嬰珞其身選代宿衛後太子啟王出游止閻浮樹下王恐其出家喚令同國王士正讀錄唐書李廣傳贊　十二

更增伎女而娛樂之既爲納妃又增伎女而娛樂之不知宮中須許多伎女何爲古來有此豫教之法否其鄙倍殊可一笑　妙法蓮華經諭寫皆有利益然其開卷即說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眞珠牟尼珲璞瑪瑙金剛諸珍奴婢千乘寶飾輦輿歡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旃檀寶舍衆妙卧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種種微妙云云不知世出人需此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涉祇令俗

僧援爲口實爲清淨寂滅之累而已大善知識必能辨之　毘婆尸已來纔有七佛而內典云成劫已過入住劫來釋迦牟尼如來于住劫中當第四佛尚餘九百九十六佛于後續次而出信如經言何佛如麻葦之多耶然釋迦之後降而爲祖歷一十八代不聞有佛東土自初祖達摩而後止于六祖亦不聞有佛所謂九百九十六佛者將俟何日耶亦幻而無稽矣　香祖筆記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

王士讓錄唐書李廣傳贊　十三

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爲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爲諸鬼神說法于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稗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分甘餘話前輩嘗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令元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諭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元李冶敬齋古今黈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爲誇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

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脈歸于澤聲
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
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復
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同之但韓傳
所謂歸者一十有二而圓覺之所謂歸者止四而
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也然不
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在圓

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譌潤者盜嬰語耳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
小疵然即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
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
原道等篇觝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
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柰何惡其爲
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
示已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
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
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送靈師云飲酒慕
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
將舍浮圖何適哉又云如使周禮尚行朝夕覲月

朝士無禪補空悅高僧數往來又
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二書皆情分綢繆不
宰反覆密于弟昌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于
有司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苟
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前輩讀浮圖修崇之說甚衆
獨南豐之說最爲簡明彌陀閣記有云無爲之義
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緣作至于虞
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拘
化之辯亦隨而進又荅黃漢傑書云民之耳目鼻
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于異端何暇及哉後之
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
將舍浮圖何適哉又云如使周禮尚行朝夕覲月

半薦新啟柩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必不暇日七日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云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廢闕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卒不從退之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憲宗嘗爲此佛不祥懿宗曰使朕生見之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

死不恨李蔚苦諫亦不聽見蔚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以斧斫之應手而碎先是官中施物已數千鳳碎之乃止見鳳傳明宗之奸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於韓李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　南史范鎭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纘盛稱無佛阮瞻著無鬼論皆有所激而云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峰山吉祥院有胖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經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趙鳳必能驗眞僞而斧之矣

宋程大昌攷古編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

非明知不惑者特志偶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僊以道士趙歸眞爲道門兩街教授博士歸眞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宜宗即位遂發歸眞冀冀之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主用道士偏語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錢大昕養新錄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槩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栖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

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
詞人之上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
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
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
代范子眞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佛書初入
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
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
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
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詞佛鳥祖略無忌憚而世

之言佛者反尊尚之以爲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
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于
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
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
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宋葉氏愛日齋叢鈔魏太武詔毀浮屠形像誅天
下沙門而起天師道場受冦謙之符錄作辭輪宮
唐武宗詔毀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場受道錄眞等
法事固反於太武詔復歟於一偏宜和之事是

已魏正光以後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唐會
昌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
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數穆護祆僧二千餘人
周顯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
百九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數
千七百五十六可以言最盛時矣江氏雜志記景德中天下二萬
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千寺趙德麟載之侯鯖錄
北史所載元魏正始間都城寺瑯五百名民居

三之一唐代宗以元載王縉等勸事佛由是深信
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或疑非其教所尚不可
知也宋敏求東京記載太平興國寺故龍興寺周
顯德中廢爲倉昌陵之初主僧楹鼓求復其舊遷
中使持劍往視其怖畏即斬之至則神色自若引
頸就戮遂詔復爲寺彼能堅忍自強震以刑威且
無避崇長之宣何如蓋輕生死者其師立教爲然
抑亦鮮矣豈盡不可卻也漫錄記宣和六年義烏
普門寺主僧飲酒食肉爲知事毆奪交訟於邑令

逐主僧杖遣知事猶訴不已聞於外臺符州欲治
其事二僧乃商月不至忽道發院下縣云普門寺
住持僧某奏夜夢神人告普門山與金華洞天相
連乃高真會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遮聞朝廷
改宮易服臣不憚遠超詣闕庭願改宮額度爲
道士得旨寺改道宮僧某還俗姓毛名歸眞特授
右衛守闕監義林靈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詔僧
徒歸心道門者聽詣蘭正亭陳詞即賜度牒衣紫
長老僧官別優賜視宮品使道流創爲之說求附

於釋氏勢之所從視此足矣張知甫可書記溫公
在政府每過潞公有門僧求換道流因緩頰言之
溫公悵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
所繫此僧既不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即誅之僧
閻即道是可做其徒之反覆而政宜大臣所不敢
問也　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譏浪
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顛於神仙事尤不肯信如
謝自然詩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
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

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
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
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
意向何見乃謂姪孫韓湘藏花爲藍關之識公嘆
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
令中使杜英奇捧宮人三七名赴臨皐驛迎鳳翔
法門寺塔有釋迦佛指骨一節入內時刑部侍郎
韓愈上書諫之　武宗會昌五年并省天下佛寺

滅僧教銅像鐘磬納官毀銷鑄錢像遣農器由是天
下拆寺四千五百餘所還俗僧尼二百六萬五百
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
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
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還
俗不雜中華之風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諸
州廢寺三千六百三十六所
宋邢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
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

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寶疚大事註云詩誰將西歸
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
王也于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
知矣
洪亮吉曰因思人之所以一意學道釋者以其長
生不死也今老氏之非不死已見前矣至釋氏並
不能長生涅槃等經云釋迦年尼年未五十即死
隋書經籍志亦言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矣
儒家之死釋家之涅槃圓寂也今秦隴一帶

佛刹皆塑臥佛皆係涅槃圓寂之形十大弟子皆
在旁雪涕則所貴乎佛者果何在乎棄父母妻子
不食肉飲酒而又不能長生則用心亦左矣今西
域諸城郭又多塑歌喜佛皆男女露形作委瑣淫
褻之狀其徒又皆尸祝之敬奉之不以爲恥則其
教又可以教注矣、談空語怪天堂地獄之說皆
起于戰國之時而雜糅經爲尤甚遠遊篇談空之
始也招魂大招諸篇九天八
柱昆侖縣圃長人士伯涇山劒樹天堂地獄之始

也外此則莊列鄒衍諸人雖各不相謀又皆可楊
其波而助其瀾蓋三代之末禮教衰而邪說起漸
背先王之軌法已開道釋之源流末必非屈子諸
人階之厲也　釋氏出于道家故古人皆言道釋
唐書天授二年四月制詔以釋教問革命之階升
於道教之上今人言二氏者皆言釋道或起于此
然魏收撰後魏書已有釋老志則道先于釋又不
知何時改也
姚瑩康輶紀行曰敎讓迎佛骨表言人主事佛愈

多年代尤促余按唐代三迎佛骨始自德宗貞元
六年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示諸寺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一月遣中使復葬故
處是時僅以觀之旋復埋之未甚崇奉也然十九
年德宗崩甫一紀耳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
骨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嗻奉施捨惟
恐弗及有竭產破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崇奉
過于德宗矣十五年正月憲宗爲陳宏志所弒才
一年耳穆宗敬通十四年四月迎佛骨至京師導

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滿天嫗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膜拜流涕迎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施金帛不可勝紀崇奉又過于憲宗矣是年七月懿宗崩明年王仙芝又明年黃巢亂起僖宗出奔昌黎之言不其信哉佛不能福人可以觀矣人苟修其政事正其身心毒其所當爲者而爲之無僥天理無拂人性未有以其身家社稷者蓋天之所佑佛亦佑之反是則天災之矣佛何能違天而佑之哉孔子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即勒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

日養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後佛何益佛又豈受人諂媚者哉

姚瑩識小錄佛教之在今日其宗門分派又自各有源流偶閱彼書得其所以分門別派者亦自確然可攷宋景濂胡元瑞諸人皆嘗攷之最悉今抄其大畧於此昔釋迦牟尼在世說法四十九年自從鹿野苑中直至于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利鈍分爲頓漸二門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弟子得道百千萬億然後於拘那城

婆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其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後先闡化千百年後乃分爲教禪二門　教者其始有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毘尼金剛薩埵從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即彌勒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

法界觀毘尼之法凡此五等其後各演其說遂分爲教門五宗其一　行事防非止惡之宗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羯磨者作法辦事也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其一　瑜珈微妙秘密之宗金剛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通氣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其一　三乘法相顯理之宗唐貞觀二年三藏元奘

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爛佗寺因授唯識宗旨
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綱羅舊說廣制疏論以傳
其一四教法性觀行之宗梁陳之間比邱惠聞因
請中觀論悟旨遂遥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
上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
顗頓授灌頂頂授智威威授惠威威授元朗朗授
湛然湛然貴一一念圓融其德之宗隋末杜法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
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主峯宗密繼

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教門五宗　禪者其始
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
學佛者罣蔽於竹帛間乃宏教外別傳之旨不立
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
信信傳宏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嗣
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奥各以
所得爲傳其後遂分爲禪門五宗其一爲臨濟之
宗懷讓傳道一即馬祖也馬祖之學江西宗之其

門宇

師義元元立三元門策勵學徒其一爲潙仰之宗
海之旁出爲潙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
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元機不可湊泊其一爲
雲眼之宗青原行思傳希遷即石頭也石頭之學
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
雪峯義存存傳雲門匡眞大師文偃偃之氣字如
玉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其一法眼之
宗元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羅漢桂琛琛
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

然獨立不涉九情其一曹洞之宗石頭之旁出爲
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
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
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禪門五宗　右教禪分門
如此攷其興廢則教門五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
存其盛行於後世者惟天台慈恩賢首而已禪門
五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
芭蕉微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存
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明代極盛

至今亦微矣 宋書周朗傳朗上書曰自釋氏流
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亦既
廣矣然習慧者日蒼其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
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姝
滿室置酒淡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
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敝君欺貧疾老震損宮邑
是乃外門之所不容藝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
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嚴申
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隨其藝
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儻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
賣舍則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
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
戶拯飢寒之蔽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
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張廷珪傳廷
珪上疏諫則天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
不可以諸相見者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眞如之果不外求
也姚崇傳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

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蕭倣傳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二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尙募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此皆善言婉諫者也傳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與

昌黎佛骨一表正氣稟然彊禦不屈矣今世道士有室家者謂之火居惟僧則否陶宗儀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禺雜記云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是唐宋僧人固有火居矣余按僧人蓄室始自後秦晉書鳩摩羅什傳姚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

此者乃可蓄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此僧室之始也然釋迦雪山得道後返家仍與妻子聚處則此事亦不足異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
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
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
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
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庚申每到庚申
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
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
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趨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

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
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
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
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
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
惡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
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
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

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誣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
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
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妄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
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
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
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

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違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苗稼破人婚姻奇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
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
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揶揄之理盡厥人用藥殺樹志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怒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識不平逞縱過節詩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鬬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舊反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譖毀平人毀人稱直爲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鬼神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注慾過度心毒貌惡殘食餧人左道惑衆短尺

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眞採取奸利壓良爲賤誣善爲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鬬不忠良文不柔順不和其室三不敬其六每好矜誇常行嫉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壞人成事心自附黨偏憎偏愛越井跨灶損食殘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跡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盛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墜流星指虹霓辱指三光從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伤是

補 校正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言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

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明不勉而行之、

羅有高曰其文出于道家其稱舉條目統該人倫于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注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禍惡之說近于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徵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辠察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水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今遂以竈

校正</校正>

為司命有錄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深長矣
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稱王氏
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考之商俗
為甚故盤庚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祟降罹疾為
告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郡敬亦曰三代之隆
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為仁以奉先為孝
臨之以鬼神則慝論之以災祥則懇後世機智深
文巧勝反指殷人為尚鬼謂祭祀為矯誣矣此教
化之所以逾難网罟之所以日密刑罰之所以日

徵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
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以
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

惠棟曰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
諸儒采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
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惟是聖人贊
化育以天地萬物為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為
坎離為較易耳然王鈇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
悌仁信為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

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已立
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
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為最古自此以下無譏
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省棟日夜嘗藥又禱於
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毋疾天誘其衷毋疾有間
因念此書感應之速

梁章鉅曰抱朴子微言云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
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
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
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語又言身
中有三尸鬼神之屬也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
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
三日也吾未能審此事之有無然山川草木井竈
猶能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
必機發而譽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
者必須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
樂人之吉憐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
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譽不
嫉妒勝己不嫉詔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若乃憍善好煞口是心非背
闇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矯曲枉
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殺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妬賢者誅
殘降伏誘詐聖賢發傷道士彈射飛鳥剖胎破卵春夏殺胎覆巢毆擊神靈欺
善危人自安恍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扇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
短陌決放水火以衝害人道路危弱以惡易好強取豪求攜掠致害

不公不平淫決傾斜凌虐孤寡拾遺取施欺偽詐
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幸天援地咒誓求直假借
不還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
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
以不清潔飲飼他人穢人取物輕秤小斗欺隔短度以偽雜
眞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
一事輒是一罪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
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
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諸橫奪人財物
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墳之以玄死喪但不即至
耳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
義之財不避怨恨若以漏脯充饑鴆酒解渴非不
暫飽而死亦及之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
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
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人以解之按此皆六
朝以前道家之言可與靈寶相表裏而鄭康成箋
詩氓之章有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孔沖遠
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則漢唐大儒之言載在經典列在學宮矣

徐應秋玉芝堂談薈感應篇太上老君演說每月

十直齋日初一念無量太華天尊初八念元上玉
晨天尊十四日度仙上聖天尊十五日玉寶皇上
天尊十八日好生度命天尊二十三日元眞萬福
天尊二十四日太靈虛皇天尊二十八日太妙玉
極天尊二十九日眞皇洞神天尊三十日玉虛明

皇天尊正月一日元始天尊登九元傳大帝君以
太極金書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彌勒佛
誕日純陽眞人成仙二日寶聖佛生三日北斗聖
聖眞君降太白金星現四日重陽全眞開化眞君

上昇玉晨大道君登玉霄宮四盼天下五日大慈
佛生六日定光佛生七日北極元天眞武上帝午
時下降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至成都
玉局治說南北斗經玉床自地而出八日南無華
嚴衆意甘露苦王觀世音菩薩示現五殿閻羅王
韓生九日玉皇大帝生南斗星君降現太眞三元
朝眞十四日三官降十五日佑聖司命眞君誕摩
竭陀國佛舍利放光雨花金精山張靈源眞人飛
昇十九日北陰聖母降二十日南斗星君降二十
三日鬧天師張衡陽平山白日飛昇二十七日北
斗降二月初一日二殿泰廣王蕭誕初三日北斗
降梓潼帝君誕初四日南斗六司眞君降初五日
辟支佛生北極天蓬都元帥生初七日南無七寶
林中一十二面觀音示現南斗北斗帝君降
初八日釋迦佛生慶古佛生三殿閻王誕初九日
東斗降南無光藏法王白衣妙德觀世音現初十
日長生護眞天尊降十三日中元葛眞君生十五
日三教宗師太上老君誕十八日四殿閻王誕十

九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誕二十一日普
賢菩薩生二十三日倪慧眞君生二十七日北斗
降廿九日聖母元君降三月初一日九皇玉皇君
誕波梨天奏九地尊仙得道人名于四天王又二
月八日釋迦佛生慶古佛生三殿閻王誕初九日
東斗降南無光藏法王白衣妙德觀世音現初十
日三教宗師太上老君誕十八日四殿閻王誕十
九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誕二十一日普
賢菩薩生二十七日北斗降廿九日聖母元君降
三月初一日九皇玉皇君誕波梨天奏九地尊仙
得道人名于四天王又二月八日釋迦佛生慶古
佛生三殿閻王誕初九日東斗降南無光藏法王
白衣妙德觀世音現初十日三教宗師太上老君
誕十八日四殿閻王誕十九日大慈大悲救苦救
難觀世音誕二十一日普賢菩薩生二十七日北
斗降廿九日聖母元君降三月初一日九皇玉皇
君誕波梨天奏九地尊仙得道人名于四天王又
二月八日釋迦佛生慶古佛生三殿閻王誕初九
日東斗降南無光藏法王白衣妙德觀世音現初
十日三教宗師太上老君誕十八日四殿閻王誕
十九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誕二十一日
普賢菩薩生二十七日北斗降廿九日聖母元君
降三月初一日九皇玉皇君誕波梨天奏九地尊
仙得道人名于四天王又二月八日釋迦佛生慶
古佛生三殿閻王誕初九日東斗降南無光藏法
王白衣妙德觀世音現初十日三教宗師太上老
君誕十八日四殿閻王誕十九日大慈大悲救苦
救難觀世音誕二十一日普賢菩薩生二十七日
北斗降廿九日聖母元君降三月初一日九皇玉
皇君誕波梨天奏九地尊仙得道人名于四天王
又二月八日釋迦佛生慶古佛生三殿閻王誕初
九日東斗降南無光藏法王白衣妙德觀世音現
初十日三教宗師太上老君誕十八日四殿閻王
誕十九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誕二十一
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
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
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
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
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
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
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
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
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
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
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
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
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
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
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
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
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
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
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
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
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
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
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
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
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
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
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
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
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
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
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
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
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
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
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
菩薩生南無廣月寺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示現廿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
日碧霞元君生廿一日普賢菩薩生南無廣月寺
宮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釋迦佛
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廿

北極下降南無天竺藏王慶信觀世音菩薩示現
初四日孔子誕十三日武安王生十七日南無普
日宮中八難觀世音菩薩示現廿二日中明王生
廿五日太平眞君升仙六月初四日南贍部洲轉
大法輪初七日藥華帝君生初十日金栗如來生
十五日佛陁神生十六日南無寶陀山大悲救苦
救難觀世音菩薩示現十八日南無西方洋海中
慶一十二面觀世音菩薩示現十九日南無清淨
座主白衣滿願觀世音菩薩示現廿三日南無清
淨寶海慶音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四日九天應元
雷聲普化天尊誕廿六日二郎神誕廿九日九華
眞妃降七月十三日南無廣慶倖願觀世音菩薩
示現大勢至菩薩生十八日太眞西王母誕生十
九日力吉祥圖聖母化生賢劫千佛廿四日龍樹
王生廿五日景佑眞君生三十日地藏王菩薩生
八月初三日北斗降寵神誕十七日太白長庚降
十八日囚海龍王神會之日廿一日燃燈佛生廿
六日南極老人降廿七日諸佛慶會東海九月初

一日太上老君天瓊房金闕上宮又集靈篇
初三日九皇上皇君詣答愍天陳奏九地得仙名
初九日北極眞武元天上帝成道于武當山十五
日南贍部洲救度衆生十八日北斗星降十九日
日月宮會合諸天列宿上朝無始北斗大帝降廿
三日南無華嚴海衆觀世音菩薩示現廿五日長
生大帝降三十日琉璃光佛生十月初二日南無
妙吉祥林中海月觀世音菩薩誕初三日三茅眞
君誕初五日達摩祖師誕初八日火德星君誕初
十日西王母降十五日九江水府帝君十五河源
溪谷大神與陽谷神玉水府靈官同降人間定校
人生善惡罪福十八日五百阿羅漢會廿七日北
極紫微星降十一月初一日葛仙翁受太上三天
金簡策書初三日太上玉高大道君登玉霄琳房
四眄天下初九日南斗東斗星降十一日太乙救
苦天尊誕十三日海空智藏天尊降十七日西方
妙善阿彌陀佛生十九日日光天子生諸天菩薩
菩薩出世南無清涼寶山自在觀

世音菩薩示現廿三日南斗六司星君奏籙生籍
之辰廿六日妙果天尊降十二月初一日八仙聚
會蓬萊之辰初三日北斗星降初四日九皇玉皇
君詣答愍天奏仙名十二日玉晨道君登玉霄琳
房四顧天下十五日西斗星君降廿三日五岳神
君下降人間廿五日玉皇下降廿八日老君化胡
降伏九十六種邪魔二十九日華嚴菩薩下生兜
拔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春秋經十月胡庚辰閼庚子甫二十日不得入
十一月穀梁傳不記月然既同庚子日亦十月史
記作二十二年路史生年從二十二年生日從十
月庚子爲二十七日周十月郎夏八月故今以八
月二十七日祀聖此作五月初四日不足據至闕
帝生漢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見筠廬偶
筆此作五月十三日乃其于平生日仙道鬼神
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人經
玉門子姓王名剛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名恒純洞子姓李名修太陽子姓薩名明太陽女

姓朱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元女姓顏名和南
極子姓柳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
君賢張道陵名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
字元則見葛翁神仙傳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見
聖賢塚墓記秦宗新祠頌又姓呂名公子夫人姓
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眞夫人姓王名婉羅見眞
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詡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
姓古名老師見本草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
公姓施名存孔子弟子見眞誥又姓李名元見丹
臺錄武當戴將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
崖先生亦姓張名盱俱見眞仙通鑑東王公名倪
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天翁姓張字刺渴　東
嶽姓元丘名目陸南嶽姓燭名洋光西嶽姓浩名
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生東海姓
閭名內靈西海姓瀆名洞清北海姓渟名元又
東海姓河名歸君南海姓劉名囂君西海姓劉名
漱君北海姓吳名禽強君龍魚圖泰山姓圖名常

龍衡山姓丹名靈峙華山姓浩名藐狩恒山姓登名滑停嵩山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海神姓馮名修青又名阿明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姓口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一又名祝馱西海姓勾大名丘伯夫人姓靈名素蘭又名巨乘北海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一又名禺陽龍魚圉又有泰山將軍唐巨霍山將軍朱丹華山將軍郊恒山將軍莫惠嵩山將軍石斗　莊子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須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阿蛙龍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埜有方皇澤有委蛇東京賊捐之使人目明故市精名罔象孺埜仲而騩游光八靈魑魅鬾狂靳委蛇屑方良囚耆父于清冷溺女魁于神潰殘夔龍與罔象孺埜仲而騩游光八靈爲之震憬況魁畏與畢方家語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木之怪爲夔魍魎土之怪爲猿羊火之怪爲宋無忌風俗通夏月著五彩辟兵符題曰游光游光人面龍身而赤目見人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木之怪爲夔魍魎土之怪爲猿羊火之怪爲宋無忌風俗通夏月著五彩辟兵符題曰游光

佩阿祝神曰洋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寤夢清而吉有咒曰元州牀管娶竺米題臨誦七過吉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黿魚不生酉陽雜俎產鬼名語忘敬遺臨產呼之吉傀儡神其名郭禿馬神其名馬步害樊神其名族人炊見郊祀志花神其名女夷獄神其名草野三郎蛇鬼名俐石圭馬鬼名賜衣服鬼名甚遺金樓子船神名馮耳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龍魚河圖刀神名滄耳一名聾弓神名曲張箭神名達望刀神名脫光劒神也如人而虎尾居和山五曲出名飛揚泰侯吉神也婆瘦風神也酒川之精名入有光惡祈居火神也婆瘦風神也酒川之精名蜎見管子水木之精如老翁長八九寸名藻兼見漢武故事兩山之間精名僕甕千載木有虫名賈誼狀如豚食之如狗肉黃門令假子逐疫鬼曰甲作食殆胮胄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又弓隆甲子神也呼之入水不溺執明甲戌神也呼之入火不燒江神名奇相東海神名禺京南方神名延維騎山神名蠶圍岐山神名涉蠶漕水使民橋神名忖留神扶南國神名摩醯首羅桓公所見卑耳溪神曰俞兒簫韶曰菟寇禹功記載顧希徵所遇河神名屈朱多幽明錄曰南太守河南陽聖卿所役變形爲奴送書京師朝發暮還名肅霜神禹鎖蠶山下淮水之神名巫支祁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有夜叉羅剎常喜噉人胎男女交會時使其意迷亂懷妊不成就第一名彌酬迦第二名彌迦王第三名鬻陀第四名阿波悉魔羅第五名牟致迦第六名魔致迦第七名閻彌迦第八名迦彌尼第九名梨波琉第十名富多那第十一名曼多難提第十二名含究尼第十三名健陀波尼第十四名目佉曼荼第十五名藍婆此十五鬼常遊行世間爲嬰孩小兒作于恐怖又有山臊一名山魈一名山駱一名山蕭神異經作獠永嘉記作山魈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灌肉一名熟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赤

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堠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云山蕭伍相奴或援人禱于伍相廟巳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饑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婦奴爲人都左腋下有鏡印潤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爲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持土釐法其掌決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　佛經蘇利月日神也蘇摩月神也婆夏風神也惡叉火神也也是那羅延一曰跋折羅金剛神也提婆犀那天軍也是爲陰兵乾闥婆香陰也是爲天樂神阿婆羅無端正也是爲非天神緊那羅疑神也似人頭有角琰魔一曰閻羅醫生也閻羅王名閻多夜叉奇池鬼也羅刹遮疲鬼也波旬一曰波卑夜惡鬼也鳩槃茶魔鬼也形似甕毗舍闍頭鬼也薩迦耶薩無常也泥梨耶無喜樂也泥梨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作泥梨一作泥梨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　諸道書所載人身神名髮神名蒼華字太元形長二寸一分腦神名精根字泥丸長一寸一分眼神名明上字英元形長三寸鼻神名玉壘字靈堅長二寸五分耳神名空閑字幽田長三寸一分舌神名通命字正倫長七寸齒神名崚鋒字羅干長一寸五分面部七神並衣飛羅裙各鎮其宮心神名丹元字守靈長九寸肺神名皓華字虛成長八寸肝神名龍烟字含明長七寸腎神名元冥字育嬰長三寸六分脾神名常在字魂庭長七寸三分膽神名龍曜字威明長三寸六分六府真神同著丹錦飛裙處五藏之內精血氣三魂名無生君字黃血中赤氣君名混雜子字叔寶堅司命精魂名敦混子字慶元二神鎮我百關之血絕節之下上元元父君名高同生字左洞叔火玉字石迴光帝皇太一名重冥空字幽冢元九帝尊名日月眞字冢帝生太帝精魂名陽堂玉字八靈君九關魂名錄迴道字絕冥天紀帝魂名照無阿字廣神七神鎮我本命之根塞我死路之

門又二十四人行事訣腦神曜元
寸一分白衣髮神元文華字道
衣皮膚神通衆仲字道連長一寸
孟生字道童長三寸五分青衣項
周長五寸白衣脊神益歷輔字道
白玉素衣鼻神冲龍玉字道微長
白色衣耳神名梁崎字道岐長七
神百流放字道通八寸九分色衣
道平八寸一分白衣心神煥靈生
赤衣肝神開童字道清長六寸青
字子元鎮我兩乳之下源骨節二
疑羽珠鎮我太倉之府五藏之精
精液君字飛生上英鎮我胸中四
眞男名朐制字三陽鎮我左耳伏
魂四名上歸字帝子鎮我右耳伏
元君名曜曜無亦字來上鎮我頭
君名圓華黃字大張上鎮我胸脇
君名啟明蕭亦字金門上鎮我下

命名接生鎮我左手中月中魄君名方盈鎮我右
手中胎中一元白氣君名務元子字育尚生太乙
精魂名元歸子字盛昌二神鎮我五藏之上結喉
之本結中青氣君名案延昌字合和嬰兒元君精
魂名保谷童字明夫二神鎮我五藏之下大胃之
上節中黑氣君名越來生字精上門帝眞精魂名
幽臺生字灌上生二神鎮我九腸之口伏原之下
胞中黃氣君名祖明車字神無極天帝精魂名理
雜藏字法珠二神鎮我小腹之內二紅之本字道
放長二寸六分青黃綠衣左腎神春元眞字道靖
長三寸七分元白色衣五色無常右腎神象他無
字道玉長三寸五分衣白或黑衣脾神名寶元仝
字道鸞形長七寸三分色正黃又五帝雜修行乘
龍圖肝東方青其人姓婁氏字君明心南方赤其
人姓張氏字巨明肺西方白其人姓文氏字元明
腎北方黑其人姓元氏字子眞肺中央土黃其人
爲已氏字元已又肝神名爲青龍字慈龍子方心
神名爲豪丘字陵陽子明肺神名爲方長宜字子

二十九日在膝脛三十日在足趺
郭宋眞言人影數至九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
二名魁魁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五名索關六名
魄奴七名寇陰八名亥盛九魚貪兩字不拼音能
始一統名勝志仙遊九坐山在縣西北唐元和初
邑置坡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
隨身遂出家學道咸陽六年建太平院于此術人
有照影而知吉凶者有治疾而災影者又有撤病
人所臥席藁之而病愈者則未可信然本草蠷螋
能溺人影令人生瘡射工居水中能含沙射人影
則災影而病愈又何疑乎○○○○○○○○○○

魏釋老志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
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
飛仙之士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

常授軒轅于峨眉教帝嚳于牧德大禹閭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王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記其爲教也或鑄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于濯龍設壇場而爲禮也隋書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尊至天地初開授人秘道謂之開劫度人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

天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大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尊命世人莫之與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不滅天地將壞則蘊而莫傳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辨行之自天眞以下至于諸仙得之始授世人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

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記竟無效焉本始經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宋三朝國史志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眞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較定事具道釋志嘗傳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讐較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

若依詔舊目刊補洞眞部洞元部洞神部太眞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合爲新錄凡四千二百九十五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馬端臨經籍考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

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蓄而不言清淨虛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蓄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俱不言煉蓄服食至杜光庭以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耳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畧不能知其言趣雖所謂煉蓄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混元統聖經敘至于百成百成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老子者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

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交在天皇時爲通元天師地皇時爲有古先生人皇時爲盤古先生伏希時爲蓼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祝融時爲廣成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帝堯時爲務成子帝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育成子成王時爲經西伯時爲燮邑子武王時爲郭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成子康王時爲郭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在人間以常樅爲師生于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以敬王元年八十五歲西入胡陳心叔名疑曰李聃姓李名耳字聃一作耽呂覽老耽貴柔是也一作儋左傳太史儋是也史記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集眞錄云老子始生母名之曰元祿字伯陽列仙傳云老子諡聃吕氏春秋舜染于許由伯陽注云伯陽老子也恐悞蓋舜時伯陽別是一人王安石詩氏世譜伯陽神農之後佐堯舜有功賜姓姜則非老子明矣又老子本皇陶之裔世爲理官以理爲姓紂時有理徵是也古文理李通用路史理徵事紂抱道不合

而死其妻契利氏逃難伊侯之墟命其子利貞姓李姓老子十二世祖也利貞子仲師避難改姓里氏是李理里三姓同祖矣姓譜北史新舊唐書等有謂老子生于李下而得姓有謂因亂食李而得姓有謂老子母李氏女因母得姓有謂老子生于李氏家因姓李均妄老聃父名乾字元杲一作元果舊唐書又云聃父名敬前涼錄索謙云元杲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野合孕十年而生老子故世傳老子母爲益壽氏路史元杲娶洪氏名嬰敷感飛星孕十有二年折左腹而生老子邑于苦之瀨鄉瀨卽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歷流沙八十餘土化胡成佛壽四百有四十歲南唐書世譜元杲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老子或云杲老子母無俏妄酉陽雜俎娶洪氏女元妙內篇云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桑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元之阿又曰青帝玄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顏三理腹三誌頂有紫氣　靈寶隱書三約把十跗五身綠毛白頂中極眞人主人命籍九華眞人主九幽之上宿對生死太元眞人受天地之符度長夜之魂太極眞人治赤城玉洞之府司藏太山死生之籙三元眞人主紫微行道太霄隱書曰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元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神仙五岳圖曰大道天尊治太元之都玉光之川金眞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又道尹一處太元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瑛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又道家稱元始天尊居玉清清微天靈寶道君居上清禹餘天太上老君居太清大赤天卽化身爲老子者也陶虛白眞靈位業圖則謂玉清三

元宮上第一中位上合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
第二中位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爲萬
道之主第三中位太極金闕帝君姓李王辰下教
太平主第四中位太清太上老君爲太清道主下
臨萬民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不知所謂老子者
金闕帝君乎抑太上老君乎雷霆玉經浮黎元始
天尊玉清神母元君生長子爲玉清元始天尊第
九子爲高上神霄玉清三尊第三度師金明七眞一在上清金相宮一在上清
諸錄則云第一度師上元眞明道君即元始上皇
丈人第二度師無上元老即高上九天太上眞王
第三度師金明七眞一在上清金相宮一在上清
金闕宮一在上清丹靈上宮不知所謂第二第三
者即靈寶上宮不知所謂第二第三
尊神號玉清宮靈寶君爲洞元尊神號上清宮神
寶君爲洞神尊神號太清宮此則三清之別號也
葛洪元始上眞衆仙記元始天尊在玉京山經二
劫下遇太元聖母經一劫一施生天皇十三頭東
王公曰元陽父又生西王母後復生地皇十一頭

人皇九頭玉皇諸錄說昔道君群仙隨業以補其
職三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
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仙
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卿大夫上清有元
都玉京七寶紫微太清有太極宮殿見太眞科又
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二戒二千
善上靈宮萬善升玉清眞靈位業圖又有玉清上
元宮上左位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東明西華
北元南朱高上虛皇道君玉清上元官四道君玉
清中元宮紫清六道君玉清下元宮高清四元君
玉清中散位一十君右位紫虛高上元皇道君洞
虛三元太明上皇道君太素高虛上極紫黃道君
虛明紫曦中元高上停皇道君三元上元虛皇元
晨君三元四極上元虛皇元靈君三元晨中黃景
虛皇元臺君三元紫映輝神虛生主眞元胎君玉
元太皇君上皇道君玉皇道君清元道君上皇道
君玉天太乙君太上虛皇道君太上玉眞保皇道
君元皇高眞太乙玉君高上玉帝右玉清境元始

天尊爲主已下道君皆得策命學道號令羣眞太
微天帝來受事並不與下界相關自九宮以上太
清以下高眞仙官皆得朝宴焉　本行經玉皇上
帝初却爲光嚴妙樂國淨德王太子捨位修道八
百却捨位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却始證金仙爲清
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却始證玉帝位道經謂
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帝爲衆星天子酉
陽雜俎天帝劉翁自下觀之張翁庭陳寶主醉其從
官策乘龍上天塞北門劉翁徘徊不能上乘其餘
龍人問爲災張翁思之封之泰山其說尤誕括異
志晉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
紫蓋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
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佛國記小
孤石山山頭有石室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
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
室石答故在此　象教皮囊謂那王也因陀羅天王
也摩那天人王也摩

眞凡五見像初現黑雲擁護左右二天神侍再現
披皂袍一神捧劍導前一神導前一
神捧印侍四現現一神捧劍導前一神執皂旗侍五
現坐于黑雲上左右二神侍十九日大頂殿宇詣
五色圓光內復現天眞下黑雲擁護頃之光中復
現一神侍眞仙通鑑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眞武
聖像乃宿殿致齋于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
于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帝祝香再拜願見眞君霹
靂一聲龜蛇不見但一巨足塞于殿下帝又上香
再拜願見小身須臾見身長丈餘詔麗妙相披
髮皂袍金甲玉帶脫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
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眞寫成忽不見次日奉安醮
謝則元帝之神其來舊矣雲麓漫抄云元武本北
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爲眞武后興醴泉
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眞武現繪像爲北方之神披
髮黑衣仗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白后奉祀益嚴
加號鎮 大帝聖或以爲金房之讖酉陽雜俎大和
中朱道士自蒼游廬山憩于劉石忽見蟠蛇如堆

一律見唐諸選中一云鍾以神將從周孝侯處敗
于齊萬年跣終南山遇東華王眞人得道至唐始
一出度純陽呂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道在
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又與正陽度劉海蟾王重
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蓋宗和亦唐人有
踏踏歌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
姪昌黎賣賦以詩寄湘何仙姑見純陽啖以一桃僅食
陽文宋人雜說本零陵市人純陽所度者
其半遂不饑仙鑑純陽呂祖傳贊曰仙姑何姓者閩元中已羽化去合在純陽
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閩元中已羽化去合在純陽
前而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頭詳獨曹姓無
國眞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外戚曹姓無
得仙者或言丞相彬于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
家雲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直純陽見而授以道
又有葳者李孔目葳卽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
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開元
中于終南山遇道陽神出舍爲虎所食得一跂丐
新七者附其尸以起太都委巷之談也譙秀蜀紀

玛哉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眞武見今眞武聖
號百字爲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眞悟道濟度羣
迷普爲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界祖師大慈
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
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眞武靈應福德衍慶
仁慈正烈協運眞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元天上
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明方升太岳志五龍宮內
爲道九曲十八折敬以崇祖前后不相見元帝敬
聖二殿堵合九重前五重爲級八十一後四重爲
級七十二望之如在天上殿之左爲玉像殿紫玉
像一披髮跣盤右踝而坐沉香像一披髮跣端坐
舊白玉像入供于內蒼玉像一冕而垂紳雲履菜
玉像一首餘不可辨額微起至後如抹帕肇袍圓
履碧玉像一頂左右結雙鬟素袍銳履諸像皆貌
元帝而大小不同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
何代考其出處亦有所本張果明皇時顯跡甚著
生于堯之丙子爲侍中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
蝙蝠精鍾離權呂岩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

一絕見唐諸選中一云鍾以神將從周孝侯處敗
于齊萬年跣終南山遇東華王眞人得道至唐始
一出度純陽呂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道在
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又與正陽度劉海蟾王重
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蓋宗和亦唐人有
踏踏歌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
姪昌黎賣賦以詩寄湘何仙姑見純陽啖以一桃僅食
陽文宋人雜說本零陵市人純陽所度者
其半遂不饑仙鑑純陽呂祖傳贊曰仙姑何姓者閩元中已羽化去合在純陽
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閩元中已羽化去合在純陽
前而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頭詳獨曹姓無
國眞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外戚曹姓無
得仙者或言丞相彬于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
家雲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直純陽見而授以道
又有葳者李孔目葳卽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
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開元
中于終南山遇道陽神出舍爲虎所食得一跂丐
新七者附其尸以起太都委巷之談也譙秀蜀紀

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卽鬼容區隱于鴻冢今
青城山也次李耳生于蜀今三青羊宮三曰董仲
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
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
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
爾朱先生在雒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
繪爲圖百陽雜俎白誌見腹名在瑣簡者目有綠
筋名在赤金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
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
茵名在綠籍者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丘亦仙相
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唐明皇以任之言遂以
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
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

生日亦類此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注　梁章鉅退菴隨筆論語言謹權量審法度成周開國之政莫先於此其於天下則有五歲一察之典虞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有每歲再察之政月令所謂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降至後世權量丈尺隨地而畝一權也既以十六兩爲斤矣乃民間又有十二兩稱十八兩稱及斤半稱之殊既以庫平爲準矣乃民間又有京平市平曹

平廣平之別一量也既有部頒之官斛矣乃又有倉斛鋪斛大斗小斗之異一尺也既有部定之尺矣乃又有京尺家尺裁尺工尺之分名目愈紛詐僞愈出甚至田畝之數有以五尺爲步者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者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有以一千二百步爲畝者在下者奚所遵從在上者憑何稽察乎顧亭林嘗言隋張賁爲冀州刺史作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稱便不知我　朝開國之初　盛京即有金石金斗之製康熙四年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各別此皆牙儈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開斗面寬底窄若少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由嗣後直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應否底面一律平準一併議奏旋據會議查順治五年戶部將供用庫舊存紅斛與通州鐵斛較紅斛大鐵斛小將紅斛減改永爲斛式十二年又鑄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

各省皆發一具令應再將鐵斛照鑄七具分發盛京順天府五城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二十具分發直隸各省永遠遵行至康熙四十三年復　諭大學士及戶部尚書等曰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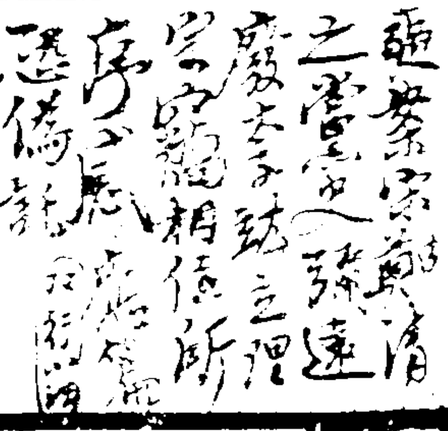
查性理大全嘉量篇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二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平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令照式以鐵爲之仰見 天縱生知精心測量允足垂定式而息爭端諸臣上等不能窺力奉行隨時審較以至吏胥高下其手市儈又從而生心弊竇叢生遂至不可究詰也 同律度量

衡自是三代以上之政今再三思之權量尚不難定制而度尺實未易更張人家日用之丈尺猶可設法均齊而履勘田畝之弓尺則更難於畫一查乾隆十五年戶部議奏自順治十二年部頒弓尺頒行天下康熙年間復行嚴禁如有盈縮定以處分迨後各省弓尺名有不齊乾隆五年行令直省各將該地方現行弓尺式樣報部其時惟直隸至天江西湖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並兩淮河東二鹽場俱遵部頒弓尺此外或以二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或六百九十弓爲一畝今若令各省均以部頒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二萬二千分若依此田多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且事經久遠一時驟難更張已據各督撫開明不齊緣由報部存案毋庸再議惟自十五年以後新漲新墾陞科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私自增減然迨茲又八十餘年豈能保無盈縮以此見立法之不易自古至今未有一勞永逸之方也

朱書曰古苦縣瀕鄉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境太清故宮在焉祠老子也老子實生于此云于讀史見唐元宗宋眞宗時祀老子極侈祥雲甘露降太清宮者時見書甚且得天書頒示中外恢奇怪迂不可究詰恨未能一至瀕鄉覽其宮闕廟祀之勝乙亥八月初吉之關中道訣出亳州西四十里有村村東南宮碑高十許尺亟下馬視其額曰大

宋重修太清宮之碑文磨滅不可識蘭村人即苦縣瀨鄉也碑北二百餘步有老子廟甚廖陋廟前碑碣四五金明昌間亳州州正胡筠記猶完好謂老子生殷武丁二年後與秦獻公論周秦分合曰太史儋儋即老子也子孫數世官于朝餘碑刻唐追尊帝號制詔歷代徽號老子讚又刻道德經于石子觀望久之度舊制宏鉅占地數百畝爲前後兩宮今皆未泰矣嘗考太清宮之祀始盛于唐而國盛于宋金元仍之代有增飾蓋千年矣小明王韓

林兒撤毀荒廢迄今不復夫譜學莫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元宗祖老子能免遼遼華胄之譏邪趙氏與睢汳間去老子居甚近其崇祀固宜然眞宗所爲則已誣矣二君者好恢奇怪迂故其類應焉豈老子眞見靈異哉何昔甚顯赫而久寂然于今也傳曰妖由人興傳土刻木肖人形跪拜日禱之久則能禍福其民以自養其祭有卓然不惑者毀去之蔑如也如此者衆矣山東濟南府西南七十餘里有山曰五峯巖幽木森鄉人奔走相望曰老



子生處也彼非老子生處而祀之勤此老子生處而一敗不復振其興其廢殆有時興抑凡事固樂其假不必問其眞老子之靈亦姑移于彼與明太祖嚴厲威刑以懲不恪及讀道德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惘然而止盡除五刑以外法嗚乎仁者贍人以言雖人與骨俱朽而天下尚受其賜宜其廟祀之崇也子無意中得至瀨鄉甚喜又感太清宮荒廢益信瀆祀無益故記之以告世之人祀而無祈可也

胡筆叢青巖叢錄今煉養服食其說俱在而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乃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按錄以全眞之教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于呂嵓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嚴授劉海蟾操

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泰元泰泰授薛紫賢
道光道光授陳泥丸補桐授白海瓊玉蟾蟾授彭
鶴林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嶌傳王重陽嘉傳馬
丹陽鈺及婁孫不二鈺傳譚長眞處端劉長生處
元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眞之名始自王
重陽今猶有祠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
陽下譔述多傳于世近亦翼翼當國初顯達有籍
冠周顚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繇學而致也昔閻
還老君請問煉金食氣之道老君曰天地之精華
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

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合和煉藏吐故納新
上入泥丸下住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空採于五
府以補百神此內丹也修道之士得內丹者可以
延年得外丹者可以升天三一九思者內修之要
也丸丹金液者外煉之極也台而修之大道成矣
尹喜請問三一之道老君曰眉間却入一寸爲明
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上丹田宮也中有赤
子字元先心中爲絳宮中丹田也中有眞人字子
丹騰却入三寸爲命門下丹田也中有嬰兒字元
陽晝夜存想循環不息即爲九思以補上一中一
下一氣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嬰兒眞人赤子
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故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愚謂內丹可以默合外丹必須夙緣學者能修三
一九思實讀五千言可以稱老子之徒外丹煉金
之術請候宿果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以淮
南黃白之法上天子無効下獄幾論死白樂天歿
江州亦罷意鎔鼎一夕而敗潘逍遙獻方于太宗
及帝升遐懼誅創髮爲僧蘇子由亦自試之將與

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術終不成富鄭公積黃白
書一擔後爲聞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范
文正得方于同舍程明道得方于佛腹中蘇子瞻
得方于扶風僧而皆不爲非卓然自信者不能也
李虛中從事服食夢泰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
卒患背裂而死韓昌黎用硫黃末攪粥啖鶏男號
火靈庫始亦見功終致絕命方山道人時元亨煉
眞厭世三十年七十髮不白走及奔馬宋先生于
酒中以羊豕猫一并啖之便頭痛下痢出如劉凈
鶏頭肉者二三升明日遂卒　仙家修煉有所謂
黃芽白雪者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
火取水一斗鐺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
中初成姹女汞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
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
名黃芽又蜀道觀鑿井得一碑是漢時陰眞人煉
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簪食之前用乎
化火之後白英聚而雪慝黃酥凝而金醜又曰北
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爲一

體朱雀調運成金花孫思邈詩取金之精合石之
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
覆載鼎候無忒姹女氣索嬰兒藏賓寂紫色內達赤
芒外植骨變金植顏駐玉澤參同契河上姹女得
火則飛姹女眞汞汞者水銀查也　李泌少時幾
欲白日升天爲其母以穢惡蒜薤潑之仙藥頓散
盧杞隨麻姬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
欲爲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失色
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
相林甫竟欲宰相貴後頓忘教戒之語楊收小時
讀書廬山遇一道者曰子欲學道即有仙分不然
位至三公終有禍收卒登台輔砒于南荒夏竦兒
時有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可惜墮
落張士遜讀書武當有道士教之學不爾當有道士遜讀書武當有道士教之學仙公不欲曰
不爾當位極人臣林靈素謂宋神宗爲長生大帝
君明節劉皇后爲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
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于巫山髣髴金釵合金
宋眞宗爲來和天尊見諸楊碩之夢故崇尚道教

建立宮觀仁宗爲赤脚大仙故坐殿方御鞋襪下
展即去之蕭何感昴星樊噲感狼星微子感輔星
李白感長庚星蘇子瞻爲奎宿崔曙爲泰山老師
白樂天爲括蒼山主錄大夫又爲蓬萊山樂天院
主杜甫爲文星典吏清溪山道士識杜滋爲西關
坐禪和尚若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
洞主司馬季主委羽託化南華沖虛各備仙職嵇
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修文
郎劉禎徐幹王粲並爲侍中王茂宏爲尚書令陶
隱居爲蓬萊都水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太監李
長吉召賦玉樓記杜祐馬總爲六押大都錄韓退
之爲眞官寇萊公蔡忠惠俱爲閻浮提王麗籍爲
王屋山君韓魏公爲紫府眞人石曼卿爲芙蓉城
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蘇子瞻又爲紫府押衙
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他如眞
誥諸書孔子爲太極上眞公治九疑山又爲廣桑
山眞君又爲儒童菩薩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
大司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郎召公爲南明公張

良爲門下侍郎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周公爲
北帝帥莊周爲太元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屈原
爲海伯統八海王弼爲丘監嚴君平尚在蛾眉山
鬼谷子爲太元師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
錄司命葴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修門
郎温太眞爲監海北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
敷浩俱侍帝晨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
副監顧和爲執蓋郎不可勝紀大都從古將相侯
王文章杰士生從謫籍去列仙眞既爲不世之人
自無隨形氣消滅之理申南降從嵩岳傅說歸騎
箕尾尼丘禱而仲尼生大星殞而武侯卒灼然史
冊定當不誣也　張果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見
續仙傳肅宗爲儲耳龍見唐書杜預醉吐人見大
蛇垂頭見晉書郭璞爲龍精見錄異記高澄爲夜叉精見吳越備史李紳
爲黑蛇精嘗在劉州佛寺畫寢有僧見黑蛇食丹
李紳覺曰適夢樹間食李甚佳見雲溪友議鄭愚
爲白猪精見北夢瑣言明皇徵時至洛陽令崔日

畫曰

知宅崔設餽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
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遊巡不見明皇覺甚夢
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祂日啟聖之驗也見逸
史錢武肅王爲蜥蜴精嘗夜令老吏監直更聽一
宵銀板燈有大蜥蜴據油缸飲之將竭倏然不見
明日王曰昨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
人有對者王微哂而已見傳奇蔡君謨知福州夢
登鼓而睡鼓角將見大蛇盤鼓上世遂以君謨爲
蛇精見范鎮東齋記事米芾知無爲州詰鼓吏三
更不聞鼓聲吏言有白蛇繞鼓米領之叱去不問
故郡人疑其蜈蚣精見米襄陽志林又周詢醉而假
寐園吏見大蛇垂于欄楯宋楊戩臥牀上盜入室
中見之乃一大蝦蟆大可如牀兩目金彩光芒射
人春渚紀聞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
稱其韶麗既歸老不數年而卒其終之日飛蝶散
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是既設靈席每展
遺像則一蝶停立几之而去后去遠諱日像側必
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

畫墁錄李諫議知鳳翔卒有胡蝶之祥自殯所
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尊卑接武不相辨
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
千秋金鑑錄安祿山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
髑烏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鵬之精指爪純赤
又北夢瑣言梓潼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其
神甚靈爲王建世子元膺牙齒常露蛇眼而黑色
通夜不寐以作逆伏誅其夕廟祝夢爲惡子所責
言我往西川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
人知元膺爲廟蛇之精定命錄蔽山醉臥化爲一
猪而龍首元宗識爲猪龍鑑錄蒲墳任宏實寐于
簷下虹自河飲水俄賢于宏實口蜀僧相之曰蜺
龍當近江海方有榮顯后歷一州二鎮俱近大江
揮麈錄唐黃巢凌劫州縣有大白山人奏掘破牛
山賊自敗掘之見一石棺置劍其上棺中有黃腰
獸模劍而死是秋黃巢哀中原平草木子汚陽盜
倪文俊生于黃陂母夢白虎入室遂生吉安志文
山爲紫瑤山下黃土潭龍嘗往來山中客店主夢

龍蛻爪于門外迨曉開門見公脫履于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不能勝公鎮日夷然孫公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林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因出俸營窆之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或自外窺之乃一巨黿也占相篇行步舒緩意有所規多害生類從鶴中來體小好姪意不崇定見色心或從雀中來語則瞋恚不詧來義口出火毒從鶴下來眼赤齒短語便吐涎臥則纏身從蛻中來太霄瑯書稱帝嚳詣德牧之臺謁九天皇人得靈寶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抱朴子或問隱淪之道曰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或以玉枕丸塗人身中或以玉枕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足散或褰離毋之草或札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堀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

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可爲老翁或可爲小兒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又曰變化之術唯有墨子五行記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則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雪渡水不用舟梁分形千人因風高飛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白虎頭皮生駭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一生瓢一異七種合其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畧同又自然解脫法月三服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蛻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

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棘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又云千歲柏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云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岳不能犯守元一復易于守眞一思其身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隱之顯之皆有口訣所謂分形之道能一日至數十處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人余讀仙傳搜神記諸書如赤松子叱石爲羊盧敖飛身化鶴淮南八公變爲童子色如桃花蜀都變巴卻入壁中化成一虎趙廓化鼠被攙飛入雲霄左慈走混羣羊不復辨白庚屑吾噓氣爲雪張果寘紙成驢軒轅先生使倩茶宮人忽爲老嫗敖天祥戲佐酒倡優不覺狂舞王子芝豎子酒壺度從門隙張定車馬萬隊並入瓶中羅公遠從玉碗以道形許眞君擲酒杯而隱跡王子喬戈擊墮尸而振翮散筐徐光斬首無血而拊手松沙漢陰生收

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一日相遇紫陽曰可與禪師同遊遠方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于是紫陽與僧同虎一靜室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至其地僧已先到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師各折一花爲記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于手內折出瓊花一枝問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後紫陽弟子問吾師與禪師同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眞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直修性宗不復修命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此其異也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障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龍以此知釋迦性命雙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宅舍難固不免遷徙一念差誤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奪舍而已此非道家純陽之仙所謂第五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猶圖皈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高皇帝奇待之時的達與眞人張宇皆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字

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爲朕設壇召將取之眞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踰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宇皇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大浪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失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王龍以獻帝駭以爲神賞賚無數余讀釋摩騰及唐羅公遠金剛不空三藏事頗相似譯經圖稱明帝感異夢勅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將士王道等西尋佛法至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至洛陽帝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不悅請較試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集白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道西壇上亦等升天入火履水隱形諸術所試不驗時佛舍利

光明五色直射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遊空飛行坐臥天雨寶花及奏衆樂此道教爲佛屈也唐元宗幸東洛羅公遠葉法善金剛三藏皆從時方修醮趾殿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帝謂葉尊師曰師試爲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元宗曰師之神力何有失耶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舉已而使葉設法竟于是取三藏金禰袈裟摺之以盆壓之葉攝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縷隨色各爲一聚又覆而祝之則袈裟如故又令三藏固收袈裟令羅公遠取之三藏跼趺作法取袈裟置銀合又安數重木匣衆見中有一重金甲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宅舍難固不免遷徙一念差誤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奪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公遠言笑自若食頃啟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即令人十其院中開櫃取來元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則不見其形耳此釋教爲道術屈也皆其徒

相傾煽之語耳 案燿火發木鬥之歷則難成變化出神而鬪若璨潛邱劄記感應篇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惟宋理宗命鄭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于世前代儒者如高忠憲亦兩序其書

錢大昕曰太上感應篇附注錢唐陳堅君實所編仇遠爲跋泰定甲子上元繡梓而嗣子從仁復刊石於湖山堂葢在至正中惜石刻漫漶不能辨其何年月也吾友惠徵士定宇言此篇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

傳無不契合非後人所能假託然隋經籍唐藝文志皆無之宋藝文志始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此書之傳蓋自李始矣據仇山村跋則宋時有李善齋先生注其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今惟鄭清之書載於道藏餘無聞焉陳氏附注詞雖淺近而無俚鄙不經之談懸諸座右可爲日省之助　又曰惠松厓徵君以爲出漢魏道戒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子讀之良然蓋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允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患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鋟諸梨殺以廣其傳或謂之三彭宋葉夢得避暑錄話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小人之妄誕有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

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好强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彭定求感應彙傳序今者學士大夫之論有二一則欲舉感應而諱之一則欲舉感應而略之其諱之者富貴利達之習重機械變詐之術深輒援天道遠人道邇之說以自便其私謂夫太上云爾者採之茫茫索之冥冥以儒者而襲道藏之緒言非愚則誕故有强辨飾非縱至歷報彰明之後而不肯前車是鑒是誠無忌憚之流也其略之者玩心

高明之域遊心曠遠之途遂舉無善無惡之說而誤任之謂爲善去惡即涉於計功謀利之門初非君子之所以立教將人人盡託於上智而防檢汨疎補救日趨則亦偏執之過也

昭文館學傳感應篇試律序考昔史遷謂百家皆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子聞赤松子因黃帝問道作中誡經求其書讀之而遷言益信蓋未經專門文學者手定固當別論耳然辭義頗與感應篇相涉豈同出當時而感應篇獨有筆削之者歟篇名見

宋史藝文志其在道藏也不知幾何年秦皇求僊無火厄也先哲重之者稱爲天下通行必讀書或云竟是一卷天律不得泛視爲勸世文 俱見孫氏全人矩矱

要之足與老氏道德經互爲體用而實證以五經四子三傳廿四史勸懲之法亦無不合者就晉代葛洪抱朴子書所述若玉鈐經若易內誡若赤松子經若河圖記命符若諸道戒統彙觀之全篇之文十得其九則由來久遠可知夫言道德而先黃老後六經班固所以

可遷信而羅處約又有黃老先六經論宋史本傳亦孔氏各言爾志之義也惟聚實于古而又切于人心世道言乃足式耳逮唐而夔州推司楊旬信奉是篇常行十種利益 見舊本感應篇讀法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釋道欽嘗盛稱于劉晏晏謂三尺童子皆知欽言三尺童子道得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傳爲名論段成式載之酉陽雜俎傳燈錄作鵲巢和尚告白居易是已舉世誦習此篇矣宋則理宗發禁錢百萬刊本廣行仍御書此八字于卷首其先范仲淹謂得神

道設教之要旨蘇轍言道書而足貧日用而太乙宮舊有摹本李昌齡特作傳註參引宋代事爲明證故道士胡瑩微刊送鄭清之爲贊與序稱昌齡之傳該貫殫洽信而有徵益可知疑昌齡掇拾抱朴書成篇者說謬悠也其後馬元素刊送眞德秀亦作序洎前明世宗復刊而序之曰善者聞之益勵不俟爵賞之加惡者覩之自危踰于刑罰之及可見此篇不但扶翼聖教亦且補助王化故其前後有汪源康彥恢金秋李贊屠隆張成倩高攀龍

冒起宗錢養庶于元履朱璣嚴沆顏懋倓諸名賢刊本疊出吾郡歸氏又有倣宋本且歌偈頌引箴銘悉備甚或多集唐宋元明以來誦持施印者之事爲靈驗記此感應篇著于往代大畧也我 世祖章皇帝于順治十二年博採經史子集 製勸善要言一書既錄感應篇語又 命內院詞臣翻譯感應篇引經註證俱引五經 刊刻滿漢字樣頒賜羣下舉貢生監皆得徧及陳廷敬 文貞公序四子書 查昇刊本謂其談禍福有神修身立誠之學陸隴其 清獻公文集謂爲救世藥石足資愼獨之功若註釋之家謝簡汪楫于覺世趙熊詔惠棟彭希涑孫念劬等各有可觀喻成龍查昇皆刊麻氏註本樊正綱亦有倣宋之本餘或署姓名或不署姓名或爲之圖而繁衍至數十冊不能殫述也吾邑則陸輅許嘉祐蘇翔鳳蔣振屈成霖 稱寶恩堂主人留耕氏者屈本也 諸衆服尙有存者楊彝之序在朱璣本錢良擇事天之說在于覺世本一表悔過之卓越一實說出天人感應之際皆佳文也 錢又有後序在陳世安重刊于氏本惟以自出道藏或出自

嫌儒墨混淆致不欲明言則正使人昧由來之古而忘功德之溥矣若柴紹炳著感應篇直解因老子有太上之號謂此卽老子所撰後漢書班固傳注太上眞誥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祠道之根是以爲生淸眞人爲老君之師陶宏景注曰此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河上公老子注太上太古無名之君也隋書經籍志引道經元始天尊當開創之時所度皆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文人等轉共承受拔諸說皆不以太上專屬老子況道書以太上稱首者不可計算非皆老氏書也 毛奇齡謂宋儒以冥報事作感應篇見西河合刻二先師鬼判錄 殆亦未盡審其由來者乎

朱棨尊感應篇集注序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爲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愼獨之旨矣

陸燿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卽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

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
又謂天之報施倘急於癰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
人有望報之一念卽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
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
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
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
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
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且善亦有辨苟非
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

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
而潰癰也如敎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
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
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爲善皆天之所謂
不善以是而責報于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則人宜
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
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
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
理眞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洪亮吉曰老聃未嘗入西域其以爲老聃入胡者
釋氏欲引爲同道故神奇其說以炫世耳至葛洪
神仙傳等并以老子爲十二聖師皆屬不經之談
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莊子爲老氏
之學使老子果不死方將表其靈異肯反寔其死
耶水經注盩厔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是老子之
死既有弔賓復有葬地明生未出秦國境可知何
云至西域耶金盩厔縣東南二十七里有樓觀或
因老子休神之所故爲之立觀也、元和郡縣志

盩厔縣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周穆王爲
召幽遠之人置爲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云
云余又疑之史記老子列傳云見周之衰遒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之著書以其時攷之當在春秋
之末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
過關喜去吏而從之是喜官止關吏又與老子並
時何得云周康王時喜已作大夫耶疑吉甫等亦
采傳記之誤而未及細考也劉向列仙傳卽云關
令尹喜者周大夫不言在康王時　葛洪書老子

西遊過關令喜于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魏崔
浩亦云尹喜爲散關令李尤函谷關銘則云老子
所出爲函關張守節等亦云老子所出關或以爲
函谷關今攷散關在盩厔正西老子既葬地在大
陵似未嘗出散關且由周而秦則函谷爲必經之
地疑函關之說爲是也洪云道德經止一卷亦誤
關尹子九篇據史記漢書則尹當是喜之官李
尤函谷關銘及崔浩等所云則喜又似本姓尹然
藝文志題云關尹子則以爲官名者是也因記老

子事遂連類及之

短尺狹度輕稱小斤注胡煦曰各省之斗斛有以
多寡之在各省原不一其量也又按各省之戥秤
有蘇法廣法之不同其秤亦有十四兩十六兩十
八兩二十四兩之不同是輕重之在各省原不一
其衡也又按各省之尺度有以兩手爲一尺者有
以三手爲一尺者又有以一度爲一尺者又有直
立於此伸手挈布正而上之俟其下垂至地始爲
一尺者是長短之在各省原不一其制也且非特
省殊制異也即在一省已先不能齊而一之矣

其文至於權衡漢志雖詳而不知其器之何似石
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圓石有銘曰律權石重四
鈞同律度量衡云又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
獻古銅權一枚具有銘銘七十九字議者云皆王
莽所造也梁陳以前猶依漢古秤齊以晉宋時一
斤八兩爲一斤大業中復古秤貞觀時鑄銅斛與古玉尺尺
玉斗同符古玉斗藏於大樂暑武后時亡之朱淳化間詔以秬
黍依古法較定權衡史稱其制爲精備頒之天下
奸弊無所措元明兩朝無聞焉我 聖祖仁皇帝
既以斗尺秤法馬式頒之天下又凡省府州縣皆
有鑄斛收權放銅一準諸平遠則有刑又恐法久
易湮且古法累黍定度度立而量與權衡準焉度
既不齊黍數即不符合 躬親累黍布算而得今
尺八寸一分恰合千二百黍之分符乎天數之九
九於以定黃鐘之律尺既定矣又恐不寓諸器則
法不可明乃於 御製數理精蘊書內載其法以
金銀製爲寸方著其輕重而度與權衡之準瞭如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
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各自其十以升於斛而五
量嘉矣權衡者權重也衡平也銖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
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
爲石惑代諸儒考古制者胥以此爲鼻祖焉夫黃
鐘元聲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難得其眞蔡元定
律呂新書所載有周尺漢劉歆銅斛尺蔡邕銅龠
尺建武銅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始平古銅尺
汲冢玉律尺劉曜土圭尺劉宋錢樂之渾儀尺後
魏元延明尺後周玉尺梁景表尺隋開皇木尺五
代玉樸律準尺宋和峴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鄧
保信尺大晟樂尺其二十種其同異則朱史詳之
至於量周制則見考工記槀氏爲量章漢志則見
漢書律志至梁陳則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後周獲
晉古玉升仿其制頒天下徑七尺八分深二寸八
分重七斤八兩以彼時官斗較之多三合四勺隋
開皇以古三升爲一升大業後復古升嗣後史無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邮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資成美垂訓教人寃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遊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同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

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妬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奢華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說說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蠱殺身亡家
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爽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
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毀侮吾言斬首分形
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
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
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
毋怠厥志

陳守詒曰戊午之秋予謁大府于軍營過許州至

八里橋有關帝廟與宅處異土人曰當日帝辭曹
公毒先主于袁紹軍曹公追以袍贈帝帝于馬上
受之此其地也故塑當日情事于廟以爲世觀瞻
焉予考正史帝辭曹公盡封所賜而去左右欲追
之曹公不許無所謂贈袍事然元人詞曲已有挑
袍雜劇則稗官小說之流傳久矣以帝之忠誠爭
光日月而血食萬世固理之可必者然廟祀之尊
崇亦有其時焉六朝暨唐于帝未有崇祀及宋徽
宗始加稱公爵繼遂加以王爵至明萬歷年間遂

校過

崇爲武廟與孔廟並祀而尊以帝號則始于本
朝順治九年我　國褒獎忠義道足以風示百世
而血食之盛極諸寰宇固亦感帝之精誠爲人心
所不能自已者歟
陳用光曰關壯繆之著靈蹟于我　朝甚衆是以
加崇其號曰帝而世之尊奉之者無貴賤無智愚
皆稱之曰關聖世所傳覺世經謂爲帝所著雖或
出于依託昔先大夫守陳州時嘗乞翁覃溪先生
爲書是經壽之石嘗拓以贈人用光紬繹庭訓固

朝夕諷誦而惟恐嘗戾于是經之所言矣
梁章鉅曰相傳天啟間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
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於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
置正陽門左側一小廟中而供大像於宮中以窮
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遂燬而小者香火
日盛（案一作兩觀音像其大者在明大內被兵其
小者在南海日久朝山者甚衆近始因海氛
戒嚴）崇禎間有卜者那姓設肆廟前甲申三月初旬
卜者書一聯於廟門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

案封公始于宋徽宗南渡後加封武安王
明立武廟似帝號正于本 朝順治九年 聖天子
可謂厚矣內有姦外有敵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
待之 按此語乃左忠毅 是夕夢入前殿見關帝坐
劾魏奄時所上 帳中告以明運已盡天命有歸不日 大聖人至
矣卜者寤後告人曰吾設肆於此十餘年滄桑之
變何忍見之明日遂縊於庭樹今廟旁有土地祠
一白鬚神卽卜者云 關帝廟聯最多世人皆習
用三國演義語殊不雅馴有集四書句者云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最著於時語

似正大不知帝之好讀春秋正史亦無明文惟裴
松之引江表傳云公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而
已學孔子語亦泛而無當 河南許州八里橋有
關帝廟壁有畫像帝騎馬居中曹公及張遼等分
立兩旁酌酒餞行有長聯云亦知吾故主尙存乎
從今日偏逐天涯且休道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
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又肯忘樽酒綈袍此聯
最著於人口此事亦見正史然史但云吾極知曹
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

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及殺顏良
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帝盡封其所賜拜書告
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
其主勿追也並無酌餞贈袍之舉此殆補張演義
之言而忘其非事實也梁 紹王兩般秋雨庵
隨筆稱其組織本傳別有機杼過矣 有傳關帝
乩筆一聯云史官擬議曰矜誤矣視吳魏諸人原
如無物後世尊崇爲帝敢乎論春秋大義還是漢
臣按此才人之筆託名於降乩者也陳壽三國志
評云關張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關報效曹公
張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關剛而自矜張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此聯爲帝辨矜字
其意甚善然視如無物云云則仍不脫矜字似非
帝所欲云至我 朝順治間封爲忠義神武大帝
尊崇之典實至 昭代而極隆非臣工所得擬議
故託諸乩筆以示謙冲庶爲帝之所許歟 筠廊
偶筆云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關侯祖墓碑事奇而
文不雅馴以示吾友馮山公景山公走筆作記一

篇庶足與侯並不朽矣記曰天之生聖賢也必鍾
祥於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父母令名子
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爲明神廟貌徧宇內
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
天之靈必有藐然隱痛者子每遇河東博聞之士
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
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
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甎碎之磚
上有字昌亟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

甲子大暑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主
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
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
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
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
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
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
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畧如此昔趙
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

不皆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爲撰名親書賜之載在
宋史以爲美談亦以教孝也而況侯之祖若考皆
有名氏載墉石章章可考顧忍軼之哉　吾鄉汀
建山村中每數里必有關廟廟多塑像旁必有周
將軍立像即世稱周倉者亦間有周將軍專祠輒
著靈異而廟中聯語皆鄙誕不經緣其事僅見演
義正史中並無其名考魏書魯肅傳載肅往益陽
與關相拒肅邀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
軍單刀俱會俗傳關帝單刀赴會自緣此語而訛耳　肅因責數關曰

又曰說文卜部卟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鍇謂卟卜即書之稽疑今人變作乩字其實今之扶乩當作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乩以附於古之卟卜耳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設于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畣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珊相娛詩書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與闔忽解去誰能執其袪持箕畀竈婢棄筆臥牆陽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扶乩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今人往往以此引鬼入屋亦不智甚矣

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爲四戊午則不可不辯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已亥史不言其壽

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僅四十有二耳不合一戊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不合二古人始生止記年月日不及時卽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公生東漢間而傳其爲戊午時於千載下乎不合三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元至正十二年五月關王廟碑無撰書人姓名後題將仕郎汴梁路許州判官普顏立石普顏姓李氏陝西平涼人文稱王薨於

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祭埽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廡曰昭貺卽侯子平也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二十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輻輳焉案王之生日不見於傳紀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文又云大元分樞密院知院總兵官南征至許昌南安營於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遣本院經歷文林郎和尚詣廟致禱施財增修廟宇 袁枚瓊中溶曰碑在許州

王棠知新錄關公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一百三十歲豈關壯繆先字長生後因同范而改耶 關公祖石磐父道遠並公三世皆述春秋奇甚然無徵不可信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 關公生辰四戊午張飛四癸亥攷之史年月日皆不能合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朔則戊午乃四月

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光和元年有戊午月無戊午日矣　關侯墓有三一在四川成都府城南萬里橋乃昭烈招魂葬衣冠處一在湖廣當陽縣城西北五里章鄉即遇害處孫權所葬一在河南洛陽縣城東南十五里孫權送首於洛曹操所葬　僧智者傳云僧名智顗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宮望當陽見山上有紫雲念彼當有勝地入山山林幽深可以卓錫即

止焉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師問曰長者爲誰少者爲誰答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也此吾子三郎也曰何所爲來曰吾鎮荆州父子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依此山師曰道人欲於此卜築以奉佛侯曰善哉願捨此作道場言訖不見遂立侯祠此佛家以關公作迦藍之始　湧幢小品云宋崇寧中蚩尤作祟解州鹽池水溢道士張靜虛攝關侯之神治之池鹽如故而關侯見形於

好道封關公爲崇寧眞君此道家立趙溫關馬之始　梵語云伽藍摩此云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故昔人謂寺爲伽藍楊衒之有洛陽伽藍記皆紀寺也自玉泉黜化之說出以侯入伽藍可笑之甚又馬趙溫關馬馬是馬伏波趙溫生於何時著何功德而與壯繆爲四帥不知未有壯繆時馬趙溫止三帥何以作上帝儀衛也壯繆以一人而釋氏入之伽藍道家列之四帥壯繆將在釋家坐乎抑同三帥立乎或坐或立議論紛紛可歎世人愚昧不覺也　宋洪邁漢壽亭侯辨荆門玉泉關廟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歸廟中又復州寶相院以建炎二年於土中得一印其環並背俱有文曰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守黃沃叔啟復買一鈕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子以謂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地名不應去漢字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五年受印

亦不應在二十年云　程敏政云漢壽縣名在犍為漢壽封邑亭侯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　來集之云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為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為漢壽至晉仍之漢地理志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潘京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滔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即此乎名勝志載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即曹操表封關處此為近之　程敏政謚壯繆侯三國志云辨後主三年九月追謚關某為壯繆侯三國志云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功德蓋世蔣琬費禕亦見謚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追謚時論以為榮子按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宋岳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為惡謚如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為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為榮也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有亭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　來集之以序昭穆古本作謬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　宋時江南諸郡無侯廟止吳郡子城有一關廟而各郡立廟之盛則自破侯顯靈始　徐階云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為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為然按史侯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侯為忠惠公又封崇寧眞君大觀二年加封為武安王　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為壯繆義勇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王宣和五年加封為義勇武安王　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　洪武元年復侯原封漢壽亭侯卓識定謚猶孔子之去王爵稱先師皆千古不朽之論　明世宗嘉靖十年復侯封漢前將軍假節鉞　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差太監李恩捧九旒珍珠冠龍袍玉帶金牌上書勅

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十有六字齋至正陽門關廟建醮三日須知天下劉道開曰是時各刻黃紙一張余時十四得見其金文自封侯之外並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長子平爲竭忠王次子興爲顯忠王將軍周倉爲威靈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丞相陸秀夫右丞相一員宋將軍張世傑其道壇朗靈上將三界嚴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眞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優人搬演不

許仍扮關帝以恣褻瀆違者地方官治罪劉若愚蕪史云神廟時掌道經廠太監林朝最有寵關侯封帝號乃朝所請也 明熹宗天啟四年太常寺少卿盧大中題請萬歷封天尊帝君神號出自特封未經知會臣等故臣等無由奉行今廟貌儼然帝像而稱謂尚屬侯封用是題請奉旨稱號著遵皇祖 本朝順治九年題准三界伏魔神威遠鎮天尊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順治十六年僧道恣歸山 世祖章皇帝命巧匠以旃檀香雕關侯

勒馬聽風像被以金甲飾以珠寶二年始成陽恣作山川之鎮

洪亮吉曰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之杜主漢之城陽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廟尤徧天下已未歲余以罪戍伊犁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六千餘里所過鎮堡城戍人戶衆者多僅百家少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

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眞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寧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上久及方志皆

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

壯繆　本朝定諡神武余蒙　恩赦同過長流水
值里人欲新神廟乞爲記其壁如左云　論語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夫諂豈特不可施于非其鬼即
禮祭之鬼敬之則可諂之則不可推之而事神之
道何莫不然余親見吾鄉廣儒乞人代製文昌三
代名諱以立木主者夫以孔孟之聖高曾祖諱尙
不盡傳家語係王肅僞諆所云孔父生子木金等
叔生伯夏防叔伯夏亦昔字非名也史記世家所言孔防
又別生一法必載籍窮而無可稽者即云掘地得

碑石云云周倉麥城之碑關索盤江之殤皆是也
近人有爲關侯祖考名氏記云戊午解州有常平
士于昌得碑于關侯故居之塔廟碑記侯之祖考
兩世諱字生卒甲子云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
和帝永平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子
諱毅字道遠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
日生侯無論東漢尙無塔廟又既有諱有字矣而
復云石磐公則必其別號也豈有東漢人而已有
別號者乎至干支之舛錯更不足辨此必係明時

村學究所爲故所取諱字皆不出四子書中所與
吾鄉廣儒製文昌以上三代名諱者又何以異去
諂神者欲神之喜耳安有妄造神宗祖之名諱而
能博神之喜者乎且神之祖豆一世祖豆千秋原
不藉乎宗祖又豈籍宗祖之名諱方能震耀一世
乎諂人不已而至諂鬼不足復至諂神吾見
今之無所不用其諂矣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隲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

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湯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黙夜燃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鰕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

勿咬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顚倒道之荊榛除當塗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愼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沈大成曰周官之大祝辨六號其一曰神號則知迎神而饗之其號不可不正也今士之祀文昌神其號之曰梓潼曰司祿曰帝君非也夫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文昌星名天神也梓潼山名地示也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又
考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武林太守星傳云
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
中六司祿則文昌之爲天神而不得以地示號之
明矣周官之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
穀數則受而藏之鄭鍔曰司命軒轅之角星司祿
文昌宮之星蓋司民者主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
主生穀登凶之神今則以爲司科名爵祿之神矣
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云謂
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冬至祭天於圜邱所以祀天皇大帝穆清之表帝
祇有一凡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之帝坐猶天子之
內朝外朝行朝也是故四時迎氣兆五帝於四郊
後儒猶議之今乃以文昌之星而號之曰帝乎我
觀唐孫樵祭梓潼神文祇言其飛芒射天劈雲飄
雨之靈未嘗有科名爵祿之禱也特出於後世李
釋之所謂儒者勿道也然古者百事之舉必祀之
以神是故農祀靈星蜡祀天駟今以文昌而士祀
之宜號曰文昌之神則名正而祀順矣是神也先

儒陸清獻公曾辨之余復申之爲書於冊以誌學
者云

朱舜尊曝書亭集開化寺碑搏土以爲神傳以彩
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蔡白馬于前曰文昌之
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爲宮刻桷
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棲文章之神
號爲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
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
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
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
箓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爲星辰
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
司命小宗伯兆四類於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
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祀司
命此祀文昌之見於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
出於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
帝君得以進退其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

學宮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於世必爲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子嘗怪其說以爲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於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識其不好讀書則於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於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於是哉　按武

廟

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荊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旣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朱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爲對之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嶲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旣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遘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

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爲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神象也攷仙卽梓潼神世乃分而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禖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祺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祺授弓矢之義高祺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

裕謙勉益齋稿陰騭文詩序周禮大宗伯以槱燎

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注司中司命文昌五星四星孔疏案武林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鄭以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故先五星後四星又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餘與星傳同又考星經文昌六星形如筐在斗魁前而皆不言其義嘗據經釋之春秋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中以定命格思不可度思矧天曰明昊天曰旦在頒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之屬每一讀誦覽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威嚮之機不爽毫髮

君位列台垣光臨斗曜統三才而立極聿持文昌帝之權衡垂至訓以砭愚允協天心之陰騭因相傳有一十七世爲士大夫之言遂至神奇其說必欲穿鑿爲工不知神明所寄陰在上而質在旁無敢褻越靈爽式憑佩如聞而儼如覩豈可形求卽以爲宣王時人已出於後來擬議或以爲梓橦縣籍亦並無眞蹟流傳乃有江陵縣監生阮錫圭生員阮步瀛等刻成文昌巖註一書假託化身希圖欺世以寂滅虛無之教詭爲清淨道場使聰明正直之神幻作閻羅變相豈非正道轉流爲邪說而當

經反近於異端耶以此祀神神必吐之是大無禮也以此勸世世共惑焉是交相瀆也聖人本無求福之書故論語所言獲罪於天無所禱儒者當以多身爲本故大雅所言莫如脩德相求以禳滅爲敬者是書所載妄誕不經除筋熙勃傳阮錫圭等到案按律究治并將書板起獲銷燬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屬士民人等知悉爾等見此書者務宜即時焚燬慎勿執迷此說爲消災降福之端更無許巧借其遂爲惑衆斂錢之舉如有收藏化燬聚衆燒香作修善事端不寬貸勿謂言之不預也

杭世駿魁星樓記古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握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北斗七星前四星爲魁杓後三星爲杓所謂魁杓參首是也魁第一星曰璇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衡堯天禪二曰璇璣三曰

時璇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璇爲珠以璣爲玉爲衡尖其義矣天樞又爲三公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中宮之星莫尊于紫薇之垣三公輔弼天子上憲天樞然則天神之最貴者莫有過於魁宿者也繁星萬一千五百二十雖名能推步者白首而不能悉數至於斗魁懸象燦設仰首而即見婦人孺子皆可指而名之然則天星之昭著明名者又莫過于魁宿者也其崇之爲瑞何也張衡靈憲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魁之爲神舊矣畫之旂常仿之城郭寓之冢設凡青衿紺帶之秀民走視幣薦芹藻者不顯望而傾天下所以一衆志而肅迓豆也其得祀於學宮何也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三曰貴相主理文迪天之文一曰司中主文章故緒魁之精氣輝朗足燭闇留漲幽濛昭回雲漢與國家壽考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亘塞天地功烈炳煥非星建壇樹木即可以畢崇報之責者也

吳省欽福緣壽三星祠記世之人歆于福緣壽三者謂皆有星主之爲瑞圖書之爲吉語而緣

壽復統于福矯世抗俗之士起而非之謂星之名多出于雜書惟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當孟冬獻穀時秩祀毋廢若角亢之爲壽星特以數所自起居列宿之長福星之名其騶尤甚然星之象見于天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即爾雅之壽星宋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疾黑寧初司天言太一常癸丑甲寅爲災厄之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爲祥故十神中惟五福冠通天冠餘則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一太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漢武之太一以五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之一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又增爲十神較漢武之太一尊卑固已絕殊其稱五福太一十神皆天之貴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疾黑寧初司天言五福太一移入中宮五福冠通天冠餘則太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六星當孟冬獻穀時以數所自起居列宿之長福星之名其騶尤甚然星之象見于天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即爾雅之壽星宋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疾黑寧初司天言當癸丑甲寅爲災厄之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爲祥故十神中惟五福冠通天冠餘則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一太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漢武之太一以五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之一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又增爲十神較漢武之太一尊卑固已絕殊其稱五福太一十神皆天之貴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疾黑寧初司天言

新詩抑亦亡於

曾白之禮焉

奧安韓怡注竹書紀年以文昌帝君爲周文王名昌論曰文遂傳會其說而忘其爲顛倒湊合之迹矣

黃承吉曰陰陽之字出於洪範文昌之星即是司中周禮以煙燎首祀乃祀夫民受天地以生之中中者於天爲太極於聖人爲皇極萬物非太極不生萬事非皇極不治洪範以天之明之明之曰陰陽故曰惟天陰騭下民其主於文昌星者九疇八卦仁義禮樂皆天地之文一皆由中極而出是之謂文文明則光昌鳳主文章故緒魁之精氣輝朗足燭闇留漲幽濛昭回雲漢與集鳴謂之鸞昌惟中乃昌其在人極則如云使蓋其行而邦其昌創庶廷之昌言亦此昌也天地聖人非生生無以爲德是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司中運罡司命生生之易統乎萬物萬物非中不生是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文昌即是司中萬物

非曲不成是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文昌一曰文曲曲爲蠶薄卽是蠶筐蠶吐文章以衣被萬物故文昌謂之戴匡天以此中畀民曰陰陽而文昌專主陰陽陰陽以帝君主之故曰惟皇作極曰于帝其訓不能明文昌繫屬之帝君卽洪範所以主陰陽之皇之帝之王也斗運帝車文昌輔弼是謂天帝運期而會昌文者精所聚昌以揚天紀其職如是則陰陽乃文昌之職也文昌爲斗魁故相傳爲魁星文昌所以首二三星明之曰將曰輔北辰而非卽北辰也文昌爲天樞之宰相宰以輔帝故卽主帝若夫帝君爲文昌之徽號乃神道設教起之跡如是實則以精義錡爲文昌帝君陰陽文七字字字鉤深聯貫一一皆根乎天道本乎聖經立乎中極其體則卽洪範之正直偏陂其用則卽大易之吉凶悔吝惟天有此星故庶民惟星惟星從風雨故楢燎祀司中司命合祭雷雨惟此星陰陽體認乎洪範而成者也義至深而辭故顯主於斯民共牖非可外視爲別教所儔之書

梁章鉅退庵隨筆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士尤親敬之吾鄉家塾中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神之源流則多昧昧不可不分別言之今道流所傳文昌化書以作證神當文昌帝君謂爲問張仲之後烏所謂十七世爲士夫身者謬也明史禮志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拆毀議上未行按梓潼神諱惡子生于蜀愍帝時姚萇至蜀愍梓潼神語萇曰秦人物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徵如意賜萇事唐僖宗幸蜀祠自廟出白篛中衣冠僖宗幸蜀祠自廟出白篛中衣冠見列仗狀僖宗脫佩紉賜之王繹蘭遁咸賦詩刊

石故蜀人至今俎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星象也古祠屬之天祠祠廟徧天下而列在祀典則自我朝景農六年始是年五月祝十日奉上諭京城地安門外舊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帝君廟宇久經傾圮碑記尚存特命敬謹重修已落成規模聿煥朕本日虔申展禮行九叩禮國俾民崇正敎制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闓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闕聖帝君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儀文仿照關帝廟定制欽此

君此位如月令之以人帝配天神則可耳不當失其本原又晉書天文志北斗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開元占經北斗第四星曰文曲今士人祀之取此故其像猶肖魁字其色綠者九宮術以文曲爲四綠也改作魁字者亦誤

明徐應秋談薈今世所奉文昌像爲梓潼帝君其神卽張惡子也按文昌化書神姓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絃張網羅因以爲姓初爲山陰張氏子有孝行傳法水醫藥救人事周公以壽終復救胎于諫臣張無思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謂張仲孝友幽王初以諫賜酖死魂遊於雪山爲神治蜀

印

五丁拔蛇而厭死蛇即神所化也尋爲漢趙王如意爲呂氏所殺魂散蕩無所歸孝宣世至印池其令曰呂牟即呂氏後身母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割臂出血洒野石曰中祀曰倘生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而托生爲蛇金色逾年頂生角腹生足呂氏有馬呂產之後身也拘而陰之令繫張翁夫婦于獄乃吸雲霧化風雷揚海水灌城邑周四十里皆陷以所殺多讋爲印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釋迦文佛歸誠脫罪復生于趙

國張禹名勳爲清河令卒復生於世爲孝仲西晉未復生於越嶲終時夢治水府尋爲吏所請跨白驢而去到一山下有古湫入石穴悟七十三化其說甚誕世所傳張仙即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璧衣紗帽與張仙不類按陸文裕金臺紀聞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于壁且祀之太祖見而致詰夫人答曰此蜀中張仙祀之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邛州有挾仙樓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神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疑世傳張仙挾彈或本此耳又按王長公勘書圖跋宋刻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元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

故目爲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訛而爲太宗皆可笑也

王棠知新錄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文昌不獨文人當祀武人亦當祀也後人以梓潼之神姓張名亞字霈夫亦名文昌帝君亦言文亦言武然取義不本於文昌星所謂文者因化書中有天帝命張掌夫曹桂籍桂籍者月中攀桂爲得第之象非因文昌取義也所謂武者張獻忠殺人爲立廟又唐元僖二宗入蜀梓潼之神擁護宋時復顯靈異於是武人爭祀亦非因文昌宮內有上將次將之星而取義也然則何以謂之文昌也曰梓潼之神九十七化其功蹟自周至宋皆見於扶鸞所書乩詩皆七言律按乩與稽通古作乩宋祁言蘇頲頌云有乩虞氏初不識乩字後得楊倩古尚書釋文乃知稽古作乩開元以楷易古文便將乩易稽矣方氏通雅曰乩當是叶七叶疑稽海註乩必定反是又以乩爲叶說文引洪範藏通典西戎用苧卜謂蓍蔡卜師曰龜卜而稽疑也是乩者即稽意也非如今之所謂乩也其封爵並誥語有文昌等字其序則曰淳熙其續序則曰紹熙乃李姓所作亦天曹中人亦皆乩語事似不根語亦有不可

盡信者然錄善懲惡足以勸化愚頑而爲仙爲佛
爲文昌等語皆可存而不論也　梓潼帝君蜀劍
州人姓張諱亞又諱善勲一名亞子字霽夫仕晉戰歿
爲神人爲立廟唐元僖二宗入蜀神爲擁護宋後
復顯靈異其墓在隆慶府有梓潼水來朝宋淳熙
時人扶鸞帝君下降自書九十七化帝君自爲之
序其續序乃與帝君同聯天府之李姓者所作乃
紹熙間降乩語帝君詩一化一首凡七律九十七
首上述自周至宋時事其事邈茫其理難測至於

六十三化之前躬爲七曲張王又歷世皆以忠盡
命血食於蜀又言遇老子授丹自後五通俱足又
云老子言西方之教法將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
之云云夫以梓潼爲文明之主自以儒道設教乃
或言仙或言佛何哉二十化之間陰德已多上帝
賜爲君山主宰治洞庭何以二十一化之中一動
測忍之心又墮凡胎也三十化上帝以爲雷山大
仙三十一化爲蜀北門山主又屢世陰德不宜六
十四化復爲高祖之子如意母子罹禍此皆不可

解者七十二化掌桂籍八十一化護衛唐僖宗入
蜀封爲濟順王八十二化證佛果號安樂不動地
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証如來何以八十
八化又爲張浚也張浚富平之敗豈爲菩薩爲如
來者不能先知之乎八十九化帝君奉玉音加秩
有曰文昌者敎化之本原又曰惟文昌司祿主職
貢舉眞君張某九十餘化之行藏編諸冊書又曰
恢廓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特加金闕昊天太
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九十化則云子自與國之後

遊神扶鸞宏顯籤法乃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
與其子當程允洽及其兄蒋兼善計府何敬信衛丹
李茂等設壇於誠應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九
十二化言開誘埋葬時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
宋中元甲子紹興六年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大
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帝君自龍漢初劫化九光
之始育元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周乃
以火德降生於清河九十餘世盡孝盡忠積功累
行進封帝號其宮在紫微文昌宮掌攷官位天上

與人相同亦異事乃天上亦有年號如開化十九年更異豈天位亦有相傳耶不然何以云十九也
詰辭有文昌等字又所居之宮在紫微垣文昌宮故世亦謂之文昌帝君也其化書宋末時始因乩語流傳是以疑信互半至於詰語言上相言大師言部督府言眞人言眞君言先生言慈尊言天帝言教主言菩薩言如來叢雜之甚不審後世恬然不以爲異相與尊之奉之又崇而篤信之然其所

傳 陰騭篇陰騭文戒士子文惜字紙文皆有關於世教宜其爲人尊奉不替也世人皆言張仙能令人得子嗣按張仙即梓潼帝文昌九十七化中亦言其事蜀北郭張生本張宿婁胎產於張氏在蜀持彈古男子生慈孤之檿弧之矢又祀高禖禮於所御者帶以弓鞬射孩之始授以弓矢眉山蘇氏以玉環易彈因生軾轍後世求子者爭禱而祀之檿弧之義觀後有神仙樓昔有仙人張遠霄往來於此年久人觀書影云四川邛州北崇眞觀書影云四川邛州北崇眞觀人家有災厄之此其故居也世傳張仙乃遠霄即皆屬無根之語存而不論可也

錢大昕養新錄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敕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妖蓁　王鏊謁梓潼張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公夜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劒傳唐主長擁千山讓蜀城斬馬威稜應埽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鄧侯爲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億宗解劒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粱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

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朱之季外祠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偏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

寶主之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古
榮既勤樸斲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
都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知
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
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
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筐六
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
賦冠倫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卽魁台也杜子美詩
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
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三
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朱人稱狀元爲連
魁魁鉞上舍第一人爲上舍魁選舉由來已
凡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
之府朱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
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奎
星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
奎爲西方之宿而顧以爲北方元武之宿亦誤

亦如彭籛族大八百已屬數傳桃源地偏秦人必
其始祖宋程大昌演繁露史記楚世家帝嚳誤重
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
終生六子三曰彭祖彭祖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
之末世滅彭祖氏子以年數記之若吳回自帝嚳
時已生彭祖至商末之世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
壽不啻八百年矣無子詳其文既曰彭祖氏則不
專指彭祖一身并與子孫皆包舉矣或其族壽數
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誤讀桃源記謂漁父所見
者猶是祕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實
枝爲薪世上紛紛經幾秦則食實薪桃者避秦之
子孫也
然則當云吾家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則語
意自明訛傳何有哉至道藏無非贋鼎元始天尊
君應驗經又本願經梓潼帝君化書坊本更是重僞蕉窗十則戒注
經洞河內傳化書坊本更是重僞蕉窗十則戒注
文天戒錄陰騭文

文惜字律惜字寶訓戒撰注詞小說文戒士子文
孝經勸孝文救劫寶章感應篇贊宣講格序重
申陰騭文訓三訓見知見仁願從其朔
單學傳感應篇試律序今天下文昌之祀盛矣然
不知奉感應篇乃是奉文昌何則人知感應篇最
重司命或未知三台北斗之言尤爲全文統領也
蓋司命有二司過卽祭法七祀之司命鄭康成
楚辭爲少司命皇侃禮疏槩謂文昌第四星未暇
詳分祀之貴賤實則文昌第四星卽太司命故周
禮祀之以大宗伯史遷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

爲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同台據此則司命卽文昌而三台近相統附若周禮鄭註則云司中三能二階也司命文昌宮星賈疏引星傳云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三台與文昌俱有司中司命不得分言據此則司命卽三台三台卽文昌無可游移惠註最確然則潛夫論所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獨非總括感應篇以示誡乎至元代以梓潼張神蜀之下台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亦自有說考眞誥北斗神君有二是有副也三台貴神非概可奉祀卽人鬼以副天神其祀乃可廣而不爲僭越實則奉張神卽奉下台猶少司命之于上台也張文昌神今與關神並極尊矣歷考往籍加張仲係因姓附會實晉代越萬人違亞十回報母化段人避地仕蜀荷堅招梓潼戰沒人爲立廟改號文昌爲祀於學校所由也而梓潼張神之事業則一孝實爲始基矣夫命以氣言主長短中以理言主邪正祿以食言主豐嗇又況曰將曰相同在一官求科名者知經史家言實有可據則知奉感應篇以奉文昌卽祈壽祈祿皆得宗主之通雅始引化書朱夔尊開化寺碑疑其爲汪師韓韓門綴學續編據史以駁在晉爲呂光之說致爲確鑿至既封文昌俗遂混爲天上之星李調元新搜神記亦詳斯之然克孝克忠死爲神而又代著靈異如崔鴻十六國春秋外唐孫可之文李商隱詩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宋祁穆方輿勝覽馬貴與文獻通考明一統志等書皆載之固不待附會而可王可帝者葉石林嚴下放言載蜀二聖入宿張神廟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極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之此事係科目兼因封號文昌爲祀於學校所由也而梓潼張神之事業則一孝實爲始基矣夫命以氣言主長短中以理言主邪正祿以食言主豐嗇又況曰將曰相同在一官求科名者知經史家言實有可據則知奉感應篇以奉文昌卽祈壽祈祿皆得宗主之

非總括感應篇以示誡乎至元代以梓潼張神蜀之下台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亦自有說考眞誥北斗神君有二是有副也三台貴神非概可奉祀卽人鬼以副天神其祀乃可廣而不爲僭越實則奉張神卽奉下台猶少司命之于上台也張文昌神今與關神並極尊矣歷考往籍加張仲係因姓附會實晉代越萬人違亞十回報母化段人避地仕蜀荷堅招梓潼戰沒人爲立廟改號文昌爲祀於學校所由也而梓潼張神之事業則一孝實爲始基矣夫命以氣言主長短中以理言主邪正祿以食言主豐嗇又況曰將曰相同在一官求科名者知經史家言實有可據則知奉感應篇以奉文昌卽祈壽祈祿皆得宗主之

之通雅始引化書朱夔尊開化寺碑疑其爲汪師韓韓門綴學續編據史以駁在晉爲呂光之說致爲確鑿至既封文昌俗遂混爲天上之星李調元新搜神記亦詳斯之然克孝克忠死爲神而又代著靈異如崔鴻十六國春秋外唐孫可之文李商隱詩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宋祁穆方輿勝覽馬貴與文獻通考明一統志等書皆載之固不待附會而可王可帝者葉石林嚴下放言載蜀二聖入宿張神廟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極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之此事係科目兼因封號文昌爲祀於學校所由也而梓潼張神之事業則一孝實爲始基矣夫命以氣言主長短中以理言主邪正祿以食言主豐嗇又況曰將曰相同在一官求科名者知經史家言實有可據則知奉感應篇以奉文昌卽祈壽祈祿皆得宗主之

故因考感本篇而並著之

陸耀曰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爲之說者其別有二一謂文昌天神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者是也一謂文昌人鬼也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姚秦之世又爲越巂人張惡子立廟梓潼唐明皇西狩追

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宋咸平改封英顯者是也二說皆出於道士家元世袁清容桷始載於符臺集文昌之祠遂偏天下尊之曰帝君甚而閭人學宮焉士稍讀書明理者灼然知其非禮往往因爲碑記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檢討竹垞且爲諸辭以寓譏竊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近人又因文昌

之社而有惜字之會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貴則其所宜深惜又有在字外者毘陵相國劉文定公言掉弄椿壘詐欺官師纂輯淫詞狎侮經傳是敗壞文字之大原雖綑屨棄藏其戾滋甚故吾謂祀文昌不若惜字紙惜字紙不若愼筆墨使文昌爲天神耶大夫以下不敢妄干爲人鬼耶非其子孫理不歆享其祀之而不效也固宜抑求名干進之徒毋乃實有所閟不能自慎于文字之間而非鬼神之不靈與余足跡所至往往

有以文昌惜字之說屬爲序記者既已槩謝弗應而復著此文以爲將來塞請之地明理君子其必有以鑒之

官

爽案錢辛眉宮詹尚有饒陽文昌閣記不甚考證實事故未錄入惟載其養新錄數條已見前

宋王深寧海集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梁章鉅歸田瑣記朱文正公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乩者請公係文昌

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　加封號行九

拜禮

顧炎武日知錄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傅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邑偉觀其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錢氏曰奎西方七宿之一非北方也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

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干奎而
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
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
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
斗之所用盛而枸之本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
至第四爲魁第五 杓淮南子注斗第一星
星至第七爲杓 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
斗也趙宧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
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

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
俊之目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
國語幽王蕩以爲魁陵葬士溝瀆草昭韋解
小皁曰魁列子以君之力會不能損魁父之丘史
記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鮑宣傳
白首者艾魁壘之士揚雄傳甘泉賦冠倫魁能陸
棧巨瓟羅魁封之壘壘又文選潘岳笙賦統大
魁以爲笙李周翰曰大魁謂匏中也又儀、近時
禮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屋蓋
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
絕少左傳有鄢魁壘廬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
燕將張魁
袁枚隨園隨筆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
治時有拆毀之令未及施行按孝經援神契云文
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通泮稱之詞並非實
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
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祠諸星而合成一官其
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也故漢之尚書省比之文
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
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麗元英在尚
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
妄以文爲文章昌爲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

爲趙王如意作蛇報讐啖呂產之後身沈其一縣
今所謂陌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爲
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
爲魁五至七爲杓有杓有魁非一星之名說
文魁羹斗也原涉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
杓之本也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
南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錄辨魁乃奎
之說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爲溝瀆一曰天豕
主武庫九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說者林霊素以東

坡爲奎宿路史云蒼頡觀奎星圖曲之形而造字
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
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
張桓侯廟亦不敢燬
姚瑩康輶紀行世傳蜀中文昌二十四化皆作教
化之化解楊升庵謂奉道之室曰化又曰治字
音雖猶今之曰宮曰觀耳其說出六朝詩話云錢
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

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義之十
五方還故名客兒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按
六朝詩話以道家靖室爲治蓋本道書陶宏景冠
謙之等所撰集也道書正一經曰張道陵學道於
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威太上老
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
民受其福又按太平寰宇記平都山冥陰長生白
日昇天即此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也據此言之
益所云治如今郡縣治之治理事之所也道陵治
鬼置二十四治蓋其治鬼之處有二十四所或又
以治作化爲二十四化言化導人鬼亦治之義耳
文昌二十四化豈因道陵而附會之歟後又轉爲
變化之化矣王蜀時李昇善畫有二十四化山圖
則謂張惡子非道陵也是時蜀中已盛祀張惡子
矣又今人多以靖室作淨室亦非靖猶治也

梁章鉅曰此我朝康熙年間所得西藏足本心經較世間流傳之本多一百數十字乾隆中曾　命儒臣校勘鏤板以行計歷千有餘年相承闕畧而不之察者而忽得此足本信乎　文教昌明之會即彼氏之書亦樂逢其盛也特外間傳本尚稀因集取正倉軍各帖中字鑲爲石本而同時顯南雅學士郭蘭石廷尉又各以精楮上石流傳益廣庶幾善男子善女人誠心持誦者各得善本而法教亦與有榮施矣　又考心經之本自唐僧元奘所譯爲最先當時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末附心經即用元奘本宋史藝文志有元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亦即此本故白樂天吳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云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蓋此本之流傳久矣

今西藏足本即當時元奘所譯惟字數較多中間文法亦有詳畧異同而前後敘述實爲完備仰蒙　聖人精鑒可信可傳然則昔今日而讀此經斷不應舍此而從彼矣特是文敎所傳之本尚不一而足今並爲遴列於左以備參觀此亦如大學之有古今本尚書之有古文不妨各尊所聞而習畢業者自宜恪遵　功令以定一尊爾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邱衆大菩薩衆俱爾時薄伽梵入觀照深妙法品三昧是時復有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觀般若波羅蜜多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自性空於是壽命具足舍利子從三昧起讚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善女人樂修般若波羅蜜多深妙行者應作何修習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壽命具足舍利子若不

善男子善女人樂修般若波羅蜜多深妙行者應作是觀應以五蘊亦以從性空眞實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如是空舍利子以是諸法皆空無相不生不滅無垢亦不離垢不減不增舍利子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法無眼界及無意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是以無苦寂滅道無智無得亦無不得舍利子是故菩提薩埵以無所得故依般若波羅蜜多心無罣礙故無恐怖遠離顚倒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除一切苦咒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卽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娑訶

又卽今通行唐僧元奘譯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
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
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
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
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
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

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
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
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
婆訶

又相傳唐僧玄奘藏
沙門曇海譯

爾時如來在雷音宮遍聞菩薩演說工經即捨涅槃
相騰身虛空來投菩薩所在化一長老雜大衆中手
持優鉢羅曇視花微笑菩薩說前妙經已長老於大

衆中起合掌白言菩薩佛何以得空五蘊曰以照故
以依般若波羅蜜多故以行深觀故以自在觀故故
得涅槃得開一切微妙門一切救苦難一切眞實不
虛法究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布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業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如是如是
乃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乃眞五蘊皆空時不落
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如是即見我相人相衆生
相壽者相實非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名曰諸法
空相如來能隱能見無往無來能以芥子包納三千

大千世界能行止坐臥無異常人隱則慧眼不能觀
見則肉眼不能覩無死無生萬劫圓明我不得而名
言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依何拾慧達岸無訛菩薩曰
善哉善哉是有發大信咒發大慧咒發大戒力咒發
無上定力咒一切邪魔外道脫離咒一切吉人擁護
災難消亡福田利益咒是乃如來口授功德不可思
議舍利子樂依般若波羅蜜多者虔持此咒咒曰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怛　者多　唵　迦

曜伐哆　迦訶伐哆　曜迦伐哆

娑訶

又亦唐奘藏沙門曇海譯

是時菩薩在大羅剎國紫金殿內演說心經已復告諸舍利曰昔我作王子時即對佛發願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衆生不聞正道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誓不成佛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可得道其心即佛舍利子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何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薩曰吾如來有慧劒有戒刃也如來無慧劒無戒刃不識般若何以故般若卽般若衛之則存曠之則明存而明之道假以成於是乃說大圓滿般若波羅蜜多心咒咒曰　唵　佛囉　嚕哞　薩哆蜜唆　哪　嚕哞嚕嘍　嚂　嚂　哩梨哪　吻唋　喝喇嚂咿　喝喇喝喇嚂咿　唵　唵　吽　喻薩哩唭　哆嗒　喧　呧又薩波　唵　委咪唻唆　吒波吒波　唸嗶嗶　唵　吐囉吐囉　摩訶吐囉　唵　唵　唵　唵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娑

訶

又見大藏元皇道人傳本

是時菩薩言舍利子汝以般若般若耶蜜多蜜多耶般若非般若非般若是般若忘非般若卽般若故名般若非般若見名般若何以故多須般故名般若多是多忘多是多故名蜜多卽非蜜多是名蜜多舍利子我今授汝祕咒卽非祕咒是名祕咒能除一切苦卽非能除一切苦故名能除一切難卽非能除一切難故名能除一切有

情無情卽非有情無情是謂無相是謂無無相故能
皆得拔度拔度者實無拔度故名拔度乃說咒曰
唵 佛囉 闍哆 蘖嚩 薩多蜜多耶 嚩哆
嚩 嚂 嚂 嚂哩 帶耶 勿唋 喝囉嚂 嚂
薩多嗒 喼市人薩 耒嘌咄薩多嗒 喝喇唋
吒婆吒婆 嗏睹哩睹 囚 叭喇喇叭 囚 嚂唋
嚂唋 囚吐嚕哪 囚 嘌帶吐嚕 唵 薩婆
訶 唵 唵 麻呢叭 謎吽
佛囉哪 喻 薩婆 訶 唵 唵 唵

日光佛末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現在未來每劫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劫于賢劫爲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劫于賢劫爲第五尊一大劫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爲一大劫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共成住壞空八十轆盧劫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年爲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劫也一曰五劫龍漢爲木劫赤明爲火劫延康爲土劫開皇爲金劫上皇爲水劫一起一伏周而復始又劫有六種一中劫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空劫六大劫中劫者即轆盧劫初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自爾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增八丈則增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轆盧劫積三十六轆盧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八轆盧今佛出世初減人壽四萬歲時俱那舍牟尼佛出世次減人年二萬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又至釋迦文減至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次減人年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人壽八十歲身長一丈人只可六尺寸今人只可六尺寸壽十歲身長一尺此減劫之極也復入第九增劫末紹興二千一百年又減二十一年身減二尺一寸人壽十歲時彌勒出世次減人年四萬歲時俱那舍牟尼佛出世次減人年二萬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又至釋迦文減至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次減人年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人

藍森列破鐸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潞州破劉武周立宏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靈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招福寺于洛州並給度牒勅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飜聽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元奘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哉隋唐之交經藏既顯而幽奇變幻之迹亦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髮三十六莖遒遶之極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興后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所不載而震旦國中所罕習者也王元美曰韓退之言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年宋齊梁陳在位四十九年餓死臺城國亦隨

滅此不足以服寫宗也自寫宗前赫連勃勃晝佛于背迫僧禮拜爲雷震死子昌滅佛教身死國滅魏太武誅僧毀寺見弒人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年晏駕子天國亡寫宗后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崩無子宋徽宗改佛爲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播遷之禍以唐文皇宋藝祖我太祖太宗之明斷隋文帝之威果而不能不歸心釋教此必有內契于心者矣

筆叢貞觀七年法師元奘遊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卽私遁自原州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劉賓從僧伽論師共俱舍因明大毘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胃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揵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眞等論至鞞闍國從毗耶離

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流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奘聞瑜珈師地卽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日供上饌饌有龍骨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日益智證至貞觀十六年奘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交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卽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教

六祖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舍牟尼佛迦葉佛是爲七佛釋迦傳西土二十七祖至二十八祖達摩教入東土傳六祖後分五宗已另有考今詳

七佛內毘婆尸佛爲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此云勝觀釋迦于此佛州初種相好故爲七佛之首尸棄佛爲第九百九十九尊此云持髻毘舍浮佛爲一千尊此云徧一切自在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此云所應斷那舍牟尼佛賢劫第二尊此云金色仙迦葉佛賢劫第三尊此云飲光人壽減至二萬歲時出而釋迦牟尼佛則賢劫第四尊也人壽百歲時出宛委餘編云毘婆尸佛棄佛毘舍佛俱那舍牟尼佛迦葉佛俱姓迦葉釋迦文佛姓刹氏小字頓吉訛爲悉達又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隣那阿謁四朱踣彼會蔡四窟蔡羅薩五樓波黎波蔡察六那惟玉蔡七維黎波羅八和阿蔡九尸和羣黎十那他蔡十一和那羅維于蔡蓼十二佛霸國耶蔡十三隨阿悶誰波多蔡見事物紺珠又考名經所載三十佛始金剛不壞佛終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五十三佛始普光佛終釋迦牟尼佛凡八十八佛人所常誦又諸佛始釋迦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

七千六百八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
凡十有二如來始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
十有六菩薩初會無量終大意聲王凡三千二百
五十五尊者始吉祥密終嗢呬尼聖堅寶賢凡七
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膳巴凡二百有七合計
萬有八千六百七十有七其尚名定號毋論已中
多泛稱者如諸佛則有一藏虛空佛十方佛十光
佛十上光明佛六十功德寶佛六十
八千娑羅王佛三萬同名毘盧舍那佛四萬頗莊
嚴佛八萬四千名自在幢佛二億同名拂鄰佛百

億敷塵金剛藏佛百千億劫智慧嶽聲德佛如來
則有過去七如來滅罪八如來八江河沙佛如來
十一無垢世界等行如來十一江河沙諸佛土忍
慧世界香盡如來六十功德寶十四江河沙諸佛土梵
梵德如來六十功德寶如來百餘光明胎如來五
百上威德如來五百淨聲王如來五百普現如來
百千佛上莊嚴德如來千光明如來千勢自在聲
如來千八百寂滅如來三千毘盧舍那如來八千
堅精進如來九千法莊嚴如來三千毘盧舍那如來八千
來萬八千娑羅王如來三萬散花王如來十八億
佛剎如來百億江河沙諸佛上水晶世界淨尊如
來千億光明如來恒河沙寶如來菩薩則有十百
光明火熾然菩薩千相菩薩日光千相如來東北
方南千萬億菩薩凡此皆泛稱無量者也又佛經有
二數菩薩初會二會三會無量至午十會

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中千佛
始拘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后千佛始日光如來終
須彌相與名經又演異又經云值一千佛名紫幢

值王百佛名蓮花值六十四佛名螺髻按佛者覺
也一曰佛陀一曰浮屠一曰部多一曰毋馱一曰
沒陀五天竺異音耳釋迦牟尼佛能仁寂默也迦
諸波飲光佛也袍休蘭羅大寶也是爲多寶佛門
彌陀佛無量壽也一曰無量清淨是爲普化功德
山王波頗智光佛也提洹竭然燈佛也提婆達天
授佛也伊湿伐邏自在佛也毘陵一切自在佛也
修跋擎婆頗鬱多摩金光明佛也鞞恕無諍佛也
祇陀洹戰勝佛也頗鬱馬勝佛也蘇達梨多那善
現佛也阿奢理勝無上佛也阿擅一曰阿捺摩無
我佛也阿斯陀無比佛也阿羅闍無訶佛也婆沙
提伽一曰梵摩清淨佛也毘梨耶一曰羅那精進
佛也屠提恐學佛也鉢底婆辯才佛也阿湿縛婆
羅智積佛也鉢底婆辯才佛也波毘獸伽清淨佛
也阿湿縛婆生馬鳴大士佛也辟支佛獨覺也阿
難佛無苦也阿育佛無憂也摩訶那鉢大勢至菩
薩也是爲善住功德寶王那婆羅吉利低輪觀世
音菩薩也遠磨波羅護法菩薩也曇摩耶舍法稱

菩薩也曇摩識法豐菩薩也曇無竭法勇菩薩也
阿迦雲藥王菩薩也妙法文殊師利菩薩也妙輪
致陀一曰三曼跋陀普賢菩薩也菩提薩埵菩提
覺也薩埵有情也省提埵字止稱菩薩謂覺有情
也凡有生皆有情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則不免
有情而能覺也多陀阿伽陀度如來也路迦那他
世尊也摩訶薩大菩薩也南無一曰那謨一曰南
摩諸佛世尊號也　王元美尚書讀荊公誤解三
昧乃取佛書中不能解者悉舉而盡解之可謂宏
博然亦有未確者如云阿彌陀佛姓憍尸迦釋迦
文姓刹利摩訶迦葉姓婆羅門皆係訛外考竺音
王經稱好善國王生三子長曰月明次曰憍尸迦
三曰帝衆時有一佛出世名自在王憍尸迦發
道意棄國位投佛出家號曰法藏比丘是憍尸迦
乃彌陀未成佛前因地俗名亦非姓也至下彌陀
成佛淨土諸經論悉稱以大願力誓取淨刹蓮華
化生未聞從何姓氏而忽又考釋迦氏諸稱大覺
種姓有四謂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此四者皆

種也而剎利王種最爲高貴佛姓自分別有五姓一曰瞿曇二曰甘蔗三曰釋迦四曰舍夷五曰日種故釋迦姓也釋迦能文名也釋迦姓經文單稱有數比方翅馬翅若利利乃其種非姓也摩訶迦葉此云大龜氏大龜者先世學道有靈龜負尚而出因以爲姓則摩訶迦葉自姓大龜婆羅門乃其種非姓也按佛有六姓一曰瞿曇此云純朝又云地最勝即大茅草王之姓也二曰甘蔗三曰日種大茅草王老而無子傳位大臣出家學道成王爲弟子以龍盛懸樹上獵人射子滴血于地出二甘蔗王斤四子于雪山北以日釋迦此云能仁昔甘蔗王之太子出男一女即善生與妃四德化人成大國父王歡曰我子釋迦五日舍夷貴姓也以生釋迦大樹林故名舍夷祈耶此以處立姓六云剎利王種也此云土劫初人食地味各有封植乃言有德者當之瞿曇者西天王種姓釋迦慈悲充積故歷劫生于瞿曇種中　本起經翻釋迦牟尼爲寂默寂點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悲智兼運立此嘉稱釋迦佛天竺國剎利王子一云迦維衛國在惹嶺西三萬餘里有五天竺獨中天竺臨禪連河是佛所生處也我佛初于無數劫中修度萬行最後于毘盧遮那佛得法界觀于然燈佛授記來世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居兜率陀天爲護明菩薩自兜率降迦毘羅國即中天竺也佛初生時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主若夢白象必生聖子夫人將諸綵女游監毘尼園攀無憂樹子時樹下忽出蓮花大如車輪化從夫人右脇而生大地震動井水溢出有五色光入貫太微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四尋生已四方各行四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牀上帝釋執蓋梵王持拂左右侍立九龍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天龍八部滿虛空中作天伎樂雨妙香花瓔珞天衣不可稱數抱入天祠天像悉起斯則淨飯國之王太子也姓瞿曇氏字悉達多

祖號師子類父名淨飯母大術天臂城中善覺長者第八女曰摩耶十九出家于檀特山中修道始于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定舍三十歲于二菩頭藍佛處學非非想定知非亦舍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四十九年處世以莊王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生至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于拘尸城入般涅槃以金繩連黎玄傳法于摩阿迦葉弟子以香薪茶毘之槨如故高七多羅樹得舍利八斛四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中夏通者牽之宮垂象迦毘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剎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神形六動方門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灑水遍空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于胸前匝千輻于足下于是仙林始抽簪之地稱河起苦行之迹沐血流之淨水游道場之吉祥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法輪則奈園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迎葉兄弟目連朋友他仕宮裡乃宏十地者闍山上方會三

秉周書異記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天沸星出不雲而雨山吼波逆塵刹大震暴風忽起連夜不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此時佛涅槃也拘尸那城北阿利羅跋提河此譯爲有金河河畔有娑羅林如來于此林中入于涅槃俱尸城諸國共以金棺斂佛舉不能動摩耶夫人自忉利天宮下至哀慟爾時金棺自開如來起身合掌問訊慈母棺即自舉下迦葉自雞足奔來出雙足棺外遂以兜羅綿覆舉火自焚頂骨四牙燦然不動天人乞得一牙作供建塔其三牙在海龍王宮叫脩國乾陁國各有舍利八斛四斗諸天及龍王與八國各得一分其后百年同育王取龍宮舍利建八萬四千塔　佛父臨般耶母名莫邪後人改佛父曰淨飯王母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今僧徒無妻非佛本然也　釋迦于諸弟子授記後當成佛至云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于其後

乃發道意于此賢劫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于無上眞正之道則授記先後又有不可定者釋迦雖先成佛於五濁惡世人壽百歲時彌勒成佛當人壽八萬歲時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九十四億第三會九十二億爾後度人無數蓋佛無高下功德有大小緣與願力所成耳　彌勒發心在釋迦前一進一退釋迦超六劫而先証菩提攻法華經日月燈明佛時文殊以妙光菩薩爲上足弟子作七佛師而文殊六百弟子中有求名菩薩貪著利養雖復誦經而不通利多所遺失是爲彌勒亦自稱心重世名好遊族姓至燃燈佛出現于世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識性流出無量如來而釋迦于時僅　獻花布髮之男子耳此其爲前後輩易知也第燃燈佛至釋迦即授記作佛而彌勒文歷諸無央數劫燃燈佛前不應始獻花布髮其精進在燃燈之後則不應先彌勒而受記也彌勒紫金身十六丈而釋迦止丈六尺彌勒壽八萬歲而釋迦壽八十歲銀錢貿五並華供養定光佛處捷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佛爲菩薩時于此國以眼施人竺刹尸羅國漢言截頭佛爲菩薩時于此以頭施人竺宿阿多國昔天帝釋試菩薩化爲鷹鴿割肉貿鴿

釋迦僅八千歲彌勒行化之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萬里王國鷄頭末城周圍四百八十里而釋迦所化僅五天竺諸胡不過十萬餘里淨飯所都與王舍所栖其城不過四十里而已彌勒之地若琉璃鏡平無丘陵坎窞人無夭札厲病戰鬪而釋迦皆反之所謂五濁世界也釋迦正報身爲千丈毘盧遮那千色究竟天成佛釋迦僅億身之一身耳而彌勒則未聞有他報身也釋迦二輔文殊普賢皆古佛現菩薩身以世無兩大耳而彌勒之輔無著未登十地天親甫脫二乘去二大士殊有間也　佛國記祇洹精舍所謂祇洹精舍也佛起塔佛將泥洹最後所行處僧伽施國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子設無常苦說身如泡沫處那調國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並華供養定光佛處捷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佛爲菩薩時于此國以眼施人竺刹尸羅國漢言截頭佛爲菩薩時于此以頭施人竺宿阿多國昔天帝釋試菩薩化爲鷹鴿割肉貿鴿

處拘夷那竭城北雙樹間希禪連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乃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　鞍耕錄京師塔檀佛像以靈異著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線今則不然矣按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自以失瞻仰于如來乃刻栴檀爲像目揵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奉如眞佛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緜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宋州四年長安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七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大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返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三月迎還聖安寺今五十九年計自優塡王造像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二百有七年然按釋氏咸通錄稱梁武帝遣使寫等往天竺迎佛檀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寫天監十年至建康迎奉太極殿則今聖安所安之像優塡王之所刻與天竺之模刻與又阿含經優塡王勅中國巧匠以牛頭旃檀刻作佛像供養晨夕禮拜波斯匿王以紫磨金作佛像于是閻浮提始有二像考佛國記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出城南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是衆像之祖佛于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鼠銜燈炷燒花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謂旃檀像已燒開東小精今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則造栴檀佛者波斯匿王非優塡國王也海豐白牛塔治傳栴檀佛乘白牛王

此化爲石通極論瞻相好于香檀記名號于貝葉
佛國記那竭國城東北有佛錫杖以牛頭旃檀作長丈六七許正復千百人舉不能移 僧伽瑤國佛上切利天爲母說法以神通力不使諸弟子知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大目連往問訊佛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雲集此國又北天竺有小國名陀歷國有羅漢以神足力持一小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像齋日常有光明 釋迦文佛首傳西天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訶陀國人偈曰法法本來無非法無非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第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二法第三祖商那和修摩尊者突羅國人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西域有七百生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叱利國人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第五祖提多迦尊者摩迦陀國人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無始無心亦無法第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偈曰無心無可繹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第七祖婆須密多尊者北天竺國人偈曰心同空虛界示等空虛法証得空虛時無是無非法第八祖佛馱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第九祖佛馱密多尊者提迦國人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門無門亦無止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國人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十二祖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聚亦非離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偈曰非隱非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十四祖龍樹大士西天竺國人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于法心不証無喆亦無喜十五祖

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偈曰本對傳說人爲說解脫理于法實無証無終亦無始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偈曰于法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十六祖僧迦難提尊者室羅伐城寶莊嚴王之子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明于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人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于法既無得所懷決不決二十祖闍耶多尊者北天竺國人偈曰言下合無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罽賓國人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城人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無今亦無古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子偈曰心隨萬法轉轉處實能幽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人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下思議了了無可得時時不說知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度人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卽于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多實國人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亦悟其性無道亦無理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德勝王太子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勝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偈曰心事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間起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南天竺國王第二子王姓刹利帝名香至有三子長名月淨多羅仲名功德多羅季卽達摩大師梁普通七年至金陵爲東土初祖 釋迦默契燃燈一心之妙說法四十九年末談一字偶拈優鉢羅花揭示人天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嘆曰善哉善哉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于汝仍以所披金縷袈裟鉢盂付之傳之道爰自此始二傳阿難展轉授手至二十八傳菩提達摩大師傳法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師念震旦緣熟乃航海而來三週寒暑達于南海五羊實梁普通七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也梁武帝

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師曰此但小果有漏之因並無功德師知不契魏正光元年寫嵩山少林石室面壁而坐終日默然謂之壁觀婆羅門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遂不復究端坐而逝是爲初祖有僧神光博覽羣書善談元理聞達摩大士住少林乃往參承大雪積雪過膝又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名之曰慧可是爲二祖俗姓姬二祖繼聞風慕設禮求懺祖曰與汝懺畢宜依佛法僧住後祖爲剃髮出家受其付法于大樹下合掌立化是爲三祖僧燦燦隱居皖公山有沙彌道信來禮祖乞解脫法門服勞九載乃付衣鉢是爲四祖道信姓司馬氏生于廣濟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垂六十年于黃梅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常兒識其法器乞令出家付法傳衣是爲五祖宏忍又按宏忍先爲破頭山裁松道者常請于四祖曰法祖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矣倘若再來尚可運汝泉即托生浣衣女女孕後父母以爲不祥拋瀉港中明日訴流而上氣體鮮明遂舉之隨母行乞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五祖于破頭山遇居士盧能謁祖問曰汝自何來師曰嶺南祖曰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師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呵令入槽服勞杵臼八月餘以法衣付之是爲六祖祖于南海法性寺從智光律師受具戒始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旨作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密公南山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開機純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于毘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宏其網要謂之中觀論煥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宗旨東土慧可大師以一大事因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律宗旨惡之宗薩埵以瑜伽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太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昱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伽教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于那爛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遍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威授惠威惠威授元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旨作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密也其後脉出二枝禪分五派皆衍曹溪之旨　六祖大鑒禪師諱惠能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貶于新州遷于南海之新興縣因而家焉母李氏自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孕經六年而生師生時光燭虛空異香馥郁不飲母乳每夜神人灌以甘露化時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詔新興郡各修靈塔莫決所之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即師所欲歸時頹香騰便直向曹溪入塔瘞日大鑒禪師塔

浮屠學不出教禪二門教禪元立三宗太史敘之極詳其文云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開機純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于毘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宏其網要謂之中觀論煥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宗旨東土慧可大師以一大事因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律宗旨惡之宗薩埵以瑜伽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太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昱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伽教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于那爛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遍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威授惠威惠威授元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旨作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密也其後脉出二枝禪分五派皆衍曹溪之旨　六祖大鑒禪師諱惠能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貶于新州遷于南海之新興縣因而家焉母李氏自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孕經六年而生師生時光燭虛空異香馥郁不飲母乳每夜神人灌以甘露化時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詔新興郡各修靈塔莫決所之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即師所欲歸時頹香騰便直向曹溪入塔瘞日大鑒禪師塔

元門策勵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潙仰
大圓禪師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
微妙元機不可湊泊是爲潙仰之宗思傳希遷遷
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
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眞大師聞偃偃之氣宇如
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
宗元抄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
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
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
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
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澄大師本寂
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
高句麗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
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
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　禪家五宗獨臨濟爲盛傳石霜石霜傳
楊岐楊岐至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
傳竹林寶寶傳竹枝安安傳西堂容容傳中和璋
璋傳簡公號海雲大士雲大士廣學至此蓋中興焉印簡
弟子二人曰可庵朗曰頤庵偃傳西雲安住天都
慶壽寺元之諸主皆崇奉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
智光稟龍樹大士依般若中觀等經論立法性
宗戒賢稟彌佛無著依深密瑜珈等經論立法相
宗又五祖宏忍弟子神秀與六祖慧能行業相埒
天下散傳其道人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南
能爲頓宗北秀爲漸宗　摩訶摩耶經正法衰微
六百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
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
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
轟然正法炬馬鳴當周顯王時龍樹當秦始皇時
五燈會元馬鳴大士亦名功勝以有化無功德殊
勝故名焉嘗于華氏國轉妙法輪有大金龍變一
小蟲狀若蟭螟潛于坐下聽法師曰汝名誰耶眷
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汝化神
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大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得
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

六道繇茲發現迦毗摩羅言下大悟後因付法爲
十三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祖于座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生惟聞法音不覩
相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尊者現佛性
體相以示我等言訖輪相即隱其號龍樹者龍接
入海于宮殿中以諸方等經深奧經典無上妙法
授之即得深入無生三忍具足龍還送出入寂後
南天竺敬奉之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
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樹號曰龍
樹馬鳴者北天竺國饉七疋馬至於六日請比丘
說法以浮流草與之馬垂念聽法無念食想于是
內外沙門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號馬鳴宛委
餘編曰阿濕縛窶生馬鳴也那伽曷樹那龍猛也
言龍樹誤　楞嚴經二十五聖之証圓通也憍陳
那于聲音得阿羅漢優婆尼從色相得阿羅漢香
嚴童子從香一器得阿羅漢藥王藥上二法王子
分剔味因倍登菩薩跋陀婆羅此
住摩訶迦葉以法空成阿羅漢阿那律陀旋見循

元爲第一周利槃持迦反息循空爲第一憍梵鉢
提還味旋知爲第一畢陵伽婆賖純覺遍身爲第
一須菩提解空舍利弗智慧爲第一普賢菩薩修
普善行說本因爲第一孫陀羅難陀以息久發明
圓通廣大爲第一富樓那法音爲第一烏芻瑟摩以火
利爲第一大目揵連清瑩爲第一優波離通
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持地菩薩以諦觀身界二
塵爲第一月光童子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
圓滿菩提爲第一琉璃光法王子與空虛藏菩薩
一則以觀察風力無依一則以觀
三摩地彌勒菩薩漢心因明入圓成實遠離依地
及偏計執得無生忍大勢至王子以淨念相繼得
三摩地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又維摩詰會
衆菩薩問不二法門會中爲法自在菩薩德守菩
薩不眴菩薩德頂菩薩善宿菩薩善眼菩薩妙伽
爲菩薩弗沙菩薩師子菩薩師子童菩薩淨解菩
薩那羅延菩薩善意菩薩現見菩薩普守菩薩電
天菩薩喜見菩薩明相菩薩妙意菩薩無盡意菩

薩深慧菩薩寂根菩薩心無閡菩薩上善菩薩福田菩薩華嚴菩薩月上菩薩寶印手菩薩珠頂王菩薩樂寶菩薩合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凡三十二人故城文有三十二義皆光啟之語　佛既以無上法授迦葉又必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各寶度羅跋耀情閙與千　眷屬住西瞿尼洲第二尊者迦諾代踑與五百眷屬住北迦濕彌羅國第三尊者迦諾跋釐情閙與六百眷屬住東勝神洲第四尊者蘇頻陀與七百眷屬住北俱盧洲第五尊者諾矩羅與八百眷屬住南贍部洲第六尊者跋陀羅與九百眷屬居躭沒盧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九千　眷屬住僧迦藥洲第八尊者伐闍羅弗多羅與千一百眷屬住鉢剌拏洲第九尊者戍博迦與九百眷屬住香醉山第十尊者半托迦與千三百眷屬住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囉怙羅與千一百眷屬住毘利婁洲第十二尊者那迦屋那與千二百眷屬住半度跋山第十三尊者因揭陀與千三百眷屬住廣脇山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與千四百眷屬住可住山第十五尊者阿氏多與千五百眷屬住鷲峰山第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與千六百眷屬住持軸山又合十七提密多羅尊者十八賓頭盧尊者爲十八羅漢又佛經載佛有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目犍連神通大迦葉頭陀阿那律天眼須菩提解空富樓那說法迦旃延論義優婆離持律羅睺羅密行阿難陀多聞益亦吾孔門十哲之凝也蓮華經佛弟子十六沙彌皆得阿羅漢也阿闍世王見在說法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閦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一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平東北方佛名一切世間怖畏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于娑婆國土成阿羅漢者佛弟子也昔三菩提又涅槃經曰五百阿羅漢入海採寶值于盜賊去并劍其目有五百商人出海採寶值于盜賊去并劍其目有二千天子俱有八龍王難陀跋難陀云龍王難

人告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引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證阿羅漢果分形顯化作福人間西湖遊覽志杭州淨慈寺塑五百阿羅漢像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毘尊者獨設一食側身偃卧斜目覷人而笑婦人訶詬者必詣此灶香不知何說也五百名位具經中繁不錄又一結在土魯番西北石紋如髮蕃人稱爲十萬羅漢創髮涅槃之所釋道安西域志須刺國有五百沙彌眞人寺　阿羅漢尊者永離諸惡不受三界生也攝拖茲獃尊者聲明也佛陀那舍尊者覺明也佛陀跋陀尊者覺賢也菩提流支尊者覺孝也韓侈遮羅那尊者行足也彌跋陀羅尊者好賢也尸羅跋陀羅尊者戒賢也摩訶陀羅尊者大衍也鳩摩羅什神僧童壽也　八部龍王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其名曰阿若憍陳如㗚云飢摩訶迦葉㗚云飲光㗚云龍象優樓頻螺迦葉㗚云木瓜㗚云那提㗚云伽葉那提㗚云伽葉舍利佛㗚云大目揵連㗚云摩訶迦旃延㗚云阿鬼樓馱㗚云劫賓那㗚云離婆多畢陵伽婆蹉㗚云薄拘羅㗚云善容摩訶拘絺羅㗚云大膝孫陀羅難陀㗚云富樓那㗚云滿願須菩提㗚云善吉阿難㗚云慶喜羅睺羅㗚云覆障母耶輸陀羅㗚云比尼菩薩摩訶薩㗚云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婆羅㗚云賢護菩薩勤菩薩㗚云寶積菩薩導師菩薩如是等八萬人俱爾時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復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與其眷屬萬

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鉢羅龍王等有四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大法緊那羅王有四乾闥婆王美乾闥婆王美音乾闥婆王有四阿修羅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佉羅騫馱羅王大成德迦樓羅王大身迦樓羅王大滿迦樓羅王毘紐轉鉢如意迦樓羅王韋提希子毘紐轉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各禮佛足大阿修羅王住須彌山北大海水懸在宮上爲四風所持身長二萬六千里阿修羅九頭頭有千眼九百九十九手八腳踞海食泥及藕生一女端正挺特帝釋娶以爲妻阿修羅帥諸鬼神與帝釋戰而奪其女爲帝釋所敗入藕孔中阿修羅前世居海之濱河水漂溺隨流殆死因發願我後世身形長大一切深水無過膝者以是因緣得極大身立大海中身過須彌手踞山頂下觀忉利

天宮阿修羅以指覆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畫爲夜所謂日月食也　博異傳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庵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僧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退下窺之直上莫明遍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負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緋裙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瘡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九者也未獲旦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

人數捉此乃獲罪于天師勿庇之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已來見木上卻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丈許漸入雲漢沒一緋點走出入馬遂之去七八丈許于空碧中久之兩三數十點血意已爲中矣于前身之說多矣如平子後身爲中郎徐陵後身爲甘威武侯後身爲韋皐鄒陽十三世爲蘇軾鄒衍後身爲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爲馬京張車騎後身爲張睢陽五戒僧後身爲子瞻鄧禹後身爲范滂夫李德裕後身爲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于許元度之爲蕭嗇永師之爲房琯謝靈運之爲邊鎬馬北平之爲馬仁裕顏延之爲潘佑牛僧孺之爲劉沆武夷君之爲楊億玉京之爲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爲昏愚小吏澤公爲浣衣婦人于羊祜出于隣家王練本于沙門王十朋出于嚴伯威韓滉爲仲由又何輪迴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鵬舉爲岳武穆托身焉宗伯琦爲韓忠獻托身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爲僧差不

賈香燭祈禱知觀曰來僧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實
闕善推步午時遣人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
今日酉時生是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
淡薄享壽七十有九三朝野史史彌遠父丞相浩
與賢長老道契極渥史一日問之曰我好和尚好
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
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
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
一日浩坐堂上儼然見貴長老揖而突入使人往
寺中已圓寂于法堂頃時浩堂裡弄璋矣夷堅志
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于
筵邸假寐夢人詩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媼號哭
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
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
一字無異因拜媼爲前生之母奉之別所漫筆載
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前生爲大同趙
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因宗次飲火酒
大醉臥樹側僕以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

來畏爲所噬適有孕婦在傍避身婦邊不覺入其
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爲嬰孩即悟託生
在此北地貧家生子不坐月三日後即往餉田間
時有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
使犬近床婦人大駭以爲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
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爾某員某生也
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嫁也又宣
室志通州王居士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
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問諸
王生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耳某縣
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
幽冥祐之過期今九十餘矣令殁之日此女當愈
鄭君使訪之果有此令後月女忽若醉寤再驗之
則令以女疾愈日卒矣養痾漫筆徽宗即江南李
后主神祖見秘閣江南李主像再三嘆其人物俊
雅而徽宗生時夢李后主來謁所以風流文采過
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直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
高宗于韋后生時徽宗夢錫王再三乞還兩浙夢

覺與鄭后言之而后夢亦同須臾報生高宗建炎
渡錢唐建都百有餘年豈非乞兩浙之應乎神聖
往還夙生直如且暮此更其灼灼者女得謂釋氏
之盡屬虛誕也　閒窗括異志蔡元度除杭州舟
次泗州僧伽吐光直射其舟至高郵而沒世言元
度乃木久後身蜀禪杌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
鄰里異之有僧見而異之曰此五臺山靈也幹
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玫與藝
祖色相類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于帝王廟中
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論迴報應之說誕耶
眞耶　案古佛釋迦彌勒甘七祖六祖五宗馬鳴
龍樹廿五聖羅漢天龍以及修羅夜叉無不輪迴
紀昀曰蓋佛法初興惟明因果暨達摩東遷始啟
禪宗譬以六經之傳則因果如漢儒之訓詁雖專
門授受株守師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據其學核
實而難証禪宗如宋儒之義理雖覃思冥會妙悟
多方而擬議揣摩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騁故
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避難趨易辨才無礙語錄
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學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
蓋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有以價號洞下宗
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祐慧寂號溈仰
宗義元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徧海內宗門撰述
亦日以紛繁名爲以不立語言文字爲不二法門
實則轇轕紛紜愈生障礙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

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亦自與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禪宗自六祖以後分而爲二一曰青原其下爲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其下爲臨濟溈仰是爲五宗

宋葉適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溈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溈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溈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淸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宋名臣西溪叢語唐李舟作能太師傳五祖宏忍

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敎授持此袈裟以爲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之悟王申公溥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虛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于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雜足峯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飽飲止注云第五祖宏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服曰此眞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檢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江西志徹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三十二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還于蘄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

七年甲申歲住蘄州破頭山至貞觀中方改爲雙
峯山第三十二祖宏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
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
中有晉武侯元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
左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
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歷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
峯和尙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
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
爲建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

南方不賓勅授恒山立曹溪爲鎭界將軍兼知平
南總管晉室復徙封曹侯爲異姓王居石角雙峯
二嶠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師願陪貴
寺方呼爲雙峯曹侯大師也

王景心經淺釋不下數百本此釋義
在乎讀者之深思而自得之此淺釋之所爲作也
深文簡愚智皆可以有得可貴也三藏法師所取
六百五十餘部此爲第一當時冠于聖教然或謂
阿難結集卷首皆標如是我聞此獨不爾應非全
本或謂從大般若經摘出精要殆不誣也此釋乃

皇六子留于拈花寺者前有圖記又書花間堂
鈔存因錄其副而還諸寺
王元啟與楊觀察書接到心經淺釋一冊蓋揚雄
不好非聖之書而於晏墨鄒莊申韓諸子無所不
讀至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無關遠大韓愈
氏亦云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
又況佛氏所說多治心養性之旨非方伎小道及
諸子怪僻險賊之流可比而心經發明眞空實相
實爲五千四十八卷之總要儒者尤不可以不之

考也顧西土梵音多華人所不解而禪門宗旨與
其中分條析目之語類非儒籍所有不加訓釋無
以通其義而得其旨意所歸然或刻意求深反足
滯學人之妙悟唯爲疏明其大旨而至理元泯則
在乎讀者之深思而自得之此淺釋之所爲作也
今即訓釋所及通以吾儒之理則六根六塵者耳
曰曰鼻四肢之欲及聲色臭味安逸諸外遇是也
所謂五蘊則孟子所謂蔽也交也引也即空即色
則有物有則之義也空中無諸蘊諸入諸界諸因

緣諸諦則無聲無臭之原也不生不滅不偏不倚之中不以寂感而殊不垢不淨不磷不緇之體不以磨涅而變不增不減不加不損之分不以行藏而異也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正等覺則樂天知命之境孔顏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信知佛書精要不外乎吾儒昔人所以喜其與易論語合者此也

陸羅與王惺齋書嘗庵釋迦院記作彼教中語爲大儒之玷不能無待於後來者之去取先生之言

良是也如大著虎頭巖募疏以其爲龜山過化之地浮屠祖眞毋乃涉嫌理而惰游兼明繪父像於師旁呂晁廖甲之絕倫雖不中禮猶有仁孝之思是皆有憫俗警世之意而出以昌黎震川之筆比之嘗庵洵爲過之惟與楊觀察書以爲佛教勝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諸書儒者不可以不考則蒙竊有所未安佛書精要不外吾儒其往往與易論語合正其竊吾易論語之糟粕而爲說以惑人耳

丙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爲多心何以爲佛恐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據鮑氏安素軒石刻唐人書心經係出徐明府手在嘉峪關外戍卒家從倒塔下得之于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後多究竟究竟到彼究竟到彼齊究竟菩提之畢竟語又唐人書心經注一本亦多此四句其開章作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比現通行本多波羅二字

觀世音菩薩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佛岡有緣佛法
相岡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無摩訶
大神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
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
等等咒南無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神足幽王
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師子遊戲佛寶
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
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

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
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念
念誦此經七佛世尊卽說咒曰
離波離波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羅帝毗離
尼帝摩訶伽帝眞靈乾帝娑婆訶
俞正燮觀世音菩薩傳畧跋元大德丙午歲趙魏
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畧謂菩薩爲妙莊
王第三女名妙善蓋元僧所述既裝成冊閱明胡
應麟莊嶽委談譏其誣陋無識案宋朱弁曲洧舊

聞云蔣之奇因僧懷晝說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
之事則此說唐已盛行今世所演孽海記其事亦
然乃謂其以猛勇丈夫易爲女子此所謂知其一
不知其二眞蔽固之談也嘗覽佛書秦譯維摩詰
所說經不二法門品有不眴菩薩菩薩卽觀音也
梁譯無懺譯悲華經云過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
時有佛出名曰寶藏有轉輪王名無量淨第一太
子名曰不眴發菩提心衆生念我天耳天眼聞見
不免苦者我終不成無上菩提寶藏佛言汝觀一

切衆生欲斷衆苦故今字汝爲觀世音劉宋曇謨
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昔于金光師子遊
戲如來國彼國之中無有女人王名威德于園中
入三昧左右二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卽是觀
世音右名寶尙卽是得大勢觀世音爲普光功德
山王如來得大勢爲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據此二
經觀世音菩薩出世不作女身而其示見中國實
事可徵及秘記所傳則與傳畧說合蓮社高賢傳
曇翼見法華普賢大士正是女身北齊書徐之才

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
人身長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是女身
也隋書北史王劭傳並云隋文皇獨孤皇后秘記
言是妙善菩薩卽妙莊第三女妙善故秘記以之
比況皇后是隋時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
云齊建元元年彭子喬繫獄誦觀世音經有鶴下
至子喬邊時復覺爲美麗人子喬雙柀向脫是亦
女身也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觀音婢是觀音亦
女身也秦隋唐所譯各經淸淨觀世音設普賢陀

請

羅尼經云及見天人請受佛法楞嚴經第六云觀
世音尊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于彼前
見比邱尼身女王身國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
女身而爲說法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云佛
言觀世音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
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觀世音本
兼觀自在義梵本有異同譯者分爲二人唐有不
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經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
菩薩說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一卷則唐人以

觀世音觀自在爲二人明甚妙法蓮華經又分出
妙音菩薩品云菩薩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
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于王
後宮變女其事與普門品同嘗反復思之法華二
品本是一章普門品乃觀自在妙音品乃觀世音
譯者兩存之故疑誤其名示不敢專定又管夫人
所采傳畧其本傳言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三妙
善今妙音見妙法蓮華經妙善見隋書法華言于
王後宮變女屬之妙音檢隋時天臺習者觀音義

疏云觀世音于王後宮見女身者王者禁固不得
遊散化物爲難益知妙音品卽觀世音今常德武
陵梁山觀音寺有碑言宋孝建中妙音住錫于此
唐天寶中改寺額爲壽光有梵僧至開妙音塔見
金鎖連環骨滿鉢以錫橫擔之冉冉而去乃奏復
爲觀音寺是唐時亦以妙音爲觀世音妙法蓮華
經多此一章也北夢瑣言唐懿宗喪同昌公主見
左軍觀音像陷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國之天子
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一
至陛卽邊土之道人意指公主爲觀音示身亦是
以慈悲爲主婦女旣是示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

女身夷堅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許涸妻見觀世
音皆婦人而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有濆矩吒國
商人建窣堵波言南海遭風同聲歸命觀自在菩
薩俄見沙門淩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達本國述
異記僧法義歸誠觀世音夢一道人爲治病冥祥
記十六平廣記畢覽逃竄誦觀音經見一道人示途張興
妻繫獄念觀世音夢一沙門使逃法苑珠林王球
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有其所見爲沙
門益不必是觀世音親見也唐僧伽大師傳云中
宗問萬迴萬迴言僧伽化身觀音也引普門品見
比邱身而爲說法眞弔詭之辭不足爲據趙宋僧
知禮觀音元義記云觀世音卽眞身義普門示見
卽應身義眞是內證之智應爲化外之身若以爲
憑虛烏有實無其人則又非也涼譯大方等大集
經寶女品云寶女爲舍利弗說一切法佛說寶女
前爲轉輪王今以方便示女身晉譯寶女所問經
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一
以慈悲爲主婦女旣是示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
威德王出世之身佛坐聽法見尊者相卽猛勇丈
夫亦示見之一不能謂爲觀世音時是男身也觀
世音爲女身其事見于南北朝名妙音妙善則隋
秘記引之唐菩提留志譯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姥陀羅尼身經宋法賢譯有觀自在菩薩母陀
羅尼經是觀音必女身而說岐于法華至唐僧義
常宋僧懷晝復理女身義遂成此傳畧明人胡應
麟王世貞覽太平廣記中報應二卷摘其數事謂
古時觀世音無婦人相李贄作觀音問言大道不

分男女致士人妻女若狂見明萬歷三十年閏二月禮科張問達疏曾非道聽塗說爲管夫人所笑哉王世貞作觀音本紀不能多覽佛書爲之參考故所說多誤傳畧言妙善欲學道王爲招壻不從使爲僧奴又燒之又棄市皆得脫王病斷手眼和藥進王王愈見妙善血淋被體額天完之少頃手眼已干數矣後父子同沖舉案大悲心陀羅經則云菩薩言昔千光王靜住如來爲我說咒我于是時始住初地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無由指實周有

耶舍崛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有元奘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心經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悲心陀羅尼經不空譯金剛頂瑜珈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楞嚴經卷六至云現八萬四千燦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按梁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拄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梁時扶南多進佛說此天神即觀世音觀世音本慈氏教也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言補陀落伽山而傳畧言老人啖以仙桃導至香山修煉得道香山在葱嶺西非

額納特珂克之補陀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亦言聖觀自在菩薩補陀落伽山宮殿大唐西域記言南海僧伽羅王依孤山式供養觀世音菩薩蓋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一在西藏今布達拉山一在廣東南海宋丁謂宋崖詩云且作觀音菩薩看海邊孤絕寶陀山由隋唐西僧多從此道歸中國也今則爲浙江之定海寧波府志云東海梅岑山即普陀落伽山上有寶陀寺唐時日本僧慧諝留五臺觀音瑞像于此宋郭參暌車志云紹興時四明巨商泛海十餘日抵一山飯僧得丹竹一莖前至一國有老嫗見其竹曰補陀落伽山觀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後遂于此立刹亦謂之南海世人奉觀音者眞傳拾遺太平廣記云晉寶傳爲呂

護所俘傳先亦頗問觀世音專心屬念鎖械緩解
逃免沙門支遁爲謝敷具說其事觀音義疏云晉
謝敷作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之又續之神異久
著觀音元義云曇摩羅懺法師亦號伊波勒菩薩
沮渠蒙遜有疾患法師曰觀世音與此土有緣乃
令誦念患苦卽除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
引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
地示同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
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此黃教指釋迦文紅

教爲凡品而黃教自爲教化之證今滎陽有唐武
德五年陸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還
軍廣武夜雨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
身像王頓首拜瞻敕于其地建觀音寺杜陽雜編
唐文宗食蛤蜊中有二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
螺髻瓔珞足履菡萏上置于檀香合賜興善寺宣
室志云唐文宗以鼎烹雞卵方然火鼎中有聲微
如人言羣呼觀世音菩薩聲甚悽咽因須詔郡國
各于精舍傳觀世音菩薩像遼史禮志云大祖幸

右

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世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爲
家神中外香火因緣當由此盛民間及軍士私奉
者不備記也魚籃觀音則由俗人譌傳佛說七月
十五日救面然餓鬼面然者觀音變相以附目連
盂蘭盆經盂蘭盆者正言盂蘭婆那言救倒如解
倒懸而俗譌魚籃觀音感應傳言唐元和十二年
出陝右金沙灘美女子持籃賣魚卽鎖骨菩薩唐
阿諦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有觀世音部有馬
頭觀世音菩薩法印咒品宋僧壽涯題魚籃觀音

至云馬郎納敗還盡殺多菩薩債此大妄也白衣
者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若造像
觀音坐華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聽佛
說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
向菩薩佛說大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薩受記
品云觀自在菩薩從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禮觀
自在持青蓮花瞻仰而住此卽白衣及童子拜觀
音之所由起咸淳臨安志云晉天福四年得奇木
刻觀音大士像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

感悟卽其地建天竺看經院白衣本毗陀天女而
俗人名爲白衣觀音洪皓松漠紀聞云長白山蓋
爲白衣觀音所居則其說始五季佛正法衣赤而
此陀羅尼言觀世音著五色衣是不專事寂滅又
天帝釋婆羅門皆衣黃侯鯖錄言唐末孫韋有觀
音黃衲則觀音自有師法兼通佛法又護佛法不
得謂卽釋迦一派也宏明集釋智靜作檄魔女云
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
王觀世音及釋道安作又加十九天都督此與實

林破魔露布言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
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同一寄寫
之言然古時僧徒尙知觀音爲護法之神故佛經
佛于觀世音俱表異之不全待以弟子之禮宋胡
寅龍王山慈雲寺佛殿記云湘源隱山大禪寺嘗
有住僧創意徙佛右廡改殿爲閣刻木像高三丈
爲千手觀世音紹興時僧法讀改如常制寅以爲
得人生在三尊師之義是不知派別之言今西藏
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爲伽藍孜

格此爲失之余謂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行
觀世音菩薩唐譯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
經言佛說書寫此咒者于咒心中作觀世音及帝
釋形心異其事因廣徵之今日見此冊條比事附
就其異同皆有陳義好古論世之君子所當知者
又觀世音菩薩名義考觀世音所以止稱菩薩
者觀音義疏云菩薩外國言爲摩訶菩提質多薩
埵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僧肇注云菩提者佛道
薩埵者大心有大心入佛道之謂實則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菩薩品云菩提不生薩埵非有薩埵者
好施之意言以善施爲事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菩
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旣不同俗復異于僧處季
孟之間故居中又天人著生死菩薩不訴不著居
中求宗故在兩間又涅槃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耽
染又菩薩自言衆生不免菩者終不自取無上菩
提普超三昧經云文殊深入菩提故不取道于佛
則菩薩在佛家以救度爲心不專尙淸淨者梁僧
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衆佑新經世尊舊經扶薛

新經菩薩其實扶薛菩薩皆對音不比衆佈世尊
義有新舊之別菩薩品位宏明集笑道論云觀音
極位大士劉宋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云第十觀
觀世音菩薩觀音元義記云如來藏經觀音文殊
皆未成佛案菩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
釋摩男本經云佛言我爲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
音法護譯等集衆德三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
昔爲菩薩時唐譯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
尼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月光佛所

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
劫中已作佛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衆
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
正法明如來釋迦爲彼佛作苦行弟子觀世音授
記經云觀世音次阿彌陀後當成正覺名普光功
德山王如來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小分
云阿彌陀佛有二菩薩皆爲第一名觀世音一
名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方如佛分身遞次作
佛分云彼佛滅沉洹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其次

底

大勢至菩薩作佛施護譯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
空王祕密心陀羅尼經云此言菩提者即是正慧
薩埵者即是方便作大饒益畢竟當成佛也或言
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當成佛而阿彌陀願宏
文殊志深觀世音心堅皆慈氏教非覺氏教也所
以名觀世音者傳畧云徧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
間之善惡故有觀世音之號案妙法蓮華經普門
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稱名即時觀其聲音皆得
解脫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憶昔無

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
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
修又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十方衆生觀其音
聲是古所譯觀世音之義而又有觀自在義隋天
臺智者觀音元義云今言觀世音者西土正言名
曰阿耶一作婆婁吉低輸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觀
世音者天竺言婆婁吉低稅思益明宋藏觀音畫
像贊云梵言阿縛盧枳伐多唐言觀世音今檢大
唐西域記云阿縛盧枳底濕伐羅唐言觀自在也

阿縛盧枳多者觀也伊室伐羅者自在也舊譯光
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譌其說蓋以觀自
在爲義唐義淨求法高僧傳親在西域亦云觀自
在不空亦譯觀自在說普賢陀羅尼經又師會般
若心經畧疏連珠記言觀自在者鎭國謂三業歸
依十通隨應鑒無遺照義無不周其或曰觀世音
者梵言婆羅枳底者觀世梵言濕伐羅者自在攝
伐多者音梵有二本故譯有二名觀世音菩薩授
記經釋道應音義云梵言阿婆羅吉底舍婆羅此

爲觀自在天竺多羅葉大皆是舍婆羅雪山以來
經本則作娑婆羅其譯爲音或譯爲觀世音當以
舍婆兩音相近遂致譌失蓋明繙譯者皆主觀自
在義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能
以無畏施于衆生又云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
畏者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白佛言我從耳
聞圓照三昧發心自在因入流與得三摩地成就
菩提斯爲第一嗢摩跋羅什般刺密諦本是梵人譯
此二經名是世音義兼自在則觀世音名必非譌

校過一遍

誤又千手千眼大悲經則稱觀世音自在菩薩兼
兩名之又唐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經則云金
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觀葉衣觀自在陀羅
尼分作兩人而晉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服
西中云光世音得大勢不知光字從何取譯梁僧
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光世音新經觀世音按觀
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行
西檢開元釋教錄已是漢
舊經不作光字蓋俗僧所傳有作光者西域記
衆經音義皆以爲譌是也此觀世音菩薩之名義

也
又曰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義爲慕
容永所獲埋其足于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
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于楊佺期南
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觀世
音千偏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
誦之且得千偏明日將刑猶誦不輟忽傳唱停刑
太平廣記且載其文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
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靜朝念觀世
音名必非譌

傳

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能改惡
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河朔于獄屋光處見
其文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痊魏書盧景裕傳繫
晉陽獄至心誦經柳嶺自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
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徧臨刑刀
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于世號曰高王觀世
音此人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誤正史非依佛者
偽造唐書傳奕傳云嘲愚欺庸追既往之罪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則當時

實見文案如此又夷堅志下集紹熙時明州王百
娘患瘡壅投誠觀世音夢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
云何獨禮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
勤持誦踰月卽愈其員爲鏤板以廣其傳葉辛雜
識言行錄史臺周維卿流哈剌和林持高王觀世
音經夢僧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呪曰苔侄
他唵呾囉伐多呾囉伐多呾阿伐多羅呾伐多羅
呾伐多娑訶持誦還朝今其呪在經後聞見近錄
朱道誠妻王氏素持心呪病中夢人授天羅神地

考志

羅神八難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十九字今
其文附心呪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而情
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
云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歡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
恭敬之自差曰善讀惡正勝邪陳書徐陵傳陵疾
其子汾焚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三日陵豁
然而愈其事並不由佛經南史亂寇傳其母寢疾
彌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
徧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
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

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梁書傅昭傳母病篤請
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
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祈福佑
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
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天人師乎願祖目復
明元代闇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鉢治其
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

咒

喜而撿編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明鑒誠錄云陳
軍使妻高氏以破殺戒暴死見城隍神問更修何
善高素念上生經至此遣亡乃厲聲念伏牛和尚
傷鼈巢燕傷鵝刀鳥雖且傷造蜜蜂及一鉢和尚阿
刺刺歌神聳耳立聽送高歸人世夢溪筆談朱壽
昌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
獲所願壽昌刊布至河中見其母案白石村人及
徐汾所誦非佛經張元之夢非僧高氏念歌朱壽
昌水懺非佛語然則史冊所著煩然不誣者惟有
二說一則至誠感神事不由經一則經初出借此
人以傳至于官事喜慶或日月食番僧及中土僧
結壇持誦或以為進禮則又不然古咒雖傑侏所
以合萬國衆類使各致其情聖王之法非門戶偏
見所能喻也若喇嘛持咒非是妖邪唐義淨求法
高僧傳咒藏云升天乘龍役神利生之道惟咒中
土服聖道鬼神明禮法外國人信佛鬼神惟敬法
師傳曰箕伯直稱虞遂伯戲相胡公太姬在齊蓋
神敬其類佛徒日衆其神亦宜有王者理勢如此

非可口舌爭也佛咒在中國或驗或不驗中國自
有鬼神或好佛者助之或惡佛者阻遏之辰州符
咒至神易地稍衰豈非人鬼不相謀之證此則持
咒之說不為誣也又言誦經有益于死者佛以金
人感夢達于漢帝知其神力足以自傳人死轉經
自晉以來學者引經非之此在不荅也古自無佛
周人非故畏之孝子求有益于死者惟佛書自言
有益故于此求之耳古人言佛不能枉法不知是
鬼神鑒其哀誠又言忍以死者為有罪則又未視
追福之文此追薦之義合也至愚民誦經欲自準
罪據北史薰謇傳謇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甄元
成素誦法華而密與江陵通書亦釋不誅謇後見
之嘗曰是得法華經力也周書傳同謇隱忍深怨以勸
誦法華人沙門亦當有道高徒衆者其在陰司類
人世貴鎮為鬼神所重枉道請託千百之中蓋一
二焉佛之正法必不如此僧徒得其一事妄謂皆
然非佛之失此又一說也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
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取士射

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于治民平
訟蓋無與焉而不廢顯達佛于鬼神爲近端誠誦
經者自當留勝因矣人神一也神者聰明正直而
壹人者五行之秀萬物之靈人不皆靈秀則神亦
不必壹以人世推之凡此七事理在不疑關佛者
不推究事情徒作徼倖之語有損無益記曰君子
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民誦經不必得福猶誦書
不必富貴民來福不必子聖猶食粟不必是伯夷
所樹誦經之說如此而已降神經誕莢頁穿胸巫

祝皆然邪教襞氣或託于佛或託于道或亦出于
儒是在法禁張弛事不關佛也　鳩摩羅什曰天
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
翻國王必有讀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三國時
魏東阿王植夜聞魚山梵唄清雅哀婉動人佛氏
慈善以慈悲化俗故當勤以閔衍之詞昔蒙古攻
金至潼關謂其臣撒馬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
已取之今獨餘一兔耳又其臣言得漢人無所用
不若盡殺之使草木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善

言之始用收納租稅法番子及蒙古部落遠廓其
人奉佛猶中國用儒耳其人不知種植以殺奪爲
業勢使之然其不以殺人爲不仁亦勢使然獨歸
佞咨稟于佛不匿其情此豈堯舜周孔之道所及
化哉文仲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詩矣隋書李士
謙傳云容問三教優劣答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
星也譯經錄云李羅睺神言釋如黃金道如白璧
儒如五穀中土以三教並論誠非達人之言後周
武帝考論三教先道于佛則又不然道者九流之

一家佛自西北六合法數十國安危係之迎國師求
舍利至以兵爭中土兵亂時或蒙其利或被其害
承平無事搖筆著書號曰三教此僧徒之所樂聞
者也僧非佛也僧之教亦非佛教也佛教人在推
論報應袁宏後漢紀明帝紀云天竺國佛漢言覺
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不殺生專務
清靜其緒者爲沙門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
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
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魏書釋老志云有過去當

今未來三世漸積勝因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練
精神乃至無生隋書李士謙傳云佛經言轉輪五
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之論也至若熊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
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
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
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非
因佛說始傳可爲前證今喇嘛亦言修練精神其
轉世乃所自主眞佛教也然則輪迴報應之說佛

所深畏推已及人演說陳戒世人反謂佛造此欺
人抑何聽之不聰哉古言三世爲將道家所忌陳
平自言多陰謀其世即廢不能復起李廣忼慨自
陳殺降禍大不得侯自刎死其後族滅殺戮之慘
加以機心老子化胡佛繼起而致戒焉後漢書西
域傳云天竺修浮屠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其效甚
明又言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
梵言羅漢此言亞少年佛之化之後漢書注引本
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命舍利弗等外道

近住

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其言不必信
佛實欲世人止殺後世慧黠求食者始創參禪談
心之學非佛法也好生乃天道殺即寓于中誠不
能止而堯舜周孔化所不至有佛以爲之導又幸
而爲人所服宜何如寶貴之元時薩斯迦之帕克
巴興紅教明時甲勒瓦宗喀巴羅下藏札克巴興
黃教西與北外番奉之中國則元世祖置天師領
江南道教以過巫鬼之習均于儒術渺無涉亦何
必並儒稱三教也推佛義爲覺亦曰世尊言時宗

也牟子理惑論云佛者諡也見宏明集魏書釋老志云
浮屠佛陀轉爲二音則佛言能仁靜覺西域或呼
僧爲佛世人望之過深且曰活佛宜不死此與雨
行何聖之談何異羅汕妄引學記求之也佛解佛
名或又以香草初生解菩薩六根清淨一塵不染
解和尚案後漢書佛作浮屠菩薩則一切經音義
具言爲菩提薩埵古人又書作扶薩和尚則音義
云梵言鄔婆索迦于闐言和尚華言知有罪無罪
又如伊蒲塞爲在沙門爲息心單字還音非中

國語就和尚名知回回初學佛教佛削髮實回回
番子本爺今喇嘛衣似蒙古冠似古突厥突厥者
此言兜鍪卽回回帽或中叢紅黃細紙毛又作臺
笠似安南人佛本無髻言髻者乃肉髻以此異相
爲教行中土之兆朝野僉載云僧鼎言如來螺髮
菩薩寶首如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得杖一百
不知佛紺髮則未剃時髮也中土僧則魏晉時處
士冠服何者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
是佛本俗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
佛戒剃髮爲僧不言有他異知其冠服是魏晉制
也天地間游氣必有所歸靈嶽衆山
主生火神王南眞武稱帝佛據
爲淫祀小鬼神三帛三正三恪制廢而方外不改
易服色道教存漢制佛教存魏晉制鄭康成註經
詳訂五府三帛若逆知後世之事蓋儒有深心者
矣佛生天竺水經河水注云新頭河逕中天竺兩
岸有國曰毗荼佛法興盛今溫都斯坦厄納特珂
克爲古中天竺人皆惡佛習天主教藏爲東天竺

點註高王觀音經

緬甸兼南天竺自藏東北佛教亦不同藏北回回
則唐書回鶻傳云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
食飲水茹葷屏醯酪可汗常與其國今阿渾也天
主之耶穌回回之穆罕默特佛之釋迦文乃後秦
韋宗所謂九州之表五經之外正自有人者中土
釋教僧尼各兼四窮民之三其黜者乃欲排陷道
士獨據其利君子非之據南史顧歡傳夷夏論老
子之天竺入淨妙夫人口中化夷而夷語又以道
教書居佛前卽欲伸道此大智度論迦頻闍羅鳥
乘猿猿乘牛之鈍義也天行不取晝一師道期于
成物西方之佛則是宗師佛至中國譬若客耳使
與家人齒禮不可也僧徒則家人之叛從客者又
不得復與道士齒也隋志佛經有四種曰大乘曰
小乘曰雜經曰疑經其三藏則經論律漢秦景蔡
愔得四十二章經語無迴曲梁時佛徒達摩來見
中國經論以爲不得佛旨又洛陽伽藍記云西域
流支以梵語譯曇謨漢字經傳之西域沙門皆東
向禮拜謂之東方聖人今中土經多妄推尊佛至

乃昧出世先後佛安得知其經也愚民歸依佛所
憫念姦人借以自便則鬼神必殛之聖人不非鬼
神巫祝祠禱皆定其禮領以官經史可據戶口日
增土田不能日長農工商賈兵役皆有人矣此則
中土之俗勢所不能去者知大地之廣則能敬佛
知聖王之道行于衣冠文物之邦則不爲怪謬之
談謂三教同源六朝人爭言慧業明人相尚無拘
閡彼既甘背于儒又不能入于佛佛言因果人主
已爲極位梁武帝棄主卽奴便是毀滅佛法操行

無聞輕險有素毒蠱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
稱清淨人疑佛不祐之佛誠不祐之也
徐應秋談薈觀音大士像飾以婦人服前此未聞
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像俱不作婦人蓋自近
代始耳凡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跡
六朝至衆其相或沙門或菩薩或道流無作婦人
者惟宋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有清冷露濕金櫚
壞茜裙不把珠瓔蓋之句然亦其變相耳後世訛
爲女像又訛爲妙莊王女尤爲可笑觀音或言于

士三十二變石本作六十七歲小兒狀亦不知何據
補陀落迦山大士以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現八
萬四千手臂指引羣生與五臺之文殊峨眉之普
賢爲天下三大道場冰署筆談曰三教殊門度世則一在佛敎無如觀世音在道敎無如呂純陽
在儒敎無如孔孟二夫子觀世音如來圓明妙覺
入三摩地悶念衆生隨緣普護化三十二應身入
諸國土自菩薩學徒宰官王人天龍神鬼比丘女
子莫不以慈力變化爲彼說法各得無畏令其解
脫成就得大方便又能說無邊祕密神咒現百千
萬億化身或慈或悲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自
在求子得子求妻得妻求長壽得長壽求三昧得
三昧求過險卽過險求免難卽免難求涅槃卽涅
槃眞所謂大慈大悲也呂純陽既得道求雲房授
以黃白祕方期于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
圓方成道果須度盡衆生上升未晚更得火龍眞
人遍劒法一斷煩惱二斷色慾三斷貪嗔施藥斬

妖行化度人孔子二夫子汲汲皇皇總期善世善惡同歸曲成元教精心與二氏何異　佛經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皆久已造佛境而不肯成佛普賢則廣大修習圓滿未退名未息願文殊則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觀世音于阿彌陀佛滅後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彼國土曰衆寶善集莊嚴大勢至繼觀音成佛號善主功德寶王如來至文殊爲七佛導師又云過去無執數佛皆其弟子成佛之時以恒沙諸佛世界爲一佛刹其佛刹裝嚴比阿彌陀佛猶大海水比一滴水則諸佛功德未有如文殊者也　文殊普賢皆古佛以菩薩現世爲釋迦二輔故稱普賢長子文殊小乘佛常以頂光灌文殊頂口光灌普賢口念一以差別知一以本根知相問答爲經又文殊之學得于知普賢之學得于行知之勇猛精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在獅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好在象又五燈會元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　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世尊默然又世尊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復起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于靜三昧不起一念便見普賢又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曰咄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論豈吾會轉法翰耶　高僧傳釋豐干居天台國清寺與拾得寒山子相得歡甚豐干出遊適閭丘允出守台州病頭風持淨水噀之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寺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遜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閭丘入寺于厨下見二人拜之二人曰豐干饒舌便連臂而去更不復寺又大麻中有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騾結茅居徽山一日走靈泉縣化身而白騾即師子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吾鄉水旱必就城中九仙山觀音殿祈禱甚則必出城三十里詣鼓山請觀音下山猶杭州之詣天竺皆其應如響吾鄉人家堂室中亦無不奉觀音者女流持齋諷經尤爲敬信然或塑或畫率用女像而不知此爲觀音之變相也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中述師將詣洛中感觀音之靈異云杖錫出山了焉孤邁恐罹刑憲時禁僧遊涉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繼至師之際莫知所在則非行之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師子女身可知王蘭泉祖跋云夢泉供小山觀音是男像亦白首老人與碑所紀合六朝唐宋名手寫像亦無作婦人者但閭閻崇祀則於女像爲宜既有變相隨人所奉可耳

宋書蕭斌將斬王元謨夢人告云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謨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不輟以沈慶之諫忽傳呼停刑令守碻磝

齊書高歡得罪將刑在獄中夢沙門教誦經覺時皆記憶不失誦滿千遍及刑刃折得釋是爲神武帝其經人名曰高王觀世音經

北史河間邢摩納與虞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
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
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景裕之
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柳鎖自脫　又高王時有
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加夢所誦千遍
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
世音

南史劉靈字士湮母明氏寢疾年已五十衣不解
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

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
餘乃亡　又王元謨傳大武軍至元謨夜遁敗亡
略盡諸城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將
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元謨夢中
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千遍不輟忽傳唱
停刑

太平廣記張暢常持觀世音經南譙王義宣搆逆
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王
遂不敢殺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

寸斷獄司易之輒復斷有司因釋之
宋周密癸辛雜識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
言事忤權臣得罪遠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
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百日然
夕夢有僧問之曰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百日然
僧于是口授一咒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
神咒也持誦一萬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
覺書之紙旨是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
臣怒猶未已復繫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

遣使雲南以自贖至彼洽蕃僧加瓦八遍閱大藏
經得梵本咒比夢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
刑部郎中還其妻子財物人以爲誦咒之力云咒
曰答侄他侄者只　唵呾罷哦哆呾哦哆他喑　呾囉哦哆
呾呵哦哆羅呾哦哆羅呾哦哆娑呵　宋孫光憲北
夢瑣言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
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與胥姓馬者
女子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仙山前路嶺頭行
者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遂巡與韋
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又成都府
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
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彊
一化首行坐相隨倘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

執修一日行于村路其母偶伏而掩之踩拍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罪至前路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鞓所置處刀刃宛在本不傷行馬背亦無所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閔記其所親官于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放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姚寶識小錄談薈皆據胡元瑞筆叢玉劍州嘗取楞嚴音門三

蒙古象教志序

龔翠巖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問也諸肉勿食泥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畜牧爲耕作以血肉爲饔飧宗教既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儔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租烏斯藏卡巴羅補陁阿昂查阿克巴阿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

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弟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爲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藏加莫磋當進噶爾擾藏時　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　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爲之此一支也弟二弟子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弟四輩名羅卜藏

曲結嘉勒燥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　盛京受我
太宗皇帝冊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
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
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
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
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隴於庫車淖爾
爲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
圖矣其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
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

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絕
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
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
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稱哲卜尊丹巴呼圖克
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　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
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
支也康熙問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
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　聖祖優
禮之命其住持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

必勒罕　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
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　高宗朝大加獎異命
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眞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
各譯士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
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
統於四十一年趺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
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
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刼初形狀天地衆生日
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

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
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秘印佛無
秘密義有秘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
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窳矣今按自修多羅至
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
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具如首楞
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
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曰促成利那境界
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

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
神僧生于拉撒視爲固然即蒙古道高喇嘛尚能近
似而此震旦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
悟故撰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
讀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梁章鉅南省公餘錄達賴喇嘛居前藏曰布達拉
漢語爲普陀宗乘之廟班禪額爾德尼居後藏曰
札什倫布漢語爲須彌福壽之廟今熱河所建二
廟即規仿西藏爲之　喇嘛中又有所謂紅教者

正誼錄象教序　四

黃教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
及大呼土克圖皆以此見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
術能召風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夷之
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然其教
不甚行　國家加禮於呼土克圖亦緣西北諸部
習尚如是故因其俗以鎮撫之然西藏路遠各部
不能遠泰者則各有呼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大
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呼土克
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

其一摩頂便以爲有福歡喜無量並不必呼土克
圖也即凡爲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
宮廬與居宰羊馬奉酮酪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
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加是雖愚而可憫然
　國家之加意優待亦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
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有異志駐藏大
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
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
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

正誼錄象教序　五

巴呼土克圖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
戢其明驗也乾隆中有章嘉呼土克圖來京師
上稱之爲國師居廣慧寺每元旦入朝坐黃幄車
所過爭以手帕鋪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爲有福
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
乃長駕遠馭之深意趙甌北嘗及見章嘉顏狀殊
醜劣行步需人扶掖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
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瑞公由敦嘗叩一佛事
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差則其人亦未可輕

魏源聖武記西藏古吐蕃元明爲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木多之地爲前藏亦曰喀木曰衛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爲中藏布達拉華言普陀宗乘也曰藏即扎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爲後藏扎什倫布華言吉祥山也以山得名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上出回部重出于西南皆與藏地北界相連南界大金沙江雅魯藏布江橫亘于三藏之南即大金沙江上游由緬甸入南海視岷江上游之小金沙江廣闊數倍或云即黑水而三藏即三危其以怒江爲三藏南界者非也西距雪嶺雪嶺爲岡底斯山在阿里即葱嶺之前幹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云在五天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阿里南二千餘里入額訥特珂克境即中印度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咒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土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土臺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

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爲釋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土番人生七歲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潛邸即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行天下今後藏薩迦有刺麻即元帝師後人爲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登法座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欲糜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獷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闢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尙師遣使迎至京師爲高帝后薦福於靈國寺有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之亞于大寶于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茶貪賈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創于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巴

以永樂十五年生于西寧衛得道于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禮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呪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即會衆自黃其衣冠遣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剌麻一曰班禪剌麻剌麻者華言無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禪又稱額爾德尼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先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

已葬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于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者卽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胡土克圖則分掌教化當

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于中國武宗遣中使牽將校十人士千人迎之達賴不願行國人匿之將士欲威以兵爲番人所敗遁還而武宗崩世宗立果盡斥遣番僧繼又崇道教不信佛人始以達賴之欲行爲有前知焉三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堅錯也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俺荅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飲長生水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荅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遣大學士張

居正書白稱釋迦牟尼比邱中國始知有活佛人實得禪定慈忍淵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圖古隆汗族十四歲人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蹟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枕者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剌麻
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于是達賴班禪及藏
巴汗青海固始汗問我　朝與東土各報使繞塞
外數萬里以崇德七年至　盛京奉書及方物約
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存問
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我　朝通西藏之
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
使獻金佛念珠表貢功德　詔賚甲冑弓矢皮幣
并遣使迓達賴九年冬至京師　世祖賓之于太

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
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齊
達賴剌麻　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初
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
始汗者本厄魯特部于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
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
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
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于
固始汗翦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

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丁是紅教
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康熙二十一年第五世
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秘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
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既祖準噶爾
以廢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鬬中國又外攜
策妄內閧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
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
特之一曾入藏爲剌麻與第巴相暱歸纂其汗自
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哀

古自　國初以入藏隔于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
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
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
謝圖汗交惡搆兵　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
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剌麻坐牀者爲
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
奉　詔莅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
隨之覲覺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
上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讐爲名襲侵其部

喀爾喀東走　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
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嗾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
南我兵敗之烏闌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
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三十三年達賴剌麻入貢
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　詔封第巴
桑結爲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
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
我意乃達賴剌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
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第

巴桑結皇恐明年密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
賴剌麻于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
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
二十五日出定坐牀求　大皇帝勿宣泄西藏不
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寅爲
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閏不同如雍正十年壬
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
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而無小建假如
閏初二則初一日後即記三日無初二矣每月必
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于其中間減去一
二日耳　三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
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並封進達賴臨終牀簀

尸鹽拌像　上許爲秘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
巴使者歸遂遇策妄那布坦會喀喇噶爾丹之兵復
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
歸　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
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
地第巴忌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
奏防其猖獗而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
賴之爲欲藉詞侵藏　上以二人皆叵測不之許
也策妄疏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教自
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

圓寂之後第巴匿之不宣合正傳之聖徒班禪而
自尊其身別奉紅教剌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
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
云云案普通乃前輩達賴之別號海潮乃前輩班
禪之號也四十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
之拉藏汗集衆討誅第巴　詔封拉藏翊法恭順
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衛
藏爲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
衆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于順治
十三年鄂齊爾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賚汗卒于三
十六年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剌麻故與

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　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即方略所云策妄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剌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爲眞達賴以康熙四十七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十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　上恐其搆釁　詔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癘胞衣地合時裹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黃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峰環繞之海中有二島人迹不至（即唐時所謂龍駒島）番僧習禪定者于水西藏相亞兩部爭議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初策妄那布坦取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令歸五十六年策妄遣精兵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爲名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犁禁新達賴剌麻于札克布里廟　詔以軍數千赴援青海蒙古皆懼進藏奏言達賴剌麻可隨地

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亦皆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　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五十七年　命兩路擣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眞藏中所舊立之贋合詞請于　朝乞擁置禪榻　詔許給冊印于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于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剌麻入藏厄魯特大潰不敢歸藏還伊犁　詔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剌麻于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剌麻京師盡誅厄魯特剌麻之助逆者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剌麻西陲俶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六世果以衣鉢啟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松筠紀略曰紅教剌麻最尊者爲薩迦呼土克圖即元帝師帕斯巴剌麻之後也在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廟本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分巡邊見薩迦呼土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眷屬惟薩迦胡土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不往來衣食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子襲衣鉢計其經典皆傳教爲紅教之祖乾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剌

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濂曾覆奏薩迦本同黃教情形余詢之達賴班禪兩剌麻及濟隴第穆等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裏塘番衆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薩迦如達賴班禪蓋紅黃二教本同其近日邪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末失非薩迦廟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而已又言康熙中喀部爲準部所攻破集衆議投鄂羅斯與投俱不同必以我爲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逐定計東向　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卒于京師年九十矣後五年喀爾喀奏胡土克圖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　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爲駐京之章嘉胡土克圖後身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者　上在雍邸時所從咨佛法者也準噶爾策妄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　詔移達賴剌麻于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其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偏近衞地故防守尤要十二年準噶爾請和　詔章嘉胡土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寧歸藏其哲卜尊丹巴于九年移多倫泊以遊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爲達賴剌麻請巴塘裏塘地還前藏乾隆廿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世達賴剌麻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教自固始汗創以此據衞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歸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于達賴策妄拉布坦破藏歸復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于僞達賴皆鑄銀章梵文以賜于是立固爾札廟于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于河南取所掠藏中供器實之飯厄魯特剌麻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剌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室曰都綱廨剎螺唄幾埒西藏策妄及噶爾丹及那木札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　朝廷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達爾札達瓦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搆釁皆伊犁剌麻爲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即使人赴藏熬茶祝已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剌麻請將軍必使己主伊犁叛後故　御撰平定準部碑

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
刺麻亦類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王師再
至伊犁遥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刺麻皆焦
土與崇奉刺麻之憨曾同歸一劫亦黃教一大變
局也第七世達賴刺麻年二十二歲尚未受封至
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紱唐古特之衆仲巳呼圖
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
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
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

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于達賴所屬之戴
喇諦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
施予于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
入寇時達賴刺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于是
廓爾喀無忌憚飈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
海蘭察大舉討平之其惑衆倡逃之刺麻潛仲等
剝黃伏法仲巳禽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沙瑪爾
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
僧如今日者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
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
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
至伊犁遥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刺麻皆焦
土與崇奉刺麻之憨曾同歸一劫亦黃教一大變
局也第七世達賴刺麻年二十二歲尚未受封至
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紱唐古特之衆仲巳呼圖
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
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
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

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巳兄弟誨盜之禍 上久
悉其獘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
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于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
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
臣會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
蒙古所奉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
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
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先
于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

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爲　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于多倫泊　詔造善因寺居之　高宗朝奉詔來京師審定大藏經呪奏言其國五百年前有狠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修同文韵統于四十一年趺逝京師是爲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于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

小支則不暇詳述云凡駐京刺麻于雍和宮中正殿養心殿圓明園香山昭廟及各大寺所謂之經有吉祥天母經大游戲經龍王水經刺麻供默經長壽佛壇城經大佛畏壇城經禪迦佛壇城經清淨經斗母經沐浴經寶匣經時輪王佛經上樂王佛經十六羅漢經救度佛母經財寶天王經秘密經毘盧佛壇城經其作法有曰跋布札有曰放烏卜藏多與中國僧不同　綜計刺麻之能以神識轉生于世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

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者爲破格凡刺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刺麻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峨州刺麻班四三歲一至其駐京刺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之檄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佛法出五印

度更在烏斯藏西逾葱嶺越廓爾喀其水爲恒河西南流入海今通互市之南洋孟買孟加臘等國即南印度其海名印度海者是也烏斯藏則在葱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元奘譯經皆從涼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自南海皆不經藏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來佛教則衞藏爲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優出諸大法王上兼以修厥命通化身轉世爲神奇西北諸行國常

視爲鄉背中國常用爲衛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
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卽宗喀巴
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于六世自後不復再來
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九非古之釋教宜若可以
已焉然葱嶺以東惟回部諸城郭國自爲教外其
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
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
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鎭
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狠性野心且決

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
利動至兵爭爲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
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
能馴也 高宗神聖百族稟命 詔達賴班禪兩
汗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
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 西藏
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
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
則官舍民居塹山建碉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

年理藩院造冊其刺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
司各轄番民不設官吏僧多于民君并於師介出
家在家之間則俗又一異藏地高峰刺天高輒冰
凌窪輒瀦淳十里殊衾葛其瞼坦數百里四山環
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
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番贊普都之以鞭撻
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數萬里蒙古厄
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于靈奇磅礴之
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

主事勝佉僧剌麻楚爾沁等往圖徼外山川以阿
里西二百餘里之岡底斯山爲天下大幹宗祖岡
底斯者葱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之內而外凡南
條之水若大小金沙江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
泯江無一不源于西藏者故說爲貢者或以三藏
即三危而入南海之江即黑水云布達拉山者華
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
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矗二峰
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爲喜行剌麻靜修

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邐迤疊砌而成樓十有
三重高三十六丈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
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
建于唐時贊普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
殿則宗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
刺麻所居一峰即招拉篳洞山顛建寺形如磨盤
下瞰藏江山後又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
高四重瓦以琉璃 皮船渡之爲達賴剌麻習靜之所拱以
羣山匯以三江即大金沙江上游捍隄三十餘里

規

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剌麻奘大招寺諷
經畢即共增隄石一屑剌麻
終歲惟此 山之東五里爲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
一從也 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
西向志在西方小寺東向思中上也 大招高
樓四重殿宇閎千皆鎦鎏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
及白布國王文塑像其內神佛萬計缸酥爲燈殿
門外有長慶中唐蕃和盟碑旁有唐柳夢龍蚪
舊制藏中有公事則駐藏大臣會諸員子及大剌
麻于大招寺議之近始議于公署小招寺規制亞
大招寺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爲自中國請
之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珠吉多佛其塵額書寂

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而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
白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佛即公主侍女成佛直
委巷之談而西藏記等書皆載其說不足辯也大小招寺在剌薩城爲西
藏諸城之首剌薩者華言佛地也又南七里爲札
什城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腦桑鵝四
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剌麻多者五千餘次者二三
千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
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爲成道
之期是夕萬戶然燈光明
如晝而宗角園卡契園經園諸勝錯落其間經園者
葉梵經頒行各地番僧蒙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
其間此外諸園或爲達賴班禪來往停驂飲茶之

所或在湧湖樹林
內爲避暑之所　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
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
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一至焉達賴所坐叠
寶爲西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倫布寺次
之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面江氣勢雄
闕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亦與布達拉等其大
刺麻學道能轉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爲胡
土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尚師
也其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刺麻等號分駐

各番蒙古部落而皆遙領于達賴班禪共兵刑賦
稅則有第巴有噶布倫有戴嘩有堪布有商上等
分掌之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麻半
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于賦稅其外夷
則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
萬餘戶寺廟百有二十刺麻一萬五千餘天時物
產勝西藏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即天竺界惟番僧
往來漢民罕至也又西南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
四千餘戶于雍正間內附乾隆間并爲廓爾喀其

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其陝川滇入藏三路雲南
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出河源之西又不
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以四
川爲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中國赴
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
甸城轉西至東天竺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進藏至
東天竺惟東天竺即今西洋孟加臘地爲西洋英
吉利所據已不與佛教專產鴉片　梁章鉅隨筆
乾隆庚子歲二藏活佛來朝供帳極一時之盛所
過境內有司奔走恐後儲待惟恐不周老弱男婦
環擁蹙趨而頂禮者如恒河沙數佛軀幹豐偉方
口重頤兩耳及肩笑容可掬儼世所塑布袋和尚
狀時方盛夏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
塵土漲天衆咸仰頭請雨譯者代白輒兒其一手
疊訣口喃喃作咒俟爾雲色油油雨絲飄灑旋即
晴霽遽塵而已不能久也或億兆環繞道遏不行
忽如大笑聲如洪濤歡欲大泉不覺一時頓首伏

地道乃劃然中分裏去如飛愚婦子旋即飛行追
尾俄復團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謁者
曰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佛俯身摩其頂有
摩而笑者有摩而閉目掩口者有摩而側首旁睨
者爺示區別受者無不歡喜作禮而去京城內外
僧衆無遠近無老幼咸來參謁五體投地佛乃高
坐跏趺無少動也有淮陽僧號達天者飲酒食肉
如常人獨不往或怪之曰彼真佛也若上伏我我豈爲若屈哉或不信於是偏袒杖
錫往及門語門者云可傳語大師某來速出迎語
入佛竟出僧曰若識我乎譯者轉告曰識得曰既
識何弗拜也佛遽拜之僧乃以錫卓地大言曰若
本不合來而竟來吾恐隻履歸時未必肉身而西
也譯者具以告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未幾
佛竟以出痘死有好事撰一對云香香三魂活佛
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時傳爲笑柄

按宋元祐間高麗王棄家爲僧號義天航海至上
疏乞徧歷叢林詔朝奉郎楊傑爲館伴使至吳中

諸剎皆飲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丁元高坐禪床受其展謁楊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矩如是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又曰西番帕克巴爲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爲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珠巴次即班禪喇嘛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即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乎克巴勒藏卑達賴喇嘛遷相爲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即如漢語僧爲上人喇嘛示寂後轉生爲呼必勒罕如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爲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以掌彼教蓋蒙古之既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出於一族竟以掌教傳云衛土言亡與世襲無異乾隆時朝廷洞鑒其私製金奔巴瓶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衆中公擘以定其弊乃絕所謂

修其教不易其俗啓其收不易其宜者也 俞正燮

變紅教黃教論西域佛分二乎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刻剎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始衣黃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閻世增飾隋譯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獼服袈裟唐譯畧敎飛經則作染衣法先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益釋迦文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教師多衣黃佛自染衣作壞紅色其徒衆從之佛本行經云佛爲太子時作瓶天子化作一人剃頭剪鬚衣色純赤不同白衣在車前行乃剎利紅敎之先兆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牟融理惑論云今沙門剃頭髮衣赤布謂漢時西僧依其本法其後雜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寇謙之得銍圖眞經經云佛弟子皆髡形染衣諸天衣服悉然是所見皆染衣法也珠林云未費崇先見福遠寺欽尼容儀端嚴著袈裟是具儀必著赭唐支謙譯根本說一切

部尼陀那云苾芻被盜盜被收收外道認苾芻赤石染染服其言若今冒領賊贓言外道認苾芻赤石染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苾芻赤也宋趙汝适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答並云眞臘僧有室家者黃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蒲甘僧則皆黃衣蓋眞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鼈思城僧皆赭衣則皆釋迦文派其緇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就所見爲存其名於經魔燒亂經云剃頭沙門以黑纏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皁衣分與諸龍顧欲衣夏論云剪髮緇衣著夷之服皆以所見推之四分律袈裟音義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近緇黑因以則或言皁緇黑者以初譯時見濁赤也宏明集釋法寧之世名紅教爲黑派亦以濁赤近緇黑因以明云哭時衣黑衣宋書言文帝時慧琳道人孔顗目爲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嶽傳云衛士言亡高者黑衣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也辨惑論云周祖以前忌黑齊宣欲誅稠禪師周

祖曰我名黑獺足以當之既入關中令僧衣黃酉陽雜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裳裳是漢西僧衣濁亦即墳色紅衣其後中上僧有濁赤皁緇黑青白宇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敎也明史烏斯藏大寶法王傳云洪武五年十二月賜紅綺禪衣及鞾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土皆以紅教爲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爲一派佛本行集經敎化兵將品布施竹園品並云忉利天帝釋化作梵志身著黃衣左持澡瓶右持杖梵志爲第六佛婆羅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爲難者侯鯖錄云唐末僚章有觀音禪師今天下皆謂黃袍爲觀音衲觀音深入菩提爲持世之人與帝釋同願力是摩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華德藏問他方菩薩何人得此三昧佛言觀世音得大勢二大菩薩則觀世音於第七佛爲他方本第六佛教亦依第七佛時婆羅門依第七佛者皆體著袈裟獨觀世音黃服或五色衣終不著袈裟故黃教入中國者觀音爲始僧徒皆貿貿然也三國志烏丸等傳注引魚豢

魏畧云臨兒國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毛青爪赤如銅此言傣像其身服色黃服是衍文北皆言身相不應及服舍利弗問經言有五部黃赤阜木蘭青謂之五種律衣唐西域傳澁波國言集衣爲襌黃赤不同則兼外道言之亦知五種各不相入也那揭羅曷國言有佛損壞細氈袈裟其色黃赤蒼年久不辨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著衣法式云染作乾陀及或用地黃黃屑或復煎檗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橐心赤土赤石土紫據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福力强盛其染黃者尙和以赤汁蒼黃教爲帝釋爲轉輪聖王爲梵志爲魔刹利目之爲婆羅門四外魏譯賢愚因緣經二梵志受齋緣品云波羅門受八齋其婦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當語諸梵志使驅擯汝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經三摩竭經並云滿富城梵志求舍衛城阿那邠邸女爲兒婦報曰種姓財貨足相儔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同答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

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曇無蘭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娑羅門不信剎利佛能上天也剎利之言爲田主取租婆羅門正言爲婆羅賀摩舍衛貴種其前有三佛福力必有大勝之時當明永樂時宗喀巴喇嘛初習紅教既深覩時數即會衆自染黃帽其事與迎文佛染濁赤色衣同宗喀巴乃觀世音分體之光化生本性不昧常在藍延祖宗時河套諸部迎宗喀巴派答顏喇嘛鎖南堅錯驅醋多敏湖波許鄂木孫至青海飲長生水部落數十萬無淫逞者黃教遂顯紅教弱矣大集經云佛滅度後五百歲解脫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百歲多聞堅固五百歲鬪諍堅固佛以漢明帝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亦奉之鎖南堅錯與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北邱正福德之限其事至隱而甚顯魏書釋老志譯迦毗羅衛六佛而成道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以彌勒之言

師之屬爲彼道中外道番酋多尊信之故創寺爲五重宏壯雄麗翼以樓廡與內地阿蘭若等今年六月大軍自美諾飲兵出火其樓未燈十一月初四日收復美諾復燔之中夜火作其光若流虹其爆若撒沙烟猒若雲霧蔽暗星斗視融熛怒神鬼焦爛百里之外蕃夷企踵呀駭歎驚自炎迄丑焚畢或問于予火曷爲而作曰心火也心動欲生欲動爭生爭怒不已因有刀兵之禍刀兵銳其口劍其上咸火象也故離爲戈兵爲甲冑刀兵格鬬之

後繼之以火蕩爲冷烟寒灰靡有子遺平是心之火之禍始熄楚之兵焚阿房漢之兵燒漸臺類此者于史以千百計故曰兵猶火也始于不自制其心之火遂延于人民寨落而佛氏剎宇隨之雖番夷之地其理有不易此者其可不怵然用此爲大誡歟

姚瑩康輶紀行釋迦之未成道也歷五百刼皆苦行勤修既成佛入涅槃即不肯再轉法輪將滅度時文殊請如來再轉法輪如來曰咄文殊我說法

四十九年嘗嘗一轉法輪耶此如來之本旨也今藏中達賴剌麻皆以轉世立法始自宗喀巴創興黃教西域以迄蒙古諸部皆崇信之其法以當住輪回不迷本性教化衆生然宗喀巴遺囑二弟子亦止令達賴轉世六次班禪轉世七次而已今則世世轉生不特達賴剌麻已十數輩其在後藏則有班禪額爾德尼復有第穆呼圖克圖濟嚨呼圖克圖喜海則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衛藏圖識作額爾德尼卜尊巴胡圖克圖乍雅察木多類伍齊二處亦各有呼圖

克圖皆以轉世爲教而在京師者則又有章嘉呼圖克圖爲各呼圖克圖之首領焉考其名位則達賴剌麻最尊班禪額爾德尼次之大呼圖克圖數十而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第一章嘉呼圖克圖次之濟嚨第穆察木多乍雅類伍齊以次序焉蒙古西域號呼圖克圖者尤衆何其多也蓋明成祖所封八王亦即此類乃世之人主爲之遂非釋迦之教矣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諸呼圖克圖坐牀後多至前藏參禮達賴剌麻或禮班禪

受大戒焉藏中參禮受戒必熬茶供僧衆大小拍茶著爲例名秩尊卑森然不紊使殊方數萬里桀驁强狠之人知所羣奉爲活佛者咸聽命焉其在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其此之謂歟　明初西蕃諸部族酋長沿元制無不奉佛爲僧而有妻子世襲洪武中西甯蕃僧三剌建佛剎于碾白南川以

居其衆來朝貢馬請勅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
額曰隆慶寺立西甯僧綱司以三剌爲都綱司又
立河州蕃漢二僧綱司並以蕃僧爲之紀以符契
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賜勅護持蕃僧
來者日衆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剌麻
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
悉給印許之世襲自是以後或由蕃僧而長其衆
或本以酋長而得印勅封號不可復辨矣事詳明
史此皆紅教所云世襲者皆傳其子不傳其徒亦

非加黃教之轉世也剌麻二字當時以爲禪師名
號本不甚尊崇至達賴剌麻乃加達賴二字于剌
麻之上今爲蕃僧最大之稱而衆蕃僧仍皆名剌
麻一如稱僧稱和尚耳甚矣禍福之念中人深
也西蕃崇信剌麻非以其教之善謂其能禍福人
耳乍雅呼圖克圖住裏塘數年蕃人見之數十步
外即五體投地匍匐蛇行而前倘呼圖克圖手摩
其頂則大喜以爲佛降福也或病有憂者得之則
以爲消災滅病矣或不驗亦惟自咎罪深重而

已尤可憫者謂呼圖克圖修行數世元陽不洩並
其溲溺亦寶重之曰得其一滴服之可以延年治
病蕃僧皆棲居男婦有持器終夜守其下以待者
蕃僧亦自珍貴以瓶盛貯而蠟封其口非虔誠備
禮求之不輕予嗟乎吾人聞此未有不笑其愚者
豈知獻媚權門屈身辱夜得其唾咳以爲珠玉者
亦何異於是哉　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
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
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穆

隆經其所立也穆隆經者即今之摩羅木也摩羅
木譯言撰詔葢達賴剌麻至大詔衆剌麻所誦經
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
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
既成爲蕃衆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
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爲黃教其教大行
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
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葢剌麻之家譜也凡剌麻

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剌麻

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爲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爲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於紅教矣　經簿云達賴剌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謚達賴剌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隆喀木青興地方宗喀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請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送號根敦珠巴爲湯傲

清巴壽八十七歲　堂按經簿前云宗喀巴生於永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是宗喀巴之生後於根敦珠巴未生當是受之他師也　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　堂按根敦珠巴生於洪武辛未年壽八十七歲則當死於成化十二年丁酉若十二年丙申其生尚存是徵　轉世之謬一創建羣科爾江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爲達賴剌麻班禪額爾達拉　按此與通志言合　明萬歷間封爲大國師明史烏斯藏傳有俺瑣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

萬歷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庫　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遣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蕃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余按明史所云瑣南堅錯即經簿所云弟三輩索諾木嘉木磋也瑣南即索諾木之譯音也經簿所云嘉靖二十二年親赴各蒙古行黃教蒙古咸稱爲達賴剌麻班禪額爾達拉蒙古王即俺答矣又云萬歷間封爲大國師益即神宗許其通貢時事明史漏載爾此其說之有徵者也　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寺坐臺之

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會於石上蹈留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木磋生於明萬歷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台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　國朝崇德七年達賴剌麻同班禪剌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剌麻差八進貢九年入覲　世祖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爲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足墨多

按此書

文自當以經
為準十僧
傳世守毋文
宜其危搖
今云未即禪
禪

爾濟嘉木磋剌麻金冊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
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
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
王伊西爲達賴剌麻疑即此人第七輩名羅布藏
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
察漢諾們罕家出家之 即圖識所云噶爾藏嘉
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 賜達賴剌麻名號
統領黃教勅 金印雍正二年 賜西方湯徹清
巴巴木載達賴剌麻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

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
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按此書達賴封號
本朝賜號德識又有同異外人未見冊
其實據今更考後也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
布格爾生於明正統十年乙丑按頭輩達賴剌麻
五十五歲前云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
附計其修行信附至早亦二十餘歲則根敦珠巴
亦將六十歲矣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
正統乙丑年二十九歲頭輩班禪爲其第二弟子
年歲近之惟前云博洞班 第一輩名珠拜旺曲索
大名與此不同何耶

入覲 賜 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
十七年壬寅 經簡所記未著其人名
益其時現在故識之 乾隆五十
六年辛亥廓爾喀侵後藏七月據扎什拉木濟寵八
月班禪移住前藏九月賊入札什倫布掠財物以
歸大兵平賊後五十七年壬子五月班禪仍還札
什倫布余謂達賴剌麻受四方供獻珍異之實積
富久矣廓爾喀利其所有故賊取之班禪能舍而予
之是也昔張初昌受囑夜懷刀入室將害六祖祖
置金與衣於方丈張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

為特謂故名

劒不邪邪劒不正貝汝金不貝汝命張驚仆求
哀祖與金而去卽此義也達賴亦以避兵移床非
惟道有魔刼亦物忌太盛理宜然耳佛豈能違天
道乎　和泰庵云梵書言天下普陀山有三一在
領納特克國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乃觀自在菩
薩游舍處此眞菩陀也一在浙江定海縣南海中
善財第二十參觀音菩薩處一在圖伯特之布
達拉亦觀音菩薩化現處余按泰菴此說亦本康
熙　上諭圖伯特卽唐古特布達與普陀音相近
也唐古[illegible]譯釋迦牟尼佛曰沙迦吐巴納爾濟乃
通經典者稱之俗曰曲結謂觀音菩薩曰江東孜
格陀羅尼　圖識云多爾言拔姆宮在羊卓白地
海中山上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中乃女
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
磔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遁去藏地呼猪曰拔[illegible]
磔巴卽第巴事在
康熙四十年間　余按會典朗噶仔之薩木黨多
爾濟奈覺爾女呼圖克圖疑卽此人　嗟呼人情
不甚相遠也雖異域豈有殊耶夫佛法精深上智

導愚

而巴

猶難盡識寂滅之說欲以化[illegible]養之蕃民其誰
信從之乎人莫不有好惡好莫如生惡莫如死生
矣則更求其福而樂也死矣則又懼其罪而苦也
釋氏深有觀乎民情非徒清淨寂滅所能動其信
從也於是莊嚴色相使民崇敬而不敢褻更炫之
以富貴生其歆羨之心以爲從我者如是之福可
極樂也不惟此生樂之且生生世世樂之雖中智
亦欣慕焉況愚蚩乎猶恐人見佛之死不見其生
疑爲妄也更爲轉世以示其蹟民曰佛果轉世而
有福如是也欲不堅其信得乎至於死後之事民
不得而見也則告之以地獄果報神鬼夜叉兇惡
慘酷以怵其心復示之變相以駭其目雖君子亦
有戒心況小人乎宋以前古佛諸祖雖有三生之
說佛經亦但云歷刼而已宗喀巴出乃實其事確
與否吾不得[illegible]知然西域蒙古二萬里人皆信服
而心悅之數百年矣雖聖帝明王威德及於遐荒
不能不藉其教以化凶頑而安邊徼此豈尋常智
識所能及哉觀於西藏蕃民以百戲相悅與中國

無畢凡所以宣滯導和鼓舞人心使皆熙熙曄曄
遊於光天化日而不爲亂也意深哉睠菲古帝之
制而古佛之所許也昔明太祖既定天下思以銷
兵革之氣於金陵設十四樓出官錢貫酒食賞以
官妓導行四方之士而草澤英雄之氣遂以潛消
帝王大畧如此雖儒者之所譏非通智之所善歟
宗喀巴者其雄傑豈在諸祖之下哉 理藩院請
修呼圖克圖剌麻源流冊其奉 畧曰國家統一寰
宇凡藏衛西甯 唐古忒呼圖克圖剌麻內外札

薩克各旂之蒙古呼圖克圖剌麻向化輸誠或以
功績優著或因經典深通歷賞職名冊勅印信其
銜有呼圖克圖那門汗班第達綽爾濟之次序其
號有國師禪師之分冊印或玉或銀或鍍金各視
其職銜名號大小爲定其圓寂轉世溯查遠年漫
無規制遇有報出呼畢勒罕者但憑西藏唐古忒
剌麻吹忠辨認是非乾隆五十八年定制於 雍
和宮暨西藏各設金瓶掣蒙古所出呼畢勒罕由
雅和宮鐵名入掣唐古忒出呼畢勒罕由西藏大

臣鐵名入掣達賴剌麻等俗家不得入掣凡駐札
前後藏之唐古忒剌麻達賴剌麻班禪額爾德尼
西甯之唐古忒剌麻章嘉呼圖克圖內外札薩克
所屬之蒙古剌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共一
百四十七名彙爲一冊原有勅印可憑者準其補
入轉世冊檔無名者悉不準其轉世立法至美且
備惟後來奉行未善致雖有勅印而生前未及補
入冊檔者有之或轉世後前輩確有勅印而碍於
冊檔無名不能補入者有之又或憑其勅印奏準

入冊而但於稿內聲明又或冊檔空列人名并無
事跡可稽至於其人名下圓寂轉世地方年月僅
載一輩其後歷今六十年未嘗修辦前此臣院查
出吉勒圖堪尼爾德蒙額那門汗暨有勅印以遺
漏入檔致圓寂後轉世將其勅印追銷不準轉世
又四川咨查乍雅呼圖克圖早經入瓶簽掣而實
未入檔俱已隨時更正雖覺範與政體難以相提
併論要必進情酌理有所依據若不及妥修輯遇
事憑何信守臣等酌議揀例案較熟司官數員請

旨派章嘉呼圖克圖會辦詳查原冊定出規條分
別應裁應留應補就平日調到各處又冊核對仍
飛行前後藏西甯內外札薩克呂造全冊送院以
免遺漏　紅教剌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
結之又能爲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
教益黃教惟講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爲幻法而諸
邪不能侵之故蕃人雖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
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
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剌麻及班禪額爾德尼

僅以清心無漏爲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
可知不可知之間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
以那門汗阿旺札布巴勤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
達賴向幼訪於班禪以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
返後藏蕃人敬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
呼圖克圖既以[redacted]兵結訟類伍齊之大二呼圖克
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

姚瑩識小錄察木多南通雲南東北連德爾濟部
落白正土司外有大小頭目百數人戶萬餘亦强

悍其部有紅教剌麻曰色多呼圖克圖者衆所服
也而最敬者則爲札什倫布以西之薩迦呼圖克
圖相傳明永樂時有宗喀巴者爲黃教之祖生自
西甯而學經於薩迦廟廟內舊貯經卷最多其經
一如黃教所有僧衆亦如黃教無家室惟薩迦呼
圖克圖有之朔望一相見爲生子襲衣鉢計蓋即
元之帕斯巴剌麻也其徒云所有經典皆始自甲
噶爾即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是
爲紅教之祖唐時來藏傳教其經與黃教無異或

云性情不同兼尚法術蓋敬薩迦者非獨德爾格
即打箭爐裏塘巴塘類烏齊諸部雖崇奉達賴班
禪而心信薩迦者多至青海蒙古亦敬之如敬達
賴也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公濂賞奏言薩
迦本同黃教松公云余嘗密訪紅教之實初無法
術僅供奉巴特瑪薩木巴瓦處誦護法經咒而已
蓋法術本屬妄誕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因俗羈縻
之耳

魏源聖武記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

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剌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爲戒
高宗亦言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爲根本苟必欲
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
不能尙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皆　訏謨遠慮
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
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卽爲蒙古計與其爲匈奴哭
厥之馮陵驕忽九邊枕鋒鎖原野厭膏血何如水
草寢訛休養生息足則以慈悲銷殺伐以因果導
狼狠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敬

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由於其妻三娘
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
勢推移不獨明峯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
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故馭夷
得其情可使鴉音化洋林中孚格蠻貊有能借耶
魘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是有待於
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姚鼐曰自前後藏至王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
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

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
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職曰
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爲喇嘛
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
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
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
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卽其
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
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弟

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
年　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　上禮
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
入中國乳鬻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媿
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
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天方教考

魏源

天方教之事天同于儒之事上帝而襲取釋教禮拜齋戒持誦施舍因果淺近之說以佐之大旨亦無傷世教其以天地日月爲上祭山川水土爲中祭宗廟墳墓爲下祭不廢神祇人鬼亦勝于天主教之偏辟惟既以阿爾實天庫爾西天最上無外而又各有廣大若干萬里之數不知從何測量從何起算是其言天也近證聖爲天口言合天心而經必皆託于眞宰之所降則其稱天也近誣中國有周以前同姓昏姻天方教考

不禁然穆罕默德以女妻其兄之子不避期親則其于倫也太濶誦主名殺者可食不誦主名殺者不可食則主名不以止殺而適以濶殺牲畜必純良者乃食性不純良者不可食則是專宥狠而戕良且不食犬豕惡其汚穢而同一咱穢之駱駝雞鴨則又飼養而食之甚若此乃徒計較於物性之純不純汚不汚利養不利養而物命死生漠然不問乎且同教不食豕之人果否純良智慧他教不食豕之人果否皆不良不慧乃以一豕之食不食爲出教入教之大坊幾視濫殺盜妄爲尤厲乎既斥佛氏概不食肉爲非而回教概

禁人誦主名而殺乎先王亦教人但禁犬豕專殺純良乎鴻荒草昧禽獸偏人踏迹交于中國人無爪牙鱗介以自衛故庖犧作網罟教民畋漁以捍暴而衛患非利其養也沿習既久弱肉强食又以人而賊物聖人有憂之而勢不能盡塞也爰制令曰魚禁麑卵獸長麛麛鳥翼敢殺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公不射數罟不入汚池於是一食戕無數生命者免矣又制令曰天子諸侯大夫士無故不殺牛羊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豺不祭獸不田獵賜生必畜饋生必畜不

禁飲酒又同於佛氏毋乃舍其難而禁其易舍其大而禁其細乎爲回教者曰衆聖自阿丹至毋撒猶木自根幹而枝而葉而華穆罕默德出則中天之日也衆聖猶長月之月穆罕默德出則其果也嗚呼大聖必全天德全天德必體天心天心果偏仁於不純物而偏忍於純良之物乎穆罕默德適墨瓦底納國見市屠牛者謂之曰曷改業其人曰無以爲生也穆罕默德曰有羊乎民遂舍牛而業羊是言也殆中土同人襲齊宣爲鐘之權詞而不察牛羊之何擇且齊庫爾西之天心耶刪經定制集羣聖大成而所定之制若此所自援之儒教僅若此又何暇與議五倫何暇與議六合維初太始萬物未形無方無似天地既闢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天方居崑崙之陽處二洲之極中爲聖賢首出之地天方輿地經曰地爲圓體乃水土相合而成土居水面四分之一地之半面分爲三東土西土中土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自南至北作一橫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爲天地之樞紐故萬方環向焉阿丹生育子孫聖聖相承其修道立教之規皆阿丹耒眞宰明論定制傳世無一出于肊造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濫人民漂沒三月而洪水退有大聖努海受命治水使其徒衆分往四方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矣四方地氣不齊

故人之散處四方者語言文字風俗不能一致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古教惟天方得上古眞傳又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以天方帝胄生而神靈以大德王天下西域諸國共上尊號曰倍昂伯爾隗罕凡天方受命行教同是聖人而有四等行教而微有徵兆者曰聖人如脫魯特郁實父是也行教有徵兆而勑之以經旨曰欽聖如施師葉爾孤白素來馬尼是也行教教以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先聖之典者謂之大聖如努海易卜剌欣毋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爲天下萬世率由之準者謂之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其末生也父額有珠九之相既生而胸有天使之文及長入山得元石之文字曰真經即眞宰降與前聖凡百十有四部自穆罕默德瑞其生平靈異材藝不可殫述其功之大者一曰剔出眞宰悉命載革乃授之以甫爾加尼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共三十冊包括前古經文于其中甫爾加尼者華言寶命眞經也蓋自爾撒去世六百年異端紛擾古經訛謬是以聖人奉命剔定存眞去僞由博返約而後蕩蕩平平萬古不易二曰定制如齋拜禮喪律度權衡大而廟祀小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總前聖之精微而集其大成如一日五禮晨禮始于阿丹晌禮始于爾撒宵禮始于易卜剌欣晡禮始于穆罕默德始兼而用之一日五禮七日一聚一年二會一齋踰晨禮四拜晌禮十拜晡禮四拜于毋撒至穆罕默德始兼而用之一日五禮七日一昏禮五拜宵禮九拜聚禮十拜會禮二拜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禮親之禮親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穆罕默德以其教傳子孫傳弟子分遣殊域廣行教化其爲教也以默識主宰爲宗以敬事主一爲功以歸根復命爲究竟敬服五功天道盡矣五典同儒五功者一念眞二禮眞三齋戒四捐課五朝覲天闕也時念眞宰萌於心曰禮五時謹禮嚴齋一月戴醮歲捐課財積貯終身一覲天闕即天方凡修教之人無論何國終身必往天方謂禮聖墓親撫元石以示崇故蓋借有形之朝覲

以寫無形之朝覲也　天方經以甫爾加尼經爲最大請大弟子發明之者則曰萬最眞經曰咱希德眞經曰大覲眞經曰昭微經曰費隱經曰研原經曰道行推原經曰眞光經天方諸賢若查密爾氏暨阿補德既賦默爾聲皆著有成書如密遏索德勒瓦一合類史爾等經既行于天方又傳之東土文義聲牙謝屈不能通于儒廉熙中有金陵劉智者彼教中人也會通東西之文譯爲天方性理天方典覆二書因經立圖因圖立傳大都天分七重氣分七行地分七洲人分七等其禮拜亦以七日爲期七天者即七政天是也經活爲一行凡動走飛潛皆是也民常篇曰五

其上第八庫爾西天第九阿爾實天總包諸天之外華言無可譯則仍其舊名然各重天皆有賓輔星數息上覲賓即阿爾實庫爾西亦各有若干萬里則仍即降家之恒星天宗動天而已八分欽聖衆聖大賢智慧廣介賓常冥頑七等分配七政而有至聖大聖以配阿爾實庫爾西二天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七行者於金木水火土外增氣爲一行凡風雲雷霆者是也

天方教考

望以居木竹石土革五類以用金銀銅錫鐵五服以衣絲麻萬菽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疏酪五牲以居近仁遠近義非其鄉不宅異國遵其國制穆民忌野居謂鋸鑿野近愚城近智先簡而後宅以親賢正不危居不孤處不寺國而無家不堂而廟之家不過其門非我族類必有表記凡我域中不容臥若堂不容佛室道觀以不貯氣以不貯穢以不貯酒以不貯肉飲疏酪疏酪飲食器皿不容金銀器皿民服綾緞紵絲紬緞不服其服王用弁冠冠上著頂頂之數不一視所屬王國多寡爲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掌四王者四頂頂皆重實爲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餘助翼稱帝者七勳稱誓而稱王者一頂無二王衣金絲織繡畧如東土惟不用鳥獸龍鳳爲章惟以山水藻卉祖臣銀繡金素百官銀素以別貴賤異制士緣烏民素布皆不以金銀飾惟婦女金帛無忌

天方教考

形勢亦居要害惟無地不沙無山不石缺源泉惟資山澗灌溉涓滴細流遇沙即滲通國僅有東隅一小港耳西那山伊阿列山郎里山皆最高濱臨西海在阿丹國一作阿蘭一名阿臘比阿墨加默德那各族之中不產草木故古咸謂之石阿丹然默加之地較他處尚稱沃壤產上品乳香其史書經典皆依同教無官無王類以族分每族之教頭即酋部長也內地事牧畜海岸多商賈惟邊界土巒事刮掠耶穌紀年七百以前隱晦鄰國皆亂獨阿丹無恙有教首馬哈墨者被謫多年收納勇敢以教以戰陣值羅汶國之東征西討西取摩羅果又渡海取大呂宋等邊地東取阿沙斯河各地疆域廣大無出其右子習自雄創立法制與各教爲仇敵爲古今文字之一變傳及其兄子阿厘嗣位爲大教師初尚襍實不自尊大迨商旅輻輳財帛豐溢漸即樂逸改造宮室後有哈倫阿蘭士支阿爾門二人佐理大興文學因本國磽确險遠遐於巴社即古時巴比羅尼阿之首區也闢被蘺蘺里侵擾一空譎詭脈脈黏融退保本國還其模俗不與他國往來其濱海西岸復被都

魯機奪去越二百年始
祖綜理政務昭
元
衰弱始復奪回千七百二十年博旭
本國忽有徹
其附會自謂能知未來有
兵力迫衆遵從連合各族立爲通國教主以墨加默
德那兩處爲首區威震鄰國一時稱盛遂率其子阿
巴爾腦圖據伊揖磨加等國廣行教化伊揖之巴札
領兵拒敵竟擒阿巴爾腦圖歸國翌之然其教內之人
滋蔓難圖地方遠遠兼多曠野可以乘機出擾而外
地不能進攻政事以一族爲一部每族立一教首各
理各族不相統屬故阿丹之族譜推究極詳自古迄
今未有改易其族中操權父老謂之小師而於衆小
師中議立一師謂之大師各小師均屬之有大小事
尊卑大者不能以王自居而小者亦不以臣僕稱也
歷來各國均有更亂而阿丹伏然如故此外又有一
人曰耶米在辟地獨立一族以貴人執政後有伊瑪
相繼爲政於千六百三十年馮鑑爲教主立加底士官以判事焉其教職人員

百二十年禪
行其道遂遍惑蕞士尼阿士王往
將加特力教頒行部落迨後西洋之
年渥幾忘其有此國所奉克力士
之大僧師爲宗主音語間隔故所
教中又雜以由斯之規矩戒宿戒食
隨幾是旋又參以羅汶國加特力教
各懸前賢遺像惟不雕塑泥木雖證
同明史言天方入貢如僅一王嘉靖中入貢稱王
者至二十七人故西域圖志言同部二十五世始分
十二支分適布哈爾敖罕痕都斯坦克什鼐爾拔達
克山各國則布哈爾正同教後裔西域回部者反誣
洋鄂羅斯之奉天主者妄指爲北方同子大國而于西
塞克之即西哈薩克同部者反誣皆有佛教稱者自
唐以前無論葱嶺西東皆有佛教稱者自隋唐之間始且其教止行
葱嶺以東其及葱嶺以東者自明元太祖之裔長倘皆于齊季皆
山南各回城酋長倘皆元太祖之裔長倘皆于齊季皆
同教無回教行于西域及回回其

出世緣如歐羅巴之俗故師之名雖南
麻哈密之後裔生蕃多雜處民間無處不有其尊
貴世家謂之煎里雖其帽貴綠又有哥厘士十二家
專司教事亦得冠綠部人望之若薛明同教原出於
阿丹而阿丹又以馬哈墨爲最著迨後又分兩種一
曰色庶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各立門戶常兒都集
徵巴社與阿丹人爭辯教理成釁反以馬哈墨所傳
之教爲邪教是伺阿丹人不甚知絕外教亦復
歐羅巴容商往貿貿易或業人以克力士事教亦優
容留善待不至嘔忽拒絕若嗤若擯同哈之教自爲在
背敗死後教不甚流傳　阿邁司尼國俗奉由斯
教輸賦即回教之中賦稅之輸賦即回教之中賦稅之
四百年三輪有伊瑪之佛魯曼底士仕於其國尊
寵用事遂遍國中素克力嘯頓教其馬哈墨同教
之主從未至此歸語斯旦瑪哈默德之日鵲教
是以境內所崇之教毫無敢雜其間爲西洋真印度
百旅之要津於千有六百年十八輯二有西洋戈未
含等由伊揖至此歸語斯旦瑪哈默德之日鵲教
人改奉斯教千有六

序

國初以前皆元裔考見于元史明史見于欽定
外藩王公表傳所載順治初年之　上諭康熙中之
貢表與夫張勇班第黃廷桂先後之奏蓋元時葱嶺
以西爲太祖駙馬賽馬爾罕封地金山以北爲太祖長子术赤
海都篤哇昔里吉等封地葱嶺以東天山以南爲太宗孫
察合臺子木哥都鐵木兒等封地建國于葉爾羌其苗裔分王南
路各城其見元史者如王阿魯忽所封錄
鄂爾玩歿亂之總酋也詒弒
明史普哈哥爲元武王所封皆察罕岱之孫而都
延別建南路元帥府于阿
力麻里以控禦之元裔惟有天山北路爲強臣脫歡所竊
別爲準部子是元裔惟有天山南路　國初順治中
回首表貢尚以葉爾羌
葱蘋賽滿汗葉爾羌諸弟分長八城即元裔之第二十
五世也至康熙三十五年滅
北踰康熙三十五年滅亦終于不振自後汗位
天方政考

同城無復元裔于是霍集占以回教
從無同教酋長表貢之事是霍集占以前之葱蘋元裔
非同裔亦昭如星日而近日西域圖志獨以新疆南
路從古皆同教盡斥歷代西域傳之謬然無以處夫
唐以前也則取元成吉思汗至順治初凡二十五世
之葱封併移諸上古謂其更在漢罕巴爾
太祖同名又以派罕巴爾即遷喀城始祖而無如回
教祖墓在天方極西或作明史也則祈派罕巴爾與
穆罕蘇德爲二人謂回
順治間表貢之元裔昔
外藩表傳之官書亦置不問推原其故皆由明季回
教由天方至喀城時諸元裔昔長廢然奉之故康熙
初土魯番表貢表置千八十
三年此元裔改奉回教之
證故舉人漫誤以元裔爲回裔并誤以新疆自古皆
回教此皆盤柏之至大者唐書言于闐疏勒俗事祆
神宋史言其俗寺外有古
表有天祠之事又豈得
言安羅門外道尊大自在天祠雖多世不能盡紀

天方政考

豈得謂印度自古皆祆神教無佛教乎唐時長安有
大秦波斯寺今京師及奧門有天主堂各省有禮拜
寺又豈得謂中國皆奉祆神無他教乎雍同疆南路
之祆神昔特閒有其祀不及佛教十分之一至其歙
千里并爲一教家喻戶曉佛教掃迹不行則寶始於
明之末葉不特此也回回皆葱嶺以東國名其
教創于天方本名天方教不名回教其葱嶺以西奉
教各國亦皆不名回教回回猶之蒙古崇佛教豈可并稱爲回
印度爲蒙古耶今中土稱天方爲回回教并稱天主所生之如德
回國不知回部之去天方萬有餘里正譬天竺之行
歐羅巴即古之大秦後人因并稱天主所生之如德
亞爲大秦不知實隔越中海

明史熟德那同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
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
王讀罕慕德 即馬哈墨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
凡三十六百餘段其書考行兼彙草楷三體西洋
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祖而無像設每日西
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
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
中國迄元氏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國中城
池宮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歷醫藥音
樂諸技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殷物繁五
穀六畜咸備俗重殺不食猪肉嘗以白布蒙頭雖

適他邦亦不易其俗若阿丹默德那皆天方也而巴社等國亦皆并于天方其後分爲數國而教仍一教是一國不足以該回教亦不專屬一國

杭世駿景教續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爾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派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私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域商賈頗與饗竊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披邪作蠱浸淫宇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回回之先即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回譯館考作謨罕驀德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諾拔爾華言天使也而天方古使稱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習情眞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努海傳易卜剌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聿猶言封印云具見天方古史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剌特降與母撒則遞降與達五德則引支納降與爾撒則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眞所誦習者又有古爾爾尼之寶命眞經特福西爾噶最之爲眞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吸堤之咱希德眞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眞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今之昭徵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儒昧任不可窮詰而其隸在四譯館者同同特爲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馬爾罕占城日本眞臘爪哇滿剌加諸國皆用之今考其教之入中國者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入撒阿的斡思葛始故明初用同同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同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溫酪見新唐書同紇傳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見舊唐書憲宗紀明洪武時大將

入燕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
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
哈麻譯之而同同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
遣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亦名天堂本與同同
爲鄰明宣德間始入貢而今之清眞禮拜寺遂合
而一之念禮齋拜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
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
也已

每月統紀傳曰亞非哩加東北對面隔紅海有長
地稱爲亞剌伯三邊及海縱橫遶澗荒蕪沙漠天
氣甚熱飛沙走石土民游牧不知農務乳酪爲食
虜掠行旅其南方肥茂宜五穀多果實古時居民
崇太陽星辰以爲神明猶太民亦遠移立國耶穌
之徒廣布教然道理不正經初差毫厘後謬千里
陳宣帝大建元年有穆罕默德生其地爲同同開
基之祖儀容俊偉少時家貧服賈遠游遍交異國
人廣識見識鑒察人物之性不合晝夜推窮義理
累入深幽無人之處將本地所崇教門千思百索

默尋根原竟捕風捉影水中撈月立新教其妻并
家人拜服視之若聖言已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
上帝獨一位而穆乃其聖差衆人信服戒犬豕酒
體不崇偶像而拜天地之主各人進教宜割元陽
之皮爲號欲享天樂必須洗身清潔每日三次念
經施濟貧人每年一次連日守齋家有力者一生
必一起穆之墓行禮拜神有不遵教者立攻伐戮
殺稟循法度者爲教除害不顧生死者身後升天
堂享天樂國人有不信其教戲笑譏訕者穆潛身
穴內假與神使對陪奉天命以聳衆唐高祖武德
四年密計露出城中人歃血欲殺之穆潛寘山洞
其讐遍訪至洞但見蛛網塞口遂返穆既免難益
自負入城復宣前教衆漸信從久遂尊爲聖人敵
國恨而攻之領萬衆圍其城穆立排柵築重城深
壕堅守禦甚嚴敵拔寨退兵穆引軍而出左衝右
突盡虜敵人威振西海遠近皆敬之如神日增倨
傲性耽安逸舍其繼子之妻托言奉天之命辯駁
者立斬示儆起兵强服猶太國人率兵千四百名

伴稱拜神於本邑之廟乘機誘說鄉人信從後率衆取其邑盡壞偶像獨留黑石令人於此處拜祂兵強國富西征東討廣布教化遂奪亞剌伯全地爲游牧之主其時隔地之羅馬國地廣大與亞喇伯交界穆發兵乘虛入羅馬境不復戀戰而退自覺死在旦夕勸其黨羽固執其教無改案西洋人宗耶穌者同教故語皆詆斥今去其已甚存其大槩惟言穆罕默德生●陳宣帝大建元年●補諸書●所未載梅文鼎曰據西域齋期江寧至鴻以康熙庚午五月初三日起是彼中第九月一日謂之勒墨蔵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開齋是彼中第十月一日謂之紹哇勒一名答亦月是爲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爲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穆哈蘭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爲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鼎嘗以同同歷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其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玫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爲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敖勿勒又名虎而達查

西域阿剌必年是開皇乙未距今康熙爲一千零九十一算減一爲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爲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爲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閏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既第三月則春分前七箇月爲處暑月即今

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是彼中聖人辭世之年薛儀甫謂同同歷蓋以此而誤又按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第十月一日爲大節蓋爲此也

徐松西域水道記喀城外回教和卓祠堂門外刻石柱紀年一年一畫以派噶木巴爾初生爲元年

派噶木巴爾於四月初十日成道六十三歲而卒
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爲彼中第　千二百
三十三年之終按回回術有太陽年彼广謂
陰年彼中用以太陰年爲準數至第十二月
之日　則齋齋旦　爲正月齋月即彼
中十二月所謂月一日
又不在朔以見新月爲准歷十二月爲一歲有閏
日無閏月故歲首無定月大率每間二年遞早一
月如元年歲首在十月三年則
在九月五年則在八月之類今以初二日爲歲
除是用太陰法見新月爲歲首也明史曰三百五

十四日爲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
十一日言太陰年也準此論之計三十年應有一
萬六百三十一日則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積四十
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四日又十分日之一以回回
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約
之得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又一百四日半弱從嘉
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逆數之當託始於唐高
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案此所攷與梅文鼎
致始于隋開皇初則梅文鼎所考是也此石柱所
紀或同教第二世教祖托始之年非穆罕默特之

年歟
檀萃穆三子傳注疏　國初同人有王岱輿者作
回教圓註一書謂阿丹人祖三千年來天方國人
造一高臺員土因其同心妄作命天仙摧倒其聲
震地人皆昏聾醒則語音互異心各不同親其同
音遷於東土重立文字復開土宇其他三面莫
不皆然是固以回教爲開天地之始矣而以天主
教爲異端戒其類毋學佛必入地獄此皆不足辯
者至謂伏羲因震臺之變自西徙東以開中土當
非齊東野人之語那吾皖人梁以濬者爲序之文
頗佳然謂天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於此與治
立教教道四達流被日遠而謂中國止可謂東土
不可謂中其意以天方居中日影可證若如所言
地形如毬懸著空中分五大洲天方及如德亞五
印度與中國俱居亞細亞洲內日行此面亞細亞
及歐邏巴利未亞凡三洲而以天方日影爲地之
中遂爲生人物之聖土而其對面爲南北亞墨利

加及墨瓦腊泥按其圖亦必有地中應在北亞墨
利加間其日景亦必與天方同而此二洲據西洋
泛海人言猶如混沌洪荒之代亦可謂生人物之
聖土乎推之東面西面太陽到處亦必有中卽如
同教天主佛教盡以中國爲東土則中國應居大
地之東面而交州之外北戶比景則亦地中矣豈
亦可以爲生人物之聖土乎又謂天方四時如春
無勁寒烈暑之氣百物咸備多駭雜希世之珍於
天地間爲正教建中立極之地卽釋氏之記五天

竺其矜中天竺亦然彼處皆稱爲中國若然則今
雲南亦無勁寒烈暑之氣多駭雜希世之珍者也
豈亦可謂之中土乎梁以濬字通民梁氏安慶衙
籍安慶同籍無梁姓者此序製於崇正壬午後六
十年至康熙壬午滇南馬文炳著清眞指南八卷
自署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馬注且標之曰聖裔
卽其跋後則亦經舟大皖城奉家屬暫寓承教親
相愛甚篤者也同教讀儒書補諸生登科第顯仕
者甚多覩釋道之終於自異者有進宜其得此出

身一本於儒顧其爲書力闢釋道且欲駕儒而上
之則是背本忘初罪尤不可逭矣夫托儒教以牟
中土之利又自怙其教以矜勝於儒非背本忘初
乎且彼與天主爲一教而攻天主爲異教善乎南
懷仁之圖說也西北有同同諸國人多習武亦有
好學好禮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各立門戶
互相排擊不其然乎不特同同天主爲一教卽佛
說皆一教也佛氏有天堂地獄之說而天分三界
且至於十八重三十二重同教書亦有此說有八

天堂七地獄其天堂一曰賽而忉思二曰特愛目
三曰阿待念四曰邁蔼娃五曰陀曙睦六曰格喇
裡七曰墨曼彌八曰讓來的其地獄一曰者漢難
二曰哂爾依勒三曰愛呀四曰來咱五曰哂韋爾
六曰喉特墨七曰哈韋葉遮相祖述各造名目故
知本一教耳其設爲此說以各拘其徒使守所戒
則可矣而至於互相排擊可乎上陽子之釋度人
經和合佛老二家謂佛說三十二天從須彌而上
以至於絕頂乃從言之道說三十二天謂從二十

八宿分界橫亘之而其歸總在於吾之身心此則
近於中和位育之意矣若如同教所說學佛者必
入地獄則是學佛盡入地獄其誰信之即
學儒與道反屏棄儒書曰彼不斷董腥又且甘牛往
往犯朝廷之禁以宰爲業必入地獄其能恃淸
畏之命以抗之乎諸教各持一說各遍於舉口而
不能遍要自吾中土之書出史反稱其所著書多
華人所未道而盡之豈知華書早已言後儒守理
學說以爲異端而黜之不肯接目即或涉獵不及

細心究詳耳

前四篇所傳皆十七年西征見
王母之事而此篇及第六篇皆東征見帝臺與化
人遊之事西征還履天下十九萬里而東征近起
終南不踰於濟漯不過界於雍豫冀之間見帝
臺而遊化人帝臺著於山經化人即經所謂氏人
能上下於天者也而莫詳於列子古者化字皆平
聲讀如囘近低轉灰與訛無仄讀者見於莊老楚
詞漢賦皆可考也然則化本音囘故知化人即今
囘回人也六朝而下化字皆仄讀老子云我無爲民

自化以化叶爲則囘音也莊子秋水以化叶馳移
爲亦囘音也釋氏以變化叶江錐本囘音也後世
化字集囘音而外囘諸人本中國以儒家字翻譯
不知化字有本音也遂以囘字代之語至於今千
餘年囘人滿天下而不知即穆王時之化人也按
大荒西經帝俊之孫淫梁生氏人是能上下於天
即列子謂天囘教登霄之說也謂志異說西域默
德那國即囘囘祖國也初國王讓罕慕德生而讀
書有大德臣聞西域諸囘讀書識爲刖請於王曰
言天使其教專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其經有三
十本凡六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有篆草楷三體
又有陰陽星歷醫藥之書風上似江淮自隋開皇
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
其說如此而日知錄則謂起自唐花門之留焉益
其教未盛也至蒙古混一其將相多有囘囘人而
囘囘之國不見傳於元史今則囘教之書則以佛
教天主教爲異端其所議論皆化人默存之說也
晦於往即大顯於今使宋儒見之又不知作何說

矣今同人指謨罕慕德爲聖人猶儒者之奉孔子老釋之奉伯陽如來也則亦三代時人矣三教所開皆在東西周然則謨罕慕德其即穆王所與遊之化人乎謨罕嘗登天同人因爲登霄傳佛教二連三界而上之則豎說也道教四方各八天合三十二天則橫說也同教七天亦主監說但既已登天猶見層層罪罰業報則是天上亦有地獄矣何取於登天爲穆罕登霄即化人之與王神游也明史亦以同同祖國爲默德那其王爲謨罕慕德又稱同同設教之祖曰馬哈麻首於天方行教死即葬焉其左有司馬儀墓天方稱

爲聖人則未知馬哈麻與謨罕慕德孰爲先後也極西之人謂同同諸國始祖馬哈默之教各立門戶自相拼擊即古傳同教以事天爲主今變曰清眞謂之眞主猶所謂維皇上帝無甚異也今同教盛於中土而其本國及五天竺多奉天主教謂天主降生於如德亞國故稱聖土當春秋時有一聖人父曰達味德子曰撒喇滿又謂自生人到今止六千年其國之書記之極詳似所稱天主即中土所稱天師也而同人所稱眞主猶如上帝顧其傳

詞語鄙俚幾如稗官小說今節而正之比於內典以見其教即列子之所謂化人山海經之所謂氏人

陳文述曰同同之天方教亦以孝弟仁慈爲主把齋潔淨待同教親厚守其教不外越此其善也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不知歸餘置閏之法或議其不奉正朔而不知其祖宗立法之初不知義和成歲每年尚有六日歷年既久子孫不敢變更雖載滯不通正其高曾規矩之美德入中國已千餘年不聞中國人入彼教中國之人亦從未聞有入其教者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其國在西與天竺相近慈悲戒殺頗近佛氏其經有諸肉不食苟有名皆不可食之語今以諸爲豬以苟爲狗不食豬狗惟食牛羊則亦其先世流傳之誤耳惟其中有輕量聖人之語此則叔孫武叔毀仲尼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耳無足責也

癸辛雜識同同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飲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同同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

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勢面捽披其髮毀其衣襟躃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于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帖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羣同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閭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死面朝西云

同同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爲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說非也同同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爲一月之首每歲則以祀齋滿日爲慶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倒退凡把齋日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尙哉

近時社公多爲同同所買或言其曾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也縱有之同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魏源曰語其縱則西域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卽彼方之儒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爲耶蘇之天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羅門之支變婆羅門教游方之內者也佛教游方之外者也語其橫則自中南東三印度而緬甸暹羅而西藏而青海漠南北蒙古皆佛教自西印度之包社阿丹而西之利未亞洲而東之慈嶺左右哈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諸城郭皆天方教其大西洋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彌利堅洲各國則皆天主教與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教離立而四語其支派則佛教分爲三一曰墨那教卽印度國舊教一名興都教一曰大剌麻教卽西藏之黃教一曰墨爾赫教卽西藏之紅教一名墨低蘭教天方同教分爲三一由斯教卽婆羅門舊教一馬哈墨教卽穆罕默德所創行于阿丹者一比阿厘教則其兄子所傳行于巴社都魯機者天主教總名爲克力

斯頓教亦分三一加特力教乃意大里亞所行天主舊教一額利教一波羅特士頓教則諸國所後起大都有不供偶像而尚供畫像及禮拜前賢生日者有一切不供惟敬天主者有供十字者有不供十字者世傳西教惟英吉利一國獨闢天主教不知英夷所闢者加特力教爾故英夷國王將立則國人必會議約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尊波羅特士頓教始即位英夷何嘗盡闢克力斯頓教哉又有道教散處各國子人身修煉名巴柳士艮教歐羅巴留巴　舊佛教今同教

小爪哇島即蘇門答剌三佛齊　舊佛教今同教

亞齊島即蘇門答剌　舊佛教今同教

大爪哇島即蘇祿文萊等　舊佛教今同教

小呂宋島　加特力教舊本土番無教門明以來西洋據此地行教

東南洋海島之國日本琉球兼儒佛二教今不列表

緬甸　佛教南掌老撾整線各國並同

暹羅　佛教

東南洋海岸之國安南兼儒佛二教今不列表

西南洋五印度各國西藏及蒙古皆刺麻黃教以非海國今不列表

東印度榜葛剌　墨那敎佛教退都斯坦今稱為小白頭回子

南印度孟邁等地錫蘭山島同　墨那敎佛教

中印度溫都斯坦　墨那敎佛教或曰鄂巴據此志尚屬佛教

西印度包社　舊佛教今比阿厘回教俗士民教

西印度阿丹　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　由斯回教

北印度克什彌爾　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

巴利未亞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紀年建朔云自道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釋道亦各分數支同中立異鬬諍堅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況欲井包殊族泯其畛域會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皇清能并同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經鄂羅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帽之方盡奉天主

南都魯機兼有加特力教　舊佛教今阿比厘同教　由斯同教

此外若葱嶺以西之哈薩克布魯特巴達克山愛烏罕布哈爾敖罕葱嶺以東之八城同部自明以來并改佛教爲馬哈墨回教以非海國不列表

小西洋利未亞洲各國　利未亞洲亦有道士教見阿邁司尼國志

東方伊揖國兼有佛教　由教　額利教　加特力教

東方阿邁司尼國　由教　加特力教

東利未亞八部　其六部屬葡萄亞教門未詳其二部屬阿丹馬哈墨同教

北利未亞四部　馬哈墨同教

西利未亞廿四部　小國土蠻祀

南利未亞四部　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

中利未亞二十五部　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

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　亦有道士教原志未分析各國故不列表

葡萄亞國　加特力教

荷蘭國　婆羅特士頓教

彌爾尼壬與荷蘭同國而別奉加特力教

佛蘭西國　加特力教

英吉利國　婆羅特士頓教

意大里國　加特力教

耶馬尼國二十七部　半加特力教半婆羅特士頓教

歐塞特厘阿國　加特力教婆羅特士頓教

塞牙里與同國亦兼有二教

波蘭國　加特力教

紱林國　婆羅士特頓教

頷墨國　加特力教

瑞國　加特力教

普魯社國　或由教或魯低蘭教或加特力教或波羅士特頓教

北都魯機國　阿比厘同教

北洋俄羅斯國各部

大俄羅斯十七部　額利教

西俄羅斯八部　額利教

東俄羅斯五部　額利教

小俄羅斯三部　額利教

南俄羅斯五部　額利教

加厘俄羅斯四部　額利教

西南新藩俄羅斯五部　馬哈同教本同部故地

斯

東北新藩俄羅斯四部　剌麻佛教近蒙古部落故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各國
北洲彌利堅國二十七部　加特力教　婆羅特士頓教
北洲智利國　加特力教　婆羅士特頓教
其餘北洲內墨西科等國南洲內孛露國
金加西蠟國伯西爾日智加國教門未詳
四洲志載加特力教萬有千六百萬人額利教七千萬人婆羅士特頓教四千二百萬人由教約四五萬人亦作由哈墨教萬有二千萬人巴柳士斯教　馬哈墨教

民教七千三百萬人郎遮剌麻教五千萬人墨那敏教七千萬人大六萬七千一百萬人案克力斯頓乃西洋本教或能悉其多寡至西藏蒙古之佛教新疆南路之回教與各洲之道教英夷何由籍其人數耶又志中惟克力斯頓教三派分載最詳至天方教則阿丹志中既言何教中分爲二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阿厘者穆罕默德兄子傳教而小別其宗乃各國志中但概稱馬哈默教無一曰比阿厘之和宰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剌和綽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剌海傳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回鶻此或轉寫之譌　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　冊府元龜撥國史敎儀軼種類云伊吾以西茫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回鶻統骨則紇扢斯也轉爲黠戛斯益夷音有緩急即傳譌不同大

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 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回回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僞造不可信 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

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寶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衞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 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衞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爲事官於大同立功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洊濡戎心漸革而蠻貊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桑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則

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混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嚮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陸耀曰查回民之入中國千餘年矣而男女婚姻未嘗與中國相通緣中國之人鄙夷之不屑爲伍回民亦遂有自外之心而轉若傲睨我中國而不欲爲婚者其實必非其本心也今回民宮室衣服

器用財賄以及科名仕宦一切欣慕乎我人取資乎百姓而惟嫁娶一節不能相通特拘於其教而已今如明下一令曰有以女適民間者給之花紅娶民間之女爲媳者給之羊酒一甲之內有通婚姻至五家者州縣給甲長匾額一保之內有通婚姻至三十家者知府給保長匾額有之則加獎賞無之不許抑勒如是而姻亞之間先通和氣所生子女皆染華風三十年後可盡革回民之俗無向者急則訌弛則恣之患矣今因飭查此事而不得

其由敬抒謬論以備採擇

姚瑩康輶紀行西域度之阿丹國唐以前名條支唐以後爲波斯居達過水西岬丹天方默德那等國新唐書曰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蔵四千里接佛菻界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王別裔因以姓爲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祠天地日月水祠夕以麝揉蘇澤彤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跣蹤丈夫祝髮衣不割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編髮著後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其孫奔拂菻國人迎立之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其王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吐火羅以兵納其子龍朔初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俄爲大食所滅不能國西部獨存明史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嘉靖十一年遣使來貢稱王者

至二十七人天方於西域爲大國人皆頎頎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教之祖曰馬哈麻（即謨罕驀德）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奇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此詞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

沉香大本爲梁凡五丈以黃金爲閣堂垣墻悉以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又曰阿丹國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表貢方物地膏腴饒粟木人性强悍有馬步銳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回教西域國志曰回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爲禮每城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也天主再世號曰振鴻木巴爾每日對之誦回經五次拜畢則宣贊其義畧云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象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天地主兒凡有識之人與夫誠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集四人合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回人通經典者曰阿渾爲人誦經以禳災迎福又回國前有得道者如哈帕體和卓布楚爾哈爾和卓輩其有七人每月四次衆人餽送阿渾伺七和卓像禮拜誦經西域聞見錄曰回回地始立教者曰瑪哈木嘗回人稱之曰馬普克大牌罕帕爾聖賢也謂去今時乾隆

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經一卷曰闊爾罕凡三十篇經內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禁服紅赤謂招兵刼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謂火勝金水苑火也

西域有叢神謂之天祠有主祠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自禮泥木天像起身爲禮前王五百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王有先祖天祠已負恒迦達緣品云恒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佛留異派梵天勸請品云優陀羅作飛雉阿羅邏在遮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遮地晉書鳩摩羅什得云羅刹者外國誑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提婆羅跋恐此三天主唐道世法苑珠林

國王子死偽問天祠神主猶言當泰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是所謂天神者專火事日又雜兼衆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蘇能感大眾耶蘇亦作爾撒息亦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爲阿羅訶亦作阿羅漢隋譯佛本行集經阿羅邏品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遇仙人姓迦葉名阿羅邏仙人言五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菩薩而說菩薩欲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彼等實[redacted]菩薩又問却盡阿羅邏默爾微笑菩薩背去阿羅邏言惟願仁者所行之處常得吉祥於是菩薩遂行苦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摩子優陀羅又舍去養諦各各舍優陀羅作飛雉阿羅邏在遮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遮地晉書鳩摩羅什得云羅刹者外國誑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提婆羅跋恐此三天主唐道世法苑珠林

云智度論提婆那因秦言天主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十三天主旃蔞譯佛說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爲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眞羅刹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辭之羞以種姓不

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
帝元壽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
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蘇駕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
秦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
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薩
寶府祆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祆祝薩寶府率薩寶府
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
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
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无

元眞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爲三一分身景尊施訶
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訶存發創頂七時禮
讀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冥報記云貞觀時馬嘉
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爲天主即今所謂天主則其時
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歷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
九年至京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
人授以筆劄所記舛謬不相合但但斡爾塞經則云
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
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

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
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
蘇行教國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畧萬物
眞源馮秉正聖言廣益全編及眞詮自證等經冗鄙
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
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緣品云梵志或事日月
翹腳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即翹典注言大秦胡
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旦上
高柱一手執柱端一足踮考柱一手一足踮向外

正宗彙 天主教論 五

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祼形求仙是尼犍法然則十
字架者高柱及其後不事日猶留其式耶蘇母抱耶
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祼體張十字架
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
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支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
曰耶蘇磔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
蘇誠磔死架上何忍實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
母何爲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慈
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詖是專指天主教言之時天

祠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齊會聚集各爲一處是猶同赴齋請其藏祭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剎力距佛佛以羅剎名被之夜叉厥洋人巧器亦呼爲鬼工而羅剎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爲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爲常在中國則爲怪也乃好誘人爲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蘇在羅剎爲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正譌錄 天主教論 五

阮元疇人傳湯若望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也愚庵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算造時憲書面不當用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科不準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黜四年 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闇辭職疏凡五上不准辭離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秣法件件悖理件件謬乃詫于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台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自貽伊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

矣而 大清國臥榻之內豈慣誤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也耶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蚤炳于幾先以爲毛羽旣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衛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還是子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兒寧可使中夏無好秝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秝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況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列布 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分西洋湯若望推算日食八分九十二秒初虧申初一刻强正西食甚申初二刻半正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與天象全不合舊法何能盡善新法之數叩六秒初虧未正三刻正西偏北食甚申正一刻正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偏北日入地平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此與天象有八分合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 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論曰錢少詹大昕曰五星吾友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廢也中一條云歎人言光先南踬至山東暴卒蓋爲西

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　孫星衍五松園文稿揚光先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昇棺自闕廷杖謫戍遼西　國朝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邪蘇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邪蘇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邪蘇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言在武王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衆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繳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應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

實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恒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順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擇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通其辭以言天云論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祖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圜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恒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圜出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審信各繕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蓄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蓄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餉合之經義自應虧

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審謬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啟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張祥雲問字堂集弁言嘗考明至萬歷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議修歷而迄無所就至　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閻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閻有造淺口歷者嘗召其人至都與京中天文家對算淺口之法爲準溪口以恒氣注歷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即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省尙多用其書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書肆有賣發口歷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理而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多異名是至五六度又所定量天尺星度自與京中法差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靡所適從

楊光先曰歷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門人也著天學傳槪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紜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逖逃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爲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昌明於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三

代君臣告誡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
以相警勵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樂
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語乎審是則
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噫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
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祖白
謂歷代之聖君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
邪教之徵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

爲邪教之苗裔乎而并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杜下
史毘陵許漸敬題噫吁異哉以史臣以諫官而亦
爲此言耶雖前明之季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
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多爲天主教作序然
或序其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天主
書像圖說則罔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
徐李諸人猶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
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爲
萬之丙盡是其教之子孫也祖白之爲書也則盡

我中國而如德亞之矣盡我中國古先帝聖師而
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代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
餘之矣豈止妄而已哉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
不許祀祖先父母眞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孟子曰樂
待御序之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
所爲天即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
觀供奉龍牌是尙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
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尙識父子況吾儒以天統天
序天倫天性立教乎唯天主耶穌以犯其國法幻
神主是莫識父子許君願倒之甚至謂儒者言天
有弊是先聖乎先賢乎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之
如無其人不宜作此非聖之支自毀周孔之教也
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亟距之
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概之害道也
苗裔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
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邪人至於無父

無君祖白之者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許君爲祖白作序是距孔子孟宋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許君自道之也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瀘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苑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二十餘穴而廣東之香山澳及造人盤距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若望藉歷法以藏身金門而其布邪教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明綱之所以不紐者由廢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津徐光啟以曆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議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闕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亂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於莽

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天主教所事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穌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蠕介種

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於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墮入地獄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爲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爲誰曰即天主問天主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兌裔許躬自降

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穌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

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矣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於漢之元壽庚申天主造人當造慮至善之人以爲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敖爲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且其子孫中又有聖有賢有智有仁不盡皆亞當所爲又何人造之哉

天主下生救之宜遍化存神型仁講讓以登一世於曛熙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寥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獄爲事又安能救一世之雲祁去惡而遷善以遍造化之固有哉釋氏銷罪必令懺悔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毋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即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皆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

劒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者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脣誇佛則雖道教方士之剽佛謗佛不如是甚也且又援儒而誇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曰蒼蒼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況於下地乃衆足所踐汚穢所歸安有可尊之勢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也尊耶穌爲上帝則不可言也耶

然而誠全天德之聖人也則必一言而爲法後世一事而澤被四海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堯舜之致時雍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明道德斯萬世之功也耶穌有一于是乎如以療人之病起人之死爲功此奉佗巴黎祝由幻術之事耳大聖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更大也以上帝之聖論廣運一一待其遇病瘳之遇死起之則已不勝其勞遑耶穌者一二不遇耶穌至湯若望點不若利瑪竇乃并其釘死受罪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尚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兩雪先集爲霰傳又曰鴟化爲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

者無量無邊其救世之功安在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王臣

海氛未靖譏察嚴摠盔閂門後患宜慈審使今日豈子爲妬口毋使異日加子爲前知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案福音書耶穌自稱爲上帝之子而帝上帝爲神父尚未嘗謂耶穌卽上帝也 明史據萩卽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元者其國人習古倫入市中國元七不能綴太祖聞之以其武四年八月召見命翻詔書還諭其王復命使臣普剌等齎勅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卽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詳悉謂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謏不可信其物產珍寶之盛具見前史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

人所立教也舒元輿重嚴寺碑襍夷而來者有學尼焉大秦焉秋霽 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誕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紋景教傳授源詳蓋始于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于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留髮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當開皇之世或云卽大秦遺教後題大蔟月七日大蔟月建立所云大雒森文本森文日建立所云大雒森文亦彼教中語也景教考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夷僧之謂詞也而碑言貞觀中卽詔賜名大秦寺建立之緣起舒元輿重嚴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唯一小邑之教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

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今据元與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祷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番康居接西北拒拂菻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學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宋人呪寶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然祆禽主事火而寓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偏二或藤祀以趨福彼不欲是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若末尼則竊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勅云末尼本是邪見忘稱佛法既爲西朝師法

其徒自行不須科罰皆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毋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晨稽王踞坐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以元與三夷寺之例惡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皆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妄爲之詞非果有異于魔尼祆神也　王弇金石萃編西[illegible]奉天主耶穌或謂即大秦景教据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語與今天主教似合然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搆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若大秦一名即于闐亦今稱西多爾其在歐羅巴南即度之西相距甚遠似不能合爲一也杭氏謂唐之同教即同說亦未然唐之同教即同鵠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詰七千里若同同有屬國以今西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伯爾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同紇隔遠亦不能合爲一也

語云景宿告祥慶景日以破暗流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烈皇小識崇禎初年始行天主教上海徐光啟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官內供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愼靈王病篤上臨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崩上大驚懼極力挽同亦無及矣京師天主教有二湯若望也凡販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來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擂碎佛頭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衆多然後設齋遊諸徒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銷化衆共聳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爐燄盡行攝去池內若掃不留一塵衆皆汗流浹背咸合掌西跪念阿彌陀佛自是遂絕此會　澳門紀略澳中凡廟所奉天主有誕生圖被髮圖飛昇圖

其說以耶穌行狀至一國國人釘架釘其首及四肢三日雖飛還本國更越四十日而上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禮拜至期男女分投諸寺長號憐僧演說歲中天主出遊三巴則以十月板樟以三月大廟則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出遊本國更越四十日夕詣龍鯀廟迎篆至本寺然燈達旦澳眾畢集黑如昇板雖像前行番畫誦咒隨之又以番童衆天神坟髮而翼來往騰躍諸僧手香獨步其後又用老僧抱一耶穌像上張錦棚隨從如前儀歲三月十五日爲天主難日寺僧胥瘖誠齋酒肉三日雖果餌發不至飽番僧不一類三巴寺僧削髮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首無與敵體者有大事疑獄兵頭番目不能決則請命出奉之惟謹其出入張蓋樹旛擁僧雖衛之男女見者輒前跪捧足俟過然後起法王或摩其頂以爲大幸婦女尤信嚮之龍鯀廟僧亦削髮蓄纔內衣白而長外覆以青板揹簡僧不冠曳長衣外元內白復以白布覆其兩肩喝斯蘭僧服麤布衣帶索草屨不冠不襪出入持蓋是二廟僧有畫削其髮者有但去其頂髮者他如大朝風信花王支襜諸廟則係本澳自行焚香禿頂而圓被長青衣無晝宝而左右列侍番女于廟于家惟所便蓋火居衲子之流其通曉天文會遊京師者皆留髭鬚解華語分住各廟中諸僧往來番人家其人他出徑入室見其婦以所御藤或兩鐲置諸戶外其人踏見而遊之惟三巴戒律甚嚴番婦入寺者爲之持咒禳解寺僧不苟出入即出必以人伴之書其名於版以爲志尼曰聖母其敬奉尤甚於法王一女爲尼其家人羅重賂得女尼片紙立宥之然必捐千金致諸公故入寺者鮮寺中尼凡四十有奇三巴寺在澳東北依山爲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制依長石作隴纏金碧照耀上如覆幮旁綺疏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疏璃望之如塑旁設方論說狀鬚眉

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垂輪異隆準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動目若顧若驚口若聲又曰天主教者西士曰天主耶穌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生於如德亞國爲天主聖生人類之邪西行教至其國奉之至今甚且沾染中土誘惑華人在明詔禁而博士弟子尚有信而從之者其徒著書國士大夫又爲詞色其文詞以致談天言命幾於亂聰今就澳門取其書觀之所云五經十誡大都不離天堂地獄之說而詞特陋劣駁之佛書尤甚閒嘗尋求其故西洋諸國由來皆崇佛教同同敬當與諸國奉佛奉同同者無異特其俗好奇喜新聰明之士遂據同同事天之名而據如來天堂地獄之實以教行其說又慮不足尊莫天若天有主則尊愈莫若莫若蓋其好勝之俗爲之一不獨史稱歷法云爾也昔西人有行教于安南者畢國惑之王惠之迎其人立二寺于郊下令曰從吾者立赤幟下宥之否則立白幟不立戮之竟無一立赤幟下者王怒然戮殺之盡至今不與西洋通市至則舉大砲擊之西人亦卒不敢往倭亦然嗚呼巴馬頭石壁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不敢違又瑪耶穌石像於城闕以蹈踐之蓋諸番嚴惡之如此中土人士乃信而奉之如恐弗及明臣蔣德璟序破邪集且爲調停其間夫逃楊歸儒歸斯受之猶可說也援儒入墨援而附之不可說也必如 聖朝用其歷法而放斥其邪教庶乎兩得之矣

四庫提要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一所度寺碑一篇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即于義寧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話載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

斯寺並宜改爲大寨寺天下諸州都有者準此
府元廻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
人(缺)慕闍智慧幽
諸教法知其人有加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
教供養設成式酉
庶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穆建
國烏滸河中有火祆
神通來因立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塵舍向
西人尚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
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
國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次
誰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
次有祆神皆社稷
祠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呼堅
切註爲祆神徐鉉據
載寧遠坊有祆神廟註曰西夷朝貢圖云康國有
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祆教
最豪者蒲陸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畫中國以

通往來之貨屋宇像
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
實無像設稱謂譯
碑高表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
皆鬻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舶貨廣州而
利瑪竇之初來乃說爲亘古未睹又儒畧作此書
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
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舊歷
以來士大夫大抵讀心學刻語錄即盡一生之能
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缺)
海國圖志天學全函諸書四庫全書列諸存目今
畧錄其提要曰二十
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
此二十五條始大旨
猶未能甚離其本原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
緣假借以文其說乃
以爲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

所見不過如是也又天主實義二卷明利瑪竇撰
是書成于萬歷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
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
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匹
魂異論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
大道成毀生之謬而明齋素之
解釋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
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
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
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于
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
說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
之說與輸迴之說相去無幾特小
本原則一耳又陸人十篇二卷附
明利瑪竇撰是書成于萬歷庚申
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一稱人毒
論人于今世惟信釋耳三謂常念
四謂常念死候儒死後審五謂君
子希言而欲篤

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爲
爲九八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論未來自
速身百十謂富而貪吝苦于貧窶其言宏肆博辟
頗足動聽大抵撰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
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于儒理使
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統涉支離荒誕者
立說較巧以偽書比之天主實義差勝然天堂地獄
猶其談譬也末附西琴曲意八章乃萬歷庚子利
瑪竇親京師所製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
僅存以其旨與十誡相發故附錄書末焉又七克
七卷明西洋人龐迪我撰書成于萬歷甲辰其說
以天主所棄罪宗凡七一謂驕傲
愜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食六謂
于善迪我因作此書暨明其義一
如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憩
菜息其言出于儒門之口故所
爲無理而皆扁本教事天主以
旨不在詞說也其說保守
真身一條蔽盛人聲以

八俱守貞不婚人類滅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通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治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遁于釋氏矣尙何謂佛之云乎又辨學遺牘一卷明利瑪竇撰是編乃其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逢池和尙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奪固失矣楚亦未爲得也又交友論一卷明利瑪竇譔萬歷已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肯堂參岡齋筆塵曰利君遺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爲利害而言醇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于仇者過訾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方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知其人之德之盛衰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溫交矣又云二人爲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體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卽同財是使富者愛無益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肯堂參岡齋筆塵曰利君遺

存其目於雜家餘按陽瑪諾天問略提要前有陽瑪諾自序舍其本術而盛稱天主之功且舉所謂第十二重不動之天爲諸聖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故動下愚慾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爲詭譎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閭佛經所謂婆羅門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復盛于佛以後然吾讀福音諸書無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歷明時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療病爲神奇稱天父神子爲劫制尙不及天方教之條理何以風行雲布橫被西海莫不尊親豈其教入中土者皆淺人拙譯而猶英或不傳歟神天既無形氣無方體乃降聲如德之國勒石西奈之山殆甚于趙宋祥符之天書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傳十誡則西域之王欽若也即叟上古有婆羅門事天之教天方天主皆衍其宗支益之誕誕既莫尊于神天戒偶像戒祀先而耶穌聖母之像十字之架家慈曰供何又蚩神天而

二之耶斥娘氏之戒殺而力言禽獸異于人之靈魂萬物不可爲一體以清其口腹庖宰之慾是上帝果不好生而好殺乎人之靈魂最貴萬人不可殺亦不可自殺即殉難自殺亦必陷地獄刖申生扶蘇召忽屈原皆地獄中人反不如臨難苟免之人乎謂上帝初造人類時止造一男一女故人各一妻妻即無道不可議出即無子不可娶妾則何以處淫悍不孝且何又許富貴人婢僕無數豈陰許其實而陽禁其名乎謂人一命終善惡皆定受報苦樂永無改易更無復生輪回之事則今生皆初世爲人人皆天主所造何不但造善信毋造邪惡乎耶穌自身受罪可代衆生之罪則佛言歷劫難行苦行舍頭目髓髓若恒河沙功德當更不可量耶穌又曷斥之乎謂孔子佛老皆周時人僅壓二千餘歲有名字耶代但爲人中之一人不能宰制萬有則耶穌詎非西漢末人又安能代神以天主造化且聖人之生數非天之所子耶穌自稱神天之子正猶穆罕默德之號天使何獨此之代天則是彼之代天則非乎歷覽西夷書惟神理論頗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餘皆委巷所談君子勿道又其書皆英夷所刊布而英吉利舊傳不玄天主教論及考每月統紀等則又言英吉利民遷墨利加洲新地不服水土疫氣流行皆敎鵝鵝觀喊鵝鵝及考每月統紀等則又言英吉利民遷墨利加洲新地不服水土疫氣流行皆赴神天之堂顙救得息子是國人奉事天主七日瞻拜又以耳得蘭鳥距國數里結黨抗敎國王勒之歸順且禁買黑奴亦以耶穌之道豈昔閥之而近日奉之數抑遵波羅士特之天主敎而不遵加特力之天主敎門戶不同自歸小異熬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故吾儒本天而敎之氷炭益甚豈辨炭乃天方天主亦古本天而敎釋氏之本心若氷字西不遜沈北不賅北海南不盡南海廣谷大川風氣異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敎治之羣愚服智羣黨訟服正直文中子曰西方之聖人也中國則泥莊子曰八荒以外聖人詭而不議九州以外聖人議而不辨或復謂東海西海聖人各出而心理同則又何說焉　古撒萊國非大秦也唐時爲隔海之大秦所并故亦名大秦元人謂之密昔爾马主敎謂之如德亞同敎謂之西多噩度邊境今並入阿丹國故四洲志原本無之　恭讀康熙五十有一年十月壬子　聖祖諭曰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悉受其累此眹逆料之言夫康熙之世荷蘭効戈船定貢期意大里國備臺官佐歷算四海賓服而　大聖人已智周六合慮深萬世何哉地氣自南而北聞禽鳥者知之天氣自西而東驗海渡者知之大秦之名聞中國自明萬歷中利馬竇始大秦者西洋之意大里亞國也凡佛之住澳門入欽天監皆意大里開之爲天主敎之宗國代有持世之敎皇冊封有大事咨決請命焉又請王即位必得敎皇冊封有大事咨決請命焉又請其大弟子數十分掌各國敎事號曰法王則權出法王敎皇爲西蕯佛敎之達賴喇麻而法王則又言英吉利代興而西蕯佛敎之達賴喇麻而法王則又言英吉利代興而部之胡土克圖猶隨歐羅巴之稱也其國所宗敎主曰葛尼其神名曰巴底行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鬚髮一笁立而合掌仰天之象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僧尼緇衣大袖無髮以三月九日祭昔惟意大里亞足以綱西洋自意大里裂爲數國于是佛郎機英吉利代興而英吉利閔天主敎不供十字架而其書稱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即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者以舊爲歐羅巴屬國猶隨歐羅巴之稱也其國所宗敎主曰葛尼其神名曰巴底行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鬚髮一笁立而合掌仰天之象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僧尼緇衣大袖無髮以三月九日祭先無木主惟入廟誦經追薦而已

艾儒畧職方外紀歐羅巴之極西曰以西把尼國
即呂宋國周一萬二千五百里疆域偏跨他國世稱天
下萬國相連一處者守國爲冠若分散於他域者
以西把尼亞爲冠案呂宋在明代甚強所至交趾
也故分散各島如臺灣南之小呂宋其一
他處者衆國中奉天主之堂雖多而最著者有三
一以奉聖歌黙聖人爲十二宗徒之一首導聖教
於此國國人尊爲大師大保主四方萬國之人多
至此歸禮一在名勝多功多城創建極美中有金寶祭
器不下數千有一糙巧銀殿高丈餘潤丈許內有

一小金殿高數尺其工費又皆多于本殿金與之
數其黃金乃國人初遍海外亞墨利加所獲者
貢之于王王用以供天主耶穌者近來國王又造
一瞻禮大堂高大奇巧無比修道之士環居爲其
內可容三國之王水泉四十餘處堂前有古王像
六位每位高一丈八尺乃黑白玉琢成者　意大
里亞會建一大殿至今二千餘年尚在耶穌升天
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教中有二位一伯多祿一
寶祿皆王羅瑪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

張甄陶曰夷畏卑濕故好樓居夷僧故多建寺其人將死則捐其貲以其半入寺夷僧坐而享其利其人晡卧而夜作其食以左手其睛藍色其出入必帶利及其用以鉛鍊水錢俗傳非得華人之睛則不能成故誘人入其教將死則爲之懺悔實竊其睛以去其貨則明珠珊瑚玻璃洋布鼻烟及諸珍詭之物其人積思於伎巧若自鳴鐘千里鏡風琴響樂及泰西水車水器皆詭異不可意測而無濟於實用天主教之說尤鄙淺不足道惟以肥爲利尤厚近年奉　旨嚴禁而貪昧者仍首鼠兩端非爲服教歸依只以利心難割緣西洋治世之經奇其實疇人歷算古有專司分杪差岐亦無大害至於鳴鐘風琴響樂水車非奪天巧則不能成以利民用全無所濟徐尤啟禪心水器未有施行揚若望講究火攻何嘗一試惟是龍踞漠門歷局聚徒營利而已今其立說有利行者皆下俚不足比於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啗人從之日衆凡一貧民入教每歲予以十餘金又讀書識字之人入教每歲輒數十金又另擇頭人暗相邀結牢絡分

此事頗秘密民爲所愚即如香山聯界各邑人民從前入唐人寺禮拜改服爲夷業經封閉今聞其猶尚未盡絕只向之入唐人寺者今入三巴寺尤無迹可見耳澳門雖爲地無幾然夷人入住多年專以行教爲事其志實不在小益由該國有二王一曰善世國王係屬僧身一曰治世國王係屬民身僧王氣勢在民王之上專以行教爲事如聞中土奉教者衆則源源諭財而至澳中始得饒富又爲人所有乘艱鏞水銀合藥煎鍊而成若

得華人目睛則易於點化凡入教之人將死夷人必竊其睛以去夷人誘人入教非特異志亦有所圖也澳中舊有唐人廟一所唐人奉教者皆入廟禮拜凡香山順德新會東莞南海番禺沿海奉利之徒多入其教至乾隆九年香山令張汝霖始詳請將廟封閉大費心力始克成事此後各處奉教民人始不敢至唐人廟禮拜然聞尚有竟至三巴寺禮拜者此爲禁戢夷人之根柢但其教不行則氣勢自然衰止仍請飭下沿海各附近澳門州縣

每年將不許陰行奉教及偷至三巴寺禮拜事由嚴諭一次其禮拜之期在冬至前後仍飭澳門同知緊稽查

葡萄牙李時珍引寶藏論曰銀有十七種外國四種天生牙生石縫中產鉛之山生銀生石斛中母砂銀生丹砂穴中黑鉛銀此四種爲眞銀有水銀銀草砂銀骨青銀石綠銀硃黃銀雄黃銀硫黃銀膽礬銀靈草銀皆是以藥點化者制成者丹陽銀鋪銀鐵銀白錫銀十三種皆假銀也外國四種新羅銀波斯銀林邑銀雲南銀並精好錫佷脂乃波斯國銀斛也波斯青銅波斯鉛堅白爲天下第一宮殿佗僧出波斯國寶藏出波斯據波斯教郎天主教中國眞銀少假銀多未嘗不借藥力特不似彼教用人目睛耳張誼淘字湯庵閻縣人乾隆丙辰舉鴻博乙丑庶常改廣東高要縣論澳夷三條爲魏源海國圖志所未載

使踐踏而過衣囊或攜西洋一物或西洋畫冊按
得一船皆訴見張遵白奉使日本紀略
皇清四裔考康熙五十六年廣東碣石鎮總兵官
陳昂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衆在廣州城內
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滙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
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
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
息請循康熙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
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

年 恩詔釋德里格於獄時浙閩總督覺羅滿保
疏言西洋于內地行教聞見漸淆請除送京効力
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奏入得
旨遠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
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
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廣東者
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無便舟歸國
請令暫居廣州城天主堂內年壯願同者附洋船
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衍

倡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
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言廣東香山澳
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
丁遷來常從外洋造船同澳已及二十五艘請著
爲定額毋許添置彼處頭目以瓜期來代者許留
餘悉隨船歸國俱報可
葉鍾進曰耶穌生東漢時始知以三百六十五日
爲一年今稱一千八百三十幾年以中國冬至後
三日爲冬至十日爲年節耶穌生有天授能通各

國土音創教勸人爲善後被惡人釘其體於十字
架剖割以斃其徒號其教曰天主國酋初不信禁
習頗嚴後與他國相攻不勝祈於其寺忽雲中現
一十字架遂以十字架爲先鋒克敵因大信奉於
是造禮拜寺供十字架自郡國至鄉閭在在皆有
男女七日一禮拜無跪拜儀以除晡爲大禮
蕭令裕曰西洋國皆奉天主耶穌教故紀年託始
於漢之元壽二年英吉利荷蘭諸國均稱一千八
百餘年蓋其地在歐羅巴仍大西洋之例也顧世

傳英吉利闢天主教海國聞見錄　今麻六呷新嘉坡所
刑書多尊信耶穌殆屬藩之地本非英吉刊部落
乃其舊俗故有紛岐抑濡染日久其王亦從而和
之耶
陳杰曰西法云足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四年閏
一日恐亦言其畧耳蓋如其言推之每年歲實適
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中國漢賈逵日分
法也西洋有太史第谷定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
二一八七五用此數推之每一百二十八年閏三

十一日則差一日矣四年閏一日則一百二十八
年應閏三十二日又最卑有行分不及六十年即
行一度又應閏一日最卑之行古小今大約略計
之二百二十八年當閏兩日以此懸揣西法當以
百二十八年而閏三十一日一千八百四十年應
閏四百七十四日乃以三百六十五日與一千八
百四十年相乘得六十七萬一千六百日加四百
七十四日得六十七萬二千零七十四日是自英
國奉耶穌教之年之元旦日起至其第一千八百

四十一年之元旦前一日止之日數也其第一千
八百四十一年之元旦前一日爲我中國道光二
十年庚子十二月初八日甲子日以中國歷朝歲
實遞有增減約略計之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前
冬至日上距漢平帝元始元年前冬至日得六
十七萬二千零五十日兩數相減餘二十四日再
減去十二月初八日係在冬至後九日餘十五日
是奉耶穌教之年之元旦日在漢平帝元始元年
年前冬至之前僅十五日耳惟中國于太陽最卑

至元郭守敬始發之尙未知有行分至明季始知
有行分我　朝康熙乾隆年間兩改其行漢晉唐
宋實不可考則當兩漢之末哀平之年或在冬至
前二十餘日亦未可知梅文鼎據康熙戊辰瞻禮
單算得耶穌降生在哀帝庚申年冬至前二十餘
日竊疑是日爲奉耶穌教始年之元旦日非耶穌
天主降生之日也又曰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十一
月之冬至距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年前之冬至
六百一十七年再距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由年前

之冬至又三百四十二年再距元世祖至元七年
庚辰年前之冬至又三百二十年再距明太祖洪
武元年戊申年前之冬至八十八年再距順治元
年甲申年前之冬至二百七十六年再距道光二
十一年辛丑年前之冬至一百九十七年通計自
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十一月冬至起至道光二
十年庚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乙卯冬至日止凡一
千八百四十年約計六十七萬二千零五十日以
現行歲差及今道光二十一年前冬至日冬至時
在箕初度五十六分計之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
十一月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又今最卑過冬至十
度十分漢哀平之交應在冬至前二十度三十分
英夷當于冬至前二十一日除歲

王棠知新錄順治年間欽天監楊有不得已一書
論湯若望治歷十謬謂不用諸科較正順治三年
十一月有三節氣二至二分長短夏至太陽行遲
寅宮箕三度入丑宮更調翁參刪除紫氣顓倒羅
計黃道不宜算節氣
進歷止二百年諸事

檀萃穆天子傳注疏按傳曰意大里亞居大西洋
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其國利瑪竇至京師為

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
凡百餘國而中國居一第二曰歐邏巴洲中凡七
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
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土相連分
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洲爲第五而域中
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
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宗天主
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中西
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年庚申閱

一千五百八十二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汎海九
萬里抵廣洲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二十九
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言大西洋
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眞僞
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慕義特來
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母既屬不經
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
安得有骨雜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
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內臣混進

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奉旨送部
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何意但諸
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賜冠帶還
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
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末賜綸
音毋怪乎遠人蒙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眞有不
願尚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譬禽鹿久羈愈思長
林豐草人情固然乞迹頒賜聽於江西諸處深山
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
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所司亦不爲遣斥禁令
遂谷寄迹怡老亦不報已而嘉其遠來假館授餐

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與言接瑪竇安之遂
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辛亥賜葬西郭外其
年十一月朔日食歷官推算謬誤將修改明年
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
等深明歷法其所攜歷書有載籍所未及者當令
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請倣洪武初
設回回歷科例令迪我等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
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

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物產遠勝中華如珂
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憶悉舛謬不相合
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
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爲佛郎機假訐乞
急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學亦言利瑪竇東來中
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
羣衆不下萬人朝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
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
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所司不爲遣斥禁令
廣東巡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
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
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
七年近南北參內外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
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
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陪臣
一體寬假不報乃快快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入南
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時著聲中土者 徐

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畧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
畧能三拔皆意大里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
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
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且
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明史所載如此昔聞
三教今益同同天主殆五教

漢口叢談引吳德芝曰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
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
國人多信之其術長于推步象緯使之治厤頗有

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泫故不耕織
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
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
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
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
兩牓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
鉤槌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
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閭門誦經及墓始散有
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炙婦女

亦倮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檢盡驅死者血屬
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檢檢畢以膏藥二紙掩屍
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
檢事以剉死人睛作鍊鋙藥生前與鋙四兩正爲
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及不聽其檢法者謂之叛
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毋而
索之窮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
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
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
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
書其言謂萬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圖
邱方澤光岳祀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而惟一
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
焉則天久騫崩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
于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
本亦奇絶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
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倮婦人肌膚骸骨
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

之則柔輿温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吾邑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上言其惡　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効用餘俱遣至噢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

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所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吾楚制撫軍檄來黃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汚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

陳文述曰天主教耶蘇之說也西洋諸國崇奉之倫常綱紀尊君親上之道亦無舛誤其所刊書得儒書之皮毛其說至不可通往往造而神奇如云

耶蘇之生其母不夫而孕生子後仍爲室女耶蘇死後七日復生奇而誕矣以爲天聽命於天主則其命意過高立說不足以副之天地儀言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二十餘年耶蘇當生於西漢之末大約得疇人子弟之傳精於推步以爲獨得之祕因以天主自命其所謂天者日月星辰之躔度耳所謂主者總司儀器之推測耳觀其手持圓毬即渾天儀之縮本與今時辰表相似則天主之名正趙佗所爲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耳又以掌教而死若以深文論之似欲爲莽操而未成者若無心而被禍則明哲保身之謂何亦可謂之不智矣大約彼國之民慧於製器闇於睇理徒衆久傳其教遂不能改其後亦無智慧傑出之人去其偏駁而歸於中正故其教相傳至今彼國之於天主固以爲聖人矣夫聖人之於人無不愛也中國可以無西洋之貨西洋不能無中國之貨通市西洋之利非中國之利也既以鐘表呢羽易中國有用之物

其利已薄鴉片鴆毒也是昔日白倭以毒黑倭而
報其虐也今虐已報矣廢之可也乃彼國之民則
嚴禁而不許食連檣大舶遠載而來以毒我中國
之愚民愛其人而不愛中國之人曾是聖人之所
爲而若是乎若云其徒所爲而非天主之意則其
倍師不仁亦至矣所謂奉其教者安在乎

姚寬西溪叢話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
衲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
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

來黔中聞賽神者夜歌聽說儂家牧護末云莫酒
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敘五七十語乃知
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
作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考火祆字其畫從天
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
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習師之法
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
東京記宰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
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

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云睢受汴東經
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蓋
殺人而用祭也此卽火祆之神其來蓋久至唐貞
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
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
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
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
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
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

似是而

校注

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
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爲歲
每歲自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
鳴相應俄復入氷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
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
中國蓋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
也教坊記曲各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
有牧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
則後人因有作語爲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祆之

教法蓋遠而牧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
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爲戲非效桑同
契之比山谷蓋未深考耳且祆有祠廟因作此歌
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
其源委也

沈大成曰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教之
誕妄矣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
造也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
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祆流內視正

州郡有

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杜氏之注曰祆
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
貞觀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
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
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
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年
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
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

科罪者大成曰佛經摩醯首羅天華言大自在三
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
雨滴之數即彼教所謂天主也祆祠者說文關中
人呼天爲祆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
也薩寶教頭也祆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
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
秦寺也其曰取火呪詛蓋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
故雖視流內而卑冗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
時已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之

歸化者自習之　本朝之柔遠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蘇刑死而爲天之主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証其先耳而徐光啟等從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之號見於禮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謂冬至祭天於圜丘所以祀天皇大帝今會典所載圜丘壇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而利瑪竇等又僞造耶蘇其人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誣天罪可勝誅哉

故因讀通典而特疏其始末既以祛天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啟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夫之恥也

邱嘉穗曰三代而上異端皆出於眞三代而下異端皆出於僞出於眞者每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出於僞者又反陰竊前人之緒餘而陽排之以欺罔天下雖其爲教亦各以意見相抗而究其蔽陷

於後乃不勝其矯誣之私而所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嘗觀衰周以來自楊朱墨翟爲孟子所距外復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紛紛以其說爭鳴於世皆所謂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非其本心之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世而盜名者獨釋氏之書東漢時始入中國其說日新月盛延蔓以至於今而不絕自是以來道家者流尤而效之一切煉養服食經戒符籙之說皆假而託之老子雖鄙俚虛淺不逮釋氏遠甚而其亂人國家者猶有如張角孫恩柳泌趙歸眞林靈素之徒出焉況近日泰西天主一教又踵釋道之故知撰造其書誑罔中國而忍不一言以杜之乎今亦無論其他而姑舉其一二立教之大旨皆竊于釋氏老莊者而言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釋氏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其所恃爲修淨土以超三界者實本諸此而天主教亦且陰祖其言

而爲之說曰天主者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一大靈明之主也但天主之所重者人而已故爲之生天以覆之生地以載之生神以護之生萬物以養之因詭託天主以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降生其國蓋雖分門別戶而大意互相倣效已如此老子曰谷神不死莊子曰不亡者存羣氏因從而爲之說曰人死而精靈不可滅上界爲天堂以處善神下界爲地獄以處惡鬼中界人物皆以其間果緣業而輪迴升降之惟修佛法而得其眞者則

可免於輪迴之苦而超三界得淨土焉而天主教則謂物死而精靈已滅本無輪迴人死而精靈不滅乃有輪迴天主常視其生前善惡而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蓋以其私意小智稗販釋氏之牛而乃襲其因果緣業天堂地獄之說以號召天下者又如此而彼方且居之不疑反嘵嘵焉力闢釋氏諸誕妄若將以是而自附於吾儒之所謂太極上帝鬼神云者而究其實誤之由類皆知有氣之靈幻而不知有理之虛實知理之無爲而不與不知氣之有覺者終無久聚而不復散之理既不可與儒者同年而語矣及考其歸乃又與釋氏無以異亦但以識神不滅生死事大聽命於土木偶人使人逐逐於大齋小齋日事禱祠以求身後之福利而漠然不復知有民義之可務雖陽排釋氏而其纂竊之跡反有欲蓋而彌彰者是不但同浴

而譏裸裎而又有盜憎主人之情狀也宋人有僞作子書以自售其私說者而近世媒利之夫假爲古器古字以眩俗者尤衆皆三代而下異端之心跡也而其纂竊之心固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抑又有大可慮者今聞京師中旣許立天主堂而直省郡邑亦皆所在創造聞其國主於登州海上歲齋金銀以百萬數津遣其徒散布州府號爲神父三歲一交代每以數金煽誘人士爲弟子登名於冊四季命題勸課而一衣一食皆自給辦不以累人竊恐數十年後萬與

日衆乘隙而動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明季徐如珂爲南嗣曹郎時有泰西王豎肅者倡其教於金陵如珂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宜亟屏之豎肅又自誇其風土物力遠出中華上如珂卽以紙筆畀其徒兩人隔別雜書竟無誤不相符一時士大夫從其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黜之議始定此其識慮之深遠實與晉之江統郭欽齊驅亦今日留心世道者所宜鑒觀而取法云

李衛曰自明季萬歷間大西洋利瑪竇入中國造

爲天主之名而其教遂蔓延於愚夫愚婦之口其徒之入中國者遂大興土木營建居室於通都大邑之中我 朝定鼎以來 聖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長海外遠來就化雖爲說不經然皆具心思知識未必不可教導居之京師使沐浴 聖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改悟歸以教其國中之人咸知天經地義之正此覆載深仁不遺一物之義也豈知荒誕狂悖之見固結而不可解我 皇上御極之初洞燭其奸黜其人皆歸南澳不得盤踞內地而

直省之所爲天主堂者以次而改願其制皆崇隆巍煥非編戶之所可居空之又日就傾圮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於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爲天后宮之舉也雖然自利瑪竇之入中國迄今幾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豁然有悟卽悟矣或以爲不妨存而不論以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是其得罪於天而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卒未大白於天下也夫不申其罪無以服附和

之心不誅其心無以破奸詭之膽夫教稱天主是風雲雷雨陰陽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將竟無有陰陽寒暑風雲雷雨乎抑別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謬一也入其教者必先將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與燬棄以示歸教之誠不知天主生於空桑乎抑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縱生於空桑亦不得率天下之人而盡棄其水源木本之誼況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實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父母

祖宗而棄絕之尙何取於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謬二也棄絕父母祖宗者欲專其敬於天主也然聞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絕則何不盡舉而廢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專且篤而獨父母祖宗棄若敝屣此其謬三也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務窮思力索精其藝而後止設所得止及於半而死則舉而授之其子脫其子猶有未就則復舉而授之其孫或一傳或三四傳其藝始精則羣然推而奉之以爲此可以行教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

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資以佐其用則其所圖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惑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要結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或又爲之說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何難去故鄉離妻子蹈不測之大海以博後世之名夫好名之人或有捨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爲盡一國之人亦皆好名而傾貲以佐之也且絡繹而來其居天主堂

而弊止及於惑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若其居心之險則尤有大不可問者西洋去中國數千萬里而遙非經歲不得達又有大海風濤之險去故鄉離妻子跋涉而來以人情論必有所利而爲之故攜帶土物造作器用其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數計乃聞入其教者必有所資給人有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而仍給之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

技

耶且愚夫既爲天之

者所在而有抑何好名者之多也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爲行教計耶且愚夫愚婦未有不以禍福動其心者今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者不蹈天主像則罪至不赦夫既爲天之主而受海外一國如此踩踐毀蔑卒亦無如之何其不能禍福人明矣所橋者儀器而璿璣玉衡見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車周公曾爲之矣

所奇者自鳴鐘銅壺滴漏而漢時蚤有之矣所駭人者機巧而木牛流馬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亦有之至今尚有流傳之者是其說不經其所製造亦中國之所素有其爲術又不能禍福人吾不知何爲而人之惑之也西洋人之居武林者仰聖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兩之賜此不過念其遠來而撫卹之彼遂建堂於此而顏其額曰勅建天主教會堂特旨建造今以曾受賜金遂冒竊勅建之名內外臣工受白金之賜者多矣以之築室遠可稱賜第乎干國憲而冒王章莫此爲甚他復何可勝道耶荒誕狂悖者宜去則有功德於人者宜祠也旨竊勅建之名者宜毀則列在祀典者宜增也天后之神姓氏顯未見於記載者雖亦未可盡信然我 朝以來海外諸國獻琛受朔者重譯而至魚鹽商賈出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計日而出刻期而還如行江河港汊間而天后之神實司其職神之靈應呼吸可通德功之及民何其盛哉誕罔不經者去而崇德報功之典興毀

其居室之違制者改爲祠宇撤其像塑之詭秘者設以莊嚴夫而後武林之人目不見天主之居耳不聞天主之名異端邪說久且漸熄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

趙翼曰意大理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歷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第五

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大抵歐羅巴諸
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郎古大泰
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
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
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
之香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
并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
名目駁之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
人咸與交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

卒其年以歷官推算日食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
大西洋人顯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歷法其書有中
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同測驗自利
瑪竇來後其從來者益衆有王豐肅陽瑪諸等居
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珂
惡之奏請逐同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與利瑪竇
等泛海九萬里覲光上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
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
居中國如故崇禎時歷法益舛禮部尚書徐光啟

請令其徒羅雅各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
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歷爲歷元其法視大統
歷爲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
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
異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
玉函諸人皆歐羅巴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下大
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亞細亞
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
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

亞洲外於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剌國沼納
朴兒國南洋之白葛達國占城國寶童龍國暹羅
國眞臘國東洋之日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俱見
外國傳又增迦剌國馬八兒國俱有佛鉢舍利見元史
黑迷失傳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亞
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郭酣巴
達克山控噶爾克哈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見
回氏異談外洋則祖兒把亦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
奉之亦見明史外國傳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

琉球日本朝鮮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同同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麤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尤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原不以概責之庸衆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共見之麤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願炎武日知錄趙氏曰天下邪教惑人者佛爲最久之則天主教如前後藏葛噶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歸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諸國南洋之古城等國東洋之日本琉球等國皆奉佛教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姚瑩康輶紀行伊濂江仙示奉文崔西洋人設天主堂行教粵中奏言西洋人自前明入中國奉天主教無非勸人爲善因習教者假此誘淫婦女取人死後目睛熬中禁止今佛蘭西在五處馬頭

設天主堂請弛中國習教之禁倘有誘淫婦女取人目睛者仍如例治罪係西洋人交夷目辦理

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僧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漬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胡註引唐書會要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歷三年六月勅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新唐史補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爲之立寺

其大摩尼數年一度往來本國小者年輳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通鑑又云唐武宗會昌五年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八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胡註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也時勅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改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僧還

俗逃歸本實充秘戶如外國人送還處收管祇乎
烟禁明論也唐制兩部歲再舶磧西諸州火祇而
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余按此言
摩尼入中國及毀其寺事錢氏諸書皆未引之今
補錄于此通鑑謂元和二年摩尼始入中國本之
唐會要謂開元二十年教則其入中國久矣未尼
即摩尼也志盤統紀所引恐不及唐會要確

鴉片說

陳文述

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所原始有當然即有所以然之
故此漢學所以重考訂宋儒所以言格致也獨西洋
之所謂鴉片者入中國雖不過數十年而海內英俊
之少年奢晏有爲之賢哲一染其習即終身靡棄蔑
則負販力食之人無不濡染不復顧其家終焉斃於
凍餒者比比皆是其流毒抑何酷也此眞所謂甚於
洪水猛獸者也且他貨猶以貨易獨此必須見銀雖
云每歲耗中國之銀二千萬實則何不止此近有請

開禁以貨易者而其說不行大約閩於海關之盈餘
耳而其所以流毒者則食之久而爲癮癮作則氣散
神昏雖明知爲鴆毒而甘之如飴以求緩須臾毋死
則其情亦可哀矣顧何以他物無癮而是物獨有癮
思之不得其故則遇人而叩之而知其爲倭芙蓉之
根也夫倭芙蓉即中國之罌粟也搗根而取其汁中
國人亦能爲之其性澀斂澀斂則凝滯故癮生焉是
說也余嘗疑之謂藥之澀斂者多矣何以是物之獨
有癮也近遇人曾至彼者言之而知其中兼有毳子

也不能指其處之名大約如水蛭即蟥之類雖研爲末焚爲灰而遇水即生烟土中兼有此物則烟入腹而蟲生蟲生於腹猶人生于地擇便而居則居於五臟之竅人心靜而竅靈神之所舍而神無形也則靈之以爲安宅可知也蟲生於烟以烟爲食猶蛆生於糞即以糞爲食也凡物之生者皆有氣氣各有候候到而氣不至則餓餓則不安故憾之作不差晷刻也而西洋之所以有此物者何也是豈無所以治之者近得鴉丹說而知其故也全錄其文於後以貽世之

英俊賢哲回頭猛省而發菁心者鴉丹說鴉片來自西洋以倭芙蓉根爲之即中國鴉粟也聞彼國人有黑白二種黑倭强悍好動盡殄之故今西洋諸國白倭猥强奴役黑倭者居多白倭若奴隸罄其財辱其子女數世矣白酋銜之刺骨若句踐之臥薪嘗膽不忘沼吳而力不敵也謀咸豐初降示以此方名曰鴉片猶中國之烟也製以造之黑倭之酋詭其名曰長生丹服之佳以賜羣酋白倭因以賜羣酋久之黑倭自與白倭市無不服者服既久成癮乃絕其貢市起兵伐黑倭黑倭癮作不能動盡殄之故今西洋諸國白倭猥强奴役黑倭者詛癮之餘耳白倭知鴉片之爲鴉毒也本國人禁販賣罪嚴犯者死而其方流傳已久遂製以愚他國其人中國不過三十年耳初惟閩廣間人服之今則服之者廣且衆鴉輿隸榮傭亦皆服之可一家無食不可一人無烟也聞昔黑倭之服此烟也有異人杖蔾遊於市匿一方曰鴉丹云可解烟癮而黑倭溺之已深勿能終見滅於白倭今其方倭國舊傳之治癮亘數百年貴收買鴉片其價貴賤時時不同其法取南瓜根藤花葉及瓜以水滌淨搗爛絞汁

俞正燮癸巳類稿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八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握坤大通事來頭目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匹綠紗二十匹紅羅二十匹青羅二十匹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二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鴉片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譯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娶芻白佛有病者聽吸藥煙僚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杙笊罩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蕉窗九錄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台滴融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曆時李時珍本草綱目發郁云鴉片前

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贅語云鴉片出外洋咬嘽巴呂宋瓜哇種筒以竹爲管圍八九分中實棉絲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做戒葫蘆空其中以火燬之則今鴉片植與害緻異搶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鐵取煙以煙籤則斗以瓢瓦皆鐵也有煙燈有煙台不著火置藥椀內矣其爲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器粟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裏皮刺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蓋器陰乾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王氏醫林纂要云是天方紅罌粟花汁又傳一方凡罌粟未開時皆有承萼青瓣花開卽落收之亦可用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蓋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味爲氣由陰達陽可攙見也本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爲房中藥性緩而滑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斂人之所欲養借煙氣揚之從上放初吸精神煥發逾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數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別也之求不慾由其清虛竭也肝腎既竭脾亦陷房事

土切絲於銅鐳內煮成拌煙用竹筒實以攪絲貯之吸此則煖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此爲導淫具肢體萎縮藏府潰出鴉片土出咬嘽巴云余文儀臺灣府志云咬嘽巴本蠻捷善鬬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嵇贏受制其國竟爲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灰紅毛卽咬嘽巴取之而禁紅毛自食集衆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礮打之入海海東賸語亦云瓜哇男女皆嗜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讀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按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咬嘽巴之寄巢也是蔡牽事言詢之切證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奏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猺事言調至連州雷嘗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此鴉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老鴉片土人汁力猛澀肺愈甚久之則火氣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刷說文云刷瘕也灼肺成瘕仍以鴉片攻之如以火遞皮則肺瘕挈搐肺主皮毛皮毛浙浙然啓浴浴然若中寒者疲頓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瘕起訖亦皆痛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病之情也嘗以得其情爲處一方研白茂末煉梨汁爲糕常食之乃神效何由使咬留巴人知之也

李維鑰曰鴉片由煎熬成形鑿可辨色黑當入暫時皆有承萼青瓣花開卽落收之亦可用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蓋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味爲氣由陰達陽可攙見也本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爲房中藥性緩而滑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斂人之所欲養借煙氣揚之從上放初吸精神煥發逾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數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別也之求不慾由其清虛竭也肝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倾理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庇卽去深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卽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爲輔佐究之升提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煖且卽久脾胃必弱宜先治中權使納食氣旺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年生子至修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土相傳大土爲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病理初言此寒藥熱用無微不入故鴉片卽成先前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過一錢而死者尸身無可驗惟軟如棉爲異然實非死也收斂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宦陝時檢一尸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疑竅如莲蓬之有聲蓋久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罌粟汁灌之立愈以罌久卽提澀可補洗宽其味甘質滑中空與發澀收斂正相反附其說於此

程尙甄曰鴉片爲害使民貧尙可通變其使

民弱則所關甚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鴉末糖八兩煎漉汁至八分加川貝末五錢煎成膏入田瓶別用鴉末麵八兩漉汁煎成膏入乙瓶爲一單每服至沖服田瓶膏約三四錢再將乙瓶膏如數對入田瓶攪漱淡肠漸輕一單單劑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

海錄明呀喻卽孟加臘英吉利所轄地周圍數千里西南諸番一大都會也鴉片有二種一爲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巴第古喇皮色赤稍次之皆中華人所謂烏土也出於明呀噹屬邑地名巴垦麥其出曼達喇薩者亦有二種一名金花紅爲上一名紅大之出馬喇他及奎凡墨者名鴉辰紅皆中華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衆紅毛人環視聚其

人於榻竿上以夜壺之故紅毛各國皆有是癖也以厚貲入中華最多其木似槐葉葉如靛青子如龍眼實中空無一食煙之人刀削爲斗狀中空一孔插竿下孔安南人食之安南民其六陰謀下經安南邊境初設安南人食之安南民其六陰謀下令嚴禁犯者死無赦一國卒不受其害

海島逸志源夫和蘭夷衆之據有巴城也以厚貲甘言誘爪亞土番酋酋貪其牛皮大之踰越以爲貿易說計而得之數百年於茲矣固其城池嚴整防其貳可謂富法令遠近鳥獸之馴畏哉抗衡悉畸其貳可謂富庶之邦安瓜亞最爲繁盛民俗和藹又

設阿片禁煙以誰誘之使甘棄爭服食自致疲弱
至於絕嗣且使無志報仇復讎已久及嘉慶十四
年一服此物遂忘故讎之苦不以父母妻子為念
遺害不可勝言夫阿片烟乃房中之藥其性斂攝
服者藉其火力取快一時不知元陽消損害後
日益人身之元陽亡陰者日月之有光明萬物蔭
以蓋覆生長阿片烟則如野火之燒山草木當之
莫不交遘紅毛此舉亦海洋之一快也業紅毛使
之事或以為英吉利或以為佛蘭西年之事其緩急則同此志列於
此志列於

劉欽差不[illegible]生靈[illegible]害生[illegible]
無功和蘭部自禁其衆不得竊服犯者立置重刑
何吾人之不悟同於瓜亞甘喽其術中耶和蘭據
此將請萬年不拔之基乃安不思危漸事剝削我
華人遠販於此向來皆就所售貨之銀或置貨或
搭銀同鄉各從其便今則嚴禁不許攜銀出口必
令將銀轉置貨物可許揚帆而其貨物又皆產於
他處未到巴城以致唐船久候風汛過時年年不
能抵厦甚遭夏秋風颶人船俱沒數十年如是商

賈莫不嗟嘆國課亦因減額惟付之莫可如何豈
意英吉利紅毛人伺其利源已久及嘉慶十四
年秋遂興其甲板舟師數十往攻不克退回其國
越年夏秋間仍備舟師再往以天朝襲攻而克之
和蘭不敢與敵遂同祖家今之巴城悉屬紅毛統
轄除去和蘭諸法并增加故人皆恨服遂近商賈
莫不交通紅毛此舉亦海洋之一快也業紅毛使
之事或以為英吉利或以為佛蘭西巴
年之事其緩急則同此志列於
此志列於

姚瑩曰其產鴉片地十者凡三處一曰[illegible]的詩[illegible]為
孟遮皆出小土每塊重六七兩惟孟加剌出大土
每塊重四十五六兩而孟遮益加剌皆英吉利坦
頭故其國貨船此物獨多各國人皆不食即英吉
利亦自不食惟華人及黑夷多嗜之
嘉令裕曰鴉片煙一名阿片一名阿芙蓉出英吉
利屬國種紅囂粟花葉如茄青子如茄每根僅結
十二三顆熟時夜以刀劃皮分許膏液流出晨收
而浸于水俄頃出之貯諸器取葉暴乾為末雜揉

其中視葉求多少以定成色葉末半則得膏半然
後担焉閩葉裹之見毒有公蛙有白皮有紅皮公
蛙爲上白皮次之紅皮最下前代無此物明時始
入中國與雲林蕾用同片泥和糯米爲丸治百
病名一粒金丹李時珍本草綱目云俗人房中術
用之雍正中年禁刊鴉片驗鴉片癮見初不
言其吸食也鏤竹爲管或銅銕挑烟於盒如煙
如九孔燈盞同吸管以口就燈左右移
動燒吸其煙從鼻孔出名曰過癮一人燒燈必兩三人
對臥燈在其中必兩兩對臥

每共八萬箱其論箱法令之設應同於皇太后萬壽三百九十三箱各處二千一百九十二箱三百九十七箱各處二千三百九十三箱各處二千四百九十四箱各處二千五百九十五箱各處二千六百九十六箱各處二千七百九十七箱各處二千八百九十八箱各處二千九百九十九箱各處三千箱各處三千一百箱各處三千二百箱各處三千三百箱各處三千四百箱各處三千五百箱各處三千六百箱各處三千七百箱各處三千八百箱各處三千九百箱各處四千箱各處四千一百箱各處四千二百箱各處四千三百箱各處四千四百箱各處四千五百箱各處四千六百箱各處四千七百箱各處四千八百箱各處四千九百箱各處五千箱各處五千一百箱各處五千二百箱各處五千三百箱各處五千四百箱各處五千五百箱各處五千六百箱各處五千七百箱各處五千八百箱各處五千九百箱各處六千箱各處六千一百箱各處六千二百箱各處六千三百箱各處六千四百箱各處六千五百箱各處六千六百箱各處六千七百箱各處六千八百箱各處六千九百箱各處七千箱各處七千一百箱各處七千二百箱各處七千三百箱各處七千四百箱各處七千五百箱各處七千六百箱各處七千七百箱各處七千八百箱各處七千九百箱各處八千箱各處八千一百箱各處八千二百箱各處八千三百箱各處八千四百箱各處八千五百箱各處八千六百箱各處八千七百箱各處八千八百箱各處八千九百箱各處九千箱各處九千一百箱各處九千二百箱各處九千三百箱各處九千四百箱各處九千五百箱各處九千六百箱各處九千七百箱各處九千八百箱各處九千九百箱各處一萬箱各處一萬一百箱各處一萬二百箱各處一萬三百箱各處一萬四百箱各處一萬五百箱各處一萬六百箱各處一萬七百箱各處一萬八百箱各處一萬九百箱各處一萬一千箱各處一萬一千一百箱各處一萬一千二百箱各處一萬一千三百箱各處一萬一千四百箱各處一萬一千五百箱各處一萬一千六百箱各處一萬一千七百箱各處一萬一千八百箱各處一萬一千九百箱各處一萬二千箱各處一萬二千一百箱各處一萬二千二百箱各處一萬二千三百箱各處一萬二千四百箱各處一萬二千五百箱各處一萬二千六百箱各處一萬二千七百箱各處一萬二千八百箱各處一萬二千九百箱各處一萬三千箱各處一萬三千一百箱各處一萬三千二百箱各處一萬三千三百箱各處一萬三千四百箱各處一萬三千五百箱各處一萬三千六百箱各處一萬三千七百箱各處一萬三千八百箱各處一萬三千九百箱各處一萬四千箱各處一萬四千一百箱各處一萬四千二百箱各處一萬四千三百箱各處一萬四千四百箱各處一萬四千五百箱各處一萬四千六百箱各處一萬四千七百箱各處一萬四千八百箱各處一萬四千九百箱各處一萬五千箱各處一萬五千一百箱各處一萬五千二百箱各處一萬五千三百箱各處一萬五千四百箱各處一萬五千五百箱各處一萬五千六百箱各處一萬五千七百箱各處一萬五千八百箱各處一萬五千九百箱各處一萬六千箱各處一萬六千一百箱各處一萬六千二百箱各處一萬六千三百箱各處一萬六千四百箱各處一萬六千五百箱各處一萬六千六百箱各處一萬六千七百箱各處一萬六千八百箱各處一萬六千九百箱各處一萬七千箱各處一萬七千一百箱各處一萬七千二百箱各處一萬七千三百箱各處一萬七千四百箱各處一萬七千五百箱各處一萬七千六百箱各處一萬七千七百箱各處一萬七千八百箱各處一萬七千九百箱各處一萬八千箱各處一萬八千一百箱各處一萬八千二百箱各處一萬八千三百箱各處一萬八千四百箱各處一萬八千五百箱各處一萬八千六百箱各處一萬八千七百箱各處一萬八千八百箱各處一萬八千九百箱各處一萬九千箱各處一萬九千一百箱各處一萬九千二百箱各處一萬九千三百箱各處一萬九千四百箱各處一萬九千五百箱各處一萬九千六百箱各處一萬九千七百箱各處一萬九千八百箱各處一萬九千九百箱各處二萬箱各處二萬一百箱各處二萬二百箱各處二萬三百箱各處二萬四百箱各處二萬五百箱各處二萬六百箱各處二萬七百箱各處二萬八百箱各處二萬九百箱各處二萬一千箱各處二萬一千一百箱各處二萬一千二百箱各處二萬一千三百箱各處二萬一千四百箱各處二萬一千五百箱各處二萬一千六百箱各處二萬一千七百箱各處二萬一千八百箱各處二萬一千九百箱各處二萬二千箱各處二萬二千一百箱各處二萬二千二百箱各處二萬二千三百箱各處二萬二千四百箱各處二萬二千五百箱各處二萬二千六百箱各處二萬二千七百箱各處二萬二千八百箱各處二萬二千九百箱各處二萬三千箱各處二萬三千一百箱各處二萬三千二百箱各處二萬三千三百箱各處二萬三千四百箱各處二萬三千五百箱各處二萬三千六百箱各處二萬三千七百箱各處二萬三千八百箱各處二萬三千九百箱各處二萬四千箱各處二萬四千一百箱各處二萬四千二百箱各處二萬四千三百箱各處二萬四千四百箱各處二萬四千五百箱各處二萬四千六百箱各處二萬四千七百箱各處二萬四千八百箱各處二萬四千九百箱各處二萬五千箱各處二萬五千一百箱各處二萬五千二百箱各處二萬五千三百箱各處二萬五千四百箱各處二萬五千五百箱各處二萬五千六百箱各處二萬五千七百箱各處二萬五千八百箱各處二萬五千九百箱各處二萬六千箱各處二萬六千一百箱各處二萬六千二百箱各處二萬六千三百箱各處二萬六千四百箱各處二萬六千五百箱各處二萬六千六百箱各處二萬六千七百箱各處二萬六千八百箱各處二萬六千九百箱各處二萬七千箱各處二萬七千一百箱各處二萬七千二百箱各處二萬七千三百箱各處二萬七千四百箱各處二萬七千五百箱各處二萬七千六百箱各處二萬七千七百箱各處二萬七千八百箱各處二萬七千九百箱各處二萬八千箱各處二萬八千一百箱各處二萬八千二百箱各處二萬八千三百箱各處二萬八千四百箱各處二萬八千五百箱各處二萬八千六百箱各處二萬八千七百箱各處二萬八千八百箱各處二萬八千九百箱各處二萬九千箱各處二萬九千一百箱各處二萬九千二百箱各處二萬九千三百箱各處二萬九千四百箱各處二萬九千五百箱各處二萬九千六百箱各處二萬九千七百箱各處二萬九千八百箱各處二萬九千九百箱各處三萬箱各處三萬一百箱各處三萬二百箱各處三萬三百箱各處三萬四百箱各處三萬五百箱各處三萬六百箱各處三萬七百箱各處三萬八百箱各處三萬九百箱各處三萬一千箱各處三萬一千一百箱各處三萬一千二百箱各處三萬一千三百箱各處三萬一千四百箱各處三萬一千五百箱各處三萬一千六百箱各處三萬一千七百箱各處三萬一千八百箱各處三萬一千九百箱各處三萬二千箱各處三萬二千一百箱各處三萬二千二百箱各處三萬二千三百箱各處三萬二千四百箱各處三萬二千五百箱各處三萬二千六百箱各處三萬二千七百箱各處三萬二千八百箱各處三萬二千九百箱各處三萬三千箱各處三萬三千一百箱各處三萬三千二百箱各處三萬三千三百箱各處三萬三千四百箱各處三萬三千五百箱各處三萬三千六百箱各處三萬三千七百箱各處三萬三千八百箱各處三萬三千九百箱各處三萬四千箱各處三萬四千一百箱各處三萬四千二百箱各處三萬四千三百箱各處三萬四千四百箱各處三萬四千五百箱各處三萬四千六百箱各處三萬四千七百箱各處三萬四千八百箱各處三萬四千九百箱各處三萬五千箱各處三萬五千一百箱各處三萬五千二百箱各處三萬五千三百箱各處三萬五千四百箱各處三萬五千五百箱各處三萬五千六百箱各處三萬五千七百箱各處三萬五千八百箱各處三萬五千九百箱各處三萬六千箱各處三萬六千一百箱各處三萬六千二百箱各處三萬六千三百箱各處三萬六千四百箱各處三萬六千五百箱各處三萬六千六百箱各處三萬六千七百箱各處三萬六千八百箱各處三萬六千九百箱各處三萬七千箱各處三萬七千一百箱各處三萬七千二百箱各處三萬七千三百箱各處三萬七千四百箱各處三萬七千五百箱各處三萬七千六百箱各處三萬七千七百箱各處三萬七千八百箱各處三萬七千九百箱各處三萬八千箱各處三萬八千一百箱各處三萬八千二百箱各處三萬八千三百箱各處三萬八千四百箱各處三萬八千五百箱各處三萬八千六百箱各處三萬八千七百箱各處三萬八千八百箱各處三萬八千九百箱各處三萬九千箱各處三萬九千一百箱各處三萬九千二百箱各處三萬九千三百箱各處三萬九千四百箱各處三萬九千五百箱各處三萬九千六百箱各處三萬九千七百箱各處三萬九千八百箱各處三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四萬箱各處四萬一百箱各處四萬二百箱各處四萬三百箱各處四萬四百箱各處四萬五百箱各處四萬六百箱各處四萬七百箱各處四萬八百箱各處四萬九百箱各處四萬一千箱各處四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四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四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四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四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四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四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四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四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四萬二千箱各處四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四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四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四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四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四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四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四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四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四萬三千箱各處四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四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四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四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四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四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四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四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四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四萬四千箱各處四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四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四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四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四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四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四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四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四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四萬五千箱各處四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四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四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四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四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四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四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四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四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四萬六千箱各處四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四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四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四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四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四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四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四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四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四萬七千箱各處四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四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四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四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四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四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四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四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四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四萬八千箱各處四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四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四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四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四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四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四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四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四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四萬九千箱各處四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四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四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四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四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四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四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四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四萬九千九百箱各處五萬箱各處五萬一百箱各處五萬二百箱各處五萬三百箱各處五萬四百箱各處五萬五百箱各處五萬六百箱各處五萬七百箱各處五萬八百箱各處五萬九百箱各處五萬一千箱各處五萬一千一百箱各處五萬一千二百箱各處五萬一千三百箱各處五萬一千四百箱各處五萬一千五百箱各處五萬一千六百箱各處五萬一千七百箱各處五萬一千八百箱各處五萬一千九百箱各處五萬二千箱各處五萬二千一百箱各處五萬二千二百箱各處五萬二千三百箱各處五萬二千四百箱各處五萬二千五百箱各處五萬二千六百箱各處五萬二千七百箱各處五萬二千八百箱各處五萬二千九百箱各處五萬三千箱各處五萬三千一百箱各處五萬三千二百箱各處五萬三千三百箱各處五萬三千四百箱各處五萬三千五百箱各處五萬三千六百箱各處五萬三千七百箱各處五萬三千八百箱各處五萬三千九百箱各處五萬四千箱各處五萬四千一百箱各處五萬四千二百箱各處五萬四千三百箱各處五萬四千四百箱各處五萬四千五百箱各處五萬四千六百箱各處五萬四千七百箱各處五萬四千八百箱各處五萬四千九百箱各處五萬五千箱各處五萬五千一百箱各處五萬五千二百箱各處五萬五千三百箱各處五萬五千四百箱各處五萬五千五百箱各處五萬五千六百箱各處五萬五千七百箱各處五萬五千八百箱各處五萬五千九百箱各處五萬六千箱各處五萬六千一百箱各處五萬六千二百箱各處五萬六千三百箱各處五萬六千四百箱各處五萬六千五百箱各處五萬六千六百箱各處五萬六千七百箱各處五萬六千八百箱各處五萬六千九百箱各處五萬七千箱各處五萬七千一百箱各處五萬七千二百箱各處五萬七千三百箱各處五萬七千四百箱各處五萬七千五百箱各處五萬七千六百箱各處五萬七千七百箱各處五萬七千八百箱各處五萬七千九百箱各處五萬八千箱各處五萬八千一百箱各處五萬八千二百箱各處五萬八千三百箱各處五萬八千四百箱各處五萬八千五百箱各處五萬八千六百箱各處五萬八千七百箱各處五萬八千八百箱各處五萬八千九百箱各處五萬九千箱各處五萬九千一百箱各處五萬九千二百箱各處五萬九千三百箱各處五萬九千四百箱各處五萬九千五百箱各處五萬九千六百箱各處五萬九千七百箱各處五萬九千八百箱各處五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六萬箱各處六萬一百箱各處六萬二百箱各處六萬三百箱各處六萬四百箱各處六萬五百箱各處六萬六百箱各處六萬七百箱各處六萬八百箱各處六萬九百箱各處六萬一千箱各處六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六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六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六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六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六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六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六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六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六萬二千箱各處六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六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六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六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六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六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六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六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六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六萬三千箱各處六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六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六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六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六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六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六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六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六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六萬四千箱各處六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六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六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六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六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六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六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六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六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六萬五千箱各處六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六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六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六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六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六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六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六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六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六萬六千箱各處六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六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六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六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六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六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六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六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六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六萬七千箱各處六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六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六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六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六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六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六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六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六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六萬八千箱各處六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六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六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六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六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六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六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六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六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六萬九千箱各處六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六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六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六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六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六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六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六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六萬九千九百箱各處七萬箱各處七萬一百箱各處七萬二百箱各處七萬三百箱各處七萬四百箱各處七萬五百箱各處七萬六百箱各處七萬七百箱各處七萬八百箱各處七萬九百箱各處七萬一千箱各處七萬一千一百箱各處七萬一千二百箱各處七萬一千三百箱各處七萬一千四百箱各處七萬一千五百箱各處七萬一千六百箱各處七萬一千七百箱各處七萬一千八百箱各處七萬一千九百箱各處七萬二千箱各處七萬二千一百箱各處七萬二千二百箱各處七萬二千三百箱各處七萬二千四百箱各處七萬二千五百箱各處七萬二千六百箱各處七萬二千七百箱各處七萬二千八百箱各處七萬二千九百箱各處七萬三千箱各處七萬三千一百箱各處七萬三千二百箱各處七萬三千三百箱各處七萬三千四百箱各處七萬三千五百箱各處七萬三千六百箱各處七萬三千七百箱各處七萬三千八百箱各處七萬三千九百箱各處七萬四千箱各處七萬四千一百箱各處七萬四千二百箱各處七萬四千三百箱各處七萬四千四百箱各處七萬四千五百箱各處七萬四千六百箱各處七萬四千七百箱各處七萬四千八百箱各處七萬四千九百箱各處七萬五千箱各處七萬五千一百箱各處七萬五千二百箱各處七萬五千三百箱各處七萬五千四百箱各處七萬五千五百箱各處七萬五千六百箱各處七萬五千七百箱各處七萬五千八百箱各處七萬五千九百箱各處七萬六千箱各處七萬六千一百箱各處七萬六千二百箱各處七萬六千三百箱各處七萬六千四百箱各處七萬六千五百箱各處七萬六千六百箱各處七萬六千七百箱各處七萬六千八百箱各處七萬六千九百箱各處七萬七千箱各處七萬七千一百箱各處七萬七千二百箱各處七萬七千三百箱各處七萬七千四百箱各處七萬七千五百箱各處七萬七千六百箱各處七萬七千七百箱各處七萬七千八百箱各處七萬七千九百箱各處七萬八千箱各處七萬八千一百箱各處七萬八千二百箱各處七萬八千三百箱各處七萬八千四百箱各處七萬八千五百箱各處七萬八千六百箱各處七萬八千七百箱各處七萬八千八百箱各處七萬八千九百箱各處七萬九千箱各處七萬九千一百箱各處七萬九千二百箱各處七萬九千三百箱各處七萬九千四百箱各處七萬九千五百箱各處七萬九千六百箱各處七萬九千七百箱各處七萬九千八百箱各處七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八萬箱各處八萬一百箱各處八萬二百箱各處八萬三百箱各處八萬四百箱各處八萬五百箱各處八萬六百箱各處八萬七百箱各處八萬八百箱各處八萬九百箱各處八萬一千箱各處八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八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八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八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八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八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八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八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八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八萬二千箱各處八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八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八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八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八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八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八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八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八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八萬三千箱各處八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八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八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八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八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八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八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八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八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八萬四千箱各處八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八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八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八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八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八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八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八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八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八萬五千箱各處八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八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八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八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八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八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八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八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八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八萬六千箱各處八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八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八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八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八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八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八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八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八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八萬七千箱各處八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八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八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八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八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八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八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八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八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八萬八千箱各處八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八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八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八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八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八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八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八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八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八萬九千箱各處八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八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八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八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八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八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八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八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八萬九千九百箱各處九萬箱各處九萬一百箱各處九萬二百箱各處九萬三百箱各處九萬四百箱各處九萬五百箱各處九萬六百箱各處九萬七百箱各處九萬八百箱各處九萬九百箱各處九萬一千箱各處九萬一千一百箱各處九萬一千二百箱各處九萬一千三百箱各處九萬一千四百箱各處九萬一千五百箱各處九萬一千六百箱各處九萬一千七百箱各處九萬一千八百箱各處九萬一千九百箱各處九萬二千箱各處九萬二千一百箱各處九萬二千二百箱各處九萬二千三百箱各處九萬二千四百箱各處九萬二千五百箱各處九萬二千六百箱各處九萬二千七百箱各處九萬二千八百箱各處九萬二千九百箱各處九萬三千箱各處九萬三千一百箱各處九萬三千二百箱各處九萬三千三百箱各處九萬三千四百箱各處九萬三千五百箱各處九萬三千六百箱各處九萬三千七百箱各處九萬三千八百箱各處九萬三千九百箱各處九萬四千箱各處九萬四千一百箱各處九萬四千二百箱各處九萬四千三百箱各處九萬四千四百箱各處九萬四千五百箱各處九萬四千六百箱各處九萬四千七百箱各處九萬四千八百箱各處九萬四千九百箱各處九萬五千箱各處九萬五千一百箱各處九萬五千二百箱各處九萬五千三百箱各處九萬五千四百箱各處九萬五千五百箱各處九萬五千六百箱各處九萬五千七百箱各處九萬五千八百箱各處九萬五千九百箱各處九萬六千箱各處九萬六千一百箱各處九萬六千二百箱各處九萬六千三百箱各處九萬六千四百箱各處九萬六千五百箱各處九萬六千六百箱各處九萬六千七百箱各處九萬六千八百箱各處九萬六千九百箱各處九萬七千箱各處九萬七千一百箱各處九萬七千二百箱各處九萬七千三百箱各處九萬七千四百箱各處九萬七千五百箱各處九萬七千六百箱各處九萬七千七百箱各處九萬七千八百箱各處九萬七千九百箱各處九萬八千箱各處九萬八千一百箱各處九萬八千二百箱各處九萬八千三百箱各處九萬八千四百箱各處九萬八千五百箱各處九萬八千六百箱各處九萬八千七百箱各處九萬八千八百箱各處九萬八千九百箱各處九萬九千箱各處九萬九千一百箱各處九萬九千二百箱各處九萬九千三百箱各處九萬九千四百箱各處九萬九千五百箱各處九萬九千六百箱各處九萬九千七百箱各處九萬九千八百箱各處九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十萬箱各處十萬一百箱各處十萬二百箱各處十萬三百箱各處十萬四百箱各處十萬五百箱各處十萬六百箱各處十萬七百箱各處十萬八百箱各處十萬九百箱各處十萬一千箱各處十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十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十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十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十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十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十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十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十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十萬二千箱各處十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十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十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十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十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十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十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十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十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十萬三千箱各處十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十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十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十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十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十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十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十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十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十萬四千箱各處十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十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十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十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十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十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十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十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十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十萬五千箱各處十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十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十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十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十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十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十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十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十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十萬六千箱各處十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十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十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十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十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十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十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十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十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十萬七千箱各處十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十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十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十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十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十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十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十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十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十萬八千箱各處十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十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十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十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十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十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十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十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十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十萬九千箱各處十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十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十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十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十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十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十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十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十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箱各處十一萬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三百箱各處十一萬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五百箱各處十一萬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七百箱各處十一萬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九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箱各處十一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箱各處十一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箱各處十一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箱各處十一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箱各處十一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箱各處十一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箱各處十一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箱各處十一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箱各處十一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十一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箱各處十二萬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三百箱各處十二萬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五百箱各處十二萬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七百箱各處十二萬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九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箱各處十二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箱各處十二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箱各處十二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箱各處十二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箱各處十二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箱各處十二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箱各處十二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箱各處十二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箱各處十二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十二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箱各處十三萬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三百箱各處十三萬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五百箱各處十三萬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七百箱各處十三萬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九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箱各處十三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箱各處十三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箱各處十三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箱各處十三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箱各處十三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箱各處十三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箱各處十三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箱各處十三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箱各處十三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十三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箱各處十四萬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三百箱各處十四萬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五百箱各處十四萬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七百箱各處十四萬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九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箱各處十四萬一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一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箱各處十四萬二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二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箱各處十四萬三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三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箱各處十四萬四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四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箱各處十四萬五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五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箱各處十四萬六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六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箱各處十四萬七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七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箱各處十四萬八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八千九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箱各處十四萬九千一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二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三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四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五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六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七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八百箱各處十四萬九千九百箱各處十五萬箱各處十五萬一百箱各處十五萬二百箱各處十五萬三百箱各處十五萬四百箱各處十五萬五百箱各處

口之時又要上稅合計收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員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私漏稅之弊但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鴉片者如麻爾笹埠鴉片有公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勝先年麻爾笹鴉片有公司包攬時二分中只有一分由孟蓮出口二分由布路亞國所轄之孥孟出口及近二年去此包攬買易之後今卻有十分之九由孟蓮出口只一分由孥孟出口因此英國近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在廣所作以為不獨廣中國人之屬俗且使中國人

百萬員此法度之好實為今鴉片之弊銷也英國實在糞云　前在一千七百三十七年雍正三年准禁鴉片不過四千箱統前時鴉片准稅為百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丙辰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又欲如前銷銷口弊而天九其時已多至三萬箱緣因恐外國以鴉片易去紋銀又必多關係中國之財源中國乃天下至貧極苦出產之國若以鴉片易紋銀實致窮民困苦之弊如中國之綿紗佛蘭西之

小帶及烟葉皆英國所禁又如英國之疋頭為陷害所禁昭泰乃耶穌尼國部落中國禁鴉片猶如佛蘭西之法利稅王禁英人不准至本地貿易相同雖是陸禁皆不能行鉄鴉片若能泊在外洋外國人未嘗自帶進口係中國走私販賣其所買之鴉片單單有公司包攬時二分中只有一分由孟蓮出口二分由布路亞國所轄之孥孟出口及近二年去此包攬買易之後今卻有十分之九由孟蓮出口只一分由孥孟出口因此英國近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在廣所作以為不獨廣中國人之屬俗且使中國人

猪已英吉利人命兩國貿商專管鴉片之惡名　鴉片實多英國人帶來至中國每年約有一千一二百箱萬餘計六千箱前時鴉片准稅為百之疋頭所作即如我中比屬仁源係產仁所作墨西哥地屬係產銀之人亦受其害多多不敢飲而飲酒者酒店自酒然之酒人亦不能禁絕如英國人要買利堅人除去買賣外又要中國人除去其所作之奴僕并要中國人除去其所作之事庶若人違從各樣

敢門懲治遂死兒女待外國人如本國人等事中國秤每箱百斤有零其國其首從之乎又加禁國禁止濫酒之專其始斯基國設備酒業鴉酒其酒稅為國中稅額之最其後因濫酒害人加重其稅節俾其易賣則窮人飲之者少乃走私日多飲者亦日多徒滿稅節而無益於禁酒嘗英吉利國王查治第一管屆時定例每箱濫酒收稅若干兩節年只准領牌零賣不准開設舖又出賞格凡有一小杯酒未納正稅罰銀一百兩給與報信之人買此例者皆滿身

鴉片說

汗流凡有身家之人皆知禁止而濫酒實易遂落於下等不堪之人此等人無產業可罰放肥走又且將報信之人滿街驅逐兩年間積案萬有二千人每年國中銷流濫酒尚不下五千六百萬斤一七百四十二年始仍准人領牌開濫酒館減少稅餉與中國禁鴉片事無異

三鴉片說

孝事夷言西洋種罌粟花曰波斯其上等者在孟加拉哈默那大等者在麻爾達子賈加爾吉達即孟加拉首部落皆英吉利所轄東印度地每箱載兩滿每滿各

重六十七斤兩一兩為一棒合中國秤每箱百斤有零其價自一千三百曾卑至一千五百曾卑不等五十五先出銀一曾卑二曾卑值一番銀裝箱後用格粒巴船運至各國售賣除印度外又有回教之都魯機亦產鴉片每年亦有二三十隻與官船抗拒載鴉片之船每船約載三百蘧每千六百八十斤為一蘧俟過七洲洋後到伶仃洋即有單器之船在彼灣泊將鴉片移入有單器船內至廣有內地蚨蚓艇來接運至省城此等船常有二三十隻與官船抗拒

三鴉片說

其格拉巴船往伶仃洋守候鴉片賣完時揚帆回去中國始由穿鼻洋跟至老萬山空放響砲同種夷船盡已驅逐遠颺

魏源海國圖志中國以茶葉湖絲馭外夷而外夷以鴉片耗中國此皆自古所未有而　本朝有之茶葉行于西洋自康熙始而鴉片之入中國亦自康熙始初准以藥材上稅乾隆三十年以前歲不過二百箱及嘉慶元年因囤積者日衆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帶至三千餘箱始則囤積澳門繼

則移于黃埔道光初奉　旨查禁復移于零丁洋之蔓船零丁洋者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艘至昔先以鴉片寄蔓船而後以貨入口始蔓船不過四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用火攻而大吏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于是因循日甚其舛增至二十五艘煙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設巡船之後巡船水師受月規放私入口于是瀠籠潰決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而積習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屢

年復設巡船議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師報功而鴉片遂歲至四五萬箱矣今以道光十七年屢東與英夷貿易出入之數計之湖絲價銀六百五十九萬員茶葉價銀千有四百萬員白礬串珠棉腦桂皮磁器大黃麝香赤布白糖冰糖雨繖百二十二萬六千員共計英吉利船所購出廣東之貨十二萬六千員何以不聞補銀若此亦鴉片價內開除之數英夷所運者都曾機鴉片

之確然可考者嘅利堅國是歲出口之貨綢緞價七百五十萬員茶葉五百十九萬八千員十二萬餘石綿棉葛布磁器蓆糖五十七萬九千員共計千有三百二十七萬七千員入口洋貨三百六十七萬員內有洋米八十六萬員洋布四十五萬員白銀四十二萬員價最鉅計少銀九百六十萬員何以不聞補銀若此亦鴉片價內開除之數英夷所運者印度鴉片葡萄牙鴉片　他西洋諸國出口入口者約計二百萬員共計外夷歲入中國之貨值銀二千四萬八千員而歲運出口之貨共值

十萬員羽緞五萬員洋布七十萬員棉紗七十三萬員千有八百石　水銀二十二萬員二千石　錫二十九萬五千員萬五千石　鉛八萬九千員萬四千石　鐵四萬八千員萬六千石　硝七萬五千員共萬石　檀香烏木象牙珍珠胡椒沙籐檳榔魚翅魚肚花巾洋巾計七十一萬員共英夷進口貨千四百十七萬八千員少于出口貨價銀七百餘萬員使鴉片而以貨易貨則英夷應歲補中國銀七百餘萬員乃是歲鴉片價銀反出口二千二百萬員計鴉片四萬箱此數

銀三千五百有九萬三千員以貨易貨歲應補中
國價銀千四百九十四萬五千員使無鴉片之毒
則外洋之銀有入無出中國銀且日賤利可勝述
說綜計英夷所購出之貨莫大于茶而湖絲次之
所售入中國之貨莫大于鴉片而棉花次之至大
黃則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歲出洋大黃不
過值五萬餘員（即俄羅斯市大黃鄂亦僅用以染色非用以治病見松筠紀粵）
茶葉雖西洋所盛行而佛蘭西國不甚需之以其
本國皆飲白酒不甚飲茶故佛蘭西到粵之船較

少然前代市舶從不聞茶葉出洋茶葉出洋自明
季荷蘭通中國始及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自荷
蘭購歸百斤飲而甘之國人飲者歲增一歲康熙
四十九年至十四萬斤雍正二年至二十八萬斤
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萬斤三十七年五百
四十七萬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萬斤嘉慶十八
年二千一百二十八萬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
十六萬斤十年後三千餘萬斤及英夷公司散後
各商自運銷茶愈廣十七年廣東出口茶葉三十

餘萬石其價銀千有四百餘萬員又彌利堅國道
光十七年購茶價銀三百六十九萬兩共茶十二
萬餘石
荷蘭歲需茶二百八十萬斤不等佛蘭西二十三
萬斤不等（佛蘭西茶沿途售與各國其到本國者無幾）此外西洋各國
大約二百萬斤惟俄羅斯由蒙古運往茶葉歲六
百四十餘萬斤是西洋之飲茶亦猶中國人之吸
鴉片雖損益懸殊皆始自近日非古昔所有故知
洋錢流入內地皆鴉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補之價
至鴉片盛行以後則絕無貨價可補而但補運價

洋錢與紋銀皆日貴一日矣　夷煙產自印度而
銷於廣東其東印度種鴉片之地皆官地如中國
鹽場置官收稅不得私煎除鴉片地稅銀四百餘
萬員外加以栽種時開花時取汁時出口時四次
收稅又凡五百餘萬員其計孟阿臘歲稅九百六
十八萬四千餘員又南印度之孟邁鴉片稅亦百
餘萬員除印度兵餉支用外歲解英吉利國都者
三百餘萬員此其國最大之利藪　鴉片烟土惟
產一國孟塔拉產大土孟邁產小土其行銷中國

最廣故其稅最多餘各屬國合計每年不過二百
餘萬而已英吉利不產鴉片亦不食鴉片而坐享
鴉片煙之利

李璋煜曰忌酸丸生洋參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二錢黃柏
四錢川連四錢生薑煎三錢甘草三錢陳皮二錢
五分炙甘草三錢五分柴胡二錢五分沉香二錢忌火木香二錢天麻三錢升麻一錢五分其爲
細末入生附子七錢米汁浸石臼中擣加泥再入
煙灰一兩搗勻麪糊爲丸桐子大計重若干平時
有服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須用煙灰一厘二毫

上言鉛鴉片說

爲度必于飯前吞下否則不驗初起一二日或多
吞令微醉有煙亦不思食三五日後每減忌酸丸
一用補正丸二替之減兩丸則以四丸替之照此
遞推互相加減至忌酸丸減盡再專服補正丸十
丸或半月後即補正丸亦不服而脫斷矣　補正
丸即忌酸丸去黃芪木香附子三味不用煙灰餘
味與忌酸丸同蜜丸　簡便四物飲赤沙糖一斤生
甘草一斤川貝母八錢鴉片灰三錢用清水十餘碗入銅
鍋煎兩三時存三四碗愈瘾愈妙將渣濾出取汁
貯瓷甕內置靜室無人行處每日早起之後夜臥
之前各取汁一盃開水溫服服漸可斷服重者取
已煎之汁再煎之十盃煎一盃照前再服必效

忌酸補正兩丸極驗而配合需錢數千或乏此整
項或配合需時皆不免爲所藉口此方費少而效
捷窮鄉僻壤之區貧奴禁卒之輩但使一念知悔
皆可自醫

東洋參三錢川貝母五錢打碎川牛膝五錢菜菔子五錢打碎韭
菜子五錢打碎硃砂八分初次黃酒五斤加煙灰五錢隔

上言鉛鴉片說

水煮一柱香儘量飲微醉益熟略睡片時二次藥
照單黃酒五斤煙灰三錢三次藥照單黃酒五斤
煙灰一錢飲完十五斤癮大至三四錢久至十餘
載服之即不思食且無骨痛流涕遺泄諸疾藥無
重價貧富力皆能辦

柴油肉桂去粗皮三分丁香三分橘紅三分西党參三錢白蔻
仁一分研半夏曲一錢烟灰一錢用乾燒酒四兩內藥
熬數沸以小口磁瓶另裝乾燒酒二斤將前酒藥
熬成一併裝入瓶內勿令洩氣凡到癮前半時頓

熱飲一小杯不拘次數飲一盃藥酒即添一盃藥酒色淡而癮自絕後服加味六君子湯四
五劑熟地三錢砂仁三分井　党參三錢焦於术一錢半　歸身一錢
半製半夏二錢茯苓二錢陳皮一錢炙草八分生姜一片凡服
藥酒時照常吸食無所苦自然漸服漸減至不思
食而止且不患他病惟戒後又吸再服此藥亦不
効矣

罌粟殼一兩白术八分杜仲八分陳皮八分炮姜四分焦查肉四分香附四分水二碗煎一碗癮來時先服一劑仍照

二錢鴉片說　四

常過癮臨睡時再服一劑如是五日服藥十劑癮自減十餘日全除既斷癮後再服五劑永不思食戒引之方不一而足總不甚靈且多害命費財此方其效有三一不苦人所難外間先教苦戒然後服藥此則不必先戒而服後自除二不費多財外間動須人參肉桂此不過泛常草藥非獨省錢而且易辦三不費多日外間動則一年半載人易生煩此至多不過半月　此方每劑廿八文引大者一日五劑引小者三劑早晚飯後睡時只服頭

煎不服二煎因頭煎力足二煎無力且有碍也
一法如有一錢煙引者每日以煙一分作數泡引
將來時以一泡含口內聽其漸化即以津液咽下
引便過去烟泡逐漸減小引亦漸無此以烟戒烟
法也

每於吸食後即服炒鹽少許不可聞斷漸不思食
半月後引全無矣或曰夷婦為人所私密傳祇用
食鹽一種每于吸烟時先取鹽二粒安舌底隨烟
吸入腹鹽盡再添烟歇鹽歇如是旬餘可斷

三種鴉片說　一　六七

郭起元曰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原煙出自西北邊外謂可以禦寒耳今則遍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為用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　岳震川曰府志食貨中無烟草安隸之民果不種此此俗之善也今漢中郡城商賈所集烟鋪十居其三四城固滑水以北沃土膏田盡植烟苗盛夏晴霽彌望野綠皆此物也當其收時連雲充棟大商賈一年之計夏絲秋烟烟烏得與絲並論耶自陳文恭公撫秦滕公天綬守漢中設立蠶局勸栽桑柘為生民之本業在是烟何為者記稱天子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甘囂士人賦烟草詩曰餉賓先餅酒種地礙桑麻南鄭城固大商重載此物歷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艫相接數千萬金可謂好之餅矣或曰楚人嗜金漢中人嗜金者不少耶害得利何害豈知與漢之人以此廉金不種烟卓此俗大於礙桑麻者耶故曰安康若

之善也又聞紫陽務滋烟苗或漢中尤精尤易售此可以爲戒弗可效也　案旱煙水煙潮煙其流弊原不至如鴉片之漏巵海外然且爲務農重穀者所深惡著此以見煙字本有煙消火滅之義凡煙無益而鴉片尤甚

梁章鉅浪跡叢談近日暎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巵之弊愈不可稽於是朝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且罌粟漿之成鴉片其毒究不如烏土白皮之甚則吸煙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漸挽救其用心可謂苦矣其設想亦可謂周

矣然究非政體之所宜即陳奏亦恐難邀　俞允愚謂爲今之計則不如仍用前許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奉　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不知彼時如何覆奏未見施行今節錄其原摺如左以備採擇云爲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請變通辦理事竊照鴉片烟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日本名阿芙蓉性吸食必應其時請之上引則廢時失業莫此爲甚甚者氣弱

中乾面灰齒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已者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煙之品有三一曰烏土一曰白皮一曰紅皮皆暎咭唎屬國所出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兩其後遂入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以柳枝令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今以　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

萬餘箱烏土爲上每箱約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洋銀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洋銀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由是洋銀有出無入矣夫以中國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可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爲拔本塞源之計在　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惟暎咭唎耳乃因暎咭唎而概絕諸國之互市則漏海數十萬衆

特通商爲生計者將何以處之且夷船在太洋外
隨地可以擇島成廛內洋商船皆得轉致又從何
而絕之此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
各海口其意卽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隨時
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但絕粵海之互
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
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
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曾嚴辦澳門
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卽斥革免其
置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
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
一概勿論或冤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鴆酒衽席
皆可戕生附子烏頭豈無毒性從未聞有禁之者
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
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
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復
贈顧遲回徒循虛事誠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
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謹以上
聞伏乞　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

各情節如果屬實速議變通辦理章程以杜漏卮
而裕國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梁恭辰勸戒錄朱老、廉雲錦言仕宦場中多嗜鴉
片煙者或因疲於案牘食之以振起精神游蕩者
則皆爲花柳場中之助若花柳場不但男子食之
婦人亦有食者朱嘗于蘇州宴會聞聞一老妓言
食此之弊甚詳其言男子初食此煙房中可以麾
戰且勇加數倍婦人食此者正可與敵及其久也
男子之勢日縮漸至于盡不但不能戰且并其戰

具而無之婦人食此久者亦以房事爲苦育强之
者則苦兒尤不可言狀此弊恐人未能盡知也

姚瑩康輶紀行清溪縣此地西由打箭鑪赴藏南
由建昌赴雲南爲兩路交集之所往者四川南路
多種罌粟花爲鴉片烟近時英夷烟土由哲孟雄
經後藏入雲南而至宜達水路自嘉定涪江而下
旱路則由清溪而至成都故邛州大邑及雅安匪
民所在邊徼販烟姦衆行以劫之亦蜀中
大患也余小坡云販烟者曰泥客搶烟者曰棒客

棒客作俑始於邛州某刺史當時烟禁初嚴洋烟
不至建昌一帶所產烟泥盛行奸販如雲號爲泥
客官慮兵役之不勝捕也則大張曉諭謂泥客本
犯法民能逐捕者聽於是所在遊民蠭起截劫泥
客以爲利自稱棒客蓋其初固以客自居也泥客
不畏官而畏棒客則亦結黨持械以自衛相遇則
死鬥必有一敗敗者無食則掠及居民行旅而
患更不可勝言矣既而內地烟泥不甚行泥客稍
衰而棒客反日衆既無所得泥則害及行旅以獲

泥爲名無所不至於是客之名遂變而爲匪今新
津邛州一帶所患固在棒匪而不在泥客然其禁
實濫觴於邛州某刺史也
姚瑩識小錄道光庚寅在閩志云烟草名淡
巴菰見李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
宋閩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其地夢妃告曰琛生一草名曰烟草絕言其狀采之焙
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可以止悲亦忘憂之類也
王如言采得遂傳其種其在外國者名益露谷因地得名如石馬奈
者名煙烟最佳者名益露谷因地得名如石馬奈
巍浦城清嘗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
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
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今則遍天下矣棣樹山房
集咏烟草天香詞一闋序云烟草一名淡
於明季自閩海外之呂宋國移種中土名淡巴菰

又名金絲葉食之法細切如煙用人卽譯法寒破衰風味在烟生之外今日偉男髻女無人不嗜

姚瑩康輶紀行皇清四裔考曰英吉利一名英吉黎國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賀蘭紅毛諸種也距廣東界計程五萬餘里國中土地平衍宜麥禾果豆有仙名岡允產黑鉛民爲開採輸稅入官國人出入處左有那村右有加臺皮申村皆設立磯臺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邊多產火石王所居名蘭倫有城距村各百餘里其俗信奉天主每七日一禮拜誦經男女不問年少長以相悅而成婚姻或有以媒合者女率贅男而居婦亡則更贅於女不嫁妾媵男戴三角帽其莊襲衣制窄小男下體著褲女則掩裙而已色以紅綠白爲吉青爲凶相見脫帽握手爲禮多佩刀飲食用金銀器人有喪卽日營殯葬所親送葬相與掩土而歸男女閉戶號泣不設位斷煙火所親饋之食則食七日後始開門生火王姓名世系遠者不可考其近者爲弗氏京亞治傳子昔斤京亞治傳孫非立京亞治傳子卽今之王也乾隆三十年間康熙間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初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奸宄莫測其中有英圭黎諸國種族雖分聲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濟廣東總督策楞令地方官給資糧修船隻先是其互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年部議英吉利不准赴浙貿易於是皆收泊

廣東每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呈產則有大小絨嗶嘰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瓈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二十四年方嚴絲觔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觔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驕縱之氣惟本年絲觔已收請仍准運還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輝妄控粵海關陋規訊有徵商汪聖儀者與任輝交結擅領其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二十

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其頭蠶湖絲及綢綾緞疋仍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爲常其明年并准帶綢緞成匹者二千片海錄曰英吉利在佛朗機西南對海岱散爹里向北少西行經呂宋佛朗機各境約二月方到海中獨峙周圍數千里民少而豪富房屋皆重樓疊閣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賈爲業

海中有利之區咸欲爭之貿易者偏海內以明牙刺卽孟加刺曼達刺薩孟買爲外府民十五以上供役於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多養外國人爲卒伍故國雖小而强兵十餘萬海外諸國咸懼海口捕名蘭倫國中一大市鎮倫山口入舟行百餘里地名蘭倫國中一大市鎮也樓閣連亘林木葱鬱居人密庶有大吏鎮之水極清甘河有三橋謂之三花橋橋各爲輪激水上行以大錫管藏地中接注通流人家用水不煩挑運各以小銅管接於道旁藏牆間別有小輪激注

於器其禁令嚴無敢盜取者國多倡伎有盛宴則少女盛服歌舞富貴家女亦幼習之以爲樂四洲記曰英吉利本荒島始自佛蘭西人因戈倫瓦產錫最佳有商船往貿於彼耶蘇未紀年以前蠻分大小三十種居於西者曰墨士厄居北者曰木利庵斯居於南者曰西譽力斯居於糯爾和者曰委力斯曰矮西尼居腹地者曰薩蔑曰厄底伊尚有諸蠻俱居於獨特色斯舊皆茹血衣毳文身惟墨士厄數種漸興農事創技藝制器械修兵車各蠻效之爲意大里國征服旋叛旋撫至耶蘇紀歲百五十年漢孝桓帝和平元年分英地爲七大部落曰景曰疏色司曰依掩那斯曰委屑司曰落滕馬蘭曰伊什曰麻可臘與鄰部塞循各自治理八百年間唐德宗貞元十五年委屑司之伊未遂并七部爲一國始名英吉利建都蘭頓從此不屬意大里國又二百年宋貞宗咸平三年爲領墨所攻遂屬領墨其後叛服不常公舉壹貨爲王傳至顯利二代王先得愛倫卽哀爾蘭次得斯葛蘭顯利四代王棄加特力教而尊波羅特士

教至顯利七代王娶依來西白刺爲國郡英夷稱爲郡始革世襲之職皆遵其王妃富庶遂爲歐羅巴大國其職官曰律好司衙門管理各衙門事務審理大訟曰巴里滿衙門額設甘彌底阿付撒布來士一人專轄水陸兵丁甘彌底阿付委士庵綿士一人專司賦稅凡遇國中有事甘文好司至此會議甘文好司者理各部落之事並付巴厘滿衙門會議凡六百十八人由各部落議舉殷實老成者充之曰布來勿罔色爾衙門掌

理機密之事供職者先立誓後治事曰加密列罔色爾衙門額設十名分管庫印各口曰古色利衙門專管審理案件及判事之職曰經士覓治衙門專司審理上控案件曰甘文布列衙門專審理職官爭控之案曰溢士知加衙門專理田土婚姻之案曰阿西士庵尼西布來阿士衙門專司審訊英吉利人犯曰依尼拉爾戈達些孫阿傅厘比士衙門每年審訊各部落人犯四次曰會臘達文衙門此官職事原缺曰歷衙門每年派馬落百人稽查各部落

地方是否安靜歸則具結一次此外額設律占麻連官值宿官衙馬士達阿付厘夥士專司馬政色吉力達爾押衙專司收發文書特里舍厘阿付利尼微管理水師船勃列士頓阿付厘墨阿付特列專司貿易委士勃列士頓阿付厘墨阿付特列副理貿易比馬士達阿付厘夥士專司支放錢糧陂率馬士達依尼拉爾專司馳遞公文流底南依尼拉阿付厘曷南士協理火砲法士甘糜孫拿阿付厘蘭利委奴管理田土錢糧押多尼依尼拉爾即

總兵官疏利西多依尼拉爾即副總兵官其軍伍額設水師戰艦百有五十甘彌孫百六十人管駕水師戰艦水師兵萬人水手二萬二千英吉利陸路兵八萬二千二百七十一名阿悉阿洲內屬國兵丁萬有九千七百二十名其政事凡國王將嗣位則官民先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必新王背加特力敎而尊波羅特士頓敎始即位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大事則三年始一會議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國王裁奪亦必

出巴厘滿議允國王行事有失將承行之人交巴
厘滿衙門議罰凡新改條例新設職官增減稅餉
及行楮幣皆王頒巴厘滿轉行甘文好司而分布
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則權在國王各官承行之
事得失勤怠每歲終會覈於巴厘滿而行其黜陟
蘭頓建大書館一所博物館一所滙斯賀建大書
館一所內貯古書十二萬五千卷咸彌利赤建大
書館一所有沙士比阿彌爾頓士達薩特彌頓四
人工詩文富著述俗貪而悍尚奢暗酒惟技藝靈

巧士產麥豆稻不敷民食仰資鄰國商販千八百
年各國封港外糧不至本國竭力耕作糧價始略
減所產呢羽皆不及佛蘭西紡織器具俱用水輪
火輪亦或用馬毋煩人力國不產絲均由他國采
員其國在歐羅巴極西四面皆海南距佛蘭西僅
一海港東近荷蘭羅汶東臨大海與士干里那威
耶對峙西抵蘭的北抵北極洋幅員五萬七千九
百六十方里戶口千四百二十八萬有奇國東平
臻數百里西則崇山峻嶺大部落五十有三小部

落四百八十五曰彌特色部即蘭頓國都其首部
也都在甜河北岸東西距八里南北五里領小部
落十七曰良馬倫部領小部落二十三曰育赴部
領小部落二十二曰育赴部領小部落四十三曰
委士摩舍部領小部落七曰蘭加赴部領小部落
十七曰支赴部領小部落七曰那爾部領小部落
七曰訥順舍部領小部落八曰領戈吾赴部領小
部落二十二曰勒倫部領小部落三曰利洗達部
領小部落六曰斯達賀部領小部落七曰奈勒池

部領小部落九曰佛凌部領小部落二曰領彌裏
領小部落五曰格那完部領小部落四曰敖厄里
西島部領小部落四曰麻里垣匿赴部領小部落
四曰悶俄墨里部領小部落三曰加爾裏部領小
部落三曰拉落赴部領小部落四曰希里貨部領
小部落五曰洼洗士達部領小部落五曰窩溫部
領小部落七曰落斯舍頓部領小部落五曰韓鼎
倫部領小部落二曰感密力治部領小部落四曰
落耐和部領小部落一十五曰伊什部領小部落

三十日薩濩部領小部落七曰赫賀部領小部落
四曰脈賀部領小部落五曰墨經含部領小部落
五曰惡斯賀部領小部落五曰俄羅洗斯達部領
小部落八曰墨力諾部領小部落三曰格爾馬廷
部領小部落三曰賓目鹿部領小部落四曰額膩
磨疑部領小部落七曰滿茅治部領小部落三曰
艾倫和爾部領小部落一十七曰里完部領小部
落二十三曰疏馬什部領小部落十四曰落爾什
部領小部落十曰稔社部領小部落十一曰舍社

部領小部落十六曰疏色司部領小部落十六曰
景部土曠而沃物產豐盛所屬落洼之新主博在
國之南海舶出入要港距蘭頓甚近對海即佛蘭
西實與頓咽喉之所設立落哇大礮臺水師巨艦
多舶此及渣咸兩地所有軍裝器械火藥火礮均
貯渣咸庫領小部落十七曰舍利部領小部落七
曰脈社部領小部落五曰特爾舍部領小部落九
曰崩島部小部落四英吉利所屬斯葛蘭偽者本
三島相接愛倫島人所開爲士都軋部落於千六

百有二年明萬歷三十三年爲英吉利所滅設官通商然
其衆心至今向士都軋而不向英國也其幅員二
萬九千六百方里大部落三十領小部落三百三
十八以伊鄰麻社爲首部愛倫國者亦英吉利所
屬在英吉利西少北獨峙一島佛蘭西始開墾耶
蘇紀年九百始屬於領墨二百餘年爲英吉利侵
奪設官約束法令嚴刻止准貨物運售蘭頓不許
通他國部衆刼於威心皆不服遂於千六百四十
年明崇禎十三年聚衆屠殺英人四萬盡驅餘衆出境旋

耶蘇生於加德亞當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爲託始今英吉利闢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其書稱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即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者以舊爲歐羅巴屬國猶隨歐羅巴之稱也其國所宗教主曰萬尼其神曰巴底行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鬚髮一爲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爲跪而合掌仰天之像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僧尼緇衣大袖無髮以三月九日祭天無木主惟入廟誦經追薦而已

已國中女子之權勝於男子富貴貧賤皆一妻無妾妻死乃得繼娶雖國王亦止一妃宮女有被生子亦歸正嫡止可謂私幸不得有嬪妾名號其子亦不得稱庶母也道光二十二年瑩在臺灣訊取英吉利囚顧林本國陸海兩路形勢爲圖說入奏臺人已具梓矣其時默深海國圖志猶未出也以上諸說爲顧林所未及今摘錄於此可全得其要領矣　顧林者英吉利酋道光二十三年犯臺灣就獲者也酋五人就獲奉　上命訊其國情地

去俄羅斯遠近顧林能作圖授紙筆使繪之既得其國情海陸形勢頗具乃爲說并圖進呈惜其僅知西南海陸事自俄羅斯東北未能悉也其說詳余原奏臺人已有刊本今載魏著海國圖志中

英吉利國又稱英機黎或作膚吃黎氏通稱紅毛在大海極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國都名蘭都北枕大山名哀爾蘭隔海而南與賀蘭佛蘭西大呂宋都近相去皆千餘里又有米利堅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約萬餘里國皆強大不相統屬惟大呂宋稍弱

近中國之屬島名小呂宋者久爲英吉利所據不能爭近七十年英吉利謂其地少利呂宋始以金贖回賀蘭亦常爲英吉利侵凌倚佛蘭西爲援佛蘭西大於英吉利也然佛蘭西人不善經商今廣東貿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英吉利米利堅賀蘭黃祁佛蘭西諸國惟英吉利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諸國無公司獨英吉利有之公司者其國王自以本錢貿易做名諸國至廣東十三行商公建樓屋居之如客寓諸夷商去來無定非如大西洋之常

住澳門也英吉利通商廣東自云二百餘年矣英吉利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東南城外車行半日即海本國雖不甚大人情巧善製器械以其強點習制海中小國皆爲屬島自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晝夜彌爹喇之西北一島名急時烟士又西北爲那古士哥沙又西南爲間拿打皆其所轄彌爹喇之西南隔海一大國名米利堅即華言花旗國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陸地大於英吉利數倍船砲如

之英吉利入中國必由其海面故畏之而於米利堅之東據一小島名的賒士設埠頭又於的賒士隔海相對一高山名散打連亦設一埠頭又於散打連之東名金山設一埠頭三處相望其用心之密如此義律即的賒士人也自散打連而南爲士嬌也自金山而南爲急卜碌即海國聞見錄所云咖留也蓋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盡處出彌爹喇至急卜碌舟行五十日夜皆自西而南自此以後則

南

詢又東北爲息賒厘又北爲打喇又北爲烟其東爲望邁自急卜碌至望邁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邁而南爲士嘟又東北爲麻打喇沙北爲孟呀剌即孟加剌又東南爲麝面又爲檳榔嶼一名新埠又東爲暹叻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滿剌加國爲佛郎機所滅後歸賀蘭英吉利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倫與賀蘭互易而有之乃於其地之西新開檳榔嶼爲大埠頭又東爲新地波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英吉利據之總

稱牛撈油華言無來由是也自望邁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東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東七日夜即廣東明史西洋利瑪竇言其國至中國九萬里英吉利又在其北海道可知暹哩詢之極南又有路士倫又東北有蠟士爹厘耶皆英吉利屬島佔自他國以爲聚積貿易之所謂之埠頭蓋華言也自埃倫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島皆設官主之諸島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千里勢相聯絡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爲國或爲賀蘭及他國所

屬者尙數十而以英吉利爲最此其海路之形勢也其陸路自本國外別無土地國之東北隔海而地相連者爲十袜國羅委國叻倫國頭麥國一名黃祁國更東爲什卑厘國又東爲撻地厘國其北卽北海極寒氷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無敢往者其國之東南隔海而地相連者最近之東爲賀蘭國自此而南爲拿打倫國米莉穩國佛蘭西國捷羅那國布度基卽華言大西洋國也廣東澳門卽大西洋人南懷仁之坤輿圖說乾隆年中總兵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形勢大畧相同二書收入　四庫中可以參攷故大學士臣松筠嘗爲臣姚瑩言俄羅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貢使瑪噶爾言今俄羅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國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兄襲汗娶以爲妻然則俄羅斯與大西洋世爲婚姻英吉利本近大西洋婦人爲王其俗

官名知你葯華謂之兵頭賀蘭之東迤南爲鴉沙爾國布路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又東爲的記國自西洋以東如大呂宋埃地利記利時布路沙至的記諸國皆沿中海此其國以東陸路之情形也問以俄羅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言賀蘭之東北爲羅沙國又東稍南爲北叻思國與海國聞見錄載俄羅斯隔普魯社卽係黃祁賀蘭之境相似乾隆年間俄羅斯女王卽西洋國之女也其表兄襲汗娶以爲妻然則俄羅斯與大西洋世爲婚姻英吉利本近大西洋婦人爲王其俗

同人之狀貌又同則其近可知俄羅斯人有在京者傳詢當得其實然英吉利既隔海而俄羅斯尙隔黃祁賀蘭佛蘭西諸國未必與英吉利交結故顚林及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則以南懷仁及陳倫炯之圖攷之相去甚遠所隔國尤多矣至的記之東爲己羅又東爲茂加又東南爲七加喇又北爲亞巴賒又東北爲烟你士丹皆烏鬼地其自的記轉南沿中海而西者爲衣接埠頭爲禮卑厘爲埃治也爲都利士埠頭亦皆黑鬼地正與海國聞

見錄形勢相同顚林言伊船內本有四海各國全圖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據所能記憶者圖之其言或可信也至其立國自稱一千八百餘年本無稽然國俗王死無子則傳位於女其女有子侯女死後立之實已數易其姓而國人尤以爲其王之後足見其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國王死無子復無女乃傳位於姪女名役多厘里也今二十二歲招夫丙次阿不爾稱爲邊連士亞弼猶華言駙馬生一子今年二歲異時女王死即立爲國王邊

連士亞弼不理國事大政則有三大臣在女王左右議決之其第一者名馬倫侍極貴次二人不知其名其國文官少武職多大埠頭設文官名羅洛堅如中華督撫中埠頭設文官名沙外廉叻洛堅知府小埠頭設文官名末士洛云如中華縣諸埠頭均有大武官名馬疑接如中華總兵其餘武官不可悉數此次統兵至定海之統帥其人名沙連彌僕鼎查其官爲比例呢布顚剃衣彌最貴一切由其調度各官雖授自國王有事故則

僕鼎查遣代其次生兵之官爲贊叻留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巴噶又主船政之官爲押米嘍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亞救力巴教時皆在浙江其在廈門管船者官爲善用叻隔沙人名時簸又稱士勿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爲馬厘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武臣爲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凡管理貿易及船政官皆名甲畢丹即明史所稱加必丹末又稱急敎如華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頭目有正副正名沙爺副名燉底大船一正五副

中船二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此次至內地夷船名百餘隻其實不過七十餘艘且多貿易之船配以夷官非盡兵船也又火輪船亦不過十隻用以急遞信息爲諸船導引黑夷皆雇自諸島月給工貲番銀二三元至七八元不下數十萬其官向僕鼎查年給俸銀三萬元以等遞減小者亦數百元凡造一船費數萬計礮械火藥費用尤多閉市後洋貨不售有私售者貨價大減用兵日久復多喪失亦自苦之其女王之出藏金絲冠四面綴珠身

衣紅色多羅連長袍或羽毛爲之胸前繫金珠爲飾乘大馬上用平鞍後有靠背左右扶手前後隨者有步有騎夷人見王不跪惟免冠手拭額上毛數莖投地爲敬其國人肌膚皆白長身貓睛高鼻類在京之俄羅斯而髮拳黃故稱紅毛亦有肌白而髮黑者不貴也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淨髮其產鴉片烟土者凡三處一爲的記二爲望邁皆出小土每塊重六七兩惟孟加剌出大土每塊重四十五六兩海外諸國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自

洋布多羅連羽毛紅木紫檀花梨米片龍涎香海參燕窩丁香油之類數十種鴉片特其一而望邁孟加剌皆英吉利埠頭故其國貨船此物獨多各國人皆不食即英吉利亦自不食惟華人及黑夷多嗜之凡貿易諸船皆商賈自爲之王收其稅亦有領國王本錢者謹據夷因顚林律比供及圖證以諸書如此

天下爾之最酷者孰有過於粵東之過癮者乎粵中有痧癘院收養患大痧癘之人使之羣聚而居官爲給廩食否則恐其傳染也夫癮雖惡習何以粵中獨多則相傳以爲女子所過也女何以過非過則女無人問婚也蓋女生有善初交者受之一交則女之毒貽於男而女始無毒也蓋草是則無貞女矣無貞女則無節婦更無論烈矣女貞婦節天地之正氣也而獨鉄焉不亦大可畏乎且婚一女必娶一男近娶之人或不娶犯犯者大約皆外省作客之人遠隔鄉井睽離骨肉而爲彼地之女過癮焉癮作則去死一間耳即當時不死不久亦終死也死於癮者一人癮者之家室生還而不得死者不知幾人矣俄達無行貪片刻之樂以貽不測之禍彼癮者固不足惜可憫者其家之父母妻子耳夫男子與女子交亦常耳何以其受毒捷且酷若是嘗聞之老於粵者曾有人過癮之女交至女精將盡捲蕉葉而納之以受則皆蟲也否則皆入男子精竅矣蟲既入男子精竅則筋骸

脈絡血液皆通沿緣甚便其最徑捷之路則由胃脈
而上顱頂也此與受邪故之毒者無異也風動蟲生
故其病為瘋為癇為癲為心疾此則身疾心疾躬人此則
衆人視苗矯下墜尤酷故人畏之既而思之天下無
不可治之病此病在女身有蟲或父母不慎胎元或
山澤陰濕之氣所發積及食物有塵戒而不知戒耳
廣南粵人多有人舍去則謂之嫁金蠶加以黃金
釵器置道左俾他人得焉攜歸其貽禍於人也因思陽氣達兩
清縣有訟遁金蠶毒者縣官求治不得蹤或獻謀
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果為兩蝟擒出亦可
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篋
蘇威雜案之而隨婢徐阿尼共言本從隨母家來
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猫鬼每殺人被殺者
家財遂移于畜猫鬼家于是免死除名宋史乾
德

之類倘遘聲香置新淨桶中中隔以綢篩扶女子坐
其上微勿洩氣使其氣全達女子之身以驗其蟲之
下否一試不效再三試之蟲既下則女子無病可不
害他人之男子矣女貞既保婦節可期廉恥既生災
劫乃化既試之後其雖人不可食亦不可令貓犬食
之必置之通流江海之津以免貽害於人惟殺生治
病未免蹈水蟲入藥之過用一雞者本家宜以十雞
放生二三夫者亦宜十倍放之女子並戒終身不食
其色如金取其葉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救他人
則物記之者多致富庚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

校過 甚 玉照

二年夏會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
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于鄉閭謝在杭曰蠱虫
北法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關中延綏隴
洮俱有但其方不同耳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蠍蚣
蜥蜴蜘蛛之屬聚為一器聽其自咬其它盡死獨
留其一則毒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毒初行
必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當之中毒者
絞痛吐逆面指俱黑嚼豆不腥含噤不苦是其驗
也其毒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初發可用甘草菉豆
解之眞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可為矣隋書云其
害屢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家多
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中之則殞今此俗移于
滇中每遇夜中則此蠱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
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又有桃生蠱食雞魚之類
皆變為生者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
死視之皆木石也又金蠶毒川筑有之食以蜀錦
則物記之者多致富庚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

蛇至其人知其蠱也遂捉而啖之至盡飲酒數斗而臥帖然無恙也余崇禎乙亥備員閩臬時值審決其一囚爲惠安林文會蓄蠱害人初救解暇愈嗣仇其族寅毒食中漸覺腹痛手足俱軟吐蛇身死屍軟如綿死後復有細蛇自口中溢出證確詰其獄情稱蓄蠱之家飛塵不集又云蠱毒上不過泉之洛陽橋亦一異聞也又讀沈存中筆談云予在中書校正閩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頃胎炙之類悉復爲生肉又咒之則生肉遂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咒之則漸大既而復咒之則還爲熟肉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汪汪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耳談貴州夷民雜處多閩衛能以木易人之足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皆遊于淫地一人與淫婦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蹦蹐于庭丞知遣其人始遂歸作法而足如遷又點筑有變鬼人能整人而足如遷又點筑有變鬼人能整

上讀隸續跋尾

至死有避僧至山寺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便入室就睡者遠覘之僧以杖擊之踣地乃一裸體婦人也將以送官家人羅拜乞命乃舍之他日僧出見官方生痊人問之曰捉得變鬼人也

俞正燮洋徵瘡論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得胃厥而急實則脈虛則泄風成爲熱癉成爲寒熱癉成爲消中厥成爲癉疾久風爲淫泄脈風成爲癉築癉即癉蒲病癉即大麻風及洋徵瘡均以治胃爲急素問風論云癉者熱附氣不清鼻柱壞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厥不去所謂風氣與太陽俱入脈胗肌肉潰腠而有瘍由太陽達面部牽連十二經及胸腹藏府也古人不喜正言之故謂之惡疾神仙感遇傳云崔言得疾眉髮自落鼻梁崩肌膚得瘡如疥皆目爲惡疾不可救有異人教以皂莢刺燒灰大黃九蒸九曬爲末以大黃湯調服之鬚髮自生此今方書先用九龍丸攻下之意又按酉陽雜俎云北齊李庶無鬚博陵崔諶調之曰何不以鍼刺頰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遮施貫

上讀隸續跋尾

族葬眉有驗然後葬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應卽指言事然則言疾俞髮髮生而眉竟落矣唐高僧傳云齊武平時梁州薛河寺僧遠爲性躁誕不修細行好逐流蕩數遊爲任眼邊有烏點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是落眉卽癢瘡徹爲流蕩疾也周陳信鄭偉墓誌云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迄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對藥分劑神明李杜侍醫更無方技銘云梧桐茂苑楊柳倡家千金遐雪百日流霞羽零倏忽憔悴榮華河陽古樹金谷墜花亦此疾也若溪漁隱叢話云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愴感慚愧轉加困劇而幾東坡先有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之詭其事不見劉攽傳而檢東坡志林有一條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風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爭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爲祈死而已此復何異乎酒色之娛而已必係劃事元豐應作元祐官妓得鬱肫疾但詩猶謂之風未有洋徵名明嘉

客於皮膚與血氣相搏其肉突出外如花開狀二
十五反花瘡候云初生如飯粒破則血出生惡肉
有根肉出反散如花諸惡瘡久不瘥者亦然又頭
面身體諸瘡諸久瘡皆云內熱外虛風濕所乘初
生如跑隨瘥隨發又諸惡瘡候云風熱挾濕毒之
氣浸淫瘡候云風熱搏於血氣所生所云惡瘡久不
瘥或瘥或劇風熱搏於肌膚無名瘡候云如惡
瘥直洋徹也唐孫思邈千金要方云交合畢蒸又
熱得氣以菖蒲末白粱粉敷令燥則濕瘡不生又
云治陰惡瘡以蜜煎甘草末塗之則專指肝經瘡
疳魚口便毒宋寶漢瘡瘍全書言徹瘡由與生
瘡瘡之婦人交合熏其毒氣而生明嘉靖時汪機
本草會編李時珍本草綱目萬曆時陳實功外科
正宗均有楊梅瘡名明時期許俊東醫寶鑑雜
病篇云天泡瘡一名楊梅瘡與瘍大同生面上形
如豉釘生毛髮者如棉花生兩陰尻腎筋骨上者
如紫蒲萄生乳胸者如濕爛楊梅其如魚脬中多
白水者爲天泡多由肝脾腎風濕熱之毒因男女

房室傳染時珍言正德間楊梅瘡始盛又云來自
嶺表故又名廣瘡其時始立專門治法萬曆時王
肯堂外科證治準繩言由肝腎濕熱所致天啟時
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所感西洋人身圖說正
面全身言小腹下橫骨爲發便毒之所凡與女人
汗穢者交橫骨受熱乃內動發便毒及棉花楊梅
等瘡或受寒熱亦成此證書則素問風與太陽入
腹輸爲盡其理太陽連督脈貫十二經膀胱寢門
熏腦衝士不深求且不讀古書不知楊梅當作洋
徹實即風瘡也其方藥用土茯苓乾荷葉李時珍
謂土茯苓即東山經榮莫應作中山經鼓鐙山榮
草古書多教人服松脂茯苓慧苣仁抱樸子言上
黨趙瞿癩垂死服松脂遍水燕談錄言齊州僧晉
明風疾眉髮落百骸腐潰異人教服松根類參長
三五寸味苦者其於風瘡尤有成驗然神仙服食
還疾不當服食也

癸辛雜識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
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
而誤與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說
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稔供申者因
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
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
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
至于墜耳塔鼻斷手足而殂癩即大瘋疾也
續博物志北人滛南婦辭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

復逼解以他藥不爾毒發死矣謂之定年藥南游
者宜誌之
野客叢書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
獨孤陁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
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
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
始不曉猫鬼爲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
貍野物之精變而爲鬼蜮而依附于人人畜之以
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

猫鬼如此

閒窗括異志金蠶蠱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篋置蠱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謂之嫁金蠱

金鉷曰律載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流二千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在流遠之限若

亦爲蠱蟲所食忍心若此至死不悟〃養蠱之家屋子桌椅俱皆乾淨其養蠱之人臉多黃瘦頭面有青痕人到他家便把手插在衣底下或用手去摸頭所用之碗俱有腥氣蓋養蠱日久被蠱蟲齕蝕所以頭面黃瘦兼有青痕彼所養之蠱常以邪術拘握在掌中不敢輕開又遇見佩帶珠砂紅豆之人蠱蟲不安所以將手或插於衣下或摸於頭上急將蠱蟲藏避有此數種留心稽察　凡一蠱蠱毒都怕硃砂辰沙黃連紅豆等物紅豆兒土名水銀子

里長知而不舉者各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以上律載用蠱殺人之罪何等森嚴養蠱之家世代密傳每有女出嫁其母分給蠱蟲並傳方法又有本人臨死始將蠱蟲交付親愛子女以爲至寶藏畜日久更有滋生蠱仔遺孽漸繁爲害日衆總之愚民無知貪愛財物惑於邪術以陰謀毒害爲家業以他人性命爲生涯間有良心偶發不肯害人蠱蠱無所依養將養蠱之人咬蝕以至肌肉黃瘦面有青痕甚至親生兒女

嗣後有蠱之州縣村莊不拘男婦大小人等令各帶硃砂二三錢紅豆三四個或縫在衣領內或常帶在身邊蠱蟲不敢近身養蠱之人不能爲害如鄉村貧民不能買備硃砂者已飭該地方官買備施捨赴司領價百姓各自稟官討領若前項形迹可疑之家又不肯帶硃砂紅豆者總甲隣右即宜察訪得實稟報倘有中蠱毒者用硃砂辰砂野芝蘇老蒜頭老生姜黃土六種各等分先將一半口嚼片時吐出再將一半嚼碎咽下即可不死又撮

平樂縣練總供稱曾誤食蠱家之飯忽患肚痛會經醫治先用苦練樹皮枇杷樹根嶺上白薜三月拋根四種各等分煎湯下再用烏桕樹根寵上烟煤煎水飲之待一時許吐出蠱毒又每飯時用黃銅作箸亦可解蠱毒　素慣養蠱之人俱有解法送法嗣後凡遇自首及查拏追出蠱蟲當堂驗明即令封固罐內依法遠送深潭以斷蠱毒之根又訪聞有養蠱日久宛謎相纏本人即有悔過之心無奈蠱蟲變幻攢繞遣送不去只得又害他人有然遣之極難必倍其所致金銀錦物不然入人

以養蠱蠱則是養蠱之人亦非盡有殺人之心奈家中傳習有此惡物不能斷絕又不敢聲張其情亦覺甚苦今將封蠱方法及送蠱滅蠱法語刊發該州縣存案倘有本人不能滅送之蠱申報到官自有神明之法斷絕根株為地方永遠除害廣西通志

本草綱目引抱朴子云犀食百艸之毒及衆木之棘所以能解毒凡蠱毒之鄉有飲食以此角攪之有毒則生白沫無毒則否以之煮毒藥則無復毒熱也

洗寃錄造蠱者取百蟲置皿中經年開視有一蟲盡食諸蟲而獨存者為蠱故字從蟲從皿也能隱形似鬼神其毒不一皆變亂元氣多因飲食行之令病人吐於水內沈者是蠱浮者即非或令含黑豆豆脹皮脫者是蠱豆不脹皮不脫者即非金蠶蠱毒之巧者服之而死與病死者無異但銀釵上黃浪色洗之不去　金蠶一名食錦蟲屈如指環食故緋帛錦如蠶之食葉滇蜀湖廣閩粵皆有然遣之極難必倍其所致金銀錦物不然入人

腹殘腸胃完而後出　粵西有藥思蠱狀似竈雞蠱如蠶豆大能變幻作小孩形遣嫁之法仿佛金蠶　治一切毒蠱毒用石蠶以熱水磨服　用芫荽根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　泉州一僧能治先以白鬱末令嘗不澀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即吐出蠱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鬱芽茶擣為末冷水飲之即愈　保靈丹大山豆根半兩硃砂一兩雄黃一錢半黃藥子一錢半黃丹一錢半麝香一錢半斑貓二錢半去頭足

赤蜈蚣二條一生一炙生熟糯米肥巴豆二錢半不去油續隨子二錢半炒於端午重陽臘日修合宜避婦人及雞大用糯米湯和丸如龍眼核大陰乾瓷盒收每丸好茶吞下不得嚼破須臾毒物下藥丸凝血並下以水淨收可救三人　用鰻鱺乾末空心服之或燒炙令香食之其魚有五色文者佳　嶺南匪人畏人知其方乃詭言三百頭牛藥或云三百兩銀藥所云三百頭牛藥者土常山也三百兩銀藥者馬兜鈴也俱用水煎服即愈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雷金下之或合升麻雷金服之不吐則下廣東通志

王士正香祖筆記兩廣雲貴多有蠱毒飲食後明嚼當歸即解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爲食器以辟蠱

蘇軾東坡志林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

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子曰有行乞于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于小兒怖生于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刋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寔癡也如覺而寔夢也悲

夫

李昌齡樂善錄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所以汨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攣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慚憾而已自此益慚悔蹲加困劇而菟菶疥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刼衆陸梁一隅逃死畧刻始則
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
抑制轉增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
積求無藝冬不思愍欲借起事以避隣邪教起事之
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
茭香聚徒斂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
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智高明之劉六劉
七趙鳳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於中葉以後政

治晦昧之時然尚皆不旋踵即就擒戮相承無絕前代事有殷鑑皆不層言無煩申外知之陷入邪教實知之即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擒獲必言受地方官之害以煽衆　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罪逆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尚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豁脅從宜貰也邪教人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以皆良民爲賊耳邪教既退州縣官又利其燔燬所餘屋民使不得歸於

是貝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
村鎮愈多則無辜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
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
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即此無業
之流民非眞邪教也非眞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
以萬計可盡殺乎即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
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
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羽一散眞賊乃出徑成官
兵刀俎鼎鑊之所傷乃眞邪教也乃眞賊也一則吏

治宜簡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
上敢嘿　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筒湖
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
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弭化導於前
及事有萌孽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遍至
於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
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
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既可舒眞姓之冤
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　朝廷

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墾言填補虛空是上
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
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即以
蒙　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
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遞流頤賠於道之良民以塞
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
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
楚撫守楚藩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
即以陝西晉之武關潼關河南之三門崤之大嶺東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

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
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
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雞頭越褒斜東西蹂躪數
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
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　朝廷之馭天下不過
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即日告功者
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親貴故也今行軍數
年花翎之錫至于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
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汎棄鎮堡常與賊鋒相

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
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
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　朝廷則
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
各守地界前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
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

晉張華博物志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
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跡谷
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

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生意思人
疑必有妖怪乃以太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
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山草伐木
至山頂觀之遥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
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已成封有
蟒開口廣丈餘前後朱人皆此蟒氣所嗡上于是
此地遂安穩無患

宋李石續博物志天竺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
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八人得仙已有舊

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
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觀來銜一道
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于是申府請弓矢大
獵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冠帔髮骨甚多
其觀遂廢爲陵使之居也又見太平廣
記引集異記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漢末五斗米道出于張陵今
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
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畧相同張魯蓋陵之
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爲本而魯爲劉焉督

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
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
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于妖妄者其
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徽之爲太守
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爲循屠其家亦可見
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
而誦金剛經其說皆出于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
之金剛禪然猶以用字爲諱而不敢道也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

後世襲虛靜先生號錫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黃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獨謂三十二代爲張虛靜亦非也

王士正池北偶談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裁革詔革去眞人之號以爲上清觀提點萬歷初復之相沿至今無釐正者使與衍聖公公然並列何哉

宋周密癸辛雜識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

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于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于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于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

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簷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鬬氏者顧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儈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饁其夫于田間每取道自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爲業日見其往因扣之情寔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餻餻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曰汝何從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爲其人以物鉤之遂不可作聲

遂剖其腹果有雙子因分其屍喜以祀神且以變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並獲其人解之縣中蓋左道者以雙子胎爲靈單乃所不及也壬辰之冬

宋沈括夢溪筆談子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熟肉又咒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咒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

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兒之則漸大既而復兒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咒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宋蘇軾東坡志林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于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錢大昕養新錄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爲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爲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漊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

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嚴氏曰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衆其長曰祭酒從之者入出米五斗時稱米賊自漢以來歷代皆有其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送供給米若干入教之後教中所獲貨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術足以眩人故愚者多爲所惑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戒殺爲名所聚之徒多脆弱不堪戰鬪

錢氏曰向讀沈繼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

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崇奉
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
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
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負功
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
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子遺自
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
萬人矣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
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

盡錄其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爲黨凡事魔者不肉
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蓋不
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鄙而
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
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
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聳惑其
黨使皆歸德于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
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
以魔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
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
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
同黨則相親故相鄙而事易濟仳自然之理非魔
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
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
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
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
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實一方生靈赤子
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乃知喫

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陸游條對狀自古盜
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飢饉迫于寒餓嘯聚攻劫則
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憂唯是妖
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
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
二禪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
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
明教尤甚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
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

在成社僞經妖像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絶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

黃汝成曰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不同其名目至多不可究詰大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惑人其斂錢聚衆則張魯法也入教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即可傳徒斂錢故甚易蔓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衆黠者乘之偶激於長吏之不平遂至蠢動其實非有心背逆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南劒尤溪林績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卻禍遷福百姓翕然以從績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漲川垂三十年方敗於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即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苟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耶于是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金崇釿芥集龍虎山志三卷中有張天師世家序一篇云是宋文憲所撰文筆猥鄙絶不類文憲其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此數語支離之極請得而詳辨之國語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爲十二姓青陽與夷鼓同己姓青陽卽少昊春秋莒國己姓卽少昊之裔也元囂與蒼林爲姬姓祇緣國語文誤再稱青陽與蒼林故司馬貞正其謬誤蓋元囂之孫爲帝嚳帝嚳姬姓與少昊之己姓截然分明無可疑者則青陽與元囂不得混爲一人矣不得混爲一姓太史公言青陽有天下元囂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然則出自姬氏當本元囂不應承國語誤文也其云青陽氏第五子揮則尤無稽也夫黃帝爲盛天子其二十五子不知名者什八九無從考其先後長幼青陽降居江水事蹟甚少其生子次第見于何史乎且古稱揮作弓夷羿作矢言其朔始耳絶不言其爲帝王之子也作舟作車功大于弧

矢矣豈出于帝王家哉且夫揮作弓夷牟作矢蓋
兩人也今盡以屬揮將何以置夷牟也從來制器
之人不必盡精其藝故垂制竹矢而羿爲善射毒
使垂其工羿司射各用所長也今張所云世掌其
職者掌射乎掌造矢乎掌張羅乎掌取
禽獸乎周禮射則有射人造弓有矢人造矢有
人張羅有羅氏取禽獸有山虞澤衡迹人張氏必
不能兼舉數職則其所世掌者果何職也又云張
氏主祀弧星夫天星與人事相應然爲其事者不

必祀其星也宰相不主三台之祀將軍不主天鉞
之祀大理不主貫索之祀史官不主東壁之祀司
農不主天倉天廩之祀造弓者何得獨主弧星之
祀哉審如是則天市垣有斗斛尺度諸星必造斗
造斛造尺者祀之由是而老圃祀匏瓜鬼薪祀芻
稾城旦祀天糠獵籠者祀天驚舉棺者祀哭泣擔
糞者祀天屎又何不可與彼蓋見晉宋主參商之
祀及禱馬者祀天駟故傅會其說耳古者二十八
宿與九州山川相屬主其山川之祀則亦主其星

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
此尤誣妄之極夫漢室大司馬列在年表未嘗有
張金也漢高臣百四十三人無封公者孝惠封三
人呂后封十二人孝文封十人孝景封二十一人
孝武封八十九人安得有所謂陽陵公也惟張安
世爲大司馬子千秋爲侍中然此是張湯之後史
傳世系極明與留侯無涉何得改其名冒其爵亂
其家世哉考漢書功臣年表留侯不疑坐殺故楚
內史贖爲城旦自是以後爲庶姓者百有餘年宣

帝元康四年凡列侯失爵者皆復其家于是留侯
五世孫千秋家居陽陵爵爲公乘亦得預焉蓋陽
陵邑中一公乘耳同時廢侯之家如隆慮周籠昌
武單究高梁酈疥成陽奚意衍侯翟旰其裔孫皆
居陽陵皆爵公乘使盡欲自稱陽陵公則景帝壞
士可勝裂乎漢時發良家子爲兵大抵多有爵級
所謂公士則步兵也簪裹則騎兵也公乘則得乘
公家之車者也置乘字而胃稱公思而自欺爲而
無用徒爲天下笑殊可憫也昔姑蘇有張屠者臨

殺語題旐者云子當爲我題一顯爵以爲身後榮
其人許之遂題云賜太傅王文恪公東鄰張屠之
柩今以公乘而自稱陽陵公千秋與大司馬之子
同名而亦詭稱父爵金爲大司馬此與王太傅東鄰
何異也又云張道陵中直言極諫科夫漢時舉直
言極諫之士是詔羣臣薦舉賢士陳之陳言耳非
如近世設科中式也惟鄉愚下俚觀演劇者乃曰
蔡伯喈中狀元矣宋文憲博極羣書豈作此語哉
又云和帝時有道陵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此元

妄也東漢百官表以太傅爲上公位第一世祖以
卓茂爲太傅茂薨因省自後每天子冕駕太子新
嗣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不復置此古冢宰攝
政之禮亦三公無人則缺之義也和帝初嗣位太
后詔以鄧彪爲太傅百官總己以聽五年彪薨此
時太尉張酺先皇師表司徒丁鴻四海重望序遷
元輔猶跬步耳然以國有長君朝存舊典虛此一
級莫敢少踰彼五斗米之符水方士何由而膺此
召乎且和帝方無恙何用此冢宰攝政乎鄧彪國

南北朝以來清河之宏爲讓烈矣郡之裕暢充融京兆之季珣范陽之宏策上谷之袞安平之載其爲四十三望而留侯一支亦有兩三望在其內耳若言盡出于留侯豈不誣哉庾言不疑次子高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大順大順生道陵夫皓綱父子俱有盛名史有列傳傳稱皓爲留侯六世孫今序所列上距留侯六世似有合也然史載綱以漢安元年平廣陵賊明年卒年止三十六是綱生于安帝永初二年也

序稱道陵生于建武十年是綱未生之時道陵已七十四歲矣天下豈有祖未生而孫已七十餘歲者哉若云序所言皓綱父子非國史所載皓綱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序所言皓綱亦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留侯雖失爵然長嫡居京邑詔復其家猶襲世世無所與別支居犍爲位登三公勳名赫奕者數世至三國時蜀都亭侯翼乃綱會孫爲良十世孫是四百年間宗族未嘗流離譜牒未嘗散失也

後

安得第六世有兩人向名爲皓其子又同名爲綱而晏然聽之者乎兩漢四百年間惟經王莽一亂餘多承平故舊家世采可考者多富平侯遵王莽亂亦不失爵世祖復其封牡陵陳留兩望是也山陽張儉汝南張酺安定張軌則趙王耳後也留侯之後爲陽陵犍爲又有一支在河間爲別部司馬超而河間又有司空張敏則非留侯之裔當時未嘗相傳會也夫同一河間郡耳有爲留侯裔有非留侯而謂天下四十三望皆出留侯非夢囈乎道

陵父子國史無傳雖蹤跡在蜀不可懸斷爲何許人至晉則有傳矣傳曰張魯沛國豐人也夫魯三世居蜀而傳以爲沛國豐人蓋詳其家世著籍也則道陵固沛國豐人也陳壽一代良史也其傳張遼云遼雁門馬邑人本聶姓聶壹之後夫壽能知張遼四百年前家世必能詳知張魯百年以前家世其爲沛國豈有誤乎今序不言道陵里居而言其生于天目山夫道陵張氏符籙之始也富貴所由來也不能詳其著籍郡邑乃欲推言于五帝以

前青陽氏之第幾子不亦愚哉總之天下事從實紀敘則條理分明一有矯誣則弊漏百世張氏牒始于道陵顯于曾延蔓至今乃必欲詭附留侯又欲詭附青陽氏作僞日拙醜態盡露此無他彼倖邀元人之爵延至明代與以黜革而彼百端以復之遂欲夸聳以頑頑孔氏黃冠矯誣其何足怪而獨深悲宋文憲之無罪也張陵沛國豐人也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後陵爲蜍所食其

徒詭言仙去子衡嗣行其道衡死孫魯復行之乘漢末之亂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大都與黃巾相似後魏攻破之以其寶貨倉庫皆封藏而去有善意封閭中侯此陳壽三國志所載之大略也陵後四代曰盛來居貴溪龍虎山中傳至元賜號天師明史載明太祖登極其四十二代孫正常入賀太祖謂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夫天豈有師乎初嗣建文年坐不法狀其族父留燁亦受其餌不發有諸生蔡讓者不勝憤因巡按御史趙敔詢民瘼遂具陳元吉不法狀敔不聽讓復詣闕上聞憲宗怒遣官按治得寔械元吉至京于是刑部尚書陸瑜等生言張氏在前代未有官封遽予元世始加封爵今視三品我太祖去天師而稱眞人未欲遽絕其後也延至于今子孫不

肖往往爭襲成釁今元吉所犯罪當重辟神人共憤竊以張氏無功于國無補于世宜絕其蔭封扶翼正教籍其族而徭役之毋令印行符籙惑世誣民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庶邪教不興正道永賴疏入命元吉各擬繫獄候決然元吉善緣其冬竟免明年詔免死杖百發肅州軍族人元慶襲眞人職元慶卒子彥頒嗣時武宗好神仙彥頒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諸處稱採取遺經古器進尚方雲南巡撫歐陽重劾其

撼害遠方惑衆罔利請捕治嘉靖末彦頒子永緒
卒無子有郭諫臣者素惡其妄及官吏部主事當
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復巡撫
任士憑力言宜奪乃命去眞人號授爲上清觀提
點以其宗人國祥爲之時隆慶二年正月也後太
監馮保等主之還其故封張氏自正常以來專恃
符籙祈雨驅鬼問有小驗故其教代相傳襲而卒
莫廢去云

方得上昇睹元始天尊彭乘記成都玉局觀相傳
永壽初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踏玉床自地而
出老君升座爲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墜地中
遂成此洞故以玉局名之按李膺蜀記張道陵病
瘧于丘祉中得咒鬼術疑是送解使鬼迓人鶴
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翕子衡奔走
尋尸無所乃假設禮方以表靈化生糜鶴跡置石
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元
都駕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法惑天下然則今
之崇奉正一數者總其徒誇詡虛談之謂非實錄
也　吳莞閩侃常如廁見數十人悉持七杖有一
人衣平上幘劍履自稱後帝曰以書長者故出
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
作公字當其發所紀圖宜城太守才領初爲玉門
軍使有厠神形見狀如大猪還營中遊行院內經時不在官吏見若干餘人如是數
日遷伊州刺史葬光錄台州有民妻王常祭厠一日至其所見著

黃衣女子曰某厠神也君閤夢蟻言否民曰不聞
蕊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
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聽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
柱礎下羣蟻紛紜鬬之畏閽家饑云移穴去暖處
其下有寶甚寒伺蟻出處掘之得白金是厠神之
見固作福于人者然庾翼如厠見一物頭如方相
兩眼有光鑿之入地王昇宅籬閒見物兩手據屋
深目虎鼻猪身面色紫而爛斑俱不旋踵而卒陸
望曰見厠神無不立死果有之乎塵餘閱俗古通
中相傳有三足蟾隱其中其氣蒙人必死舊歷癸
已夏張瘕者爲刑部郎涸深可五尺許一日豕入
其中不出命僕拯之相繼三人皆溺死張募人竭
其涸竟無所見人疑張以遏殺故爲此說耳迺
一年城南有古涸亦然竭者相繼四人皆死始知
其怪　宣室志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
中而出者曰煞太和中有鄭生客隰州敗於野得
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
見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小人言

今日急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原化記大歷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獨行不懼嘗于京師暮行鼓聲向絕主人尚遠忽見有移家出宅者滂求寄宿主人曰隣家有喪出急今避之不敢相累也韋固求止宿遂入開雙扉息燭張弓以待之忽見有若大盤自空飛下照燭如火引滿射之一箭正中有聲火乃墜擊之乃一圓肉四向如動連射三箭光漸微取火視之肉味香美清尊錄鄭州有眼眼數開動令奴烹之肉味香美清尊錄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見一物如鷲色蒼黑目炯炯如燈奮翅大呼甚畏嗣復徧遊之寮下明日語僧曰素無此頃有停置嗣復徧遊之寮下明日語僧曰素無此頃有停之此新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朝野僉載周大足中泰州鄭家莊有一兒郎日暮于舉路上見一青衣女子姿容姝麗邀與同寢至曉惟腦骨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惟梁上闇處有大鳥蹲門去或云羅剎鬼也續明道雜志李君武押兵

行峽路暮投一山驛吏曰相傳堂中有怪物君武夜見物自天窗下取錢鼓擊之送墮地至明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雞鶴細視之有四目自後躍無怪續搜神記王戎嘗赴人家賓殮忽見空中一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著幘赤衣手持斧徑入王車中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狀富貴君一言凡人家賓殮葬送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緊加御之及乘白馬則可讓良久客入鬼亦入持斧打棺有一親逝棺與亡人訣鬼斧打其額倒地乃持斧出西陽雜俎炎帝為北大帝君主天下鬼神連死曲泉奉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濛獄北冥獄也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萬惡乃墮薛荔　說海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耽小長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跡床頭有柳箱封鎖甚密戒諸孫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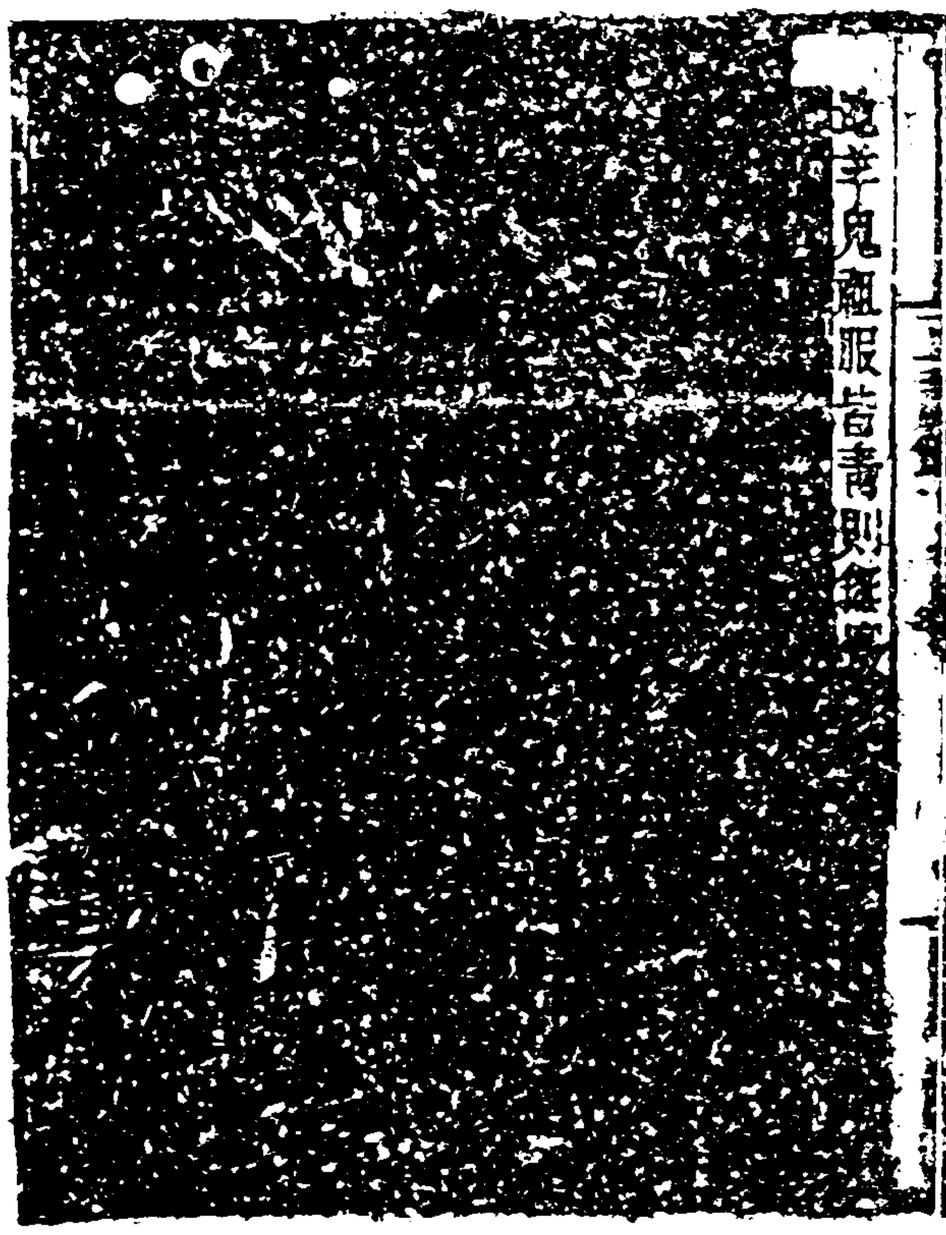
開一無賴者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更無他物自此竟不回矣又紀聞曰夏縣尉胡項嘗至金城縣界止于人家方具食見一老母長二尺來窮食新蒸搏其耳曳入戶云是七代祖姑壽三百餘矣苦其窮嘗棄檻中茲偶逸戶水南翰記北方老嫗八九十歲齒落更生者能于夜出食人嬰兒名狄姑秋請如鶩酒之鶩鄒繼芳鄧中云歷城賣油張家一姬夜出能如此鎖閉室中搜神記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熹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莊聞有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狀貌類于獸遂行推問乃于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復有怪如此時人成以為此翁　古人有返魂之術唐元宗幸蜀後焉

念貴妃聞廣漢楊通幽有考召之法于內置場遍加搜訪至蓬萊南宮西廡見上元女仙太眞授以金釵鈿合寄玉龜子為信即長恨歌所云鴻都道士羽衣客能以精神致魂魄者也此術自漢有之拾遺記漢武帝嬖李夫人夫人死後帝思見之董仲君曰黑河之北對都之野地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羽冬則石温夏則石冷刻為人像能傳令舉加御之及乘白馬則可讓良久客入鬼亦入持斧打棺有一親逝棺與譯人語有聲無氣仲君因至鬧海得此石刻夫人像置輕紗幕中宛若生時又唐闕史京兆韋進士納洛妓頗敬之五年而卒生悲悒痛悼高山任處士有返魂術但須一經身之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餘一金鏤裙是夕任為致之然蠟炬於香前持裙面幃而招忽聞吁歎之聲俄映幃微出與之言頷首而已欲欲遍之倏然而滅任曰溫珠權豔不足多懷韋長慟賦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自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霊異記許至雍妻早亡雍每感歎悲泣一日忽覺有人行吁嗟聲良久聞語乃是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

十四無惜三貫六百錢自此常記其言後數年至
蘇州將謁吳太伯廟遇男巫趙十四名何者陳冤
切之意遂爲召其亡魂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
趙生曰可去矣許相隨涕泣曰願惠一物可以爲
記妻泣曰幽冥崔有淚可以傳于人代許脫一汗
衫置地取懸樹枝掩面大哭取汗衫覆之皆血淚
也列異記北海營陵道人爲人致亡婦約聞鼓聲
即出與婦相見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當出戶衣
莊戶間擊絕而去後歲餘開塚見婦棺下有衣裙
痕徵志蘇德歌爲徐肇返先代魂云死經八十一
年以上即不可返雲溪友議祖山人爲韋皐致玉
簫魂奮戒七日清夜玉簫果至續定命錄李行修
初娶王仲舒女王氏以疾終秘書衛隨日侍御念
亡夫人之深何不問楊桑王老及行修除東臺御
史次稠桑驛有王老善鍛命行修悟衛秘書之言
密令召之遂說所處之事王老引行修錄一徑入
土山中坡側隱隱見叢林老人謂行修曰但於林
下呼妙子有人應即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
妙子同看亡妻有頃一女子引行修到一處云十
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修比苦腦疾王氏嘗與簡
治疾皁莢子湯青衣持湯令行修暖焉宛是王氏
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行修方欲申情王氏
曰與君幽顯異途不當如此苟不忘平生但納小
妹即于某之道盡矣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
速出依前同行却至舊所行修心憒然一牕所飲
皁莢子湯出焉皆灼可記者又有能致人生魂
者廣異記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者善考召究州
刺史蘇說與馬氏相善說欲爲子萊求婚盧氏請
馬曰我一子必求淑婉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幸爲
致之令其母自覘視馬于佛堂結壇考召三女魂
迷悉至馬云大者不如次者必爲刺史婦次寶未
萊爲永寧令死葬山之難賠萊嚴州刺史畫語葉
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强
乃攝其魂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遣人追視
宛如夢中今名攝魂碑宣宝志尚書王潛節度荆
南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有卓
門監俞叟見呂生色有不足呂具述其事叟曰爲
設小術以助歸禮可乎因覆一缶於地有頃啟視
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
類焉叟因戒曰呂生以貧千里而至宜厚卹以
展親親何恃貴忘故耶紫衣僕而揖叟曰呂生無
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僕而揖于
是復覆以缶再啟之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王公
果召與宴遊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又張易在洛陽
遇劉處士有奇術劉嘗賣餅索之不酬且大詈劉歸謂易曰吾夜當小慰之既
滅燭劉牀頭燃炭燒藥易窺曉中見一人吹
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市人也迨曙同市人云夕
夢人召使吹火氣殆不續開天傳信記開元中宮
禁有美人每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宿會極歡而歸
歸輒流汗倦怠帝曰此必術士所爲若復往隨宜
以物識之其夕熟寐輒驚鈸又往美人見石硯在前
乃密印于文于曲肩屏風之上帝潛爲物色于東
明覩得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宜室志
海南楊居士有奇術會太守亦好奇每宴遊必召
與俱一日偶忤守于郡堂閱妓樂而居士不與或
笑之居士曰君觀我爲君召其妓具酒命小童閉
西廡一空室久之乃啟有三四美人自廡下莊飾
華煥擁樂而至列坐歌飲至夜分曰可歸矣于是
皆起仍入空室中客相目駭歎尚疑鬼物明日有
郡吏曰太守昨宴郡閤妓樂無故仆地暴風驟集
器去迨夜方寤樂器亦歸竟不窮其繇宜和間洛
陽李巖少年豪邁常遊阡陌間值某太守自南郡
解印還洛家富聲樂一寵姬殊秀妖麗巖于牡丹
園一見如癡時有猪嘴道人售異術于塵中巖具
以誠告明日招往以一片瓦呵祝移時付巖曰持
此于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巖如教壁劃然
中開巖身而入曲室兩斗帳畫屏極爲華美嬉處
其中宿罷去解見驢卻立凝笑遂登揭盡歡循故
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此後過三日輒一往
因浪于友人後遂不驗　元世祖詠阿哈瑪箚其
家有妾名引住者擾其藏得二熟人皮于櫃中兩

耳俱存商論甚固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咒時置
神座上其應如響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
未聞以人皮者近時妖人有生剖劊人而煉其魂
以爲前知者南村輟耕錄陝西宣慰司是八匝街
王福告至正三年九月到義利坊店見有算卦王
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夜睡房窗下似風吹萌
蘆聲虛空中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寃枉
窮祝之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
河村周大女月惜夜出後院被王先生將我殺了
做奴婢使喚加今教在你家作怪抄寫所說赴官
陳告于房內搜獲木印黑漆上釘鐵釘四個蠟塡
女身小紙人八個五色紙俱頭髮相連又
小葫蘆一個上拴紅色紙內盛硃砂珠二顆外包三
色麩米書符命一道南坊取大男頭蓋被老先生殺了
言我是奉元路南坊人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牢腦兒李帖家
孩兒延奴老賊殺了我訴問得王萬里吉安路民
習課命逢劉先生二云會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祟贖

得財物我有被下的魂子你隨取出五色紙并
頭髮相結一塊稱這個名喚延奴我算性格聰明
用符令法水咒語迷惑活剖鼻口唇舌尖耳及眼
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剖心肝各小塊曬乾揭羅爲
末收裹用五色彩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
形儀咒遣往人家作怪劉先生焚香念咒分付李
延奴與先生作伴可改名買買萬里買得并傳符
咒又送廣州舊識鄧先生亦會這使鬼魂買得紙
人兒一個名取頭童到大同路黑河村關大家識
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要將殺害收采生魂
見月惜于後院牆下出後萬里念咒將月惜藥止
牆立將額皮剖開批下懸蓋眼睛及將頭髮剖一
連用紙人并五色彩帛線線相結一塊一如人形
然後剖鼻口吾舌尖眼睛手十指稍腳十指稍却
剖胸將心肝肺各剖一塊還乾揭末裝小葫蘆內
因到君易店與王弼相爭令生魂前往本家作祟
因買馬肉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因此不能收禁
事發到官朱景濂有秦州王弼傳亦具著撰事云



扶箕

明史李孜省傳云假扶箕召江西人亦報是
是致壯副都御史歷副都中黃景居言之報是
屬尹匪工部侍郎書至裕部時聞一箕語
遠焉方備江西甚實人箕語是下
表尾曰江西土俗敝多玩法如
省黃景等多被箕
表下箕書為令旦言
罪傳宅日毋得濫用江
正誼堂全書 扶箕 一

故稱遠一方至表顯
止大一省之人多至
心靠國忽以為俗多
貽笑千古

宋邢凱坦齋通編云韻地近鬼父老
言巫覡扶乩登人門妖怪跡至當斥絕之西京
漢武惑樂大之術至封侯賜第大夜祠於家殺牛
下神神未至而百里是案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伊川經說

河南程氏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第六　論語解
第七　孟子解
第八　中庸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本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翫辭而能通其意觀象翫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象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誠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

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

伊川經說卷之一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遼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窺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皐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不若與上文相連則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其動作施爲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既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之目也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勳以下是也堯典字爲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稽古帝舜大禹皐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爲治未立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爲典常其施政制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爲典常也不惟聖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前儒見云放勳遂以爲堯之名因而又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重華文命爲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爲皐陶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記中言仲尼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爲能得義理之至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爲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安

王介甫云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

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爲大舉德則聰明爲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克讓所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順克能也禹曰朕德罔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爲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

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愼於此能高於己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爲恭巽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爲於中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且難矣況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愼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其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光作充光輝照耀乃充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充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賢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爲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爲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爲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

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疇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叔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餞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恱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修完室廬牆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蓄種實修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勑羲和使職之古之

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數事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信治也百工各信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治天下之治盡於此矣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順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以胤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僝功言方集其功靜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貌恭而中心懷藏姦僞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懷山襄陵故蕩蕩然也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汝能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爲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爲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爲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微賤）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

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已下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愛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鯀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況百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共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使之慎徽五典時敘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爲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圮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爲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爲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微賤）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
自濬哲文明已下重敘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安已復云允恭克
讓以下事重敘其德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明温粹和恭恭敬允信
當去聲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
其人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温良恭儉讓
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
温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實
矣隨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言玄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
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　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

珍倣宋版印

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
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置之于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裁處皆時敘順成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爲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
爲內則夷狄爲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
從其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麓之任謂總領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
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錄也錄亦總聚之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
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是
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敘使
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
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位自五

珍倣宋版印

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
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
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
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暘而
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爲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
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愆忒否以觀天意蓋
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告
其受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
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
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

也五器卽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實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
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
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恐薦新
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爲治之
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爲十二州在
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
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治平而定九州之
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之鎭耳
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小過不用正刑朴作
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校流宥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
其刑五刑分其遠近嘗災肆赦怙終賊刑嘗過也謂過失入於罪者災害也
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嘗者肆之
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
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
使不得爲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史官旣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爲
憂恤哉言其敬愼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爲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
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
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爲差殛則誅死之
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彰著或敗功
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
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
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是天下從
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顯者
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
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
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
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咸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伊川經說卷之二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詩解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

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諷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諫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敷菑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寬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

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爲興水之爲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爲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爲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傳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勞如久饑也調作輈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赬尾蓋王室暴政

如焚焰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歸謂從君子也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嫁來之歸也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爲言別也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

過我而無怨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笑喜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同德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分也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荼至苦也乃以爲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弟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爲屑也梁笱喻己所治家事惜爲其毀敗梁所以壅蔽使毋撤而逝之笱所以在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爲且不能省閱暇惜我既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

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爲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爲讎惡惛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絶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絶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爲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怨習而爲常矣鬻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爲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爲萬舞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俣俣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爲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皆能

之也其顏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岑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爲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歎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爲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則攜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寬容虛徐乎既急也哉涼氣喈聲雰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

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反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爲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圖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

當其深所以成其富盛

蝃蝀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恥而惡絶之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蝃蝀之東故以與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隮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爲雨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爲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爲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攫無體態故以與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旌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焉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爲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

好賢則士亦遠遜也

淇澳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與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身瑟兮僩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文章君子威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猗猗言竹之能青青言其色如寶言其盛密比爲寶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閒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

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作賁碩頎容質之偉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如朝君爲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與人情故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罛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菼興衆多孽孽不順如葭菼然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簧爲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爲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翿舞所持自爲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揚之水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灡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中谷有蓷

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歡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曠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宏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玫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鄭

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爲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爲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粲賜之祿廩子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席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

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爲青組綬佩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曰與君月與臣曰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曰刺其當明而昏也曰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

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刻而朝廷興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然無節之甚樊籬也營營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 魏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爲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衣 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計有降然不知六七者何物也熨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爲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闊之恨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是句兩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旦獨處至旦也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興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葑菲生於平地又各其所也興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讒之人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人之造爲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蒹葭

蒹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爲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水之中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凄凄青蒼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脩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也紀稜角堂平寬紀與禮法堂與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修其身修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歟飛疾貌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己之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棣樸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樹耳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爲詩人言爲君當與民同欲也能同胞則雖寒不怨

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亦同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修其戈矛與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爲防壟以爲疆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邛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苕生之美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佾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宮下之地瓦礫所聚也與處汙則不善者從焉鴞文草也旨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風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爲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輊不定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飄回旋嘌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誰能烹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

蜉蝣曹

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與國將亡不能久也蜉蝣之羽羽翅稍猶曹君之奢靡衣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安所歸處也翼翅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掘閱升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說也稅經文說駕皆用說字義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祋以守疆場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百麋三百囷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鵜乃在梁不濡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禮遂稱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隮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季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爲而近乎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稂蓨著皆下濕所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傷無賢伯以糾率之故致如是芃芃然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郇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豳七月

周公爲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章也一一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蘩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已云春日載陽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缺一字而由遲遲故重言之蘩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也祈祈衆多所所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〇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

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斯亦預備其器具也
伐遠揚以猗女桑皆用斯斧我朱孔陽言染爲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
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裳獻豜於公皆此義也民
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纘繼續之義謂修緝也後
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蟀說者雖爲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
時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窒東山中已解○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
終又復爲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
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農事
畢矣故歎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還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
也綯所用蓋屋鑿冰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
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
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
堂公爲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爲樂祝以壽考

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
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鴟鴞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爲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
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
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鴟鴞惡鳥呼而謂之爾既取我子矣
無更毀壞我室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爲亂
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
之心篤厚之意養鬻育字通用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此皆謂鴟
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
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與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捋貌捋荼披
折貌疑其義然蓄租積取也卒瘏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與

爲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
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
旅愁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士事也
孔悝鼎銘曰作率慶士枚歷也枚卜之枚勿事行枚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
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
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
廬遂荒果蠃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町畽廬傍畦壟爲麋鹿之場也不
可以荒毀爲畏當以爲懷也此言與勿士行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
意垤丘垤也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
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壅土也念其將至
而灑掃甫問切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

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
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
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
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國爲亂何足云惡也斧
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皇釋言匡正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
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
訛與吪同動也或寢或吪振動於四國爲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
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

嘉善也錄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遒逕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覩見也故云我欲覩見之子惟以禮乃可邊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罭

珍倣宋版印

周公爲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代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罭網之固密者也鱒魴魚之美者詩云必河之魴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深責在朝廷之人也宿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騑騑不止嚶嚶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雖翩有衰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鳥几几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几安義几之立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戹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上二句言跋言戹實有几几不暇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羣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珍倣宋版印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騑騑不止嚶嚶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雖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與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故以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采之狀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於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騏駱騵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諏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鄂不韡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鶺鴒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亦有也況也永歎校之則可永歎也

骨肉不能相爲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譬之兄弟很鬬於牆雖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爲之義五章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相宴樂養恩義陳爾邇豆飲食飫足兄弟既偕來當和樂且孺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

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具酒食相樂也先儒以藾爲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釀酒相樂況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埽精潔盛陳簋器況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崚阪尤須衆力故釀酒之多況乎有盛具邇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酾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穀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崗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窮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寶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質實也羣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恆亦猶升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無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

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與下盡力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五章再言駸駸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曰爲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戒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慰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其思歸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爲說於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旛旐旆旆華盛旆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上□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起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和爲一方所僕望南仲之□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南仲之伐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玁狁兵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敘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事□□之言也不可取譬魚筍之易作者麗於罾者亦美□□魚也見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也南山與君北山與臣臺萊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育蔚之美盛猶君子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久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與君子爲邦家之光榮無疆猶無期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杻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與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枸椇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與燕樂恩惠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而盛者以與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令德也其桐其梓其實離離桐梓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湛露在桐梓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序然也離離

猶累累

采芑

芑葉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與文武之將甲兵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於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干猶今云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敘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爲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獫狁時聞于四方故荊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西文一作武至是蠻矣故云復文武境土也此詩美其修政事

治車甲因田狩而閒車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古日則言美矣既攻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爲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囂囂衆貌有繹聯屬決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斂禽者舉掣土卦切衆射大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御不警戒乎庖廚不其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爲馬祖據爾雅之文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豝殪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爲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有之旄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於夜之未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刺病矣央中也艾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車輗會聚聲光明之盛晰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之俊馬與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縶之不使去留玩樂以永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爲嘉賓賁然光彩來思思其賁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遯之賢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遠遯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蒭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

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棄我俾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運也猶如也澥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尙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澥池名無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於煁竈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鼓鐘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中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慘慘然憂戄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遵遵去遠不顧之意鴛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鴛鴦雌者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爲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爲高也而反覆卑與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我困病底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印字訓

我也謂幽王我却烘於煁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重修百福以干天祿申重也人爲善而獲福修善乃福也爲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先祖愷悌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榛旱山所有之木瑟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善承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鳶飛戾天與上得其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與下得其宜謂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作興起之於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

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柞棫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棫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指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祖之爲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柔曼茂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與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干天祿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目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此詩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序因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

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者之增其式廓者致也頌云者定爾功上帝者之增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有所超也義與增通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止所云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爲興作之謂拔之屏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蔭其麗也蔭立死麗自斃意者立死則全枯麗謂枝幹之死耳故蔭上配作之麗上配屏之作幷根出之屏伐去而已夫人之爲惡以自亡故以自死之木興之修之平之修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栽故字以列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興平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檉椐檉河柳也椐樹根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興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檉椐乃興民也二木常木衆多者

故以興民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壓柘待用之木以興養育賢才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爲串字形亦然夷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充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爲之可以配天也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柞棫常木興民松柏良材興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兌潤澤興賢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爲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爲人君然其爲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興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受天福祿保而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大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之義疑是大也德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與王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化民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己能順道然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特俾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歆羨比也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羨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歆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於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墾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爲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於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化之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爾爲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二車皆兵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校訟不服之狀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崇侯迷惑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訊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爲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於是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弗弗戚強之狀既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

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攻伐之肆謂縱攻也絶滅之忽滅也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前章者蓋此章自優自阮疆言其廣疆字以至於及遠建都邑一併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伊川經說卷之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

平王之時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卽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卽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閒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擧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

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于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

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喧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曰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己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伐夷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曰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舉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名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曰摟諸侯以伐鄭固爲舉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鄭伯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舉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舉左氏以爲再伐妄也鄭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輸平于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舉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與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與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

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衞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衞而戎得以衆伐之衞不能衞其辱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辱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衞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衞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宋爲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鄫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

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夏城郿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衞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諱譖於桓公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寫氏諱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又爲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懟而鄭

與之盟以定之其辱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辱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

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辱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弒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閼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遏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
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
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
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
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季亥焚咸丘
右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
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
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度王命
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
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
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
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後
十年冬齊侯衛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十有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
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己不能保
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卽位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
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卽位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卽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卽書滅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兩鄙
遂事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夏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

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

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不稱君居喪衰衄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

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爲辭矣

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三年秦人伐晉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

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

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

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王使

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

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

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
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十年夏秦伐晉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
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
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子子亦庶兄匡王五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
不云我非謂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
晉不救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

楚爲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
懼而服從與之約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三年冬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

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
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
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

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
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
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
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相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卹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
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爲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寘之于苕丘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卽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二年冬遂成虎牢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三年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爲主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閒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嘗謂其不可
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
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卽位諡法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可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爲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爲霸者之事

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卽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

○哀公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賂齊以說之

齊人歸讙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伊川經說卷之四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瞻彼

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義爲利以利爲利也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衍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殆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程氏經說卷之五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人不見知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於其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千乘之國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學先文非作

爲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與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脩當如是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愼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愼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威德之輝光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其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貧無諂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爲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温故而知新温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爲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愼得祿之道也

舉直錯諸枉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爲是則何所不能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林放問禮之本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夷狄之有君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如一本無如字射乎射者正己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其爭乎

巧笑倩兮美質待禮以成德一作法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諭故曰起予

夏禮吾能言之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治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甚而言耳

與喻貴臣寵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當時事上之禮簡慢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善一作色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愛人爲本主於寬厚禮主於敬喪主乎哀不然是無本也何以觀乎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居以親仁爲美處不擇仁焉得爲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得善弗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斯至矣不繫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嘗一作當有之己未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爲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君子求其在我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公冶長

斯焉取斯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己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子路以爲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己夫子許其勇而謂其不能量度事理也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謂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及所以勉之進也

宰予晝寢人既耽惡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惟恐復有聞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爲知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慍則非也苟無喜慍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以政告新爲忠斯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羣弟子編輯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善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人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求乃欲貲之而爲之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求以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思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夫子之使子華義也原思爲宰有常祿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回三月不違仁得善則服膺弗失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至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再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由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女自止非力不足也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道不可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樊遲問知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者一本有喜字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

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違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患其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爲能盡仁道然仁可通

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恕者爲仁之方也

述而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於我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以仁知而言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如是則德日新

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温裕之貌

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禮來者無不受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甘矣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己故夫子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爲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

夫子爲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二人者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

實故知其不與輒也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能知聖人也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也惟自謂好學耳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以才德言善人以行言

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也若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誄告夫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善可遷故云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之讓非謂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愼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歿爲終其事也故以全歸爲免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不問而自言故曰言曰

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言出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愼之於身言動之閒皆有法則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顏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佛義理倍與背字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顏子能無我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剛毅而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

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貴富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爲才美謂威儀技藝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爲可恥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之始必定公始仲尼自衛反魯時也

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有不然者僞妄之甚不可得而知也謂非常理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其德之高也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尙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禹德之至不可復有加矣再言無間稱美之深也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

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不以一善得名於時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最下

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乎上泰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

按時氏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從閣本云

程氏經說卷之六

程氏經說卷之七

孟子解

按晁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又按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閻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因存其目云

程氏經說卷之七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不可不修

道也者不須臾離也止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　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愼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止萬物育焉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効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仲尼曰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者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飲水而已之謂無忌憚以無所取則也不中不常妄行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人莫不中庸善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息則爲聖人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止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止其斯以爲舜乎

此章言舜所以用中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樂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止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章辨惑陷阱之可避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止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者也南方中國也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任力故止爲強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之強自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強者也塞未通也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富貴不能淫也

子曰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止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

常道盡矣

子曰道不遠人止君子胡不體體爾

言治人治己之常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爲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之道遠而故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釐之差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責子之孝而自知乎未能事父責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故惟安常守中務實是乃治己之務

君子素其位而行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安土順命乃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下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俟命自邇自卑皆安土順命之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論誠之本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體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止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盡其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止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父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爲天子周公則達孝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蓋善繼文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親之志序爵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禮下達於士庶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哀公問政止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章言爲政蓋本於庸行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也

天下之達道五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異也既不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修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修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柔道也厚往薄來不爲歸己者厚也一說謂燕賜
厚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止道前定則不窮

豫謂成己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己之謂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
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
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
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止不誠乎身矣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
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
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止雖柔必強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

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無則無思然其中
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
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
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
之也行所以至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止明則誠矣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理之實然者至簡至
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開目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
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簡易實然之地而行其所
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于實理之極則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

其心之所同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
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
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
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
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於此於
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
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
育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
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天地參

其次致曲止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偏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於天不能無少偏曲則
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此謂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成德
之成矣未有不見乎文章致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

達見其所不盡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
動者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
有大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復之初復于故則一於理不知其所以變故惟
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止故至誠如神

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與亡之兆
今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
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將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止故時措之宜也

誠不爲己則誠爲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
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將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
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
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內

外生焉性生內外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內外故具仁
與知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大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理義者人
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乎此則吾
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
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
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
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蔑
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
善知至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
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爲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
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乃謂
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
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爲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
故時措之宜者凡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
者也

故至誠無息止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章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盡天地之道亦不越此窮盡實理得之有之
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但積之而已蓋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
無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爾乃乾坤之所以開闔如
使之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堪任也徵驗也悠久長也凡物用之不窮者其
才堪任是用也如有所窮則其用必息故誠之所以久者不息而已不能堪
任廢敝必矣又安所效驗於外哉不息至於有徵則傳之百世亦猶是也能
傳百世而不已則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卑有如是廣博其
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明是皆積之之效也所以覆物載物
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非用而後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乃天地之道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止於至誠
而已天地之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而已如使天地爲物不貳則必有已積之
有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
能哉天之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爲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
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禮儀威儀道
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
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雖有
問學不尊吾自德之性則問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以自求
則精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中庸之道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污合俗矣雖
知所未知不溫故以存之則德不可積雖有崇禮之志不敦厚以持之則其
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止 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爲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與
知藏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止 其窶過矣乎

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
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
者有一焉取哉之道也故王天下者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
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
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止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堯舜善有所尊憲章文武善有所徵上律天時如祖述堯舜下襲水土
如憲章文武蓋稱堯舜者以道言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
事言之水土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襲之言服也此言仲尼之中庸如

是之大如是之備故譬言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止故曰配天

此章言聖人成德非萬物皆備足以應物而已其停蓄充盛至深至大出之以時人莫不敬信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

惟天德爲能配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止其孰能知之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者實有理是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謂庸全

其所固有之義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謂之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至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德全矣夫天德無所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厚厚則深深則大厚也深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卒所以浩浩者天而已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止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誠一於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

得而致力焉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揭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幾矣反本之要吾心誠然而已心誠然之豈係乎人之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矣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人知勸沮其盛德之感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天下正己斯可矣正己則物孰與不正篤恭而天下平正己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肖也可以能行其輕而易舉豈特毛之比乎故毛輶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實理斯盡之矣

按晁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

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

程氏經說卷之八

粹言序

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謬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效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遡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諡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

河南程氏粹言目錄

上卷

論道篇

論學篇

論書篇

論政篇

論事篇

下卷

天地篇

聖賢篇

君臣篇

心性篇

人物篇

宋龜山楊　時訂定
宋南軒張　栻編次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
又況夫毀髮而棄人倫者乎
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
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
大太虛何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
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呂大臨曰信哉實
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
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
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
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
其道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
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
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
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
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壻往謝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視古氣之淳漓不
同矣今人之壽夭貌象與古亦異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
禹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導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有此焉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
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未可盡去乎曰本末
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禮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
儀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
而本喪則寧遠浮華而質朴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已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
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
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
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
利心失之也莊生所謂無常化者亦若是爾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子曰既無真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
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
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

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是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僞佼厲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悌爲仁之本與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矣爲而不擇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凝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

微曷嘗遽哉

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洒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尙所以事天也

子曰理善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該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既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商開丘之事信乎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

或曰蹈水火白刃而無傷巫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詭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焉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巫師所能迺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

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士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夫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迺所當爲強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是覺則是動矣曰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時而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蓋亦原其當有

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唯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盡人之道矣

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中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爾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撰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學者斯須不在是卽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順理則無憂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修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遁今卽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載之於書矣遁將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秉彝也盡去其秉彝然後爲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秉彝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真吾多見其喪天真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于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夸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亡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求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九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子曰至顯莫如理昔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者或人聞之而曰琴胡爲有殺聲也夫殺在物見在心而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呂大臨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也大臨曰所謂道也性也中也和也名雖不同混之則一歟子曰中即道也汝以道出於中是道之於中也又爲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爲得混而一之乎大臨曰中即性也循性而行無非道者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豈爲性中又有中哉子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不可幷性而一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中不可謂之性則道非出於中矣中之爲義自過與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性不可容擊而論也率性之謂道則無不中也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大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赤子之心至虛無倚豈非中乎此心所發無往而不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謂允執厥中也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而爾指爲中是不明大本也大臨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未有所知其心固不同也孟子所言特取其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爾非謂無毫髮之異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何從而知之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至虛不倚純一無僞以應萬物之變何往而非禮義哉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爲中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謂無毫髮之異斯異矣大本則無異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去中不亦遠乎大臨曰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者而未發之時謂之無心可乎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何如耳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大臨曰此則淺陋之舉也敢不承教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爲先入道以敬爲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寇賊然也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爲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存而不失者心本無懈何事於防閑

也理義益明何事於思索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萬物之禮即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即惡亦改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己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者乎子曰其有報也亦循理而已

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昞問脩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脩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吳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通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君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彀不滿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務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深有所望於下深有所責其處己則莫不恕也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神不會也會神必有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起之處得見其人亦可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惜日之暮喟然而歎子曰常理也古猶今也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子曰可觀莫如萬物之生意

子曰處患難知其無可柰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即廢天職

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或問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閉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或問有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或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子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或問爲養而求仕不免憂得失將何以免此子曰志勝氣義處命則無憂矣曰在己可免也而親不悅柰何子曰爲己爲親非二事也其如命何人苟不知命見利必趨遇難必避得喪必動其異於小人者幾希聖人曰命云者爲中人而設也上智之士惟義之安雖曰求而得之然安於義而無求此樂天者之事也至於聞有命而不能安之則每下矣

或問爲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子曰是其爲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學以養心奚以文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或曰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其執簡秉筆從事於詞章之技乎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

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子曰言不可不謹傷於易則誕傷於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

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

子曰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勝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

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識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子曰進學莫先乎致知養心莫大乎理義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彥霖再問立德進德當何先子曰有既立而益進者上也有勇而至於立者次也

或問必有事焉者其敬而已乎子曰敬所以涵養也集義所謂必有事也不知集義是爲無事也曰義者中理之謂乎子曰中理見乎事敬在心義以方外然後中理矣曰義與敬何以異子曰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順理而行者義也曰敬猶靜歟子曰言靜則老氏之學也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末如之何也

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故也

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子曰重任必強脊膂之人迺能勝

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

子曰自得而至於無我者凡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子曰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

子曰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子曰識必見於行如行道塗涉暗阻非日月之光炬火之照則不可進矣故君子貴有識力學窮理則識益明照知不惑迺益敏矣

子曰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子曰動以人則有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子曰學必激昂自進不至於成德不敢安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強勉而已

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大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子曰清污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子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

或問日新者益進乎抑謂無弊而已乎子曰有進意而求益者必日新

或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子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

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賢否愚智有所不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學以知天爲本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故學者以親賢爲急

子曰學不博者不能守約志不篤者不能力行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子曰於所當爲者用意而爲之未免私心也

子曰致知則智明智明然後能擇

或問夫子之教必使學者涵養而後有所得如何其涵養也子曰莫如敬

子曰學者以屛知見息思慮爲道不失於絶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則萬物畢照鑑之常也而奚爲使之不照乎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屛而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入況於主敬乎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子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

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

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或問使從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子曰學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不能然者不見實理故也

或問何謂實理子曰灼然見其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苟不見死重於義如見火之熱水之深無復疑則其能者未矣

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朱光庭問爲善之要子曰孜孜而爲之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爲善也

子曰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伯淳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其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矣

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及夫施於用則必有其漸

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在己無自辱之患

子曰古之教人無一物不使之誠心射與舞之類是也

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或謂舉子必精脩其所業可以應有司之選今夫子每止之使勿習何也子曰設科以文詞取之苟可以應科則亦足矣盡心力而爲之以期乎必得是惑也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子曰蘇呂二子皆以知見聞見爲學之患吾喜其近道必欲堅叩明其辨可與終其說矣夫人之學非自願其有差也知之不至則流別於殊塗陷溺於異端亦不得免焉耳

子曰呂進伯老矣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亦可謂之好學也

子曰養勇之法求之太急故性氣輕鞕而難御凡長育人材也教之在寬待之

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子厚曰十詩之作將以驗天心於語默也子曰舍是有言亦烏得已乎

子謂子厚曰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子厚曰如其誠然則志大不爲名亦知學貴於有用也學古道以待今則後世之謬不必屑屑而難之舉而措之可也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後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子曰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子曰林大節少憩然得一言即躬履學者可畏莫如聞斯行之聞而不行十蓋九矣

子謂門人曰昨日之會談空寂者紛紛吾有所不能噫此風既成其何能救也

古者釋氏盛時尚只是崇像設教其害小爾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謂佛爲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嗚呼清談甚晉室衰況有甚者乎夫明智之士中人以上之資也其才足以自立則反之難矣學者必至於自信而不惑則彼不能亂不然猶之淫言美色戒而遠之尚恐不免也

侯仲良曰夫子在講筵必廣引博喻以曉人主一日講既退苑堯夫揖曰美哉何記憶之富也子對曰以不記憶也若有心於記憶亦不能記矣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子曰吾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節嗜慾定心氣如此而已

子曰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格物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而後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子曰學莫貴乎自得非在人也

子曰晁攜生者而問長生可謂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惑

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書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反之而聖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爲人而喪己

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習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子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痛慘戚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子曰學以不欺闇室爲始

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爲教非有益也

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

子曰有慾則不剛剛者不屈於慾

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

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

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論書篇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子曰堯夫曆差之法妙絕乎古人矣蓋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虛求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之所由也昔洛下閎之作曆也謂數百年之後當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慮其差也則以所差之分均於所曆之年以考每歲所差之多少謂之歲差法而差終不可定也

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或問春秋發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謂六經爲六藝之文何其求之於淺也

劉絢問孔子何謂作春秋子曰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察酌其宜以爲萬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爲邦之道可見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天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子曰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卽夷之韓子謂春秋謹嚴深得其旨矣

子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問易有大過何也子曰聖人盡道而無過故曰大過亦當事之大耳猶堯舜禪遜湯武放伐之類也道無不中也無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見則謂之大過於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而實無所過也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爲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或問何說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當哉若運氣則不可用

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

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

子曰周禮之書多訛闕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學者審其是非而去取之爾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軻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尚同學者於訓傳言語之中不復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魯威公弒君而自立其無歲不及諸侯之盟會者所以結外援而自固也齊遠與戎盟春秋危之而書至者以謂戎也苟不知鄭真陳之黨惡而同爲一人而已耳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不義則必執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弒多出於公族蓋其自謂曰先君子孫也可以君國而國人亦以爲然從而奉之也聖人明大義以示萬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弒君者皆絕屬籍蓋爲大惡既自絕於先君之世矣豈得復爲子孫也古者公侯刑死則無服況於弒君乎此義既明矣而或有以屬稱者可見其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階亂也春秋所書大槩事同則辭同後之學因以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其義各不同蓋不可以例斷也

子厚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亂未免歸過於墨翟乎

子曰橫渠夫子盡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乃在正蒙至若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乎楊子曰時也昔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於墨氏比也然其書以民爲同胞餘寮孤獨爲兄弟非明者默識焉知理一無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疑其辭有未達也今夫子開論學者當無惑矣

或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子曰訂頑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盡之聖人之事也子厚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於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樂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所謂易也此此也密也果何物乎聖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學者深思當自得之得之則於退藏之密奚遺乎

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事矣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或問胡先生以九四爲太子爻可乎子曰胡爲而不可當大臣則爲大臣當儲貳則爲儲貳顧用之如何耳苟知其一而不知其變則三百八十四事而已矣三百八十四爻止於

子曰夫人之說無可極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益爲說之至也

子曰大學孔子之遺言也學者由是而學則不迷於入德之門也

子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問人以能立爲能賢而易取於隨何也子曰隨者順理之謂也人君以之聽善臣下以之奉命學者以之徙義處事以之從長豈不立哉言各有當也若夫隨時而動合宜適變不可以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可與權者不能與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觀物

或問窮經卓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凡書載事容有重輕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信於辭則或有害於義曾不若無書之爲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學制與王制所記不同王制有漢儒之說矣

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學者所當潛心也勿忘勿助長養道當然非氣也雖然既已名之曰氣則非漠然無形體可識也如其漠然無形體尙何養之有是故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無非義也

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子曰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己絕亂之道也

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權乎權之爲言稱輕重之義也權義而上不可容聲矣在人所見如何耳

張閎中曰易之義起於數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迺尋末術家之所尙管輅郭璞之流是也非聖人之道也閎中曰象數在

子曰夫人之說無可極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益爲說之至也

子曰大學孔子之遺言也學者由是而學則不迷於入德之門也

子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問人以能立爲能賢而易取於隨何也子曰隨者順理之謂也人君以之聽善臣下以之奉命學者以之徙義處事以之從長豈不立哉言各有當也若夫隨時而動合宜適變不可以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可與權者不能與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觀物

或問窮經卓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凡書載事容有重輕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信於辭則或有害於義曾不若無書之爲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學制與王制所記不同王制有漢儒之說矣

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曰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爲有是言也子曰師直無忤色他日又以謝師直與明道言春秋明道或可之又言易明道不可師直無忤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曰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爲有是言也子曰

忘刺史之勢而屈以下問忘主簿之卑而直言無隱是固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蕭魚之會歎曰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而不復背晉者二十有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子曰春秋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能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子既老門人屢請易傳教而習之得以親質諸疑子曰書雖未出而易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黨論大興門人弟子散而四歸獨張繹受其書於垂絕之日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所學於古者比後世爲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矣今之禮書皆掇拾秦火之餘漢儒所傳會者多矣而欲句爲之解字爲之訓固已不可又況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

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或問嚴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乎周公故言禮必歸焉

或問周公既禘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迺天之用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則可乎

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羙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比君以碩鼠目君爲狡童疑於禮義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吾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寤寐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或問嚴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乎周公故言禮必歸焉

或問周公既禘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迺天之用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則可乎

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羙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比君以碩鼠目君爲狡童疑於禮義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吾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寤寐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朴順事而爲治耳至始爲堯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或曰大學在止於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

或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故堯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人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盡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苟曰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讀易至履霜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脩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曰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曰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脩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爲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爲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設卦以示之耳

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

子曰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既讀之而漠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啓悅其心者有通體緻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奚爲也於是有要約精至之言能深窮之而有所見則不難於觀五經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論政篇

子曰孔子爲政先正名名實相須故也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聲各盡其清濁之極然後可以考中聲聲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則中聲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數也今世有三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蓋律之遺也而用之者末矣欲度量權衡之得其正必自律起而律必取於黃鍾以律管定尺蓋準氣乎天地非積秬黍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物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則不可矣

子曰養親之心無有極也貴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人蓋常事耳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

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李籲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何如子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子曰爲治而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復必也

子曰封禪本於祭天後世行之秖以自誇美而已王仲淹曰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斯言當矣或曰周頌告於神明非乎子曰陳先王之功德而非自誇矣也

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明道守官京北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爲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

中無我之謂也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主於一事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偏乎

子曰治蠱必求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善備則後利可久矣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垂後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顧欲載之空言庶有取之者耳子曰不行於今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劉安世問百世可知之道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尙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尙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禮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剌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鎭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子曰三代而後漢爲治唐次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乎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責罪官吏無養廉恥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責不廉曰簠簋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衛士掖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曾無愧乎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見則亦可矣

有少監逮繫乎越獄子曰卿監以上無逮繫爲其近於君也君有一時之命有可必執常法而不敢從焉君無是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則叛法上則無君非之大也子厚曰獄情不得則如之何子曰寧

義不可虧也

子曰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周公則有其政矣曹參之治齊以獄市爲寄其時爲近古也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或問敬者威儀儼恪之謂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爾

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或人謀仕於子邑尉責重邑簿責輕子曰尉能治盜而已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爲盜也而謂責輕可乎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子曰游文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

子曰明道臨政之邦上下響應蓋有以協和衆情則風動矣天地造化風動而已

子曰今代之稅視什一爲輕矣但斂之無法而不均是以疑於重也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人之爲詩猶今人之樂曲閭閻童稚皆熟聞而樂道之故通曉其義後世老師宿儒尙未能明也何以異於詩乎古禮既廢人倫不明治家無法祭則不及其祖喪必僧之是

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噫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晉城縣有令宰書名石明道記之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所書大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傳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行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而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遽之矣使皆知禮義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乎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近古第其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

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子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耳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青苗之法初行明道時居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矣今條例司劾不行之官駁老成之奏乃舉一偏而盡阻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難乎其能濟矣

子曰唐朝政事付之尙書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爾宇文周官名度數小有可觀者也隋文之法無不善者而多以臆決故不足以持久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爲國者武備不可廢則農隙而講肄焉有時有制保國守民之道也魯之秋八月則夏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爲之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是以聖人不與

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可爲也亦何義乎

子曰後漢名節之風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子謂子厚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啓之有力焉今而用禮漸成風化矣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絕者遠矣

子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子曰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當道君正而國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變而能有爲者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補

子曰苻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子曰古無之而今有之者一釋老是也

子曰有田則有民有民則有兵

侯仲良侍坐語及牛李朋黨事子曰作成人材難變化人才易元豐諸人其才皆有用繫君相變化之耳凡人之情豈甘心以小人自爲也在小人者用之於君子則其爲用未必不賢於今之人也

子曰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

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子曰漢文誅薄昭李衛公謂誅之非考之於史不見所以誅之之故則未知昭有罪漢遣使治之而殺漢使乎抑將與漢使飲酒因怒而致殺也誅之當否也

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子曰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運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呂進明爲使者河東子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子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必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乎

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於嚴敬漢武遠祀地示於汾陽既非禮矣後世之人又建祠宇其失亦甚因唐人有妖人作韋安道傳遂設以配食焉誣瀆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尚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請於朝不必詢於衆不必慮後患幸勿疑也

子移書河東帥曰公莊鎮之初僉言交至必曰虜既再犯河外不復來也可高枕矣此特常言未知奇勝之道也夫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今日彼不徒與大衆必不利於河外既空之地是大不然彼誠得出吾不意破蕩數壘已足以勞敝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戴而歸然後爲利也夫謀士悅其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故爲今之計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豈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願往則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

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即爲復矣

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

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惡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爲俾誰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無妄之道子曰因事之當然順理而應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豈妄乎子曰因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舉又何必累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脩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篤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養不全固者處事而不精歷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則逸樂

子曰萬變皆在人爾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閑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子曰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子曰較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子曰西邊用師非小故也未聞一人勸止其事者自古舉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於衆庶而不敢專也今雖公卿惟其言而莫違況其下者乎逢合之智如此幾何不至於一言喪邦

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

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子曰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子曰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子曰邊豆簠簋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然也不席地而椅桌不手飯而匕筯使其宜於世而未有聖人亦必作之矣

呂申公常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明道且告之悔明道曰然不可以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二程粹言卷之一

宋龜山楊　時訂定
宋南軒張　栻編次

天地篇

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診氣也

子曰雨水冰上溫而下寒也隕霜不殺草上寒而下溫也

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乎子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五德之運有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土火異王也

關子明推占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善保國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子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曰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曏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或問天帝之異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神鬼以情性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子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范蜀公言鬼神之際曰佛氏謂生爲此死爲彼無是理也子曰公無惑則有是言也蜀公曰鬼神影響則世有之子曰公有所見則無是言也

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荅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子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理無二也若夫天之所爲人之所能則各有分矣

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子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之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或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子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迺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子曰似之未易言也

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瘁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閑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子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

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
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
子曰古今異宜人有所不便者風氣之異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異於古耳月何食不受日光也何爲不受與日相當陰盛亢陽不下於日也古者鼓以救日月之食然則月之食亦可鼓者以其助陽歟
子曰五祀非先王之典以爲報邪則遺其重而舉其輕者夫門之用顧大於井之功乎祭門而不祭井何說也
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聖賢篇

或問聖人有過乎子曰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爲聖人矣曰夫子學易而後無大過者何謂也子曰非是之謂也猶刪詩定書正樂之意也自期年至于五十然後乃贊易則易道之過誤者鮮矣曰易亦有過乎曰如八索之類亂易者多矣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子曰損益文質隨時之宜三王之法也孔子告顏淵爲邦者萬世不易之法也子曰孟子論子濯孺子之事特曰不背師可稱也非言事君之道也事君而若此不忠之大也
子曰齊威之正正舉其事爾非大正也管子之仁仁之功爾非至仁也
或問泰伯之三讓子曰不立一也逃焉二也文身三也
或問趙盾越境果可免乎子曰越境而反且不討賊猶不免也必也越境而不

矣致神必用尸後世直以尊卑勢遂不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廢耳
子曰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之所以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子曰在此而夢彼心感通也已死而夢見理感通也明乎感通則何遠近死生
今古之別哉楊定鬼神之說其能外是乎
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曰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或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反然後可免耳

子曰泰山雖高矣絶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耳

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

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或問聖人亦有爲貧之仕乎子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子從仕子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子曰子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天子之職守宗廟而堯舜以天下與人諸侯之職守社稷而大王委去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惟聖賢乃與於此學者守法可也

子曰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也能使小人不敢肆其惡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故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惟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

或問伐國不問仁人然則古之人不伐國其伐者皆非仁人乎子曰展禽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暴民逞欲不義之伐多矣仁人所不忍見也況忍言之乎

昔武王伐紂則無非仁人也

子曰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彊宰我是也

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孰得而移之

劉安節問曰志篤於善而夢其事者正乎不正乎曰是亦心動也曰孔子夢見周公何也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

亦豈寢而必夢夢而必見周公歟

子語楊迪曰近所講問設端多矣而不失大槩夫二三子豈皆智不足以知之由不能自立于衆說漂煦之間耳信不篤故也仲尼之門人其所見非盡能與聖人同也惟不敢執己而惟師之信故求而後得夫信而加思乃致知之方也若紛然用疑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漢王允唐李德裕功未及成而禍敗從之者不知包桑之戒也

李觀有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威公之伯乎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蠱心於用賢也

或問郭璞以鳩占何理也子曰舉此意向此事則有此兆象矣非鳩可占也使鳩可占非獨鳩也

或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不死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子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節問高宗得傅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神

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來往哉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顯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夫孔子蓋以因其年德相配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子曰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子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又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

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也學者於此亦可驗其心志之定否操術之邪正也

謝良佐既見明道退而門人問曰良佐何如子曰其才能廣而充之吾道有望矣

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曰邦無道而自晦以免患可以爲智矣而比干則非不知也

子曰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淵懿溫淳則未若顏子者

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子曰堯舜生而知之者也湯武學而至之者也文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雖然皆聖人也

子曰身之言履也反之言歸乎正也

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猶春生也孟子則兼秋殺見之矣

子曰學聖人者必觀其氣象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子曰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

子曰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得之者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

子曰聖人無夢氣清也愚人多夢氣昏也孔子夢周公誠也蓋誠爲夜夢之影也學者於此亦可驗其心志之定否操術之邪正也

子曰周勃入北軍問士卒如有右袒將何處哉已知其心爲劉氏者不必問也當是之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能濟矣迎文帝於霸橋而請問則非其時見河東守尉於其國而嚴兵則非其事幾於無所能者由不知學也

子曰仲尼渾然乃天地也顏子粹然猶和風慶雲也孟子嚴嚴然猶泰山北斗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子曰既誠矣尙何事於養心哉

子曰王仲淹隱德君子也其書有格言非其自著也續之者勦入其說耳所謂售僞必假真也通之所得粹矣非荀楊所及續經其僞益甚矣自漢以來制詔之足紀者寡矣晉宋以後詩之足采者微矣

孫覺問孔明何如人也子曰王佐曰然則何以區區守一隅不能大有爲於天下也子曰孔明欲定中原與先主有成說矣不及而死天也曰聖賢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則不爲孔明保一國殺人多矣子曰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義有大於殺也孔子請討陳恆使魯用之能不戮一人乎曰三國之興孰爲正子曰蜀之君臣志在興復漢室正矣

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則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

子曰與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沙隨之會晉侯怒成公後期而不見魯當是時國家有難彼曲我直君子不以爲恥也

子曰世云漢高能用子房非也子房用漢高耳

子曰楊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苟至於無可柰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楊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詭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或問舜能化瞽象於不格姦而曷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未故難於商均之惡豈聞如瞽象之甚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

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或謂顏子爲人殆怯乎子曰孰勇於顏子

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善人不以爲言君子一有不善則羣起而議之一道也白者易汙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苟雜處乎衆言之間羣音譁譁然己且不能自明尚何暇他人之知乎

子曰孔子爲宰爲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也

子曰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奚材也其學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

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子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而深潛縝密則於與叔不逮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不能改其樂子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謂其所樂者何樂也曰樂道而已子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乎則非顏子矣他日侁以語鄒浩浩曰吾雖未識夫子而知其心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乎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于四達之衢爾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矣

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

或問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而與拂父母之心孰重子曰非直不告也告而不可然後堯使之娶耳堯以君命命瞽瞍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在瞽瞍不敢違而在舜爲可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於是乎皆得曰然則象將殺舜而堯不治焉何也子曰象之欲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或同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子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子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子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蒲人之約而卒適衛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漢史不云乎齊威殺其弟蓋古之傳者云爾有如子糾兄也管仲輔之爲得正小白既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甚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復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其文制有舊非可鑿知而苟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子曰苟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尹商陽追吳師既及之而曰我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閒慢莫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記禮者之謬也

子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時門弟子才辨明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易簀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繼其傳者有子思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

子曰在邦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而有怨者焉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焉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喜舜亦憂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故當知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或問莊周何如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曰瞻之在前未能及也忽焉在後則又過也其差甚微其失則有過不及之異是微也惟顏子知之故與卓爾之歎也
或問後世有作虞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聲開而種之其資毓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磨矣虞舜當未開之時及其聰明如此其感宜乎後世莫能及也胡不觀之有天地之感衰有一時之感衰有一月之感衰有一辰之感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
子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是以未嘗復行有復行焉者知之不至耳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珍倣宋版印

明道十五六時周茂叔論聖道之要遂厭科舉慨然欲爲道學而未知其方也及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明道志康節之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既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乎順浩然乎歸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樂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亦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也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

珍倣宋版印

居若先生之道以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伯淳既沒公卿大夫議以明道先生號之子爲之言曰周公死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天不憖遺哲人早世學者於道知所嚮然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也

君臣篇

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名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非特人君爲然也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雖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子曰君子有爲於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苟爲亦無必爲
子曰止惡當於其微至盛而後禁則勞而有傷矣君惡既甚雖以聖人救之亦不免啍違也民惡既甚雖以聖人治之亦不免於刑戮也
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計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

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子曰小人之於君能深奪其志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閉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問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曰大臣而猶升也則何之矣子曰上則升君於道下則升賢於朝己則止其分耳分則當止而德則當升也盡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亂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臣不能用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周公亦盡其分耳人臣所當爲者而不爲則誰爲之也事親若曾子可也其孝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而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爲之孝也而可乎

後世有恃功責報而怏怏於君者必此之言夫

子曰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唯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處高位也有拯而無隨焉在下位也則有當拯有當隨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范公爲諫官嘗諫上曰今欲富國強兵將何以爲子聞之曰野哉烏足以格其君周禮所記亦有強富之術惟孟子爲梁惠王言利之不可爲至於不奪不厭言兵之不可用至於及其所愛也庶乎其可矣

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子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進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崇己以爲大也蓋尊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

或謂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則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謂其名位有損也號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己而不識所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

或不勝其忿起而驟正之則致凶之道其惟盤庚周宣乎修德用賢追先王之政而諸侯復朝焉蓋以道馴致不以暴爲之也若唐之僖宗昭宗是也恬然不爲至於屯極則有亡而已

昔有典選其子當遷官而固不之遷者其心本自以爲公而不知乃所以爲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於嫌有所不必避後世人偽競生是以不免耳

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或問臣子加諡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爲也

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

或謂禮局設官地清而職閑可居也子曰朝廷舉動有一違禮則禮官當任其責安得謂之閑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子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珍倣宋版印

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或問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盡禮子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能盡也故以譏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進講至南容三復白圭中侍謂講至南宇請隱之子不聽講畢進曰人君居兆人之上處天下之尊只懼怕人過爲崇奉以生驕慢之心此皆近習諂媚以養之耳昔仁宗之世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皆此類天下至今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復諱也翼日孫覺講曰子畏於正子曰以諱之故獨無地名可稱也謂畏於正此何義也

司馬溫公呂申公韓康公上子行義於朝遂命以官典西都之教子辭不聽又顧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善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姑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久而無斁臣知朝廷之急賢也今乃官使庸常之人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於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說願陛下廣知人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矣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又不聽而召之至京師且使校讐館閣子以布衣造朝也則曰草萊之臣蒙召而至未見君先受命非禮也既見于庭又命之陞對遂有講筵之除子退而上疏曰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臣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臣何者而遽加擢任也今之用臣蓋非常之舉必將責其報效此天下之所觀聽也苟或不然則失望於今而貽笑於後可不謹哉臣請有所言焉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

珍倣宋版印

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實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云夫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君言聽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善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姑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久而無斁臣

珍倣宋版印

知其不可也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以愧己夫海宇至廣賢俊非一人願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則爲宗社生靈之福矣久之意有不合上書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昔在兩朝累爲當塗者薦揚臣於是時自顧道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上嗣位陛下臨朝大臣仰體求賢願治之心搜揚巖穴首及微臣以爲召而不往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如臣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則邦有常憲矣是以奔走承命甫至闕庭之外又有館職之除方且表辭遂蒙賜對臣於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陛咫尺天光未嘗一言及於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玉音擢寘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已萌矣辭不獲命於是服勤厥職夫性朴而言拙臣之所短也若夫愛上之心事上之禮告上之道則不敢不盡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直欲舉太平不止於因循苟安而已苟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而方今所謂至急爲長久之計則莫若輔養上德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然後知周公誠不我欺也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知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臣服職以來六侍扆御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說者竦立案傍解釋數行則已肅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也亦已異於周公輔成王之道矣或以謂上方幼沖宜爾者不知本之論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故所急在先而不憂其太早也或又曰聖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則尤非也莫聖於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爲之戒禹豈不知是也以唐太宗之聰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其始也惡隋煬帝之侈麗毀其層觀未六七年乃欲治乾陽殿矣人心奚常之有所以聖賢處崇高之位當盛明之際不忘規戒爲慮至深遠也況幼沖之君而可懈於閑邪拂違之道乎夫開發之道有方而朋習之益至切夫學悅而後入宜使上心泰而體舒然後有所悅懌今也前對大臣勤虞違謬一言之出史必書之非所以遜人主之志而樂於學也凡侍講讀皆使兼視他職比於輔導則弗專矣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則不能感發古人以蒲廬喻教謂以誠化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聲武悲而擊之則聲哀誠意之入也其於人亦猶是矣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於心思及至上前然後責功於簡冊望化於頰舌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不得聞此言也久矣雖聞之必笑之以爲迂且誕也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采聖學不傳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方且區區駕其說於學以示天下後世不虞幸會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臣得以所學上沃帝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神宗首召伯淳首訪致治之要子對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何如子對曰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臣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今四海靡靡日益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
誠忠厚之化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體乾剛健而力行之
則天下之幸上嘉納焉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上
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明道之未爲臺諫
也察荊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言及
功利上始疑其迂闊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論治道上斂容謝曰此堯舜
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荊公晝策
寖行子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便者即論奏之其尤有益則論大臣不同心謂
小臣預大計謂青苗收二分之息謂鬻祠部度牒貧民爲僧謂民情怨咨而
公論壅遏謂與利之臣日進而尚德之風寖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
明道補外官入辭上猶眷眷問政他日明道曰當是時吾不能感動君心顧吾
學未至德未成也雖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復可笑人力不勝以至于

今豈非命哉

心性篇

劉安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
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
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
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論性而不及氣則不備論氣而不及性則不明
子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如百尋之本本根枝葉
則一氣也若曰高明之極無形可見必也形諸軌轍之間非也高明之極軌
轍之間皆一貫耳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
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
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烏知告子之未知義孟子爲
知言
子曰凡物既散則盡未有能復歸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
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
呼也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
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或問性與天道是誠不可得而聞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傳也他日謝
艮佐曰子貢即夫子之文章而知性與天道矣使其不聞又安能言之夫子
可謂善言子貢可謂善聽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
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子曰心實使之
子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由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子曰心本至虛必應物無迹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制
於外所以安其中也久則誠矣
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同稟於性遇其適然爾力行不至難以語
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難以語命可以言遇也或問命與遇異乎子曰遇不
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子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
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或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羞惡也哉
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韓侍郎曰凡人視聽言動不免幻妄者蓋性之不善也子哂之曰謂性不善者
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

子曰君子慮及天下後世而不止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曾身之不遑恤非其性之盡也

子曰天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無內外不可以分

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子曰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

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則可乎

子曰動以人則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

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子曰有得無得於其心氣驗之裕然而無不充悅者實有得也切切然心勞而氣耗謂己有得皆揣度而知之者也

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息而縱之則存者亡

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

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或問君子存之何所存也子曰存天理也天理未嘗亡而庶民則亡之者衆矣

或問志乎道而玩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敬忠孚信之別子曰一心之謂敬盡心之謂忠存之於中之謂孚見之於事之謂信

子曰目得而動者猶以手舉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有不中矣

或問人情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子曰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張子曰太虛至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則濁濁則有礙礙則形窒矣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問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子曰世之言道者以性命爲高遠孝弟爲切近而不知其一統道無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世豈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心至命者亦由之而弗知也人見禮樂壞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足道者也必有總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乎何有

子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氣比之金可也不可以比性

子曰言不足以得意得意則言可忘矣非心自得之終非己物

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捨則去思之弗熟也

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污壞則直行之耳或有污壞

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子曰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志意之別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子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揚迪言於子曰心迹固夫子以爲無可判之理迪也疑焉子曰然則舜同象之憂喜孟子不以爲僞卽是宜精思以得之而何易言也

子曰與叔昔者之學雜故常以思慮紛擾爲患而今也求所以虛而靜之遂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養氣爲有助也夫養氣之道非槁形灰心之謂也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動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則是死而已也其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患則亡矣

游酢曰能戒謹於不覩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則然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也爲聖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僞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謹擇乎

子曰有能全體此心學雖未盡但隨分以應事物雖不中不遠矣

子曰西北與東南人材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或問心有存亡乎子曰以心無形體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則在此矣子因以目視地曰過則無聲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未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憫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或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本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子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或曰心未有所感之時何所寓也子曰莫知其鄉何爲而求所寓有寓非所以言心也惟敬以操之而已

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子曰善惡云云者猶杞柳之論也善惡混云者猶湍水之說也

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子厚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其入神之奧乎學者欲以思慮求之既以自累其心於不神矣烏得而求之哉子曰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事矣孟子於是論養氣之道而未遽及夫神也子厚曰勿忘者亦不捨其靈明善應之耳子曰存不捨之心安得謂之靈明然則其能善乎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

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之不同合而言之一道也舍而行之是悖理而違道也而世言道與性者必曰超然眇乎四端之外是亦不學之過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目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

子曰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日下傾此於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天之應若影響然得其應者常理也自

子曰真元之氣氣所由生外物之氣不得以雜之然必資物之氣而後可以養元氣本一氣也人居天地一氣之中猶魚之在水飲食之真味寒暑之節宜皆外氣涵養之道也

子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能盜胎奪陰則無是理也

子曰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僞慢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子曰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何也子曰無是四者非仁而何原憲之問在於止而不行未免於有是心也故曰可以爲難而已蓋將以起原憲之問而進之而憲不能也

或問君子有之如何其存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子曰感而遂通感非自外也

子曰退藏於密者用之源也

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之然後能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

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得於此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已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天之應若影響然得其應者常理也自微而觀之未有不應者自淺狹之所見則謂其有差矣天命可易乎然有可易者惟其有德者能之

韓康公曰今有人頓然明盡者子信諸子曰必也生而知之然未之見也凡所

貴乎學者不謂生而知之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性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其至也佛氏於陰陽生死古今未之識也而謂得夫形而上者與吾聖人無二致可乎人才智愈明其所陷溺愈深可不戒乎

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子曰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

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子曰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子曰主心不定也

子曰心盡乎智周萬物而不盡乎如死灰形盡乎動容周旋而不盡乎如槁木以寂滅湛靜爲道者其分遠矣

張子厚問伯淳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也子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

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性爲隨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在內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生於西也非其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是內而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聖人未嘗絕物而不應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以方怒之時遽忘怒心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物篇

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子曰人以累物爲患必以忘物爲賢其失一也

子曰物固有是理因而充長之不俟乎造爲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則僞矣

子曰觀物理於察己之理明則無往而不識矣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時者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而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以可易之道者豈徒爲教哉蓋有其理也

子曰物形有小大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

子曰物相入則相說說則相入說以正爲貴君子之道致說於民如天地之施焉

子曰君子之自尚蓋非一致有抱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焉有知止足之戒退而保身者焉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焉有清介遠引不屑世故者焉孔子所謂志則可者進退合道者也

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問凡人辨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子曰識量狹也聖人之有量天資也君子之有量學識也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鐘鼎也釜斛也斗筲也其涯雖異其受也不齊而未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隨其知之所至而已人有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推而上之至於爲公輔而滿者方其未滿猶可

蔽也既不能承則必盈溢不可掩也鄧艾位登三公年七十矣其自處亦善及破蜀有功則心動矣謝安聞苻堅之敗不形喜色及折屐齒則心動矣有飲酒既醉而執禮愈恭者雖賢於顛沛而爲酒所動一也富貴公子折身過於謙抑視驕傲者亦賢矣亦爲富貴所動也

或問視朋友之過不告則不忠善告之不聽則當何如子曰誠意交孚於未言之前雖不言而人信之矣不信者誠不至也

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多矣惟婁師德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子曰志不立爲氣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

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

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子曰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矣

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子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物乎子曰然其所生

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子曰然

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子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乎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乎順理則裕而從欲則危乎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子曰謂聖人

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

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或問天民與大人之道何以異子曰順天而行道者天民也順天而爲政者天

吏也大人則進乎此矣

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

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

子曰先儒母弟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母弟者謂嫡也非以同母爲加親也以

同母爲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

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

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吾所應惟君子能之

子曰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自

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子曰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君子常過於愛小人常過於忍

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子曰今之世稱曰善人者豈如無惡可欲也哉殆亦昏棄無立之異名

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子曰萬物之理皆至足而人於君臣父子之間不能盡其分者多矣

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或問聖人之道其難知也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

人之進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子曰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人而不知羈靮之用本於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馬也聖人之化亦如之

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

氏逃父棄家毀絶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

子之心哉

子曰凡物有形則聲色臭味具焉四者之虛實均而實勝也意言數象亦然

子曰夢之所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

散也

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

蹇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

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云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子曰與昧者語如持被醉人左扶之則右仆右扶之則左仆欲其卓立中塗不可得也

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子嘗言昔游乎雍華之間關西學者六七人從予行一日亡千錢僕者曰非屬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裴遺必涉水沉之矣子曰惜哉有謂子曰是誠可惜也又有曰微哉千錢亦何足惜也又有曰水中囊中人亡人得可以一視何歎可惜也子曰人苟得之則非亡矣今迺墜諸水則無用吾是以歎之及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乃如是之不同也與叔曰夫三子之言如何子曰最後者善與叔曰善則善矣觀夫子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子因善誌之既十有五年閱故編見之思與叔不幸而蚤死爲之隕涕

子曰君子之學必日進則日新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子曰聖人之言其遺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若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

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而善思然後可以適道

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心與事遇則內之所重者更互而見此一事重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可矣

子曰凡物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耳聖人無爲異於是

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

子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

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或曰凡物之出各自其氣之所勝而化焉子曰何以見之曰如木之生新根既大則舊根化矣子曰是克也或曰克則木化爲土而何子曰非化也克也物無一定盛衰相因古之人以迭王言五行盡之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子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渾而爲一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曰物有本未而本末非二道也

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致曰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得之云爾

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子曰輕浮巧利之人去仁遠矣

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

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拔本塞源之教也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懸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其間若不蚤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下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物不齊也汝自不齊耳

子曰上竿而戲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況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頭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賦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曰物我一理明此則盡彼盡則通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

高厚語其小至於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窮理之功也

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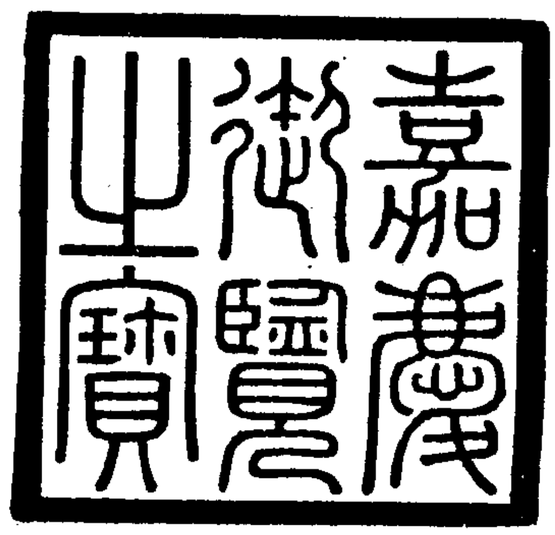
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子曰惟聖人善通變

子曰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具有無生出先後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爲有序不可也然則精神魂魄意之五者爲序亦不可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九經疑難


嘉慶御覽之寶
書中前集印章集印於此

疑生於不信難起於不服經之有疑難其殆出於專門之學臆見異說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有是非而難有當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禮者一歐陽公疑周禮者二蘇子由疑周禮者三猶曰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至若劉子元於書有疑古十條於春秋有十二未論果何見也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猶曰黨同伐異者爾若夫顧悅之嘗難王弼易義四十條而開康之又申王以難顧非其品藻不由於公論而評議獨出於私見者乎雖然是皆有可取者昔孔門之學大槩務通倫類而已顏子聞一知十子

六經先後有序
六籍儀刑萬世
古今逸經篇目
三代經籍事業
六經取喻元氣
六經取譬六脉
六經所本在道
六經所得在意
春秋與易名家
荀揚與韓談經
顏子未嘗言經
揚雄著書擬經
學者在求經旨
學者在通經術
支離六經旨意
訓注六經得失
論經莫泥章句
學經莫泥疑難
後世求經之失
後世訕經之失
六藝折衷夫子
五經所以簡易
論惟五經為辨
六經之道同歸
六經道天人備
六經道久益明
六經致治成法
六經統天地心

總叙

六經輔成王道

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變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人人入乎六經則能服以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志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 范文正公文

五經辭異道一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其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祿利毀譽之所怵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嗚呼安得外祿利遺毀譽之人而使之學哉 李清臣湜水文

六經各有指趣

夫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察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臣孟軻之徒涸清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研而高視矣 蘇文

五經各有文體

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啟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誕乎情性辭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絶壎宇重峻吐納自深譬萬鈞之鴻鐘無爭爭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絶固哲人之驪淵書實紀言而詰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書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詞譎諭溫柔在誦最附衷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源已遠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辨立曉而訪義則隱此聖人殊致表裏異體劉勰文心雕龍

班固有言漢興言易自淄川申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於趙則董仲舒此西京傳學之始也范煜至言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戴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以總領焉此東京之時立於學官者也其存於今者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康成之禮公羊穀梁左氏之春秋傳易之學兩漢無存惟晉王輔嗣之

說行焉若議其優劣自漢而下傳經之學存於今者止有數家安得盡知諸家之優劣哉傳而不經者諸家之說間有之矣經而不傳者不可得而知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倉易楊立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有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立京易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兩漢儒林傳

河間興明六藝

周室衰道德廢五帝三王之文漂淪散失弃置不省重一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

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薙滅先聖之道響絕殆盡然後憤其欲雖有博雅君子心誦腹藏璧裔巖鐫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者漢初挾書之律尚存玫而除之亦未尊錄先王之道蔑蔑而不熄也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又為人君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詩最密左氏為春秋相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六藝暨乎 司馬溫公文

六經先後有序

夫詩以道志禮以道行書以道政樂以道和春秋以道法易以道變此六者先王之所教而先後有序表裏相發未有偏廢而能識道之全也故學之序與於詩所以出辭氣立於禮所以動容貌言行成矣於是發之以書施於政矣然後成之以樂可與權則濟之以春秋知命則終之矣易要之始乎為仕終乎為聖人故孔子之教鯉先告之詩以發其言又告之禮以立其行進士而止今庠序所教設科所取止一一經自占故治詩者不問禮學易者不知書其進無序其取無類雖高才洽聞而上無甄之則將自廢於儕人

之中單見訣閒僅各一藝之章句則自以為足古之學者九年知類通達漢儒之專門猶曰三十而五經立也嘉祐集

六籍儀行萬世

夫聖人之為文為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元造後之人苟而不得行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元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元造之源也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

三代經籍事業

三代以上有六經之事業而無六經之籍後世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古者聖君在上賢臣佐之其發之話言頒之詔誥著之典章法度無非道德性命之理是以士生其時者孝友睦婣任恤是為禮樂射御書數是習智信聖義中和是行家家稷契人人皐夔雖武夫鄙人之所為有後世公卿所憚而謂者尚有此語不知二子何為而有是言也按安國為傳在武帝之世二子之前也豈歷東漢西晉之時而書或有逸也

得鄭康成總其微言鈌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日講習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博乎唐文粹

古今逸經篇目

緇衣之篇公孫尼子所作王制之篇漢文博士所作唐人謂中庸四十九篇則可疑豈特月令齊國子賦轡之桑矣之詩鄭子駟賦黃河之清之詩今皆無存則詩之逸多矣楊子雲謂酒誥俄空焉至隋始能盡足之則書之逸也多矣至趙岐以孟子丕顯丕丞之文杜預以念茲在茲之文反為逸書今大禹謨君牙

譬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視以為不為希世絕俗之事此所謂無六經之籍而有六經之事業者此也自茲以還天地大全裂於多岐之見古人本體分為一曲之私百家諸子之學與夫佛老荒唐之書雜出而並傳於世是非混淆邪正雜祿而士之學者日夜疲精勞思深博勤亦至矣然而支離漫衍無一貫之理又不慎擇而守約之由是日用愈勞智通愈遠正如弃通衢入於山徑之蹊前臨大澤而旁叢荊棘曾無遂廬託宿焉況居天下之廣居乎此所謂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也

六經之作所以傳大道而垂教萬世其書後天地而生有以備載乎天地之始書先天地而位而逆知乎天地之終如彼一元之氣周流乎天地之間指一肖翹認一蠢動而語人曰此元氣可乎嗚呼後世之士不能探聖人述作之意隨經專門轉相忌克矛盾相攻蜩蟬競噪六經雖不傳一貫之道而同室之人等於胡越回視一貫同歸之道若七國之民南北瓜分提身干戈劒戟之間追念先王一統之治國無異政家殊俗若在雲霄之上矣

六經取譬六脉

書有六經猶身之有六脉也六脉失則喪人身六經失則喪人心元氣不可見故散之六脉使人之由脉以知氣大道不可見故布之六經使人由經以知道六脉不同同屬乎元氣六經不同同歸乎大道嗟夫聖人沒大道蝕諸子興六經判傳注波騰專門鶩沸守詩書守禮樂者不達易春秋矛盾相交黨同伐異春秋一經也而三傳相反六經可知矣歆向父子也而議論異同餘人可知矣孟軻聖人著書立言鐸振斯文羽翼吾道六經奧府羣通並貫趙岐何人也輒謂其尤長於詩書夫六經一理尒豈有長於此而不長於彼耶趙岐之言幅裂大道六經之判岐亦不能無罪耶

六經所本在道

經所載者禮所本者道道出而為理理出而為事篤學聖人之經而不知推之行事非深知經也不在於言而在於意不在乎意而在乎道道苟能明則忘言如筌蹄道苟不言則守其言如糟粕

六經所得在意

聖人之經所以載道而示天下後世雖渾謹嚴閎深浩博有若天焉雖日星回旋雲霧晦霾窈然上覆而其所以幹旋運動者不可俄而度有若地焉雖山岳雄峙江河競注隤然下載而其所以翕闢變化者不可俄而測且莫高於天莫厚於地而聖人之經實則之義冠博帶洋洋絃誦之者自然超然獨悞於方寸而區區之其言不能曲盡其意乃異其自得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也茲亦惑矣故風賦比興雅頌六者詩之義也徒拘其義而不研乎箴規美刺之情則詩之所得抑末矣典謨訓誥誓命六者書之文也徒泥其文而不熟於乎古今治亂之原則書之所學抑末

矣徒知卦爻象辭為易之辭而不則陰陽變化之妙理則得於易者幾何徒知盟會侵伐為春秋之辭而不究褒貶賞罰之原意則得於春秋者幾何知禮之本固不在於刑名度數也知樂之本固不在於聲音節奏也

春秋與易名家

春秋之書非一家學也李尋以是明水旱蝻蠹之變不疑以是明方遂之詐劉向以是明陰陽消長之理子駿以是明宗廟昭穆之異所得者皆不過經之迹而止而得其意而不泥者仲舒也三策發明天人之法費直長卦筮而亡章句延壽以獨得隱士之說而立異黨孟喜以詐得枕牒之傳而凝諸儒所得者亦不過經之迹而止耳得其意而不泥者揚子雲也太元之作覃思天文張衡見之遂以為與五經相疑寧不類於經耶降及東都鄭元以名世通儒叢括大興為時常雄學士大夫非兄弟慎則父康成也故其箋解文辭鮮有不戾於經者如蔽於維師尚父之義且以為可尚可父蔽於車三千之義且云羨卒盡起至

蘊奠不尊聖人而非諸子尊三王而黜五霸寧不近於經耶易之書亦非一家學也趙賓作易係而非古法費直長卦筮而亡章句延壽以獨得隱士之說而立異黨孟喜以詐得枕牒之傳而凝諸儒所得者亦不過經之迹而止耳得其意而不泥者揚子雲也太元之作覃思天文張衡見之遂以為與五經相疑寧不類於經耶降及東都鄭元以名世通儒叢括大興為時常雄學士大夫非兄弟慎則父康成也故其箋解文辭鮮有不戾於經者如蔽於維師尚父之義且以為可尚可父蔽於車三千之義且云羨卒盡起至

荀揚與韓談經

荀卿之談經則主於學故曰禮之於文樂之中和詩書之博春秋之微楊雄之談經則主於卞故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韓愈之談經則主於文故曰周誥商盤屈曲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至太史論論其所長班孟監明其所本

顏子未嘗言經

孔門群弟所謂傑然者顏氏之子而已故德行則為之先聞道則德之卓想其優游寢室深得聖人之奧也然而言詩則告往知來獨擅於子貢在顏子則不聞一言以發明於三百篇之中何耶言書則高宗不言善問於子張在顏子問不聞一言以指論於百篇之義何耶六十四卦之書未嘗以見於講究而作為易傳於世乃反歸于子夏何耶三千之儀未嘗一形於問難而知禮之美以和為貴乃反歸於有若又何耶以至下而賓牟賈者尤知避席趨隅以樂為問而

乃冠於四科而其言反不及於樂又何耶豈五經不足以推求者抑豈顏子不逮於數子耶

楊雄著書擬經

楊子元作太元或有譏王之譏後世之士見雄如此若習鑿齒之作春秋白居易之續湯征束晳補亡辭之詩顧況補上古之什王通修元經而續詩書紛紛籍籍相亂六經皆雄啟之也僭王罪之不為過也

學者在求經之博徒為文具而莫知所措然則士非不勤經勤經而不明義明義而不達道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詩固可以言矣邇之事父以致其孝遠之事君以達其忠外之四方不辱君命之重大明王之德意以開益百姓之心此詩之術也不學禮無以立則禮固可以立矣處為疑而不懼當險難而不能安不怵於富貴之儻來不趨於貧賤之困躓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禮之術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思發於聲色四體不言而喻日新而烏可已此樂之術也內之治已如箕子知五事外之人如皐陶之九德堯舜之致治禹益之贊襄文武之

聖人以躬行者易泯而心達者難著故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節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導名分以六經而遺天下來者詳且博矣然天下之士目迷于日月之勤勞心貪於章句之重復口窮於誦習之精貫外誘乎科舉之進取多思廣記抉摘要會以待有司之問寥寥聖人之意洪大高明如日常晝如月照夜莫能舉首一觀光耀一自開其聾昏故至於臨務應繁酬酢有為之際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也聖人之書其高遠而無際如天之不可俄而度其廣大而無疆如地之不可俄而則夫惟其觀書而得其意循意而達其道若數一二辨黑白無少蔽於胷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土圭之妙乎嘗學詩矣知其風雅比興雅之體而已求其溫柔寬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嘗學禮矣知其辨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而未能也嘗學易矣知其陰陽奇耦吉凶悔吝而已所謂性命之理不可得而聞也學春秋矣知其日繫月正次王而已所謂褒貶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劉書

經營周趙之輔佐參之以事上攻之以治民此書之術也成性存存內之入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外之出義則齋戒以神明其德此易之術也尊奬王室而退臣室柄威重中夏而外口口褒貶盡萬世之公是非存不朽之實此春秋之術也

支離六經旨意

聖人作經以傳道萬世垂之無窮豈遠人情哉後世莫學淺聞之士求之太過泥之太拘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私意臆決支離蔓延言愈久而道愈不見譬夫法令奇章先王所以待天下者未嘗不垣然盡一欲家至而户曉難犯而易避也及夫吏胥侮之上下其手輕重其情制千機百穽使天下重目側足莫得其端豈立法之敝哉

訓注六經得失

傳易者數百家皆著易傳各有得失唯王弼之注獨冠今古江左諸儒並傳其學其失蓋寡書之學則蔡大寶梁倚費甝顧彪並為旨義旨趣因循義皆淺略唯孔安國之注其得居多詩之學則申公騰芳於魯郢毛茂先價與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齊魏兩河之間為義疏者輩出

劉焯劉光伯時為殊絕然負恃才氣輕鄙先達而有詳略之差未為盡美毛鄭二家注解箋譜互有得失禮之學自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呂不韋脩月令漢之時博士錄王制則禮雜漢儒之學不可考明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二家同經異注皇甫侃熊安二家尤見於世熊之失皆本經而引外義皇雖章句詳正至尊鄭義而不純矣春秋之學謂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而不知其解經踈而失之誣二傳雖密於解經而日月五始三諱亦已失矣周禮之學始於漢成流歆而成與康成謂之六國陰謀之書謂之末世不驗之典疑信相傳而鄭與父子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等皆作周禮解詁而康成長於制度之學此五傳授之大略也易輔嗣有略例詩康成有譜春秋左氏有凡例皆其長也至王弼注譏之九三義不本於上繫杜預解遇艮之八數獨取占學若康成而不知周官之六德賢如仲舒而本公羊之五始則其失也又有見於此矣

論經莫泥章句

如皇甫湜之論書與易乃謂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遂舉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爻負塗載鬼一

車突如其來如等語以為易文之奇如此如陸龜蒙之論易與春秋乃謂易不獨純古而微春秋不獨純直而淺遂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類以為之語未嘗不淺舉考仲子之言初獻六羽之類以為春秋之語未嘗不微此陸龜蒙論經之語也如李翺之論詩與書乃謂詩之辭未嘗必於對書之辭未嘗必於易遂舉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言謂詩非必對朕聖謨說殄行之言謂書非必於易此李翺論經之辭也是三者雖能闢當時言經之泥而不能以經之理而折之乃復從而辨於章句之中以較其微淺難易正所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學經莫泥疑難

言易則辨七翼十翼言書則分六體十體言詩則有體用之說言周禮則疑三百六十之外猶有餘官曾不知此皆可略也六經之道貴在同歸而已易不過明簡易之理與民同患書不過明帝王之制以為軌範詩不過述治亂之迹以陳美刺周官會官府之聯舉邦治所以統天地之心明聖人之道也天以道示賢人聖人見經然後知王治之象聖人以道示賢人賢人見經以知人道之務

後世求經之失

書分為三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易有數家之傳至於禮也樂也亦紛紛而不可考咏於詩者泥於五際七情咏於書者溺於洪範災異言易者乘離怪誕不知天人之際而流入於卜筮言春秋者苛細刻核不知筆削之公而流入於法家言禮樂者不知制作之意而流於鍾鼓五帛之煩文末節父子天性也至有異同之論兄弟同氣也至有詆毀之非操予而不相襲少矣

後世訕經之失

讀易未辨爻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得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口傳耳受翕然成風不復觀聖人用心到處

六藝折衷夫子

六經自秦火煨燼之餘至漢文帝始除挾書之律濟南伏生口以授書使遺編斷簡僅免剽散不為無力於折中無補也晁錯獲傳伏生之學捷於諷誦以示博洽不為無功於折中無補也武帝得公孫宏謂明春秋推漢庭第一以釣爵則有功於折中無補也王

臧以文學獲罪由一言不合有忤太后於黃老則有功於折中無補也二劉紛爭父子同氣不能相忍一藝入於忿爭矣翼奉以五際明詩至六情十二律之言類巫蠱之學一藝入於空虛矣李尋以洪範上陳災異推驗吉凶取必於人一藝入於災異矣京房以卦律召氣涉於迂誕若不忍道一藝入於占卜矣何休謂讖亂不驗之典遂自為無用之書一藝入於迂闊矣蔡邕以月令推考度數一藝入於度數矣董仲舒謂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請非六經者禁之鄭氏謂韓退之謂漢儒百孔千瘡隨寧道孔聖誤不言鄭服

補隨壞雖未必補其弊實然何司馬不知其弊也

五經所以簡易

楊雄法言以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離乎以五經考之說天者莫辨乎易而鬼神象數陰陽剛柔無所不在說事者莫辨乎書而誥誓號令征伐刑賞訓戒無所不備說體者莫辨乎禮而朝覲燕享冠婚喪祭無所不具說志者莫辨乎詩而美刺箴規安樂哀怨無所不盡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而是非逆順進退予奪無所不載雖浩浩渾渾數千萬言而精要歸一至當無二君子自其本而求之若執璇璣以定天運攄全要以知方來夫何支離之有然則易雖深也知其明吉凶悔吝而已書雖遠也知其陳安危治亂而已禮雖煩也知其定君臣上下而已詩雖多也知其詠情性風化而已春秋雖微也知其正善惡功罪而已故得其道言可遺也見其心書可忘也然則始學之也如象緯雖衆不可闕一宿宮商雖雜不可去其一聲苟損益其一言則必贅而虧矣豈遽憚支離而遂非聖人之經乎漢之儒者去聖益遠異論蜂起論易者惑於卦變習書者膠於符命說禮者拘於

名數述詩者昵於魚蟲傳春秋者競於日月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故雖司馬子長之才亦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殊不知繞其聲帨是誰之過歟

論惟五經為辨

楊雄法言或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舍斯辨亦小矣且五經之作道之所在也發性命之微立仁義之統幽探議陰陽題係諸政事大本諸人情微根諸物理關

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又豈特辨是非以正愚衆而已明終始五德之論推五行災異之變則言天者古非無人也若夫達變化之妙通神明之德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則惟易為辨焉陳治安之策抗時政之論則言事者古非無人也若夫記久明遠舉綱攝要使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則惟書為辨焉約二雍之儀善內臺之記則言體者古非無人也若夫明尊卑定貴賤使小大顯微各得其理則惟禮為辨焉遇放絀而作離騷之辭懷感憤而逐長沙之賦則言志者古有人也至於傷不及哀怒不及怒是非美刺皆止乎禮義之中則說志者惟詩為辨矣發墨守之堅去矛盾之議則言禮者古有人也至於名分之嚴褒貶之功以為禮義之大宗則說理者惟春秋為辨矣

六經之道同歸

班固作禮樂志稱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今以六經考之言各有所主謂之文因其時而制作謂之事由是而以經濟天下者謂之道詩言志書合事易以明天命春秋定褒貶禮辨尊卑樂導和平茲其言各有所主而其文之不同也詩因婦人女子小夫賤隸列國大夫而作書因君臣賡歌世訓而作易更三聖明道德吉凶而作春秋因獲麟而作禮樂周公相成王守成而作茲其因時制作而其事之不同也然同是堯舜禹湯同非桀紂同可以修身同可以齊家同可以治國同可以平天下茲道之所以同也

六經道天人備

唐藝文志以六經之道簡言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自今觀之天人之道具於聖人之心而聖人之心見於六經之書天之道奚道哉陰陽之妙鬼神之祕四時寒暑之推移與夫吉凶禍福之報應者是天之道也論天之道初若與人不相為謀然而相因相成之際無適而非人焉人之道奚道也父子君臣之倫仁義道德之實與夫紀綱法度見於日用者是人之道也論人之道初若無預於天然而性曰天命然而無適而非天焉由是言之言天而不及人是誣人也失之於太高者也言人而不本天是賊天也失之於太卑者也惡足謂純全之道哉夫子之心卓然有以貫通于此六經未作之前夫子固已默存於心矣謂夫子一於知天耶夫子曰推而行之存乎人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天也謂夫子一於

知人也夫子言性與天道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人也天人之道備於夫子之心不克施之當時於是舉而託之六經然觀六經之書亦足以見聖人之心是故易言剛柔陰陽之變消息盈虛之理者天之道而三百八十四爻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則有以盡乎人詩言治亂得失之迹國風雅頌之體者人之道也而三百五篇吟詠情性亦足以動乎天春秋取陰陽之中以寓其褒貶之法者天道也而侵伐盟會朝聘往來之際則舉而屬諸人焉書紀典謨訓誥之文政事因革之迹者人道也而秩叙命討之類則舉而屬之天焉至禮樂之文鍾鼓玉帛之具雖曰無預於天而中和之道合於元化所謂天之道未嘗不具載於中然則由千載之下考千載之前聖人之心舍六經無以見之矣

六經道久益明

六經之道包羅天地該括治亂然大要極濟生為三綱五常之主載之萬世其道粲然王通續經楊雄太元皆造險怪之詞文淺近之說以僥倖於一再之傳其書在燎原之火曾不終朝湮滅

六經致治成法

前漢儒林傳以六藝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且聖人之心憂天下深遺至治之法永傳不朽先王盛時大中至正之道行于天下故至治之法一成不壞當晚周盛治不見成法已壞乃著六經以詔來世使三五之治可行六藝未作至治成法散在天下六藝既作至治成法聚在六藝夫子若曰法始伏羲而成堯至周大備不幸而壞於幽厲東遷因仍不返乃叙書以斷堯典稱樂以治詔舞叙王化之詩綴周之禮正名分明吉凶經而致之權而示之夫子以治法而寓六經是宜萬世常見太平之治商君匿之始皇又灰之嗚呼夫子以匹夫之微致于前秦以天子之尊壞于後至尚刑名雜霸釋老寂寞又何怪先王之治不及

六經統天地心

匡衡上疏以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且通天下一理爾在人非不足在天地非有餘顧天地有之而人者不能自明之爾聖人憂之於詩理之在政事之盡取天地之理而備載於典籍事之在教化者統之於禮樂其在名分者統之於易其在陰陽者統之於書其在中和者又統之於春秋而其在中和者又統之於禮樂凡六經之

作囊括天地了無餘蘊統之有宗會之有原非於六經之外別有天地之妙理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天地之心即人之心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則天地之心豈能外於理乎天地之理即人之理人理之所可具見者六經也則天地之理豈能外於六經乎理之在天下其用仁義忠信其法慶賞政刑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桑麻以為衣宮室以為居米粟魚鹽以為食養生送死以為恩此人之理也亦天地之理也其流在人心而其原在天地之心也國風雅頌之什統是理於教化爾典謨訓誥之辭統是理於政事爾文象吉凶以導其陰陽筆削褒貶以記其名分其中存於威儀等差之記其和載於音聲節奏之文六經既作理在其中蓋自仲尼反魯之後而天地之心有不得遯而皆存者孰謂其為先王之陳迹古人之糟粕耶堯舜禹湯達而在上順口地之常理以遂天下之願有六經之治而六經之言故其統天口之心在於治仲尼窮而在下載之空言以俟後之有為者口口口天地之心見於言杏壇未燄而天地之心著口口口手天下後世何其幸也嬴秦之灰已冷漢壁已傳而

天口口口口於諸儒之口天下後世何其不幸也公孫洪張禹持位口口口口地之心晦於口口口公仲舒韋賢侯建更相非難天地之心晦於明黨李尋翼口口史高各持其說而天地之心晦於邱京房各售其長而天地之心晦於博士狗曲則天地之心晦於技術趙賓爰兹鑿鋤則天地之心晦於苟且矣叔孫綿蕞制氏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二卷
周易
三易莫如周易
周易一名三義
更三聖始明備
三聖不能加損
古今名家傳授
本朝象數傳授
書卦
取洛書畫八卦
總論三畫所象
總論六畫重卦
辨重卦為八卦
辨重六十四卦
畫八卦分八方
畫八卦分陰陽
論八卦配八方
論八卦生八風
名卦體例不一
總論卦下四德
乾坤
乾體天之行健
乾卦凡有六節
乾爻九坤爻六
乾元九坤元六
乾坤為易之蘊
乾坤為易之門
辨論乾坤之時
乾坤不居正位
乾坤兩儀四象
屯卦
何以獨次乾坤
六十二年乃字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養正乃為聖功
需卦
物蒙所待惟信

訟卦
君子作事謀始
師卦
以比毒天下吉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履卦名含二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否卦
君子以險辟難
同人
君子為能通志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謙卦
不言兂與利王
豫卦
凡歎卦有三體
隨卦
有四德乃兂咎
蠱卦
先甲後甲三日
興廢補弊之術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觀卦
觀我生觀其生
噬嗑
頤中有物之義
賁卦
明正兂敢折獄
觀天文觀人文
剝卦
六三剝之兂咎
復卦

復見天地之心
辨論七日來復
无妄
其疾勿藥有喜
大畜
多識前言往行
頤卦
言養正有二義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晉卦
君子日照明德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蹇卦
王臣匪躬之故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上益下為益
夬卦
發陽決斷之事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升卦

王用亨于其山

困卦

君子處困不失

井卦

井以不變為德

革卦

革何獨舉湯武

鼎卦

烹飪調和之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艮卦

穆姜遇艮之八

漸卦

鴻漸可用為儀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旅卦

用刑而不留獄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兌卦

坤兌不言方位

渙卦

渙萃觀見廟制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小過

小人過失奢侈

既濟

君子思患預防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總卦
九卦皆有車象
作易憂患九卦
係辭
分為上下二篇
上篇一十二章
下篇分為九章
上係舉十七卦
下係舉十三卦
雜論
卦辭謂之繇辭
文辭引六人辭
彖統論一卦躬
象總象一卦義
文言孔子所作
說卦序卦相次
序卦非孔子言
雜卦雜揉衆卦
十翼輔翼聖言

雜卦序卦不同
畧例王弼所作
辨文辭有同異
辨彖象有先後
四象之義有二
九六之義有二
辨論小衍大衍
辨河圖與洛書
易大象稱君子
論易
聖人作易之意
辨論作易是非
聖道得易而尊
論易本利天下
易之生生不窮
易有聖人道四
楊雄太元擬易
王通贊序雜卦
顏達不正康伯

周易

三易莫如周易

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闡幽者易之仁微顯者易之智連山象仁而言也歸藏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仁則能常而不能變智則能變而不能常能微能顯能變能常其惟易之道乎所謂周易也言周以見無所不該言易則雖常而能變雖變而不失其常夏得統於人山者靜而養乎物有仁之道而仁者人也商得統於地歸藏者地之事周得統於天天則無所不運易曰蒐山艮傳曰遇艮之八謂之連山以艮為首矣易曰坤以藏之記曰我觀商道吾得坤乾焉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謂之周易則以乾為首口連山言仁之體歸藏言知之用周易言體用之無不周此三代之易也然卦之數皆不離於八卦之別皆不離六十四

歐陽文忠公曰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慕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全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文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解易文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世雖有舊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

天地之蘊則具存矣廬陵文

周易一名三義

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

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係辭云乾坤其易之蘊耶又云易之門户耶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孔穎達疏

更三聖始明備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始肇文王周公重卦象文辭而易之道始明夫子作十翼而易之道始備故嘗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亦可以無大過矣及晚而讀之至於韋編三絕夫以夫子之聖宜於易之道固已深明而洞達不待歷年之久精思孰慮口口口口

今乃爾者是知易之為書誠不易攻雖吾聖人亦未易

三聖不能加損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其書始備然亦因其自然而已八口口伏羲不能有所加損也因河圖之數而布之爾六十四卦口口王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八卦之象而重之爾象係辭口口孔子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六十四卦而釋之爾是知河口口口易之數已具文王未重而易之用已存孔子未係而易之義已著口口口亦以自然之理與天地而為終始也

古今名家傳授

昔庖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象象係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

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高氏七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大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隋經籍志

本朝象數傳授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神仙術善人倫風鑒非知圖南也

畫卦

取洛書畫八卦

或云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謂備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云八卦定君臣男女父子之位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離不言土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生五行又以五行之數而牒著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

李太伯文

伏羲畫卦之初觀天地人而三畫天積陽氣故三畫陽為乾地積陰氣故六畫陰為坤陽畫連取陽得純一也陰畫斷取陰情雜也乾坤二卦既立且

天地不能獨用必相求而生六子由乾坤而生六卦以為八則父子男女之道備乃分卦八配八方之位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育物之氣盛於西南又說西北秋冬之會萬物成就之方西南萬物茂盛之方長育萬物萬物成就歸功於乾若臣從事不敢成已功歸功於君也震艮坎方位不次乎坤而次乎乾從乎父也以三位是長中少男也巽離兌次乎坤從乎子也以三位是長中少女也此八卦定君臣男女父子之位

或云劉氏謂三畫象三才為不詳係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之奇數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八十皆陰也獨陰獨陽無緫三才之道何如曰劉氏畫易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如人也位者人所處之地也三畫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卿大夫也奇耦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有安可見純天便曰無地純地便曰無天哉三畫象三才重之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三畫之位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為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有李太伯文

伏羲畫卦之日初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設剛畫象天設柔畫象地故仰觀俯察以象天地天有運術施生之才地有負載畜養之才人有識慮斷割之才故伏羲氏畫八卦之時布以三位象三才也上畫象天下畫象地中畫象人但畫之體雖象陰陽二氣於萬物之象無不周備必須畫三以象三才方成卦也

總論六畫重卦

伏羲本三畫成卦今六畫何也上一為天中一為人下一為地三才之象備矣仰見于天俯見于地天地之間人也三才之道一不能動動必須兩蓋相偶然也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象也係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其象雖具獨天不生獨地不成獨人不立必須偶然後可以生成立也係辭云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又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乃三畫重而為六之

太極未分易道存焉乾坤既列兩儀生焉兩儀既立四象生焉四象並設八卦生焉八卦且太極元氣之祖也兩儀元氣之用也著於形天地也四象天地之用也著於形陰陽剛柔也八卦陰陽剛柔之用也著於形乾也震坎艮坤巽離兌也故曰立天

辨重卦為八卦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且太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觀變於陰陽而生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天以氣言故立陰陽地以形言故立柔剛卦以氣言故本陰陽爻以形言故本柔剛卦爻立用在其中矣

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成六畫然後周盡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以造化開設之時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故更重其一畫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柔與持載之剛故更重其一畫其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故更重其一畫既兼三才之義而皆兩之故六畫成卦也是以一之與二為地道三與四為人道五與六為天道以乾坤象天地以艮兌象山澤以震巽象風雷以坎離象水火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廢物無生成之用品彙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口口口口相錯則天道人事莫不備矣故曰天地定位而合德口口口口而同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口口口口而易之交卦與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故知既口口口之幾備在交卦之中矣孔氏云重卦之人

辨重六十四卦

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也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射八卦相錯乃重卦之道也八卦各定一方其氣不通則萬物不生須八卦相錯則其氣始交交而萬

物生此重卦之本也八卦具包天地萬物之象以極萬物之變係辭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畫八卦分八方

乾天稱父坤地稱母陰陽相求而生六子母得父氣生男父得母氣生女以坤初求得乾故生長男則震也他皆倣此陰卦求陽生男陽卦求陰生女陽男為君子陰女為小人陰以求陽君子之道陽以求陰小人之道八卦成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也

畫八卦分陰陽

乾震坎艮為陽坤巽離兌為陰陽君道陰臣道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以無為統衆每事委任於臣故一也臣以有事代終各司其職則有對故二也

陽畫皆奇故乾三畫與震艮坎五畫皆奇數也坤畫皆耦故坤與巽離兌六畫皆偶數也八卦皆耦為九乾三畫與坤六畫偶而為九震與巽艮與兌離與坎相偶亦九自物偶則能生變取九者陽之數陽主生君子之道也八卦每卦三畫三八二十四畫老陰之數行而伸之三畫中斷為六又得十二成三十六老陽之數何故如是蓋陽畫數陽務盈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不敢滿故至三十六陰貴縮小人之道小人之道惟忌盈故至二十四

論八卦配八方

乾為陽剛生萬物之首陽氣所生先為子位之上故居西北坤為陰柔陰非先唱體又卑順氣起於六月未位故居西南震為長男能主器明氣之地東方春也物皆得生明清顯著故居正東巽為長女宜居顯位長女劣於長男故居東南坎為中男天氣左旋經乾之後主求故正北離為中女宜居顯位中女劣於中男亦在左旋於後故居正南艮為少男故居東北兌為少女仍次於離故居正西六子交各隨天左轉故名曰八方 明疑錄

論八卦生八風

乾之名曰不周風閉而不通陰氣極盛也四十五日至坎坎之名曰廣莫風言陰氣在上廣大也四十五日至艮曰條風條達而生物理使出也又四十五日至震震之名曰明庶風明陽也庶衆也陽氣施惠之德出於衆物也四十五日至巽巽之名曰清明風吹萬物咸大明淨可觀也故四十五日至離離之名曰

景風言離至此終也四十五日至坤坤之名曰涼風此時陰氣凄涼收成萬物極盛而收之也四十五日至乾合三百六十日陽數極也至兌兌之名曰閶闔風閶闔盛也萬物極盛而收藏之也四十五日至坤坤之名曰涼風

名卦體例不一

聖人名卦體例不同或則以為物象為卦名者否泰剝順也或以象之所用而為卦名者乾坤也雖收物象乃以人事為卦名者家人歸妹謙履也蓋物有萬象人有萬事若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物萬有之事故名有顯晦辭有踈駁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係辭云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孔頴達疏乾卦

總論卦下四德

備四德者七卦乾坤屯臨隨無妄革是也劣於口口口口口口牝馬之貞是也備三德者六離咸萃兌渙小過是也備二德者六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是也備一德者十五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是也全不備者十一豫觀剥晉蹇解夬姤井艮歸妹是也凡四德若亨貞時行若元與利則配連它事也諸卦謂它事之利不數為德也

乾坤

乾體天之行健

乾六爻純體陽德天下之至健也其在六十四卦有健之體則為堅剛為篤實為震動為止畜為光明為健俔為進德為立民為濟大難為捍大患為特立獨行為改革為決斷為私行師為決小人為成天下之務健之用博乎哉唯聖人為能乘乾之六龍以御天而君子尚消息盈虛以順乎行其本也始於強學不息終於盡性命養心氣充四體而發於德行形於事業至剛至正矣

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無窮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成務云為不已終日乾乾無時而已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

乾卦凡有六節
文言曰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為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明六爻之義為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人事為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之氣為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為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行至其口唯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爻之義為第六節

乾文九坤文六

乾之爻皆九坤皆六何也曰舉老而稱也請証諸揲

蓍夫揲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而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乎指間者二十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故易係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二十有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也

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其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

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是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之而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從以為識者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

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君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名為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強為之說也蘇文

乾元用九天九也在乾之九五坤元用六地六也在坤之六三天德不可為首也故乾止於用九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坤止用六

乾坤為易之蘊

乾坤成列奇耦分焉奇耦相交而六子生焉八卦交錯六十四卦成焉豈非易之蘊耶易與乾坤俱生 孫光易

乾坤為易之門

乾坤其易之門戶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 孔穎達乾卦文言疏

辨論乾坤之時

乾者進取天位非承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在天上則元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括囊而後无咎五則黃裳而

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

乾坤不居正位

乾位東也既生三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統其中男少男使蒙太上皇統宗子聽治之義也坤生三女隨變授位少女退處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家太上后統宗婦聽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蒙宗子養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震繼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兌繼天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三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死為之地也止哉為乎數盡何為

乾坤兩儀四象

乾坤者數之一二也形之方員也氣之清濁也理之動靜也乾具兩儀之意而分上下坤包四象之體而分東西南北兩儀四象其數有六故為乾坤之體其去太極未遠猶中庸於忠恕乎豈特以乾坤為進德之階六十四卦皆然也內貞外悔兩儀之理也元亨利正四象之道也二三四五以為經七八九六以為緯八卦之方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而天道備矣歲功成矣人事同矣此六十四卦而乾坤居首也 鄭氏疑難圖

屯卦

何以獨次乾坤

屯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發舒凝陰未伏天氣混淪浩蕩而降乎上地氣欝烝畜泄而騰於下萬物之種茁然奮起抽軋其中芽甲未成根荄未堅撥之可除以之可去太曝則槁必雨以濡之雨不節則反害矣太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撓之然風不和則榮華不實矣此天地始交萬物之生必有屯難未通也及元亨利正之德扶持然後萬物得出險中聖人列乾坤於前次屯於後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也天地交而萬物生此先乾坤而次屯也方天下未泰聖君出濟天下難賢臣出草野起而佐之此始交之際也於時也內有亂乘盜賊外有口口未臣寇賊未殲水土未復居民未安不測之變並起此君臣始交屯難未平及人合道行變天下之人而復之傾天下之否而泰之天下之人始出乎險君臣始交亦必有難難終而後平屯之為卦其通天地君臣言乎

六二十年乃字

初九之陽自下而升至九五之位於六二為正應故曰十年乃字初九之陽三十六策至五為十年之數蓋一策為一月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蒙之為言豈止於童思未通藝未精聖人謂蒙可也不及天地未足為大不並日月未足為明不參至神未足為通不通則蒙蒙則聖人以不免也顧能思而發耳泉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充已之性德以成已之材行主於守故果決而後全德出於學故育養而後成也端心正思非仁不為非

禮不踰非信不言坦而趨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言師之賢人之論友之辨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也果行為正育德為明正且明則窒斯通矣孔子見郯子知紀官見萇宏知人舜好問察邇言夫聖人猶且闇而後明塞而後通賢人安可已乎

養正乃為聖功

人受天地之中抱誠明之性與造化之性安有蒙而愚哉今所以蒙者利欲之心發之也耳目聞見于外而動于內喜怒哀樂從之而生則天地之中誠明之性從而失矣所以終身不靈也惟聖人達造化之本原故能執中復性契天地之神明養正之功也養正之道不求於他惟求於我者求於我心也童子目未廣見耳未廣聞癡騃而無知者心根未通耳心根通則耳目見聞不足道也學者不治心而以耳目之學求達於聖人是不知養正之道焉此孔子所以盡心於蒙卦也童蒙在五繫之在上是外學也耳目所入雖足以資吾適足以賊吾之真性故不利為寇包蒙在二發之在初是內學也心之所造貴於幾先一著於心便成機械所以脫桎梏吝也利者其吾心之桎梏乎

需卦

物蒙取待惟信

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死信即不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為體唯有信也 正義

訟卦

君子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者凡訟之所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水違行也君子起必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職分明不相干涉即終無所訟也 正義

師卦

以此毒天下吉

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死功而咎責乎 正義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曰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正義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脩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若風行天下則施附於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風在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正義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正義

履卦名含二義

履卦名含二義若以爻言之則在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含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體故正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正義

否卦

君子以儉辟難

言君子於此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此若據諸侯公卿言之辟其群小之難不可重受官賞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為德辟其陰陽厄運之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逸也正義

同人

君子為能通志

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以正道通達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貞正義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君子以遏惡揚善者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遏匿其惡褒揚其善順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皆取含容之義也正義

謙卦

不言元與利正

案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與利正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於人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與利正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正義

豫卦

凡歎卦有三體

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為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頓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世思其餘蘊得義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并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正義

隨卦

有四德乃无咎

隨元亨利正无咎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時之義節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也備具其隨卦已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正義

蠱卦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甲後甲三日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於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嗣註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異卦九五先庚三日後更三日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創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正義

興廢補弊之術

人君心術壞則法度壞法度壞則風俗壞風俗壞則天下國家莫不壞矣必有興廢補弊之術而救之蠱

卦之象與廢補弊之術乎繇言先甲後甲者言循環之道也忠質文之更尚子丑寅之異統皇帝霸王之異用皆是也象言振民育德其風俗之頓乎風化萬物在乎生育山穴之風無生育之理也其能振萬物乎爻言父子之幹蠱其紀綱法度之維持乎紀綱法度之壞父作之子述之所致也其興廢補弊得不用心術乎故曰意承考也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何氏云從建子陽生之建未為八月褚氏云自建子至建酉為八月孔氏疏又曰今按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則建申為八月也且卦象之辭所以各論一卦之體夫臨卦者主建丑之月也何氏從建子陽生而數則卦辭當在復卦之下不當屬臨卦也孔氏宜據建申否卦為八月則否之去三當消泰之九三又有臨卦九二之不應也今若以建未為八月取遯卦之六二消臨卦之九二則於義為見矣何者且臨卦之象曰浸而長注云陽道轉進陰道日消也遯卦之象亦云浸而長注云陰道欲進而長正道亦未全滅也今以二

夫也我輩也鳥足謂之大觀哉夫以道觀物謂之觀以事觀事謂之觀凡此者皆觀也非觀也考前人之說交出於文王象於孔子其義至高其說甚近所以陸希聲深病交辭之不類輒欲去取豈徒然哉畫墁集

噬嗑

頤中有物之義

頤中有物齧不合兂內亨也王弼注

賁卦

明政兂敢折獄

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下有火賁也以

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旡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正義

觀天文觀人文

觀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變化四時六氣之推移事變可得察也觀人之文君臣上下之分明政教禮義之與行天下之化可得而成

剝卦

六三剝之旡咎

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旡咎王弼注

復卦

復見天地之心

建子之月天輪左動地軸右轉一氣交感生於萬物明年冬至各反其本本者心也以二氣觀之則是陽進而陰退也夏至陽氣復於巳冬至陰氣復於亥故謂之反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動息也復見天地心反本也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乾坤之心也然則易者易也剛柔相易運行而不殆也陽為之主焉陰進則陽減陽伏則陰剝晝伏則夜往夜至則晝伏無時而不易也聖人以是觀其變化也生殺也狂而復之復之然差焉故或謂陽復為天地之心者也然天地之中與物而見也將求之而不可得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智而百慮聖人之旡心與天地者也以物為之心也何已心之往哉劉牧云

雜論七日來復

陽氣始剝盡謂氣始於剝盡之後至陽氣時凡七日也其釋注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而言日也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剝盡至來復時經七日也按易緯稽覽圖之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正義

旡妄

其疾勿藥有喜

旡妄之疾者凡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

尊位為死妄之主下皆死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死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已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已所致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无虛妄下亦無虛妄而遇逢凶禍若堯湯之厄災非已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

大畜

多識前言往行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

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之畜積已德故云以畜其德也前並正義

順卦

言養正有二義

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云謹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正義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衰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故曰大過以人事言之猶若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正義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正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正義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先儒以易之舊顯分自此已上三十卦為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

有天道人事編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蕪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係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為不可 正義

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六十四卦分為上下象陰陽夫陽奇故上經三十卦以象陽也陰偶故下經三十四卦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為上篇首者尊之也

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坎離為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端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宗祖為天地之主也故為下篇首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作緯以釋其義也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恒亨无咎利正利有攸往王弼注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正義曰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正利有攸往莊氏云三者一亨也二无咎也三利正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彼三事無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道亨乃无咎恒通无咎乃利正也 正義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遯而亨者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 正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王弼注洪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卦

君子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者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為照以為自昭已身老子曰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為明德案王注此云以順著明自顯之道又此卦與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注彼云蒞衆顯明敬偽百姓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惟此二注明王之注

意以此為自顯明德昭字宜為昭之遥反周氏等為照之少反非注旨也正義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箕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没明正不憂危故曰利貞象曰明不可息也息滅也象稱明不可滅者箕子能保其貞卒以全身為武王師也正義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此雖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申成道齊邦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正義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者動而相背所以為睽也君子以同而異者佐主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正義

蹇卦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王弼注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西南衆也解難濟險利施於衆也亦不困于東北故不言不利東北也王弼注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之為道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注

損上益下為益

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歡說無復強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

夬卦

發揚決斷之事

揚于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正義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溼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正義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孔頴達正義

升卦

王用享于岐山

岐山之會順事之情无不納也注

困卦

君子處困不失

困者窮危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享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享也正義

井卦

井以不變為德

井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也注

萃卦

萃何獨舉武湯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拯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萃也正義

鼎卦

鼎飪調和之器

享者鼎之所為也草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享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不以大享養賢也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震東方之少陽其數七而日生於東方故曰七日也陽氣自坎而出蹐艮而將至東方未嘗疾速而暴也逐則寧免於疾乎此復卦七日來復故言七日來復

艮卦

穆姜遇艮之八

春秋傳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悅穆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告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悅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劉禹錫文

鴻卦

鴻漸可用為儀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死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費也注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凡嫁妹謂之歸妹以妹後統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帝乙歸妹者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妹之袂良者六五雖處貴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為人即是婦人之道故為帝乙之妹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燿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正義

旅卦

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正義

葆光曰火在山上旅其名在外遇事速而果故利用刑刑不可不詳故曰明於用刑也山下有火賁其明在內於事審而詳故曰庶政無敢折獄蓋刑貴速而政貴詳者也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

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
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之以申命行事也正義

兌卦

坤兌不言方位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方也
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兌曰
正秋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變震
東代乾元之任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
故以乾不言也震繼天下之君也兌繼天下之母也
故以震不言也君陽也母陰也夫易紀陽而不紀陰
猶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朔而不書晦一法也
大哉法乎陽奇也陰偶也惟能偶之而已無數也言
奇之方與位則偶而可知矣烏得而並矣哉

渙卦

渙萃觀見廟制

觀渙之象王在廟中承祭祀之位見矣觀萃之象太
祖三昭三穆二桃之廟見矣觀觀之象禘祫之禮見
矣故萃與渙曰王假有廟觀曰盥而不薦有孚永若
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
不害民也正義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
興者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王弼注

小過

小人過失奢侈

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多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正義

既濟

君子思患豫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
濟不忘未濟也王弼注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生生之謂易未濟乾坤之終始也乾七變而為離坤
七變而為坎乾坤之終也離七變而復歸於乾坎七
變而復歸於坤乾坤之始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又變通之謂事蓋易與天地準終則有始如循環之無端葆光易

總卦

九卦皆有車象

車之象多矣有大車曰輅車者有小車者有說輹與輻不行者曰大有大壯大車之象也蓋乾在下乾為圜有輪之象乾為金為玉故王之輅車飾之以金玉也婦人厭翟之車有屋巾廬離之象也離為雉故畫雉之飾也師解困下皆有坎小車之象也師之外卦有坤象故或駕之以牛也大畜小畜自大有而變成

也變大有之九四為六四是說輹之象也困之九四兌也而連下體之離澤動而下來之象也火動而上不得連下困于金車之象也自四至初有車之象上有兌象兌為金故曰金車也

作易憂患九卦

憂患止此九卦者非它不足言憂患也蓋文王居羑里之時凡脩身治行而遠禍難者惟此九卦之象最切者也故每卦之名各言德配之

繫辭

分為上下二篇

夫子本作十翼由說上下二篇經文係辭備貫義理別自為卷摠曰係辭分為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乾坤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乾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乾也下篇明幾從乾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為上下更乾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係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乾各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為易之大理又下係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豈復易之小事乎

上篇一十二章

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彖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

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爻且乘以為別章義死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揲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違其知變化之道已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下篇分為九章

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為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為九章今從九章為說也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夬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至勿恒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以為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夫乾天下至其辭屈

上繫舉十七卦

聖人逐爻係辭又於上繫舉中孚咸困第十七卦爻辭而備陳之蓋聖人愛人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盈數辭極其旨歸則何啻千萬舉論爻而詳言之俾天下後世採端觸類而長也

下繫舉十三卦

言黃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離益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第五卦是特提其要耳舉此則它可知

辨論

卦辭謂之繇辭

卦辭者文王之所作也謂之繇辭抽也言吉凶悔吝各由此生故謂之繇辭也云抽出易中吉凶之事也又云係辭者文王係屬文辭之言於爻卦之下字體從繫者網係也言卦之與爻各有網係也且論伏羲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及乎後代澆漓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為教故更係繫以明之是以文王知紂不善修德避禍被崇侯之讒因於羑里遂演六十四卦之辭以明吉凶悔吝之所由來垂戒後人令其不犯矣

爻辭引六人辭

孔子云周公被流言之謗而作爻辭其義與卦義或同或異故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倣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矣故卦六爻引六人之辭以明其故以是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游失其守者其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潛詞屈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慚詞也乃亂乃萃疑詞也

上九肥遯吉詞也孚躅躅詞也據于石屈詞也

象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卦之名或陳孔子曰象者統也統論卦體

卦之名或陳卦之德或論卦之象故略例曰象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褚氏云象者斷也莊氏云斷一卦之義各其義也

象總象一卦之義

象者孔子所作總象一卦之義謂之大象且萬象之體自然各有形器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也六十四卦說象不同各隨卦以為義也

文言孔子所作

文言者孔子所作以乾坤為易之門户其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理義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注云文謂文飾以乾坤之德廣大故文言而華飾之今謂孔子但贊易道申論義理釋二卦經文之言非是華飾文彩也

說卦孔子所作

說卦者孔子所作陳說八卦之德業及變化法象所為也故更備此卦重之由及八卦所為之象故云說卦也先儒以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係之後說卦之前以象象附上下經為六卷則上係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今王氏附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今代之說隨而講之故說卦為第九也

說卦序卦相次

孔子以文王既繇六十四卦為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就上下二經各序其卦相次之義謂之序卦焉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也天道人事相因相反相須相病如乾坤泰次否是天道運轉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人事門也因小畜故生履因履生遯是相因門也如遯反成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雜待養是相須門也如賁飾盡則致剝進極則致傷此相病也韓康伯注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則變覆者表裏視之則成兩卦也蒙師比訟比是也變者反覆視之唯成一卦則乾坤坎離大過益順中孚小過是也聖人本定先後若無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則變韓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以明義蓋不虛矣故列諸卦覆變之次於後也此下盡六十四卦衣經次排 正義

序卦非孔子言

十翼非孔子之言不可得而知也其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非義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夫三才交錯萬事紛擾未嘗有獨行而死徒唱之死應者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強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虧盈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之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配偶而言之則理愜而易明離合而難舉則混亂而不可放今夫上經之卦需和而訟垂故需對訟師憂而對樂比小畜以陰而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家識之始故屯對蒙

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故謙對豫隨少而為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死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順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常之靜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夬之五陽決一陰對遇之一陰對五陽萃以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困在下而塞對井之下而通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

震動皆艮止漸女吉對歸妹女凶豐之伯云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盧氏云雜六十四卦以為義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皆因襲當有損益此其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卦次亦多異于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次序卦以雜卦者也

十翼輔翼聖言

先儒所解皆云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那璪云翼者附翼附翼者如鳥之翼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易道大明騰空而踐乎所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能涉於空易之有象

履化育矣群儒所說皆分象象係辭盡以上下加之且十翼義無有所出按纂書七字相類或恐誤詳字體今若口口象繫上下論之是七翼明矣

雜卦序卦不同

雜卦伏羲六十四卦也序卦文王六十四卦也何謂也始於乾而終於夬者乾君也剛也夬決也柔也君之治天下常以剛決柔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伏羲之法也文王易而次之又有戒焉曰能決小人為既濟失決小人為未濟序所以終未濟文王之法也大哉法乎長君子消小人而已

略例王弼所作

略例者王弼所作也以明象象爻卦動用變通之理而不犯吉凶之道故略之為例謂之略例也

雜卦爻辭有同異

卦為時爻為人時有治亂人用不同則卦義爻辭宜各異也否泰相反也或曰拔茅萃謙不同也悉云假廟旅巽之資斧得失損益之朋龜弗違征伐易用於謙離庚甲晷申於蠱巽雲不雨者二月幾望者三利用建侯以比以豫匪寇婚媾于賁于睽用亨何在於岐山歸妹何止於帝乙至于三日七日十年三年速

通之象何明終始之義何取文王之道在小畜文王之志在明夷信然天地雖生萬物大壯之象正大何以見萬物之情

雜象象有先後

古易之文皆如今乾卦之文古易以叙其理甚明王弼承其師之說而亂之何則卦畫伏羲而重文王爻辭者文王之文象象者孔子之文文王於孔子以分則君以道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爻之先象理之必然也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而象則盡其意故象之先象亦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之辭奧而難明秘而不示故作象象明大易之旨以詔後學王弼取其文而學之蕪以小象配於逐爻之下蓋意欲省其文以使童習不知害大義然乾卦之文獨存於首者亦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學也故於乾之小象又改為子曰者亦使後人知夫象者孔子所為也以乾象為子曰則知係辭之子曰皆經師授孔子之說授門人弟也

四象之義有二

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蕪天五之變化

上下交易四象備具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言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斯兩儀所生之四象也係辭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且孔氏疏云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象也又上句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下句云係辭焉所以告也詳其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者之象既係辭所陳則與爻卦正協其義也

九六之義有二

柳宗元與劉禹錫論易書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得此說異孔穎達以為新奇不知一行承韓氏注乾策二百一十六日乾一爻三十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二百四十四日坤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何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口承之君子之學將必有異也必有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

辨小衍與大衍

小衍數也生五行者也凡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與地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在天成象曰五星在地成形曰五行在人為用曰五材禹用之為九功箕用之為九疇雄用之為九測皆自大衍啟之大衍之數凡易之數始奇於一始偶於二小奇為五小偶為十大奇為二十五大偶為五十小奇之何謂者也始奇之上五之是以五也小偶之何謂者始偶之上二五之是以十也大奇之何謂者也小奇之上五五之是以二十五也大偶之何謂者也始偶之上十五之是以三十也三偶三奇然後成於大衍虛一焉存本也用行而虛其本生生不絕也聖人有用必藏何也无跡也衍皆用也成天下之務者也虛皆藏也藏其成務之機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神道設教乎是以虛一也大哉一乎有為之毋也在時為造化之毋在人為經綸之毋夫天地之造化聖賢之經綸无本可乎有大矣既用也非藏可乎是有跡也聖人不使有跡既顯諸仁必藏諸用既以此洗心必退藏於密既用之則行將舍之則藏皆晦跡存本之義

且易太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近於神怪先儒自是肆為誕慢之說鄭康成據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龍圖發洛龜書感河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鄭氏緯讖之蔽何獨此也劉歆則曰河圖則八卦是也又或曰河圖九宮洛書五行巧者往往為圖以示人曰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河圖為生數洛書為成數陋學相仍妖惑偽妄良可歎也此死他見夫子有聖人

則河圖洛書之言又箕子有天錫禹洪範九疇之文拘辭失理乃至於此既曰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由神蓍而得八卦耳何待河圖而後畫卦乎設河圖不出則八卦兄由畫也其謂伏羲畫卦本於河圖則夫子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矣乃兼洛書而並則之何哉既曰則圖書以作易則是伏羲之時圖書並著矣何待大禹治水之後而後天錫以洛書乎若以洛書出於伏羲之時人不能知必待大禹而後序之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乃如何人皆不知洛書必待禹而後知之乎審此可知其妄不知夫子箕子之言有旨也伏羲之前未有文籍伏羲觀河圖之瑞以為天下不可以無文於是因神蓍而畫八卦書契始行乎天下以此見謂聖人則之者特因圖書之有文始作易以明道爾何嘗依其數而畫卦耶若書謂天錫禹洪範九疇亦何嘗有物以予之乎天錫禹九疇必於禹治水有功之後也何嘗以洛書與禹乎是皆世儒不究理之所在好為奇巧之說也近世歐陽子厭世俗傳會之說則以河圖洛書顧命與魯論皆明言之不可以為兄有明矣若易大傳非聖人之言又誰能為是言耶歐陽子排妖怪之說是矣而又矯枉太過也

易大象稱君子

象之辭凡稱君子者稱先王者之稱大人者一稱上者一稱后者二稱君子者自天子至士皆可行之先王者取法於前代者也大人者蓋有聖人之德業其內効備見於反下者也上者凡在人上一國一家皆可言也后者天子諸侯而已此五者取人於大象立言之不一也

論易

聖人作易之意

聖人作易究象數之原達陰陽之機監休咎之兆需瑞應之期四者未具不輕作也天之生物多矣惟蓍龜為至靈昭衆數於虛一之宗洞萬象於卜人之際不曰神物可乎聖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包象數之妙所謂究象數之原此也天陽而熙地陰而凝中有五行之流轉四序之推遷風雷電之騰薄皆變化之用所謂達陰陽之機人於是効之故六爻藏變化之妙所謂達陰陽變化也聖者此也日月有常度而不免薄蝕之過星辰有常次而不免凌歷之愆吉凶之象蓋昭昭矣聖人於是象之故六爻寓吉凶之象蓋昭昭矣今不明辭收員苓者不達易圖圖九宮也洛出書書九疇也皆自然之瑞應也聖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備九宮九疇之義所謂需瑞應之期者此也聖人取象數於著龜觀變化於天地又考吉凶之象於天其作易也可矣而必待圖書之出者然則易之作者聖人固不苟其亦天意乎 忠愍云

辨論作易是非

昔王績作員苓傳者戴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書員苓者曰文王馬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為伏羲氏泄道之窓漏神之機為始兆亂者吁可怪也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天地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黃帝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係易之一辭死以亂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矣今不明辭收員苓者不達易深矣徂徠文

聖道得易而尊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者為禮之明而為易之幽也民之初無貴賤尊卑長幼不耕不蚕而聖人為之使貴役賤尊役卑長役幼蚕而衣耕而食率天下而勞之天下之民亦遂肯弃衆而即勞欣戴以為君師而尊其法制者禮使然也然而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道之廢而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文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芸

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規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以尊然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无以施其數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卜者聽於天而人不預焉筮者決之天營之人也

論易本利天下

世之學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於象數高者不入於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爽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日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歷法以為皆從易而

生故術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我之說出於易也太一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律家云然歷家亦云然而已而三同方伎卜指占筮之流莫不持籌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為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為高祈世又之常疑其妄而尊已之學也晚有韓康伯頗號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瀾於名理趣向大與佛老相類故仲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數之與名理固易之流法象莫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天地春至矣夏仍之即華而秀秋至矣冬仍之即斂而冥一化死際萬古不停故曰莫大乎四時凝至精以幹陰陽之機闡妙用以周晝夜之度飛光馳耀宇宙生白垂象著明故

以治天下斯則聖人有用而為之矣因人以及三才可也淇水文

易之生生不窮

大易既判萬象乃滋莫之為天地運之為四時昭之為日月尊之為富貴體之為聖人神而藏之為蓍龜夫揲衆妙於太虛數萬形於厚載仰觀俯察上下同流法象莫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天地春至矣夏仍之即華而秀秋至矣冬仍之即斂而冥一化死際萬古不停故曰莫大乎四時凝至精以幹陰陽之機闡妙用以周晝夜之度飛光馳耀宇宙生白垂象著明故

曰莫大於日月天地也四時也日月也道之在天者也一墮域中必有其位富貴其位也必有其人聖人者其人也又以資之神物著龜其神物也惟富可以致大利惟貴可以揲至權富貴也者聖人所以行道之器也而可少乎而可弗尚乎故曰崇高莫大富貴也

易有聖人道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廣贊乎易之所稽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廣明乎易之道特因易緯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巫史傳會之學非聖人之意也使子雲所謂當期之日之吉矧又襲前人之誤說架屋於屋上鑿池於池中愈不可矣卦氣起於中孚為冬至之節又當坎之初六爻理也彼已無理太元配之以中豈理也哉卦氣

以屯直小寒又屬於之九二而元配以屬卦氣以升直大寒又當於之九三而元配之以干豈有理乎卦氣以小過當立春吾不知何義元亦配以銳元卦氣以漸當驚蟄吾又不知何義元亦配以差之每首非死說也強且鑿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移易強以為說又何不可凡元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而推易之以名八十一首不可以當六十四卦於是又以二首而配一卦七百二十九贊不可以當一歲於是又增以踦贏易緯以卦爻當期之日已牽強不可也元又以首贊求合卦氣愈牽強不可也太元之作既本易緯以當期之日又本太初歷而論星度此皆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吉區區以三摹比四象以首比象以贊比爻以測比象以元文比文言以擩瑩椯畳比係辭以元數比說卦以元衡比序卦以元錯比雜卦凡易之所有元皆有之凡易之語言元皆倣之故元之擬易似矣而寔大不似也易名卦之義非取於象則取於畫如瞶中有物則曰噬嗑以木巽水而上水則謂之井若是者皆取名於象今元則以闕配噬

嗑以法配井不知子雲名闔名法取何義乎如剛浸長則為二陰之遞以陰用事陽畏之而遞也若是者皆取名於畫今元則以始配臨以逃與唐配遞不知名始名逃取何義乎既无所取義而推倣象訓釋強為之名易名奧元即名更易名鼎元即名鼇使易名奧元必名順易名亨元必名賴易名極元必名至若是則庸人孺子皆能命元之名配易之義何必述作者哉且以強辟配乾而文在地以馴配坤而反在人元何自庇也易六爻上下无常錯雜為六十四卦凡一爻之動成一卦其吉凶悔吝皆自乎爻之動聖人因其動之當否而言吉凶何嘗容心於其間又六爻之義或一爻為之主或二爻為之主或又不然其變動无窮吉凶元定隨卦取義无非自然而然今元則其首四重下列九贊首與贊異行而不相涉當晝則吉當夜則凶別無異義嗚呼子雲之學勤亦至矣措其不深於易故為是附會之書知道者必不與也

王通讀序卦雜卦

又中子讀易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夫與幾者以其知至也存義者以其知終也鄭揚庭策關曰與者與此卦之幾也存者存與機之義也雜卦者伏羲六十四理也序卦者文王六十四用也用之有流戒之以守非亞聖孰能與此屯次乾坤數變而長子經綸也需明蒙之待也訟示需而失位也師戒所訟之甚者此術之相生達者可與其趨時之機也比樂時師憂仰而觀之比也俯而視之師也比以陽居君位上下親之所以樂也師以陽居臣位上下歸之所以憂也陽德一也爻位殊也憂樂所以差也瞻觀之義或與或求仰而觀之觀也俯而視之瞻也瞻以二陽上長陰所以與也觀以二陽上處陰自然求也此可與存義者舉是四者餘可知矣

穎達不正康伯

孔穎達嘗撰周易正義與馬嘉運趙乾協蘇德詳等參詳以行于世觀其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亦深于易然于下係云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文象之體今康伯直取卦名制器按上係云制器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今既遵韓氏依此釋之甚哉穎達失聖人之道也夫洪生碩儒

為注疏以啟導後而使其歸趨今韓氏既失於取象之義而已為正義不為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夫琢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益者震下而巽上震陽木動也巽陰木可揉也琢揉為耒耜之象其動在下耕田之象也而韓氏乃謂制器置豐以益方物何哉又刻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者坎下而巽上坎水巽風也風行於上而乘木有功故為舟楫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乘班以散動者何哉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諸小過小過者艮下而震上艮山也震木也山止於下木動於上杵臼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以小物濟用何哉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三卷
尚書
尚書名義者三
尚書為體不一
孔安國論體六
孔穎達論十體
餘篇不入十例
存書五十八篇
七書三十二篇
百篇次序異同
孔氏所傳古文
伏生所傳今文
古今傳受不同
諸儒傳授異同
大意不離乎中
書序孔子所作
虞書
堯典
堯典何謂虞書
舜典
舜典曷謂而作
梅賾奏續舜典
九共九篇七書
三謨
三謨何不稱典
大禹謨
禹謨先序皐陶
禹謨何獨稱大
禹謨不謂夏書
皐陶謨
皐陶為帝舜謨
益稷
益稷何不言謨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貢惟言地理
辨禹貢為夏書

甘誓
夏啟親征有扈
五子之歌
相傾從輕至甚
不言弟而言子
嗣征
命嗣侯征羲和
嗣征繼夏書後
商書
湯誓

記世不言誓處
伊尹相湯伐桀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湯誥
歸亳告示天下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說命
史分序為三篇
疑書出漢之後
高宗肜日
祖已道義訓王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惡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周書
泰誓
漢時有為泰誓
牧誓
與殷戰於牧野
武成
疑其理信其人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
蘇氏闕漢儒失
旅獒
召公因此陳戒
金縢
叙周公之請命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康誥簡編脫誤
召誥洛誥
欲居洛意為都
告以居洛之意
多士
以王命誥衆士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君奭
六臣不及傳說
蔡仲之命
封蔡叔為國君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顧命
顧命都陳喪禮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冏命
辨朝愈譏穆王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費誓
見周王之迹熄
秦誓
見周衰而秦僭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邱
辨論訓誥誓命
何周無宣王書
書大旨在時中

尚書

尚書名義有三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施機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上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劉子元史通

尚書為體不一

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之書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灾祥顧命專陳喪禮茲亦為例之不一也劉子元史通

孔安國論六體

孔安國序書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六體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孔穎達疏

溫公曰帝降為王德散為業其事煩其政察其言致詳典謨不足盡之矣槩不出乎尊德樂道求賢助治也言欲其詳盡也則順理而教之以有訓焉所以言之易行也事欲其周知也則明言而諭之以有誥焉所以使之不疑也誓師以討有罪命人以彰有德是以伊尹之於太甲或訓之以率乃祖以訓之師古則顯而易遵也訓以柢厥身以事之在我近而易知也祖乙之訓高宗或訓以正厥事所以使之修其在已則事之易行也訓以欽其民所以使之死忽則事之易見也召公作旅獒訓成王慎德之事周公作无逸訓成王勤政之方至上之誠有不至則上有以誥于下仲虺湯誥之告萬方大誥之告多方也下之情有不達則下有以誥于上仲虺之告湯祖伊之告受也盤庚洛誥以告遷都酒誥以告无斁酒此告其事也康誥梓材以告康叔此告其人也多方多士康王之誥此告諸侯也召公居奭臣下相告也若夫國有大事以起軍旅訓誥不用而誓戒行焉啟戰有扈湯戰條野武三戰牧野此誓之野也魯宅曲阜而誓於費秦遇而誓於秦此誓之國也嗣后討羲和用上伐下

故易為征此即其事也武王伐紂傾時否也故謂之秦此因其時也人君受命於天人臣受命於君有德可尊則爵命之高宗命傅說穆王命伯冏此命有德也有功可記則祿命之平王命文侯此命有功也成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此以道命之也穆王命君牙以司徒之職此以事命之也命微子以承商祀以世不可絕也命蔡仲以繼蔡叔以親不可弛也然成王之治其典尤備於周官三代非无常道也箕子所陳其謨尤詳於洪範三代非无成謀也然以訓誥誓命為主也唐虞之際德全事簡君臣賡歌无非訓也巡狩四方无非誥也會師征苗无非誓也九官在位无非命也以典謨為主故也

孔穎達論十體

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三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二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允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

孔穎達堯典疏

餘篇不入十例

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助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成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无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體例隨便為文孔穎達疏

益稷禹貢洪範疑於謨不可言謨高宗肜日旅獒西伯戡黎无逸疑於訓不可言訓梓材盤庚多方微子疑於誥不可言誥嗣征疑於誓不可言誓君陳君牙呂刑疑於命不可言命聖人之言未嘗不寓於微妙之意然大倫大法則不過訓誥誓命而

已訓行於上君臣之道正誥行于下上下之志通
誓則士卒知畏命則臣下知稟然谷梁曰誓誥不
及五帝王制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此徒知為言之異不知先王所以赴時

存書五十八篇

虞書五夏書四商書十七周書三十二

七書三十二篇

虞書七十一夏書七五商書七七周書七九

百篇次序異同

百篇次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

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
有一德次太甲後第肆拾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
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
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
為在立政前第八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
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
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孔疏

古今文

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死古文尚書以孔從錄書

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之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

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

伏生所傳今文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
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孔穎
達疏

古今傳授不同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
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
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

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
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
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
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
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
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
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
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
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
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

依古人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門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此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正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无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闕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經籍志

孔安國取共王所得書衆授伏生二十九篇通五十八篇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惟自傳於子孫劉歆之說云安國授兒寬寬錯授膠東庸生晉鄭冲得其業授蘇愉愉授梁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遭亂失其書歷代寖傳後侍中紀瞻傳得其書大興初始中獻之元帝案今文孔所傳者膠東生賈逵馬融劉歆等蓋其書散逸惟傳孔學經文三本三篇

諸儒傳授異同

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叔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
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
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
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
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
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
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

口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
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
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
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
麓佛迷又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允征云允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

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
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
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
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
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
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
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

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
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
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
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
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
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
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剔則剔剝云臏宮剔割頭
庶剝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
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
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

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死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死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邕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授郟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為預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

末范寧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死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穎達疏

大意不離乎中

古者左史記書右史記動書者記言動之史自唐迄周更千餘年聖賢之作其流風善政可傳于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九篇予切以一言

敢之曰中而已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以命禹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以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帝之為帝王之為王率此道也然亦貴乎時中也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名典言大常也苟當其可雖滅七者有之矣或臨之以兵而為忠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楊中立文

書序孔子所作

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死義口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旡逸六十三
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
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
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
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
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旡
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堯典舊謂虞書

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
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元云舜之
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
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
無尚書之題也孔穎達疏

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堯孔穎達曰舜史所錄因
曰虞書夫堯典皆述堯行事又若因舊史孔子何
用刪乎二說未是夫虞書者仲尼刪定之筆也若
關雎文王之詩係之周公鵲巢先王之詩係之召

公虎牢非鄭邑追而係之鄭以成晉志彭城已非
宋地追而係之宋以抑楚之泰也仲尼言聖人授
受之心杜百代纂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
非受終於文祖之日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
其序有將遜于位作堯典也荀卿曰天下厭然與
一鄉旡異以堯繼堯何變之有韓文公曰舜如堯堯
如舜柳子厚曰堯自忘也舜自係也皆迹此而言
之耳楊繟云

舜典

舜典舊為而作

舜典何以言虞書而堯典何以不言唐書何以言
曰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舜然後有堯之書
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典之書大
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則曰虞書
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
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皐陶謨益稷
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書也

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遽曰商書則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遽曰周書如此則名代遷易而言不順矣乎故孔子正舜典而下十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亦言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體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兆嫌也一因一革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矣

梅賾奏續舜典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中口亡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為舜典口一篇以續之

九共九篇亡書

古文共與邱相近故誤傳為共耳即八索九邱按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止稟飲汨作之篇言帝釐下土與工致治之道及九邱者乃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之每州一篇也幽與冀類營與益類人物與舊故不言十二而言九也劉敞云

大禹謨

三謨何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者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皐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所主者在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也功施于一時萬世所賴言合于一時萬世所師
此謂之謨焉典者君道之盡謨者臣道之盡盡君
臣之道所以能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也

禹謨先序皐陶

皐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己成所治水之功
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
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
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
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
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

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其篇 正義

禹謨何獨稱大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皐陶同為
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
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 正義

禹謨不謂夏書

皐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戒之用休與其殺不辜左傳
皆引為夏書蓋書之舊從大禹謨而下及仲尼刪之
思正萬世之法故定禹貢為夏書見禹得天下非受
命於神宗之日本於治水之功萬世賴其利而天下
知之歸禹之心一焉孔安國謂禹之王以是功者得之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乃虞書之辭莊六年引之以
為夏書以左氏之富而艷其言浩博非常人所及
不應以虞書為夏書特附會之誤爾杜氏不知出
此乃因陋就寡指皐陶邁種德德乃降為逸書豈
不悖哉且誤引篇目不獨左氏為然以禮經考之
乃舉咸有一德為尸誥舉君牙為君雅其誤益甚
矣而鄭氏之注皆為發明而是正之其過於預遠
矣然則左氏之誤非左氏之罪也杜預之罪也

皐陶謨

皐陶為帝舜謀

孔安國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
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正義

益稷

益稷曷不言謨

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正義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爾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皐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

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常之
與言益稷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
無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益
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以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
也正義

禹貢惟言地理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
喪禮劉子元史通

辨禹貢為夏書

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
以是治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
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六篇其初必在
虞書之內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
可知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
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
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

甘誓

夏啟親征有扈

夏王啟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
氏發兵拒啟啟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
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正義

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甚

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
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
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
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
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正義

不言弟而言子

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啟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
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
以言之正義

嗣征

命嗣侯征羲和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允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允征 正義

嗣征繼夏書後

甘誓顯帝王始變也五子之歌明夏道不繼也嗣征示夏王之跡熄也其猶商之後次於西伯戡黎乎商王之跡熄也周書之後次于秦穆之誓乎周王之跡熄也秦穆周之異姓也西伯商之異姓也嗣侯夏之異姓也本支不繼則異姓出異姓出本支絶也故夏至嗣侯之征之後無書商至戡黎之後無書周至秦誓之後無書示其本支當繼不可使異姓出而絶之鑒戒哉

商書

湯誓

記誓不言誓處

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湯誥

伊尹相湯伐桀

叙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之塗炭其如桀君也湯臣也聖人大戒後世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然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示移伐君之誚於伊尹也以正萬世君臣之大義焉至於武王則不復云

高定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下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 正義

歸亳告示天下
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代家大義誥示天下
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作
仲虺之下正義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
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正義
伊訓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太甲繼湯而卽位
明矣司馬遷何以謂外丙仲壬之而後有太甲謹

按孟子嘗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繼
之以太甲則是外丙仲壬立而後有太甲信矣伊
訓所稱蓋特序一篇之意以太甲之立而不能思
昔成湯之德而顚覆其典刑故序以為成湯旣沒
太甲元年者其意端有在也然則遷之所載與書
序不同者信史當以世次為先後程正叔曰湯崩
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
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
年之後太甲方立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太甲旣立為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
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
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
作太甲三篇案經三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
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正義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
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
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
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

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不云不知
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
宰猶尚咨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太甲旣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
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
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
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
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放太

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言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正義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按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載五子胥引盤庚云盤庚之誥今以書考之上篇則稱王播告之修中篇則稱誕告用亶其有衆下篇則稱告爾百姓於朕志三篇皆誥辭也命篇不以告之為稱目者王肅謂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意在斯矣

予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莊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劒閣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口口口口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人欺予哉後世之搢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役馳精誠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人之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文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強佶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

所習素曉也

說命

史分序為三篇

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正義

疑書出漢之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

高祖肜日

祖已道義訓王

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已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 正義

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

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
諫與訓事異分為二篇摽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
日為名下篇總諫王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
也四命相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
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
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正義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惡
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浦着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
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者也殷臣祖
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
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正義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
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
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
而省文也正義

周書

泰誓

漢時有偽泰誓
尚書遭秦火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掾
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
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
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兩泰誓矣後得偽泰
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
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
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鴟王至以穀俱來
舉火神怪得兩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
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良今文泰誓皆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兩泰誓者甚
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
多弗復悉記略舉三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
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
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
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永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永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正義

陸德明釋文曰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行之

牧誓

與受戰於牧野

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正義

武成

疑其理信其文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此疑理也其孔穎達曰此篇叙多事而王言少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

不信其文也王介甫云武成一篇讀之不成文疑於征伐商與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疑當相次天下大定至其承厥志一簡一次在前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一簡誤在後耳然多間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余嘗尤諸儒之改經尤而效之教乎哉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善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編斷絕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

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繆也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除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此文皆錯亂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實未嘗錯誤也蓋古書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命伊尹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記堯

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下蓋史官之辭舜典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並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體也其可以一槩觀也武王伐紂五書大誓三篇牧誓一篇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承失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又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氏死作神蓋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耶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繼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甚順若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論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然則諸儒所以疑之者何說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日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以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受會于牧野既云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所以謂顛倒斷絶也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死作神蓋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爾至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學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時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

也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

書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內之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見其用于夷者明其心在晉也故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文之始事商也欲致紂為晉之主而已為康治之侯被錫馬繁庶以盡臣之大節繼箕子者明其有文王之心也紂終不明是以蒞衆用晦而已烏得而見哉若夫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與地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類而章之止于九以盡天地大法聖人事業也蘊于商而陳于周罪紂而賢武也

蘇氏闢漢儒失

洪範之源出于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頴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治總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身驗於氣則於始常道之次靡有不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曲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悠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重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

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摳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死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耳蓋五行盡於思

凡以則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憖亦惟駭焉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乃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一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一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推之貌言視聽必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政其傳必鈎牽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若是則劉氏之傳惑且強得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政吾得無言哉蘇文

漢儒災異之學何其戾經為道惑人之甚也夫子作春秋記時之災異未嘗言其應者以天道之難言也漢儒何言之異乎董仲舒則守公羊之陋劉向則本谷梁之拘至其子歆又主左氏之妄以三家之說分配洪範五行之災異而京房睢孟夏侯勝谷永之徒又從而翼之悲夫漢儒之說勝則春秋始暗昧洪範九疇復斁矣劉氏之傳曰田獵之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農民口時則木不曲直引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為證劉向以陰氣脅木為僑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孰辱之異又以為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威十四年八月御廩災為證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歆則曰弃法度死禮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惰也吾又不知何從若是之類皆妄相牽合戾經反道甚矣

此凡足論也又以木不曲直則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常之則其福為攸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極不能當於庶證又有厥咎耗厥罰常陰之說此又惑也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凡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庶證而已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以人時上應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於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說配也非箕子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貌次金以當言次火次水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如是證有肅乂謀哲聖之言五行乃先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兎肅乂哲謀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極不能當於庶證又有厥咎耗厥罰常陰之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自八政五紀自五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庶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五事正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撿節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於九疇何以能含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兎與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言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貶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

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旅獒

召公因此陳戒

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 正義

本朝 孝宗皇帝淳熙八年臨軒策士書旅獒以賜焉 聖意深遠矣

金縢

叙周公之請命

趙商問鄭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元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義子不忍嘿爾視其口歔歸其命於天中心則然欲為之請命若君父之病不與請命其孝忠之心也然命有定分非可代也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耳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 正義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 正義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成王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正義

康誥簡編脫誤

康誥者成王既伐管蔡之後乃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知康叔封於黜商之後考洛誥云朕復子明辟則知洛邑作於復辟之時相距五載今觀康誥之序云乃云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與封叔之意不續蓋此篇之序即洛誥之序也經秦火之餘簡編脫盡序書訛

舛可知矣

召誥洛誥

召誥洛誥

欲居洛邑為都

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正義

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書 孔安國注

多士

以王命誥衆士

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死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 正義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无逸即以所戒名篇 正義

唐宋璟寫无逸為圖 本朝仁宗命書无逸于屏間皆此意也

君奭

六臣不及傳說

君奭解召公疑周公也六臣不及傳說者舉自古佐少主之類決召疑也當是時嗣君尚幼且不主事二叔流言四國已惑同志並立召公一人而已尚且不悅為周公者謂之奈何故曰成湯則有伊尹太甲有阿衡太戊時有伊陟臣扈祖乙有若巫賢武丁有若甘盤皆解召疑也如傳說者非輔少主之類故曰余舊學于甘盤

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者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攝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亦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漢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穎達曰周公既攝

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時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予皆謂不然熟讀君奭一書死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死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自有之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

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終始盡忠不去王室故謂之幸維茲有陳保乂有商是以商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稽叔閎夭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予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之時不可以位尊責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故曰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少留則不能致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極使汝明勉偶王汝其敢忘之乎及其終又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言汝獨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後可也深攷一篇之義無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欲與同濟成王也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先去乎觀此則君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矣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苟造德不降之言乃謂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耶故曰召公

自有所不說爾非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
王至康王即位當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
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
之魯同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深味
君奭之書大臣愛君之義盡矣

蔡仲之命

封蔡仲為國君

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誘毀周公周公因之郭鄣至
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
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 正義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成王歸自伐奄在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
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 正義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
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
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虎賁
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

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
之本也 正義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
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
職用人之法以誥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正義

顧命

顧命都陳喪禮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
喪禮劉子元史通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
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
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 正義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正義

君牙景命吕刑

辨韓愈譏穆王

夫子定書自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景吕刑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巡宴王母之瑶池歌湲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死所資至咸賓祭於徐贊五帛死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懼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夫子所書穆王之書可以廢而死傳究其所以乃退之恃才矜博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夫乘八駿觴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既而王說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邱以至于滛池此特禦寇假托謬悠之言以神神仙之術與謂黄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寓言大槩詭惟如此後左氏不之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謂黄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滛池為可信則黄帝至華胥亦可信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又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王誠知仁義者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贄乎信一遷怪之說而戾夫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賴股肱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景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訣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罔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徐子僭王已謬矣又受諸侯之享乎今之世儒有讀命伯景為大僕正者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故好游也蓋列子之說傳為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毀訾

失寔不得不為之辨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孔安國注

費誓

見周王之迹熄

文侯之命明周道不繼也猶商之有伊訓乎猶夏之有五子歌乎東遷之始命也黍離東遷之後詩也止於文侯之命顯平王無可紀也降黍離之詩夷平王為諸侯也言諸侯有善亦可記故以費誓鑒之若曰平雖為侯亦死善紀夷之死閒也故費誓見周王之迹熄也周有子孫豈容費出哉故曰王者迹熄也周本也魯支也秦異也本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異繼之異姓出本與支俱絕也本古之王子也後之帝子也支古之同姓也後之宗室也異古之庶姓也後之權臣也亦如後世未有帝子則留心宗室不可使權臣出也噫漢也唐也能鑒于此曹也朱也又何出耶

費誓列帝王之書名位之不正也譏魯不當用天子禮樂云爾禮樂者天子所以尊也而授諸臣適啟其僭也唐高郢魯議論之悉也魯父母之國不當名譏之故備書其事於詩書春秋俾後賢自白其宜與否也其在詩則徧魯頌於周頌商頌之中篇首必曰頌某公頌某事異於它頌者蓋稱頌者不宜頌也如春秋傳所謂立者不宜立也作者不宜作者之類爾民生於不足也郊祭禮之本也舞與頌樂之文也而皆僭焉成王啟之也因而僭天子之號令其過大哉誓者天子出師之號令也

秦誓

見周衰而秦僭
平王而下詰命絶久矣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名位存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切其名號爾不過榮於外焉春秋尚口口口之況秦穆公遂切為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冰不期也濫觴之不支裹陵難過矣設因有明王復興悟孔子之戒消堅氷於履霜堪裹陵於濫觴防微不至於著杜漸不及於大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哉

世儒疑秦魯之誓僖公之頌論其德則非聖人言其位則非天子此世儒不得不疑然聖人之心是亦無可疑也而疑之者過耳夫聖人之刪詩書將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苟其言之善足以為法於人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苟其言之不善且或死言可錄則雖榮紾之位貴為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

待其德與位哉昔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於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三遂之兵征伐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魯僖公復周家之宇修姜嫄之廟大泮宮之制養四種之馬而又君臣相得以至時和年豐當時賢臣作為歌詩以頌其德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為後世之法列之詩書之末不亦宜乎至若宋之頌乃商家祭祀宗廟之樂歌耳正考甫得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孔子編詩之時所存者五篇而已非宋公之頌也又何足置疑於間哉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邱

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三墳言大道也疏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左氏疏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之為人防爾雅云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書序少昊顓頊高心唐虞之書謂五典言常道也言帝王之道可以百世常行

故曰言常道也賈逵云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云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五行也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於其義也疏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賈逵云八索三王之法延篤言張平子云八索周禮八議云刑索空設之馬融云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邱以邱聚也義如邱山故為聚左氏或謂之九區域義亦通也孔子述職方以徐九邱賈逵云九邱九州之數也昭十二年楚左倚相趨過靈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疏云此諸家言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預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鄭元參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若堯禹貢逵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所說不同惟孔安國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尚

七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云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九邱九州之數也昭十二年楚左倚相趨過靈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也而下變易也然二帝君臣之用至三代俱變乎三代君臣之用視二帝不復乎時

何周無宣王書

書凡宣王之書猶詩凡穆王之詩也宣在詩而為中興穆在書而為中興何謂也書自秦誓而下武王治時之政也詩自關雎而下凡有四始者文王造治之法也武王治時之政至昭王以來衰矣由穆王復之書存君牙景命者罪昭王也文王造治之法至厲以來衰矣由宣復之詩存六月采芑車攻者罪厲王也故宣也法而穆也政幾幾乎文也武

書序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辨論典謨誓命

帝之書曰典臣曰謨正也王之書曰誓臣曰命變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典常也謨明也事不常則誓之期衆信也臣不明則命之期勉秉也堯舜二典百代君之首也皐稷二謨百代臣之首也皆正書也其猶易之有乾坤乎乾坤正易也甘誓顯帝正始變也以其父受舜禪不典而誓乎湯誓繼夏之變也以其去舜未遠而可復乎泰誓明繼商之變也以其父僭舜而子繼湯乎其猶易之有屯而下乎

也嗚呼三代王政由穆而後不繼矣三代王政由宣而後不繼矣誰歟乎漢也鑒漢者雖百世可知也

書大旨在時中

虞夏商周之書不知幾千萬言今欲撮其總要而求聖人用心之指歸是果何在乎余將一言以斷之曰時中而已夫當其可之謂時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而孔孟之所以修身行已也唐虞以時中而揖遜故三聖授受而天下不疑湯武以時中而征伐故桀紂放弒而天下不怒堯舜之與賢時中也夏禹之與子時中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仁之時中也辟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此周公之時中也孔孟得此書之旨故孔子之時中見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時而孟子之時中見於或召而不見或千里而見或去或不去或受或不受之時夫聖人傳心之法本無二道當其時之可要之不失吾中道而已、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四卷

毛詩

疑詩起自大庭

孔子刪詩去取

孔子刪詩次序

論詩大序小序

論作詩有六義

論風雅頌三體

論風雅有正變

論大小雅正變

詩之章句音韻

詩之訓詁傳授

總論詩有四始

總論詩有五條

論詩發乎情性

論詩止乎禮義

詩有不合聖人

禮記引詩之異

詩正經不言美

頌聲變風所止

他諸侯無變風

詩無小大風雅

大小雅用於樂

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二南之詩所作

二南正家之道

周南曷不在雅

關雎

論序詩義異同

詩以關雎為始

或以為次康后

用之鄉人邦國

三復淑女之篇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卷耳

輔佐求賢審官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草蟲
樂工不歌草蟲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變風
論拾三國次序
邶風廓衛說附
邶廓衛首變風
柏舟
昌居變風之首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擊鼓
來謾而讀而歎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廓風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衛風
考槃
見遐世而無悶
王風
王泰離次衛風
泰離
雅變降為國風
楊之水
平王遠戍母家
鄭國風

鄭風次王黍離
鄭詩不分二國
季札美歌鄭風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子衿
亂世學校不脩
齊國風
季札美歌齊風
著

刺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
辨刺衰刺襄公
魏國風
上刺儉下刺貪
唐國風
唐國風刺魏下
民有先王遺道
秦國風
秦仲何以有詩

楊惜讀謂陽篇
陳國風
陳國風次於秦
檜國風
檜詩止有四篇
張揩讀素冠篇
曹國風
季札之所不譏
豳國風
周公亦有變風
豳居風雅之間
七月
獨念公劉太王
備風雅頌三體
豳處變風之末
鴟鴞
以下昌下豳風
正小雅變大雅說附
小雅周德之衰
鹿鳴

裴安祖講鹿鳴
郭山惲誦鹿鳴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伐木
人皆須有以成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形弓
形弓廢諸夏衰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變雅何無夷懿
六月
仁宗講六月篇
宣王刺少美多
庭燎
美宣王晨言箴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雨無正
辨雨無正之疑
蓼莪
王褒讀蓼莪篇
正大雅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文王之德
公劉
公劉不係豳風
變大雅
豳厲何以稱雅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周頌
清廟
清廟一倡二嘆
清廟為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為文

魯頌
僖公何以作頌
魯頌居商頌中
商頌
毛詩之序得實
總論
康王以下無詩
康王之詩無頌
求詩在乎得志

毛詩

疑詩起自大庭

鄭康成疑大庭軒轅有詩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用雲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死先此者然亦謂今誦美讖過之詩也舜取於堯堯已用詩矣故六藝淪亡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之時

孔子刪詩去取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七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餘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衆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尋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孔子刪詩次序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先以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以邶鄘衛國之風以著其鑒又次以王風以伸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不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王無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諸侯安得而盛政不行而王猶不能詹諸侯盛而王不能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

而為七國也一經之體如是而已亦猶蕩一篇之體本刺周室之壞而正言商惡末言鑒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而不已而丁寧不厭哉

論詩大序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三百十一篇世傳以為子夏作序梁統作集文選直著夏商之名且以子夏授經於聖人之門宜其發明之百死一謬今且以大序契之乃有大不然者關雎鵲巢之所述一本耳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耳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又況變風變雅本以類詩人之旨使其果子夏所作豈如是之誕耶蓋自漢以來詩合為四故為訓為傳為雜記者紛紛出焉齊魯韓三國各皆有詩中興之後毛氏之學獨盛衛宏從謝曼卿昭昭學者故為毛詩之序范蔚宗稱得風雅之旨而魏鄭公隋書亦紀其有

論作詩有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

賦比興

賦比興者風雅頌以為用風雅頌者比賦興以為體葛覃者后妃之立本賦於載馳者夫人之自傷或陳古以刺今或言古以風朝此風之所以賦也關雎況后妃習禮鵲巢況夫人累功柏舟言仁人之任非所宜風雨以君子思不改其度此風之所以為比也莊姜之傷已則以燕燕之不如衛女之思歸則託泉水以自見瞻彼淇奧況武公之德浸潤而流行刺于菀柳見幽公之淫游蕩死度此風之所以為興也或言文王受命或言武王繼伐或

言成王守成或刺幽厲失傳或美宣王中興此雅之所為賦也鹿鳴況君臣燕樂伐木況朋友相須而成相彼角弓刺兄弟之不令弁彼鸒斯見夫子之不若此雅之所以為比也不能爵命諸侯則瞻彼洛矣以見其斯不能疆理天下則信彼南山以著其信傷萬物之失性思不忘於魚藻謂祭祀之不享刺有激於楚茨此雅之所以為興也清廟之祀文王那之祀成湯春夏所穀秋冬修報此頌之為賦也天作高山見先王之開基振鷺于飛況賓客之助祭此頌之所以為比也歌采芹采藻采蘋者見禮教之加深歌棗杜棗柞棗下泉者見君臣之有道此頌之所以為興也

論風雅頌三體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死罪閒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爾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讚其上之功德而已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刈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則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言重辭複淺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之蓋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之體然語問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倫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

有刺曰頌則死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意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體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殽死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死思乎彼序詩者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

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而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鶴鳴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軌有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之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頌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

論風雅有正變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正諸侯死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頌雅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二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時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之

聖人必言之矣蓋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風美詩多而他國風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死復美詩也又以淇澳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政教禮義之廢人愛之譽之如彼乃與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大雅正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令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厲王也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尤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而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谷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背理叛經如此學者謹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當問文中子曰幽厲何也曰變風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今古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

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
如此詩又豈復存乎

論大小雅正變

譜曰大雅起文王至文王有聲據隆盛而推厚天命
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魚麗先文以治內後
武以治外二雅逆順之次拯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
矣又大雅生民至卷阿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
周公成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
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
雅十六篇為正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曰變雅

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
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
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
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
言文王有明德之類

詩之章句音韻訓詁傳授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
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
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
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
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
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
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
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
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

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
义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
實乂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
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之類是也

詩之訓詁傳授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
臣卑於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
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

之聲不可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
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
之不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不能易也
孔子未刪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
詩之聲可知也樂云然後學者惑詩矣周官大司
樂之職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在音比興賦乃
在體季札觀樂於夫子之前已有國風雅頌之名
于時諸侯賦詩者以相樂者未嘗敢歌大雅亦謂
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孔
子與太師強分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變古

詩復雜而亂多者刪之亂者正之爾夫民能有喜
怨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以禮義而作以著民
之性情故政令所及則喜怒之聲生喜怨之聲生
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聲狹其詩
之體也必小其聲必為風作之錄之者不能張而
為雅也政令所及者遠而民聲廣其詩之體也必
大其聲必為雅作之錄之者不能蹙而為風也故
雖文王之德才及周召二國而未及於天下詩人
無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
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敢歌舞之詩人亦無自而

為風文王正雅是也此正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
幽厲雖無道政令猶可及天下其惡足以動四方
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
令畿內民而四方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
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之體所以異也禮
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橫行而
魯輒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
正風正雅而後能至於頌頌七而後至於變雅變
雅又息而王復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
頌春秋之作興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
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加諸侯也

總論詩有五際

五際之說有二以經為說者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以緯為說曰卯酉午戌亥緯之說不出于聖非
愚所能知經之說聖人意也人倫之大本也君臣莫
大於義父子莫大於親兄弟莫大於愛夫婦莫大於
正朋友莫大於信順之為治逆之為亂詩之作所以
著逆順治亂然也鹿鳴作則君臣和樂而心盡忞民

作則君臣信任而功見釋兮作則君臣唱和無政桑
扈作則君臣禮義無文南陔作則父子之養可戒淇
澳作則父子之恩可感猗嗟作則父子之道垂葛藟
作則父子之恩亡棠棣作則兄弟急難不可失角弓
作則兄弟友睦不可遠將仲子叔于田作則兄弟之
制不可不思關雎鵲巢作則夫婦德化行桃夭標有
梅作則夫婦時得中谷有蓷作則夫婦薄雄雉作則
夫婦曠伐木作則朋友契厚而士成谷風作則朋友
絶望而黨生棨是迹之逆順治亂可見矣順而治則
美逆而亂則刺刺之美之以正一時教萬世也所以

達性情明禮義也或曰五際之說不原於經特緯可
見緯為經皆作耳彼緯以午刻之際為革命卯酉之
際為改正而辰在天門為出入聽候之際亦示陰陽
盛衰而合乎政事者也故康成作論以天保祈父大
明采芑言精微翼奉上疏以十月之交明災異蓋詩
之緼也反無取乎曰愚之所取者聖人之意也本人
事而著世教不窮天引神而為說今緯之說果本人
事而著為世教非聖意明矣蓋好惟者為之也故康成惟蔽於異不為醇學若翼奉邪術之士又焉知經哉於四始在經為國風雅頌在緯為金木水火今學者之於詩皆知風雅頌為四始之正何必置疑於五際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鄭康成作六藝論引
泛歷樞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天門主十月之交

是為五際

論詩發乎情性

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審吏理察教化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

根窮乎抄被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仲尼採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諸經或草或因也

論詩止於禮義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今觀之是特識變風雅爾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

忘君也歟猶文

詩有不合聖人

古詩得聖人道多矣有不合聖人者孔子於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而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學者豈於執詩而盡信乎

王逢原云

禮記引詩之異

祭義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此幽王小宛之詩而云文王者記斷章取義記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

詩正經不言美

詩風雅正經皆不言美甘棠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何以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者美刺則各於其時

頌聲變風所止

自成王大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

他諸侯無變風

鄭譜云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今弃其詩口亡也其餘六蓼之屬既陷險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不列

詩無小大風頌

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別分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政神皆大事無復別體

大小雅用於樂

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

或上取燕或下就向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大略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所作

鄭谷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率己受命

是受命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二公已有爵王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武王伐紂乃封太公於齊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在武王時也

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者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主而地立東西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係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文王一人在周南則為王者在召南則為諸侯大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意乎以二南之詩歸之后妃夫人既無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此語多矣抱衾與裯而夜往皆不憚勞遑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侍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衾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者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云勉以正勸以義吾未見其旨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漢上之游女不可求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夫人不及男子已非也矧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游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也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已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與十二國風無

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如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

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正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理義始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周南召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王黍離而列之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之於東周此不可也

二南正家之道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周南曰不在雅

文王始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諸侯之大者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故不在雅

關雎

論序詩人異同

詩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人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言其義者子

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旨趣何自而知焉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為當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

詩以關雎為始

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前本傳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或以為刺康后

關雎刺康后也今毛序以為美后妃之德按顯宗永平七年詔音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又皇后紀叙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楊雄封事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子賢注漢書引前漢珮玉晏鳴關雎歎之云云故詠淑女以刺時也臣瓚曰此魯詩也按此則齊魯二詩關雎序以為刺康后也楊子云以周康時關雎作為習治齊侯時美召陵為習亂子雲之意若曰周康之時治也而有關雎之刺非可刺也於治世而有惡雖小必傷懼其佚也齊威之時亂也而有美召陵彼善於此而已此其意也林歌四詩考異

用之鄉人邦國

儀禮鄉飲酒禮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其經云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諸侯飲宴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三復淑女之篇

班婕妤選入後宮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叙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 正義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輔佐求賢審官

歐陽文忠公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

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思念憂勤乎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後漢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不充誦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舉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 正義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楊中立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

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草蟲

樂工不歌草蟲

據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之刪簡帙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左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楊中立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騶虞毛序曰鵲巢之應案後漢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又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之囿虞為囿之司獸蓋自毛公以騶虞為義獸衛宏序云仁如騶虞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論十三國次序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小大欲以采得為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蓋即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善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取宜以為其次者也

邶鄘衛說附

邶鄘衛首變風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
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
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
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
鄘衛之詩焉

柏舟

舊居變風之首

柏舟言仁不遇居變風之首鄭譜謂畿內武公有康
叔遺烈詩又早作愚為不然聞之師曰王道盛諸侯
無正風王道微諸侯有變風當夷王之時邶鄘衛實
其臣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失王之禮自夷始也故
以邶為首明諸侯有變風之作也與夫春秋始隱同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燕燕之詩鄭於其序則從毛詩以為莊姜於坊記注
則以為定姜何也莊之有云甚遠矣吾所甚者詩之
序也康成之說何所據耶

燕燕諷衛獻公也夫人定姜無子立庶子行是為
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故作是詩言當思定公以
孝寡人也古序非序也疑為序故志之蓋坊記引
詩曰先君之愛以勗寡人鄭康成注勗孝也夫人
定姜云云案毛詩與此大異豈康成未注毛詩時
引齊魯韓之詩序以釋禮乎

擊鼓

來護兜讀而歎

來護兜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舍書而歎曰丈夫在世當如是為國滅賊取功
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嘉其言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凱風孝子自責也小弁孝子親親而悲怨也伯奇仁
人而交虐之故作是詩今毛序曰小弁刺幽王凱風
美孝子案孟子公孫丑之問而趙岐注曰小弁伯奇
之詩也由此觀之小弁未必刺幽王而凱風所自為
孝子為詩而自美豈人情乎且岐生於漢世三家之
詩猶存其三家序耶林歇四詩考異

雄雉

說見邶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不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

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今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

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女在七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

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唯載馳一篇烈女傳云夫人自作之也然而得入鄘風者於詩國在鄘故也

衛說見邶

考槃

見遯世而無悶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屬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巢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城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遷舊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

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王黍離次衛風

平王東遷政不及於天下而止於一國不言者平王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罪也故次衛

黍離

雅變降為國風

屬之變也雅道未絕宣王承之復能中興於是六月伐北采芑征南車攻復古復會諸侯于東都焉幽亂也雅道既絕平王承之不能中興夷于國風示其不能復正也黍離述其遷都之迹也戒後君不救先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託也考无咎得幹也宣屬其人也宣為有子屬全在雅平同无子幽平在風戒也處于衛下何也鄭衛亡國之音也鄭之上衛之下若曰黍離亦亡國之音也

揚之水

平王遠戍母家

程氏曰諸侯有惠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亦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鄭國風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鄶蔽補毋依疇歷華

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鄭王次王黍離

有緇衣武公之美蓋王之皆刺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若諸侯之少美雖王之皆刺不足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而君得以先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

鄭詩不分二國

鄭之所并邶廓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二國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二風不異不似邶廓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

季札美歌鄭風

季札來魯觀周樂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詩人之情不有先王之訓孰能如此先亡者見其正諫境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左傳襄二十九年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子衿

亂世學校不脩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齊國風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邱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

淄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

襄公有鳥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皆美者

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

也

季札美歌齊風

歌齊曰美哉此詩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保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有箴規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美詩

著

刺時不親迎也

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正義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東方之日

辨刺衰刺襄公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以下始是刺襄公詩

魏國風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

上刺儉下刺貪

衛無世家而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

反故分為異居或父祖子孫不可知也

國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虞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輔德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唐國風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善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國風次魏下

虞叔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彌多故使之次於魏下也

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蒭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秦國風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仲何以有詩

鄭語云威公問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人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雖得爵而土地已廣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得有詩又且襄公後國大而錄其詩

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

楊愔讀渭陽篇

楊愔幼喪母曾詣舅子泰泰與之飲問汝讀何書答曰詩曰至渭楊邡愔號泣感咽子泰亦歔欷遂罷酒

陳國風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土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國風次於秦

陳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國多奢昏民無令主故次於秦

檜國風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屬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檜詩止有四篇

檜國之作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不復分之

張楷讀素冠篇

李德傳張楷字公超至孝喪親哀毀每讀詩至素冠棘人鞗掩泗

曹國風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季札之所不識

檜則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宜哉

豳國風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古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感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周公亦有變風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有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豳居風雅之間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所為終而雅之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小雅之前言近堪為雅

獨念公劉太王

先公在豳凡經十世唯知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在有事難之故周公申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公正其後者唯此二人

備風雅頌三體

七月八章上二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土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然始於風中為雅成為頌言自始至成列為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

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言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也

豳處變風之末

易窮則變剥盡則復夫王者之詩降於國風天下無雅也十五國風繼為大變天下無正也示雖變也抑可復也復則雅矣然以周公之事取變正之道復雅之義故自七月至鴟鴞皆有變詩東山至狼跋皆是美詩先變而後正也明矣非周公孰能卒正

鴟鴞

以下舊係豳風

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何以係豳風以七月是周公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小雅周德之衰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也先王商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予謂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眞何者思而不二怨而不言何關商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又何以季札乎蓋周德既衰樂意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者為小雅凡正者為大雅而季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其後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已前大小雅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屬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為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王逢原

鹿鳴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裴安祖講鹿鳴

裴駿從弟安祖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凡云

禽獸得食相呼況人也自是未嘗獨食也

郭山惲誦鹿鳴

唐中宗宴近臣令各伎藝為笑張錫為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云云獨郭山惲請誦古詩於是誦鹿鳴蟋蟀棠棣李嶠以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為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墻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屬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棠棣之詩國語曰周公作左氏曰召穆公作棠棣

序云閔管蔡閔之者兄弟之辭以義言之周公可也召公亦可也皆管蔡之兄弟也以迹言之仲尼未嘗有之也而左邱明之說自相抵悟不可考據鄭又以屬王之時不能親睦兄弟宗族故召穆賦是詩以刺之本周公之作也周公之權也誅管蔡為王法也作棠棣救天下也若夫極人臣之位不能庇天倫之過者王法也大義滅親也然慮天下之未開法義者以為兄弟不足愛也迺為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此救天下之權也仲尼親之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反經合道其權乎權也者聖人之極致也惟知權者可與言詩

伐木

人皆須友以成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為一章蓋誤伐木丁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共事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亦當須友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況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鄭說俱非是也王逢原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文三年

彤弓

彤弓廢諸夏衰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李氏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變雅昌無夷懿

鄭譜云夷自失禮懿始受譜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

六月

仁宗講六月篇

仁宗講六月上曰此序自鹿鳴至湛露菁菁者莪皆

周家創業之事帝王常行之道後世可不務乎侍講楊安國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為萬世鑒戒也於是上令復講之

宣王刺少美多

宣王之詩入于變雅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美則稱美刺則稱刺小序不言何也大治之世言美不言美不足以繫義之輕重何者明王之美自著也及天下之風息矣於怨刺衆多之中有一人焉為人所美誦自非言美以顯之則其善無由見矣宣王雖未能純如成康然其刺者少而美者多宣王之美見於天下著矣其不言美何以繫宣王之輕重哉

庭燎

美宣王昌言箴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車攻復古皆復雅也次鴻鴈全美之庭燎又次鴻鴈之美箴之者期其終也故其首章曰夜如何其夜未央云中章末章云末央至早也美其至憂勤也鏘鏘然肅而趨朝也□□□□憂勤也噦噦然止而伺朝也嘐晨漸曉也箴□□□□□□□□噦君臣懈也觀旂與輝雜色朝

也鳥得而不箴□□□□□□燎之規鶴鳴次沔水之誨旂父次鶴鳴之刺戒其終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毛詩節南山左氏季武子賦節孔叢子云吾於節見忠臣之憂世林歇四詩考異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雨無正

辨雨無正之疑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

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蕪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

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蓼莪

王褒讀蓼莪篇

朱氏曰晉王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齊顧歡母喪廬墓好事者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篇不復講授

正大雅 說見正小雅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者積衆小以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此不可不知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

大雅文王之德

季札觀周樂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

公劉

公劉不係豳風

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

變大雅

幽厲何以稱雅

時雖天下無道政出諸侯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政善惡皆能率之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內是以始變而為風焉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

清廟一倡三歎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之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清廟為頌之首

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為文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僖公何以作頌

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為春秋所譏然為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史克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與商頌異也夫以周家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自頌君功樂周室之間故行父請焉

魯頌居商周中

即魯頌而考之然後知聖人之序詩為有法方是時忘先君之業者有矣魯則能尊伯禽之法四隣謀取而不知者有矣魯則能復周公之宇青衿逸於城闕者有矣魯則能修泮宮也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者有矣魯則能復淮夷也其君臣有道有以致有年其君子有穀有以貽孫子然魯侯之德方之天子而不足方之諸侯已盛方之聖人不足方之賢人已成不先於周所以尊王也不次於商所以進魯也季札觀樂於魯以豳次齊者此魯太師所序非聖人序詩之法也商周之頌其辭簡嚴魯頌其辭費侈商周不言頌而魯每篇稱頌者又名泯於有餘奢生於不足乎

商頌

毛詩之序得實

宋世家及韓詩皆云商頌美襄公今之頌以為正考甫得之周太師頌者天下和洽民心悅樂然後作之

向使逾數百年之後始頌先君之德則商為之美矣以此史記與韓詩之說妄而毛詩之序得其實矣

總論

康王以下無詩

詩之為詩緣美刺而作也非有至善之可美非有大惡之可刺則詩不作也當商季之亂文王以丕顯之謨作於前武王以丕承之烈繼於後受天命以有天下成王繼之守成見於鳥獸則章句訓詁固不可不通草木鳥獸固不可不識及問詩人所以為詩之因聖人所以採詩之說先王所以化天下之道豈

無綱紀文章幽王之時四口交侵中國皆畔平王東遷則周室弱而諸侯弱諸侯微而口口橫朝覲會同之不修包匭菁茅之不入以勢力相長雖有兵甲相吞并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召天子於河陽者有之而王不能制此皆有大惡之可醜故皆有詩自康王而下至於夷王或率循舊章或僅能扶持無至善之可錄亦無大惡之可書故無詩也

康王之詩無頌

康王無頌者不過述成王之功守成王之法而已不足錄也

求詩在乎得志

詩志也久矣毛鄭之學其去聖人也遠矣後之學者其去毛鄭之學也又遠矣曰風曰雅曰頌玩於目習於口暮月而可熟也詩人以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何道先王所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何由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者何以鳴呼詩乎愚未見其能通者也詩三百篇篇有其章章載其事事托於物則章句訓詁固不可不通草木鳥獸固不可不識及問詩人所以為詩之因聖人所以採詩之說先王所以化天下之道豈

在乎章句詁訓草木鳥獸之間哉在於得其志而已故序之贊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善學者不求之它亦求其志而已故孟子之贊詩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後世知其為稱武公之德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富而好禮者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後世知其為稱莊姜之美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以為禮後於質也常棣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後世知其為言棠棣之華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惡其未可與權也

疑辨錄

致謝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此

謹啟

疑辯錄

123139
6.3.14

疑辯錄序

臣問唐儒陸贄愈有云師者所以辯疑而解惑也臣昔爲經筵時旣以辯疑爲職每遇六堂會講之暇諸生有疑而問者必與辯焉欲其易曉初不懼其詞之俚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究極玄奥理學之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設有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漢唐諸儒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襄農冠服之事堯舜象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與夫郊祀吐稷宗廟之禮皆先王經世大典奈何一千年間互相譌謬莫適指歸改正之說既使先王之法上違乎天而行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於地故臣與諸生每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錄所得以備參考乃又取而盡之名曰疑辯錄既嘗具本上進以聖

御覽復俾諸生各錄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士亦所謂宣爲朱子忠臣世爲朱子仮臣之意云耳抑此與諸

生講辯不得不爾若夫科舉之作文義各仍其舊
爲主而無用乎此云
成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高郵右侍郎邱濬序

程經明道如考亭朱子蔡沈氏以下諸注悉經郢正
今古無容喙者文安公疑辯錄何爲而作也理有疑
辯斯錄也傳曰疑斯問書曰蓄疑敗謀類如此理疑
于心有弗辯不惟無功古人亦無功于己推之事疑
弗決祇見憤事而已大聖大賢繼天立極繼往開來
惟諮　所以明其理也若癖以自
疑望諸來學豈考亭糅經
之意哉由是觀之考亭集注

辯疑有功于朱子
嘉靖甲午冬十月後學永宣趙遠書

疑辭錄卷目

卷上

先儒訓釋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

卷中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三十五條

卷下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

先儒訓釋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

易繫辭下傳

二皇制器

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紝自黃帝始也先儒楊氏不得其義乃謂教民粒食自伏羲始教民織紝自黃帝始殊不思天地生物以來既有昆蟲必有鳥獸魚鼈之屬既有草木必有黍稷稻粱之類故傳記謂遠古之人茹毛飲血食草木之實衣鳥獸之皮蓋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屨也何以踐霜雪今則謂鮮粒之食始於羲農織紝之制始於黃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飢黃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幾何其不至於滅乎夫謂鮮

粒之食始於羲農固不足徵猶爲無害於義乃若謂
織紝之制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羲農之世無衣
服冠屨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皆建三皇祠廟而肖
羲農之像踝身跣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但被以木葉
而已且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爲之而傳記亦
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二十五絃之瑟神羲
削桐爲琴絆絲爲絃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爲布帛雜
皮以爲裘褐衣服冠屨必皆有之但其制樸素無文
至黃帝而始爲冕旒充纊垂紞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

目凡爲羲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冠屨可也

書堯典

堯命羲和

蔡傳謂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攷驗之
恐其推測之或差夫分職頒布者豈羲仲頒春歷羲
叔頒夏歷和仲和叔頒秋冬歷乎未必若是紛紜而
不統於一也故下文乎秩東作云者又謂以歷之節
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俾謂四子各頒
四時歷而不見自朝廷頒之天下也蓋上文敬授人

時者即古者以冬頒來歲之朔於諸侯而此下四節
則欲四子攷驗已頒之歷而平秩將來之歷耳如羲
仲則欲其居測候之所謹測影之事攷之時刻察之
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齟齬焉然後信其
歷之無差此攷驗已頒之歷然也凡來歲東作之事
必均次其節氣早晚先後之宜以爲春歷俟冬而頒
之此均次將來之歷然也蓋四子攷驗在分至之日
而造四時歷者則皆預爲之亦猶今欽天監四時晝
夜推測者即攷驗之事而編次來年之歷二月初吉

其功已畢與堯典所載實同一轍此可見帝堯造歷
授時之制可以爲萬世法也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氏以璿爲玉蔡氏以璿爲珠謂以珠玉飾機然下
文言以齊七政則不但以珠玉飾之取其貴重華美
而已必是以珠玉爲日月星辰之象而貫於機也七
政者蔡氏本孔傳以爲日月五星然堯典云歷象日
月星辰經金木水火

土五星爲緯辰則以日月所會分周天爲十二次則
是二十八宿十二辰與日月五星皆附於機衡之上
至此但言日月五星而不及二十八宿十二辰者則
是前後自相矛盾其意蓋謂若增以二十八宿及十
二辰則於七政爲講不通臣則以爲七政者恐指三
光四時而言觀帝堯始命羲和日厥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次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日朞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拳拳言攷
察三光以正四時蓋攷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
定分至攷日月會次於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
機衡之上益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及十
二辰哉孔氏意謂日月五星運速順逆之無定次者
不可不察列宿諸辰之有定體者無事乎察若然則
中星終不可審而堯之命羲和者何必兼言辰也孔氏因其數
必言攷中星造厤家者何必兼言辰也孔氏因其數
之拘而將使聖人遺法不復備傳於後世豈不惜哉

又讀者疑三光之象附於機衡者可察而四時則不
可察殊不知察日月於諸辰者既所以察分至之差否三光順
虛察中星於列宿者即所以察分至之差否三光順
四時而行四時由三光而定是機衡之在既有以齊
日月星辰之運即有以齊春夏秋冬之序三光齊於
上而天道正矣四時齊於下而人事修矣聖人敬天
勤民之政不外此七者故曰七政也

禋于六宗

六宗蔡氏本孔傳引祭法之說理少牢於泰昭祭時

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臣則以爲坎壇雩宗非
所當祭坎壇以禳祈爲事言寒暑之過不及則禳卻
而祈求之雩宗以嗟禱爲義言水旱之爲民患則吁
嗟而請禱之是寒暑當祭於寒暑愆期之時水旱當
祭於水旱爲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也何用乎
禳祈嗟禱哉且先儒鄭氏謂天子雩上帝朱子亦謂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經既云類上帝則不應又雩上
帝按當時三禮祕不盡傳人鬼地祇等人鬼也地祇莫尊

於后土人鬼莫尊於宗廟令言望于山川而反遺后
土徧于羣神而又遺宗廟殊不知后土其母而山川
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豈可舍母而祭子舍主
而祭賓哉蓋六禮祭者固時日日月星辰曰社
稷曰宗廟既類上帝則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
無不祀有社必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必以供大
社之用是社稷者庶之所必有也既禮以祭后土
而又望于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既告文祖之廟

而其餘諸廟亦當祭告以至徧于羣神則人鬼之屬
無不秩如是則三禮皆備而無遺矣學者疑禮望皆
爲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非所宜合殊不知
六禮各祭於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乎日王宮祭
日不可兼祭乎時四望各祭於其方望東而祭泰山
則不可兼望乎西而祭華嶽則不可兼望乎東
故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同合一時祭享之禮也自漢以來歐陽及大小夏侯
言所祭者六十不徧地祇不徧天下不徧地祇不徧四方在六
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寶之而各六者其說荒昧而無

據孔光劉歆以爲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
水澤即山川之屬其說拘礙而難行員逵以爲天宗
二日月星也地宗二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則不應
又有地宗之祭馬融以爲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
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爲六宗
既類於上帝則不應又有祀天之說鄭玄以爲星辰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冢張迪以爲
六代帝王而不知已該於羣神之徧張髦以爲三昭
三穆而不應獨指爲宗廟之祭通典以爲昊天上帝
論今蔡氏引祭法之說雖若有所憑據然以三禮論
之則寒暑水旱誠非所當告而社稷宗廟誠非所當

道也

大誥至多方八篇

周安問民之難

周書多方篇注先儒蘇氏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
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
方殷之虐人如在宮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

德及天下稍定人自亳火中出即念殷先毛王如紂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禦也臣按
爲不然蓋向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罷厥左黃昭我
周王者非殷之臣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弃之
黎老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經歷二紀閔之猶
艱者非殷之民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
同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足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
先于商邑則殷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同罪

人不可謂不深也當紂之時尚有冀宛青之地奄之
叛叛實在兗州之境蓋紂黨之梟雄者也至於徐戎
淮夷之叛安知非紂黨之散居徐淮者乎孟子曰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爲皆黨紂
虐民者可謂得之矣然滅之云者豈嘵嘵無遺哉不
過誅其君長而已其五十國餘黨之猶存者不知幾
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予弟念其父
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
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

能糜人之國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眾而不能脅
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爲所脅者
眾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
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君民曰胥伯小大多正
參老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經歷二紀閔之猶
艱者非殷之民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
則實告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
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
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
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
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
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自使誠以爲叛周者
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
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喪服

蘇氏　嶽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不當冕服而卽孔子
之言以爲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

侯獨不可以喪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
冠與受先王顧命傳天下之大統者其事孰大而孰
小其禮孰重而孰輕也諸儒謂成王嗣位周公以王
室懿親猶遭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召公畢公爲國元
老而慮及此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
朝諸侯其說蓋得之矣夫受顧命正大位者乃朝廷
非常之大禮非區區冠儀之可比也故君薨而世子
生者大祝猶得禪冕奠幣以告于神生子而告且不
可以凶服而況非常大禮乃可以凶服乎向者武王

崩成王卽位其行禮必周公經畫已有定式召公畢
公皆所親見今成王崩逆子釗以正大統其制豈必
改周公之舊哉蓋遭非常之變舉非常之禮又必從
非常之權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大業也後世漢唐新
君卽位必行冊禮蓋亦見於此矣孔子定書惟此篇
最爲詳悉聖人之憂患後世其至矣夫

詩豳風

七月篇傳稱周先公迭用三正七月之篇傳引東萊呂氏謂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
通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或又謂其國僻
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
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
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
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蓋改歲者四
時始於春而終於冬今十月既爲冬則將復改而爲
春十二支始於子而終於亥今十月既爲亥則將復
改而爲子亦猶書稱冬爲朔易之義非謂改年而建
子也且三代改正各新一代之制度百爲以嚴爾之

國奉夏商正朔安得私立制度既建子而又建丑哉
且夏故都在今山西縣商故都在今河南之偃師
縣周卽陝西邠州豳　未及千里去亳則踰千里
皆在當時侯服之外　服之內非若四裔之遠而可
遵王化者也夫子思生於周衰之日猶謂今天下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有夏商之世而使豳迭用三
正私立紀候之法者邪

閟宮篇傳稱成王賜魯以郊祀

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
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臣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
命魯公以魯士旨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
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
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
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先儒程子謂周公之功

周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
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臣觀之則益不然
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
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
禮以敎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卽壞其法導人臣以
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
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
上帝者於報周公無與則亦何以兼舉而幷賜之邪

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三公
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
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云
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
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
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桓
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
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

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
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
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卒用天子
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微周公之
所制之禮至是而蕩然盡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
之義而侈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
世儒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以
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瓌禮敢度莫此爲甚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設若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春秋

周正

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因作周正辯曰

唐虞夏后皆以寅爲歲首今之厤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

以十月爲正朔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敬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承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置序遷實與名悖雖庸夫豎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臣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春秋禮論語孟子及漢家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攷而詳列於左云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

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當

正紀之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
善乎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
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
方建丗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
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
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
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
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卦乃陰陽反對

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
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
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
者觀於易爲可見矣
書稱春王正月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
有之一正桉堯命羲居嵎則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其下言歲二月東巡守者必正月受終之後以四仲
月巡狩門岳誠以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
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爲卯則正月爲寅者明矣是

書虞皆以寅月爲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
革夏正汝家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
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
妄觀舜之告廟既以正月上日禹之告廟亦以正月
朔日則三聖皆以寅月爲正朔者審矣夏既以建寅
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丑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
非當時之制有屈民何爲而忘奪之乎蓋三正必有
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
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
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津在建寅之月
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
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
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乃爲建子之月
而又引倫州鳴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竈近世汪氏謂以唐
歷通而上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
首之義曰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
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何以知武王伐紂之

不在子月邪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
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豳湯寒暑皆合
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合乎四時
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世儒不信聖人之
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
穫必西戎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
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昔虎尾涉于春氷
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氷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
則何氷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

爲可見矣

詩豳風說者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
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厥數之紀三代一轍何
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
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
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
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
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
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

星象以言哉元張數言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
聘問頒厤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
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卧其
說謂詩詠歌之辭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
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布治之類皆從夏
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
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或又謂三之
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
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

而非數月也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
然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爲
春何以見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草
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
之瘁乎日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
也日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
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
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

一月也何以謂日月之煥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爲可見矣

周禮正月歲終正歲之說新安汪氏謂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灋正歲讀灋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臣以爲不然如周既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亥月乃爲歲終也何得以丑月爲歲終哉歲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灋而寅月又何遽讀灋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丑月言正歲

指新歲言正者端也正歲者周既建子史官紀年必書曰元年十有一月是二年十有一月是也

新歲十一月以後乃一歲之正歲也至於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氷見十一月以後皆正歲所統之月故云正歲十有二月也周人以十有二月斬氷使當時果改十月爲十二月則正歲十有二月斬氷者爲不可通矣又若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亦謂子月以後農事既隙而可簡脩也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如州長正月屬民讀灋歲終會其

致令正歲讀灋如初言新歲之正月又讀灋如今歲之正月也然周既建子則屬民讀灋正歲而何皆在寅月哉蓋改年朝賀固在子月而其餘政事皆在寅月故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云正月之吉始和而後布於鄉國都鄙使以子月爲正月則寒泠之極何得稱爲始和哉不特是旨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焉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

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爲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爲可見矣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

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然魯既用周正朝則魯公卽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勞書於正月乎曰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卽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卽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卽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二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爲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益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爲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爲異故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安在其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晉太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固爲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

雪倍十年冬大雨雪者亦爲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爲異矣而昭二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亦爲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亦爲異乎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爲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八年春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爲霜雪雨露不和則爲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爲異況秋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及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闕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無之十一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候盖開冰先薦寢廟今當廟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度殊不知魯趙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爲過何足爲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紀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鄴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爲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冰而不冰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陳定宇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意謂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十一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

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容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
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書
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爲冬矣則僖
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
當皆爲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
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爲春矣則昭
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
蒐于比蒲者又當爲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
乎其不足爲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
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矣
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春秋皆可信矣諸儒乃
舍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
經之意未有不妄意增改而傳會穿鑿者矣何足徵
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爲可見矣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此其爲建辰之月者審矣如以爲建寅之月則何
以沿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

原文閱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汲冢書亦可見矣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爲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當以建亥之月起數矣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注文穎乃謂秦以十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朔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取其說而詆蔡氏以爲秦視三代不亦誤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史記漢書亦可見矣然則合是數說則周厤之紀已皆夏時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厤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厤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爲

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厤數各而爲一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厤數分而爲一以一統言之則爲人以四時言之則爲春以十月爲正月哉如以十月爲正月則十二月爲三月明矣始皇以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明矣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泠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十一月不爲三月明矣三

王之則爲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爲萬世爲邦者法也

周禮

祀五帝

周禮上帝異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圜丘之

外又四郊也家語孔子以爲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爲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以爲日月乎鄭氏之說

怪誕不經王肅輩排之以爲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齋楊氏又非之以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故引程子所云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則五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楊氏之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但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爲帝則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充乎宇宙故稱爲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妣皆稱爲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爲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岸天神地示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禮天地四方皆有定數則亦無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爲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爲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行不在天之外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況五行之精者象於天則爲五星分位於地則爲五方有於四時則爲五辰形於庶徵則爲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爲五星乎則五星有標燎之祭以爲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以爲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爲五氣乎則雨暘有水旱之祭煥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　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上時祠作西時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下時祠

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增以北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其周禮雜亂未爲全書冬官之缺劉歆以考工記補之其餘諸儒傳會穿鑿於其間者安保其必無哉姑幷存之以俟知者

寶柴祀星辰

寶柴祀日月星辰疏云星者五緯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臣則以爲星者必兼指二垣二十八宿言非但五星而已如北極之拱衆星北斗之定四序二十八

宿之分野四方固有專於五星者亦有儕於五星者何獨五星見祭而彼皆不預況周之祀禮咸秩無文豈有是之在祀典者舉此而遺彼乎且日月既祭而其所舍之次如析木星紀之類尚皆有祭豈有二垣列宿而不祭者乎後世祀天而旁及二垣列宿幷周天諸星可謂得之矣

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漢儒謂司中者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又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文星

名多出於讖緯之書合台階文昌之星非有尊於三垣

列宿者何獨以見祀風自有司風之神雨自有司雨之神箕好風畢好雨不過氣類之相感耳何得以爲風雨之神且月入箕畢則有風雨其不入箕畢之日乃無風雨乎蓋上文實柴祀星辰則凡諸星皆祭矣此四者非四星之神必皆天神之屬中即上帝之衰命即上帝之命上帝降衷於民敷命於下上天之事莫大於此必有爲之司其事者皆所當祭以至風師雨師司風之事雨師司雨之事豈無專祭而反祭氣類之

相感者乎然則槱燎之祭非四星也

祀司民司祿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疏謂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信齋楊氏論司民司祿皆歸之天與氣數非有一星以主之者馬端臨議其說渺茫竟謂以爲諸星則亦無害蓋民者天民祿者天祿故稱爲天之司民司祿先王之制祭祀五祀如門戶之類尚皆有神以司之而見於祭報況天民天祿至貴至重豈無神以司之乎如馬氏

之說則天下萬事萬物亦皆各有一星以主之邪必不然矣然則司民司祿非二星也

禮記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

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謂不言后土者省文曰上帝卽天后土卽地故諸儒皆謂郊以祭天社以祭地也然天子之社旣以祭地而諸侯大夫士庶人亦皆有社以祭地何也草廬吳氏曰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郊之祭天子所獨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臣以爲不然古者尊天而親地方丘旣設於王城之外而大社復立於王朝之內是以建諸侯戮罪人及出師獻捷必告焉皆親地之事也然而禮云天子祭天地則是大地非天子不祭聖人制爲禮法以詔萬世豈使臣民皆僭天子祭地之禮哉且五岳乃地祇之屬地尊而加崇一等五岳視三公則三公視諸侯諸侯視伯子男可知也泰山孔子嘗登之其弟子識其僭泰山之祭大夫尚不可僭而地之祭天子庶乃可僭乎蓋天子之社祭后土庶人之社祭方土也方土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祭方土者天子之社祭土然土有后土有方土天子之社稷祭后土與穀也諸侯之社稷祭方土與穀也后土尊而穀卑猶父之與子也方土與穀卽六府之土穀並稱猶兄之與弟也更書言不用命戮於社商書言欲遷其社周書言社于新邑但言社而不及稷者是可見二代社稷不同壇合祭至於周禮大宗伯序百神之祀實柴祀日月星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則日月星辰各爲一壇也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五祀各祭於其所五岳各望於其方亦各爲一祭也由此觀之

則社稷亦當各爲一壇故杜預謂社壇在東稷壇在
西則未嘗同壇並列也周禮槀鞮舉其翦而其壇壝之
同異位次之高下奏火灰燼之餘不可得而詳矣漢
興置枌榆社而各祠稷至東漢始兼置稷大抵祭社
必有稷以稷之功切於養民耳古今儒者率謂天子
諸侯之社名雖異而實則同殊不知天子之社祭天
下之土諸侯之社祭一方之土天下之土非地乎天
子祭天下之土非祭地乎天子之社既爲祭地則其
社與稷之尊卑不待較而明矣如以爲天子之社亦

祭土而非祭地則大宗伯所稱社稷但祭土穀之神
而不祭地乎大小百神皆有祭而地獨無祭乎其說
尤不可通矣　臣故謂大子諸侯之社稷不同於周禮
可以推之也

代以龍柱農弃爲社稷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
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
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
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夫龍柱
農弃皆人鬼非地祇也若然則龍柱農弃以前皆無
社稷乎三代之社稷但祭龍柱農弃則土穀之神終
無祭乎蓋先王社以祭地而社必有稷龍柱農弃不
過配享於社稷而已後世以句龍配社周弃配稷是
也然句龍之功不及神禹周弃之功不及神農乃舍
此而取彼何哉或疑農禹帝王故不以配享然月令
以五人帝配五天帝則農禹亦何嫌哉惟我

祖宗是得時措之宜而永可以爲萬世法矣

周書周禮所稱后土

周書武成稱后土周禮大宗伯稱后土皆指地言非
指后土之官言按家語及左傳勾芒爲木正祝融爲
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
之官也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曰該爲蓐收曰脩
曰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
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句龍兼食於社是謂句龍爲后
土之官而有平水土之功後世既祀以配五行之土

神而又兼配享於社孔氏尙書傳疏謂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不知句龍爲后土之官與經所謂后土不同而句龍配社者亦不可卽指以爲社皆失之矣

鄭氏釋禮云后土爲土神黎所食者是不知黎爲祝融非爲后土亦失之矣蔡氏書傳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實承孔氏之誤

后土冢土大示地示土示之同異

陳氏禮書謂周禮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師宻于社則后土非社又謂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冢土武成言皇天后土皆謂天與地也天曰神地曰示天神莫尊於上帝則上帝爲天之大神地示莫尊於后土則后土爲地之大示郊以祀上帝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以祀后土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曰古者建諸侯則繫社之土與之卽所謂大封告后土也武王與師宻于冢土卽所謂大師宻於社也何乃謂后土非社又謂后土非地示哉后土冢土大示地示皆指地言若夫土示則猶所謂山林之示丘陵之示原隰之示而已

社則后土非地示以臣觀之則蓋不然泰折言上帝冢土武成言皇天后土皆謂天與地也天曰神地曰示天神莫尊於上帝則上帝爲天之大神地示莫尊於后土則后土爲地之大示郊以祀上帝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以祀后土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曰古者建諸侯則繫社之土與之卽所謂大封告后土也武王與師宻于冢土卽所謂大師宻於社也何乃謂后土非社又謂后土非地示哉后土冢土大示地示皆指地言若夫土示則猶所謂山林之示丘陵之示原隰之示而已

明堂

古者享人鬼則有廟而祀天神地祇則壇壝縣而無廟祀之制周禮序天地百神之祀而未見有明堂祭上帝之說自秦相呂不韋月令言明堂之制天子所居既以爲臨御之堂又以爲享祀之所由是鄭康成謂明堂與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與太廟壁雝同實異名夫以明堂爲路寢乎則朝諸侯布政令之所而不可以祀祖宗以明堂爲壁雝乎則育人才施刑之地而不可以享人鬼祖宗人鬼尙不可享而況可以享上帝乎孝經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必非孔子之言也夫武王崩成王七歲而卽位周公以冢宰攝政方成王未免喪之日則凡祭祀皆代王以行禮及成王免喪之後則凡祭祀皆佐王以成禮其祀文王者或代或佐皆成王之祀非周公之祀也成王以祖配天何得謂之周公以父配天乎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

周公曰爲禮制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以制禮言非以行禮言也且
明堂者謂明堂在國之南二里之外七里之內內已之地夫昊天上帝既郊祀於王國之南又不當廟祀於丙巳之地此蓋漢儒既僞造明堂位之書而於此又實以傅會之說以見彼云周公負扆朝諸侯者既踐天子之位而此云周公郊祀宗祀者又行天子之禮嗟乎周公制禮以詔萬世豈緣神詭而僭大禮者哉漢儒謬妄之極初不意其流毒後世以釀成

王莽之禍也大抵明堂蓋即古者天子路寢後世太朝會之正衙至於巡狩四岳不可露次以朝諸侯故四岳之下亦有明堂而孟子以爲王者之堂布政之所亦未嘗以爲祀上帝祀先王者也自月令列奇說之名設繁縟之制既謂之明堂而其中又有總章青陽左個太廟太室之別秦之阿房世世繼蓋已萌於此矣又謂天子術十二門居十二堂夫人君恭己南面每月頻遷而曲處者哉自其有季秋大享帝亦遵故事其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

古者廟制南向始祖之廟居北羣昭羣穆在南所謂饋食之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東向天子之祭宗廟有堂事有室事堂事者設始祖南面之位於堂上羣昭在東堂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事者設始祖東面之位於室中羣昭在北羣穆在南所謂饋食之禮也堂事室事雖有不同而父爲昭居左子爲穆居右右未嘗不同則是古者神道尚左非尚右也自漢明帝謙貶自抑不立寢廟蒸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亦遵故事其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

西爲上之制下歷魏晉以及唐宋莫不皆然夫古者
祫祭之時始祖居西羣昭羣穆左右相向以次而東
者不得不以西爲上後世設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
制而其位次尙循乎以西爲上之轍則凡爲父者皆
居右而凡爲子者皆居左矣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者果安在哉先正朱子祠堂之制亦從其說高
曾祖考自西而東以西爲上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古制

太廟之祭與先王堂事如合符節雖廟制不同而所以

序昭穆者可謂一埽千載敝俗之陋矣惜天下學者
猶泥乎先儒尙右之說甚至有葬者亦夫右而婦左
至今閩浙尙有此俗殊不知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故孔子之墓東南向
伯魚葬左子思葬右使古者果以右爲尊則子思後
死不當葬於右也

祭用尸

古者祭必有尸以象神也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
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尙書大傳言帝入唐郊

丹朱爲尸白虎通言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朱子
語錄云如墓祭則以家人爲尸祀竈之尸必是臕婢
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祀山川必是虞衡之
類臣謂古者祭宗廟則有尸其祭天地社稷山川七
祀之類蓋無尸也惟祭勝國之社稷則
爲之尸節服氏言祭祀送逆尸從車蓋出於漢儒傅
會之說曰祠山蘇氏謂祭貓有貓之尸祭虎有虎之
尸而或譏其近於俳優使祭天地百神而爲之尸不
亦幾於瀆乎善哉杜佑之言曰上古時中國與夷狄

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古者主人
供尸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其後不知何時
廢止至於今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
尸之至尊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
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強爲之釋乎
古者神道尙左不尙右
先儒神道尙右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說夫神道
尙右者果尙右而賤左乎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
左乎必不然也蓋左爲陽右爲陰以皇天與后土言

則天道爲陽而當左地道爲陰而當右以宗廟與社
稷言則宗廟爲陽而當左社稷爲陰而當右獨以宗
廟言則父尊而當左子卑而當右獨以社稷言則社
尊而當左稷卑而當右自漢哀帝建平中王莽會羣
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共牢而食
世祖建武中爲圜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向西上是惑於神道尙右之說天道之當左者反居
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益莫
不然故社稷北向則西爲左而東爲右乃使社居右

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爲左而穆爲右乃使父在
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率承故事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向左之制郊丘之祭天左而地右
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謂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
矣惟社稷之制未釐正也

古者人道尙左不尙右

先儒謂古者尙右以[illegible]臣考之則不然也孔子曰昔者
虞舜左禹而右皐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
也又曰軍尙左卒尙右是謂行師之
故居左皐陶爲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
氏謂以其北面故東爲右西爲左是言大師畢公爲
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立於門內之東也召
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立於門內之西
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王南鄉羣臣西面羣吏
東面是言鄉大夫在左而西面府史胥徒在右而東
面也禮記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是言古者
車上君位在左僕人在中勇士在右也又曰五成而
分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是謂樂至五成乃分爲左右
以周公召公居左右是謂樂至五成乃分爲左右
人在右也又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向婦
人東向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
方是謂臨喪之際男在左而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
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曰凡男拜尙左
手凡女拜尙右手是謂處事之際男貴左而女貴右
也又曰軍尙左卒尙右是謂行師之際將尊左而卒
尊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謂入門

之際賓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駟入代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從至其下云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是自右而遷左則左爲貴也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是虛左以待賓則左爲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傳會之說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一帰千載之斃習復先王之舊典而左是尚可謂天地同道而陰陽合德矣

三代忠質文之尚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西漢儒者之談而歷代諸儒皆信其說臣獨以爲不然夏禹之祇台德先商湯之肇修人紀文武之克愼明德既躬行德化以率乎人而又設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乎倫是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敎化大行風俗淳美夏之所尚不專於忠商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此三者皆美德今必謂各尚其一則其二非所尚矣何取於忠商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此三北向舍彼也是故祇承于帝克勤于邦夏之尚忠也

其俗尚之各趨一轍何可得也是三代不專於忠質文之尚者卓卓然矣於乎古今俗尚固不同而所同者心也人君正其心以正其身正其家正其家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則遠近莫不歸於正矣天下遠近皆歸於正則其俗尚之同不同何足較也

吳縣後學吳志忠校刊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易小畜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史記西伯囚羑里益八卦以爲六十四卦臣以爲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

六十四則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譖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羑里西伯既在縲紲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著爲卦辭以益犯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

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羑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爲西郊哉益文王既出羑里而演易岐周故云然也

復

迷復凶有災眚

外禍曰災內妖曰眚程子以眚爲已過朱子亦爲眚是過誤然而無心失理爲過有心失理爲惡迷復終迷不復勇於爲惡者也惡得爲過誤哉迷復則天降之殃故外禍爲災內妖爲眚也此所謂眚即後世黑眚白眚之類與書所謂眚災肆赦之眚不同矣

无妄

匪正有眚

程傳又以爲過眚既爲不正則必非過誤矣正則致祥邪則致眚不正而致眚者理必然也故繼之曰不利行攸往

上九无妄行有眚

此眚字亦當爲災害之眚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夬

見陸夬夬

見有赤白紫三種高二三尺雖老而亦柔脆陸即商陸又名當陸有赤白二種高三四尺本草云至柔脆爻取此一物以其性皆柔脆而易剪刈之象也傳義以爲即馬齒莧然卑雅云莧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今

俗稱馬齒莧者其苗屈曲高不過二三寸恐非爻之所取也漢上朱氏木兌澤之意謂此二物皆爲澤草殊不知二物皆生人家園圃及原隰中非澤草也

井

井谷射鮒

谷窮也射出也讀如無射之射鮒蝦蟇也蝦蟇喜水居今井水竭而出其所有之蛙蟇矣如敝褸漏則竭之至也井竭而空如敝褸而漏矣九二比初就下之意傳以爲如澗谷下流然盤地爲井無流之理故井之意也

小過

是謂災眚

眚有二義過誤之眚乃人爲也妖怪之眚乃天降也災眚云者猶俗所謂災怪殃而已程傳云災者天降者人爲也似以過誤言猶迷復凶有災眚之眚亦指爲已過恐非本旨

書

虞書

傳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臣竊以爲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乎稽使一典爲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爲虞夏之書猶後世晉書修於唐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墳典之書皆當世史官所記堯典唐史所記舜典以下虞史所記夏商周之書各其史所記意必編年紀事各備一代之制至夫子

集而刪之以爲百篇之書而刪定之後唐史所記惟堯典一篇虞史所記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今闕篇有十篇亡唐書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與下篇舜典文勢相續故省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也傳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爲虞史之首亦何以有云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則禹皐二謨之稽古之稱哉是以爲史氏之稽古者非也蓋所謂稽古者夫子刪定之際潤色之辭也與

堯典

格于上下

韻會云格感通也此格字卽周書格于皇天格于下帝之格言感通乎天地也蔡傳以格爲至然德之光旣被四表又至于地其意嚴矣光被四表猶所謂光于四海格于上下猶所謂通乎神明也

敬授人時

蔡傳云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蓋人時卽下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類指天下萬事之攸繫而言不專指農事也

舜典

分北三苗

三苗史謂其國左洞庭右彭蠡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又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說者以爲卽此三苗以經考之若禹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呂刑所謂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則知三苗乃當時南方侯國而有人民政事之寄者左氏之有道又安得征討竄逐如後世好大喜功開邊覺之者之所爲哉

陟方乃死

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歿曰陟故書紀舜之歿曰陟方乃死則語複矣蔡氏謂陟方猶言升遐既云升遐又言乃死語亦複矣按韻會陟通

作隧定也方壙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
師古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
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
過謂吾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爲
藏者也漢儒因陟方乃死之文及國語舜勤民事
而野死之說以舜爲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夫舜年
方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攝位矣至其百有
九歲之後精力既衰又安得涉大江重湖而深入蠻
夷嶂癘之境哉孟子云卒於鳴條要之舜都蒲坂與

大禹謨

奉辭伐罪

林氏謂禹征苗蓋在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夫舜既
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則萬機之政皆禹代理豈可遠
涉數千里之外以征蠻爾之苗哉舜既命禹征苗則
必躬理政事而班師之後又乃誕敷文德初不見其
有退老不聽政之意是知禹之征苗必在未居攝之
前也此晉姚察禹受命神宗之後而自此以下至於

皐陶益稷篇末必皆舜在位時事詳其語意自可見
矣

禹貢

九河既道

傅引程氏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今永平府接境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
跡不存方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
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此說似是而實
不然經言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逆河云者亦必逆流百餘里猶今直沽海門潮至而逆流者也豈有去
海五百里之內大河方播爲九又遽合而爲一者哉
益自大陸以北至于平州地千餘里或分或合必在
此千里之內及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自大伾而下
已非故道則所謂九河者必湮且竭矣又安有所謂
淪人於海者哉自漢王橫言往者天當連雨東北風
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爲海所漸離道

元亦言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然秦皇漢武皆嘗登平
州碣石使其時既淪于海則必不浮海而登之矣是
其淪於海者必在西漢之李世王橫輩不察九河既
絕於河徙之餘而徒妄擬其湮沒於海溢之後豈不
失之遠哉寰宇記諸書謂九河在滄州棣州德州等
處要之必是其地竟者九河既絕而他水之入其故
道者猶得冒其名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梁州江漢所出荆

州江漢所歷故皆有沱潛蔡傳於荆州沱潛謂枝江
沱水不出於江則非沱矣而潛又無所見臣嘗過爲
公安縣之江北郝穴口江水分出繞監利潛江二縣
以北凡七八百里至漢陽府沌口巡檢司在府西十五里復
入於江漢水之南有細派自漢分出與江水之所分
者合流數百里至漢陽界復分歸於漢此二水者上
下交通江漢開舟得皆出入其內此必所謂荆州之
沱潛也故下文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以見當時貢賦近於今之公安者由沱而入潛近於

今之漢陽者由江而入漢既達潛漢而後可逾洛至
南河也

雲土夢作乂

傳以爲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
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
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澤大野彭
蠡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荷澤則曰導荷澤被孟
豬是皆見其爲澤之象曷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
哉以雲夢爲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釋之者又謂方

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夏安陸皆其地由
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距安陸地
方千有餘里而江漢洞庭實交流其中脫有八九百
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荆州之地實平曠而
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患
已去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爲二
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
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于洞庭職方舍洞庭而言雲
夢且又無明証　一可指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

乎恐洞庭之在周爲雲夢亦猶在禹時爲九江也

和夷底績

傳和夷地名晁氏以爲二水和水卽雅州和川夷赤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佷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桉魚腹今夔州府奉節縣佷山夷道皆今荆州府長陽縣地夷水卽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佷山縣以下始通舟楫至宜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陽荆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

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意如島夷淮夷萊夷之類云

浮于潛逾于沔

傳謂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曉按褒斜谷在褒城縣北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地志斜水入渭褒水入沔酈道元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卽潛水今利州嘉陵江也自潛水舍舟陸行至漢中由漢中而武功由武功而北入渭沔在漢中是浮潛逾沔而入渭也若漢武時

入上書欲從南陽上沔入褒絕水至斜谷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此言但逾沔逾褒而入渭也然皆由此而後可入渭蔡氏何以反疑其當言逾于渭哉

弱水既西

弱水不能負芥此出於志怪者荒唐之說固不足信設若有之必在中國數萬里外非禹跡之所可至也經言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合黎皆在張掖卽今甘州衛地使其水不能負芥則禹何以施功而導之西哉

黑水

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南流入于南海張掖卽今甘州北西五百里則爲肅州甘肅志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西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雞之西北而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葢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是其廣五里而徑趨南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蔡傳引

樊綽云麗水即古之黑水桉雲南志麗水出吐蕃牛后下歷鶴慶北勝姚安東川建昌烏蒙北至馬湖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麗水而不知雲南之金沙江有二一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麗水既瀦東海則非入南海矣是以麗水爲黑水者非也程氏謂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之西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果何所預哉是以西

洱河爲黑水者亦非也地志謂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犍爲今敘州南廣今南溪桉南廣水出敘州之西南夷地山澗淺狹其源流不過二百餘里至慶符縣始通舟楫至南廣洞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水爲黑水者尤非也蔡氏兼取四家之說要之出張掖者爲是

三危既宅

傳謂三危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案入導黑水言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危皆逃遷爲蠻徼舜之竄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者爲是故後漢西羌傳注謂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也是其所謂黑水既非張掖之黑水而三危又非燉煌之三危後人以其黑水之名偶同故竊取三危以名其山而傅會之耳況三危既宅之文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臨峙

麗水者爲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滙者水回合也東滙澤爲彭蠡者非江漢之水滙爲彭蠡言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回合而成澤者乃爲彭蠡也江漢既合爲一彭蠡又來會焉故并志而附見之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別既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勢於漢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則江之下亦不可言北江入海也若漢之下不可言北江入海則江

中江入海矣始言導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經文平易明白諸儒膠泥其說而誤求北江于大別之下是以騰口極辯而不通也

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兩水相合必有回合之勢漢從北入江是漢回合丁江非江回合于漢東迤北會于滙者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回合之處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江北則爲漢江江南則爲湖湖豫章諸水而江實爲中江之入于海也始言導江終言入海亦以見江之首尾而已

錫土姓

大子錫諸侯以土姓者豈必謂洪水未平而不可錫洪水既平而後可錫哉益羣臣有佐禹治水成功者錫之以賞則錫土姓傳謂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是也或疑土姓非禹所得錫故并下文祖堯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堯崩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皆爲建寅之月矣居攝即位乃天下大事自當以正朔行之今既皆行於建寅之月則唐虞以前安有子丑之建哉詳見周正辨

例

甘誓

怠棄三正

傳以爲子丑寅之正然夏正建寅則子丑之正何預於夏而有扈氏怠棄云者不用夏正自爲何故廢子丑之正哉意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或曰五行以在天者言三正必以在人者言如六府三事云傳又謂子丑之正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校堯命羲和必以四仲月而宅四裔舜巡方岳必以四仲月而至四方益以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故也夫其測景嵎夷巡守岱宗者既爲建卯之月則堯老而舜居攝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崩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皆爲建寅之月矣居攝即位乃天下大事自當以正朔行之今既皆行於建寅之月則唐虞以前安有子丑之建哉詳見周正辨

西伯戡黎

史記廖高問西伯曷爲而來是謂武王爲西伯益文

王既歿而武王立則固當爲西伯也文王嘗伐崇伐密伐阮伐犬戎矣然崇在西土密阮犬戎皆在西北荒裔之地乃若黎在紂都之西密邇畿內文王雖得專征伐然亦當聲其罪以請命於殷而後往豈必遽興兵于大子之都哉觀祖伊之言迫切太甚曰天訖殷命曰殷之即喪與下篇徵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紂惡貫盈天命將絕之日而決非文王時也此篇以爲武王戡黎者爲是至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臣則以爲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即今山西潞州觀武成言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則周師由今孟津縣涉河以進商郊安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

牧誓

傳謂泰誓武成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而指牧誓爲聖人之言臣以爲不然意聖人臨事而懼不敢或驕故頻誓六師以一眾志而其誓也益徙如後世三令五申而但以軍法約束之哉必數紂慢天虐民之罪以可得乎四誓之繁孔子定書筆而不削所以爲萬世有天下者之深戒也

旅獒

此誓不得以不類而數紂之罪者不得以不悉也詳考紂惡之大其凡有八曰縱人欲忽倫理冒女色用妲邪賊仁賢慢鬼神虐生民違天命四誓之中反覆諄切不出此八者之外史稱紂敏捷有材手格猛獸智足拒諫言足飾非則紂之性明敏而強勇非蠢蠢庸劣者也特以其立心不正人欲一肆而無不爲瓊宮瑤臺酒池肉林五常既廢天理已滅妲己蠱惑之於內飛廉蒙蔽之於外由是奸邪滿朝仁賢日疎今日剖比干明日囚箕子仁賢既盡國以空虛犧牲既

窮而鬼神不享炮烙既毒而百姓不懷穢德彰聞而皇天不親神怒民怨而天用剿絕其命九鼎淪亡宗廟爲墟當此之時雖欲求爲南畝之民以奉先祀其可得乎四誓之繁孔子定書筆而不削所以爲萬世有天下者之戒也

旅獒

按武王時召公未爲大保至成王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以相成王況武王克商甫六年崩則西旅貢獒當在成王之日如越裳肅慎之類是也故胡氏以旅

葵爲成王時書得之矣

微子之命

肅恭神人

傳謂諸侯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按微子歸周出於史記固不足信微子之去者卽箕子所謂行遯自非歸周也左傳遂伯以爲武王克商之後微子銜璧輿櫬以見武王者得之

康誥

外事

成王命康叔以往侯於衞故謂汝居外而所當事者在於陳時臬而已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當先爲司寇而後侯於衞以其居紂故都當作威殺戮之後恐殷之多士共治殷民者猶蹈前轍以殘百姓如下文言外庶子之瘝君引惡小人外正之惟威惟虐是也故拳拳深戒康叔以愼罰之事陳師凱取呂氏之說謂康叔以諸侯入爲司寇往來乎朝廷邦國之間夫司寇掌邦禁不可以一日而或一日無撫治之者哉其說雖歷三紀而猶反傳況克殷未久而可

周南召南

傳引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臣竊恐其未爲得也何以明之十五國風例以國稱周南周南召南之南曰召南召之南自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既遷於豐而分岐周爲周公曰召公葢采邑詩美文王后妃之

化而繫之周南召南者見其化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故曰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於天下也臣嘗過岐周而并涉江沱汝漢則見其西南極雍梁之境東南極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廣矣或謂周公主內治故繫之周公召公長諸侯故繫之召公夫文王爲西伯之日既有元子武王以承其統周公不得主內治至其主內治者乃在相成王之日又況二南周公所采周南之詩豈得繫之周公哉召公佐武王九年

佐成王三十七年而卒於康王之世則在文王之時其年甚少未必獨長諸侯又況書稱爲文王迪彝教於中國者有五人焉叔閎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而召公不預則當時爲文王宣化者非止召公一人召南之詩豈可獨繫之召公哉要之二南專言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若以繫之二公益無謂也

鄘風

定之方中

傳謂此夏正十月安成劉氏以爲春秋時十一月也若周人果以冬十月爲十二月則以秋八月爲十月定之方中見十月農功已畢可爲營作之候若以爲秋八月則名與實乖矣此其牽强而不可通之說也

豳風

改歲

先儒以十月爲改歲前章云卒歲既指十二月爲歲終則此焉得以十月爲改歲哉蓋改歲指冬而言由春至冬則歲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者以冬月

歲事當改易也

東征三年

先儒疑東征之久以爲文武之澤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商之頑民染商辛之舊習未盡泯一旦改商爲周安能變其賢士懷先王之遺澤未盡泯一旦改商爲周安能變其良思念之意未遽釋也殊不知玄黃之昭周王者皆商之民而從武庚以叛者乃紂窮之遺孽百孟子謂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蓋即書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者也夫以五十國

子孫之眾誅之不可勝誅故周公既誅武庚而撫其餘黨遺孽以三年之久然後可歸也蔡氏傳書謂遷殷庶在作洛之前則周公遷殷庶於洛者必在此東征三年之內及其營洛之後成王命之留洛以撫殷庶繼之以君陳畢公而猶梗化是紂黨遺孽之不服周者信乎其然矣歷世儒者不此之察而誤以爲商民思商而叛周將使武王弔伐爲無徵之舉且由是而謂武王非望人也臣不可以不辨

小雅

正月繁霜

蘇氏謂夏之四月爲純陽故爲正月益正月指寅月言正月東風解凍不當繁霜霜且頻數故詩人憂之前輩皆謂周改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繁霜爲不可通啟強釋如此況詩所言月數皆夏正獨何以此正月爲四月也

周頌

我將之詩

傳本小序以爲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夫明堂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焉出而非祀上帝及先王之所詣禮序郊社宗廟以及百神之祭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序詩者謂我將之篇爲祀明堂之樂歌集孝經者又設爲孔子告曾子之言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卽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事非周公之事今特指以爲周公嚴父配天躬祀郊禋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陷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次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時保之責益武王伐商載文王木主以行及告成功於天必以文王爲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書所謂上帝弗順祝降時喪者乃天之威命也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者乃武王夙夜畏天之威命也至於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者乃所以

侑天之威命也是豈得爲周公之言哉臣意明堂享帝必秦俗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張大其事以迎合時主之意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皆漢儒傅會之言耳

維天其右之

傳謂右尊也神座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及下文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後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皆同此意按古者室事行祫祭之禮則大祖東向而堂事行朝踐之禮則太祖南向今此詩以爲明堂祀上帝南向安得東向在饌之右且周禮云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則右即享之義而非左右之右也此云右享彼云享右其義一而已矣以右爲享則天及文王之享與夫享烈考文母者其義易明矣先儒惑於神道尚右之說故以右爲尊然而古者父昭居左子穆居右則尚左非尚右也安得右爲尊哉此云天右之者既以爲東向則下文言文王右享者文王之配上帝乃與上帝並列而東向乎其說爲不通矣

凡春秋所書不合夏正時月及左傳正月日南至之類必皆竄易以求通其說何以知之如書秦誓既亡而漢儒乃爲僞秦誓以補之及孔壁書出而後僞泰誓始廢泰誓全篇尚可僞補況一字之疑而不可以私意竄易者哉詳見周正辨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隱九年

傳謂周三月夏之正月也意謂震電書於夏之正月亦不足則不足爲異殊不思大雨雪書於夏之正月亦不足爲異按左傳大雨霖以震蓋三月雖當雨而連二日

大雨且雷則爲異矣又繼之大雨雪則尤異矣

大雩桓五年

程子謂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道也夫成王若報周公以重祭則但當禘於周公之廟而郊祀大雩豈報周公之禮哉其爲後人之僭也無疑矣

正月無冰桓十四年

正月無冰見正月無冰納於凌陰也或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而書無者見時之燠然而十一月無冰可納則一年喪祭之當用冰者皆缺矣是正月無冰可納則一年喪祭之當用冰者皆缺矣是以爲十一月無冰者其異小以爲正月無冰者其異大也且以天子賞罰之權聖人尚假之以筆削而何一字之疑乃不可益哉

秋大水無麥苗 莊七年

先儒以爲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然周制四月嘗麥於太祖月令四月麥秋至不應五六月尚猶有麥也本草註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今齊地亦以八月種麥苗韻書云穀也蓋秋大水新種之麥既熟之穀皆爲水所漂去故曰無麥苗災之甚也

冬大無麥禾 莊二十八年

麥種於秋而長於冬禾種於春而納於冬經不言水旱而書大無麥禾者是年夏會齊宋救鄭冬築鄆兵戈土木之事相繼不絕有妨農功故至冬既無麥可長又無禾可納書曰大無者凶之至也或曰經書水旱不言害禾稼其書害禾稼者未必不由水旱之災雖不書而互見之矣

夏五桓十四年

夏五者必夏五月或簡編之蠹蝕或傳寫之遺漏耳先儒以爲傳疑而不改益終是不成文理聖人未必如是之拘拘也且以天子賞罰之權聖人尚假之以筆削而何一字之疑乃不可益哉

冬大雨雪 僖十年

冬當雨雪矣而曰大者必異常過度洪範所謂一極備凶也故書以記異先儒以爲酉戌月失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 僖三十一年

按魯頌及春秋言魯之郊皆在僖公之世蓋僖公之

郊已久而春秋於其在位三十一年始書四卦郊不從乃免牲者見僖公之祭爲非禮而上帝終不享也

記禮者不達魯頌之義而造爲成王賜伯禽之說豈魯僭用天禮而託爲先王之賜先公之受以文其奸

漢時去古未遠而猶得之傳聞也與

二月無冰　成元年

此見獻羔祭韭之無冰也諸儒以爲周十二月見伐冰之月無冰可伐殊不知書二月無冰者備見一年喪祭無冰之可用其爲祇廣且切矣

禮記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

傳以爲微子之事或是殷禮文王之事或遵殷制校史記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其弟外丙自外丙至紂父死子立者十五兄死弟立者十二是殷之制曷嘗主於立弟哉蓋因死者無子或有之而有他故然後不得已而立弟也文王之事蓋亦如此是豈殷有立弟之制而文王遵之耶

舜葬蒼梧之野

昭穆

先儒謂祫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爲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爲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明堂位

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乖違洛誥朕復子明辟

及魯頌閟宮之義而安爲此篇意謂周公有大功又嘗踐王　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之郊禘後世子後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所以示戒也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

代如日月代明之代言君喪則使官吏代而哭不至絕曠大夫則用官屬士則不可僭用官也先儒謂不食疲倦使人代之以哭豈有哀痛之情切於中而發之聲者乃可使人代之哉諸侯死天子使有司哭之

鄭氏以爲哀戚之事不可虛況父母之喪殯斂之日而可使人代哭之哉

農殖百穀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農與弃人鬼也非稷神也以其有播殖百穀之功故祀之以配稷此云祀爲稷是不知配享之義也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爲社

后土官名土正也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有平水土之功故祀之以配社此云祀爲社亦不知配享之義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此承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謬旨詳見前篇

成王康王賜魯重祭

成康賜魯重祭設若成王既賜之則不應康王又賜之也其不達魯頌之義而爲妄說者無疑矣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

易蒙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上文言利用刑人則此桎梏當以刑罰之其言而不可指爲昏蒙者之拘束也本義謂利用刑人者爲痛懲用說桎梏者爲暫舍之以觀其後然不曰說桎梏而曰用說桎梏者言刑罰非以逞威也不過欲人改過遷善不再犯法用使說去桎梏而已猶書所

云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以往吝者言用刑懲惡其人變惡爲善則止不治猶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若專任刑罰往而不返則吝矣

師

初六出師以律否臧凶

言出師必以律如不以律則統制無法號令無章所舉雖仁義之師而不足以取勝適以取敗豈不凶哉故象曰失律凶也本義取晁氏之說以否臧凶爲不善則凶非象之意

師或輿尸凶

傳謂輿尸爲衆主本義以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詳味五六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若以爲師徒撓敗則其凶莫甚焉何必言雖正而亦不免於凶也且以長子弟子對言將帥長子也神將以下弟子也言行師當以將帥一人專閫外之寄若參之二三而無適主則在上者信任不專在下者統制無權所處雖正而亦不免於凶斯所謂貞凶也故象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言參用衆人以爲之主則使任之不當也

比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孚說文卵孚也或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籀謂卵之未乳者渾然眞實尚未能知覺運動何僞之有易言有孚其義本此有孚盈缶缶質素之器也缶缶質素如卵孚以眞實言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誠信充實如卵孚之物而盈乎質素之器內外相合一誠無僞不事矯飾則終來有他吉也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傳濟當作際言下交也按韻書濟通也成也蓋言天氣下降流通生成萬物而其道光明也

隨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以動言朱子以靜言當以朱子之說爲是蓋仲秋以後仲春以前雷藏於澤之時也以震動之象而隨時以藏於澤故君子體之以嚮晦入宴息也或謂雷不當潛於澤殊不知神道尙靜其動則奮於天其靜則潛於地故傳謂兗州之雷夏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是亦雷藏於澤之一證也

王用享于西山

書周公告多方多士而稱王者指成王言其作無逸而言太王王季者則直稱太王王季今爻辭之所謂王者蓋泛指時王而言若以爲太王則當直稱太王如稱帝乙高宗之類也此享字當從本義之說

尙賓

尙程傳以爲尙志按韻書通作上蓋謂上賓于王朝也

坎

樽酒簋貳用缶

簋盛黍稷器也考工記㮚埴之工旊人爲簋所謂土敦是也缶爾雅盎謂之缶孫炎云瓦器也本義謂樽酒簋而貳用缶吳氏推衍其說謂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然缶乃盆盎之屬上旣云樽

簋而下云貳用缶不應舍簋而獨貳樽也若以爲並貳樽簋則不應一器而兩用也蓋貳者佐之之謂缶亦樂器西土之俗擊以節歌者所謂秦王擊缶是也燕必有歌歌必有缶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節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卽離九三不鼓缶而歌之缶也

夬

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剛過乎中而決陰之氣現於顴頰有凶之道也

夬夬決其決也獨行者處五陰之中而獨與上六之
一陰爲正應則違衆而獨行也遇不期而會也若滿
非眞滿也有慍自有怒也言君子能決其決雖二與
上六爲應有獨行遇雨之象然遇者出於不意雖外
與之和若有所滿而中心怒之則終能決去之而无
咎也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象觀之比四句當爲兩事臀說文髀也髀卽股也
股有傷則行次且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而不能

決有股傷難行之象故曰位不當也羊喜羣行若能
自振拔衆陽以進若牽羊然則可无悔然以其處柔
而不能決雖聞是言而不能信故曰聰不明也橫渠
謂牽羊者讓而先之本義亦取其說以爲縱之使前
而隨其後然牽者拽之謂讓之先而隨其後則非
牽矣

萃

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握持也一握猶言一扶持也初六上應九四而爲

陰所隔若號呼以求正應之則必爲二陰所
笑但勿恤其笑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咎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待也讀如稚音言待得佳配而後嫁故象曰愆期
之志有待而行也

旅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之爲巢必於喬木上九過剛處高而失其所止有

鳥焚其巢之象處高則驕故爲先笑失其所止則怨
故爲後號咷也易通作場田畔也卽漢書所謂殖於
疆易之易牛爲順物易爲平路驕則不順危則不平
自驕於危地則失順於平路凶之道也離爲牝牛艮
爲徑路故取喪牛于易之義

巽

九二用史巫紛若

周制大祭祀太史與執事卜日太卜掌三兆之瀆卜
師則佐太卜以授命龜者龜人則奉龜以往筮氏則

其焦契占人則掌占龜筮人則掌九筮至於大祭事
祝皆所以事鬼神祈福祥者是用史巫紛若必謂周
公三王之禱史冊祝而命三龜是已本義以爲平宣
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不若傳順
渙
渙王居无咎
古濟渙之任惟王居之以總攬權綱猶所謂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无咎矣象曰王
居无咎正位也言王居濟渙之任而无咎者以其正

義不協宜從傳說
書舜典
夙夜出納句　朕命惟允
傳以命令政教爲出敷奏復逆爲納諸侯以爲出納
上命則與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之意不屬且與傳文
相背蓋夙夜出納句絕謂密上命以出於下使讒說
不得肆矯僞之私審下言以納於上使讒說不得爲
反間之患欲夙夜出納皆允而已

禹貢
惟衡既從大陸既作
禹貢書法嚴密九州一律他州水土之平皆言於田
賦之前而惟衡大陸獨言於田賦之後傳以爲惟衡
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敷成功於田賦之後
然臣嘗過焉惟衡與衡漳相去不遠若以爲水小地
遠則衡漳亦然也大陸與覃懷皆濱于河自覃懷而
下皆曠然平地常有水患若以爲平地近河則覃懷
亦然也此二句蓋錯簡耳當在至于衡漳之下則書

三江既入
揚州山川自彭蠡而下至於震澤皆言水而無山以
其水多故也彭蠡震澤既爲巨浸則三江亦當指大
水言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者爲是諸儒紛紛
異說或以爲在松江之下或以爲在震澤之下而大
江不預然經未必舍大而言小也況大江并吞梁荆
揚三州之水梁州言岷嶓其藝見其源有所滯也荆

州言江漢朝宗見其流有所趨也揚州言既入則見三州之水皆至海矣

浮于積石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河流甚險不通舟楫　臣嘗聞學士黃諫言親見河流纍經石峽有從懸崖數十仞而下者崇時邢恕欲造舟其間誠極謬矣經言浮于積石按禮書浮有二義況也順流也積石山名諸州所謂浮者水也以舟楫而汎於水也此所謂浮者山也言其路從積石順流而下也

敷淺原

傳謂廬山尚大宅所紀志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籍謂大江所經之山高大者莫踰三峽盤亙千百餘里其次廬山蓋大江穿三峽而走廬山之下彭蠡又環廬山之陰三峽廬山所宅表見而荊揚不書者江漢朝宗彭蠡既澤則三峽廬山不必言矣然而此導山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實當指爲廬山而不當指爲皖小之山也傳謂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兩山相距四五千里其實山勢之北是也梁之山莫大於岷荊之山莫大於衡故導岷山之陽至於衡山相距四五千里其實山勢爲水所隔若夫渡河出於西南徼外而至嘉定入江馬湖江出雲南麗水而至敘州入江安在乎岷山之脈爲衡山爲敷淺原也

朝暨于西

詩鄘風

俗謂虹能截雨殊不知雲氣薄而雨將止則日光射雨以成虹今向日噀水而生暈如虹者可見是雨將止則虹必見非虹能截雨也

衛風

考槃

先儒謂考叩也槃器名蓋叩之以節歌然不應叩之於在澗在阿在陸蓋考老也槃盤通盤桓也老而盤桓於隱居之地言終其身以遯世與下文永矢弗諼永矢弗告之意相協

鄭風

溱洧之詩

先儒謂溱洧爲淫奔者自敘之詩然他詩以子我對言是固淫奔者之語此詩以士女對言一則曰維士與女二則曰維士與女必非自敘之辭恐詩人刺之而作也

春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諸儒以爲周十月夏之八月菽種於五月豈得而殺也且是年必有旱暵而熟於十月使八月菽而殺而不殺諸之災而種之不時茲又殺種之不時也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

易比

不寧方來後夫凶

言比之九五居中得正而五陰從之有四方來歸之象方來方而來也夫男子之通稱後夫後來者也四方不安各以方至而求相輔則必安矣後來者既無先見之智而來獨晚未底於安凶之道也

大有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兩卦之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爲性命者其說爲佳已謂以爲眷命者與上文文意不甚相屬若以爲性命兼人已而言然承上文大有之象則遏惡揚善乃治人之事益善者天命之所佑惡者天命之所討天命至公而無私人君法之以遏惡揚善所以順天美命而已

謙

鳴謙貞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也勞謙以治人故象以萬民服言也

鳴謙志未得

六二之鳴謙以柔順居中而貞吉故中心得也上六之鳴謙以柔順之極而無位故志未得也觀六鳴謙志未得則是有德而無位矣又云可用行師征邑國者何也益鳴謙者若所謂邦無道遯文王之退而脩德是也志未得者不得行其志文王之大統未集是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文王之憂救整其旅以遏徂莒是也六五之利用侵伐無不利以王天下言武王之

事也上六之征邑國以鄰邑言文王之事也

臨

咸臨

咸感也臨上臨下也臨民者豈法制禁令之所能感

〔下闕一葉〕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人君治天下之道在得賢共治而已故賁之六王獨以求賢言也束五匹也帛素紺也戔戔委積也賁于丘園以貴下賤卑禮也束帛之多至於委積厚幣也以貴下賤卑禮厚幣雖若可吝然得賢以輔治故終吉也六四婚媾之賁貴於儉六五上園之賁貴於豐此賁之合於時中也

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大也對應也言先王大應天時育萬物也

大畜

上九何天之衢

何負也載也徧四達之謂也負載乎天而之乎四達之衢言超然高舉而所往豁達無礙猶莊子所謂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也故象釋之曰道大行也

大過

棟橈本末弱也

棟象脊木也橈曲也四陽居中棟之象也二陰居初上本末之謂也中與本末俱強則幷力共載而無所曲中強而本末弱則本末先曲而中亦爲之曲是棟之橈以本末弱也

家人

家人嗃嗃

嗃嗃說文云嚴酷也嚴酷則悔厲雖悔厲而家範肅則吉也婦子嘻嘻則家範不肅而終可吝世之常情多慈少嚴嚴則必成慈則多敗宏聖人預防而深戒也

王假有家

假通作格格正也化也益言王者能正其家而無不化則家齊矣故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益

木道乃行

震巽木也而爲舟楫以濟川者木而已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以爲凶荒之事得之矣意如周禮救荒之事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爲民禦災捍患者皆用凶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能爲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乃所以爲中也如禹之彊理九州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得爲者然承君上之命拯天下之溺是益之用凶事何咎之有況其成允成功不自滿假則有孚中行矣是以能用亥圭而告成功也

固有之也

固實也言益用凶事者以其實有是凶事也實有凶事則當使民去凶而就吉也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此言遷國之占中行者如盤庚遷都告臣下以各諴

中于乃心是也告公從者殷臣或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而盤庚丕從厥志是也利用爲依遷國者依倚也附也利用爲下民之所倚附而遷國盤庚所謂孚

莫益之偏辭也

偏不正也無黨無偏之偏辭訟也酈寔有辭之辭言在上者以庶民惟正之供而無所偏則民莫不從之上九求益無厭而莫肯與之者以其所求爲非正之供而偏於好利故民皆訟其失如夏癸之瑤宮瑤臺而民欲偕亡商辛之酒池肉林而民始怨望皆偏辭之謂也或曰五十人曰偏衆多之稱偏辭謂衆訟之也亦通

夬

居德則忌

居積也德惠也則節也節止也忌憎惡也言推恩者則爲人之所德不推恩者則爲人之所忌君子觀澤上于天之象則施祿及下積惠於人以止人之憎惡也

孚號惕號

程子以爲號令之號朱子以爲號呼之號按說書號令也教令也蓋教令之出於王庭者所以示信於天下故曰孚九二嚴教令以自警戒故曰惕

困

困卦辭

方文王之被誣見執也豈默然無所訴哉蓋有之而不見聽也困之卦辭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似謂羑里之事不足慮而所言亦不見聽也使文王

井

演易羑里豈敢爲此等卦辭不慮紂間之而益怒乎臣故謂文王演易必不在羑里也

木上有水井

井有掘數尺而遂及水者有掘數仞而不及水者土地潤澤所生之木受其津液由本至末周流無閒是木上有水也於焉爲井則不數尺而得井矣否則雖數仞而不可得故曰木上有水井言木上有水者其地宜井也

井泥不食

泥去聲讀則爲淤塞不通之義平聲讀則爲泥滓不潔之義既云不食則非淤塞不通乃泥滓涸濁而人不食耳當讀爲泥塗之泥爲是

舊井無禽

禽鳥獸總名鳥獸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瀝所積而鳥獸來飲今井無人汲則無餘瀝而鳥獸不來也

艮

六五艮其輔

舜禹授受有曰惟口出好興戎所謂艮其輔以中正者也以舜禹之聖而猶愼言如此況學者乎

漸

鴻漸于陸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逵達則通達而無礙者也九五鴻漸于陵所進雖高而猶有阻衡陽回鴈是也至於九逵之達則出於高陵之上翔於太虛之表而無所阻矣鴻之漸以其羽可以爲法也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不可亂者以其漸進之有序也王陽黃鳥夫子歎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亦其羽可以爲儀之意耳爲儀之說當從程傳

渙

王假有廟

假作格謂感通也詩言以假以享是也王假有廟言王假宗廟之祖考也與爲風風無所不入感通之象也坎爲隱伏鬼神之象也故取王假有廟之義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在說文存也中指心言象謂王假有廟者王乃存其心而已心存則已之精神皆聚而祖考之精神於是乎感而有通矣在中當從傳說

中孚

信及豚魚

信及豚魚非但以理言臣嘗見牧豚者以時呼之則至畜魚者撫掌召之則出是信及之有素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疑靜而風盪之則波浪易隨以起有中心相孚
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以中孚議獄所謂肯赦肆
赦怙終賊刑也以中孚緩死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也五辭簡孚有衆是明刑有中孚之力獄
成而孚輸而孚是用刑有中孚之效
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易始於
神農衣裳舟楫牛馬門柝臼弧矢始於黃帝至於

宮室棺槨書契則泛　後世聖人蓋兼指羲農而言
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
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先儒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
但指爲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
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
古者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　以爲不然
益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
木之實也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
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爲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

作之前亦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江河不可得而
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杵臼未作之前亦必舂粟而
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
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鳥獸之患者矣但
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鳥
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器之
前更無餘物之用則不可信也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羑里而著

爲卦辭也先儒謂文王演易羑里夫崇侯虎方誣文
王以大逆而將陷炮烙殺戮之毒蓋其時救死不贍
而何敢繫彖辭哉觀下文迭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
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
不在羑里明矣

書堯典

湯湯洪水方割

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鯀九載弗績禹八年於外
則爲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蓋鯀之九載乃堯在位

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必統其始終而言禹之治水水害漸去至八年則天地平成而非二月而始違京師益正月已行三月則已至岱宗矣五月南巡守者非五月而後行由東巡畢而卽南行五月則已至南嶽矣以至西北皆然況當時儀衛少而徵求寡則周之可得也

禹作敎刑

朴寔楚學記注云夏稻也爾雅注稻山楸也楚荆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學者作文以欽恤並講而不知所重在欽欽哉欽哉言敬而益敬也所以敬而益敬者惟刑之是恤而已益敬而後能恤不敬則不能恤也

蠻夷猾夏

蠻夷者要服內二百里爲夷荒服內三百里爲蠻乃五服內邊鄙之民也猾夏者謂其擾亂良民非若四夷之侵中國也故命皐陶以刑治之使强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百諸儒疑蠻夷非刑可治故謂皐陶兼掌兵刑殊不察皐陶所治乃五服內之蠻夷非五服外之蠻夷而罪大惡極者亦非刑之所能治故二苗始也堯都平陽去西嶽北嶽皆千餘里去東嶽二千

弗率始雖威之以梟陶之刑而終則征之以大禹之
師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時傳無釋益欲羣臣致敬而以時亮天功耳
大禹謨
帝德廣運
此章益因舜贊堯克艱之實故遂歸美於堯下文又
因禹惠迪從逆之言則又陳戒於舜今之學者多以
此爲贊舜則不應極口誇美而又即深切規戒前後

疑辭錄　卷下　十五

語意大不倫也傳以爲贊堯者是
惟茲臣庶
此言臣庶罔干予正下言民協于中是以臣民別而
言之益羣臣罔干予正者未必不協于中而民協于
中者自不干予正也
益稷
予乘四載
蔡傳從古注說輔丑妖反與史記作撬漢書作橇同孟康曰橇如箕樏行泥上如淳云以版置泥上
以通行路之
一脚泥上擲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
之尸子云泥行乘蔈子紀反是輔與橇皆爲一物也
蓋洪水爲害地多塗泥如淳置版泥上以通行路之
說其物既非所謂載而履之者亦非所謂乘也乘載
云者如箕如船之說乃爲近之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
廣注橋一作蹻居足反漢書作梮居足反如淳云以鐵爲
之形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
木屬如今蹻床人舉以行又夏本紀山行乘樏正義
云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是樏與
橋蹻梮橇爲一物也然如錐有齒之說即今世俗屐
溜之類用鐵爲之以山行者亦不合經文乘載之義
韋昭蹻床之說庶爲得之
欽四鄰
鄰者親近輔弼之謂始泛言臣哉鄰哉臣哉次言股肱耳目即臣所以爲鄰之義股肱耳目
四鄰之職也翼爲明聽四鄰之義也故末以欽四鄰
申言之諸儒或以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或以爲禹
行沮洳上如淳云以版置泥上

統百官當敬其四鄰諸臣皆與上文意不相屬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禹五服四方相距五千里固九服四方相距一萬里或疑禹服之狹不如周服之廣是不然禹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極乎海隅流沙南交朔荒之地亦猶周之綏夷鎮蕃以處遠人也人徒見禹之要服內三百里爲夷荒服內三百里爲蠻以蠻夷居五服之二殊不知周之徐戎淮夷楚蠻皆禹時荒服之內雖有九服之制而蠻夷之風猶未盡闢由是觀之五服九服則不應幷九服而五千五百里也其說非是

不必以廣狹論制雖不同而內安中國外撫四夷者同也況唐虞之時南交可宅而周時交趾越裳氏乃重譯而後能入貢唐虞荆州之域南距衡山之陽而周時南不盡衡山此又何哉或謂今雲南廣西廣東福建自漢以來始置郡國殊不知其地在禹時梁荆揚之域故導黑水入南海者在今雲南之西南陲命義仲宅南交者在今廣西之南徼外荆揚致貢齒革島夷卉服者在今廣西廣東福建濱海諸番國是其地在唐虞時即建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甚至漢初

而通至近代而風氣益開也或又謂遠都平陽去今雲中千二百里其外則大漠之地朱子疑當時冀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然北方地廣平又無汪河之險是以狄人侵中國者自古已然狄人來侵則居民內徙歷世既遠內徙益

一面二百五十里兩面

爲五千五百里非有

里王制言州方千里　之地方千里者九

則不應幷九服而　五千五百里也其說非是

禹貢

島夷皮服

島夷指北海之濱諸夷地猶今遼東女直之類亦以皮入貢也

齒革

或問荆揚不產象犀而皆貢齒革何哉曰林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荆揚之域故荆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開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

建長而來王者況經言島夷卉服島夷正指海嶠諸番國言卉服出於遠蒙則菌革之出於島夷者又何疑也

九江孔殷

先輩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至今學者猶師其說意江漢爲大九江爲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派雖小而鍾爲洞庭則甚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上下之分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則是九江之甚正者安在乎因江漢之朝宗也

荆陽黑水惟梁州

傳云梁州之域西距黑水按四川雲南志黑水在梁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至緬甸入南海處在四川之西南六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南距黑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云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按今黑水在雍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其源發於甘肅者在陝西之西北三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北距黑水也

導河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爲是然皆未得其眞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相濕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註云河源在州西南正西二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千五百里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

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甘泉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勝乞里塔卽崑崙也其山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又二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近北二日河木過之崑崙以西山不高水亦散漫其地亦益高地亦漸下行

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紲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迺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注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羌地自州入於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二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東至于澭

澭地名今澭州去大二千餘里經所謂澭必當時江傍小國在今荆州南諸縣之地去澭州爲不遠

湯誥

各守爾典

傳以爲典常之道得之矣近年學者以爲憲章法度殊不知上文無從匪彝已指法度言此言典常之道止與首言降衷恆性相應仲虺之誥湯曰玆率厥典奉若天命湯之誥衆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其義一而已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謂商爰革夏王汲冢周書亦云湯始改正朔然正朔雖始於丑而歷數則始於寅詳見周正辨

太甲上

營于桐宮

傳謂桐爲成湯墓地太甲居仲壬之憂而密邇成湯之墓者必仲壬附葬於桐也附依也作附非附合幷也

盤庚

古者史官記言記事若善裁削潤色則必典雅幷正否則聱牙屈曲如盤庚三篇是已況盤庚與小民言必以方言曉之而史氏又不能裁削潤色故艱澀耳

說命

夢帝賚予良弼

帝卽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爲帝人之神爲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良弼之賚有人之神而後有良弼之夢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此卽天神之靈

傳謂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畤祀之類然高宗致厚於禰而已獨厚於禰故有雉雊之異實非若漢武信方士之說而祠五畤以禳神者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三仁何以謂之仁哉死者當死奴者當奴去者當去也夫紂之不道敢諫必死柔諫必奴舍此則去之而已比干之死以爲紂雖不可諫而諫之或入則猶可改過而遷善故雖死而有所不顧也微子之去以爲殺諫臣之過故雖去而有所不嫌也比干當死矣使亦如微子之去則其去爲貪生微子當去矣使亦效比干之死則其死爲徒死至若箕子見夫比干死而紂惡益彰矣則己亦不可繼死微子去而宗祀可存矣則己亦不可偕去故佯狂而爲奴也死也去也奴也各盡其理之所當爲故曰仁也

泰昌

惟十有三年春

傳曰改正朔不改月數詳見周正詳
金縢
其勿穆卜
穆卜爲敬卜和卜者其義皆不通穆當爲稽稽
卜猶盤庚所謂卜稽也稽卜與下文親逆爲
新逆皆傳寫之誤
康誥
刪則人無或剛則人
周官五刑無則意康叔封殷故墟而紂之刑殺剛則

多所慘酷如斫脛剖心焚炙剝剔已無所不至豈止
於刑殺剛則而已哉故武王恐其遺民舊俗遵用故
殊不知此非令祭益庶殷攻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

皆成矣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圜丘方丘新成而祭告
天地也用牲於社者有社必有稷以社稷新成而祭
告社稷也先儒疑祭地而又祭社殊不知其位新成
則當祭告于其位而不可以常禮拘也
中土
傳王氏引周禮土圭之灋日東景朝多陽當作日東
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此傳寫之誤
民若有功
酒誥

傳以民曷下句讀爲是今大全誤以屬上句則於上
文小民爲複
君奭
殷禮陟配天
傳謂陟爲升遐既云崩祖則與下文多歷年所語意
不倫配天諸儒皆以爲配享於天商之諸君未必皆
配享者蓋殷禮即論語所謂殷禮配天即中庸所謂
配天陟升也上也言殷之道德上配乎天所以申上
文格天格帝之意惟殷禮陟配天故享年長久也

立政
陟禹之迹
陟禹之迹講者多孟浪以爲巡行天下之意竊恐不
然陟者升也自下升上增益開廣之義蓋禹之疆理
九州者止爲五服而今則爲九服禹服止五千里而
今則爲萬里禹之要荒已爲處蠻夷之地而今通道
于九夷八蠻者則盡于荒服之外是禹時之狹者于
焉而始廣禹迹之塞者于焉而始闢是爲陟禹之迹
也然而三苗之頑禹征之閱月而猶逆命則夫陟禹

之迹者其可不詰戎兵以征不庭然
後能陟禹之迹使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也以是而觀文王之耿光則文德爲益箸以是而
揚武王之大烈則武烈爲益廣矣學者疑此爲尚兵
革斥境土之事殊不知此篇與上篇多方相接多方
作於滅奄之後意是時滅奄未久益謂奄三叛而三
討矣今奄既平安知天下又無奄之類乎苟或弛其
武備則姦雄竊發於內夷狄乘釁於外先王之土苟
失尺寸何以爲陟禹之迹先王之德自是而晦何以
爲觀其耿光先王之功自是而墮何以爲揚其大烈
故守成之主多弛武備如後世唐弛武備而有西幸
之變宋弛武備而有北狩之禍是也周公之爲王室
慮可謂遠矣

畢命
毖殷頑民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
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殷多
士未嘗斥之以爲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

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爲頑民只
爲目其人爲語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目
其人爲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
以從善乎 臣以爲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
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爲頑者哉君陳畢命
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民也斥之以
爲頑亦不爲過也非告其人而欲曲稱其陵德滅義
者以爲多士不亦迂乎請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辭
不同而妄詆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

自此而銷爍則亦甚矣

呂刑

絕地天通

按國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
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
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是謂堯命重黎而蔡
傳以爲舜帝三苗之竄在堯老舜攝之日謂之堯亦
可也謂之舜亦可也夫九黎必有瀆神惑民之事三

苗踵其所爲故後世信巫鬼重淫祀者南方爲甚豈
非其流風之猶存乎胙之在天曷嘗干於民哉民之
在地者實干於神也以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神無形
矣而假之形神無聲矣而假之聲由是山水花木之
妖鳥獸鼈物之怪出來邪孽託爲靈神妄言禍福以
惑瞽瞽妖孽既作災害自生故命重黎絕地天通使
天神不爲妖怪之所託以致乎災害之所蠱以滋乎
之所蠱以瀆於天神耳後世巫風尤盛穴地而家
有將軍之祠懸樹腐魚而有 之
傳記者不可殫紀夫以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信
神君方士以集百鬼以祠五時重黎之所禁者武帝
躬自蹈之其何以效唐虞之治乎繼此而佛老之徒
出肆爲天堂地獄消災懺罪之說以惑當世而民神
有不勝其雜揉者矣於乎重黎既遠良可悼也

詩問南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言文王風化行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汙之俗
故其出游之女端莊靜一不復如前日淫汙者之可

求非謂游女前日可求而今日不可求也

邶鄘

邶鄘皆衛地其詩皆衛風先儒疑其不當與衛並列蓋太師采詩自王國及於大小之國不止十五國而已夫子刪詩之後惟邶鄘猶存故與衛並列也

衛風

鄭衛之風

輔氏謂鄭衛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之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然人俗之惡雖繫乎風土豈必盡然哉若淇奧之君子考槃之碩人緇衣之所好蓋裘之所美何繫於鄭衛之風土乎使人俗之惡出於風土苟能變其氣質以脫流俗則無所往而不爲美矣

王風

周禮樂章獻豳詩以逆暑迎寒又祈年於田祖則歙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歙豳頌以息老物今止爲風而無雅頌者或謂七月之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要之恐非確論蓋七月序寒暑之候爲甚備固當冊之以迓暑迎寒論稼穡之事爲甚悉固當冊之以祈年祭蜡其或稱雅稱頌者蓋周公制作之日其名未定隨寫而僭及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而刪詩之日始定爲風也

大雅

鼜鼓逢逢

韻會云鼜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鼜鳴爲鼜鼓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鼜更觀此則夏小正剝鼜爲鼓者必漢儒傅會之說恐麟虫之皮不可冒鼓今江淮有得之者未見以冒鼓也

下武維周

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其所開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即偃武修文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車甲即弢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維周

龐有子遺

子誠書單也孤獨也蓋託言問之餘民無一存者也

風雅頌瞽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媵妾之屬里巷淫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重出者如彼其之子王風及鄭魏曹唐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出者如之子于歸齊風之何匪媒不得豳風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有四句重出者如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一句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奧難曉者先儒謂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信矣臣意當時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爲詩者之相踵襲也蓋太師隨

其事意裁削潤色而使之文耳此其所以詞有淵奧而句有雷同者也況孔子刪三千以爲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釐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同其采於里巷者雖淵奧未必不文於太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於里巷者自爾其文臣皆未信也

春秋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春秋言鼷鼠食郊牛角者二天實告發以不享非體之義且爲小吞大之象三家專瞥之兆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成二年

春秋書卜郊不從四條惟此書五卜不從天之告瞥以不享者何加是之諄諄也實以瞥僭禮瀆神之甚故曰

禮記

恆言不稱老

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傳云異席異器相似而誤百今官私版本皆然未有正之者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是入門之際以左爲尊後世言古人尚右者非也

跪坐拜

跪即今之跽膺而直者也坐亦如跪但屈其股以臀著踵漢文翁作孔子廟於成都而省其像如此宋時

猶存晉管寧坐木榻當膝處皆穿是拜即今之拜古者男女皆同今婦人立拜者始於唐武氏之尊婦人也

伯魚子上喪出母

伯魚之妻改嫁子思之妻見出未可盡信恐後儒有此事者傅會以藉口

禮運

禮運之言類莊子及呂氏春秋非聖人之言

八蜡祭貓虎昆蟲

八蜡祭貓虎昆蟲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曰凡物必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蟲有司昆蟲之神猶馬祖之祭天駒是也祭貓虎以報祭昆蟲以禳又嘗由是推之聖人以貓虎有功於田而報之至於龍之施雨澤牛之墾土地之功豈貓虎比哉而反無祭此二者實當祭也

論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稱父之道必父所行合於理爲子者當服之終

身而不可改今三年之久能無所改則亦可謂孝矣
可者蓋可之辭非其至者須終身無改然後爲孝之
至也聖人以父之道言而尹氏兼以非道言又或以
爲半上落下的事故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又謂在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失聖人教之以孝之義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此章所損益當就所因上說言殷之因於夏禮者所
損益可知也周之因於殷禮者所損益可知也益所
因者禮之體所損益者禮之用禮之體秩於天百王
矣灌者祭之始事謂以其非禮之故自始灌至於終
獻皆不欲觀也趙伯循曰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
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寖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豈有一祀之頃誠心卽怠未灌之時猶可觀既灌之
後卽不可觀者哉
居敬行簡
居敬者存心以敬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
臨民所以爲可非謂居敬以治己而行簡以臨民也
此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言既居敬而又行
簡則可臨民既居簡而又行簡則失之太簡而不可
臨民矣
雍之徹書於桓禘之徹書於閔郎之徹書於僖僖
成王報周公則但當賜之禘祭而大雩郊祀何預乎
周公之報哉是知魯僭大禮而非出於先王之授者
必矣故三家季氏效尤而僭八佾與雍徹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聖人非禮不視魯禘非禮固不欲觀然當助祭則不
能以不觀故發此歎言禘自一灌之後吾不欲觀之
矣灌者祭之始事謂以其非禮之故自始灌至於終
獻皆不欲觀也趙伯循曰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
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寖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豈有一祀之頃誠心卽怠未灌之時猶可觀既灌之
後卽不可觀者哉
居敬行簡
居敬者存心以敬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
臨民所以爲可非謂居敬以治己而行簡以臨民也
此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言既居敬而又行
簡則可臨民既居簡而又行簡則失之太簡而不可
臨民矣

伯牛有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爲癩也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偏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樾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逝者如斯夫

川上之歎程朱以爲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曰月之升沉寒暑之代謝風霆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嶽之高峙河海之下流艸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物各底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

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望人偶因所見而歎之曰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先儒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也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爲譬道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又曰潰也其曰不至亂者蓋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言曰雖有垂戒之美意而非字之本義也 以爲醉者飲卒其量而洨洽焉則潰矣未敢必其不至亂也何也醉猶寐也亂猶夢也方其將寐而未寐也猶或之覺及其既寐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曰無間曰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幡幡悁悁僊僊者矣安在其不爲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所爲也飲而不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監酒之訓曰德將無醉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夫子之燕語侯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曰故下文繼

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載鄉飲之義曰修爵無算是不過表其合懽之意曰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安燕不亂之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若夫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幹將不率人以涵酒而違交

王之訓乎夫子嘗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謙己以勉人而實戒人之辭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亂者蓋人之飲有能與否故不爲量門人記聖人之飲雖不爲量亦不及亂也朱子注云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自然既不爲量而又以醉爲節則是以醉爲量矣此蓋取夫許氏之說而未之察也

浴乎沂

說文浴洒身也集注以爲盥濯則潔手也又云祓除

則祭而以除不祥也洒身則天時人事皆非所宜盥濯祓除則非浴之義惟先儒以爲沿字之誤者近是蓋沿乎沂水之濱與風乎舞雩之下相應見其遨遊以爲樂也

風乎舞雩

風乘風也春風和煦可乘非若夏暑之乘涼也

行夏之時

堯舜禹授受皆以寅爲歲首至成湯爰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三統之說始見於此然雖云商周改正而又謂授時巡守祭享猶自夏者是可見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觀商書惟二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商雖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未嘗改正月也幽風所陳月數皆合夏正時序則周雖以十一月爲正朔而未嘗以十一月爲正月也自漢儒言周以冬十一月爲春正月歷代儒者率承其謬惟蔡氏非之至於元儒又皆力詆蔡氏而復宗漢儒之說或又引孔子告顏子之言以爲有夏之時則必有商之時有周之時孔子之先殷人而已則周人乃獨有取於夏之時者以不足於商周之時故也殊不知孔子言爲邦者必改正朔以新制度商正雖得地統周正雖得天統然以時論之則皆爲冬凡紀年必繫之時凡書時必首之春商之正朔始於季冬周之正朔始於仲冬不若夏之正朔始於孟春者得四序之正故曰行夏之時也孔子之意豈不曰商既建丑周既建子其或繼周者焉

知其不建亥乎故發此言以杜後世改正之失而欲
其從夏正之美是孔子隱然有以知秦漢建亥之謬
而垂萬世建寅之法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注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
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此民即三代以直道待
之之民三代以直道待之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
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注之意簡而精矣諸儒

不得其說誤以爲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謂三代之
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失其旨矣今不必
以集注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爲夏商周而熟誦之
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
人之意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豈民
之所以直道而行哉

大學

如惡惡臭

臭者氣也與論語臭惡不食之臭同彼以氣惡言此

言執善之兩端而取其合乎中者用之於民用中於
民猶書所謂建中於民也學者不得其義以爲用民
之中夫舜之時元愷滿朝俊乂在位其所取者未必
專指匈奴之言其說陋矣

孟子

此言物之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權度心之應物有
輕重長短尤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心之不可
不度者又有甚於物之不可不度也學者不得其說
以爲度心之難甚於度物殊失其旨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此言五十非帛不煖若不樹桑則五十者無帛可衣
今也樹之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不至不煖矣非謂
五十者可以衣帛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

飽若不畜雞豚狗彘無肉可食今也畜之
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不飽矣非謂
七十者可以食肉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此云可以衣
帛可以食肉與下文可以無飢同意皆言衣食之事
必先力其本而後可以享其利也又按古者子生十
年以上衣不帛襦袴二十以上始可衣裘帛則不待
五十而後衣帛也子能食食必食之肉若茹以素則
其後不復能食肉矣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
曰欲啖汝母恐失信乃買肉啖之禮稱居喪者中月
而禫始可食肉七十而居喪者食肉如故則不待七
十而後食肉也或又謂漁獵之肉少者所同翫豢之
肉老者所獨然肉可以爲二而帛亦可以爲二乎其
說牽强亦不合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嚳子許氏說文契爲堯之司徒
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此章云
此況舜去孟子未二千載豈無謬妄如萬章之所問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
以放勳之命近年刻鄉試錄者不知舜之命契爲申

盤古與女子逃入大氛中以浮於洪水之上其後水
患既平盤古乃爲生民之始且繪爲圖而陳之於祭
社之日於乎此其鄙俚誣謬之甚惟以証田夫田婦
而已良可嘆也夫以盤古數萬載之後猶証其事如
此況舜去孟子未二千載豈無謬妄如萬章之所問
者乎惜孟子但推舜之心以言而未之斥也

附錄

家禮

祠后土於墓左

書與禮稱后土者地也左傳言共工氏之子爲后土者土正之官也此言祠后土似指地言其祝文言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后土而曰氏者似指土正之官言蓋祠墓所之土神曰墓在山林者祭山林之神墓在原隰者祭原隰之神固非地也亦非土正之官也

綱曰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綱曰書法罪當死者則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則曰某冤殺淮陰侯韓信之反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其死者非漢誅之呂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呂后太子以爲誅逆后爲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爲己也今必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惟陳豨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言信與豨通欲從中起以應豨信果反矣既擒而獲之亦當繫獄以俟帝臨決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據變告之言以赤元勳之族故綱曰特書曰后殺淮陰侯

尋經補義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羣經補義

江愼脩先生著

瑞川吳氏雕版

新安江永愼修著

周易別有河洛精蘊詳之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卦畫以陰陽奇偶積畫而成圖書以點數多少相錯而列何以畫卦與圖書有合也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卦則由太極而生兩儀畫一奇一以象陽畫一偶一以象陰由兩儀而生四象陽上加一陽二爲少陽陰上加一陰二爲少陰陰上加一陽二爲太陽陰上加一陰二爲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三爲一陰二爲老陰又由四象而生八卦則老陽之上復加一陽三爲一陽三爲乾加一陰三爲兌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三爲離加一陰三爲震此陽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九四三八橫列者應之蓋老陽之位居一少陰之位居二於中央十數中除一則爲九五數中除一則爲四五數中除二則爲三十數中除二則爲八故九四生於老陽九爲乾而四爲兌也乾兌下二畫三八生於少陰三爲離而震爲八也離震下二畫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三爲巽少陰二

加一陰二爲坎老陰之上復加一陽三爲艮加一陰三爲坤此陰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二七六一縱列者應之蓋少陽之位居三老陰之位居四於中央五數中除三則爲二十數中除三則爲七十數中除四則爲六十五數中除四則爲一故二七生於少陽二爲巽而七爲坎巽坎下二畫爲少陽二下二畫爲老陰二是以先天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卽河圖之九四三八二七六一也乾一至坤八次序之數乾九至坤一生成之數也以男女分陰陽乾爲父得九震長男得八坎中男得七艮少男得六五行之成數自多而少而卦畫中則純陽爲父一陽爲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行之生數自小而多而卦畫則純陰爲母一陰爲父得二震長男得三坎中男得四艮少男得五五行之生數自小而多而卦畫中則純陽爲父一陽爲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行之生數自小而多而卦畫中則純陰爲母一陰爲父得二震長男得三坎中男得四艮少男得五五行之生數自小而多而卦畫中則純陰爲母一陰爲父得二震長男得三坎中男得四艮少男得五

此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河圖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合而言之則一與六共宗而居北二與七爲朋而居南三與八成友而居東四與九爲伴而居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此五行之位也以生數言之則一二三四五以次而生以成數言之則六七八九十以次而成此五行之生成也以方位言之則北方一六水也南方二七火也東方三八木也西方四九金也中央五十土也此五行之方位也以氣運言之則一六共宗水運於北二七爲朋火運於南三八成友木運於東四九爲伴金運於西五十相守土運於中此五行之氣運也以質言之則水火木金土也以象言之則坎離震兌坤艮也以卦言之則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六乾七兌八艮九離十中也以德言之則坎陽在中而陰包之離陰在中而陽包之震一陽起於下巽一陰伏於下艮一陽止於上兌一陰見於上坤純陰乾純陽中則陰陽交合而爲土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爲天地坎離爲水火震巽爲雷風艮兌爲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氣也水火者五行之主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八卦後天也八卦之橫列本於河圖之數以橫列者中分規而圖之也八類之象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而實由先天而來

卦變考

蔡氏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

一正北也巽坎艮坤居右卽洛書之二西南七正西六西北

取之似未安倘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
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
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卽取切近
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
二卦之象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
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
曰大往小來象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
上來亦爲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
爲反其爲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訟剛來而得中也

今案此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案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爲卦變訟之二三兩爻
由遯之九三來爲九二遯之六二往爲六三也然而
相爻相易無所取義後皆放此今別爲之說曰需
爻爲訟而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

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地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
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案否反爲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
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爾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
四六來居三也

今案泰反爲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卽乾往居外坤來
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爾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
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案噬嗑反爲隨噬嗑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
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解謂之官官者主也本
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
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爲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
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初九之剛由噬嗑之上

謂自貢來者初上三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益也

今案此以卦變爲義隨反爲益隨之初九上而爲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益取義甚明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旨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案貢反爲噬嗑貢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

貢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今案噬嗑反爲貢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貢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杜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案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案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爲牽強乾外卦之初爻未

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尚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

今案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案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

而爲九三也

恆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蒙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案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故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也

五

今案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杜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嚘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訟柔進而上行爲六五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兼之

晉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案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案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爲損以與此無預

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乎益上其道自下而上損
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案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
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
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
升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案萃反爲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爲坤卦也上三
陰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
六五也
鼎柔進而上行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案萃反爲鼎萃之六二進而往行爲六五也
漸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一變自渙而來九
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今案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

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
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
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
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今案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爲六
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
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
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
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
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承其往來之
義以釋他卦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无常剛柔相
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謂之
卦變程子不信卦變之說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
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
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

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王孔子本意永少讀易者
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謂蔡西山卦象辭豁然有悟
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惟貞卦分剛上而文
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貞與噬嗑皆剛柔分
之卦貞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剛中分其一也
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時薛氏溫其
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時瞿唐來
氏知德說易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者謂之
錯可反者謂之綜雖錯錯綜二字未爲精當而以相近

之卦爲卦變當爲確論

大衍之數五十先儒說者皆未盡今思之河圖中宮五
與十相乘同五十其外陰陽老少之位與數乘五而合
之亦皆得五十老陽居一連九二五如五九五四十五
合得五十少陰居二連八二五一十八五四十亦合得
五十少陽居三連七三五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
五十老陰居四連六四五二十亦合得五十
洛書則陰陽老少之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偶
數乘五亦合五十也故五十爲大衍之數以圖爲主而

書亦符若合之則五十爲圖書之中數圖虛五而書具之
五也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變化之道多端本義之說似泥
天地間陰陽五行之變化皆數以成之其間若有鬼神
莫測皆數以行之章末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
爲乎正應此語鬼神猶言神也不必言屈伸往來此一
語起下揲蓍求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先儒以天圓地方圓圍三方圍四解
之未安徑一不止圍三則數未密合地之德方而形本

圓則不可謂方愚謂大傳以五奇數爲天五偶數爲地
觀河圖第二層一與三即是參天三者三其一也二與
四即是兩地四者兩其二也外層成數右旋九與七是
參天三九二十七也八與六是兩地二八一十六也洛
書一三九七爲參天二四八六爲兩地凡數不外於乘
除天數以三行地數以二行爲乘除之原故曰參天兩
地而倚數
後天八卦先儒以爲文王所作恐未必然有先天而後
有後天自上世以來蓋已有之連山首艮似有取於

始萬物之義艮之位杜東北也殷人革命示不相沿即
因艮卦對衝之坤以爲首謂之歸藏又謂之坤乾而周
人即因坤乾而反之以乾爲首坤爲次猶之建正寅變
爲丑丑變爲子服色黑變爲白白變爲赤也以此思之
後天卦位不必文王所定
即鹿无虞疑鹿字是林麓之麓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
之古字通即鹿者就林麓以從禽非即以鹿爲禽以即
鹿爲逐鹿即字之義似未安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以韻讀之陸當作阿
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宜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
莪是也先儒謂當作達達與儀非古音韻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所以明先天橫圖之位從中
起至首尾也有此一章方知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
六坎七艮八坤意不杜說氣化
八卦相錯即子謂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恐謂此章但
言三畫之卦未及六十四也八卦相錯足上文之雜上
文但言八象之相對此句言八卦交錯而居天上地下
山居西北澤居東南雷居東北風居西南火居東水居
西若非此句未見八卦之列位也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
納日益欲測日出日入之景以驗正東正西之方位因
以知是日爲春分秋分太陽正交赤道也東西之方位
正則南北之方位亦正矣當二分之正午時測其景之
短長可以知其離天頂之度而北極之出地度與黃道
赤道閒之緯度亦可得矣然二分之日太陽出入必當
正東正西萬國皆同不必居嵎夷而後可知正東居極
西而後可知正西也且地是渾圓非平面暘谷昧谷處
處皆有之非常定於一處必以嵎夷爲日出以極西爲

日入因此可知渾天之理羲和時猶杜明閒之閒爾
或謂羲仲處東和仲處西所以測東西里差此不然日
晷可以測南北不可以測東西東西里差必須屢測月
食而後可定恐羲和時未有此法也

諸侯有命圭及穀璧蒲璧朝覲執之以爲摯而天子亦
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考工記之說儀禮覲禮則不
然凡祭縣皆杜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升記云歌者杜上匏
竹杜下貴人聲也不但匏竹杜下鐘鼓磬之類皆杜下
觀大射儀可見惟杜庭故可爲宮縣四面軒縣三面之
制若升堂上則雜矣且堂上設尊俎行禮之地惟有主
人鼓琴瑟者坐於堂廉及太師擊拊以引之更無縣鐘
磬之地也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上拊

拊琴瑟以詠而堂下擊鳴球以節之非謂鳴球陳之堂上也先儒不詳考樂制又不詳文意遂以鳴球琴瑟皆爲堂上之樂而後世之樂縣甚詳明而陳暘樂書乃以爲堂上非也大射之樂縣甚詳明而陳暘樂書乃以爲堂上之陛階西階遂分鐘磬柷敔鼓鼗鞉柷敔堂下與堂上所由升堂也堂上安得有陛階西階鼗鼓堂下與堂上之磬離矣何云鼗倚于頌磬西紘乎

涇屬渭汭爲注也謂涇水注於渭水之內古屬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元酒屬於尊鄭云屬注也匠人水屬

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謂爲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孔傳云屬連也非其義蔡傳云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文勢亦不安渭大涇小而汭又小於涇且先入渭不得以涇連之且汭爲水名者惟臧方氏雍州其川涇汭其餘渭汭洛涔漏汭及左傳漢汭滑汭羅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其義皆爲水內屬字固有連屬之義而左傳有跗蹋之跗注謂卻至著鞋韤與足跗相連屬是注字亦借爲連屬之屬可知屬注二字古相通義亦可互借也禹貢黑水說者紛紛訖無定論今尚書地理通釋以大通河爲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爲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江爲導水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疑惟金沙江爲界梁之黑水爲最確爾大通河即古之湟水自西來合浩亹水至蘭州入黃河者也玩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河相對爲雍之西界必其水自北而南流乃足以爲界若湟水浩亹水乃是自西而東南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安見界雍之黑水必爲大通河乎瀾滄江固是入南海矣然而三危山爲竄三苗之處經明言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而瀾滄江與金沙江同發源於諾謨渾伍巴什山不經

三危勢不得不於瀾滄之下流指一山以當之於是以雲南大理府龍州西之三崇山爲三危而又自言其地太南則未爲的若存備考余謂三崇山即令可當三危亦未安黑水既分爲三矣猶曰是名偶同爾若三危既爲三苗所宅之地忽又有一三危山與同名名實相亂將使後人何所遵從導黑水所至之地豈不能於附近處別舉一地而必舉其與三苗同名之地乎則此二黑水者大惑終不解矣然則雍州之黑水果何在案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

下明一統志黑山在肅州衛城北沙漠中望之惟見黑山城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紅水西南流入臨羌青海之上源其水名爲鮮水亦曰僊水下入西海即青海其下流入黃河此黑水眞爲雍州之西界者也蓋古雍州於漢時河西四郡但得武威張掖酒泉而不得燉煌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燉煌今廢沙州及瓜州流沙在沙州之西假令雍得沙

州則經文當云流沙西河惟雍州不以黑水爲界矣西海者在湟水之南西寧之西黑水既入西海不但可界雍之西鄙兼可界河外之南鄙蓋雍域不越西海而南其地爲崆峒析支渠搜西戎之地經但於州末紀其以織皮來貢不在州域之內此皆以黑水爲界而知之先儒未知肅州有黑水惟焦竑禹貢解略舉之云今與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此雖得之而考之未詳不知此水從鮮水入西海非南流至積石積石去黑水遠何止三百里若西海之下流入河則亦流至積石非不與積石河通也蓋西海與西域之蒲昌海不同蒲昌海水伏不流此海仍流入黃河焦氏尚未知爾然焦氏欲以此黑水合於導水之黑水云若入於南海則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則大謬不然矣肅州今改安西府

肅州之黑水志云入西海愚疑經文本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西海爲南海爾其誤也有因蓋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黑水得入西海似爲可駭咸謂此水必是西南流而入南海故遂以西爲南稱之詁州貢道皆以達河爲達帝都徐州經文遂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滸字之誤也此一字有大關係若淮泗可達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爲徐揚貢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滸今人始知其誤然經文猶相承不改此西海南海一字亦有關係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脈雖神禹亦不能爲既不能爲而設經如此不滋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豬而

廣大者卽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葅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爲海若西寧之西海案今地圖爲呼呼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此是金沙江黑水是怒江有昆侖之邱此西海正是今之青海益今江源河源諸山方八百里皆曰昆侖之邱杜西海之西南而流沙之磧尾杜其西北故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觀此則西海之名由來久矣安知禹時不卽有此名乎或曰三危山說者皆謂杜燉煌肅州黑水不經其地柰何

曰黑水從肅州至西海其閒所經之山必多安知三危不杜其閒乎西海旣皆訛傳爲南海則三危山亦皆謂杜燉煌竟其入南海必須經沙洲而眞三危杜西海之上源者其名迹隱矣且地理之傳訛附會者甚多穆天子所登之崑崙正是今河源之崑崙其洋水黑水皆見山海經後世志書不得吐蕃之崑崙黑水遂以肅州南所出討來河之雪山爲崑崙以肅州之黑水爲穆王所

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卽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壯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

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而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人合謂王巡守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三年一朝六年一會於京師而顧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三年男服朝四年采服朝五年衛服朝至六年當要服故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晉爲諸侯長何不亦明知齊人不敢辨故隨口數衍安可據此爲王制以上其畏不死竟是無義理語惟有子產敢爭承齊人安朝

求強合而實不合乎

尚書孔安國傳晉魏閒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爾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以有合矣然

此適合是不然叔向此語臨時撰出以抵當齊人與周官周禮皆不合如其言是六年而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疏謂若無此禮叔向安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敬以從命此亦不然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全是以威晉諸侯主此謀者叔向觀其言云牛雖瘠偄於豚上其畏不死竟是無義理語惟有子產敢爭承齊人安

故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晉爲諸侯長何不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

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爾非眞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辨之

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賢竅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由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宏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然則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祝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柷敔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樂敔以止之匏柷敔之用樂終世則易之以相配柷敔之祖厲拍版之音清亮大樂陳柷敔者存古焉爾後人不識柷敔之用謂始作擊柷將終擊敔惟首尾各一用誤矣樂音略
敔音語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
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
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夫夫妻將嫁教成而祭於
宗子之廟以魚爲羹而芼之蘋藻爲鉶羹奠於奥之牖
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
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
助祭也鄭箋主此似爲長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姬歸於齊之
事舊解平爲正恐未安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

入召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諸篇故特
附之召南乎

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
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穀之衣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
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
絅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爾錦衣惟夫人可服丰篇似
用之士庶僭也士妄純衣纁裳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
丰篇言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舉上下體言之非衣裳殊

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爲緣
濟盈不濡軌軌是車行之迹濟盈何能濡之轍迹由輪
所踐而成不濡軌猶曰不濡輪焉爾軌音九與牡協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以韻讀之訊
皆當爲誶字相似而訛也說文訊問也誶告也於義皆
當爲告不當爲問離騷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
于不顯可證也謇音蹇

幽風七月一詩有風有雅有頌蓋風雅頌各有其音節
非如鄭氏分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幽詩以鼓鐘琴瑟

四器之聲合簫笙師以所歙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簫
歙同吹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幽王六年
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朝日食夏正則八月建酉也去之
數千年朓家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杜辰而集傳謂
夏正建亥之月誤矣

有謂正月篇以下爲東遷後之詩蓋因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似西周已滅故也集傳兼存此說而云未能必其
然否愚謂當以日食決之使平王杜位時有十月辛卯

日會之年則可今推之不得其年則信爲幽王時之詩
衰姒滅周是逆料其必然之辭而非已然之驗也然則
東周已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武王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
韓國然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俗受追貊北國則
韓當不杜關中王肅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
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考水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
韓侯城東方城今爲順天府之固安縣杜府西南百二

十里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
或又以梁山杜韓城爲可疑然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
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
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

獻馘獻囚之虐辭謂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
地出征受兵於廟歸而飲至於廟以告祖宏也周禮左
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辭無疑矣以泮宮
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
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
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
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泮宮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亦猶澤宮於此聽
於燕之方城與

春秋經傳地名別有春秋地理考實詳之

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

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耳聖人之心哉

述聖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爾

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面宰爲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杜司徒與宰之上詩本作家伯維宰今詩說作家宰　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爲司徒而實爲卿士後以虢公忌父爲之則宰咺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疎矣卿士秉政殷時已然故卿士惟月杜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

原廟不始漢惠帝周時已有之成王作洛邑立五宮宗宮考宮見周書作雒解而烝祭歲分明是原廟魯亦有文王廟謂之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　鄭詩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則鄭有祖廟杜祊而周公別廟杜許田皆原廟也

諸侯立五廟四世親盡當祧遷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災孔子杜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謂親盡廟不毀也此有故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爲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即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既非所安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宗祝書之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皆有定稱必無以兄弟爲昭穆者魯禴僖公於閟宮有司曰非昭穆也假昭穆言之爾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爲通變之用四明萬斯大充宗之說然明堂

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屈之者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而相繼則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皆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者而別立廟者乎曰有之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章詳言敢祖來新甫之松柏言閟宮與史克爲僖公作頌篇首

以爲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即命公子魚臣作之而萬民皆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既未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於他廟常閉而不啓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意周室亦有之孝王爲懿王之弟夷王爲懿王之子使拘於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即去祧爲壇哉竟其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

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史亦以爲當立而祧還仍當依世次之常詩憾桓廟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桓之當祧杜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閒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豈意其末流至此哉曰春秋時他國亦有兄弟相繼而別立廟者乎曰有之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齊襄至靈有八君若如五

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十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者其曾祖僖者其高祖襄與桓曾祖行輩宜乎襄廟之未毀使拘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而襄者無行被弒又非頃靈之所自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伐國之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曰廟壯庫門內之右其地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似非可別立者曰禮既非常自當爲權制或擴地爲之或徹他宮室爲之不必拘

於左右之位觀魯人於非禰之廟仲子之宮武宮煬宮
猶能別立則禮所得立者又何不可爲哉朱子作周朝
桃遷如常此朱子偶失檢處馬貴與以兄弟繼立者雖
於處置遂謂不若後世同堂異室此苟且之論不知古
人自有權制春秋時猶可考見也○毛鄭皆以閟宮爲
姜嫄廟而毛以新廟奕奕爲閟公廟王肅謂僖公以庶
兄後閔公而爲之立廟鄭以新廟即閟宮宋傳以閟宮
爲廟不言姜嫄廟今說以閟宮新廟爲僖公自立廟說
無新異或亦有此
事俟後人論定之

左傳桓五年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
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
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遶吳舍偏兩之一焉此三處杜
注皆失之魚麗之陳杜引司馬法戰車二十五乘爲偏
楚廣之偏引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巫臣之偏又引司
馬法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又昭元年荀吳五陳
十乘爲兩百二十乘服虔引司馬法云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
參二十五乘爲偏見孔疏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五乘
脫一五字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爲二十五乘一爲十五乘一
爲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先偏後伍伍
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洽
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之有卒又引司馬法二十
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以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
謂伍者五倍其偏之乘蓋以三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
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而進言車則人杜
其閒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誤矣楚廣及巫臣之
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故
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
爲左右謂有左右三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爲左
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於是卒兩之數不明而
吳欲教吳人車戰素習楚國卒乘偏兩之法以兩之一
卒遶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卽是三十乘也舍偏兩
之一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卽是十五乘
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遶吳留其半爾左氏欲明卒偏兩
之法故辭繁不殺此皆言車未論其人下別云與其射
御此則并其上射御者留之十五乘則三十人也杜引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謂留其九乘及一兩
二十五人則兩之二卒句如何可通豈可云二十五人

之百人乎此又誤矣蓋車徒各有率伍之法徒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三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而杜皆誤以徒法釋車也又楚有苗賁皇之六卒注引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其車恐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也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之一車凡百人此言車徒人數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用之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間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譬頌極言車徒之盛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齊管仲軍制五十人爲小戎其數少於司馬法多於魯頌然齊語云百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爾其爲兵車之會如昭十三年會於平邱晉甲車四千乘倘如司馬法并重車百人之數則晉已有四十萬人其餘太小十二國

一國又當有數百乘通計不下百萬人又有數千車乘邱之地豈能容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蓋革車一乘士徒幸三十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頌之數乎邱之曾雖有車萬乘亦止三千萬人爾又晉文公獻楚乘徒兵千雖獻俘不如出軍而一車十人亦合司馬法十人之數又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亦是一車用甲士十人

說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

更不使之爲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曰相地而
衰征則民不移徙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善惡而
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返爲農不以其舊爲
農者忽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
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
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制而無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
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
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
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
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
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
農若爲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杜何必隨時改易軍
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

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
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
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奔兵
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杜兵籍隸之卒
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三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三家
丘甲亦出田稅自是畝之於
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
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己哉實君無民非無民
也無爲兵之民爾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
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
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
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卻至言楚有六閒其一爲王卒以
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補之弊又如楚君有

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賢良趙有私卒
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別隸籍之親兵微虎私屬徒
七百人毋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皆是臨時集合
之兵與後世召募屯聚之兵略髣髴故夫子荅問政有
足兵去兵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別使之足至不
得已又何必議去哉　案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楚國荆尸
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
韜晦事不如此亦可見當時兵與農實分故雖屢歲
出兵無妨於農否則入陳入鄭動經數月何能使農不
敗其業楚如此他國可知又案文獻通考引林氏說曰
如魯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賈其十五則
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
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國制欲速得志於天下

則離國內之民杜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弟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爲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案林氏說得之但未推及他國

僖公僭禘禮未必始行於八年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

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

以主祔廟亦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人果當助祭則不必書書用致則知有不當致者史氏之微辭或亦孔子之書法也

以主祔廟亦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人果當助祭則不必書書用致則知有不當致者史氏之微辭或亦孔子之書法也

楚人尚左君必左然而乘車君常杜左不必楚也辭車曰左車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必式是也君所以不杜右者御者執策以右手恐有妨於君也楚雖尚左而官制右尹與左尹右司馬與令尹同於左尹右司馬與令尹同於左右孟諸之車先乘右廣後乘左廣鄭之戰以左廣得晉自是始先左則楚人未嘗不尚右

楚人尚左君必左然而乘車君常杜左不必楚也辭車曰左車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必式是也君所以不杜右者御者執策以右手恐有妨於君也楚雖尚左而官制右尹與左尹右司馬與令尹同於左右孟諸之車先乘右廣後乘左廣鄭之戰以左廣得晉自是始先左則楚人未嘗不尚右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桓公命杜謂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非也諸侯封國之初賜以命圭侯世守之所謂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者繼世之君則不復有賜圭之事矣其有策命而使臣執圭以爲瑞節猶聘禮執圭後即還之若一請侯即位即賜以命圭王朝玉府恐不能給矣此不達事理之言也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桓公命杜謂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非也諸侯封國之初賜以命圭侯世守之所謂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者繼世之君則不復有賜圭之事矣其有策命而使臣執圭以爲瑞節猶聘禮執圭後即還之若一請侯即位即賜以命圭王朝玉府恐不能給矣此不達事理之言也

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厤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月日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經書六月而傳杜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杜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十月辛丑正月爲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厤魯厤置閏有不同矣哀十五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傳杜此年末之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己卯是衛厤魯厤不同矣魯厤正月有己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衛厤閏杜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己丑矣蓋月朔有不同也置閏或杜歲終或不杜歲終有不同也雖其閒未必無史誤而杜

注或以爲傳誤或以爲經誤皆不足信也倘皆自工朝
頒厤何至有參差哉
履端於始謂步厤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
步厤之始以爲術之端首似推厤元非也推厤元者漢
太初厤以後之法古未有是稟正於中謂正朔之月故
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厤惟有
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閒餘爲終故
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同正建子若杜履端於始之前而
言先王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

春秋時厤術甚疎梓愼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而不
長於推步日南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
南至當壯癸丑其定朔壬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曰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
十年之日南至當壯正月三日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
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爲二月矣
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厤家
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强增歲閒以求

合辛亥之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
古厤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
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
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
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
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
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
癸亥朝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閒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
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又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
至也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朝以正朔爲正月也歸
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
二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
十三年即經書乙巳公薨於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
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
不言閏月也閏月杜歲終則閏必是閏十二月若已言十二月

則不復言閏月似是史體省文之常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謂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爾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間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皆由左氏憑空發傳之誤而杜注遂由誤生誤者數端古今未有正其失者則厤法何可不知乎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此史誤也姜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案食當杜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誤處後世史家多有之試檢晉書天文志與帝紀及宋書五行志言魏晉兩朝日食其月日參差者非可數計矣

厤無比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有兩月比食者史誤也漢高帝文帝時亦有之皆史之誤

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訛爾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云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杜晝入食限三家所推皆同則是辰杜戌非杜申而左傳云辰杜申司厤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厤術不精失一閏者固有之如昭二十年日南至杜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追改竟有再失閏而不覺者乎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閒日食皆不能合何以去之千百年厤家猶能推算與經符合乎大抵左氏長於史不長於厤杜氏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冬頓置兩閏皆非事實十一月辰杜戌則明年春辰杜子丑當大寒時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厤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厤非知厤者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杜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授時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杜晝入食限案三家所考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禮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

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明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言平子之不從皆彼斗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

閏月常杜歲終而昭二十年傳閏月戊辰殺宣姜乃是閏八月似春秋之季厤家漸改法閏不必杜歲終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經杜六月而傳杜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魯厤閏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問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失閏明年十二月復螽實十一月案傳與注皆非也唐書厤志載一行厤議引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之事傳誤繫之十二年正與昭十七年同但彼年夏正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此年夏正十一月當周正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己巳朔先立冬三日日躔心火伏已久矣而火猶西流說者皆依傳謂曾厤失閏余比經傳月日考之十七年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己亥朔則五月实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二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厤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曾厤置閏蓋杜十年末與一行推置閏當杜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未以前後經傳之月日細校也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之九月实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詩置閏當杜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螽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螽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傳誤繫之十二年正與昭十七年六月日食之傳當繫之十五年而誤繫之十七年也

春秋之戒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

北海冬夏常氷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狹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

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注洋似海地勢近北非
眞北海也
賈誼馬牛其風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皆以牝牡相誘爲
風楚人意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相及或有
牝隨牡牡隨牝而之彼之此者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
牛亦不能相及語意甚明杜注乖上微末之事非是觀
南子塞翁失
馬之事可見
左傳云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

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
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杜此所謂內及
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閒一邑也焦杜河外燭之武於河
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
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郤瑕氏之瑕而焦瑕爲河外五城
之二是总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
謂瑕有乎晉強以後漢宏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一陰爻不
變故曰艮之八杜注謂周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
以七八爲占又謂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
論象故姜以隨象爲占蓋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
遇一爻變以上或二三爻皆變則當總論象辭此說非
是三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象辭晉文公筮得貞屯悔
隨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
變則當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安占隨六二其繇曰
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通僑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不
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
之云爲己占也自慙恧若有難言者姑就史之說以隨

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
有韋昭注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佚泰三至五震爲佚陰
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未是假令泰卦無
動爻當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內
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二卦象辭
此所變者皆內卦故但以本卦象占之且乾變坤亦得
爲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衆之象

即兼坤象言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

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太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太陰溼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靈樞素問疑是周秦閒醫之聖者爲之託之黃帝岐伯

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即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也溢何古音通而遞誤爲假溢亦抴字之誤杜謂遞詩誤也

終縣老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杜解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竝置身旁尚未明盡益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

昭七年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正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相似注恪敬也非是恪與降字相似而誤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案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箋爲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禮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侁室故亦名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婼將爲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荅之義取思變季女逝左氏敘事極有條理辭不虛設昭二十三年敘欒盈復入於晉唯魏獻子私之其餘趙氏韓氏范氏中行氏知氏皆不助欒盈則六卿已畢矣復云程鄭嬖於公此語非無謂疏不得其說云鄭雖非卿亦是強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非也二十年傳云晉侯嬖程鄭已爲卿故傳必重注云代欒盈則自欒盈出奔時程鄭已爲卿故傳必須及之傳雖追敘於二十四年實非二十四年始爲卿也然則晉是時有七卿乎非也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

氏此因悼子荀盈爲荀罃之子亦是強家故及之是時
荀盈年十六注云年十七實未爲卿二十五年程鄭卒
盈年十八始代鄭佐下軍也
僖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爲逸詩外傳亦作河水
韓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
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余謂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肎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
念亂而送己歸也
韓戰遇蠱曰干乘三去云杜以爲卜筮書雜辭鄢陵
戰遇復曰南國蹙云亦當是卜筮書雜辭而杜以爲

卜者之辭疑不然蓋去餘狐三字與蠱字平上去爲韻
而誤目亦與復字爲韻正一類似古筮書皆連卦名爲
韻因卜戰而得此其辭既與事合故即以此爲占不復
更占周易也 疑是連山歸藏易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注緣陵漢地理志
北海郡有營陵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僖二十二年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此大司馬即子魚
固諫者強諫也杜注莊公孫公孫固誤史記宋世家

儀禮

士冠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非也士之子固恆爲士未必童子卽居士位此未命之士也未命之士謂之居士亦已都邑之士入於學者曰學士選士俊士造士皆可用此禮行之三加彌尊以喻其志皮弁爵弁今加之他日仕於朝則可服之猶之入學者皆得肄三官其始之意非謂今日已居士位而服此服也未命之士同於庶人六鄉之冠禮黨正教之公族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冠必告是庶人有冠禮也其冠皆可用此禮唯野處之甿與工商之子不可服此服則一加緇布冠而已大夫有世官士不世也曾是采衣紒之帝子卽任職居士位哉

士冠禮緇布冠有缺項鄭謂缺如有頍者弁之頍不確切者弁之貌不可以此名缺項也缺當讀如字放繼公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此說是後既不

合宜有繩結之乃得固鄭注謂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疏謂兩頭皆爲繩別以繩穿繩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是也敖氏謂結之以固冠則非固冠當如鄭說隅爲四綴敖氏又謂太古始爲冠之時其制如此此說亦善若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矣

古人之冠只有一梁吉冠畏冠皆然但吉冠橫縫辟積無數喪冠緇縫三辟積朱子君臣服議云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疑此說誤

未命之士可與擊於君乎曰可古者君臣甚親若一家士疾君問士喪君弔士冠其子雖未仕亦使見君宜也或問夫婦爲大倫始相見宜有交拜之禮而士昏禮無之何也曰交拜者世俗之禮不可以論古人古人拜必有先也而後荅之賓主之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如納采禮賓飲射燕食迎賓拜至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如士相見壻見婦之父母介私面於卿是也先拜主人者必有贄不徒拜也夫婦匹偶異於賓客故壻導婦入寢門皆升自西階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合體同尊卑

以親之壻不以婦爲客故無拜至之禮婦亦不自處於客故無執贄拜壻之禮也

士昏禮姊乘以几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案景今文作憬當音俱永切與詩之瑲衣褧裳中庸之尚絅同皆婦人始嫁禪穀之衣爲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爾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於覲者三覲時拜

送圭請事時王勞之及賜車服拜受命侯氏皆於堂下再拜稽首公降荅之辭辭之使升者明禮有終也又已之卽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卒食後賓降階西東面再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首而擯者不辭蓋是時王之尊臣亦有壯堂上拜時燕禮無算爵公賜之爵則降席拜面不下拜者禮殺從略也他國之臣亦有壯階上拜時聘禮禮賓時公拜送几賓荅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略也

古人宮室之制注疏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朱子疑之謂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時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心牢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不輒拜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幂則卿大夫皆

之稱矣愚案宮室之制上下不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狹有降殺爾若室之左右有房室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爲迎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罷服及婦人立位常杜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卽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有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

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爾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案設尊於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賓主共之也其云坐賓于西北賓杜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杜西北爾其實杜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義爲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證乎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案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旣夕士虞特牲七篇是七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也鄭玄林謂曰案以前無言驗猜誤矣

嘗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蓋鄭有厲王所出于劉意其制始於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廟皆謂之周廟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鬳公作文王尊彝鬳公即魯公然則伯禽嘗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爾史克作頌言僖公承祀匪解亦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禘郊之事敘於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萬充宗云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於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論止之其言必有所據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叔云遷庶殷於魯案成王十二年即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涖阼親政即位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於成王即位之元年是不考厥譜前此尚有攝政七年爾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即奄國之地括地志云奄即曲阜奄至鄒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竝作亂三年殺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於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而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爲得其實其云遷庶殷於魯即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周禮雖極文然猶有俗沿太古近於夷而不能革者如祭祀用尸席地而坐食飯食肉以手食醬以指醬用蟻子行禮偏袒肉袒脫屨升堂跣足而燕皆今人所不宜者而古人安之

月令本是周時之書汲冢周書存其目末篇有敘吕不韋因之作十二月紀雜入秦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如禮之六典

古人廟制面位先儒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鄉太祖壯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

圖亦如之又謂江都集禮孫毓議亦是如此晚年修饒
禮經傳通解至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再門再曲揖賈
疏云諸侯五廟太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各廟
前皆有隔牆有門東北至太祖廟凡經三門
門故曰每門因此知廟皆橫列非昭穆以次而南之謂
的楊信齋復亦依此作圖廟制昭穆既如此則祫祭面
位亦當如之堂上則七尸皆南鄉始祖居戶牖之閒左
昭以西爲上右穆以東爲上也鄉飲酒禮設尊壯房戶
尊西西上注云
統於尊亦此類
閒賓席尊東東上俟席

郊特牲言坐尸於堂鄭孔之說不同說者疑之愚案太
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職云逆尸令鐘鼓
又云相尸禮小祝職云沃尸盥諸職言尸者詳至於主
則惟司巫共匰主注云共主以匰大祝陳之器則退諸
職皆無言奉主出入者竊意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
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
也使主隨尸出入則司巫職亦當有奉主出入之文矣
然則尸主可相離乎曰可祭禮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
在堂或在庭或在祊皆不知神之所在豈必尸與主隨

而後神止於此哉且堂明而室幽尸爲人道故有時而
杜明處主爲神道故常奉於幽處是亦事理之宜鄭注
疏云諸侯五廟太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各廟
前皆有隔牆有門東北至太祖廟凡經三門
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或漢禮如此古未
必然也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
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此節舊說
失之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爲
謙敬之辭猶曰謹先布席敬逆吾子云爾非眞先客入
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固辭即是辭其入爲席
致辭若曰某非敢爲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曰某也
賤不敢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肅客而入矣若不
如是則相見自宜入門客又何爲固辭耶此謂入內門
坐面講說之客若遵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當如此待
之儀禮士相見是執贄始見之客昏禮婿見婦之父亦
是以贄見無布席留坐之事故無此禮也
尸必式乘必以几注云尊者憤也謂殷几以登車猶昏
禮婦乘以几也疏連上句爲義謂几杜式上誤甚車是

動物式上安得有几且式上以虎皮爲飾尊者憑之未聞式上復憑几也王登車夏官隸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於地也 綏音隋賈

車前低於兩較處謂之式其上採曲木以爲憑不但杜前者爲式其曲而杜左右者亦式也軍中可履之以望敵左傳登軾而望之是也孔氏解式爲車前橫木而較杜式之上不知較有左右二木縱置於兩輢之上非橫於式之上也後人不識車上式較之制由孔氏此疏失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之

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蓋古語也裘古音渠宜反與箕爲韻此謂弓冶之家其子先學縫裘箕之事使其習熟則治弓易爲與下句始駕馬者反之車杜馬前意同列子引佹良冶之子必先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語意躍然舊說謂子見父之善爲治爲弓因學爲裘爲箕者非是

編衣引葉公之順命葉當爲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也句當杜問於邾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佹倒句耳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蓋殯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注謂沈諸梁誤矣汲冢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折故置杜上猶首章檀弓免爲本當杜仲子舍其孫而

立其子之下乃倒置杜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窆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葬也郯曼父者意其爲郯人也殯郯大夫而郯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爾

鄉飲酒之席本是賓居戶牖間爲堂之正中衆賓席不相連而杜西介次賓杜西階上主人杜阼階上與介相

對若所謂儐者儐禮鄉中卿大夫致仕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侯賓介正禮畢而後入坐於尊東南向與賓夾尊既不儐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儐意坐位當如此但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於西北夫賓位杜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杜西北爾通一堂言之賓何嘗杜西北又云四面之座象四時儐之有無不定如無儐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其之又云坐賓於西序正當大夫東房西室之說

鄉飲酒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益久役於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與體引起爾此詩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亾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閒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相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草蟲不用者詩句多故也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爾貍首兩句

似太少歌亾永言鼓節亾疏緩亦可容兩矢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會孫侯氏八句乃咏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貍首又何所取義乎鄭注貍首會孫失之矣惟呂氏知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貍首詩則二詩豈可強合皆不明射節詩句不可多之義爾

新安江永愼修著

大學

大學成於曾子之門人疑亦是子思所作曾子門人之高者無過子思次則樂正子春公明儀大學中庸相表裏要非子思不能作

大戴禮武王有盥槃其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之盤銘疑亦盥盤若沐浴之盤不可日用也且浴罷而銘於其上褻

矣浴罷名杅見玉藻又名浴盆見汲冢周書杅音盂

中庸

萬其時會獲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會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會非祭物也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于阼階下分爲昭穆兩行西面北上而南陳如昭一行爲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一行爲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西面非北面也爵謂大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五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序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爲冢宰則周公杜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杜上也儀禮特牲饋食篇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西北面西上賈氏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杜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杜門東士杜門西既獻杜西階西南文王世子云公族杜外朝則以官杜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

旅酬有兩節前是正旅酬後是無算爵正旅酬所以行神惠無算爵所以交恩好旅酬無算爵必有爲之發端

旅酬時賓有主人之酬觶則賓酬長兄弟不必賓弟于舉觶至長兄弟酬賓則必兄弟之弟子先舉觶而後兄弟以所奠之觶酬賓旅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觶於其長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是賓黨之弟子一舉觶主黨之弟子再舉觶章句約其文舉後以該前舉全以該偏也其儀節須細讀特牲饋食篇始知之

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

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

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爾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椳杭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轍轍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裹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椳杭難行矣　華音鍋

當時家籀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別制異樣之書爾

論語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北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一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注因以天樞釋之其實天樞一星不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杜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宋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爾其實是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

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球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爾

射不主皮集注謂鄉射禮文此非儀禮正經之文乃鄉射篇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實射燕射是矣案注雖以三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

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集注引趙伯循解魯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矣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會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

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盖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之舞是夏月也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禘文王之說章乃是言天子之禘王自於經傳似無據或問禘之說章舉後以該前若破縢之故云之於天下

禘致美乎鬼神鬼神者裘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破縢之說文於秀字無解遍光武諱故閟其義釋穗字云禾成秀也盖以穗爲秀此鼓侗六書故之說較吐花曰秀之

出稽而後堅好也

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聞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賢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于則夫子爲承擯乘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爲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

秋時事大國尚侈靡不能如禮制也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者其說不然

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之政事自是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是也召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非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攝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

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傻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所謂趨進杜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辱貺寡君拜君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進必有辭此但記其容而略其辭難於翼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君送賓於門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時爲擯者或略於復命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皆上擯之事當季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

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閾右注云臣統於君也則君臣出入皆由閾東是主之位賓客則由閾西此閾右惟據向內言之若向外則由閾左

大君每日視朝杜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杜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遜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卿大夫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

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遜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羣君杜踧踖如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杜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杜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

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論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杜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天子外屏杜應門之外諸侯內屏杜雉門之內而路門內無屏宁杜門屏之間謂治朝杜路門之外屏之內也

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琢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於天子之禮舊注誤而集注言享用圭璧亦承其誤

紺爲齊服緅爲練服本古注然未確也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潔衣篇云具父

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歿則惟純以素若紺緅不以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也以紺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誤以緅爲緑也

古人行禮有裼襲之儀袒而有衣曰裼謂袒去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之左袖裼衣必象裘色不袒則謂之襲褻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襲故裘外必有裼衣

聖人於飲食非有揀擇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亦須得聖人氣象非若過責庖人過求備物使人難供七箸者比也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醬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醯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或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

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賦詩贈荅似從前未之有事禮之升歌下管皆有定篇此尚文而有風雅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爾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蔽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

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元冠紫綾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貿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褻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生然沮溺耦耕時即褻國語云深耕而疾褻之孟子亦曰經麥播種而褻之是褻杜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之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

冕服朱子依古注釋爲緇布冠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版之縫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說有理後易以純正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爾雖

植其枝而芸假謂植杖於地處然今人耘田以足扶杖乃能用是明植杖止用以耘猶云拄杖

八士文王武王時人南宮氏又爲尹氏見汲冢周書國

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之便故可從若朝服以下
衣用布而冠用緇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也
先儒布幅廣二尺二寸八十縷爲升又謂麻冕用三十
升布爲之用布幅廣二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
爲升無明文先儒謂師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
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一縷而總麻十五升
則用朝服之縷抽其半爲六百縷七寸二十七縷有奇
縷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可少朝服十五升一
千二百縷當爲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布則非也原先

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則冠六升也
不知此爲斬衰有受服又有等殺此極重者受服
從輕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謂冠必當倍於衣
也冠倍於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齊衰降服衰四升冠
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總麻
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當倍於衣乎且以古尺二
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
矣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
升必非三十升也金吉甫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

十縷爲升之誤其考之亦不詳矣
祿之去公室章發於定公之時陽虎欲去家臣之後大
夫四世何晏引孔安國云文子悼子平子其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
東門遂輔之皆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觀
傳所載始成婦爭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
子始集注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爲四世朱子考
之未詳爾案昭五年宋樂祁曰魯政杜季氏三世矣魯
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

昭孔子云不敢與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
不哀也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
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
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
爲四世

孟子言于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也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荅語不足信

孟子之書當是孟子自作非門人所記門人無過於樂正子其能記是書乎韓子之說亦非

孟子見梁惠王當杜門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王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營於門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是年爲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見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謂惠王卒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卽襄之誤爾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一節孟子杜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杜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杜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汲冢紀年出魏襄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敘於見梁襄王之後可知也而史記謂先遊齊後遊梁蓋史記於魏齊諸王卽位之年皆有誤爾

覺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隙之謂也禮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釁之以豭豚則釁鐘當以豭豚傳云小事不用大牲而齊用牛此相沿如此非禮也孟子未暇論禮學者則不可不知

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

左傳楚鄭大夫名申者多字子西申位在西方故也曾西卽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

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紙竜辨竜邱趙岐曰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漢清河郡之竜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竜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

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漢書代郡有靈邱縣爲唐之蔚州縣應劭謂趙武靈王葬其地故名此非齊之靈邱史記正義廣引此以釋靈邱誤矣齊之西北境不得至代郡

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蓋廣矣約略計之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鄒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爲鄰則七百里有過之無不及也雖其閒不任窗須勿顧耳根牟鄫鄅邾邿極鄅部所占地固多然謂魯之實封僅於百里則魯爵止曲阜一縣乎孟子蓋爲當時諸侯土地過制者狹小言之非實錄也齊百里意亦同

孟子去齊住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無後世增飾然亦止能侵小竟能并大其附庸之國則得史記誤木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文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年是文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一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庚申以前有

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
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
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
十三年庚申王杜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
公共行政之說也宜王立共伯和歸國遄遄行志于共
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若經世諸書武王
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
是劉歆胙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
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

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
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
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
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實得七百三十
年阸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
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
竝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卽皇極經世之
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廛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
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
此廛謂民居卽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

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也
官閒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前赴
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
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
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
麻或荒其地或徙爲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
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
備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
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

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
皆受惠也集注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舍閒
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爲一夫百
畝之征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不挾兄弟而友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
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
可謂我與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友與
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
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

春秋之末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盍欲於其同宗之爲君者假館也語氣便有挾貴之意

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

吳縣後學吳志忠校刊

雜說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方不及百名書文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然則字者名之變猶人有名而冏人冠而字之又易以字也其稱書名爲字蓋始於秦始皇當時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程邈作隸書於是易書名爲字故始皇琅邪臺刻石文云同書文字呂不韋著呂氏春秋縣之咸陽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此皆稱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爲字者也當時易名爲字惟欲趨新以示異爾不必以字取義許氏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自漢人望文生訓之說非不易之訓義也書文猶人之形貌書名與字猶人之冊呼人之類固孳生浸多當其易名爲字但欲以字表名爾何嘗有孳生浸多之意乎孝經援神契漢人僞撰亦有字者孳乳而生之說許氏益因

六書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爲經以轉注假借爲緯有轉注假借而後書之用廣否則一字止有一用爾轉注訓別有義可轉用或聲同而義轉或轉爲他聲或再轉三轉四轉而皆有義者說文考老之說非也戴侗因以形之上下左右異者爲轉注誤甚

宰說文云辠人杜塞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此說無理冢宰至尊豈可云辠人執事耶愚謂辛者五味之一从宀者庖廚也宰夫主調和五味而冢宰爲之長亦有變理陰陽之義故皆謂之宰陳平里社中割肉均曰他日宰天下亦如是可見宰割與宰治相通五味舉一亦足會意宰作亥切古音子淳綷皆从之梓从宰省聲

亦作梓

梓古堯切首倒縣與梟通磔人而梟其首也縣鄙之縣字从県从系県而系之是有縣之義本爲胡涓切轉音假借爲縣鄙字魯有縣貴父縣子琐縣氏縣子皆見檀弓並音縣孔子弟子有縣亶字子家見家語而史記無亶有鄒單字子家可見是一人而鄒即縣也單即亶

也
魏校曰囟頂門也子壯母胎諸竅尚閉唯臍內氣囟爲之洩
之通氣骨獨未合既生則竅開口鼻內氣尾閭爲之洩
氣囟乃漸合陰陽升降之道也此說不可不知　囟音信
上之生數爲五成數爲十土字下一畫地也从十者土
之成數會意字也
因字象茵褥之形中象縫綫之文理非从大也因循因
仍因依及通媚者皆借義後爲借義所奪加艸作茵又
別作裀後世字

乃者難辭象氣之難出通作迺說文之卤卤鹵皆从西
即迺字也徐氏引廣韻乃奴亥切卤鹵鹵皆如乘切是
迺字缺奴亥切之音矣人部仍字艸部芿字手部扔字
皆云从乃聲是乃字亦當有如乘切之音否則从乃不
得聲矣乃迺皆當有奴亥如乘二切之音前人失考正
古人席地而坐寘食物於地有几無案案之名始見考
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棜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
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此案以木爲之飾之以玉變於聘
禮之竹簋方言夫人以勞諸侯實是玉卮言之爾

此案至漢承用之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
王賜臣玉案之食案不止盛果實亦可盛肉食也案有
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此爲大案漢書許后
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此小案一人舉之以上食其
時猶是席地而坐也士昏禮婿見舅姑以笲　音頒盛棗桌
加於橋注謂橋以庋笲如今之案又庋尊之罷大夫棳
禁士斯禁鄭云棳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棳　特牲饋食禮
其上覆兩壺是也　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
三寸此當爲坐前陳食之大案若許后所奉孟光所舉
之案未必有足也今時鄉俗有刻木版以盛食物餽人
者其制版厚二三寸許長方二尺許其上刻爲圓椀之
形而淺兩列八椀婚禮既娶後用此版盛果實肉物以
饋親鄰姊人此正似古人之玉案孟光舉而齊眉亦正
是此罷也鄭注言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考之史可見
孫權拔劒斫案有言迎曹公者如此案是也其變爲今
之椅棹不知始於何時也　椅音已棹音卓
朱子杜同安作民臣禱誡云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
古罷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法也而

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愚觀聶氏圖誠醜怪不經後人皆尚之何也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爲氏史有左右左邱明者名邱明而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二子者經生爾聞有敘述傳聞爾未嘗見國史也

盟詛之事起於蚩尤殷人尚鬼當益重之雖云盟詛不及三王而周禮有盟詛之官會同有祀方明之禮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盟之尚也久矣至春秋時盟詛益煩雖知屢盟長亂而不能革遽其後渝盟不信者多明神亦不能誅殛人知盟之無益至戰國時此風遂衰毛遂至楚定從用盟僅一見其爲盟也取雞狗馬之血來則盟亦甚草草不以盟爲尚也即盟詛之事可以觀世變當其盛也難畔人不能不爲設官制禮一若推波助瀾及其衰也不待法禁戒令而自止

古人訓義多以同音或相似之音釋之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義宜古音皆爲俄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藉字當與助叶序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以相近之音訓義射有當故切之音詩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大戴以燕以射則燕燕是也鄉射記豫則鉤楹內則序又爲豫然豫又或爲榭則射字本音亦可詁皆無室之屋也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則古人以成訓誠後人始以實訓誠然非字字可以音訓義也白虎通釋名學之亦有牽強者矣

弟子職三飯二斗左執虡豆右執挾扎周還而貳唯嚌之視同嚌以齒是謂貳紀此謂先生與賓客同飯弟子從旁益飯之儀斗所以盛飯豆所以食飯挾扎猶今之

飯匙嚌者食飯盡也周還而貳唯嚌之視視其食盡者益之同嚌以齒兩人同時食盡先益其長者也儀禮經傳通解續謂益羹益菜誤北音彼嚌音歃

古以人中指中節爲寸醫家謂之同身寸十寸爲尺一尋足爲武三尺再舉足爲步六尺張兩手爲尋八尺中人長八尺與張兩手縱橫相等今中人張兩手爲五尺然則古八尺當今五尺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此爲確數以此考古五尺之童爲三尺一分二釐半六尺之孤爲三尺七寸五分黃鍾九寸爲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助叶序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以相近之音訓

布幅二尺二寸爲一尺三寸七分五釐車輿六尺六寸爲四尺一寸二分五釐正可容三人程子謂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不知據何尺若如今之布帛尺則六尺六寸僅得三尺六寸不能容三人矣黃鐘九寸仍當別考

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貧多力勤可名食一人正與古合有尚程子者謂古百畝今爲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算恐未密也

有謂漢武帝時趙過始教民牛耕非也觀冉伯牛司馬牛之名字犂耕田牛久矣更有一切證國語韓對趙

簡子云宗廟之犧爲畝之勤謂貴者降而爲賤如宗廟犧牲忽服勤於田也豈非牛耕之謂乎

菜田有休一歲二歲不耕者其土不美須休之以養地力也雖休一歲二歲所出之穀倍於常歲之收含氣厚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謂新墾之田與休田之法異

古人以子卯爲忌日又謂之疾日君大夫徹樂滅膳學人舍業惟朝夕哭不避子卯則冠昏祭祀興戎皆不用子卯可知矣說者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忌之夫桀紂之死亡與人何預卽謂惡而忌之亦忌甲子乙卯兩日爾何爲辰杜子卯皆不用卯愚疑古人亦有五行避忌之說五行家有三刑水刑木木刑水金火自刑其方故辰午酉亥自刑寅巳申丑戌未循環相刑雖子卯兩日相對互刑子刑卯卯亦刑子故九忌之此流俗相沿雖聖人制禮不能革也又如周以木德王而祭與飼玉皆不用商亦是避忌

考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丹陽郡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

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豫章郡戶六萬七千四百二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此三郡之地卽今浙江江西二省及江南省府州縣之杜大江以南者總計戶三十九萬八千四十一口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九而北方則潁川一郡戶四十三萬有奇口二百二十一萬有奇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有奇口二百五十九萬有奇戶與口皆過於三郡南陽一郡戶三十五萬九千有奇爲少遜而口一百九十四萬有奇亦過之何以北方戶口如此其多南方戶口如此其少也可知

古時南方土廣人稀北方有大亂人民遷徙而南然後南方漸殷庶也

楚靈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圖括地象言地有八柱互相牽制余案此皆荒唐之說地形圓柱天中其不墜者賴周所謂大氣舉之安用柱哉又云天傾西北地東南亦屬荒唐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於東南海又若傾缺者他方則不然天地何當傾缺也

莊子擊鼓而拳人臣之禮也四字不貫當作擊拳曲踧便順

附訂論語序說

案孔子生年月日諸家記載不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已酉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穀梁傳書庚子孔子生公羊傳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皆同而月或參錯史記月日同公羊而年則後一歲未子序說引用史記於此不暇致辯惟洪慶善闕里系譜程登庸年表辨正斷以穀梁爲是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夫穀梁誠是則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公羊之誤亦已明矣而程氏乃欲牽合二傳謂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卽公羊之十二月而爲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爲十一月此則穿鑿之甚矣夫周人改時又改月此事確有明徵三傳皆用周正爾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愚嘗因近世陳家之法爲春秋厤譜考其交會合朔知春秋所書無不用周正者又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合朔十日己丗秋分此非建酉月而何如曰此建亥月也則令朝當己卯而庚子非二十一日矣惟洪氏言孔子生於今之八月最爲得之其年之先後愚亦意其當以二

傳爲信史遷之爲人讀書疎畧其書謁舛極多不止此一事也近世薛方山人物考書曰庚戌歲十月庚子甲申時生此又不思之甚者夫己酉年十月庚辰朔則庚戌年十月當甲戌朔庚子乃二十七日也而顓混穀梁史記而一之可乎

遼問問禮杜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北年五月乙未朔日食曾子問篇云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疑卽此月也

案曾子問篇記孔子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皆當時問禮之遺言與今老子書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殊不類何也

遼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此事亦出私意躁率不可信以爲然

案左傳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是年十月虎欲爲亂不克而出入於讙陽關以叛不言不狃以費叛而蘇氏古史取論語事載之是年蓋虎既據陽關以叛不狃亦據費遥爲聲援是亦叛也故論語以叛書之及明年虎敗奔齊不狃勢孤遂不敢動桓子新

遷大變亦畏縮而不敢討自是復爲費宰者四年至定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懼其及己乃帥費人襲魯不克弃齊於是始爲眞叛矣或疑十二年無費叛事若有之孔子必不應其召不知左傳詳語所載各殊孔子欲往杜此而不杜彼也序說載費叛杜定九年雖不能的知何時大約杜爲中都宰已前可知若據家語定五年季平子卒時夫子已宰中都則八九年當進位爲司空司寇矣既仕於朝居大位乃欲赴費人之召於義何居乎

夫子去魯世家以爲定十四年事魯世家以爲十二年事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則又定十三年事也遷蓋孟子史記因郊禘不致而行魯郊常杜寅卯月遷具島則不書於春秋此數年經不書郊意夫子蓋當春而行而十二年墮都事杜夏月已後則魯世家言十二年者誤矣先儒疑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事宜非夫子杜位所爲然則去魯事其杜十三年之春乎

夫子絕糧於陳蔡之閒蔡舊都杜陳之南言閒者陳蔡境上也哀公二年蔡畏楚而遷吳十一月遷於州來淮南下蔡縣

州來去陳都已遠蔡之舊都已折而入於楚矣不得復言閒也陳蔡之阨其杜哀二年蔡未遷以前乎

史記哀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反乎蔡是時蔡遷於州來哀四年有公孫翩之難昭公被殺十一月而後葬夫子何爲窓陋於蔡如是竊意史遷本無他據蓋因陳蔡之阨傳之者失其事實意此數年夫子必嘗徘徊於陳蔡之閒故有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之說朱子嘗疑絕糧事不杜哀六年故序說於此數年事書之甚畧然猶曰如蔡及葉不得已且從史記也

絕糧事朱子已辯之愚案是時蔡已畏楚而遷於吳陳則方有吳師楚昭王不愛其死軍於城父以救之陳人之德楚也必矣乃敢越國而謀圍其所聘之人此尤不可信者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若昭王遣使來聘其後又發兵來迎何得謂無上下之交乎